

水涨船高，像是起潮了。

大船摇动得厉害，尤其是那根合抱粗细、高耸当天的船桅柱子，吱吱哑哑地响着，看样子真像是随时都会倒下来。

月亮够大也够圆，只可惜才出来不久就被乌云给吞噬了，江面上浪花汹涌，一个接一个地卷起来拍打在岸上、石头上、船身上，每一次都澎湃有声，激发出万点银星。

像是有人吩咐了一声，大船就悄悄地起锚了。

大江上蒸腾着白茫茫的雾气，时见鱼群的“泼刺”。

“白头”老金一声不吭地抽着烟，不时翘起脚来，旱烟袋杆子磕在鞋底上，笃笃有声地落散着小火星子。把舵的是他儿子“金七”，挺高的个子，头上扎着布，浓眉毛，大嘴，黝黑黝黑的，看上去像是天生干船的，有一身用不完的力量。

那一边灶头上，小伙计“毛五”正在升火煎药，一把把的树枝塞进灶头里，发出劈劈拍拍的响声，火苗子不只一次地穿出来，差一点就燎着他的眉毛。“嘿！”他嘴里嘟囔着：“煎药就煎药吧，干吗还非得要有这么些讲究？非得用桑树枝来烧火，怎么！桑树枝烧的火是冒蓝烟儿？”

“嘿，这你就知道了！”

老金微微咧着嘴笑，一丝丝的白烟，就像小蛇也似地由他黑牙缝里钻出来。

“岐黄谱上说过，桑是属凉的，用桑枝点火，八成儿是去火吧。”翻着两只大肿眼泡，咂了一下嘴：“噢，准是清火气，清心补肺吧！”

“清心补肺？”毛五一脸的疑惑：“这么说，他是得了肺病？年轻轻的……可怜。”

“别瞎说！”白头老金立刻又正经了起来：“这话要让人家听见，可不答应你，年轻人嘴里要积德！”

毛五嘻着一张黄脸，道：“我只是瞎猜着玩罢了，要说人家相公，还真是个好人哪！”

一面说，他直起腰来，用一根白木头药杓子在大罐子里搅着，浓重的药气随风飘散开来。接着他用一个小小的药滤子，把罐子里的药汁滤出来，不过是小小的半碗药，又浓又绿的颜色。

毛五用鼻闻了闻，皱着眉毛道：“这是什么味呀？怪里怪气的！”才说到这里，他立刻眼睛发直地注视着前方，道：“看！那个难说话的主子来了！”

白头老金一怔，赶忙站起来，烟也不抽了，把着舵盘子的金七也伸长了

脖子。

在舱檐前面两盏桶状的宫灯照射下，一条瘦长的影子已来到了近前。

白头老金紧张地趋前，陪着笑脸道：“唷！这不是史老爷吗，您有什么吩咐？”

来人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派头十足地点点头：“这是什么地方了？”

“噢！”老金向外看了看，这地方他太熟了，当下脱口道：“五里滩，再下去是七星勾子，呵呵，还早呢！要到明天过了晌午，大概就到了汉江了！”

“哼！”来人不耐烦地听着，一双黄焦焦的眉毛，时开又合，两只小眼睛频频眨动着：“到时候记着告诉我一声，我要下去一趟买点东西。”

“是……”老金十分巴结的样子：“史老爷和贵宝眷……”

“胡说！”姓史的一下子虎起了脸：“你乱说些什么，小心我掌你的嘴！”

“啊！”老金吓得后退了一步，半天才变过脸来，一面陪着笑道：“是……小人糊涂，小人糊涂！”

“不要再说了……”

姓史的抖了一下闪闪有光的黑缎子衣裳，冷冷地打量看面前的三个人：“前舱里没你们什么事，以后不招呼不许进来，只管好好招呼着船，到了鄱阳湖我们走人，钱只有多没有少，知道吧！”

倒是后面这句话还算中听，白头老金拱着两只手连连称是。乘这机会，他才看清了疑是“官场”上的对面这个人物。

五十六七的年岁，头发虽不像自己那样的全白，却也差不多半白了，一对招风耳，小鼻子小眼睛，老金看在眼里，却是纳罕着对方的这副尊容，也不知是哪一点主贵，值得他这么神气。

姓史的交待完了这几句话，正要转身，一眼看见了毛五手里端着的药碗，怔了一下：“什么东西？”

“这……”毛五结巴着：“是……一碗药……”

不知是什么原因，从第一眼看见这位史大爷起，毛五就对他不顺眼，可也真怕他。

“药？”姓史的已走了过来。

毛五喃喃地道：“是药，这舱里的一位相……相公……”

“这舱里的相公？”姓史的脸上像是忽然罩上了一层霜，拧过头来，瞪着白头老金：“这是怎么回事？”

老金不安地干咳了一声，喃喃地道：“是……这么回事，船过洞庭时，上了个客人……”话还未完，只见面前人影闪了一闪，紧接着“啪！啪！”两声脆响，包括金七、毛五两个人在内，简直都没看见姓史的什么时候出的手，白头老金已挨了两记耳光。

这两下子打得还真不轻，老金“啊哟”地叫着，顺着嘴角往下面淌着血。

金七不甘父亲的挨打，一下子由舵台上跳下来，伸手就去操一根长篙。

姓史的好像是一个练家子，好快的身法！

金七的手还没来得及抬起来，已被那位史大爷的脚踩了个结实，别看他个子不大，劲头儿可是不小，没有怎么施劲儿，金七已痛得几乎咧嘴，连声“啊唷”了起来。

白头老金顿时傻了脸。

毛五更是端着碗，像个木头人似地怔着。

史大爷冷笑着道：“怎么着，还想动家伙，不要命了！”

白头老金哭丧着脸，连连打躬道：“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史大爷你老高抬贵手吧！”

“哼！”姓史的缓缓松下了脚，一脸怒气地看着老金道：“不是跟你说得好好的，这条船，我们整个包下了？怎么还搭外客，这是怎么回事？”

老金自知理屈地陪着干笑道：“这……是这么回事，这位相公一个读书人，又有病，那间边舱房空着也是空着，所以就要他上来了！”

姓史的先想发作，却又忍着，冷笑了一声：“你好大胆子！叫他下去！”

“这……”金七一脸为难的样子。

“没什么好说的，明天船一到汉江，就叫他下去！”

姓史的还要再说什么，就见前舱里款款步出一个细腰长身的姑娘，老远向着这位史大爷点了点头，姓史的快步迎了上去。

细腰姑娘嘘一声道：“小姐关照，叫大叔你别吵，夫人和小主人才睡着了。”

接着说话的声音就低了，那位史大爷回过头看了后舱板上的三个人一眼，就随着来的那个细腰姑娘去了，紧接着前舱的两扇舱门也就关上了。

摸着麻辣辣犹有余痛的脸，白头老金缓缓地坐下来。

金七一脸忿忿地走过去，恨声道：“他娘的，船是咱们的，咱们爱搭谁就搭谁，他管得着吗，这个姓史的，也太欺侮人了！”

老金漠漠地看了儿子一眼，叹了口气道：“也难怪，收了人家的定钱，原是不该再搭外客的……”

“只是……咱们怎么跟那位相公说呢？人家还在病着！”

毛五插嘴道：“这我可不去说。”

老金叹了口气站起来，把旱烟袋杆子插在腰上：“有什么办法，小五，把碗给我，我瞧瞧那位相公去。”

毛五一怔道：“你真……真的要赶他下去？”

老金也没说话，接过碗来，独自个地走了。

背着身子，那位先生正在写字，一头长发披散着，一袭长衫也披散着，宝蓝缎子面闪闪有光，长长地曳下来，上面连一个褶子都没有，乍看上去就

像是一整匹缎子那么的平滑光洁。

船身微微地动荡着，使得悬置在他头上的那盏银红纸灯也在晃动，是以，他修长的影子被扭曲了。

白头老金轻咳了一声道：“这位相公，你的药来了！”

“噢！”长发人缓缓地搁下了手里的笔。

老金把药缓缓地端过来，正迎着对方回过来的身子。

“何劳老丈亲自服侍，不敢当！”说话时，对方已接过了药碗，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老金笑道：“大概有点凉了，再去热一下吧！”

“不必了！”回答得很干脆。

一边说时，遂即仰首把小小的半碗药汁喝了个干净。

卷金这才注意到，对方那只持碗的手，敢情与常人有些不同，包括他另一只手在内，十根手指的指尖，连同指甲，都作暗红、紫黑的那种颜色，看上去煞是可怖。老金心里希罕，却也不便出口询问……忽然一怔，才警觉到对方一双眼睛正向自己注视着。

四只眼睛交接的一霎，老金下意识又不禁打了个寒颤，白天上船时，他竟不曾注意到，敢情对方这个相公真的病了，而且还病势不轻。

苍白颜色的一张脸，显示着病魔的入侵，绝非朝夕之事，一双尚称灵活的眸子，固然是黑白分明，然而在其下眼泡处，也同他的十根尖指一样，郁积着浅浅的暗红色泽，这番奇异的色泽点缀，使得对方斯文的外表着了几许阴森、憔悴和病痛。

白头老金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若非是紧接着对方脸上所显现的微笑，他还真有点心里发毛。

“金老丈请坐，你有话要说么？”

抬起拖着肥大衣袖的一只手，指了一下舱里的座位，老金情不自禁地顺着他手指处就坐了下来。

“老丈喝茶。”

“是……不客气，不客气！”

一面说，老金就手拿起茶几上的茶壶，倒了半碗清茶，糊里糊涂地端起来喝了一口。

“茶凉了。”

“噢，还好，还好……”

“今夜的月色不好。”

口音似岭南，却又带点云中，又稍掺有一点北地京里的那种韵味。

老金自信这一辈子干船上的活儿，大江南北都跑遍了却是一时听不出对方的真正发音所属，那种低沉却富有磁性的男音，出自对方斯文冷寂之口，

虽是简短的几个字，却是铿锵有力，有不听不可的强迫感。

说到月色不好，对方已踱向窗前，推开了两扇临江的轩窗，一阵江风袭来，悬在舱里的那盏“八角银红双穗”纸灯，滴溜溜地直打着转儿，文案上的纸笔书篇，俱都大有动势，一霎间，颇有飞沙走石之态。

老金“啊”了一声，慌不迭地离座站起来，想去帮着对方关上窗户。

不劳费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老金身子不过才站起来的当儿，舱房里却已恢复了原有的平静，那阵风像是只进来兜了个圈子，却又出去了。

并非是风停了，眼看着窗外浪花翻飞，其势不已，这小小边舱，一瞬间，却和煦如春。

文案上的纸牒书篇，当顶上的八角挂灯……俱都在同一个时候，收住了耸动之势。

白头老金狠狠地眨了几下他的一双大眼，心里透着“玄”，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打量着当空在疾风行云中的那轮皓月，这个人深邃的目光，却转向附近水面，天是波谲云诡的，水也是波谲云诡的……连带着他的脸色也变成了那个样。

随后，他就不再对窗外感到什么兴趣了。关上了窗户，他发出了几声轻咳。

白头老金像是忽然警觉起来，打量着面前这个“讳莫如深”的人物：“这位相公，你敢是着了凉吧！”

摇摇头，对方脸上含着淡淡的笑：“你还是关心你的船吧！”

“还没请教相公贵姓？”

“我？”

一霎间，他脸上布满了凄凉，在他那双眼睛再次注视向老金时，后者顿时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沉寂气势所笼罩住，真后悔自己有此一问。

“你可以叫我水先生。”

“水……先生？”

“对了，江水海水，反正离不开水！”他脸上终于泛出了由衷的笑：“我在岭南吴家庄设过馆，教过书，你要是高兴，称我一声教书先生，我也不反对。”

“这就对了！”老金咧着嘴嘿嘿笑道：“我看你相公就是个念书人的样子，水先生，你的病……”

水先生道：“夜深了！”

老金眨了一下眼，喃喃道：“是这样……前舱里住着的客人……”

水先生轻叹了一声道：“江上起风，只怕是多事之秋，老丈要注意了！”

白头老金皱了一下眉，心里真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不叫我说话。

“哼”了一声，老金再次开口道：“是这么回事，我来看水先生，是……”

“且慢……”水先生轻轻地摇了一下头。

老金不得不把下面的话吞在了肚子里，心里那股子别扭劲儿可就不用提了。

隐约间，像似传过来几声琴音，等到老金倾全力再听时，却又没有了。

经过了这么一搅和，老金要说的话是一句也说不出口，也没有兴趣再说了。

对方水先生这时竟然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像是要休息的样子。

白头老金叹了口气，站起来道：“天不早了，我走了！”

水先生连眼睛也没睁，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风浪比先前更大了。

由于受到了前舱的客人、那位史大爷的嘱咐，老金和他儿子金七，以及伙计毛五都不敢随便走动，没事的时候，只是在舵旁坐着发愣。

毛五终于打破了沉寂道：“我就是想不透，住在大舱里的那几个人是干什么的，说是官面上的人吧，可又不像，说是普通的老百姓吧，更不像，只看看那个姓史的人五人六的样子就不像，真想不透这一家子！”

金七冷笑道：“你就少管闲事吧，反正人家坐船给钱，我们管他是谁呢！”

毛五不好意思地笑笑道：“当然，咱们管也管不了啊，我只是心里纳闷儿，还有边舱的那位教书先生，也透着有点玄，怎么怪事都让我们给碰上了。”

白头老金默默地打着了火，点上了纸煤，吸了几口烟。

他眯着一双布满了皱纹的眼睛，正要说什么，忽然站起来道：“咦！”

金七、毛五也都发现到了，三人顺眼看过去，只见一艘双桅平顶、模样新颖的中型快船正由后方快速驰来。

金七一惊道：“唷！这是干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不过是转念的当儿，那艘快船已来到了眼前。

三人才看清了，敢情来船备有一座看似尖猛结实的菱形船首，那种模样大异常船，倒有几分与洞庭水师的战船酷似。

老金第一个发觉不妙，忙叫了一声：“快！”

三个人同时行动，以最快速度，一个人操起了一根长篙，猛地向着右舷扑了过去。

是时，那艘看似战舟的来船，已风驰电掣地来到了近前，老金等三人三根长篙各自施出了全身之力，猛地向着来船船头点了过去。

来船突然的现身，本就有几分奇特，以如此神速硬撞前船，更给人无限扑朔迷离，一时真摸不清是何居心。

三根长篙虽说是劲力十足，奈何对方来势至猛，其力万钧，甫一交接之下，只听见“咋喳”一声脆响，金七手中长篙首先为之折断，老金、毛五二人手中篙虽不曾折断，要想阻住来船至猛来势，却是不能，在甫一接触之初，已双双跌倒在地，摔了个仰面朝天。

这条看似战舟的来船，好疾猛之势子，由于整个船身不曾悬有一盏明灯，黑乎乎一片，更不知是否有人蓄意操纵。总之，以眼前这番猛厉来势，一旦撞着了，大船必将绝无幸免之理。

老金哑着嗓子叫了一声，一个骨碌由地上翻起来，正待拼死命，再次以手中长篙向来船迎去。忽然面前人影一闪，一个熟悉的口音道：“闪开！”同时手里一阵子发热，手中长篙已被来人抢了过去。

惊慌中，老金方自看见来到面前的，正是那位史大爷，史大爷手上的长篙，已不顾一切地点向了来船的菱形船首，尽管如此，看来其势仍然是慢了一点。

史大爷鼻子里哼了一声，眼看着他手中长篙在对方巨大撞力之下，有如弓也似地弯了过来。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紧急俄顷之际，耳听着大船上传出了一声女子的清叱，紧接着一连几声暴响传自来船，眼看着高悬来船的四面风帆一齐自空中桅杆上高高坠落下来。

四面帆，每一面都有两丈长宽，加上碗口粗细的横木一齐自空中猝然落下，其势端的惊人已极。

一连串的惊人大响声中，总算阻止住了来船的冲势，这艘船在猝然失去了主力下，再加上沉重的落帆之力，一时摇摆动荡着，激起了滔天的巨浪，久久不能平息。

老金等三人目睹这番情势，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原以为无论如何难以躲过沉船的劫数，却万万想不到竟会在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变生时腋，竟会无故自落风帆，定住了来势，使得己方转危为安。

三个人只是怔怔地看着来船发傻，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双手持篙的史大爷，想是在先前全力定船的一霎间用力过重，一张尖削的长脸，显示着沉重颜色，扔下了手上长篙，他一连咳了好几声，紧接着怒叱一声，右手一撩长衣下襟，“嗖”一声，已自腾身而起，向着对船掠身过去。

史大爷敢情身手不弱，休看他一大把的年岁，动作里却是透着“练家子”的利落。

来船上虽说是一片黝黑，却也逃不过史大爷尖锐的目光。他身子甫一落向来船，紧接着再次煞腰，第二次纵身而起，直扑向来船中舱。

猛可里两口钢刀夹着疾厉的刀风，分向史大爷左右两侧力劈下来。

姓史脚尖才一着地，猛地来了一个疾转快翻，同时借招现式递出了右掌，“噗”一声，击中了右面持刀汉子的前胸。

这一掌，史大爷实实贯足了内力劲道，对方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哪里能承受得住？随着史大爷的掌势，痛呼了一声，球也似地被掷了起来，“扑通”一声，水花四溅里，落向江心。

另一个持刀的汉子，眼看着同伴遇难，哪里还敢蛮干，猛然间一撤，递出了刀势，一拧身，“扑通”一声，自跃入水。

史大爷怔了一下，错齿出声道：“小辈！”

嘴里叱着，一面压掌前进，猛可里一道亮光直射眼前，史大爷猝然吃这道强光一照，只觉得双目生花，足下禁不住往后打了个踉跄。久走江湖的人，俱都知道这一手的厉害。

姓史的虽非江湖中人，可是阅历丰富，不假思索地向一旁猛的一个疾翻身滚。

果然他没有猜错。就在他身子方自转动的一霎，三点金星串成一线，直向他身上招呼过来，总算他见机得早，否则强光射目之下，休想逃得开这一手暗算。

三点金星擦着他衣边直落江心。

史大爷虽说是技高胆大，却也由不住惊出了一身冷汗。

暗中人冷哼一声，手势一转，那道匹练般的灯光，又复直射在史大爷的脸上。

史大爷有了前番见地，倒也不惧他再施暗算，当下身形半矮，双掌盘错当胸，一双瞳子微微收拢，成为小小两弯月牙形状。这当口，却已经把对方打量个清楚。

矮矮的个头儿，沉绦色的两截裤褂，看上去油光水亮，多半是水衣水靠，手里端着喇叭口样的一盏长桶子灯，却在两手护肘处贴持着白光闪烁的一对锋利匕首，赤红脸，万字眉，灯光晃动时，隐约间还似可以看见脸上七上八下的几点大麻子。

就面相论，史大爷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自己印象里有这么一号人物。然而，对方身上的那绦色的水衣靠，以及手里的怪状长灯，却使他有所警觉。

一念触及，史大爷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自心眼深处打了个寒颤。“你，”史大爷紧紧咬着牙，压制往心里的张惶：“午夜劫舟，所为何来，好朋友你报上个万儿吧！”

“嘿嘿……史银周，光棍眼睛里可是揉不进沙子！”来人咧着大嘴，喝风似地那般笑着，那双深陷的眸子，原本就聚结着诡异莫测，再给灯光一映，更见狰狞。

“老兄你扒下了王府的那身号衣，就当我褚某人这双照子认不得你了……”

嘿嘿……你也太目中无人了！”

史大爷猝然被对方呼出了姓名，正如所言，那是“光棍一点就透”，刹那间，呆若木鸡，随着摇晃的船身，他身子打了个踉跄。

“褚某人？”史银周总算认清了对方的身分：“足下莫非是大内当差的人称‘短命无常’的褚氏昆仲之一，史某人眼生了！”

“好说，好说，阁下好亮的照子！”赤红脸喝风似地笑着：“不错，兄弟正是褚杰，家兄褚方是来了，一时还不及拜候！”

史银周乍听对方亮出了字号，就知今夜绝不能善罢甘休，忖思着此行责无旁贷的重任，一时忧心如焚。

他久闻这褚氏兄弟在京哉为恶多端，为大内十三高手中之佼佼者，自己虽不曾与他动过手，料想功力绝不在自己之下。方才他出言相探，就是惟恐对方昆仲二人联手对付自己，现在既知褚方不在面前，总算少了一个劲敌，眼前说不得先把这个褚杰解决在现场，再图后算也还不迟。

心念一转，史银周两臂暗聚真力，丹田运气，外表却愈发显得持重。

“褚兄夜临江舟，有什么指教？史某洗耳恭听。”

借着双手抱拳的当儿，史银周已把他仗以成名的“一掌飞星”自袖内取到了手上。

所谓“一掌飞星”，乃是二十四粒大小如梧桐子的八角钢珠，史银周此技，得自家学渊源，其祖“巧天星”史功，正是此一暗器的始创鼻祖。二十四粒小小钢珠，妙在串成一串，平时配戴在两腕之上、用手捻指可得，一经出手，顿时在空中散开，由于数目多，照顾的范围极广，加以施功人充沛的内功掌力，如果存心伤人，对方即使身中一粒，如属要害地位，也当有性命之忧。

“短命无常”褚杰似乎不曾觉察到对方的这一手袖里乾坤，聆听之下，咧着嘴打了个哈哈：“史老哥这就可明知故问了。”

褚杰手里的灯光扬起来，照向远在咫尺的大船。

大船上的金氏父子与伙计毛五各人一把长篙，早已把对方船身钩了个结实。三个人心衔撞舟之恨，狠狠地瞪着褚杰，样子像是要把对方生吞了下去。

“史大爷，只要你老招呼一声，咱们就把这个老小子给做了，大可恶了。”说话的是白头老金的儿子金七。

史银周冷冷地说道：“用不着你们多事，只管拢稳了船，不要让大船离开了就好。”

褚杰一声怪笑道：“鄱阳王大势已去，立功论罪可全在你老兄一念之间，今夜褚某人单身会你，称得上仁至义尽，错过了今宵此刻，只怕又将是一番嘴脸了。”

史银周嘿嘿一笑：“食王禄，报王恩，姓史的要是不怕死贪生，卖主求荣，

也就等不到今夜此刻了。”

“哼……你的意思，是要与朝廷为敌了。”

“这，”史银周冷冷道：“桀吠尧，各为其主，史银周何许人，当不上褚兄抬举。”

“好！”褚杰点了点头道：“慢说你一个小小护卫营统领，贵主子的两卫精兵，我主一纸令下，兵不血刃，在洞庭也都缴了械了，如今叛王已押赴晋京，枭首在即，史银周……你有几个脑袋，竟然胆敢抗旨，私下里拐带罪臣孽子遗孀，哼哼……只此一罪，就足灭你九族有余……姓史的，怎么样，我奉劝你一句话，立功待罪，就在你一念之间了。”

这番话，出自褚杰之口，字字清晰，只把大船上的金氏父子等三人吓了个魂飞魄散，同时也知道了他们彼此的真实身分与来龙去脉。

史银周待对方话声甫落的一霎，一声狂笑道：“打！”

就见他身子陡地向下一矮，右掌已当胸平封而出，作为暗器手法来论，史银周这种打法可就端的称得上“高明”了。

“嘶！”一股尖锐疾风，发自他五指之间，其力至猛，其势至广，在他掌势当前的两丈方圆内外，这些暗器全都在内力控制之内。

当然，史银周绝非是想以单纯的劈空掌力伤他，而是配合在掌力内的二十四粒八角亮银钢珠，这些暗器，一经出手，迅速地扩散开来，成为扇面式的一片光雨，直向着看来毫无戒备的褚杰全身笼罩了过去。

“短命无常”褚杰岂能不知道史银周暗器的厉害，只是却不曾料到对方竟然会在如此正面相对的近距离之内施展，是以乍见此情，也禁不住吃了一惊。

他当然不是无能之辈。史银周暗器方一出手，褚杰整个身子霍地向后就倒，像是“铁板桥”，其实却又暗含着“蜉蝣戏水”的招式。

好漂亮的一式双招，配合着他的一个滚翻势子，手里那盏桶状百叶长灯，哗啦哗啦一声巨响，竟然迎着当空暗器拨打了过去。

史银周这时才忽然警觉，敢情对方手上那盏灯，竟然也能权当兵刃，这一点倒是他当初始料非及。

果然，随着褚杰抖出的势子，手里那盏桶状长灯，蓦地脱手而出，在哗啦哗啦大片响声里，化为满天飞叶，就空向着史银周所来暗器迎了过去。虽然如此，因为变生仓促，仍然不尽理想，褚杰的身式尽管再漂亮，仍然是慢了一步。

“嘶！嘶！”两缕尖锐的劲风过处，却在这位当今大内高差“短命无常”褚杰身上留下了不深不浅的两处记号，一在左胸侧，一在右腿胯边。

虽然都当不上是什么要害，可是也够他受的，随着褚杰旋风也似的身子“呼”地旋出丈许以外，落在了战舟左边船道。他鼻子里厉哼一声，怒视着

史银周道：“史老儿，好，你等着瞧吧！”

史银周满以为在自己暗器之下，对方不死必受重创，却想不到依然是让他从容逃脱，心里一惊，正待腾身攻进，却有人较他快了一步。

黑暗中传过来一声女子清叱，紧接着一条俊俏的纤细人影霍地自大船后侧方拔起来，夜鸟腾空般在当空略舒二臂，遂即以飞鹰搏兔之势，直向着“短命无常”褚杰立身处直扑了过来。

“短命无常”褚杰先是一惊，却又一声怪笑道：“好！”

“叮当！”一声脆响，双方兵刃猝然接触，褚杰是一对精钢匕首，来人姑娘却是一根打制得十分精巧的“鸠形短杖”。

由于这个姑娘的凌厉扑身之势，褚杰不得不向后疾退数步，只觉得右腿胯处一阵发酸，这才想到敢情方才被史银周暗器伤了不轻。

不容他多作深思，那姑娘，已经再次地欺身过来，手上银色的“鸠形短杖”再一次当头挥落下来。

同时，另一侧的史银周也由另一个方向猛然袭了过来，史银周决计不打算让这个褚杰活着离开，身子一来到，双掌乍然向下一沉，用“双撞掌”直击褚杰后背。

“短命无常”褚杰惊惶里，双手同时撩出，姿态是一上一下，上面的匕首迎向对方少女的“鸠形短杖”，下面的一把，却反迎着史银周面门上扎点过去。

“当”的一声，顺着褚杰的匕首过处，当空爆散出一片火星，褚杰架是架住了，震得他手腕子发麻。

那个姑娘，得势不让人，“鸠形短杖”猝然向下一压，翩翩然已转向褚杰侧方，左手猝然递出，骈二指向着后者肩头就点。

史银周虽是赤手空拳，但是一经进身逼近了敌人，便能发挥出十分威力，况乎还有那个姑娘助阵，情势更将不同，再者褚杰显然已为暗器所伤，情势越发地对他不利。

果然，在史银周与那个姑娘联手攻击之下，褚杰顿时大现不支。

霍地，褚杰跃出战圈之外。

就在他奋力急跃的一霎，却着了史银周凌厉的一式“披挂掌”，顺着后者箕开的五指下拉力道，褚杰左肩头一阵麻辣刺痛，连带着半个身子俱都为之发麻。

经此一战，这位惯以称狠恃强的大内高手，一时亦不禁为之胆战心寒，鼻里哼了一声，连话也来不及再作交待，当下双足用力一顿，直向江心跃去。

“哗啦”一声巨响，水花四溅中，已然淹没了他坠落的身躯。

后来现身的那个姑娘，在褚杰纵水下落的一霎，一连发出了两口飞刀，却都失之过慢，双双落空入水。望着怒涛波涌的水面，那个姑娘连连跺脚叹

息，一副失望的样子。

史银周以最快的速度，一连击开了两扇舱窗，摸着黑，在这艘看似战舟的船舱里转了一转。

那个姑娘跟进戒备道：“还有别人没有？”

史银周摇摇头没有说话，看了面前的姑娘一眼。

面前姑娘瘦高的身材，细细的腰肢，两根漆黑的发辫盘结在头上，虽然时当黑夜，亦能显示出她的机灵透剔，正是日间在舱门处与史银周答话的那个姑娘。

“我本来早该出来，是小姐要我照顾着夫人和小少爷，”她忿忿地道：“要不然，这个家伙，无论如何，也别打算能跑掉。”

史银周一惊道：“你是说翠公主她不在舱里？”

细腰姑娘轻轻嗯了一声，一双长长的眼睛向四周膘了一眼，道：“来，史大叔，咱们回去说话。”

二人双双纵过来船。

史银周走向持篙发呆的金氏父子三人，正待说些什么，却见以白头老金率先的三个人，忽地扔下手中篙，一齐向着史氏跪倒在地。

史银周一怔道：“咦，你们这是干什么？”

老金一面叫头道：“老大人，……请多……请多包涵，小人们早先是不知大人你们的身……身分……多有冒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还请大人多多原谅才好！”

史银周皱了一下眉，看了一旁那个盘辫子细腰姑娘一眼，冷冷哼了一声，向着老金等三人道：“你们敢情都听见了？”

老金喃喃道：“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史银周一声叹息道：“这又与你们有什么关系，起来吧。”

三人一齐应了一声，又磕了个头，才站了起来。

史银周目注着老金道：“船老大，既然你们已知道了一个大概，我也就不再瞒你，方才的情形你们是看见了，说不定他们还会再来。”微微一顿，他低头叹息了一声。

老金忽然义形于色地道：“老大人请放宽心，鄱阳王……”

史银周低叱道：“小声。”

老金立刻把话吞住，一脸惊惶失措的样子。

“大胆！”史银周轻声叱道：“你好大的胆子！”

老金后退一步，躬身颤惊道：“小人该死……”

站在一旁那个盘辫子的细腰姑娘听到这里，移步过来，小声向着老金道：“船掌柜的，你千万记住，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人前人后，都不能再提起刚才说的那三个字……”

说“那三个字”时，她的语音带戚，像是强咽着满腹的悲伤，快要哭的那种声音。

老金等三人对看了一眼，脸上也都染了悲戚神色。

“小人该死！”老金垂首道：“小人记住了。”

史银周道：“你要说的我都知道，难得你们三个草野村夫，居然还能有这番心意，也不在……”说到这里，禁不住仰天长长发出了一声叹息。

当空月白风高，不知何时乌云尽去，一轮明月复出云表，洒下了如银月色，将此大江内外景色映衬得一如图画，大船上的一切，更是清晰在目。

白头老金抱拳躬身道：“小人父子等三人，愿以性命，为老大人效死……”

史银周哼了一声，摇摇头道：“那倒不必，只把船早日靠到地头就好了！”

老金道：“小人遵命。”

他儿子金七看了一下天，道：“月色这么好，可以加快赶，要是再遇顺风，不出三天，一定能赶到鄱阳。”

史银周点了点头，道：“好，不过，行程也许会临时有些改变，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们！”

老金等俱都应了一声。

史银周挥手道：“你们去吧。”

三个人应了一声，正要下跪，却被史氏止住。

“你们这是干什么？”

史银周脸上罩着一层阴森，冷笑着加上了一句叮嘱：“以后人前人后，不许带出一些特别样子，要是为此坏了我的大事，你们……”摇摇头，他情不自禁地又发出了一声叹息。

老金喃喃道：“小人知道……小人是因为这里没有外人，所以才……才不敢失礼。”

“没有外人？”史银周锋利的目光，向着船后的边舱瞟了一眼：“你敢说没有外人？”

老金顿时为之一怔，道：“不是，老大人……”

史银周哼了一声，老金立刻改口道：“史老爷……史老爷不提起来，小人却是忘了，明天船就到汉阳，小人一定请他下船就是了！”

“那倒不必了，”史银周冷笑一声：“错在当初你不该让他上来，既然来了，再赶他下去，反倒不好，你们只要严防着他，不许他往前面接近就是了。”

毛五上前一步，接口道：“史老爷放心，那位相公他身上有病，你就是请他出来，他也不出来哩！嘻嘻！”

老金叱道：“你是怎么跟老大人说话？”

毛五一怔，绷住了笑脸。

史银周脸上这时才带出了一丝笑容，连连点头道：“我就是耍他这个样子。”一转眼看向老金道：“你们也要学他这个样子说话，要是带出了一丝痕迹，落入外人耳目，只怕你三人性命不保！”

三个人又是一惊，对看一眼，史银周挥挥手道：“你们下去”  
三个人应了一声，这才转身离开。

看看他三人回到了舵房，史银周才转过脸向着那个细腰姑娘轻声道：“翠公主……”

细腰姑娘轻咳了一声，翻着两只眼道：“怎么，你自己也忘了？”

史银周戚然一笑：“现在无妨。”

细腰姑娘努着嘴，向着那边道：“那边船舱房里不是还有人么！”

史银周皱了皱眉：“这个人暂时看不出什么动静。”

细腰姑娘道：“哼，那可不一定，不过，小姐已经注意上他了！”

把“公主”改口“小姐”，显然有深刻的意义。

“夫人和少爷呢？”

“都睡了，”细腰姑娘说：“大叔，我们进去说话。”

二人迈步入舱。

大舱里布置华丽，两名青衣长身武士分立在通向内舱的门边左右，二人虽然是便装，可是神色持重，立态庄严，一副谨慎从命，如临大敌模样，各人背后都佩着一口青鲨鱼皮鞘的青钢长剑，剑穗子一色的杏黄，一望即知就是训练有素的公门剑士。

望着史银周，两名青衣武士一齐抱拳见礼。

史银周道：“你二人可曾发现了什么动静没有？”

左面武士抱拳道：“启禀统领，这里很安静，只是适才小主人啼哭多次，现在安静了，属下未敢擅入舱内探视！”

这名武士宽额头，浓眉黝黑，三十上下的年岁，和另一位瘦长身材，授着精明干练，看来白皙的青年，恰恰相反，正是不同类别的两个典型。

史银周聆听之下，皱了一下眉，一旁那个细腰姑娘早已闪身而入，须臾，又步出。

史银周忙问道：“小主人现在怎么样了？”

细腰姑娘微笑道：“没有”事，宫嬷嬷在一旁服侍着，宫嬷嬷说小主人是吃坏了肚子，两个时辰不到，已经如厕了三次，所以才会啼哭。”

史银周轻叹一声，落寞地坐下来道：“宫嬷嬷也是太大意了，舟送之中，要特别注意小主人的起居饮食才好！”

细腰姑娘点点头，道：“我已经吩咐她了。”

“她怎么说？”

“她，”细腰姑娘挑了一下眉毛：“哼！她说这是她的事，不要我多管。”

史银周怔了一怔道：“糊涂，她太任性了，我去说说她去。”

细腰姑娘一笑道：“算了，大叔。”

史银周原要站起来的身子，遂即又坐了下来。

细腰姑娘道：“宫嬷嬷说，小主人是她从小照顾大的，若有什么差错，她用命来赔，你看，她说了这种话，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史银周无奈地叹口气道：“这个老婆子。”

细腰姑娘挑了一下眉，又轻叹一声道：“不过，要说对于小主人的关怀，这多少年来，宫嬷嬷的确是无微不至，再说她那一身功夫，即使翠小姐也对她赞不绝口呢！有她在小主人身边，倒是可以放心的了！”

史银周愣愣地道：“但愿如此，只怕……”

微微一顿，他轻叹一声道：“翠小姐呢？”

细腰姑娘沉吟了一下，欲言又止。

史银周立时会意，目光一扫那两个身着青衣劲装的武士道：“马裕、杜飞，你们两个到外面去小心看着，有一点风惊草动，立刻来通知我。”

黑硕白皙的两名武士听聆之下，各自抱拳应了一声：“遵命！”遂即双双步出舱外。

史银周还不大放心地特别去到舱门前看了一眼，见马、杜二人俱在左舱两舷，距离颇远处设岗站定，忖思着舱内谈话绝不至为二人所闻，这才又转回来。

“好了，”史银周道：“新风姑娘，现在你可以说了，其实我手下侍卫营的兄弟，全是忠心耿耿的勇士，足足可以信得过，你也未免太过仔细了。”

被称为“新风”的那个细腰姑娘微微一笑道：“史大叔多疑了，婢子岂敢对史大叔手下弟兄有所猜疑，只是翠公主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她不愿意的事情，谁也不能勉强。”

史银周点点头道：“这话倒也不假，翠公主是不愿意要人家知道她那一身杰出的功夫，其实对于王府上下来说，早已有此传闻，已经算不上是什么秘密。这倒也罢了，姑娘还是快说出公主的下落吧。”

新风点点头道：“翠公主午时以前已出去了，说是去探察一下可疑的敌踪。”

史银周一怔：“你是说，船开了以后，公主才出去的？”

新风点点头。

史银周脸色一变，喃喃道：“我早知公主一身武技不落凡俗，却万万想不到竟然会达到如此造诣。这么说，公主竟然能够踏波而行了。”

“这，婢子可就不清楚了。”

她说话时，脸上带着神秘的笑，虽未明言，事实上却也等于承认了。

史银周正待说什么，忽然一阵风过，半掩着的两扇窗扉忽然徐徐张开了。

就在新凤与史银周同时引目注视之下，一条疾劲纤细的人影，已然掠窗而入。

大舱内人影闪了闪，一个粉面长躯的俏丽佳人已站立当前。

史银周一惊之下，忙自起立躬身抱拳道：“卑职史银周，参见公主。”

新凤也上前行了个万福道：“小婢参见公主。”

来人少女敢情正是当今鄱阳王的掌珠，人称“无忧公主”，名叫朱翠的传奇人物。

## 二

宫样蛾眉，淡淡晚妆，一袭血色短披，衬托着她内里的湖色八幅风裙更显得风姿绰约。

只是此时此刻，所显示在她脸上的冰寒气质，足使原来郁郁秋水的一双眼睛为之黯然失色，即使不说一句话，也能够令人体会出她的失神与冷寞，更像是眼前遭遇到了极度的困窘与难为。

“你们不要多礼，请坐！”

说了这句话，她默默地坐下，史银周与新凤嘴里应着，却是碍着旧日之礼，尚不敢真的坐下来。

朱翠看了他们二人一眼，淡淡地道：“我已经说过多次，不要你们再称我公主，史大叔，你老是不长记性。”

史银周欠身道：“不是卑职记性坏，人前人后应有一定分寸才是正理。”

朱翠打量了他一眼，苦笑道：“人前人后都要一样称呼，史大叔，新凤，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也许还不知道，这一次敌人是大举出动，实力是出乎意外的，唉，我真有点担心会出意外。”

新凤张大了眼睛道：“小姐是说……大内府的那些鹰爪子……”

史银周也怔道：“翠小姐莫非说的是褚氏兄弟？”

“哼！”朱翠缓缓地道：“真要是那样倒好了，褚氏昆仲那点能耐，想必史大叔也能对付，这一次看来，所有的鹰爪孙都出动了，包括他们的头子。”

史银周为之一愣：“难道曹老头自己也出动了？”

朱翠点点头，沉吟半天才道：“除了曹羽之外，大概所谓的十三杰也是一个不少。”

史银周顿时不发一言。他久闻曹羽其人，乃当今大内第一高手，由于甚得“司礼太监”刘瑾的宠爱，特于东西二厂之外，别立了一个“内厂”，这个曹羽，就是“内厂”的提督，手下一群所谓的“厂卫”无不精通技击，俱为曹氏就其江湖黑道上一般旧友所甄选充任，论实力实不亚于东西两厂，由

于其本人未入宫廷之前，出身子武林中极见希罕的“麻衣教”，曹氏即为“麻衣教主”。既精武功，大别于中原内陆，独创一格，当年麻衣教士在江湖，原就仗其特殊性质之武功，到处横行，而今曹羽摇身一变成为负责皇族安全的“内厂”提督，做了官了，麻衣教也就无形中水涨船高，在江湖上势力大增，更加横行无忌，曹氏以官济私，用私辅官，两相运用，相得益彰，实在是当前最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厉害人物。

正因为曹氏有了这么一番显赫的离奇身世，莫怪乎“无忧公主”朱翠与史银周一经谈起，俱都吃惊不已，引为心腹大患了。

半天之后，史银周才缓缓地叹了一口气，道：“只可惜，卑职手下的五百名勇士，不在眼前，未能及时效力，看起来……唉……”

他原本想说出“凶多吉少”，只是当着公主驾前，不敢造次，话到唇边，又复吞住。

无忧公主朱翠细长的一双眉毛微微一分，轻叹了一口气道：“曹老头子三年前未入宫廷之前，曾与我有过一次遭遇，那一次我虽然并未透露身分，不过以他在武林中的资历，是不难干事后猜想出来是我的，我知道，在过去的这两年，他曾派人到处搜索我的资料，也许这一次才会多少存了戒心。”

史银周轻轻地“哦”了一声：“怪不得曹老头子既然亲自来了，却只派他手下褚氏兄弟之一前来刺探、行险，自己却躲在暗处按兵不动，原来他是对翠小姐您存了戒心。”

“我只是这么猜想罢了。”无忧公主朱翠转过了脸来看向新风说道：“我母亲可曾安息了？”

新风站起来道：“娘娘……”但她立即又改口道：“老夫人早已安息了，婢子已去看过了好几次。”

无忧公主缓缓点了一下头，灯光下，她那双微微拉长的眼睛里，像是隐含着盈盈泪光。

史银周忖度着无忧公主这番情景，内心更不禁沉痛万分，一时慨然道：“公主，”立时改口道：“小姐。”

“算了！”无忧公主苦笑一下道：“改不了就照原来的称呼吧，只是当着人前可要千万注意。”

史银周应了一声，才道：“卑职要说的是，我们只要一到鄱阳，就可以集结二百名侍卫营勇士，我们仍有力量与那般奴才鹰犬一拼。”

无忧公主缓缓地抬起眼来，打量着这位为自己家族效命了三十年之久的侍卫统领，心里确是感慨万千，她只是觉得一向认为深谋远算的他，何以此刻竟然会变得如此幼稚肤浅，然而现在，她却懒得再去说什么。

冷冷地笑了一笑，她摇摇头，道：“鄱阳……史大叔，你真以为我们还回那里去么？”

史银周一愣，半天才喃喃道：“公主的意思是……”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无忧公主转脸向新风道：“我要你观察这舱里的那个人，你可察过了？”

新风脸色微窘道：“去过了，只是当时情形不便，所以婢子没有久留。”

“情形不便，为什么？”

“因为……”新风喃喃道：“因为当时他正在洗澡。”

无忧公主微嗔地看了她一眼，史银周却道：“卑职倒去暗中观察了两次。”

“史大叔你认为这个人有什么地方可疑么？”

无忧公主眸子里，显示着过人的精锐，而在她的目光里，在在含蓄着细致与智慧。

史银周皱了一下眉：“要说这个人完全没有可疑之处，也不尽然，卑职只是奇怪，他为什么偏偏要上这条船？再说，他的病势看起来很是不轻，为什么不在陆上养好了再走？”

无忧公主道：“这些并不值得可疑，你们不必再去观察他了，就任他去吧，除非他现出了对我们的敌意，我们不可侵犯他！”

史银周道：“公主说得有理，卑职心里也正是这个意思。”

无忧公主微微把背靠回椅子，显出了一些疲态道：“天不早了，史大叔你也该休息一下了，一两个时辰之内，大概不会有什么动静。”

看了一旁的新凤一眼，又道：“你也去吧！”

史银周抱拳告退，转身向自己住所步入。

新风却望着朱翠道：“公主你也该休息一下了！”

无忧公主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向着她挥了挥手，后者不敢再说什么，遂即请安告退。

大舱内立刻变得异常的安静。

无忧公主斜身倚向着椅背，只觉得船行急速，因为风浪的关系，这艘大船动荡得很是厉害。

透过敞开的窗扇，可以清晰地看见疾流的水面。一层阴影，居高临下，自右侧方掩遮了过来，大船的船身，顿时被遮盖住。

无忧公主立刻有所警觉，感觉到眼前水道的转狭，这片阴影，正说明了右侧方有一座高山。

无忧公主一身武功了得，更有透剔玲珑的心思，一经见此，立刻直身坐起。

就在这一霎，只听见“哧！哧！”两声细小但尖锐的破空之声，陡地穿窗迎面而入。

两道白影不偏不倚地直向她一双瞳子上疾射过来，无忧公主手腕乍翻，

已把眼前的暗器操在手里，只觉得分量力道极足，敢情是一双“蛇头白羽箭”，一种全靠手指劲道发出的暗器。

无忧公主朱翠一惊之下，睡意全消，几乎在手接暗器的同时，她已自椅子腾身掠起，“唰”一声，穿窗而出直向江心坠落。

所谓“踏波功”，乃是轻功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境界，行功人如无炉火纯青的内功境界，加以“闭息”、“提升”等各门杰出精功为辅，那是万万难以施展的。

以此再来观诸眼前的无忧公主朱翠身法，确是相当的惊人了。

眼看着她巧快的身子，有如平沙雁落般的轻巧，俟到一双足尖刚刚一触及水面时，却又倏地腾身而起，这一次却只斜穿出七八尺之外。

果然，就在她身子第二次转出之后的一霎，只听见“唰！唰！”一连两缕尖风，又是两道细白光华直向她原来落身之处射来。

无忧公主朱翠似乎早已经料到了有此一着，她的这一手以身诱敌，果然发生了作用，两支“蛇头白羽箭”全数射落入水，发箭人由于一时期功过甚，疏忽之下，非但不曾伤着了对方，反倒暴露了自己身形。

把握住这一刻良机，无忧公主双腕倏分，长吸口气，以“提升”的极上内功，配合着一式“海燕钻天”身法，倏地自水面斜窜直掠而起。

眼前大江水面虽然不算宽敞，可是距离岸边仍有两丈的间隔，水面上施功，万不同于陆地，能够跃起数丈，已殊属难能可贵，“无忧公主”朱翠竟然能斜穿出两丈有余，在一个练习武功的人来说，亦属不可思议的惊人之事了。

岸边窥伺的那个人，想系惊于“无忧公主”的离奇身法，多少惊得有些惊惶失措。无忧公主身子方一显落河岸之边，即窥见右前方一块巨大的岩石之后，“呼”地冒起一条人影，随着这人蹿起的身子，由他嘴里却响起了一声尖锐的呼哨之声，紧跟着这个人已投身子高可过人的大片芦丛之中。

朱翠当然放不过他。紧蹶着这个人前行的背影，无忧公主再一次地施展出她过人的轻功，一连两三个漂亮利落的起落，也随着那人身后投落于大片芦丛之间。

蓦地，面前芦丛哗啦哗啦一阵脆响，巨浪翻涌般地倒下了一大片，漫天飞舞的芦花里，那人出乎意外地竟然滚身而近。

随着这个人疾快的势子，“唰啦啦！”西瓜般大小的一团银光，连带着银蛇似的一条细长光影，直向着无忧公主身上砸卷了过来。不用说，这人施展的兵刃是“流星锤”了。

此时、此刻、此地，施展这样的兵刃，足以称得上“高明”，这就难怪何以这个人一上来就奔入芦丛了。

无忧公主朱翠在大片芦苇倒下的一霎，就已有所警惕，眼前目睹着这番

惊险，倒也并不十分在意，冷冷一笑，身子已自拔空而起，“唰唰”流星锤由足下疾扫了过去。

这个人身手倒也了得，一记流星走空，紧跟着在芦丛里施展了一个倒仰的身势，却把手上剩余的半截长链再一次地抡起，“唏哩哩”倒迎着无忧公主落下的背影猛抽下来。

这一次可不允许他如意施展了。

眼看这截银光闪烁的长链几乎已经招呼到了朱翠当头，忽然间，这位公主的身子，竟然向左面移出了半尺左右，由是，这截劲猛力足的钢索，再一次地走了个空，等到出手者忽然感觉到招式用老时，再想撤招换式，已经慢了一步。

冷月下，无忧公主转动的势子极其潇洒，长发高高甩起，才显出了半边脸儿，已把对方抡下的大半截钢链子攥到了手里。

“铮锵”一声，钢链子绷了个笔也似直。

来人本可以乘势掷出手上流星去伤无忧公主面门，然而他却像是有意要在手劲上面迫使无忧公主就范，那条精钢长链在一阵颤抖之后，随即稳住。

然而，这只是很短的一霎。接着，这条长链子再一次地颤抖之后，持锤的那一方，显然已现出了不支。

月如霜。

月光下，无忧公主朱翠已把对方这个人打量得十分清楚，一身绛色缎袍，胸背处却用一根杏色丝条打了个十字结，一排白羽箭，一根根斜插在当胸，紫黑的胸膛，浓眉，由左耳至右耳连腮处，生着一丛浓黑的胡子，个头儿甚矮，只是看上去孔武有力，像是有一身劲道。

饶是如此，在无忧公主纯以内气化为功力的劲道下，不过是瞬息之间，他已现出了败迹。

“公……主……开恩……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嘴里说着，一双闪烁着狡怯的目光，频频在四下转动着。

无忧公主右腕力带之下，矮汉子“噗噗噗”一连向前踉进了三四步，兀自拿不住势子，连连晃动不已。

“是谁叫你暗箭行刺的？那个人在哪里？”无忧公主缓缓地说着：“这里还有什么埋伏，说出来我就饶你不死。”

“我……说……我说……”矮汉子大声地喘着气：“小人周平，隶属大内，在内厂里当差。”

“我不是问你这些！”无忧公主冷冷地道：“你的出身我当然知道，我只问你曹老头在哪里，这里有什么埋伏？”

矮汉子道：“这个……小人只是奉令行事，这里并没有什么埋伏……”

“曹老头子呢？”

“他……曹大人的行踪，小人哪里知道？公主……开恩！”

“这么说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小人确是不知道。”

一面说，这个叫周平的矮汉，频频打躬不已，无忧公主眉头轻蹙，正思忖着该如何发落对方，却不知这个周平乃是有名的暗器行家，全身上下皆有暗器的装置，就在他弯身打躬之际，耳听“咔！咔！”一连两声轻响，一阵黄烟升起，却有两颗雀卵般大小的硫磺弹丸直循着无忧公主站立之处发射了过去。

无忧公主想不到对方生命已在自己控制之中，近在咫尺却会有此一手，当下清叱一声，霍地腾身而起，身方掠起，即听得足下“轰”然一声巨响，激起了丈许高下的大片火光。

无忧公主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厉害的暗器，起势虽快，却亦不免为硫磺弹飞星所溅，一粒极小的硫砂在她敞开的缎披间炸开，立时燃烧起来。

矮汉周平想不到对方功力竟是如此的高，在如此近的距离之内，竟然能躲过火弹爆射之威，话虽如此，却也未完全免于波及。

把握住这刹那难能之机，周平一不做二不休，迎合着无忧公主腾起当空的势子，一声怒叱，霍地扬动右手，把手上西瓜般大小的流星锤直向着无忧公主当头猛掷了过去。

周平的流星锤不谓不快，手法不谓不准，念头也不谓不狠，奈何今晚，他所遭遇的这个敌人，实系出乎意外，身手之高，可以称得上为他平生仅见。

流星锤一经出手，还来不及看情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对方已临面前。

由于无忧公主一领披风已为火焰引着，乍看过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大凤凰。

周平猝然感觉到一股平生从来也未曾遭受过的绝大劲风，这阵风显然是随着无忧公主袭进的身子一齐逼近过来的。

在这种风力之下，周平难以自持地向后打了个闪，惊骇之际，仿佛感觉到对方那张美丽面颊上所显示出来的凌厉杀机。

事实上，这也是周平今生今世，最后唯一所见的一张脸了。

随着无忧公主闪电出手，周平惨叫了一声，直挺挺地仰面朝天倒下去。

当然他并非是仅仅倒下去而已。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双眼珠。

周平惨厉地号陶着，在地上一连打了几个滚，顿时就痛昏了过去。

无忧公主痛惩周平之同时，已把后领为人势所燃烧的短披摘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霎间，两股劲风，一左一右，同时向着无忧公主两侧袭到。

火光照射里，来犯者二人，各人都戴着一个娃娃似的面具，两口雪亮薄

刃的锯齿长刀夹着尖锐的刀风直向无忧公主两肋劈到。

然而，当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是江湖中只听传闻而绝少一见的无忧公主时，似乎这番伎俩便属多余之事。

黑夜里，眼看着无忧公主身上那领起火的披风，火龙似的一个盘旋，“当啷啷”一连串清脆的金铁交鸣声，两口锯齿长刀，已被双双抡向当空。

无忧公主紧接着侧身振腕，手上短披火势已熄，却被她权作兵刃，一片尖锐声扫过，右面那个敌人惨叫了一声，喉管已被割开了寸许长短的一道口子，怒血狂喷里，身子已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

左面敌人目睹及此，早已吓了个魂飞魄散，一声呼叫，拧身向外纵出。

隐约里，像是传来尖锐的呼哨声。

这人身子方才落下，无忧公主快速的身势如影随形地已经附了上来。

这人原本亦非弱者，只是无忧公主这个敌人武功太高，上来就挫了锐气。这一霎，他由无忧公主随身的风力，已判断出敌人紧追身后，当下猛地一个快速旋身，吐气开声，双掌齐出，用“双撞掌”式，直向无忧公主胸前猛击了过去。

无忧公主轻哼一声，身形翩然的一个侧翻，右手已经轻巧地递了出去。

动手过招，主要在于出手的时间与动作是否能配合到好处。这件事说来容易，其实可并不简单。

眼前这位公主，的确是个中高手，一次出手，都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一霎良机。

“娃娃脸”汉子，双掌上用的是全身之力，奈何才撤出一半，即为无忧公主纤纤细手捉住了右手的脉门。

“娃娃脸”用的是实力，无忧公主用的是巧力。

“侧身”、“抖腕”，看来宛若一式，无忧公主施展时显然是那么从容轻松。

“娃娃脸”发出了一声吼叫，整个身子空中飞人般地已被掷了出去。“碰”的一声，撞在了山壁上，当场溅血而死。

无忧公主以快速手法一连伤毙了三人，看来兀自余怒未息。

她预忖着这片山陌岸边，一定还埋伏着对方的人，只是担心着坐舟的走失，不得不从速赶回，遂即施展身法，循着岸边一径快速赶下去。

所幸，这条沿江岸道并不十分难走，河道虽然狭窄，但江面上并没有别的船，追下去一程，已看见自己乘坐的大船在望，就在她顾盼前望之际，一艘快舟已悄悄涉水，自相反方向遁去。

无忧公主忽然发觉，正待追踪上前，可是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不禁使得她为之一怔，惊出了一身冷汗，当下再也顾不得追赶敌船，一径施展轻功，倏起倏落自岸边追随着自己那艘大船快速赶下去。

以她身法之快，自是不消一刻已追到近前，施展出“凌波虚渡”的极上

轻功，赶到了大船，人不知鬼不觉地蹑入了大舱。就在她脚尖方一踏入大舱的一霎，已被跟前所见吓得呆住了。

原来这间严禁外人出入的大舱里，这时竟然多了两个持剑的红衣武士。

只凭背影一眼所见，即可认出来，来人正是隶属皇族的“内厂”武士。

无忧公主最最担心的事情毕竟发生了，刚才只顾着追伤敌人，却没有想到竟然中了敌人的“诱敌”之计，眼前一家老小，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这个陡然兴起的念头，只把她吓出了一身冷汗，以至猝然发觉到两名持剑武士的背影，徒然惊惶而不知所措。

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使她缓过了念头。

奇怪的是，那两个大内武士，竟然也同她一般模样，站着不曾移动，二人虽然手里都拿着剑，也曾作出了跨步前进的姿态，妙在那只抬起的脚，却只是停止在半空中，始终不见放下。

平静之后的无忧公主，立刻警觉到了事情的蹊跷。

再定了一下神，她确定面前的两个人敢情已不能移动，如非是存心做作，那么就只有一个结论：被人点了穴道。

后一个念头一经兴起，更不禁使她由心底打了一个冷颤，当下身躯微闪，已到了二人身侧。

两名武士敢情真的被人点了穴道：死穴。

同一个显明的现象，眼睛睁得极大，脸色微微发黑，更特殊的是那双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却是其红如血，显然已积有过多的血。

无忧公主内心的惊诧，自是不在话下，她试着向其中之一推出一掌，用了三成劲力。

掌风过处，左面直立的武士微微前倾，随即倒了下去，发出了“碰”的一声。

舱门开处，史银周倏地自内闪出，乍见此情，大惊失色。

无忧公主手指按唇，禁止他出声说话，接着转向第二具站立的尸身前，如法轻推一掌，那尸体一如前状，也倒了下去。

史银周表情更糊涂了。

无忧公主也不比他清楚多少，她身躯微闪，已进入内舱，一名衣衫深紫，头戴铜冠的长身武士，一手持着一口“厚背紫金刀”，另一只手正似在推动迎面卧舱的旁门。这间卧舱正是宫嬷嬷带着小主人所居住的那一间。目睹及此情景，无忧公主几乎全身发冷。

所幸，她的判断够明够快，虽然一顾之间，却已断定，这紫衣铜冠武士，也同前舱那两名红衣武士一般无二，多半是被人点了穴了。

“天哪！”无忧公主由不住心里暗暗呐喊了一声，也顾不得察看这铜冠武士死活，立时趋向门前，试着推了一下门，里面还上着锁，她的心稍稍安定

了一些。

当下试着在门上轻叩了一下，轻声唤道：“宫嬷嬷！”

门内立时应出了宫嬷嬷警觉的声音道：“谁？是公主么？”

无忧公主轻声道：“小主人可好？”

“好得很，睡得好极了。”

说着房门打开，探出了宫嬷嬷满头灰发赤红的头脸：“公主你还没有睡……”

才说了这么一句，一眼看见那个推门待进，手持大刀的铜冠武士，由不住吓得“哦”了一声：“公主，他……”

“哼！”无忧公主冷冷地道：“事情已经过去了，进去照顾小主人去吧。”

“这……”宫嬷嬷咽着唾沫，看着当门的铜冠武士发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又是谁？”

“嘘，”无忧公主小声嗔道：“闭上你的大嗓门，小心惊着了娘娘。”

“是，是……”宫嬷嬷一面答应着，遂即收回了身子，关门下锁。

无忧公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目光才转向面前的铜冠武士，只见来人有着一张长长的马脸，偏偏在长下巴上还留着一络山羊胡子，紫色长衣的左前胸处，佩有两枚闪烁着金光的金星。

出身王族的无忧公主，自然很清楚这种标志所代表的意思，那是当今大内的“二品”带刀侍卫，这种人品的侍卫，连曹老头在内，全部皇族不过才二十四人，每人无不具有一身杰出的武功，身上所佩金星，各以品级决定多少，星数愈少，品级愈高，一颗星为一品，两颗星为二品，三颗星三品，四颗星四品，似乎只有四品阶级。这类有“品”的侍卫是不轻易出走江湖，以其品级大可高居州府发号施令，地方官鲜有胆敢不买账的。

正因为有了这番认识，才使得无忧公主心里格外吃惊，这一刹那心绪显然乱极了。

假想之一：来人必然武技高超，可以想得到，他已经奔入内舱，却没有惊动史银周、新凤、宫嬷嬷，以及外舱马、杜二卫士任何一人。

之二：这人手已触门，一旦入内，小王爷性命休矣，宫嬷嬷看来亦非其敌。

之三：到底又是谁在此临危之一瞬，人不知鬼不觉地救了朱家满门上下，这个人武功显然高不可测，未免有点出神入化了。

这么多的念头，一股脑地都涌了出来，使得这位一向秀外慧中、冰雪聪明的俏丽公主已有些心里忐忑，意乱神迷了。

一旁房门“吱呀”一声推开来。

新凤一只手扣着钮子，睡眼惺松地走过来，倏地目睹及此，吓得呆住了。

“公主……这是……”

“哼，好睡性，差一点命都没有了。”

说时，她闪身来到左面舱前，用随身钥匙开了房门，向里面探望了一眼，看见母亲高卧铜床，睡态安宁，两名内侍各居左右，也都睡态安宁，显然外面这些变故，里面的人是一个也不知道。

无忧公主一颗心这时才算是放了下来，轻轻关好了门，她向着新风招招手。

新风吓得趋前道：“公主……”

“嘘！”无忧公主小声道：“到前舱再说。”

新风应了一声，匆匆向外面步出。

无忧公主打量了一下面前的铜冠武士，移步向前，伸手抓住了他的背衣，另一只手托向他的后腰，把他抬了起来，只觉得这个人身材僵硬，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僵尸”，遂即向外舱步出。

大舱里，史银周与新风惊吓欲绝地发着呆，乍见公主步出，俱都自位子上站起来。

无忧公主把手上尸身放下来，看了史银周一眼道：“史大叔，你可认识这个人么？”

史银周应了声“是”，遂立即走向尸身，细看了看，顿时脸色一变，道：“啊！”

“这个人大叔认识？”

史银周面现惊吓地连连点着头道：“卑职认得，他是‘紫狐’玄化。”

“‘紫狐’玄化？”无忧公主思忖着点点头：“原来是他，我知道这个人！”

史银周大感不解地道：“他是曹老头跟前四名最得力的高手之一，武功很高，怎么……怎么会……”

无忧公主脸上也不禁现出了讪讪之色，微微苦笑道：“我们部太大意了，尤其是我，只顾一时追敌，却没有想到会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要不是暗中这个人插手帮忙，唉，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史银周更不禁惭愧得低下头来。

新风纳闷地道：“暗中这个人？……公主是说暗中还有人帮着咱们？”

无忧公主瞪了她一眼，新风立刻发觉到自己的失言，这句话，问得大多余太幼稚了。

史银周叹息一声道：“卑职一时失察，只想在床上养一下神，却没想到眼睛一闭竟然睡着了。”

无忧公主摇摇头道：“史大叔不要自责，这两天每个人都付出了大多的精力，过度疲累，自然一倒下就睡着了，新风还不是一样。”

新风别了一下细细的眉毛道：“可是，外面都打起来了，我们怎么还睡得着？还睡得这么死？”

史银周喃喃道：“我也是这么想，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无忧公主冷冷一笑：“没有什么好奇的。”

她的眼神儿在二人脸上转了一转，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住了后者的目光。

然后，她才缓缓地道：“第一，这三个人都有一身很好的轻功，他们是乘我出去追杀的时候偷偷进来的，你们当时正在睡觉，他们动作既轻，你们当然不会发觉。”

新风点点头表示同意，接着问道：“可是后来他们动手总应该有声音……”

“不是这样的。”无忧公主冷冰冰地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动手，以我看，暗中帮我们忙的这个人，武功才是不可思议的高，很可能他悄悄进来，不过是一举手之间，就分别把这三个人给料理了。”

史银周慨然叹息一声，叹息中包含着无限惭愧。

无忧公主很遗憾地轻叹一声，道：“想不到船行大江之内，竟然还会遇见拔刀仗义的高人。”

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却被眼前一样物件所吸引住，身子微晃，翩然跃出，伸手由窗扇上取下一张布绢似的东西，迫不及待地注视之下，才见上面龙飞凤舞般地写着几行字迹：

“无忧公主，小王命危，移掉而东，尚有可为。”

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署名。字是写在月白色的绸衫一角，一勾一撇俱见功力。看着这张留书，无忧公主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潮。

这位目高于顶，一向自视极高的王族女剑客，虽然被暗中人首句戏笔所激怒，感到无限羞辱，看着手里的留字，默默不发一言，遂即转手把它递与史银周。

史银周接过来细看之后，转手又交给新风，新风看后再双手送还朱翠。

“真怪！这个人会是谁呢？”新风直直地看着朱翠道：“公主，你知道么？”

无忧公主缓缓地把这截布绢收好身上，脸上不着表情地道：“无论如何，这个人对于我们总算是恩。我们早晚会见着的，倒也不必猜测于一时。”

“可是，”史银周含有隐忧地道：“这个人主张我们往东去，公主明察。”

无忧公主朱翠轻轻哼了一声，道：“这也正是我的意思，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打算去鄱阳湖。”

“哦！”新风惊愣地道：“我们难道不要回家？”

朱翠直直的眼睛盯住她，冷冷地道：“只有你这种傻瓜才会想着回家。哼，家？你以为现在我们还有家么？”

新风脸上一阵发红，心里却触发起无限伤感，当时低头不语。

“可是你记住，”朱翠叮嘱道：“这些话可不要在娘娘面前提起！”

新风点点头表示知道。

朱翠心里簇集着太多的事，想到了父亲的生死、母亲与弟弟以及自己此行的安危，内心顿时感觉到异常的沉重，她转过身子来，在一张椅子上缓缓坐下，新风忙着去张罗给公主倒茶。

史银周打量着地上的三具尸体，请示道：“这三个人……”

朱翠一双澄波眸子缓缓地在三具尸体上转过，徐徐地说：“史大叔先慢着发落，我还没来得及仔细地看看他们。”

史银周应了一声，立刻把三具尸体仰面朝上地提到了无忧公主身前放下来。

朱翠仔细地看了三个人的脸面一下，道：“史大叔，请你验看一下他们三个人的额头，哼！我想这就是他们致死的关键了。”

无忧公主朱翠这么一说，才使得史银周忽然注意到，敢情死者三人有一个共同的象征，那就是三个人每人前额眉头都深深地蹙着，以至于形成了深深的一道痕迹。

当时聆听之后，史氏遂即动手验看其中之一，他轻轻分开了这人眉头，赫然发觉到一道浅浅朱痕陈现在这人两眉之间，状若“悬针”。他立即验看第二具、第三具，三人形状完全一样，每人两眉之间处，俱都有一道浅浅朱痕。

不需要再告诉朱翠，她已经看见了。

“我没有猜错！”朱翠缓缓说道：“他们果然是死在这种手法下的。”

“公主说的是……”新风端茶出，也留神聆听。

朱翠轻轻呷了口茶，模样儿显得有点儿疲倦，看了二人一眼，她才缓缓地说道：“这是一种神秘的功夫，名叫‘定海神针夕’。”

说到这儿，她的神色充满了惊异，接下去道：“这是一种极为玄奥的内家功力，比内功中的‘乾元一阳指’力，更要精进一层，运施这种功力时，并不须直接命中敌人眉心穴道，身上任何一处穴道部可以下手，因为施展的人本身有足够功力，可以借助本身所练的天磁真力，使对方全身血液聚集一处，炸开血脉因而致死。这种死症，唯一的现象，就只有眉心这浅浅的一道朱痕。”

新风吓呆了。

“一掌飞星”史银周喟叹一声道：“好厉害的指力，若非是公主见解高超，卑职是万万认它不出的。”

朱翠冷冷地道：“据我所知，如今江湖上，也只有‘点苍’一派的‘齐眉老人’会这种功夫，但是老人自从当年被‘雷火姑婆’伤了左腿以后，好像已经没有再听到过他的消息。

莫非这一次他老人家亲自下山了？”

史银周心里不胜诧异，他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像朱翠这样的一个王府千金，竟然全身负有如此功力，一如她久居深宫，却又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实在是匪夷所思，心里想着，一双眸子便不禁现出了疑惑。

朱翠微微一笑道：“史大叔是奇怪我所知道的这些武林逸事和典故吧！”

史银周抱拳道：“卑职不敢！”

朱翠轻叹一声道：“一个拿起剑的人，很难再放下来，也许我一开始便不该习武，一旦我学会了武功，有了一身功夫，便很难再过于寂寞，这个家有时候便留不住我了！”

史银周道：“公主这么说就错了，这一次如非卑职亲眼看见，也万万不敢相信公主竟然会有这么一身了不起的功夫，如非有公主同行，这一趟，可就十分之危险了！”

朱翠苦笑了一下：“要不是我半年前出游金华，爹爹也许还不至于……”

史银周咬牙切齿道：“这完全是马永成、谷大用、刘瑾这几个奸贼的陷害，像王爷这等好人，竟然也会被诬上一个谋反的罪名，真是天理何在？”

刹那间，他义形于面，眸子里聚满了泪水，新风也黯然垂下头来。

朱翠轻轻一叹道：“这完全是劫数，哼！朱泰这个皇帝想不到昏庸到如此地步，偏偏我爹爹一脑子的忠君思想，直到现在还没有清醒。”

才说到这里，却听得里面舱房传出一声轻轻的咳嗽，新风立刻警觉道：“娘娘醒了。”

朱翠示意史银周道：“快把这些清理了！”

史银周以快速手法，匆匆把三具尸体拖到了自己房内，遂见隔断大舱之间的珠帘撩处，一个身材适中、眉清目秀、雍容华贵的妇人缓缓步出。这妇人虽然实际年岁已四十出头，可是也许身居富贵，平素又善于调养，看上去不过二八九，顶多三十岁人。一身湖水色百结长裙，腰系碎玉绦，想系连日不胜舟车旅途之劳累，再加上心情的恶劣，略嫌清瘦的脸上染着重重的憔悴。

随着她身后，一个年轻女侍双手捧着一碗香茗。

朱翠忙趋身见礼，史银周、新风执礼甚恭地各自参见，中年妇人含笑点头道：“我只当你们都睡了，天还没亮，怎么都起来了？”

朱翠道：“风大，船摇得这么厉害，睡不着，干脆就起来了，史大叔他们也在，我们商量着这一趟该怎么走。”

因为娘家姓沈，在王府里，人家都称呼这位娘娘为“沈娘娘”。

沈娘娘点点头，看了近侧的史银周一眼道：“这一趟，难为你了，马裕和杜飞他们两个呢？”

“回娘娘的话！”史银周抱拳道：“他们两个在外面小心侍卫，娘娘放心！”

沈娘娘缓缓坐下来，一只手轻掠着前额的秀发，轻轻叹道：“但愿这一

趟皇天保佑，能让我们安全地回到九江，见着了刘健，也好探听王爷这一次被解晋京的安危下落。唉，这几天我寝食不安，总觉得像是有大祸要临头的样子。”说到这里，她语音凄楚，滚动着晶莹的泪水，侧过脸来，看了女儿朱翠一眼。“我一直在担心，你爹爹的脾气，谷大用、刘瑾这些小人，早就居心叵测，万一要是中了他们的计，我们这一家，可又怎么是好？”

朱翠强忍着心里的难受，赔笑道：“女儿想也许还不至于，娘娘还是保重身子要紧。”

沈娘娘看了一下窗户，转向史银周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史银周道：“寅时刚过，还有一会才天亮，娘娘还是回房再休息去吧。”

沈娘娘摇摇头道：“我睡不着。”转脸看着新风道：“少主人睡得可好？”

新风道：“少主人睡得很熟，宫嬷嬷一直在侍候着，娘娘请放心吧！”

沈娘娘总算安慰地点点头，道：“这孩子，这几天好像也乖得多了，平常也听不见他吵的声音，大概他也看出了家里发生了事情。”

朱翠道：“娘娘不要想这么多，天大的事情有女儿与史大叔他们来应付，女儿就不相信谷大用、刘瑾他们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沈娘娘默默地注视着女儿，徐徐地道：“那一年你游湖失散，我和你父王只当你遇见了坏人，被拐骗走了，只以为这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却没想到离家八年以后又回来了，却学会了这一身本事。更没有想到，我们家会有今天的巨变，你的这一身本事，倒是正好用上了，这一切就好像老天早已经注定了似的。”

说话之间，就听见舱外传来马裕的声音道：“报告统领。”

史银周立刻向沈娘娘、公主抱拳告退，急步而出。

沈娘娘一怔道：“什么事？”

朱翠道：“不会有什么事的，我看娘娘您还是回房里歇着去吧。”

一面说时一面向新风施了个眼色，新风立刻会意，站起来趋前道：“婢子扶侍娘娘进去吧。”

沈娘娘看着女儿微微一笑，道：“你这孩子，想是有什么事怕娘害怕是吧？好吧，天还早，我就再上床躺一会也好。”

新风及两个侍女陪着沈娘娘转回卧舱，她们进去不久，即见史银周敲门而入。

朱翠了他一眼，问道：“有什么事么？”

史银周头微微一皱，道：“马侍卫发现有两艘大型快船迫近，不为道是什么路数，卑职一时也难以定夺，还请公主决定。”

朱翠轻挑细眉道：“啊！”

史银周已走过去，将接近后方的一扇窗户打开。

朱翠道：“慢着！”

史银周手扶着窗扇将开之际，聆听下忙行止住，即见朱翠双手同时微微扬起，悬挂在舱顶的一双琉璃吊灯，立刻为她掌风应势熄灭。

史银周睹状暗暗叫了声惭愧，自己偌大年岁，半生江湖，竟不及对方一个少女遇事之细心谨慎。心里想着，遂即打开了侧后临江的两扇长窗。

一片大江景色映入眼帘，虽系夜晚，但当空秋月皓如银盘，流光似霜，渲染得大江内外更见俏丽，江水拍岸处另具肃杀。

不须史银周的指点，朱翠立刻发觉到那两艘认为是可疑的船。

那是时下颇为流行的平顶虎头快舟，船身颇大，绝不在自己等所乘坐的这艘大船之下，月色虽好，亦难以得窥全豹，只觉得二船左右沿江而驰，却在船头部位竖立着一尊高有半人的巨大灯座，还有孔明远射照灯，只是此刻并未亮起。

史银周注视着朱翠道：“公主以为如何？”

朱翠冷冷地道：“这还用说！不过，我们先沉住气，看看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史银周应了一声，刚要抱拳告辞。

“史大叔！”朱翠眼珠子一转道：“我忽然想起来了。”

史银周道：“公主有什么差遣？”

朱翠道：“请大叔吩咐船家，就在这里下锚！”

史银周一愣道：“在这里停船？”

朱翠点点头道：“对，船泊江心。”

史银周想了一卜，立刻明白，应了一声，随即向舱外步出。

紧接着“扑通”水响之声，大铁锚抛向江心。大船在水上摇晃了一下，打了半个转儿，随即定住不动。

朱翠面向着后窗坐下来，远远地打量着那两艘大船，倒要看看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只见两艘平顶虎头快舟，悄悄地泊向岸边，就像是彼此事先早就商量好了一样，都不动了。

时值秋日，沿江芦花翻白，远望过去，宛若大片雪野，二舟泊处，正当芦花深处，如非事先密加注意，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认出。

“好狡猾的东西！”史银周直着眼睛道：“果然是冲着我们来的！”

朱翠点头道：“很好，我们就在这里停一会儿再说。”

史银周疑惑地道：“公主……”

朱翠一笑，打断他的话题：“史大叔不必多问，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她目光向辽阔的江水隙望着：“这么宽的水面，我想就算是曹老头轻功再好，有踏波而行的功力，也是难以施展，再说他们才在我和暗中那位朋友的手下吃过大亏，这一次绝不敢再轻易冒犯，我们只停上一些时候，对方人

多，总会耐不住而显出一些痕迹的。”

史银周道：“还是公主设想得周到。卑职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应该过去瞧瞧？”

朱翠微微一笑道：“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不过，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还是稍安毋躁的好。”

史银周应了一声，抱拳道：“卑职告退了！”

朱翠站起来道：“史大叔多费心了，我想马、杜二位也应该休息一下了。”

史银周应道：“卑职知道。”遂即告辞退出。

大舱里顿时显得十分寂静，因为没有点灯，显得异常的黑暗，只有皎皎月色映自水面的波谲鳞光，才仿佛有些生机，泛动的光蛇，又似含蓄着无限的神秘，点点滴滴地启发着人的灵性。

朱翠默默地倚身在一张藤椅上，尽量地把身心松弛，本意只是想练习一下吐纳功夫，静坐片刻，以却疲惫，无如才调息片刻却自感觉到一阵浓浓的睡意。

自从家门猝生变故以来，这几天她根本就不曾好好地睡过一觉，双眼一合，立刻进入睡乡。

然而，像她这种身负奇技的非常人，即使在浓重的睡乡里，也都保持着几许的自觉。

原来大凡一个研习内家功力的人，在其本身功夫达到一个相当水平之后，都自然能形成了一种功能保护自己身体的气机，内行人称之为“游潜”，其功用要看本人功力之深浅而决定，这种“护身游潜”，主要在防护猝然加诸本体的攻击之力迅速地有所反应，也就是某些人所谓的“内力感应圈”。一般练武者，如非精于门槛，有名师指导，即使穷毕生之力，也难以达到如此境界，当然这是一种至高的内家功力境界。

朱翠显然具有这种功力境界，虽然在沉睡之中，也可保持着相当自我。

随着她均匀的气息，本身的那个感应气圈，渐渐地向外扩大，到了一定的限度，才行自止。

短时间的酣睡，为她带来了精力的复苏。

忽然，一种尖锐的东西，试探性地正自向她护身的“潜力圈”有所突破。

朱翠蓦地一惊，睁开了眼睛。

一只肥大的老鼠，正自立在舱中，好奇似地向她打量着，鼠的感应力，在任何一方面来说，都是极具敏锐的，也许它对于发自朱翠本身那种离奇的气圈感到奇怪，正自试图突破，想不到却因此而使朱翠警觉。不待朱翠坐好了身子，那只老鼠已迅速地逃开一旁。

朱翠怦然一惊，倒不是惊于这只老鼠的出现，而是惊于自己的沉睡，大敌当前，些许的疏忽，就足以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

心念一动，她正想站起身子来。就在此时，身边仿佛轻轻响起了一点水花声，这个声音，如非她处身极静，再是所坐的位置过于接近窗口，万万难以听出。

朱翠本能地把身子向后倚了一下，使自己的身子恰恰遮掩着窗扇内侧，如此也就正好对窗外的景象一目了然，随着那片水花之后，一颗人头徐徐地自水中探出，由于双方距离过于接近，朱翠甚至于可以清晰地听见发自那人嘴里的喘息声。

月色下，并不能看清这个人是一副什么样的长相，却能辨出他闪露着炯炯凶光的一双眼睛。

朱翠所坐的这个位置，本可一举发出掌力，置对方于死命，但她却计不出此，倒要定下心来看看他到底是何居心。

这人想系受过严格的水功训练，由于外舱上有史银周与马杜二卫士的注意防守与观察，只要略现端倪，势必逃不过此三人的眼睛，而他却能一径地顺利接触来船，如非朱翠及时醒转，也几乎为他瞒过。

两方船舶距离既是如此之远，设非这人具有极深的水功，擅于长时潜水，那是万难接近到这艘大船近侧来的，能具有如此长时闭气功力之人，当然绝非是泛泛之辈，朱翠在未认清对方来意之前，更加谨慎出手。

随着水波拍打在船舷的起伏势子，这人并不忙于行动，一面喘息，一面转动着那双机智的眼睛，脸上随即现出了狡诈的阴笑。

大概他窃喜于自己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竟然来到了大船，尤其意外的是后舱的窗竟然是敞开着，不啻更予自己有可乘之机。

经过了相当时间的一番观察之后，才见这个人自水里探出了另一只手，两只手轻轻扳着船边，缓缓把身子升起来，直到整个身子平平地与船舷平贴为止。等到他做好了这个动作之后，如非事先即以注视着 he 的一切，连朱翠也几乎分辨不清。

渐渐地一双脚由窗外探入，接着双腿、小腹，进而全身，蛇也似地都进来了。

现在朱翠所处身的位置，恰恰就在这人的背后，彼此距离伸手可及。

朱翠在对方现身之始，早已经提聚内力，聚之于双掌，确信在一举手之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可置对方于死命，是以，眼前情形虽然大有迫在眉睫之势，她却并不惊慌。

那人一身黑色的油绸子水衣靠，两腕两膝处，俱都经过一番绑扎，是以看起来显得极其利落。

朱翠心里正自盘算着如何下手处理对方，却见那人已蹲下了身子。

他面前是一张摆设在大舱中央的方桌，正好用以掩身，在他背后紧紧插有一柄薄鞘的细窄长刀。

这个人自一现身起，即处处显着机智，可笑他一心全意只是注意着前面的一切，对身后最以致命的煞星，却是未能顾及。

朱翠仍然耐心地等待着，倒要看他是什么居心。

这人在蹲下少事观察之后，随即探手入怀，须臾摸出了一个扁扁的盒子，又拿出了一根细细的管子，装接以后，即成一个可以口衔的喷盒。

朱翠禁不住心里为之怦然一动，暗忖着莫非这个家伙是想施毒还是用迷香之类的什么下流手段不成？一念之及，由不住大吃了一惊。

果然，这个人在装配好手里的小小喷匣之后，东张西望了一番，身子微微前耸，一个轻快的前窜之势，纵身七尺以外，已接近向内舱入口。

到了这个时候，朱翠自然是再也难以保持镇定，当下霍地自暗中站起身来。

虽然是一个不闻声音的动作，却足以使前面那个人有所惊觉，一腿前跨，翩然侧身，“唰”的一声，这个人已把身子转了过来。

当他猝然发觉到面前的朱翠时，禁不住大吃了一惊，足下一个踉跄，向后面退了一步，接着脚尖用力一点，猛可里直向敞开的船舱跃出。

朱翠一声轻叱，双掌同时向外封出。

她早已蓄势以待，双掌推出，虽然未必是十成功力，却万万非比等闲，随着她递出的掌势，整个船舱都为之大大震动了一下。

这人想是猝然领略到朱翠的掌力，感觉到难当其锋，身子就空一个倒折，落了下来。

整个大船再次起了一番震动。

这人忽然惊觉到朱翠的不可轻侮，发觉到不妙，右手后翻，已把背在后背的那口细长窄刀拔在了手上。

朱翠冷冷一笑，身子徐徐向前逼近了两步，即有大股的力道，自她躯体内逼运而出。

来人显然不是弱者，正因为不是易与之辈，才会在一接触朱翠身上所传出的无形力道之后，立刻发觉到大为不妙，那张原本就十分白的脸上，更形苍白。

“你！”说了这个字，他忽然口衔喷管，用力地吹出了一口。

黑暗中看不清他到底是喷些什么，总之，有大股烟雾由那个小小的匣子里喷出来。

也就在同一个时候，新风恰恰由内舱奔出。

朱翠一惊道：“新风注意！”

她原本想提醒新风，要她暂时闭住呼吸，只是还来不及说出下文，新风已着了道儿，顿时双眼一翻，直挺挺地向后倒了下去。

朱翠心惊之下，足尖飞点，快速把身子欺过去，那人却伺机把握注此一

刻良机，身子再次腾起，直向窗外掠出，朱翠一个拧身，情急之下，再也顾不得心存厚道，右手撩出，竟然运施出久已不曾施展的“乾坤翻云手”来，掌势一翻，劲力十足，轰然大响声中，连带着那人一声凌厉的长嘶，“扑通”坠入江水。

朱翠赶向窗前，但见浪花滚滚，再也看不见那人的踪影，忖思着他必已沉尸江心，万万不会再有活理，心里未免有些悻悻。

她原意是想擒住对方一个活口，好问知敌方一切以及父亲真实下落，却想不到一时情急，仍然是送了对方性命，未免有些懊丧。

### 三

舱门开处，史银周急奔而入。

朱翠来不及出声呼止，双掌抖处，直向史银周猛击了过去，史氏大吃一惊，面对着朱翠充沛的掌力，还本知道是怎么回事，已被朱翠逼出门外。他身子一个踉跄，倒撞在舱板上。

面前人影一闪，朱翠双手托着新风直挺的身子当门而立，叱了声快，随即率先向另外一间舱房转入。

史银周莫名其妙地被朱翠掌势逼出，这时见状更着了慌，快步跟随着朱翠进入，后者已把新风的身子平平地放在床上。

灯光下，新风面如金锭，牙关紧咬，全身兀自簌簌战抖不已。

朱翠试了一下她的鼻息，又翻开她的眼皮细看了看，轻叹一声道：“好险！”

说话之间，右手飞点，一连在新风正侧面七处穴道上各点了一下，新风忽然身躯一长，就不动了。

史银周惊道：“噢！”

朱翠转过脸，轻吁一声道：“她中了毒，大舱里遍布毒气，刚才我来不及告诉你，只好用掌力把你逼出。”

史银周一怔道：“毒气？”

朱翠道：“放毒的人已被我打落江心，多半是死了，史大叔先在这里代我看好新风，她虽然已为毒气所中，幸好吸进尚少，毒气还未攻心，我已把她全身七处主要穴道封住，只候所中余毒排出，才可以恢复知觉。”

史银周憾恨兼具地重重叹息了一声，心里却是想不透，敌人是怎么潜进来的。

朱翠道：“我现在要赶回前舱，把散留在空中的毒气处理干净，新风如果有什么动作，史大叔只须待机点她的两处‘气海穴’，她就又会回复平静。”

史银周愧疚地道：“卑职记住了，公主快去吧。”

朱翠这才匆匆赶回前舱。

她生怕毒气厉害，所以未进舱前先自闭住了呼吸，候到推门进入之后，却不禁为眼前的另一景象惊得呆注了。

原来她记得清清楚楚，离开大舱前，仅仅只有后面面对江心的窗扇是敞开的，其他中间的几扇窗户都是严密地关着，然而现在那几扇窗户全已敞开，由于空气畅通，不见先前散置当空的毒气云烟。窗外月白风清，时见鱼儿跃波。这一切，根本就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朱翠下意识地感觉到，一定有人进来过了。这个念头蓦地使她惊出了一身冷汗，不假思索地迅速转向内舱，经过一番观察，证明母亲弟弟一切安好，这才松了口气。

当她再次回转前舱，燃起了灯，才发觉到桌上有人以指沾水写的几行字迹：

“九品红，剧毒，再弃母弟子不顾，二失也。”

朱翠心中一骇，情不自禁地坐下来，暗忖道：原来那人所喷的毒，竟是闻名已久的人间至毒“九品红”，怪不得这么厉害。

她知道，所谓的“九品红”，乃是荟集了世间九种最厉害的至毒，加以提精研粉相互参合，或溶于水，或搓为丸，只须芥子般大小，投以饮水汤食，即可置数十人于死命，倒不曾想到，竟然被用以为吹散散播空气之间。

留话人并无丝毫夸大其词，朱翠果然又犯下了个极大的疏忽，设非是暗中这个留话的异人代朱翠作了必要的现场消毒工作，自己虽或将幸免，时间一久，毒息难免不会自关闭的门缝，渗入内舱，那时，母亲与幼弟的生命，岂非大是可危？这么一想，朱翠由不住再次惊得怔住了。

桌上水写的字迹，经过比较之下，正与她怀中所藏的、方才那张留书的绢字一模一样，证明是一人所写，那是毫无疑问的。

船泊江心，水面至宽，又有什么人会来自岸上？

朱翠自信她本人一身内外轻功造诣已是当世罕见，如果要她不借助任何浮物，仅凭踏波之功，想要横渡辽阔十数丈的江面，她实在还没有这个把握，当今武林她也实在一时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有如此功力？

那么，剩下的这个问题是……

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或许他原本就在这艘大船上吧！

其实朱翠早就怀疑住在边舱的那个陌生人了，只不过自己还保持着一份自尊，不便无故登门拜访，现在有了眼前这番变故，她便不能再保持缄默。

把大舱几扇窗户反锁结实之后，她先走向新凤卧身之处，察看了一下她的情形。

史银周皱着眉头道：“刚才她曾睁开了眼睛，双眼血红，卑职只当她醒转过来，只是过了一会又闭上了，与她说话也无反应，现在又沉沉睡着了，看来她所中的毒还不轻呢。”

朱翠本想说她所中的毒为“九品红”，只是想到史银周难免又是一番惊吓，是以话到唇边，又复吞往。

她与新凤虽是主婢，只是这个丫环却是她自小亲自挑选来服侍自己的，爱她的伶俐机智，朱翠倒死心塌地地传授了她不少功夫，几年的深闺相处，很为她解除了一些寂寞，也为她办了些江湖上的琐碎事情，名为主婢，其实论及私谊却是大有过之，现在眼看着她在痛苦中的挣扎，生死尚还不知，朱翠心里的伤感，自是可想而知。

史银周道：“她的伤势可要紧么？”

朱翠微微点了一下头，眼睛里一霎间聚满了泪水。

“记住，千万不要给她喝水！”她关照史银周道：“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是活是死，也只有看她的命了。”

史银周面上也不禁浮起了一些戚容。

朱翠沉寂了一下，脸上忽然闪出了一些希望：“现在我要去拜访一位朋友，也许这位朋友或能有办法救她一条命，一切只有看她的造化了。”

史银周心里一怔，正想询问，朱翠已闪身步出。

无忧公主朱翠一径地来到舱面之上。

这时天将透曙，黎明之前反倒更显得黑暗。大船在浪潮里不时地上下起伏着，深深寒气透着儿许入秋的寒意。

马裕、杜飞二侍卫各立一边船舷，严密地向着江面上注视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一见朱翠现身而出，二侍卫立时垂手见礼。

走在马裕身前，朱翠颌首微笑道：“辛苦你们了，可有什么动静？”

马裕肃手道：“启禀小姐，一切平静，看不见有什么不对。”

朱翠眼波在大船上一转，舵房里虽点着灯，但是已经下锚了，船家等三人乐得趁机睡上一个好觉，隔着这么远，尚能听见他们所发出的沉重鼾声。

另一侧，那间边舱，门窗紧闭，并不见丝毫灯光。

朱翠决计要去会见一下这个人，却不愿惊动任何外人。

“天快亮了，你和杜侍卫也该休息一会儿了。”朱翠小声关照马裕道：“你们下去睡觉去吧。”

马裕抱拳一礼，道：“卑职遵命，只是……”

朱翠道：“上面有我在，你们下去好了。”

马裕等早已震于这位无忧公主的种种传闻，敬之如神明，既然公主有令，自然无话可说。

二人相对打了个招呼，遵命退下。

顿时，舱面上再也不见闲人。

朱翠略微整理了一下仪容，一径直向着那个被称为教书先生所居住的边舱走过去。

她虽非有意放轻自己脚步，事实上仍落步轻微，在这起伏波动的船身上，可以说毫无所觉。

然而，对于某些所谓的“敏锐”人士来说，情形可就另当别论了。

朱翠一边前行，心里正自盘算着如何惊动对方，才不谓之失礼的问题。这个问题却立刻为之解决了。就在她前行到快要接近对方舱门前两丈左右的距离，那间边舱立刻现出一片灯光。

朱翠顿时站住了脚步。

“夜深露重，公主何来如此雅兴，小心受了风寒，还是下去休息吧。”

话声传自舱内，声音不大，却是每个字都听进了朱翠耳内。

这句话也就证明了此人的身份。

朱翠一听声音，立时也就可以断定出对方是用“传音入秘”的内家功力向自己发话，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不预备惊动第三者。

“先生太客气了，两次相助，特来向阁下请教，面谢大恩！”朱翠同样施展传音入秘功力，几句话一字不漏地回送到对方耳中。

话声方落，只听见“吱呀”一声，两扇舱门无风自开。

透过敞开的门扉，对方舱房内一切摆设，包括主人，那个教书先生在内，一目了然。一几、一灯、一椅，另有一张书案，案上置有文房四宝，那个人，披着一头散发，背案半倚而坐，拖着半截长躯，远远地向着自己这边注视着，长长的蓝色缎质长衣，竟连他的一双足踝也几乎掩了。

朱翠倒不曾想到对方如此干脆，倒使她本来心存的一番顾虑，诚为多余了。

然而，这位雍容华贵的俏丽公主，自有她风华气质，眼看着这番异于常人的情景，她却丝毫也不显得意外慌张，唇角轻轻牵起一丝微笑。

对方虽然不曾再次发话，房门无风自开，自然旨在纳客，这一点是无可疑。

朱翠轻轻说了声：“多谢！”轻移莲步，随即直向对方室内行进去。

这番举止，显然不若表面上所看来的那般轻松。

双方距离，原本是两丈左右，容易接近于一丈左右时，朱翠立刻就感觉到有异一般的非常情形。

一种无形的阻力，明显地由对方敞开着门扉传出来，起先不过是微有所感，而每当朱翠再前进一步，这种无形的阻力，相对的也就益形加大。

如是，三数步之后，已是“举步维艰”了。

朱翠免不了心中的惊讶，当然她了解得到对方的居心。

当今武林之中，她所知道的，并没有几人，能够练有这等功力，“聚气成罡”，那是极不同凡响的内家极上功力造诣，面前人霍然有些能力，这番“惊讶”，其实也未必，倒不如说“惊喜”来得恰当，惊喜的是，朱翠果然没有看错了这个人。患难之中，能够结识到如此一个能人异士，自然是可喜之事。

朱翠一经证实到来自对方的这股无形阻力之后，立刻站定了脚步。

少停片刻，她才又继续举步，一步步向对方舱房步入。

不可置疑的，朱翠所遭遇到的阻力必然惊人，这一点只由她后甩的长发，以及向后垂直立起不动的衣裙可以得到证明。

然而，朱翠依然不疾不徐地走完了这短短丈余的距离，轻轻道了声：“打扰！”她的一只脚，已跨进了门扉，接着全身进入。

舱房里显然由于充满了这种不可思议、过于强厉的气机，使所显现于表面原本属于“静态”的现象，都有了甚多的偏差。

譬如说，那盏灯的灯焰，原本在纱罩里，只是圆圆的一团，此刻却变得又细又长，高耸的火苗，甚至于已经超出了灯罩的表面，看过去长长细细的，就像是一根针那般的细，黄闪闪地悬在空中。

书桌上的书本纸张，原本应该是平铺在桌面上的，现在却像是着了魔术似地纷纷直立起来，薄薄的纸笺，以及砚边狼毫，更不禁倒悬空中，滴溜溜地直打着转儿。

朱翠已经进来了。

她面色看起来较先时显得有些红润，除此之外，别无丝毫异态。

背倚长案坐着的主人，依然是动也不动地向她注视着，他的这种见客方式，的确是前所未闻，透着新鲜。

朱翠虽然进来了，实在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惊骇，正因为她身怀绝技，才更能领会到对方这番施展之杰出惊人。

四只眼睛注视之下，朱翠更不禁心中怦然为之一惊，为着对方目瞳之下紫黑色的瘀血所震。

也就在这一刹那，充沛在舱房内的那种凌人、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气机，忽然间为之消失。

朱翠固然大见轻松，其他各样异常的现象，也都一时还原如故。

轻轻拢了一下散乱的长发，朱翠脸现微笑：“阁下莫非一直这样待客么？”

“问得好！”高傲的主人仍然不曾移动他的身子：“正因为我生平鲜有客访，所以才不知如何待客，公主海涵！”

在他说话之时，朱翠注意到对方那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也就是这一点，

使她打消了方才初初一见时对他所生出的阴森恐惧之感。

“请恕我冒昧，我可以坐下来说话么？”

“公主请坐。”

“谢谢你。”

三个字说得冷冰冰的，加上她半嗔半笑瞟向对方的那种眼神，显示出公主的兰心惠质，只是这些似乎对于目前的主人，并不曾有一些儿体会。

“公主深夜造访，想必有非常之事了。”

“小婢新凤为对方毒气所中，如今昏迷不醒，”朱翠注视着对方娓娓道：“先生既然知道对方所施展的毒气本末，想来也应该知道救治之法了，特来请教。”

“哼！世上事岂能本此而论，公主高见，恕我难以苟同。”

虽然仔细地在聆听，也很难猜出对方的真实口音。

朱翠眉头微微一蹙：“这么说先生是不知道如何解救了？”

“我也没有这么说。”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朱翠微微含着笑道：“先生岂能见死不救？”

主人眨了一下眼睛道：“你很聪明，公主，在我此行之前，已久仰无忧公主的大名，人皆说，公主冰雪聪明，武技超群。”

朱翠道：“但是今天一见，你会觉得也不过如此而已。”

“不！”自称为“水先生”的这个人缓缓地道：“论武技，你比我想象的更高得多。”

“论聪明呢？”

“智慧极高，只是对敌经验却有嫌不足。”

“哼！”朱翠情不自禁地挑了一下细细蛾眉，却微微一笑道：“你太过奖了，还没请教你贵姓，我听说船上人称呼你为水先生，我想这也许并不是你的本姓吧！那么我应该称呼你是……”

“水先生。”

“好吧，水先生就水先生吧！”朱翠道：“关于小婢新凤的……”

“她现在仍在昏迷之中？”

朱翠点点头。

“公主可曾暂时点了她的穴道？闭住了她的穴路，以免毒气攻心？”

“我已经这么做了。”

“这就对了！”水先生缓缓地道：“九品红为世间至毒，常人吸上一口，当时七孔流血而亡，即是有普通武功之人，也很难保住性命。”

朱翠一惊道：“你的意思是……”

水先生摇摇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位姑娘既然在中毒之后未曾立

刻死亡，我想有两个原因。”

朱翠看着他未发一言，心里却已经有了一个结论，倒要看他是否与自己持同一论调。

“第一，这位姑娘曾经习过‘固磐’的内家气功，得有高人传授，最少有三年以上的功力。”

“第二呢？”

“第二，”水先生喃喃道：“这一点对于这位姑娘来说似乎不太可能，那就是她血液里本来就存有抗毒的因素，以前曾有过多次中毒不死的经验，这一次才会当场不死。”

朱翠道：“果然高明，小婢随我练有几年功力，尤其是内家‘固磐’气功，只是……这些恐怕只能使她延缓死亡的时间，却并不能免于死亡吧？”

水先生点头道：“不错！不过……她既然练有‘固磐’的功力，公主又曾为她封闭了穴道，已有缓和之机，我可以保证救她活命就是了。”

朱翠喜道：“这么说，我就承情更大了，有一句话，我想问一下水先生，却不知当是不当？”

水先生道：“洗耳恭听！”

朱翠道：“你我素昧平生，也不曾听家父说过曾经结识过先生这么一位朋友，为什么你平白无故地要帮助我们？”

水先生轻轻哼了一声道：“武林中道义为重，公主这么说就错了。再说，我也只是适逢其会，如果这件事一开始我就知道，也许公主家运尚还不至如此，令尊或可免掉眼前一步危运。”

朱翠慨然叹了一声，道：“有关我父亲事，只怨我素日昧于无知，说一句不怕先生见笑的话，父亲到底为什么与当今这些权臣结下了仇恨，我虽然是他的女儿，竟然是一点也不知道。”

水先生冷冷地道：“‘伴君如伴虎’，令尊虽贵为亲王，一旦权势相冲，抑或无心开罪权小，受人离间，皆有生命之忧，何况当今皇帝，年轻无知，昏庸无度，试看他身边那群小人奸宦，如马永成、刘瑾、谷大用、张永、高风之流，哪一个不是好狡势利的小人，令尊此番落在他们手中，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朱翠被他这么一提，触及了父女之情，一时黯然无声，垂下头来。

良久，这个“讳莫如深”的水先生发出了冗长的一声叹息：“令尊最大的错误，是未能与‘宁王’朱宸濠及时取得联系，据我所知，朱宸濠在南昌颇有谋反之意，他的势力浩大，昏君也莫奈他何！”微微顿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如果令尊能与朱宸濠取得联系，事先有所准备，也就不会上这一次的当，被骗入瓮被擒了，他自己生死事小，只怕坐令朱寿这个昏君势力增大，今后朱宸濠再想谋反，也就更加不易了！”

朱翠一惊，注视着他道：“我只以为水先生你是一个江湖奇侠异士，却想不到你对当今天下事也如此关心，了如指掌，倒是真正令我失敬了！”

水先生道：“五年前，也正当朱寿这个昏君登位之始，那时我本有除他之心，只是观诸当时大势，却又不能有所作为，延后二年，‘安化王’造反之时，我亦有意助他一臂之力，却没想到安化工朱寘番自不量力，兵力不足，不待我赶到，即为所平。”

朱翠忍不住淌下了泪，缓缓地道：“你说的安化王也就是我的二伯父，他与我父亲平日最是相知，兄弟感情也最好。”

水先生道：“既然如此，令尊就该早存戒心……唉……看来……这一切全系命定……”

朱翠冷笑道：“那也不一定，等我安顿好母亲与弟弟之后，还有机会救父亲出来，再图大事也还不迟！”

水先生摇摇头，未发一言。

朱翠吃惊道：“你的意思是……”

“太晚了。”

昏黯的灯光之下，朱翠只觉得他的一双瞳子异常的明亮。

“这昏君气数未尽，还有几年逍遥，只苦了天下苍生，至于令尊……公主你是聪明人，也就不须我这外人再多说什么了。”

朱翠呆了一呆，脸色刹那间变得雪白。

其实父亲的结局，她早已不难测出，只是昧于亲情，往往尚存希冀之图，这时为局外人冷静地一点，顿时如拨云见日，一切也正如洞中观火般的清楚，想到父母深情，忍不住炫然泪下。

水先生冷静地注视着她。

朱翠这一霎，竟然真情流露，泣之成声，等到她觉出失态时，已难掩狼藉之情。

“水先生请不要见笑，我是情不由己……太……失常态了。”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况乎是父母之情！公主眼前不是伤心的时候，你要为大局多多着想。”

“你的意思是……”

水先生慨然道：“曹羽既然已亲自出动，情势危在旦夕，为公主计，你虽有一身杰出武技，只是所面临者，皆为久历江湖、胸罗险恶的穷凶大恶之辈，只怕稍有不慎，即将置身万劫不复之地。”

朱翠睁圆了眼睛，挑了一下细长的眉毛，可是紧接着，她却又似平静了下来：“那么，水先生的意思……莫非父仇就不报了？”

水先生冷冷地道：“谈到仇，普天之下又岂止是公主一个人，与那昏君奸宦有仇，不过这件事却不必急于一时，眼前之计，公主应该先设法把母弟照

顾妥当才是上策。”

朱翠紧紧地咬了一下牙，恨在心里却没有说什么。

水先生道：“害令尊性命的如其说是那个昏君，倒不如说是奸宦刘瑾，如今这厮，权可通天，非但作了‘司礼太监’，另外还提督十二团营，他的权力简直比皇帝还大，如今天下当官的，哪一个也得按月孝敬他的银子。”

朱翠微微冷笑，道：“这些我都知道，等到把母亲与弟弟安排好以后，我自然会去找他的！”

水先生摇摇头，冷冷地道：“眼前倒不是公主找他算账的时候，而是他放不过你们，哼哼……据我所知，这厮对于公主全家，抱着斩草除根的念头，内厂提督曹羽亲自出马，就是最好的证明。”

朱翠蛾眉一挑道：“这个姓曹的我早知道他，据说他有一身很不错的功夫，是否？”

“岂止很不错。”水先生喃喃地道：“请恕我说一句长他人志气的话，当今武林，要想找出几个胜过他的，只怕还不容易。”

朱翠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她虽久闻曹羽其名，知道他是刘瑾那个奸宦手下最厉害的一个人物，但是到底自己并没有见过，现在出诸眼前这个“水先生”之口，可就大大意味着不同一般了：“水先生的意思，这个曹羽已经躐上了我们？”

水先生看了她一眼，显示了“那还用说”的表情。

朱翠道：“水先生大概也知道，后面紧紧跟着我们的两条大船了？”

水先生黯然地点了点头道：“不错，但是如果公主以此就断定曹羽就在那两条船上，那就错了。”

朱翠被他猜中心事，却是不服地道：“难道曹羽不在那两条船上？”

水先生脸上刻划出两道很深的笑纹：“对于这个姓曹的，我自信更比公主你认识的清楚得多，世上几乎无人不知狐狸狡猾，但是这个曹羽却远比狐狸还要狡猾得多，如果我们认定他不在船上，也许他真的就在船上，如果认为他在船上，那么他就一定不在船上。”

看了朱翠满脸置疑的表情，水先生接下去道：“只是有一点可以认定，他一定紧紧躐着这条船，是无可疑的。”

朱翠道：“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一直迟迟不肯出手？”

“他已经下手了！”水先生冷声道：“只可惜两次手法都算不上高明而已。”

朱翠叹道：“说起这两次，要不是水先生你仗义援手，后果真不堪设想！”

水先生道：“事实也确是如此，公主对于这个人今后真不可掉以轻心，曹老头两次派出的人都有去无回，他应该也知道公主的厉害。”

朱翠摇摇头道：“其实厉害的不是我，应该是你！”

水先生微微摇头道：“这一点也正是我所要掩饰的，无论如何，不该让曹羽知道我在船上。”

“这又为了什么？”朱翠道：“难道你们曾经认识？”

水先生轻轻哼了一声：“如果他还有记忆的话，他不应该会忘记我。”微微顿了一下，他才又接下去道：“其实，在十年以前，我已经照顾过他一次了。”

“结果呢？”

“结果他还是活着！我也没有死。”

对于这件事，眼前这个水先生似乎并不打算深谈，可是往事却已把他带入愤怒之中，冷笑了一声，他才又缓缓地接下去道：“自从那次以后，我一直在留意着他的踪迹。”停了一会，又说：“当然，我知道，他也一直在留意着我。”

朱翠睁大了眼睛道：“这么说，你们有仇？”

“也可以这么说吧。”

“这一次你们总算见着了。”朱翠道：“说起来，我们正是同仇敌忾呢。”

水先生默默地闭上了眸子，轻轻叹息道：“不错，不过若非是遇见公主这件事，我还不打算与他见面，还不是我希望与他见面的时候。”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为什么？”

“公主应该可看得出来，”水先生坐直的身子缓缓向后倚下来：“我目前的情况并不很好，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身上有病。”

说到“病”字时，他情不自禁地喘吁了一声，接着道：“很重的病。”

“哦？”朱翠情不自禁地由位子上站起来。

水先生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道：“当然，还不至于会死，否则，我也就不出来了。”

朱翠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坐下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

水先生凄然一笑，摇摇头，似有不堪细述的苦恼，只喃喃道：“眼前不是与公主细谈的时候，天已不早了，我想那位受伤中毒的姑娘大概也该醒了。”

一面说时，他随手由身上拿出一个扁扁的红木盒子递与朱翠。

朱翠接过道：“这里面是什么？”

水先生道：“这是我留存多年的‘化毒丹’，虽对于一般毒都有奇效，只是用于‘九品红’，恐怕效力就要差上许多，不过，无论如何总可以解除一半以上的毒性，那位姑娘既然已有‘固磐’之功，复为公主封闭了穴道，我相信这个药足以救她性命的。”

朱翠聆听之下，十分高兴地道了谢。她随手打开了木匣，匣内共分有数十暗格，每个格内只容有一粒颜色碧绿的丹丸，不过只有十数粒而已，其他

格子全都空着。

水先生说：“只用一丸，放在舌下，自会溶解流入腹内，再送些热茶，就无妨了。”

朱翠道：“既然这样，我只拿一粒也就够了。”

水先生道：“公主不必客气，都留下吧，也许今后公主与对方还有很多接触，难免还会遭到对方施毒暗算，这化毒丹如能在发觉之始或事先含入口中，倒是十分具效的，公主还是留下以备万一之用吧。”

朱翠妙目微转，注视着对方：“可是你呢？你自己就不用了？”

水先生微微一笑：“我已经遭受过毒性的攻击，血质里早已凝有抗毒的因素，即是‘九品红’对我来说，也已司空见惯，所以我敢说，当今天下，再也没有任何一类毒能够对我构成伤害。”

朱翠情不自禁地又注视到他那一双眼泡下的暗红，发觉到他渐渐加剧的喘哮，一时内心油然对他生出无限同情，虽然她有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对他好奇，只是正如对方所说，只有把一份感激，更多的关怀深深藏之内心，留待异日了。

收起了药匣，她站起来道：“我告辞了。”

水先生深邃的一双眼睛注视着她，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他本想起身相送，只是才站起了一半，却又不得不坐下来，似有不得不坐下来的苦衷。

朱翠一怔：“你怎么了？”

摇摇头，含着微微的苦笑，水先生喃喃地道：“这是我目前的隐秘，想不到还是被你看出来了。”

朱翠皱了一下眉：“很要紧么？”

水先生轻轻蹙着眉，想是这种病早就开始折磨他了，以至于当痛苦来袭时，他都习惯地皱起了眉头，而致使他双眉之间留下了浅浅的一道痕路。

“没有关系！”他凌人的目光迟缓地投向对方：“公主，天不早了，你去吧！”

朱翠点点头回身步出。

然而，当她几乎已将要步出门外的一霎，却又转回过来，一径地来到了水先生身边，后者顿时一惊：“你？”

“放心！”无忧公主用微笑松弛对方的疑惑：“我只是放不下你。”

水先生冷漠地笑着：“我不要紧，你应该回去救那个中毒的姑娘！”

“不错！”朱翠眨动着她的一双大眼睛：“可是，你也一样需要救助！”

水先生倏地剔起了眉毛：“我不需要你，不需要任何人……”

“是么？”朱翠偏过头来，似笑又嗔地斜视着他：“你未免太倔强了。”

水先生鼻子里“哼”了一声，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只是一瞬间，他脸上已布满了汗珠，伟岸的身形，情不自禁地向前佝偻下来。他似乎连说话

的力量都没有了，只抬起手，勉强地向外挥了一下。

“你用不着赶我，在你痛苦没有减轻以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你……”水先生再次用凌厉的眼光看着她，头上汗珠一粒粒滑落下来。

朱翠皱了一下眉，上前一步，走在他身边。

水先生轻咳一声，挣扎道：“走……走……”

朱翠抿嘴微笑了一下，并没有理睬他。

她由袖子里抽出一条薄纱绣凤的丝巾，小心地为他揩着头上的汗珠。

水先生身子颤抖了一下。

“公主……”他咬紧着牙道：“听我说……你一定要离开……那位姑娘……”

“那位姑娘的情形，比你要轻得多！”朱翠绷着有弧度的嘴角道：“她已被我点封了穴道，最起码在一个时辰之内，是不会恶化的。”

水先生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事实上他确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只是想早一点把我支开罢了！”朱翠俏皮地打量着他：“这又干吗呢！即使你接受一些我的关怀与照顾，并无损你的自尊，是不是？”

“可是，我……”

“我明白你的想法。”

朱翠再一次为他揩去了额头的汗珠：“你的病势看起来可真不轻，你只是不愿意让我知道你的病情罢了！这又何苦？死要面子活受罪。”

水先生显然一惊，他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他方才过低地估计了对方，事实证明了这位公主确实是远比他所想的要聪明得多。

“而且，”朱翠和缓的声音继续地说：“我更可以断定出来，你得的并不是病……而是伤！”

水先生一双深郁的瞳子，顿时睁得极大。

朱翠微微一笑：“如果我猜得不错，你一定是为仇家、一个极厉害的人物所伤，身上受了很重的伤。”

“你……你怎么……知道？”

朱翠先不回答他，继续道：“也许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是这些伤却一直缠着你，始终也没有办法根治，是吗？”

水先生面上浮现出一丝凄惨的笑，多半是被人猜中了心事，说中了自己的隐私，才会有这种表情。

朱翠同情地看着他，眸子里只有钦敬而绝无嘲笑：“如果我猜中了这一切……你的遭遇的确是深深令我同情。”

水先生再次现出了凌厉的眼光。

朱翠立刻抢先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厌恶被人怜惜的人，事实上我对你只有更崇高的敬意。现在，请你接受我为你的一些服务吧。”

她说了这几句话，不待对方答复，甚至于连对方有什么表情也不注意，随即伸出双手搭在了他肩上。

朱翠手法至为轻巧，况乎有见于先，是以双手搭下之处，却是不缓不急地已经拿住了对方穴道，现在即使水先生心有不依也无能为力了，其实在如此痛楚的侵袭之下，水先生早已丧失了抗拒的能力。

以至于，他现在很轻易地就被朱翠抬了起来。

他的表情至为尴尬，也许在他过去所经过的那些日子里，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能够如此地接近过他，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竟然会被人近乎游戏地举在手上。

这一切对他简直太微妙了。

然而即使像他那般的倔强，却又怎能在面对着如此美丽、和蔼如朱翠的面颊之前，有所发作？

在一度像是忿怒的表情之后，他终于平静了下来。

这时，朱翠已把他伟岸的身子平平地放在了榻上，然后转身移过了灯。

水先生蓦地探身坐起来。

朱翠却轻轻地又把他按下来：“你请放心，我只是想用本门的‘五行真气’为你推拿全身穴道一下，也许这么做，对你的伤势并没有多大帮助，但是最起码可以解除一下你眼前的痛苦，对你是不会有有害的。”

水先生脸上再次现出了汗珠，那种痛楚料必如刺心锥骨的一般，以至于他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全身上下像是一尾遭受“逆刮”鱼鳞的鱼，簌簌颤抖不已。

朱翠见状，更是由衷地同情。她不再多说，也不再期待着对方的允许，随即动手解开了对方身上那一袭像是整匹缎子的蓝色长披。

披风解开来了，里面是一袭白绸子长衫。

使朱翠感到惊讶的是，那件白绸子长衫居然已全力汗水所湿透，简直就像落入水池子一般的模样。

朱翠轻轻叹息一声，随即动手解开了他的长衫，这时她忽然觉得有些不便，心里由不住通通跳动不已，脸上情不自禁地飞起了一片红潮。

水先生似乎已不再抗拒了，只是睁着一双眼，直直地向她注视着。

朱翠红着脸轻叹一声道：“我将先由你的前胸一双肩井穴道开始，然后再经会心坎，使你元气聚结，你可有什么意见？”

对方表情木然，未置可否。

朱翠随即将真力聚结双手，一面略似腼腆地道：“为了使我本身的真力不扩散，我只好脱下你的上衣，我想你比我更明白这个道理，我这么做如有失礼之处，我想你当然会谅解我的。”

说了这些话，她几乎不能接触对方瞪得又圆又大的一双眼睛，随即动手

把对方身上长衣脱下来。

长衣之内另有汗褂，倒是名副其实的“汗褂”，因为早已被汗水打湿。

朱翠不再征求他同意，把汗褂也脱了下来。

灯下，她看见了他颇具男性诱惑的胴体，如果只由表面上看，绝难看出他身上结实的肌肉。

他肤色白皙，但绝非像他脸上现出的那么苍白，其上已布满了汗珠，在那阵簌簌的颤抖里，使人联想到“死亡”。似乎一个将要死亡的人，最后就是像这样挣扎等待着“死”的来临。

朱翠小心地为他揩干了身上的汗，下意识里只觉得对方还在看着自己。

“你可以闭上眼睛！”她喃喃说道：“这样我会觉得比较自然些。”

顿了一下，她掠了掠由于紧张而散置在前额的一络秀发：“现在，我要动手了，如果你觉出哪里不对，只要哼一声我就知道

水先生仍然未置一词，只是睁着那一双大眼睛。

朱翠忽然觉得不大对劲，转过脸来仔细打量着他，仿佛感受到他的眼睛有些怪，凑近过去仔细地瞧瞧，这才惊讶得怔住了。

原来他早已人事不省，昏死过去多时了。

朱翠一惊之下，摇撼着他，一连叫了几声，对方依然如故。

一阵辛酸，一颗仁爱侠心，她为他落下了热泪。

只可惜水先生昏迷中未能所见，否则必将感动不已。

朱翠现在不再犹豫了，她立时展开手法，把自己勤习多年的内元真力，借助一双掌心，徐徐贯入对方胴体之内，由前胸一双肩井穴道开始，继而“气海”，依次一系列穴脉，最后归入心坎穴路。

水先生身上已泛出了大片温暖，那是因为他本身的热源，已为朱翠的功力所串联而引起的。

朱翠长长吁了口气，身上已见了汗，她终于达到了期望，在一阵目光眨动之后，水先生终于苏醒过来。

他发出了低微的呻吟之声，微微闭上了眼睛。

朱翠欣慰地道：“你醒过来了？这样就证明了我的方法很管用，现在我要把你身子翻过来，开始你背后的按摩。”

一面说，她轻轻地把水先生身子翻转过来。

忽然，她心里怦然一跳。

那是因为她眼睛看见了什么，一个梅花形状的紫色痕迹印在他背后“志堂穴”上。

朱翠向印记注视了一刻，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轻轻地吁了口气，喃喃说道：“好厉害的掌力。”

武林中对于厉害的掌力，有“一心、二点、三梅花”这样的称呼。

所谓“一心”乃是指出掌人以合拢的掌底接触到对方，留下的心形印记，“二点”乃是以中指中节接触对方所留下的“点”痕，至于“三梅花”乃是以合拢的五指指尖部分接触对方所留下的五点梅花状印记。

这“一心、二点、三梅花”，说来容易，其中任何一项，如果没有三十年日夕浸淫的深湛内力，再配合本人过人的精力、掌力，万难见功，因此一旦有此功力之后，定然会有“一掌见生死”之威。

当然，能够在这般掌力之下还能不死的人，便如奇迹般地未之闻也。

朱翠终于明白了对方致伤的原因，可以想知，能够具有这种“梅花掌记”功力的人，当然必是一个十分厉害的角色了。

眼前却没有时间让她多想。她又再次动手，由对方“关元穴”开始，一直到“尾椎穴”为止，再一次地运功推按。

这一次足有半盏茶的时间，她才停住了动作。

水先生身上再次地聚满了汗珠，在她最后停止住动作时，她才发觉到，敢情在自己力道导引之下，使水先生全身穴脉串通，他竟然睡着了。

一个像水先生这般具有如此不可思议功力的人，设非是到了极度疲态、不可抗拒的睡意侵袭之下，方万不会有此失常的情形。因为任何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在睡眠之中发生，尤其是一个身怀武功的人，更不应该有此疏忽。

朱翠轻轻地松了一口气，把他身上的汗珠拭干了。

她有生以来，还从不曾像这样子接触过一个人，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对方不过是一面之交的陌生人。然而，这个陌生人却给她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如果拿来与她生命里曾经相识过的另一个男人来比较，显然是一番强烈不同的感受。

一瞬间，她眼前浮现出那另一个人的影子，虽只是灵思一现，却也使得她心血沸腾，方寸失措。

紧紧地咬着那一口贝齿，用力地摇摇头，让情思、恨思也象是春天里的杨花一般被风给摇散了、飘散了。

灯蕊在晶罩里跳动着，不时地发出“噗噗”的声音来，朱翠才像是由沉思里忽然醒转过来。

她揭开了灯罩，小心地用一根晶莹的指甲把灯蕊挑起来，光度立刻转亮一些，透过左手的玻璃灯罩，她窥见了自己的憔悴面容。

秀发散乱了。

花容疲倦了。

星眸黯然了。

她还是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憔悴”，心里由不住怦然一惊。

也难怪，自从父亲失势被擒之后，这一连串的日子以来，除了伤心忧患以外，更无半点可资散心的喜悦，她忽然警惕到，自己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睡

过觉了。

看着面前人，水先生的甜蜜憩睡，一霎时也带给了她无限的睡意。

这一霎，她倒是由衷地羡慕起他来了，最起码，他还可以抛开一切的痛苦与烦恼，把握住这一刻而沉头大睡，而自己呢？

看着面前的水先生，那么一条魁梧的男子，彼此虽说是仅此一面之缘，认识不深，然而她直觉地那么肯定地相信这个人一定是个允文允武、重义任侠的好汉子，也正因她这么地对他认定，才不惜以公主千金之尊，来为他服务如斯。

缓缓由位子上站起来，拉过一张薄薄的被子为他盖好身子，再把那些为汗水所湿透的衣服理成一团，自己带回去了，叫人洗干净了再给他送过来。

“干吗我要这么服侍他？”

答案却是蒙胧的。

“他又为什么这么待我们？若不是他的一路相随，拔刀相助，母亲、弟弟，只怕都已遭了毒手了！”

“这样的一个人，难道不值得我的关怀与为他服务么？”

这么一想，她立时变得爽然了。

水先生一直持续着他均匀的呼息，他的沉睡如斯，使朱翠相信他缺乏睡眠的程度，较之自己更不知要超出多少。

想不到这间小小的睡舱，竟然会使她耽搁了这么久，现在，她却必须要立刻离开了。

## 四

轻轻拉开了风门，朱翠踱出舱外。

一阵大风，扬起了她散乱的长发，忽然间，她觉得自己清醒了不少。

大船底微微在动荡着，过高的桅杆不时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月色如银，映照着远近水面，像是洒下了数不清的银片那样地闪烁、灿烂。

蓦然，她发觉到左侧方的一叶扁舟。

正所谓“野渡无人舟自横”，那艘小舟确是横泊江心，与自己大船的间隔，不过只有三四丈的距离。

这个距离之内，对于一个轻功见长的人，那是丝毫也构不上威胁的。

朱翠心里一惊，信步前移。

她绕到了另一个角度。

终于发现出那艘小舟，并非真个无人，事实上现在正有一个头戴大笠的渔夫正在船尾伸竿夜钓。

朱翠注视了片刻，不见什么动静，便踱入舱房。

迎面看见“一掌飞星”史银周，史氏正闭目倚舱养神，听见声音连忙站起来。

朱翠道：“新风情形怎么样？”

史银周道：“还没有醒，不过中间曾有两次呕吐，含糊着要水，卑职没有敢给她，公主这半天到哪去了？”

朱翠不便瞒他，却也不便详告，只道：“我去察看了一下后面边舱。”

史银周一惊道：“公主可曾发现那个姓水的有什么可疑么？”

朱翠摇摇头道：“那倒不会，我相信他是我们一边的。”

史银周“哦”了一声，微微点了点头。

朱翠道：“外面有一艘钓鱼的小船，我倒觉得很可疑，大叔去注意一下，我这就去看看新风去。”

史银周忙即步出，朱翠却向舱内步入。

朱翠步入新风的舱房，觉得她脉搏宏大，心跳得很厉害，而且嘴唇干裂，一切的现象都显示她中毒甚深。

当下她不敢迟疑，一面取出方才水先生所赠送的化毒丹，小心地置于新风舌桥之下，然后再施展推按之术，缓缓与她推拿身上穴路。

果然，没有多久的工夫，新风就发出了呻吟声，紧接着睁开了眼睛。

朱翠想不到水先生所赠送的化毒丹居然如此灵验，当时轻轻握住新风手腕，嘱咐道：“你已经不要紧了，但是现在还不宜说话，先好好睡一觉，休息一下，等一会我会叫人为你准备吃的东西，外面什么事都不要你来操心，知道吗？”

新风见公主亲自服侍自己，一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枕上不时点头，以示感激之意。

朱翠又交待安慰了她一些话，这才步入里面舱房。

她实在感到有些倦了，可是外面事态的发展，却是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

停船江心，只是一时的权衡，不能永远搁置下去。

朱翠回到了自己的舱房，显然是因为过于疲倦，她只觉得周身乏力，必须要休息一会才行。

她所居住的这间舱房，是选择靠外面的一间，有两扇窗户通向外面江上，她所以要居住这一间，是因为如有人从江上过来，欲图不利于其家人，必须要经过这间房子，先要通过自己这一关。

因此她在窗扇上端悬有一串小小贝壳所连制而成的风铃，只要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使这串风铃发出响声，也就足以使她得到警觉。

熄灭了灯，朱翠盘膝床上，试着运行了一回坐功，她引气玄关，过“任”、“督”二脉，很快地行了一周天，遂即入定过去。

这一次入定足足有两个时辰她才苏醒过来。

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透过纸窗的一片殷红阳光，敢情天已经大亮了。

朱翠忙不迭地下了床，打开窗扇，正好看见地平线那一端的斗大红日，江上弥漫着一片蒸腾的雾气，可以想见今天必然是个大好天。

外面传过来轻轻的叩门声，是宫嬷嬷的声音道：“公主醒了么？”

朱翠吩咐她进来。

门开处，宫嬷嬷走进来，请安欠身道：“给公主问好请安！”

朱翠道：“旅行在外，过去宫里的那一套俗礼都免了吧，少主人睡得可好？”

宫嬷嬷道：“少主人睡得好极了，这会子吵着肚子饿，要喝燕窝粥呢！娘娘也起来了，史统领正侍候着在大舱里开饭，叫我来侍候公主梳头。”

朱翠一笑道：“这是什么地方，还有这些规矩，我的头一向都是自己梳，用不着你。”

宫嬷嬷笑道：“说的也是，我连自己的头都梳不好，哪能侍候公主呢，新风那个丫头这会子睡得正香呢，史统领说她中毒要多多休息，所以也没敢叫她。”

朱翠点点头道：“对了，就让她多睡一会，你去给我打一盆洗脸水吧！”

“早打好了，”宫嬷嬷说：“就在外头，青盐漱口水也都准备好了。”

朱翠应了一声，立时步出，在廊子里洗了脸，又用青盐把牙齿擦洗干净，才来到了前面大舱。

大舱里各人俱都在座，圆桌正面上首坐的是娘娘沈氏，虽在旅途之中，她亦不脱雍容华贵，脸上薄施脂粉，一身粉红缎子百结裙袄，上面绣着凤凰，宫样蛾眉，郁郁秋水，长时间的养尊处优，加上她善于调养，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

沈娘娘左边座位空着，是留给公主坐的，右边座位上坐着那个年仅九岁，粉妆玉琢的王子朱蟠，他是当今蒙难的鄱阳王朱由贵唯一的子嗣，也是公主朱翠嫡亲兄弟。

沈娘娘对面座上，恭敬陪坐的是“侍卫营”统领史银周。另外，一个叫“秀儿”的年轻女侍，双手捧着香茗，站在她身后，马、杜二侍卫各据一方。

娘娘正在与史银周说话，就只小王爷朱蟠双手不闲着，满桌子抓吃的往嘴里塞，弄得一片狼藉。

朱翠出来，先向母亲问了安，史银周等分别见了礼之后，才坐下来。

宫嬷嬷赶过来为她添上一碗粥。

沈娘娘道：“刚才我还在跟史大叔商量，是不是该起程了，你史大叔说须要听你的主意，你倒是说说看，要是这么个走法，咱们半个月也到不了鄱阳。”

朱翠看了史银周一眼：“史大叔的意思怎么样？”

史银周道：“卑职的意思……为了避免敌人的跟踪，我们还是绕道而行比较好。”

朱翠点了点头，道：“我也正是这个意思，能够明天上岸最好，史大叔就张罗船家开船吧！”

史银周应了一声，立刻离座外出。

朱翠吃了碗粥，在母弟面前，尽量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抽空向窗外瞄了一眼，特别注意远处的芦丛，出乎意外的，倒是看不见那两艘船再跟着了。

朱蟠吃了许多东西，吵着要到船外面去玩，沈娘娘怕把他闷坏了，就吩咐宫嬷嬷带他到上面去走走，宫嬷嬷却知道事情的危险，只是用眼睛去看朱翠，朱翠生怕引起母亲的多疑，也就欣然点头。

她离开座位道：“我就陪小弟到舱外面去走走吧！”

朱蟠听说姐姐要去，高兴得一跳而近，拉住朱翠就往外扯，嘴里嚷着：“叫他们给我们弄一只小船，我跟你到江里划船去！”

沈娘娘连忙说道：“可不行，不许胡闹。”

朱蟠说：“怎么不行，我以前就划过船，我还会扎猛子呢！”

朱翠沉下脸道：“你要是再胡闹，就把你锁在房里，永远都不叫你出来，也不想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江里，可不是在家里！”

在家里这位小王爷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两个人，一个是父亲，一个就是这姐姐，弄不好还真挨打，这时见姐姐生气，他也就再不敢再吵了。

朱翠同他步出了舱面。这时船掌柜的老金和他儿子金七、小伙计毛五已经把帆升起来了，正在起锚预备开船。

史银周走过来道：“船老大说今天风向好，水面又平，在日落以前，就能到江阳府。”然后他压低了嗓子道：“我们不是在那里下船吧？”

朱蟠跑过去看船上人起锚，马杜二侍卫在后面跟着。

史银周道：“昨夜卑职注意那艘钓鱼小船，到四更天才看见它离开了，以后也没有见它再来。”

朱翠点点头，说：“也许真是来钓鱼的也不一定，倒是后面那两条大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还不知道。”

史银周想了一下道：“钓鱼小船走了没一会，它们也就走了。”

朱翠想了想道：“这么说，他们还是一路的，哼，这个曹羽果然是老奸巨猾，我们真要对他十分小心才行呢。”

史银周皱着眉，深深觉得此行责任重大。

这时大船已经开动起航了。

船老大老金老远的请安，向史银周道：“小人还忘了回禀史老爷，船上

的那位水相公已经走了。”

朱翠顿时一惊。

史银周也为之一怔：“你说住在边舱的那位水先生已经下船了？”

老金说道：“在天亮的时候，小伙计毛五给他送药去，门开着，人已经没有了，桌子上还留有一张纸条和一锭银子的船钱。”

史银周道：“什么样的纸条？”

老金说：“纸条上说那锭银子是给小人的船钱，另外有一封信要小人呈给朱小姐。”

朱翠不动声色地点点头，说道：“信呢？”

老金由身上摸出来，双手呈上，史银周接过来转呈上去。

朱翠接过了信来，先瞄了一眼信封上“朱小姐亲启”五个字，写的是工笔的隶书。

不知怎么她心里这一霎乱极了，仿佛像是失去了什么似的不宁静。

简单的几句留书，她却看了无数遍：

“顿舟安驿，小心曹贼，西山翠冷，苍海无情，此去两无牵。承情妙手，公主万福，海客顿。”

尽管看了许多遍，当中还有些茫然。

朱翠一声不哼地收起了信，只向船家老金点头道：“知道了，你去吧！”

老金叩了个头，站起来离开。

史银周只是看着朱翠，希望由公主嘴里得到些消息。

朱翠淡淡地道：“没什么，他只告诉我们要慎防曹羽这个人，还要我们提早下船，改走陆道。”

史银周说道：“公主以为这个人可靠么？”

朱翠点点头，心里却暗笑道：“他要是对方的人，我们这一家子的命早就没有了。”

史银周显然因为对于这个“水先生”还了解不够，才会有此一问，其实朱翠又了解他多少呢？

“我对他知道的并不比你多，只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朱翠肯定地说：“他对我们绝无恶意，而且绝不是曹老贼那一边的，而且他武功出众，曾经两次出手暗中帮助了我们，只可惜……”

说到这里，她十分失望地苦笑了一下：“我原以为他会继续留下来帮我们对付曹羽的，现在他竟然走了。”

史银周由于与曹羽方面有过两次的接触，深深体会到对方的凶厉诡诈，下一步尚不知更待如何，自己这方面妇人幼儿略有失闪，自己即使是投江一死，亦无法洗却身后骂名，这么一想，脸上不禁浮现起一丝愁容。

倒是朱翠察言观色，看出了对方的隐忧。

“史大叔不必担心，”朱翠冷静地分析道：“我想曹老贼一连两次失败之后，应该心里有数，知道了我们的厉害，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是不会再轻易出手的，我们如能在他出手之前先到九江投奔刘大学士，打听出父王的真实消息，然后再定一切。”

史银周点头道：“公主说得是，刘大学士素蒙王爷眷爱培植，再说他与‘宁王’的关系极好，只要能到了南昌，我们就一切无忧了。”

朱翠微微一笑道：“这也正是我的打算。”

说到这里，只听见前面传过来一阵笑声。

敢情那位小王爷朱蟠耐不住舱底的寂寞，现在玩得十分开心，竟然爬上了桅杆，两只手吊在一根横帆柱上，当猴子一样的正在盘耍，老金等几个船家看得好玩，俱都发出了笑声。

朱翠嗔笑道：“真是个野小子！”

史银周道：“少主人这几天在舱里闷坏了，好在江上无事，就让他玩一下吧！”

朱翠点头道：“话虽是不错，可是敌暗我明，总是得十分小心才是。”

说话时，那位小王爷朱蟠已经攀上了一根横帆，爬上了丈许高的帆柱，兀自作势，还要往上攀登，杜马二侍卫吓得在下面前拥后护着，生怕他会跌下来。

朱翠见兄弟过于顽皮，正要出声喝止，猛可里就听得船舷这侧一声水响，陡地冒出了一颗头颅，紧接着那人扬起右手“嘶嘶”一连发出了两口飞刀，直向帆间现身的朱蟠身上飞去。

这一手实在过于突然。

朱翠目睹之下，一声清叱道：“不好！”陡地腾身而起，一径向距两丈开外的风帆上纵身过去。

于此同时，史银周也自发出了一声惊叱，探身出掌，打出了他仗以成名的暗器：一掌飞星。

水面现身那人，端的是滑溜到了极点，水功又好，飞刀一经出手，毫不迟疑地一个猛子又自扎入水中，史银周出手虽快，依然是落了个空。

只听见一阵咚咚水响之声，十数枚亮银丸全数打落水中。

另一面无忧公主朱翠身法称得上极快，只是较之出手的飞刀依然慢了一步。

总算这位小王爷命不该绝，他身子原是站立横帆之上，却是恰恰这时来了一个倒翻上仰的势子，无巧不巧，那两口出手的飞刀，就在这打时打到，只听见“笃笃”两声异响，一口飞刀穿透风帆，打落江心，另一口飞刀，却是无巧不巧地，正好钉在了帆柱上，这个位置正是刚才朱蟠站立之处，除非是他身子忽然向上收起，这一刀定然贯穿他心腑，使他死于非命。

目睹者，眼看着这般奇险，都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

无忧公主朱翠足尖一点帆柱，一只手已把这个顽皮的弟弟给提了起来，紧接着飘身而下，一来一往，翩若飞燕，轻似鸿羽，只把现场的几个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倾慕不已。

朱翠无端被迫在几个陌生船家面前显现出了身法，自非所愿，当着生人也不好责备这位顽皮的兄弟，只用眼睛狠狠地瞪着他。

朱蟠哪里识得危险，还直嚷着好玩，涎着脸向朱翠道：“大姐姐，这一次我真佩服你了，原来你真是有本事，你怎么能一下子跳这么高呢？”

朱翠瞪着他道：“再胡闹我可真的要打你了！”

朱蟠嘟着嘴说：“最坏就是姐姐了，自己有本事了不起，就不教给人家。”

是时，史银周已自杜飞手中接过了那口飞刀，转交到了朱翠手上。

刀身七寸，却是双开口的两刃菱形，通体乌黑，只有两处锋刃现出白森森的光华。

朱翠只看了几眼，心中已不禁吃惊，递给史银周道：“史大叔小心收起来，这是淬过毒的，见血封喉。”

朱蟠仰着脸，一派天真地道：“什么是见血封喉？姐姐。”

朱翠拉着他转身进舱，即关照史银周道：“我们提前上岸，叫船家快点走。”

史银周应声而去。

朱翠拉着朱蟠一径进到了大舱，关照地说：“刚才的事别对娘说，知道吧，要不然娘会害怕，姐姐以后就不疼你了。”

朱蟠笑嘻嘻地道：“好，不过，你要教我刚才上帆的那种轻功才行。”

朱翠一笑道：“你现在还小，等我们找到了爸爸，回了家以后，我一定教你就是了。”

朱蟠笑道：“一定啊！”又伸出手指与朱翠勾了一下，表示守约，这才欢喜地跑进去找宫嬷嬷玩去了。

大舱里静静的没一个人，朱翠却胸有成府地守着窗缘边上坐下来。

其实从她刚才那件事一开始之后，她的一双眼睛就暗中没有离开过水面上，那个人虽然水功甚佳，但是绝不可能永远沉在水里，总会要露头的。

而在他方才潜水的一霎，无异已很明显地摆明了方向，所以循着这个方向，朱翠仔细地打量过去。

有几个渔夫，正在张网捕鱼，所乘坐的都是破烂渔船，双方距离约在十四五丈左右，除此之外，就不见再有什么别的船了。

那个人并不曾再露出头来，也许他已经上岸了，或是换过一口气之后，又继续潜行。

总之，那几条渔船也是十分可疑就是了。

有了这次经验之后，包括船家老金在内，都十分注意着水上的一切，生怕再有什么意外情形发生。

在舱房里，朱翠再次取出了“水先生”的留笺观看，看着那么简单的几句话：“顿舟安驿，小心曹贼，西山翠冷，苍海无情，此去两无牵。承情妙手，公主万福，海客顿。”

她细细地琢磨着这些话的内容，越觉得有些气馁，那“西山翠冷”四字，原是江湖上对无忧公主之高做冷漠，似乎对于任何同济不轻易假以词色的一句评语，句中“西山”，位在鄱阳湖畔，亦即是鄱阳王宫邪所在，“翠”字不用说自然指的是“朱翠”其人了。

朱翠对于江湖上给她的这四字评语，最不能忍受，曾为之生了不少闲气，她自认为并非如同外面传说的那种“冷漠无情”，然而人们对于一些仅凭“耳闻”而不深知的事情越是传说得起劲。

她自信自己习武之后，因出身王族，不敢为先人遗羞，是以事事谨慎，非万不得已绝不轻抛头面，也许就因为如此，才为她博得了“西山翠冷”这四字评语，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武林中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位公主的庐山真面目，人们的盲从无知，常常是这样的肤浅。

然而，朱翠心里不能谅解的是，这个“水先生”，为什么也拿这句话来消遣自己？那么，接下去的“苍海无情”与“此去两无牵”又作何解呢？

忽然，她像是想明白了。

关键在于落尾时的“海客顿”三个字上。

朱翠那张美丽的面颊上，立刻罩起了一片遗憾。

“原来他不姓水，姓海！”

“海无颜？”

几乎不假思索，她由心底呼出了“海无颜”三字，盖因为这个名字太响亮了，早已深植在她的心深处。

其实又何止是她，对于一些武林中自信不凡之人，“海无颜”这三个字，真有无穷的诱惑。

传说中的“海无颜”这个人，有着离奇的身世，痛苦而不幸的童年，他英俊潇洒，但是却又冷酷无情，著名的侠女“燕子飞”潘幼迪，曾为他消极憔悴，弃家出走。

武林中对于这个男女二人的传说，更是极尽渲染之能事，有人说，潘幼迪因为难获海无颜的终身陪伴，已于伤心之下，进入沙门，削发为尼。有人说潘幼迪已投身金陵燕子矶，殉情而终。还有人说，海潘二人早已结为秦晋，并鸾江湖，只是为掩人耳目，故意助长此偏激的传说。

无论如何，这当代最负盛名的一双男女奇侠，曾经那么脍炙人口地被武林中传说着。

这些冶艳但凄枪的传说，正如海无颜的“剑”，潘幼迪的“刀”一般的锋利。

海无颜的剑据说能盲目挥斩下堂前的“燕子”。

潘幼迪的刀也据说能封八面之威。

如其说他们的爱情故事绊丽缠绵，倒不如说他们的武技刀剑之术，已深入化境，两相辉映乃自会在江湖上得享大名。

英雄惜英雄。

同样是武林传说的“偶像”人物，深锁侯门的无忧公主却是那么私心景仰和爱戴着这两个人，渴望着自己能有机会和这两个当代的男女奇侠见上一面，她亦曾暗发誓愿，要以自己掌中青锋，会一会潘幼迪仗以成名的“玉翎宝刀”，看一看到底谁强谁弱。

“原来他就是海无颜……”

正因为传说中的这位一代奇侠，是那么的飘忽无常，冷酷无情，所以江湖上才赠送了他“苍海无情”四字戏语，倒是无独有偶地与“西山翠冷”结成了上下联。

“西山翠冷，苍海无情，此去两无牵。”

朱翠低低地念着书笺上的句子：“哼，看来他倒是真的名副其实的无情了，此去两无牵，他是不打算再跟我见面了！”

这封短短的留笺，想不到却带给她无尽的遐思，无论如何，她竟与这位传说中的盖世奇侠有过了一度邂逅，倒是事先所始料非及。

船泊汉阳，算一算时辰，差不多已近亥时左右时分。

船掌柜的老金，率领着儿子金七、小伙计毛五三个人十分小心地把船泊进了码头，靠了岸。

大船上的每个人都收拾好了。

王族的排场自非寻常人家所能比，虽说是逃难期间，却也大有可观。

十七八个雕花紫檀木、樟木大箱，再加上各式提篮，黑压压摆了一大片，几乎把半边舱面都铺满了。

沈娘娘身披着紫红色的缎披，暂时坐在一张藤椅上，新凤、秀儿两个年轻丫环也都穿戴整齐，紧紧地随在她的身后服侍着。

宫嬷嬷的责任最为重大，偏偏那位小王爷没有一刻安静，害得这位老嬷嬷是走一步跟一步，最后还是用“鬼”才把这位小王爷给吓唬住，乖乖地叫宫嬷嬷拉着手不动了。

有了上一次水面飞刀的教训，对于母亲弟弟的安危，更是时刻在心了。

一掌飞星史银周和手下得力侍卫马裕各据一舷，密切地监视着四周，凡是过往的行船，都特别加以注意。

杜飞先已经下船去张罗一切，一会儿工夫上来报告说，车已经雇好了，而且召来了十几个伙子，扛箱子行李来的。

一行人在老金打好的扶手里，缓缓扶着梯绳向岸上步去。

四辆马车等候在岸边，套车的牲口不安心地刨着蹄子，不时噗噜噗噜地打着响鼻。

临上车以前，史银周特别举高了手里的灯笼，打量着随车的四个车把式。

第一辆车上，是一个躬背形缩的小干瘪老头，一顶破毡帽紧紧压着眉梢，身上穿着码头上特别规定的号衣。

史银周向他问道：“你姓什么？哪里人？”

干瘪老头咧着嘴，打着一口湖北乡音道：“姓赵，老爷，我是湖北人哪，您哪？”

史银周绕过他去再看第二辆车的车把式，一个十分彪悍的黑大个子，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身上一样也是穿着号衣，只是小褂前面的扣子敞着，露出黑黝黝的一大片胸毛。

“你是干什么的？”

“赶车的，老爷。”

史银周怔了一下，发觉到自己的多此一问，遂沉下脸问道：“是哪里人？姓什么？”

“小的是陕西人，姓刘。”

“陕西人怎么会到湖北来拉车？”

“老爷，家里穷呀，不到外面跑码头怎么行呀！”

一面说，这位姓刘的陕西车把式一个劲儿地“哧哧”笑着，大毛手傻乎乎地擦着嘴角淌下来的口水。

史银周皱了一下眉，绕到了第三辆车前。

一个黑瘦高个子，却生着一副狰狞的嘴脸。

“你呢？”

“小人姓方，也是外乡人，是山西洪洞人。”

史银周点点头，一双眸子却注意着对方的脚下，姓方的忙把一双脚向后挪了一些。

史银周把灯笼绕到了最后一辆车子，一个黄脸蓬头汉子，睁着无神的一双睡眠。

不等史银周开口询问，这汉子开口道：“小的是本地人，在这码头拉车已有十年了。”

史银周点点头道：“好好。”

他随即退回岸边。

朱翠道：“史大叔发现什么不对？我看第一辆第三辆车都有点靠不住。”

史银周微笑道：“小姐真是好眼力！”随又转向杜飞道：“这四辆车，都是码头车号里叫的？”

杜飞道：“有两辆车不是的，怎么，有什么不对么？”

史银周冷冷一笑，轻声道：“错就错在这两辆车上。”

杜飞立时一惊。

史银周轻声道：“不要打草惊蛇，先上车再说。”

一面说着，他上前向沈娘娘欠身：“请夫人上车。”

于是在史银周与朱翠的安排之下，沈娘娘、宫嬷嬷、朱蟠、朱翠坐上了最后一辆车，新风、秀儿押着部分箱笼坐上第二辆车。这两辆车也是朱翠暗中观察之下，认为不会有问题的两辆车。

史银周独个儿押着大批东西上了第一辆，马、杜二侍卫却上了那个黑瘦高个子赶的第三辆车。

一行车辆就这么浩浩荡荡出发了。

史银周有意让第四第二辆车走在前头，马、杜二人所乘坐的第三辆车走在第三，自己殿后。

那个干瘪小老头儿似乎并不介意谁坐他的车。

史银周攀着车辕，坐在这个小老头儿的身边道：“我就坐在这里吧！”

干老头儿呵呵一笑道：“不要紧，不要紧。”一面说，抖动缰绳，马车就紧跟着第三辆趟了下去。

四辆马车顺着江边一直趟下去，约莫走了有六七里的路程，只见沿江一带十分冷寂，一面是水湍流急的江水，另一面却是高大的榆木森林。

史银周在登车之前，已对这个小老头儿起了疑心，这时并肩而坐，更是对他越加留意，发觉到他持缓的一双手，竟是十分枯瘦，而且留着甚长的指甲，再者，脚下的那双鞋袜，更是十分讲究清洁。

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落在史银周这个老江湖眼里，更加证实了自己的料想不差，那就是身边这个老头儿果然大有可疑。

史银周心里正自盘算如何对他出手：眼前趁其不备，猝然出手，虽可置其于死命，但是似乎过于草率，如果留其性命，又恐反受其害……心里正自盘算着此番得失，即听得身后一阵急迫的串铃声响，两匹快马泼刺刺已由身后疾驰过来。

由于这驿道过于狭窄，两匹快马行走得又是如此之急，四辆马车少不得一番张惶，辕下马俱都发出了惊叫之声。

说时迟，那时快，身后快马已自擦车飞驰而过，两名高冠长披汉子，各踞睦马，头也不回偏地飞驰了过去。

持疆的小老头儿嘴里一声叫道：“好家伙！”单手扣缰勒辔，身子向旁一歪，借着颠沛的车势，左手肘拐有意无意地直向着史银周前胸撞了过来。

史银周一心只在盘算着向他出手的问题，却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主动地照顾到自己头上来，当下不由猝然吃了一惊。

顺着对方小老头儿的来势，史银周右手霍地向外一封，一声叱道：“大胆！”

借着车身一个颠动的势子，史银周身子已腾了起来，同时用右脚足尖猛地踢出，直向小老头儿眉心上踢了过去。

这么一来，伪装车把式的小老头儿再想藏拙可就不能了，好在时机已差不多成熟，嘴里一声怪笑道：“啊呀！”

身子一个骨碌，直往车下就倒，却就势把右手的一根长鞭抡直了，霍地直向史银周身上抽了过去。

这个老头儿敢情身手大非等闲，甩鞭、滚身、拉缰，三个动作看来是汇成一式。

陡然间这车定住了。

空中响出了大鞭子抽起了的声音“呼”的一声。

史银周恨透了对方这个小老头儿，身子乍然向下一落，两只手用“雁翅单飞”的奇快手法猛地直认着对方颈项之间力插了下去。

乔装车把式的小老头，既然身形已败露，倒也不再隐藏，迎着史银周的来势，霍地飞起左足，直取对方面门，同时捏口打了一声呼哨。

也就在这一刹那，一阵乱蹄奔腾声，泼刺刺几十骑快马，直由前道疾驰过来，无数道孔明灯光直射眼前，四辆马车迎着这股来势俱都紧急刹住了车，受惊的头二辆马车的马，唏哩哩长啸着，各踢前足，整个车身都几乎翻了起来，发出连续的巨震之声，久久不能平息。

史银周乍见此情，暗道了声不好，哪里还有心与对方恋战，慌不迭一按车座，整个身子“唰”的一声腾了起来，直向着第一辆马车纵落过去。

是时第三辆车上的杜飞、马裕也都发觉了不妙，两个人不待史银周出声招呼，双双也都腾身而出，直向第一辆车身之前急速偎近过去。

黑夜里，简直看不清对方到底来了多少人马，总之，在数不清的大片强烈灯光照射下，对方的无数铁骑，早已团团把四辆马车围住。

史银周等三人一心念着沈娘娘的安危，三个人几乎是不差先后地同时逼近马车，身子方自走近，却见车门猝然敞开，那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无忧公主已经当门站立。

“你们用不着慌，一切都有我在！”

像是平常一样，朱翠脸上只有忿怒却并不紧张，那双深邃的眼睛，丝毫不为对方强光所慑，很冷静地在现场看了一瞬。

“史大叔！”她低声吩咐着：“烦你与杜、马二位紧紧守护着这辆马车，无论什么人都不许他闯过来。”

史银周是一口紧束腰间的细缅刀，杜飞是一杆“索子枪”，马裕却是一对“判官笔”。

三个人俱都有效死的决心，兵刃在手，一声喝叱，把马车紧紧围住。

是时，第二辆车上的新凤与服侍沈娘娘的侍女秀儿也匆匆赶来。

新凤擅武，倒也不惧，那个秀儿却是不曾见过这等阵仗，早已吓作一团。

新凤嘱咐她快快上车之后，自己也掣出了背后的奇形兵刃“鸠形短杖”，赶上一步，紧紧侍立在公主朱翠左前侧，共效必死之义。

打量着眼前乌压压的大片人马，一时也看不清对方到底来了多少人。

总之，来人都有一个鲜明的标志，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尖尖的帽子，似乎每个人也都披着一领深色的披风，只此二端，已足以说明了他们是来自大内的皇家卫士。

对方人多马众，尤其是在第一圈，最接近朱翠等马车的那些卫士们，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盏桶状特制的强光马灯，灯光焦距之点，正是朱翠马车所在，算计着来人，少说也在四五十骑之众。

一阵短时的沉寂，对方阵营里并不见有任何人现身发话，只是马蹄的刨动与牲口的响鼻声，映衬着闪烁的兵刃寒光，在此明月秋夜中，更给人以凌厉的无限杀机之感。

然而这阵肃杀的气氛，紧接着就被另一阵清晰的马蹄声所打破。

“得得”的蹄声，显示着来人最多不会超过三骑。

果然是三骑人马，一白二黑。

当这三骑人马以不快不徐的轻快步来到眼前时，马队自然地让开了一道空隙，让这一白二黑三骑健马徐徐步入，在双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之内，来人才勒马站定。

无忧公主朱翠、史银周、马裕、杜飞、新凤每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对方来人。

后来的三骑人马，显然正是对方首脑人物。

两匹黑马上左右各坐着一个紫色披风、头戴闪烁黄光铜冠的五旬左右人物，这两个人给人更鲜明的印象，却是每人别佩在左胸处的两枚闪闪金星，显示来人较诸其他各人更能代表杰出的显赫身分。

两个铜冠金星人物之间，不用说该是对方的首脑了。

这个人看上去总有七旬左右了，瘦削的一张脸，嵌着高耸的一双颧峰，细长如线的两只“风”眼，紧紧贴着细若女子的一双眉毛，斜斜地拉出去，脸上有很清楚的几条皱纹。

头上随便地戴着一顶紫缎子便帽，拉下来两根尺把长的风翎缎带子，却在帽心正中央结着一个四方晶亮的白玉结子，紫袍大袖，玉带围腰，虽然是一言未发，却有其凌厉昂然的气势。

立刻就两盏高挑长灯来到了他左右。

紫衣老者转头向身边黑马上壮的壮叟之一说了几句，那人立时高举着手上一面黑色三角小旗，在空中摇了摇，一瞬间，四周围的灯光，俱都向后面移了开来，对于正中马车的几个人来说，顿时大见轻松。

手持三角小旗，头戴鲜亮铜冠的这名大内侍卫，轻策缰辔，坐马“得得”向前进了几步：“奉提督令，马车上的主人请出来答话！”

侍立车前的史银周立刻转身向公主请示，随即回身，踏前一步，双手抱拳道：“鄱阳公主有令，对方首脑出来说话！”

铜冠侍卫怔了一怔，脸上现出了两道怒纹，冷笑一声，正要发话。

“郭都卫！”正中白马上的紫衣人冷笑着唤了这么一声。

被称为“郭都卫”的那名铜冠侍卫立刻止住欲发之言，勒缰退回原位。

白马上的紫衣老人鼻子里哼了一声，沉声道：“本座曹羽，职掌内厂提督，奉有司礼太监刘公公、马公公与谷公公三位大人联合手令，着令肃清意谋反叛的鄱阳王全家大小，解京听训！请鄱阳公主当面答话。”

朱翠冷笑道：“我就是那阳公主，曹羽，我知道有你这么个人就是了，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曹羽其实焉能不知对方身分，只是故示机诈。凡此益见其好险老谋手段。

当时聆听之下，瘦削的脸上显出了两道深深的笑纹，一双细长的眼睛包过来，上上下下倒是着实乘机好好地打量了对方几眼。

微微抬起两只宛若女子的手拱了拱：“失敬得很，眼前与殿下见面，请恕有失恭敬，老夫职责所在，奉有三位公公转示上谕，官令在身，恕难从私，要是对殿下有什么不敬之处，公主万请海涵！”

无忧公主朱翠冷冷哼了一声道：“曹提督太客气了，方才阁下谈到奉有上谕捉拿我全家解京问罪，不知可有皇帝的令谕？还请出示一看才好。”

曹羽微微一愣，摇摇头道：“殿下也许错会了意，老夫说的是奉了刘、马、谷三位公公的手令！”

身侧右边，另一个跨坐在黑马上铜冠紫衣壮叟立刻滚鞍下马，双手解开胸前黄绶系带，将背后一卷手令双手呈上。

曹羽冷哼一声，伸手接过，“唰”一下抖开来，两手上下分持，掌灯的卫士立刻把灯就近。

“鄱阳王朱葆辰与叛逆前安化王朱寔番素称交好，来往有年，密谋造反事，罪证已由叛王口述在案，据查属实，奉今皇帝口谕，着令内厂会同各有关州县，慎密将那阳逆王全家满门即日押解进京听审，不得有误。司礼太监，提督十二团营刘瑾，左都督，掌锦衣卫事谷大用，右都督掌典诏狱事马永成印。”

难为了曹羽这个老头儿，倒有这番耐心，当时就着灯光之下，不徐不缓，

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把卷手令念出。

“嘿嘿”冷笑了几声，他把手令转交给身边的那个“姜都卫”，这才抬目视向无忧公主道：“殿下可曾听清楚了，老夫这叫令不由身，公主请多体谅。”

紧接着他又低咳了一声，冷笑道：“如果老夫没有猜错的话，沈娘娘与鄱阳王嗣朱蟠，大概都在马车里面吧，很好，荒郊野外，事出仓促，一时倒也来不及找雇舆驾，就烦娘娘与王嗣公主你们仍然上原来车驾吧！”

他把一切都视为顺理成章当然之事，根本不视对方是否愿意听从，亦不给朱翠开口说话之机。

当下轻咳一声，转向姜都卫道：“这就起驾吧！”

姜都卫点点头，大声道：“赵简、方人象听令！”

人影一闪，两个人现身而出，一高一矮，一老一少。

“卑职在！”上前躬身听令。

高个子黑瘦狰狞，矮个子拱背形缩，若非是先前朱翠等对此二人早已留有印象，由于此刻二人已褪去了饰装车夫的那身号衣，倒也一时不易认出，原来正是前此伪装第一第三两辆马车车夫的老少二人，先时打斗之中，趁乱开溜，这时，听唤而出。

被称为“姜都卫”的那个人，含笑向赵、方二人点头道：“你们两个这一趟于得很好，一事不烦二主，还是烦你们两个当差，赶一趟车吧！”

赵、方二人齐口答应，随即转向朱翠车驾行走过来。想是仗着自己方面的庞大阵势，两个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走在前面的，也就是初时伪装第一辆马车夫的那个干瘪小老头儿，身后那个黑瘦子，也就是赶第三辆车、自称姓赵的那个山西人。

两个人摆出一副胜利的姿态，摇晃着走近过来，只是在即将迫近对方马车的一霎，前行那个叫赵简的小老头，立刻警觉地站住不动，后退的方人像也顿时感觉出不妙。

一股凌人的气机，强烈地由对方马车上传过来。

赵简的眼睛跳过了当前的史银周，立刻接触到直立车座前面的公主朱翠，后者脸上所显示的凌厉杀机，不由得使他打了一个冷颤。

“你们两个大概是活腻了！”朱翠轻启朱唇道：“想死的就过

凡是内功有相当根底的人，对于这种所谓无形罡气，都不至于会感到陌生。正因为如此，身手颇是自负的赵简、方人象二人，才会霍然有所领悟，一时不敢造次。

朱翠再也不多看他们一眼，凌厉的目光直逼向白马上的曹羽，冷冷说道：“曹羽，你要是以为我会被你三言两语说动，可就错了！”

曹羽面色一沉：“哼，这么说，你胆敢抗旨了？”

“抗旨？哼！”朱翠冷冷地道：“我可没看见什么圣旨，仅仅凭刘瑾、谷

大用这些太监的一纸手令，岂能叫人心服。曹羽，你既然也是官场上的人，当然知道这是于法不合，既然法有不合，也就不必自讨无趣，你们回去吧！”

曹羽冷森森地笑了笑，两道妇人似的眉毛微微地向上挑着：“朱翠，老夫知道你虽然贵为公主，却是身负奇技，江湖武林中对你的传说老夫也多能耳详，只是你要明白，这一次是老夫亲自出动，哼哼！公主你最好还是听令的好！”

“听令？”朱翠微微一晒，道：“堂堂鄱阳王族，岂能听令几个昏庸的太监？曹羽，你回去请领一份圣旨再来，我也许会答应跟你走一趟北京，这一次，恕不奉陪！”

说罢蓦地闪身辕前座，却向一旁的史银周道：“我们走！”

史银周应了声：“是！”

上前一步，手探辔镫，马车随即向前移动。

侍立马车两侧的马、杜二侍卫与新凤紧紧依偎车身，各人手持兵刃，大敌当前，竟然一副有恃无恐模样，端地气势凌人，自有其神圣不可侵犯一面。

然而这辆马车不过才前进了丈许，即为正前的马队所阻止，八名侍卫率先由坐骑上跃身而下，一横列地闪身车前，由于来势猝然，使得那匹拉车的马又自扬蹄惊嘶。

坐在前座的无忧公主，如非警觉在先，势将滚身摔下，车厢内的沈娘娘亦忍不住发出了惊呼。

侍立车前右侧的史银周，见状怒叱一声：“大胆狂徒，你们真是反了！”

盛怒之下，他竟然顾不得眼前敌我势力之悬殊，足下一个抢步，掌中那口细窄的缅刀蓦地抖直了，直向着当前一名大内卫士脸上扎了过去。

须知曹羽的这次出动，志在必得，所率武俱为大内菁英，人人都有一身相当不错的武功。

这名武士，迎着史银周的缅刀来势，霍地向后一收身子，冷叱一声，一口厚背鬼头刀倏地自左而右抡起来，反向史银周肩上力劈下去。史银周跨步抽刀，反卷起来的缅刀刀式有如一条银蛇，拦腰迎向对方的厚背鬼头刀。只听见“当啷”一声脆响，随着史氏扬起的手式，这名敌方武士竟然吃不住史银周凌厉的劲道，整个身子向后直倒了下去。

然而，就在一霎，身后陡地响起了一股金刃破空之声，一条人影夹着亮晃晃的一道兵刃寒光，直向着史银周背面当头落下。原来那正是先前伪装车夫的两名奸细之一，那个躬腰驼背的干瘪小老头儿赵简。

赵简一心想在主子曹羽驾前立功，好容易盼到了眼前这个背后暗算的机会，加上史银周与他有前番动手之恨，是以一出手即施展出凌厉的杀着，一口打磨得异常薄刃的鱼鳞刀，劈头直下，同时一双腿更用“鸳鸯跺子腿”的连环踢法，直向史银周后踢了过去。

这一刀双足一经配合，便见其非比寻常的威力。

史银周一经发觉，事实上敌人赵简已是紧贴背项，由于他一心正面对敌，疏忽了背后，等到他一旦觉出，再想抽招换式，背后拒敌，却已招式用老，这可真是千钧一发。

就在这要命关头，耳听得一声女子的冷笑之声。

高坐在车辀上的无忧公主朱翠，蓦地探出右手，似乎纤指微弹了一下，一缕极细的尖风夹含着极为细微的一线绿光，不过是闪了一闪，那个腾身在空中、持刀意欲暗算伤人的赵简，蓦地鼻子里“吭”的一声，就空倒折了一个斤斗，一头直扎了下来。

全场这么多双眼睛目睹下，除了极少数敌方首脑人物之外，竟然不曾看出这个赵简是着了暗算。

赵简原本暗算人，却反倒中了人家暗算了。

这一个倒斤斗折下来，几乎所有在场的人俱都以为他是在卖弄身法，殊不知他一跤栽倒下来，竟是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

这番出乎常情的举止，不禁使得所有在场者俱都惊诧不已，就连史银周在内也暗自纳罕不已。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赵简中算倒地的一刹那，另外两名大内武士已大声喝叱着双双直向史银周身上扑了过来。

双方就人数上比较起来，简直不成比例，是以冷眼旁观，高踞在上的无忧公主也就不能再保持着超然的立场，迎着那两名大内武士的来势，她再次弹动玉指，两缕尖风透空直射而出。

那是一种超乎常态的特制独家暗器，由于体积至为细小，平常只是藏在她晶莹玉洁的指甲之内，一经运用弹出，加上她精湛的内力，便成十分威力。

眼看这两名大内武士显然不知道暗中的无限杀机，就在他们身子双双扑到的一霎，蓦地被暗中发射的细小暗器正中眉心，双双仰面栽倒。不过是交睫的当儿，这两名大内武士又自摆平在地。

由于这番举止大出常态，使得眼前这群为数可观的大内武士俱都一个个惊愕当场，一时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空气就像忽然被胶住了。双方都保持住僵持的势力，气氛阴森得可怕。

## 五

一声冷笑，划破了眼前的沉寂。

“公主殿下，这招好厉害的‘十指飞针’！”

话声显然出自白马鞍座上的内厂提督曹羽，紧接着他更发出了一连串的

笑声，听在耳朵里，只觉出无比的阴森。

“堂堂鄱阳公主，居然也会暗算伤人！”曹羽一双细长的眸子闪烁着凌厉凶光：“殿下这么做，岂非有失身分？更不怕传扬出去，为武林江湖中侠义同道所耻笑么？”

一语道破之下，在场各人才霍然有所警觉，无数道目光情不自禁地俱都向着朱翠身上集中过来。

朱翠并未被眼前阵势所震慑吓阻，相反地，表情却是一派泰然。

聆听下，她冷冷地道：“你这句话正好说错了，以阁下今日之所为，要是传扬出去，才会为江湖所耻笑，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父以前对你不薄，曹羽，你之所作所为，还要三思才好！”

这番话不谓不诚，奈何却听不进曹羽耳朵里去。

“鄱阳公主，这话你就错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老夫奉命行事，公主万祈海涵，有什么话等到了京城，你再面禀皇上好了！”

说到这里，他脸色一冷，向左右道：“郭、姜二位都卫，将鄱阳叛逆一千家属统统给我拿下，如有胆敢违抗旨意的，格杀不论！”

头戴铜冠的郭、姜二人，聆听之下，抱拳应了一声，随即下马，直向对方车前行进。

一掌飞星史银周大步踏前，迎住了二人来势。

被称为郭都卫的那个人冷笑一声，打量着眼前的史银周道：“足下又是哪个？当真找死不成？”

史银周道：“鄱阳王府侍卫营统领史银周，敬候赐教！”

郭都卫长方形的一张脸上绽出了一抹冷笑，由鼻子里哼了一声，点点头道：“原来你就是那个姓史的，小小一名侍卫统领，居然敢违抗圣上的旨意，先擒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再说！”

话声方歇，右肩轻抖，“唰”的一声，已把身上那领紫色长披甩向肩后，右足前跨，身子微微下塌了一些，亮出了一式颇为奇怪的招式。

“姓史的，你就上吧！”

史银周在对方郭、姜二人现身之始，已知道这两个人绝非易与之辈，这时与这个郭都卫近面相向，更见其目光精锐，神色沉着，便知来人必然有非常身手，一时心里忐忑不已。

然而限于职责，也只有硬着头皮与对方放手一搏，再者他为人忠义，主人鄱阳王既然已落入奸宦之手，他便于下意识里早已存下了效死之心。

当下见状，怒叱一声，掌中缅甸刀往空一竖，冷笑道：“姓郭的，你亮家伙吧，史某人接着你的就是！”

郭都卫那张四方脸上现出了两道怒纹，冷笑道：“凭你也配！瞧见没有！”他扬了一下双手，嘿嘿狞笑着：“郭大人只凭这双肉掌，就能把你拿下

来，不信你就试试！”

一掌飞星史银周有生以来还不曾被人这么当面羞辱过，聆听之下，怒叱道：“好！”

史银周掌中缅甸刀猝吐如电，直射对方面门。

郭都卫显然身负奇技，迎着对方的刀势，丝毫不现出慌张神态，从容地后退了一步，却在足下后退之一霎，蓦地抬起右手，以拇食二指直向史氏手中缅甸刀锋上拿了过去。

这一手显然出乎史银周意料之外，只听得“铮”的一声，掌中缅甸刀身竟吃对方二指拿了个结实。

一股奇热复劲的力道，透过对方手指直传刀身，若非是史银周劲道十足，一上来只怕这口刀已落到对方手上，这一惊不由吓了他一身冷汗。

双方一抽一拉，这口刀竟然纹丝不动地定在了当空。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像是双方力道均等，事实上却有极大的差别，盖因为史银周透过五指手掌，几乎称得上是全身之力，而郭都卫却仅仅只是拇食二指着力，相形之下自然强弱顿分，彼此心里有数。

僵持在空中的这口缅甸刀，在史银周一度力攀之下，微微被拉近过来，但在郭都卫的较力之下，又拉了回去，就像拉锯般的，一来一往，如此三度来回，刀身轻轻地颤着，就像是一条颤抖的银蛇。

蓦地，史银周一声怒叱，飞起一条右腿直向郭都卫腰间踢去，这一脚显然是史氏力图制胜的诀窍，算得上劲猛力足，大有“奋椎一击”一决生死之判。

只是，他却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敌人，这个郭都卫实在较诸他所想的还要厉害得多。

原来这个郭都卫，人称“千手太岁”，姓郭名元洪，另一位被称为“姜都卫”的，姓姜名野，人称“铁臂神”，早年在江湖上，俱是名重一时，分执一方黑道魁首的人物，原是与曹羽互不相让的身分，惟曹氏得意于宦途之后，为了充实自己权势，亲自上门相邀，许以重金权位，乃得将二人分别罗致手下，以“二品特侍都卫”官位，在内厂当差，各人都有相当的权势，曹羽因有此二人倚为股肱，声势大增，也就更为跋扈。

千手太岁郭元洪存心要在头儿面前露上一手，乐得史银周自己送上，正合心意。

这时史银周一脚踢到，郭氏冷哼一声，身形半倚，右手原势不动，左手却斜着以掌缘向外切出。

史银周顿时就觉出一股尖锐的劲风由对方掌上劈出，距离约在尺许开外，已感觉出有切肤之痛，不由大吃一惊，再想收招换式，哪里还来得及。”

史银周到底身手不弱，躲既已来不及，不如硬接对方一招，猛可里气充

足面，用“踢金灯”的足下招法，这只右脚在一连三个波动之后，非但不避，其势更加疾猛地向对方腰间踢去。饶是这样，他仍然逃不开郭元洪这一式“如意金切手”。

掌缘与足面接触，只是一奇短的一霎，像是“格”的响了一声。

史银周鼻子里“哼”了一声，身子霍地打了个哆嗦，随着他用力过猛因而失速的身子倏地向左面斜飞了过去，手里的那口细窄缅甸刀，自然而然的也就到了对方手上。

史银周虽然力欲稳住摔出的身子，奈何那只右足，早已不听使唤，只觉得一阵连心的奇痛，足下一连打了两个跟跄，“噗通”一声，跌倒在地。

千手太岁郭元洪一声阴笑，足下一个抢步，“跨虎登山”，右手平出，又把抢自对方手上的那一口细窄缅甸刀飞掷出手。一道白光，闪亮如电，直袭史银周前胸，以史氏张惶倒地的此一刻，有心躲闪也来不及。

坐在车座前的无忧公主朱翠，早已经觉察到了势态的严重性，于此危招一发间，她乃抖手打出了一枚乌黑净亮的六角石子，正是她素日擅以施展的暗器之一：“黑星子”。

黑星子不偏不倚地命中缅甸刀的刀尖，把这口出手的兵刃硬生生地击偏了三四寸的距离，透过冒起当空的一点火星，这口细长的缅甸刀擦着史银周肩头滑了过去，“叮”一声，实实钉在树干上。

史银周一反手把缅甸刀拔在了手上，连惊带气，更有无穷忿恚、羞愧！他真无颜再苟活下去，一咬牙横刀便向自己脖子上抹了过去。

车座上的朱翠公主，把眼前一切看得极为清楚，见状一声叱道：“史大叔！”

玉手振处，第二枚黑星子打了出去，“当”的一声，再次命中了史银周手上钢刀，刀锋一偏，几乎脱手而出。紧接着香车上的公主已飞身跃下，身法之快，有如夜蝙蝠翻空，起落之间已到了史银周面前，右手突出，拿住了史银周的腕子。

“史大叔，你这是干什么？快不要这么糊涂！”手上一用劲，又把对方那口缅甸刀抢在了手上。

史银周目睹着公主的关怀，一时百感交集，双眼微闭，淌出了两行热泪。

眼前不是说话的时候。无忧公主朱翠紧紧咬了一下牙，冷笑道：“最起码，我们现在还不到该死的时候。”

说完这句话，她抬头用凌厉的眼神，打量着正面的强敌之一千手太岁郭元洪，冷冷一笑道：“用不着欺人过甚，我来会会你！”

千手太岁郭元洪一声怪笑，欠身道：“公主殿下请！”

其实此举，正合了他的心意，眼前如能一举把这个“扎手”的鄱阳公主就擒，不啻是奇功一件，更可在众人面前显出了他的威风八面。

无忧公主朱翠已忍无可忍，她预忖着今夜走已无机，出手在所难免，倒不如先拿对方这个扎手的三号首脑试试身手，败了固是劫数难逃，倘能战胜，或将可以逼迫曹羽亲自出手，一决胜负。总之，事已至此，避既不可，也只好速求一战了。

她缓缓地向前踏进了一步，凌厉异常的一双眸子瞬也不瞬地盯向郭元洪，郭元洪又何尝不一样？四只眼睛紧紧地对视着。

越是武功高强之人，在其动手过招时，越是意不旁瞩，四只眼睛一经交接，若非有极特殊的事故，休想能令他们自动分开。

千手太岁郭元洪虽然心里盼望着能有此机会与对方这个名动公卿而又近乎传奇的人物一决雌雄，然而他当然知道对方的不可轻敌。现在当此性命相搏之一刻来临之前，郭元洪一反常态，再也不敢掉以轻心。

足下像是踩着莲花碎步般，他一连前进三步，陡然停住之后，却又向右侧闪出了一步。

就在这一霎，他的一双手忽然左右分开来，双掌平伸，指尖上翘，左右两只手各腋下徐徐向下按动，一连串的骨骼响声，像是炒蹦豆般地自他身上各处散出来。这一霎，他的一双眼睛像是忽然明亮了许多。

眼前敌我人数虽然很多，却没有任一点意外杂音，尽管人马交杂着里外三层，每个人的注意焦点，都注意着场子里的这两人。

千手太岁郭元洪在显示了他一手独门特技“按脐功”之后，一双原本睁得极大的眼睛开始渐渐地收缩，一直收到细细的两道缝，透过那两道细缝所传出深邃目光是如此的神秘、费解，那个站立在地上的壮健身躯，紧接着就像是胀了气般地慢慢胀大了起来。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之后，朱翠心里已有了几分见地。

“姓郭的，报上你的名字来！”她冷冷地瞅着对方，眼睛里显示着她的一往孤高狂傲：“过去跟我动过手的，都不是无名之辈，你也不能例外。”

郭元洪鼻子里哼了一声，百分之百的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开口说话。

那是因为他此刻正在运用无上的功力，目的在使一刹那全身各穴路一齐贯串敞开，从而运施一股气招行走其间，以便在动手三数招之始，便可以强大功力迫使对方败阵服输。

然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朱翠竟然向自己发问。

无忧公主表现得既是如此轻松自如，千手太岁郭元洪相形之下却未免太过紧张了。

为了表示也同对方一般“轻松”和“不在乎”，郭元洪就不能装聋作哑。

“郭元洪！”说了这三个字，他立刻吞住气息，定了一刻才又接下去道：“殿下耳朵里可能并没有我这一号，请吧！”

说了这几句话，他再也不愿旁生枝节，因为所运施的气招经此一泄，已

将走失，再不把握住此一刻良机出手，无疑前功尽弃。是以，就在末尾的话声方一出口的当儿，他已迫不及待地奋起身形，有如狂风一袭，肥大的紫色长衣，带出了凌人的“呼噜噜”一阵疾风，在这个声势里，有如拍岸的浪花，直向着无忧公主朱翠身上卷拍了过去。

朱翠该是何等聪明透剔？

其实早在郭氏施展那手“按脐功”时，她已猜知了对方的功路，后来有意要对方出口说话，正是用心精明。

迎着郭元洪急雷奔电的声势，她不再少缓须臾，众人目睹之下，只见她娇躯侧转，闪动得那般伶俐快速，在同一个时间里，不知道是大家的眼花了，抑或是她的身法特别的缘故，总之，出现在他们眼前只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影子。

朱翠显然早经运筹，要以这一手“隔墙花影碎”的绝快轻功来取胜对方。

一纤一壮，两条人影在一度迷失之后，终于接触，那也是绝快的一霎。紧接着双双又分了开来。

双方似乎在此第一回合里，都没有取得绝对的制胜优势。

朱翠步履轻灵。

郭元洪却大步疾猛。

一个前跨，一个后奔，势子却是一般疾快，在他们再次的对峙时，郭元洪只觉得一只右腕热辣辣的有些生痛，似乎在方才人影交错的一霎，为对方尖尖五指撩了一下，虽然仗着他运施多年的横练功夫，没有伤着了筋骨，可是皮肉之伤却是免不了的。

对于这位官拜二品的“都侍卫”大人来说，不啻是前所未见的奇耻大辱。

因此在即将的第二度交手里，他更不敢掉以丝毫轻心，黑壮的身躯霍地向下一蹲，两只手盘前照后，霍地腾身而起，长啸一声，直向朱翠掠了过去。

无忧公主朱翠早已洞悉了他的心意，她动手过招，一向都能保持十分冷静，不愿被动，常在对方出招之先便已测出了动向，然后抢取主势，以此为准，无攻不利。

正因为如此，千手太岁郭元洪在第二个回合里又自落了空。

“叭！叭！”两声清脆的击掌之声响起。四只手掌，在空中不期而遇的两次交接之后，双方的身子很自然地又自分向两侧错了开来。

朱翠显然已被对方激起了怒火，在她身子方自一沾地面之始，已窥好了出手的方位，决计要在这一次的出手里置对方于死地。

另一面的千手太岁郭元洪，显然在两度出手之后，已测出了对方不可思议的深厚功力，一霎傲气顷刻间为之瓦解冰消。

双方的一度火爆快速的接触之后，又复归于平静。

四只眼睛瞬也不瞬地互视着。

忽然白马上曹羽一声狞笑道：“我等时间不多，这也不是看热闹的时候，姜都卫，命你立刻出手，会同郭都卫联合把叛逆公主给我立刻拿下！”

“铁臂神”姜野早有出手之意，却为郭元洪抢先一步，以他身分又不便向其他次一流的人物出手，心里正自懊恼，既然曹羽有令，正中下怀，嘴里高声应着，身形一杀，纵出丈许远近，落在了朱翠左侧前方，正好与右面的郭元洪一左一右，采取钳形的看守了朱翠前进之势。

朱翠顿时感觉到她面前的形势大为险恶。

这种全靠心灵领会动手之前的感应，常常是制胜敌人的无上先招，武功越高的人越是有此感应。

以无忧公主朱翠的绝世身手，对付像郭元洪这等大敌，或可取胜，只是要再加上几乎与郭身手相仿佛的姜野在内，胜负可就难以预料了。

当然，使她眼前更为忧心的事还不止此。

曹羽这么做，显然别有用心，分明是存心以郭、姜二人困住朱翠的身子，如此便可从而分兵，轻而易举地将沈娘娘母子一千人先行拿下。

朱翠何等聪明，焉能会看不出曹氏用心！只是当前郭、姜两位大敌，确实又不容她掉以轻心，一个分心，便立即有丧命之危。

打量着眼前这番凶恶险态，素来沉着冷静的无忧公主，也不禁起自内心发出一阵兢惊！

这种纯系亲情的关怀，实在给她内心以无比的压迫，从而便不能保持住一份冷静的制敌先机。

郭元洪、姜野似乎已窥知了对方的隐忧，搭配得倍加谨慎。

郭元洪取右，足踏天罡。

姜野取左，暗踩七星。

好一式“天罡七星阵”，在这个进取的阵势之内，朱翠进身固难，退步更是不易。

朱翠不由内心发出一声叹息，强自定下心神来，先以“传音入秘”的内家功力，把自己的隐忧告知了史银周，要他会合马、杜二人守定马车，无论如何绝不能让敌人接近车厢，再传音新凤，要她会合宫嬷嬷，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背负沈娘娘与少主人先自逃命要紧。

这番传音说来容易，其实在当前两名大敌攻势之下进行，端的大非易事。

一番交待嘱咐之后，朱翠探手长披，把一口轻易不曾施展的长剑执到了手上。

郭、姜二人互看一眼，也都各自掣出了兵刃。

郭元洪是一对“五行轮”，姜野是一柄“万字夺”。

朱翠长剑在手，手领剑诀，目光深邃地注视着当前二人道：“你们注意了，我是轻易不出剑的，你们两个武功可能不错，只是要想置我于死命，殊

为不易！”

姜野“万字夺”交左手，却从容在右手戴了一具银光灿烂，像是柔细钢丝所编制的手套，这个手套显著的地方乃是看来极其锋利而具杀伤力的五根长长钢指甲。

“为什么？”他一面戴着手套：“公主你是聪明人，今夜的情势你应该看得出来……哼哼，何必呢！”

朱翠冷笑道：“既然你们两个不能置我于死命，你们活着的机会就不会太大，因为我所施展的剑法，招招狠毒，只要有一招得手，你二人不死必伤！”

这番话出自朱翠嘴里，说得十分慎重，加上冰冷的语气，果然给对方以无比震慑。

郭元洪冷哼一声，五行轮互错当空，发出了哗哗一阵子响声，显示着夺人的先声。

姜野一双三角眼益见阴森。

两个人左右各自发出了一个弧度。

白马上的曹羽发出一声轻咳，正要暗示玄机。

就在这紧张迫人的一刹那，蓦地空中传过来一阵清晰的笛音，吹竹人不用说显然是此道高手，娓娓的笛音，在甫一传出的当儿，即能紧紧地慑住在场各人的心神。

那是一种大多数人前所未闻的宫商格调，音韵之起伏顿抑，大出常格之外，然而却是那般动人，使人不得不全神聆听。

朱翠、郭元洪、姜野，三个即将出手的人，在笛音方自入耳的一霎，情不自禁地已大大缓和了凌厉的杀机。

白马上的曹羽，更似有所激动，神色霍地为之一呆。

月高云白，四野萧然，谁也不知道这醉人激人的笛声发自何处，听起来似乎觉得近在咫尺，却又像是远在天边，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笛音实在太过玄妙了。在短短的这一刹那，那阵子笛音竟会起了无数次的变化，细时只是尖锐的一个单音，就像是一根针那么的尖锐，深深地刺入你的脑海，而猝然下来的音阶，却又似同高山滚鼓那般的激烈，令闻者为之心神荡漾。

总之，当你初闻笛声之始，已注定了你非听不可的命运，如果你聚精会神地听下去，绝难不为这种前所未闻的怪异音阶所干扰左右。

朱翠现在已领略到了笛音的厉害。

在她未能确实证实吹笛者是否对方一伙之前，最起码要保持住冷静，万万不能为笛声所乱。

偷眼一瞧眼前的郭、姜二人，也同自己一样，面上明显现出焦躁与不安的神态。

大敌当前，尤其是高手对搏，如无十分的把握，谁也不会草率出手。基于这个因素，现场敌对的三个人，俱都情不自禁后退了一步，弃攻为守。

那袅袅不绝的笛音一经传来，如泣如诉，似断又续，却没有立刻就要结束的意思。

似乎是江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的传说，朱翠脑海里这一霎正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毕竟她年事太轻，又以身处富贵王族，对于江湖中事设非与己有关，或是师门曾经道及者，确乎便昧于无知，眼前这件事，她确信曾听师门中人谈到过，只可惜当时并未留意，这时便难想起。

然而，对于白马上的曹羽，以及眼前郭元洪、姜野这等资深的老江湖来说，便是情形不同了。

这也就莫怪乎郭、姜两位在倾听之始，脸上就情不自禁地显现着那股神秘的震撼之色。

究竟何事令他二人如此震撼，象断肠的笛音，抑或是吹弄笛子的那个人？

想是笛音的过于个别，所有在场的人都免不了留神倾听，一经留神却又为其所干扰，一个个全像猝然为魔所乘，现出了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现场仍能保持着清醒的似乎还有一个人：白马上的曹羽。

然而，也许正因为对于这个吹笛子的人了解得太过于清楚，他才越加地较诸其他各人更为担心。

迎着笛音的来处，曹羽策动着座下的白马，向前驰了十数丈。

在场的也只有他、朱翠、郭元洪、姜野四个人，似乎才能够准确地判定笛音来处。

是以四个人的眼光，也就不约而同地向那个认定的方向眺望过去。

夜色里只是一重一重的高大树影。

时值深秋，这些榆树的树叶，都已变成了白色，月色下银光灿灿，泛出了点点星光，在微风的波动起伏之下尤其好看。

笛声忽然停止，却有一个小小黑点疾若星丸跳掷般出现在银色光彩的树帽上，初现时只是小小的一点，不及交睫的当儿，已来到了眼前。

众人这才看清了，来人像似年岁不大，约莫在二十左右，生就白白的一张瘦脸，一身黑色长衣，眉毛很浓，五官倒也端正，只是看上去由于缺乏表情，而显得那么生硬、木讷。

在距离现场的最近的一棵树帽上，略一张望，只见他身形轻闪，快若飘风的已落到了面前。

现场顿时起了一番骚动。

这人手上拿着一枝白玉长笛，略一顾盼，向着白马座前行走过来。

白马上的曹羽冷笑一声道：“来人可是南海‘无名氏’驾前的‘招财童

子’么？”

长瘦少年忽然站住了脚步，一双光华闪灿的眸子注定着曹羽，先扬了一下手上的玉笛。

曹羽会意地在马上笑道：“这就是了，‘见笛有如见人！’这是本座与令主的昔日交情，老夫明白，明白！”一面说着，仰首当空呵呵笑了几声。

然而，谁都听得出来，这种笑的声音，未免太过于牵强了。

长瘦少年聆听之下，频频扬动着一双浓眉，却将手上玉笛四下各指了一指，又横过笛身作出一副吹奏的样子。

曹羽顿时神色一阵黯然。

紧接着他嘿嘿笑道：“令主的意思我明白，这些人都是老夫的手下，请足下回去转告令主，今夜太迟了，不及拜访，错开今夜之后，老夫必当亲身造访……”

话还未说完，就见那瘦削少年一颗头像拨浪鼓似的一阵乱摇，曹羽只得中止住出口之言。

瘦削少年脸上神色忽然有些愤然，手中玉笛再次在嘴边比了个吹奏的姿势，并向四下各方指一指。

曹羽神色一惊，面色沉着地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老夫过去虽然与令主人有过这么一个默契，但是，眼前这情形特别。”

瘦削少年一阵摇头，手中笛四下一阵乱指，两只手频频挥动不已。

曹羽冷冷地道：“令主人这么作就未免太过无情了。”

少年神色一怔。

曹羽立刻轻咳一声，缓和地道：“这样好了，有些话与足下也说不清，请足下带同老夫共往拜见令主人面说一切如何？”

少年鼻子里一连串怪哼，频频扬动手中笛，一只手又在前胸拍了一下。

曹羽无奈地叹息一声道：“老夫明白你的意思，老夫明白，只是眼前……唉，这样吧，请你回报令主，如能优容一盏茶的时间？”

少年摇头断然拒绝。

曹羽神色一凝，正待要发作，但一想到翻脸之后的必然下场，立时把一腔盛怒又压了下来。

他苦笑了一下，无奈地环视了一下现场左右，黯然点点头道：“也罢，老夫既然与令主人有约在先，自是不便反悔，请返告令主，老夫遵命就是。”

少年脸上才现出了一片欣然。

曹羽面色一沉，却接下道：“只是，错过今夜之后，这件事令主人却不得再多插手，再说他日老夫有用得着令主的时候，他也不要推却才好！”

那瘦削少年聆听之下，频频地点头不已。

曹羽在马上发了一阵子怔，慨然道：“罢，罢。”

遂即转向待与朱翠交手的郭、姜二人道：“二位都卫请传令下去，回去了！”

郭、姜二人顿时为之一呆。只是他二人在入宫之前，早就对所谓的“无名氏”有所耳闻，尤其对于该“无名氏”的诸多怪异传说更是知悉甚详，至于头儿曹羽与其之间究竟又有些什么默契，这就是他们所不清楚的了。

二人聆听之下，心里虽是颇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然转身上马。

白马上曹羽怒视着一旁的朱翠一眼，冷冷一笑道：“今夜之后，老夫还要拜访，这就告辞了！”

言罢大袖一甩，胯下白马已泼刺刺当先冲出，一径消失于驿道尽头夜色之中。

现场人马，在郭、姜二人指挥下，紧紧跟随在曹羽之后，很快也就撤离一空。

转瞬之间，现场也只剩下了朱翠等一千人与四辆马车。

面对着这样奇特的怪异场面和这个奇怪的人，朱翠简直不知道如何来应付才好。但是，无论如何，对方解围之恩不可不谢。

朱翠上前几步，却发觉到对方少年瞬也不瞬地正在盯视着自己，不由点头称谢道：“谢谢你！”

少年霍地一怔，后退了一步。

朱翠道：“我虽然与你主人并不相识，不过这番解救之情，却是永铭不忘……眼前也许不是与令主人见面的时候，后会有期，我们先告辞了！”

说罢转向史银周等吩咐道：“我们走吧！”

各人也恨不得立刻摆离眼前多事之地，公主既然这么吩咐，自是唯命是从，当下各自领命跨上车辕。

却不意面前人影一闪，那个瘦削少年竟自横身拦于车前。

朱翠一惊，微笑说道：“你有什么事么？”

少年扬了一下手中玉笛，指了一下远处，又指了一下朱翠，然后退后一步，不再多言。

朱翠点点头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去见你主人可是？”

少年咧着一张大嘴，连连点头不已。

朱翠微微皱了一下眉，道：“你主人在哪里呢？”

少年指了一下，越过大片树丛，是一片开满芦花的原野，白茫茫一大片，大概就是那个地方。

以朱翠轻功，自是用不了许多时间即可抵达。只是她眼前情形，却不便离开。

“实在抱歉得很！”朱翠微笑道：“我知道你主仆今夜帮了我们大忙，只

是我眼前不便离开，这样吧，请把你主人住处赐告，这一两天之内，我必亲自上门道谢，好不好？”

想不到那少年听了之后，兀自摇头不已。

朱翠实在很是为难，想了一下道：“这样好了，既然你主人一定要跟我见面，可否请他移驾过来一下，我们在这里敬候他的大驾如何？”

少年重重地摇了一下头，再次用手中玉笛向前处指了一指，神色颇有不耐。

朱翠心中一动，有些不悦，却也不便发作，心中正在盘算如何应付，身边的史银周已怒声道：“公主已有交待，足下还请让开的好！”

一面说，他抖动组绳，马车便往前行，只见那少年偏偏不让，单手一探，已扣住了马口铁环。

这么一来，不禁激怒了在车前侍卫之人。

马裕首先一声喝叱道：“大胆狂徒，莫非你还敢拦驾不成？”

一面说时，足下大步踏前，一掌直向少年当胸推出。

朱翠道：“不可无礼！”

话声出口，却已不及。

只听见“碰”一声，马裕这一掌倒是不折不扣地打在了对方胸脯上。

以马裕的健壮，眼前少年的瘦削，这一掌既是打实了，后者如何承受得住？

事实上显然并非如此，尽管声音如此沉实，被击中的瘦削少年却丝毫没有退缩之态，甚至于一双站立在原地的脚步，连动也没动一下。

马裕的那只手仍然按在对方胸脯上，一不做二不休，当下就势一把揪住了对方的衣服，喝了一声：“给我闪开！”

这一次马裕可是用足了力量，他自幼即有几分蛮力，习武之后尤其曾抛弃过横练的功夫，这一抓一抛之力，怕没有近千斤的力道。奇怪的是，对方这个瘦削少年在他这般力道之下，依然和先前一般模样，人虽然瘦，那双腿硬像深深插入地面的一双钢桩，不要说被抛起来了，简直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马裕连羞带急之下，赶上一步，两只手用力抓住对方一阵子摇晃，简直是蜻蜓撼石柱，别想摇动对方分毫。

这番情景看在朱翠眼里，自然有非比寻常的涵义，正待出声呼止，对方那个瘦削少年已自不耐烦地出手还击，那只是奇快的一霎，仿佛他的手只是奇快的一探，紧接着就已向外翻出。

随着他的手，马裕偌大的身子，竟像是球也似地被抛了出去。

朱翠大吃一惊，自是不能再置之不理。当时双手在车座上略一力按，身子已巧燕沉掠空直起，起落之间，正好迎着了马裕落下的身子，朱翠不便出手迎接，只出一只手在他背上拉了一把。这一拉之力，却是恰到好处，正好

为他解了一时之危，马裕乃得借力施力，就空一转，四平八稳地落下地来。

对于马裕来说，自然感觉到是一种奇耻大辱，恼羞成怒之下，正待反身向对方那个白皙瘦削少年扑去，却为朱翠横身阻住了。

“算了，”朱翠安慰地道：“好在没事，你就忍忍吧！”

马裕不敢不遵，忍着气抱拳应了一声，退向一边。

朱翠自然也觉出脸上不十分光彩，她为人一向是外柔内刚，丢了的面子，无论如何，哪怕是拐弯抹角，也一定要设法找回来的。

当下，她含着微笑姗姗走向那个看来像系天哑的少年道：“你为什么始终不说一句话，莫非是个哑巴，还是会说话而偏偏不说呢？”

少年脸上立刻兴起了一片怒容。

依然是那两个手式，指指公主，又指指远处芦丛。

“我明白你的意思。”朱翠看来拗他不过，只得答应他道：“好，既然你坚持我要去见你的主人，我也可以答应你。”

少年立时面色大喜。

“不过，”朱翠显然还有下文：“你却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少年先是一怔，立刻横眉竖眼地看着她，像是期待着对方下文。

“刚才我看你出手不凡，功力大是可观，一时技痒，想请教一二，你可答应？”

少年顿时一呆，退后了一步，连连摇头。

“那么，请恕我不能从命了！”

这一手激将法，果然有用，瘦削少年先是皱眉想了一刻，然后才点头答应，却又比了一番手势。

朱翠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与我比过之后，无论谁赢谁输，我都会去见你的主人就是了！”

少年这才作出一副欣然同意的样子。

只见他把手里的白玉笛子往腰间一插，空出两只手来比了一下，他伸出三只手指比了一下，又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指了一下自己，神色一片昂然。

朱翠微微一笑道：“那可不一定，三招之内，我可以保证赢的绝不是你，请吧！”

足尖轻点，快若飘风已向对方少年袭了过去。

朱翠实在已看出对方虽然身分不高，可是暗中那人一个随从仆役，其武功境界竟是非比寻常，此所以暗中人才会放心命他代行一切，自己眼前出手，虽然表面看来，像是在为马裕找回面子，其实正可以煞一煞暗中主人的威风傲气，以此而言，就显然有其必要了。

是以，朱翠的出手，也就格外谨慎。第一招使出了“分花拂柳”。

少年用“蓝花小帘钩”的身法避了过去，并且反手按朱翠后腰“志堂穴”

门。

朱翠不容他得手，却不禁暗吃一惊，由对方不同凡俗的招式手法上看来，显然大别于中原招法。

人影交错的一刹那，朱翠已巧妙地避开了对方点穴妙手，随即展出了第二招的“小钓寒江”。

哑少年因为朱翠这一式招法过于欺近紧迫，乃把身子快速后撤，就势一分双臂来切对方的双腕：殊不知朱翠这一手正是个诱式，见状正合心意。

至此，她甚至于已可稳操胜算，嘴里说了声：“承让！”退身、分腕，“噗！”一掌已击在了对方肩上。

哑少年大吃一惊，肩下一沉，已把对方掌上力道为之化消了大半，好在朱翠原来就无心伤他，对方也确实身手不弱，不容朱翠撤招，先已侧身纵出，借着外蹿的式子，总算把朱翠掌上的余力化解了一个干净。

也许是平素太以恃强好胜，哑少年此番在朱翠手上落败，一张脸实在是挂不住，顿时怔在了当场。

朱翠一笑道：“了不起，好啦，现在就请你带我去拜访令主人吧！”

哑少年这才转忧为喜，抱了抱拳，首先纵身而起，捷若箭矢也似地已落上了一棵高大的榆树之尖。

朱翠乃关照史银周道：“史大叔你暂时不要离开，我去去就来！”

说了这句话，她身子倏地拔空而起，有如轻烟一缕，极其轻巧地已落在了榆树帽上，尤其较对方这个哑少年更要高一筹。

哑少年这时才见到了朱翠的真功夫，嘴里虽然说不出，心里却是着实佩服，当下乃头前带路，一径翻腾起落，直向那片芦花原野扑纵过去。

前行了一程，哑少年定下了脚步。

朱翠顾盼了一下左右，道：“你主人呢？”

月白风清，阵阵凉风把芦花吹成了海浪一样的波谲，芦穗子像是打铁炉里的火垦子一样地四下飘着。

哑少年四下张望了一阵，脸上一片茫然，随即比了个手势，继续前进。朱翠无奈只得又跟上去。

两个人在深过一人高的芦花丛里前进着，哑少年一面用玉笛拨打着面前的芦花，前进速度无形中变得慢了许多。

走了一程，哑少年又定了脚步顾盼了一下，摸摸头，继续前进，朱翠却站住不再移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哑少年又转了回来，耸一耸肩膀。

“你主人呢？”

摇摇头，耸耸肩，脸上带着似笑不笑的表情。

朱翠忽然吃了一惊，陡地一怔，暗忖着糟了。

一念兴起，足下飞点着已猛地扑了过去。

哑少年却似早有防备，迎着朱翠的来势，身子一偏，以手上玉笛直向朱翠面门点来。

朱翠怒叱道：“好狡猾的东西，我要杀了你！”

哑少年早已领教了朱翠的厉害，一招出手，身子丝豪不再停留，足尖点处，身躯如大鹰展翅，霍地腾起，却向左侧芦丛中逃去。

朱翠一声清叱道：“好个小辈！”

待要将身子纵过去，忽然转念一想，顾不得再与他恋战，一径掉过头来，倏起倏落，直向来路上扑纵过去。

现场一片狼藉。

地上有明显的车轮痕迹，只是却失去了马车的踪影。

朱翠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差一点昏了过去。

仿佛掌灯不久，正是华灯初上。

“美人庄”边处销金窟，本地最具声色的“堂子”已经艳帜高张，照例地忙了起来。

大茶壶沙哑的一声：“客来！”声调里，老鸨子喜笑颜开，姑娘们唧唧喳喳，但只见两个衣衫碧绿的小厮，高高打着门帘，这时候，有钱的爷儿们熙熙攘攘，摇摇摆摆地叱喝着都进来了。

堂子里那分热闹，可就不用提了。

琉璃灯五光十色，滴滴溜溜地在空中打着转儿，姑娘们都穿红着绿，彩蝶儿也似地到处翩跹着，叫着，嚷着，哼着，笑着。

那两列红漆大板凳上，年轻漂亮的妞儿们还多的是呢，一个个拾掇得妖妖艳艳，弯弯蛾眉，粉粉香腮，樱桃小嘴娇着，嗲着……有唱的，有笑的。那一旁，香衫半解，斜倚着栏杆，嘴里嗑着瓜子，斜着黑油油滴溜溜打转的一双勾魂眼，她叫“小湘君”。

个头儿高高瘦瘦，发丝儿长长秀秀，未言先笑，总爱挑盾，她是“怜君”。

惯于贴腮温存，唇红齿白的，她叫“芳芳”。

“秀秀”的腮有颗美人痣。

“文君”皮肤最白，“黑芍药”黑里带俏。

“穗儿”脸上有两颗白麻子，笑起来最能传神，老玩家说的好：“十个麻子九个俏！”穗儿真要是少了这两颗麻子，可就不“逗儿”了。

“陈咪咪”眼眯眯，这个娘儿们最骚，最嗲，个头儿也高，听说还“别有一功”，莫怪乎她是堂子里的大忙人儿。

“娇娇”脚最小，名副其实的是“三寸金莲”。

“小红鞋、当然是爱穿红鞋，她就是不服气“娇娇”，瞧瞧两个妞儿这会子还正在比脚呢。

人人都在忙着，笑着，闹着。

比较寂寞的，该是坐在墙角落里的那个“老瞎子”，还有他跟前的那个年仅十三四岁，模样儿楚楚可怜的小孙女儿了。

瞎子拉唱似乎成了那个年头的定律，要不他凭什么活下去，人总是得要有个一技之能才好。

眼前这个瞎子也不例外。他手里盘弄着胡琴，只管拉可不管唱，因为他不能唱，十年前嗓子就“倒了仓”，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痰派”，一张嘴准能把客人都给吓走，所以无可奈何，只有把年仅十三的小孙女儿给拖出来搭档一番。

十三四的小姑娘能唱什么？无非是些应时的小曲儿，黄梅小调，四季歌，莲花小落儿什么的。

她那里：“春季里来百花开，蝴蝶儿成双成对飞过来……”尽管是韵味儿不差，却是没一个人听，当然也就没人叫好施钱了。

老瞎子不止一次地用脚去盘弄着面前的大花瓷碗，却仍是一上来姑娘们给的那几个制钱儿，期待着再次有钱落碗底的声音，却是渺不可期。

屏风后面抖颤颤笑咪咪地走出了鸨儿“柳大眉”，手里捧着白花花的一盘碎银子。“姑娘们领赏吧，胡九爷‘打茶围’啦！”

这一声吆喝，带来了更大的吆喝，瞧瞧吧！姑娘们儿这分子喜，这分子乐，笑着浪着。

银镲子满场狂飞。桌上，地上……到处都是银子。

角落里的老瞎子也不拉了，抖颤着站起来，两只手瞎摸一气，倒是他孙女儿还挺伶俐，一下子就拾了两块大的。

银子塞在了爷爷手心里，只喜得老瞎子张大了嘴，半天都合不拢来。

“胡九爷”该是副什么长相？一个茶围怕没有百八十两的银子，好阔绰的手面儿！

个头儿黑黑壮壮，肚子鼓鼓膨膨，一身蓝缎子衣裳，上面还绣有着竹子，所谓“无竹不雅”，奈何这棵竹子长在姓胡的身上，却是压根儿就看不出有一丝雅气，非但不雅，简直更俗了。

提起“胡九爷”来，这个地方简直是无人不晓，谁都知道，他是干瓷器起家的，所以又有个外号叫“瓷大王”。

姓胡的家在汉阳，有几号批发买卖，另外在九江有几个大窑，自己有矿山，手底下千八百个人，干的是独门儿的买卖，干买卖讲究“狠”，大鱼吃小鱼！姓胡的更狠，明里是钱狠，暗里人更狠，官面上也狠，谁斗得了他？

所以他发了大财。

今天胡九爷是存心摆阔。请的客人也都是——方财神，一个是“东楚”钱庄的大掌柜的侯三爷，一个是“大元米号”的掌柜的赵二爷，还有一个却是汉阳府“金狮”镖局的主人“铁算盘”左庄。

这几位爷儿们有个共同之点：钱太多，骚得发慌。所以一有空闲，彼此就凑在一块找些乐子，既是找乐子，当然也就离不开“酒色”二字，因此“美人庄”也就成了他们当然必来之处。

## 六

掀开了绿绸子的软帘，鸨儿柳大眉冲着座头上的四位贵客，笑得两眼眯成了缝：“九爷好赏赐，姑娘们快快谢赏来啦！”

一面说闪身让开，身后的姑娘们在一片莺燕声中，齐拥了过来。

胡九与他那三个朋友，乐得呵呵大笑，八只充满酒色的红眼，滴溜溜只是在姑娘群里打着转儿。

“四位大爷一来，姑娘们可都乐坏了！”柳大眉扫着眼前的姐儿们，尖声细气地道：“看看你们谁的福气好，能够侍候四位大爷！还不上前请安问好去！”

胡九爷呵呵一笑道：“用不着，用不着，来来来，我喜欢这个眯眯眼，就是你吧。”

陈咪咪乐得娇声笑着，嚶然一声已投入胡九爷的怀里，侯三爷嚷着要找穗儿，他是看上了她脸上的两颗白麻子。

大元米号的赵二爷看上了有美人痣的秀秀，现在只剩下金狮镖局这位总镖头“铁算盘”左庄了。

到底是练武出身的人，能够闯下今天这番事业门面，固然一半靠他的趋炎附势，见利忘义，到底手底下也不含糊，要说到几年以前，姓左的是惜身如命，这种酒色场合，他是不会来的。

今天“铁算盘”左庄的身价不同了，年纪大了，又有了钱，所谓“饱暖思淫”，就是这个道理，再加上他所结交的这几个朋友，不由他再想洁身自好，这秦楼楚馆也算得上有他一份。

尽管是大家伙瞎起哄，“铁算盘”左庄只是嘿嘿地笑着，一双精光闪烁的眸子只是在姑娘里面转动不已，可就是不指明挑选哪一个，显然是别有用心。

东楚钱庄的侯三爷嘻嘻笑道：“老左就是这些地方不干脆，来，我给你挑一个，我知道你是喜欢白的，过来文君，你去侍候左大爷吧！”

叫“文君”的那个姑娘，娇滴滴地应声，姗姗走到了左大镖头跟前，深

深一福，嗲着声音叫道：“左大爷！”

姑娘们心里都有数，四位阔大爷中，就数这个姓左的最难侍候，虽然他来的回数不少，可是真正“玩儿”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姓左的别有异功，姑娘们私相传说，都怕了他了。

怪不得眼前这个“文君”在被侯三指名点中侍候左庄之后，脸上鲜见喜色却有“畏”色。

低低地叫了那声“左大爷”之后，整个身子像病鸡也似的直打着颤儿。

左庄一只大粗手盘着她的腮，瞅了两眼，鼻子里哼了一声，摇摇头。

“怎么样？”侯三爷一怔道：“你还看不上？”

“不是看不上！”左庄嘿嘿笑道：“美是够美了，只是身子不够结实。”

说罢纵声大笑了起来，声震屋瓦，确是气壮声宏，文君吓得打了个哆嗦，慌不迭地退开一旁。

胡九等三人听他这么一说，也都大笑了起来，要论及财势，左庄虽然也不含糊，可是却绝难与胡九等三人相提并论，只是左某人武功好，有“汉阳一铁柱”之称，手下人多势众，就凭着这些本钱，胡九等就不得不格外巴结。

胡九爷笑声一敛，直瞧着那个年当花梢的鸨儿柳大眉道：“听见没有，我们这位爷可有一身好功夫，你等要找上一个嘿嘿……你明白了吧！”

柳大眉“唷”了一声，笑咪咪地道：“好，那就芳芳吧。”

姓左的摇摇头。

柳大眉漫应一声：“再不就……”

“用不着，用不着。”左庄一双闪闪有光的眸子注定着鸨儿柳大眉：“我已经看上一个人！”

柳大眉笑道：“那敢情好，是谁？”

“就是你！”

举座轰然大笑了起来。

柳大眉“唉唷唷”地娇叫了起来。

胡九爷击了一下掌道：“好！这才叫作‘高’！老左还是真有眼力啊，佩服，佩服！”

柳大眉嗲着声音道：“我的左大爷；你可别开这个玩笑，当着姑娘们，我可是臊得慌，这么吧，我再去找大爷你找一个，不管你中意。”

一面说拧过身子就走，她这里不过才跨出了一步，却被左庄一只巨大的手像捉小鸡似地拦腰给拿了过来。

柳大眉发出了一声似笑又哭的尖叫，姑娘们吓得哄然而散，接下去是柳大眉一连串的讨饶声，只是姓左的却是无论如何也不依，死说活说，他今天是要定了这个人。

这一来可该着柳大眉发愁了，她虽是出身娼门，但如今已是有了“主子”

的人，哪有鸨儿接客的道理，可是眼前这几位爷她却又实在开罪不起，只得耐下性子来好生看酒，再图后策。

一阵清晰的笛声，起自左面阁楼。

鸨儿柳大眉忽然挣开了左大镖头的手，拍拍身上道：“暖唷，光顾了照顾四位大爷，把另一位贵客都给忘了。四位大爷，我告个假，去去就来。”

一面说，柳大眉向着四人福了一下，转身就走。

“回来！”这一次说话的是胡九爷。

胡九爷脸上就像罩了一层雾似的：“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天晚上你这‘美人庄’我胡某人一个人花钱定下了！怎么还会有外客？”

一看见贵客生了气，柳大眉可是打心眼儿里害怕。

“唷！九爷，你这是怎么说的，我们几个脑袋敢不听九爷的吩咐？”柳大眉陪着笑脸道：“是这么回事，这位贵客三天以前就来了，一直就住在庄子里‘风来阁。’”

胡九爷也不等她把话说完，脸就拉了下来。

“什么，风来阁？”冷笑一声，他喃喃地道：“那是我住的地方！”

“这……”柳大眉喃喃道：“九爷，您还得多担待，人家是三天以前就来了定下的。”

“胡说！”胡九爷一下子站了起来：“怎么，你这美人庄我姓胡的花的钱还少么？”

“九爷，您这话说错了。”

柳大眉笑着过去攀交情，轻推着胡九爷，嗲声道：“九爷，咱们这是多少年的交情了，听说九爷今儿个宴客，我们把整个‘楚湘楼’都腾了出来，那里地方大，四位大爷……”

“不要再说了！”

这一次轮着东楚钱庄的侯三爷不高兴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叫那个人换过地方，风来阁我们是要定了！”侯三爷冷笑道：“他是什么东西，也配睡风来阁？叫他搬开！”

柳大眉皱着眉，为难地道：“可是人家已付了包银……我……怎么能……”

“钱？”胡九爷一声狂笑：“谈别的也许还不大好开口，谈钱就好办，你说吧，那家伙给你多少钱？我们加倍给你就是了！”

柳大眉怔了一下，叹了口气，只是摇头。

“这是怎么回事？”金狮镖局的左庄眼睛瞪得像鸭蛋那么大小。

柳大眉害怕得陪着笑，喃喃道：“那位大爷也是这么说，钱他是不在乎的，一来就付了五百两银子，四位大爷请想这个价码儿，就是他住上一年，我也不能撵人家吧？四位大爷，您们请多务包涵吧！”

四位爷儿们一听对方的出手，俱不禁怔了一下。

“好阔的手面儿！”胡九爷嘿嘿冷笑了几声：“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  
“这……不知道！”

柳大眉一副可怜样，眼巴巴地看着四位财神大爷。

“不行！”说话的是开钱庄的侯三爷：“老胡，凤来阁今天我们要定了！”

大无米号的赵二爷也拍了一下胸脯，大声道：“五百两银子，姓赵的照付，叫那个家伙搬！”

胡九爷一笑道：“哪能要你花钱，今天我是东道，这么吧，大眉儿！”

他嘻嘻地笑看着柳大眉，“得，难得今天我们左大镖头看上了你，你们今天是第一天圆房……”

哈哈笑了两声，他竖起一根指头：“一千两，算是我送给左大爷的贺礼，这笔钱也就算是凤来阁的包银，这下子你该没话好说了吧！”

侯、赵二人一听，俱都乐得大声叫起好来。

俗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一听见胡九爷竟然肯出一千两银子包下凤来阁，柳大眉的心可就活动了。

当下笑眯眯先向胡九爷福了一下：“谢谢九爷，我这就去张罗凤来阁去。”

一想到“凤来阁”现在住的那位主子，她却又有些担心，不由得有些发愁，只是冲着这千两银子的份上，她说不得只好走上这么一趟了，当下告辞而别。

侯三爷呵呵一笑，向胡九爷道：“老胡还是你行，对症下药，哈哈！这一千两银子，算是打动了鸨儿的一颗贪心了！”

才说了这么几句，脸上生有两颗白麻子的穗儿，已在他身上撒起娇来。

陈咪咪也抡着一双粉团儿的拳头，频频在胡九爷肩上捶着：“不来啦！九爷给人家的一赏就是一千两银子，偏偏对我们……”

胡九爷哈哈大笑道：“我就知道这又是给我自己惹了麻烦，好啦，好啦，要银子方便得很，那得看你的……嘻嘻！哈哈……”

一屋子人全都大笑了起来。

说话时，邻屋里已摆下了酒筵，过来请入座，当下四位大爷起身离座，走到了隔壁，纷纷入座，三位姑娘各自为自己主儿斟上美酒，猜拳的猜拳，撒娇的撒娇，好不热闹，却只有那位“金狮”镖局的大镖头铁算盘左庄还在盘算着柳大眉的迟迟不来。

想着想着，柳大眉就真的来啦。

来是来啦，脸上神态可是鲜有喜色，一进门就低下头。

胡九爷哼了声道：“怎么啦？说好了没有？”

柳大眉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四位大爷请多多包涵……这件事……我

真的是没有办法呀！”

赵二爷哼哼冷笑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小子他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能不买我们的账？”

柳大眉喃喃道：“这位大爷可是生来的怪脾气，胡九爷的意思我也转告了，只是他说什么也不肯让！”

胡九爷一拍桌子道：“混蛋！”

柳大眉吓得打了个哆嗦，陪着笑道：“九爷您多担待……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呀！”

“没法子也得想法子！”胡九爷一只手敲着桌子：“凤来阁我们是一定要，你听见了没有？”

柳大眉那副样子，就像是要哭了。

“我的九爷！这件事我是真没办法，我说您出一千两银子，那位爷说他给两千两……人家又是先来，九爷您看看我能怎么办呢？”

听她这么一说，在座的几个人可都愣住了。

“好小子！”侯三爷笑道：“这么看起来，这个人他是存心给我们别扭上了！”

大元米号的赵二爷大声道：“这小子叫什么名字？”

柳大眉摇摇头：“我问了好几次，他都没说，还嫌我噜嗦！”

“他们一共是几个人？”

“只有两个，还有一个是个哑巴！”柳大眉喃喃道：“看样子是他的一个跟班儿！”

胡九爷冷笑道：“这个人本地人还是外乡客？”

“听他的口音像是外地来的！”说着这个柳大眉又自叹息了一声：“还有气人的呢！”

四位大爷不禁俱都一愕，一齐把眼睛向她集中过去。

柳大眉的一双桃花眼扫了四人一眼，慢吞吞地道：“怪就怪在这里，四位大爷看上的姑娘，他也看上了……”

赵二爷眼睛一瞪，大声道：“会有这种事？”

“可不是吗！”柳大眉说：“这位大爷指着名字要点‘咪咪’、‘穗儿’，还有‘秀秀’，而且还指明了要我热酒……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好小子！”胡九爷霍地拉下了脸：“不用说了，这是他存心找我们的茬儿，跟我们过不去！”

大元米号的赵二爷倏地拍桌站起来道：“好，过去瞧瞧去！”

东楚钱庄的侯三爷也霍地站了起来。

胡九爷大声招呼着他的跟班儿“柱子”，吩咐他集合四人带来的随从护卫，总有十来个人。

倒只有那位金狮镖局的大镖头左庄，却现出了少见的沉默，众人在摩拳擦掌之际，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在盘算着心思，一只手玩着他嘴上的短髭。

大家所以这么有恃无恐，无非是仗着这个左庄有过人的功夫，这时见他不声不哼，都不禁有些意外。

左大镖头在目注之下，冷冷地说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各位先不要急，让兄弟称一称他的斤两！‘大牛’你过来！”

“大牛”是左庄手下一个得力的弟子，生得黑黑壮壮的，两手各有五百斤的力道，练过“铁扫帚”的下盘腿脚功夫，能腿扫“柏木桩”，在汉阳府，一提他的绰号“铁牛李”，那是无人不知！

左庄如今功成名就，早年打出来的一片江山固若铜池，现在什么事都不会再麻烦他了，天大的事派两名镖师，递上他左庄的名帖，也都可以迎刃而解，是以，他才能享如今逍遥之福。

铁牛李应声来到了眼前，恃手听令。

又黑又壮又高，二十四五的年岁，黑眉毛，小眼睛，大嘴扁鼻，一双太阳穴都高高地凸出去，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个“扎手”的货色。

“去到凤来阁，拜访一位外乡的朋友！”左庄一面拿出了他的名帖：“说是我们各位有请，请这位朋友与他的那位贵跟班儿务必赏光，这是我的名帖！”

铁牛李两手恭敬地接了过来，应了一声，正要转身。

左庄又道：“记着，眼睛给我睁大一点，有什么不对，回来再说！”

铁牛李咧嘴一笑道：“老爷子放心，没有请不来的客人，瞧我的吧！”说完转身自去。

胡九爷嘿嘿一笑道：“左老大这一手确是高明，这叫先礼后兵，请他过来可比我们过去又强多了！”

侯三爷坐下来恨声道：“要是这小子不买账呢？”

赵二爷冷笑道：“那今天就要他的好看。”

胡九爷摸一摸他的两络小胡子，也学左大镖头的样子，由身上取出了名帖吩咐他的跟班儿，到江阳府衙门里先去打声招呼，作好了一切准备。

“菜”上来了，龙凤梅花大拼盘。

各人少不得为此丰肴浮上了一大白。

忽然一个姐儿由邻室大厅揭开帘子跑进来道：“来啦，来啦，客人被李爷请来啦！”

各人都不由一惊，却见铁牛李笑嘻嘻进入大厅，又转过来道：“客人来啦！”

在座四位大爷平素无不“目高于顶”，只是眼前这个客人太过奇怪，最主要的当然是由于他出手的豪绰，引起了各人的兴趣，是以眼前各人一听说

是他来了，俱都情不自禁离座站起，对来人投以注目。

大厅两扇朱漆大门开处，进来了两个人。

第一个进来的，也正是那位豪绰手面的“大爷”，各人少不得更加注意。他身高六尺，相貌堂堂，紫面浓眉，鼻直目炯，颌下一络类似锺馗的胡子，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加了人工，竟是碧绿的颜色，同他身上所穿的那袭袍子一个颜色，绿油油的鲜艳之极。时令不过是深秋的季节，来人头上却戴着一顶拖有长尾的水獭皮帽子，杏黄腰带上插着那支白玉长笛子，足下却有一双黑得发亮的纯丝靴子，好怪的这一身打扮！

比较起来这位大爷身后的那个童子可就显得太瘦弱一点了，二十上下的年岁，白白的一张瘦脸，黑长衣外加绿披肩，唯一与他主人相似之处，该是那双又黑又浓的眉毛了。这小子冰冷冰冷的表情，进门就靠向旁边站住不动，像是立意旁观。

毕竟那位金狮镖局的大镖头左庄，是出身江湖的人物，江湖里的规矩礼貌他不能不懂，对方既然收下了自己的名帖，又亲自来了，证明是赏了自己面子，自己就不能疏忽了主人的礼节。

匆匆赶上了一步，左大镖头抱拳笑呼道：“赏光，赏光，左某荣幸之至，贵客请坐！”

来人那一双精光闪烁的眸子，在入门之初已迅速地转过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脸，这时再也不多瞧一眼。

聆听之下，鼻子里哼了一声，在铺有红丝绒的讲究太师椅上坐了下来。

四位大爷对看了一眼，对于来客这种托大无人的神态大为不满。

铁算盘左庄忍着心里的不悦，再次抱拳道：“足下大名是……”

来客鼻子里又哼了一声，炯炯目神注定着这位左大镖头，点点头道：“你大概就是金狮镖局子那个总镖头‘铁算盘’左庄吧！”

左庄面色一沉，答道：“不错，足下你……”

来人不等他话说完，眸子已转向其他三人：“幸会之至！”他微笑着说道：“这位是东楚钱庄的大掌柜的侯腾金，侯三爷！”

侯三爷点点头，十分傲气地道：“不错。”

来人眼光依次掠向赵二爷：“米店的大老板，赵子方，赵二爷！”

赵二爷也是傲气十足地哼了一声。

“这位大概是有‘瓷器大王’之称的胡光，胡九爷了，幸会得很！”

胡九爷打了个哈哈，道：“好说，阁下一进门就报出了我们四位的名字，足证是有心人了，来来来，菜还没上，酒也正温，请陪我们共饮一杯如何，请请请……”

来客摇摇头道：“饭我是要吃的，只是时候还不到，你们先请吧，吃完我们还有笔买卖要谈！请吧。”

左庄怔了一怔，发觉到话中的词锋不对，其他三位大爷早已忍不住腹内饥饿，纷纷转回座上，再也不多瞧这个不识抬举的人一眼，待到左庄转回之后，四个人已大声吃喝起来。

在他们大吃大喝的当儿，来客却是轻轻地垂下了头，合下眼皮来，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正好是对方四位大爷酒足饭饱的当儿，照前言，应该是谈买卖的时候到了。

四位大爷纷纷落座。

胡九爷咳了一声，端起了一碗香茗来喝了一口，大咧咧的道：“好呀，既然这位贵客有一笔买卖要跟我们谈，我们就洗耳恭听吧。”

绿衣人点点头道：“好说！”

一霎间，他脸上装出了一副微微的笑容。

“不知道各位曾经听说过没有？江湖上有一种‘不乐之捐’的名堂。”绿衣人缓缓地说着。

四人对看了一眼。

胡九爷怔了一下道：“不乐之捐！什么意思？”

绿衣人一晒道：“有人富而好施，被称为‘乐捐’！”微微一顿后，他又接下去道：“有人虽富却是不仁，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但是却又非捐献不可，被迫捐金，就称为‘不乐之捐’。”

四个人被他这番话说得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彼此面面相觑。

“我不说各位当然不清楚，”绿衣人慢吞吞地道：“这不乐之捐百数十年来，一直由‘不乐’所推展，每十年行走江湖一次……”

他那双眸子微微扫过金狮镖局总镖头铁算盘左庄时，面上表情亦庄亦谐地道：“这‘不乐’左大镖头应该听说过吧。”

左庄似乎在初闻那“不乐之捐”四字时，已有些陷入沉思状态，此时闻言，实似有所警觉。

“不错，我听过！”左庄总算想起了有这么件事：“‘不乐’远居南海，帮主好像是人称‘一心二点三梅花’的三位武林异人。”

绿衣人微微一晒，接道：“阁下到底不愧是出身武林，见识丰硕，不知道阁下对这三位老人家的平素行藏为人知道多少？”

左庄冷冷一笑，摇摇头道：“尊驾不要把话扯得太远了，这又与你我今天之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绿衣人那双眸子瞬也不瞬地盯着他：“等一会，你们自然会知道得十分清楚。”

左庄挺了一下很不自在的身子，冷冷地道：“左某人虽听说过这三位武林前辈的大号，只是嘿嘿！遗憾得很，却始终没有与他们打过什么交道。”

“你不必遗憾！”绿衣人笑了笑：“因为你马上就将与他们打上交道了。”

左庄霍地自位于站了起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左大镖头稍安毋躁，请坐下说话！”绿衣人目光一扫其他三位：“我想这三位大爷还急于一听下文呢。”

左庄嘿嘿一笑，重重地坐下来道：“朋友，如果你想要拿这三位帮主的名字来压我左某人，那可就错了，左某人不吃这一套。”

绿衣人一晒道：“每个被‘不乐帮’找上的人一定都是不快乐的人，就像足下现在这副样子。”

左庄呆了一呆，高高举起右手，正要往茶几上拍下去，转念一想，却又放了下来。

立刻他作出了一副“并非不快乐”的样子。

绿衣人喃喃地道：“我想现在大镖头应该可以把有关不乐帮三位帮主的行径向你的三位朋友说一说了，因为他们好象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左庄偏过头来，正好看见了渴望一听其详的三双眼睛。

“老哥！”赵二爷忍不住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不乐帮，不乐之捐的，把我们都听胡徐了。”

左庄冷冷哼了一声，慢吞吞地道：“这只是江湖上的传说罢了，传说在南海地方有个不乐帮，这个帮派与其他武林帮派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倚仗强势，专门向全国各处强迫捐献金钱……”

“对了！”绿衣人脸上充满了笑靥：“所以才称作‘不乐之捐’。”

左庄看了他一眼，才又继续向其他三位伙伴解释道：“据说这个不乐帮在南海独处一海岛，那海岛也叫做‘不乐岛’，岛上居民全部都是帮中之人，人数众多，但是他们却不事生产……”

胡九爷听到这里嘿嘿一笑道：“那么他们一定会饿死了！”

左庄冷笑道：“按常情确是应该如此，但是事实上这不乐岛上的数千居民却没有一个饿死的，非但没有一个饿死，而且他们吃的穿的，甚至于日用一切，都反而比其他别处的人更为享受，好像他们天生到这个世界来就是为了享受一样。”

绿衣人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赵二爷一肚子的狐疑，眼巴已地看着左庄道：“这是怎么回事？”

左庄冷笑一声道：“就是因为那‘不乐之捐’。”

“荒唐！”胡九爷挺了一下肚子：“天下哪有靠捐钱来过日子的人。”

“但是不乐岛上的不乐帮，他们百十年以来，一直就是靠人家捐助来过日子的。”

左庄冷笑着接下去道：“据说那不乐帮的三位帮主，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武功，行为怪诞，坏透了，他们专跟全天下有钱的人过不去。”

赵、胡、侯三个人的脸色，忽然都变了。

“刚才这位朋友也说过了。”左庄瞟了绿衣人一眼，接下去道：“这百十年以来，他们每十年就会到全国各地走上一遍，干他们‘不乐之捐’的勾当，被他们找到的，全都是富甲一方的大户。”

“嘿嘿！”笑了几声，左庄又接下去：“当他们找到有钱的对象时，就会给这些富户一张银色的……”

绿衣人忽然插口道：“不，你记错了，是金色的。”

“金色的！”左庄重复着，满脸怒容接下去道：“管他是金色的还是银色的，反正他们是给一张捐款的单子，写上他们要捐助的数目，然后等着拿钱。”

“荒唐，荒唐！”胡九爷嘴里再一次地嚷着：“要是人家不肯捐呢？”

“不捐也不行！”左庄忿忿地道：“据说不愿意捐助的人，他们不是拿走他的一条腿就是一只胳膊，情况严重的，他们还可能拿走他们的脑袋。”

“啊，”这一次轮着侯三爷惊叹了：“有这种事？这……这还有王法吗？”

左庄冷笑一声：“在他们眼睛里，哪还有什么王法？”

侯三爷瞪着眼道：“这……这简直是强盗嘛！”

左庄道：“本来就是强盗，应说是比强盗还要可恶的一群东西。”

绿衣人一晒道：“大镖头说话的时候，最好不要太冲动，也不要意气用事，怎么能说是‘强盗’呢！是他们自愿捐献的钱呀！当然，也许他们捐献的时候，有点不大快乐，这一点倒是真的！”

绿衣人的话声一歇，大厅里包括鸨儿柳大眉在内，所有的人无不哗然，一时纷纷交头接耳，有的啧啧称怪，有的引为笑谈，俱都对这闻所未闻的怪异帮会组织谈论起来。

胡九爷大笑了几声，目注向绿衣人说道：“这个故事，我生平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过。”

绿衣人道：“很多人没有听过。”

侯三爷说：“真有趣。”

绿衣人道：“很多人都认为有趣。”微微一顿，他才接下去道：“但是奇怪的是，当他们接到了那张金色的捐献卡片账单的时候，他们就不再会认为很有趣了。”

胡九爷冷笑道：“故事讲完了么？”

绿衣人耸了一下肩，看向左庄，反问道：“完了么？”

左庄气恼地道：“你认为完了就完了，奇怪，这又干我什么事？”

赵二爷插口道：“对不起，请恕我打个岔。”

绿衣人一笑道：“你看，你的故事还没有完吧，总会有人想多知道一点的。”

左庄一股怒气发不出，却迁怒于赵二爷的不知趣，狠狠地瞪过去。

偏偏这位赵掌柜的不能领会，仍然继续发问道：“难道各地衙门都不管了？”

左庄恨恨地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们眼睛里根本就没有王法，衙门里那几块料如何管得了？”

赵二爷道：“那总还有地方上的公理正义吧。”

“有什么正义？”左庄道：“他们一来山高皇帝远，再则，据说那三位帮主武功盖世，很多人都敌挡不了，都怕了他们。”

大家都怔住了。

绿衣人“唰”一声由衣袖里抖出了折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

柳大眉巴结地道：“大爷，你觉得热么？”

八月天，已经很凉了，再怎么也用不着折扇子，绿衣大爷这种动作可有点反常。

绿衣人一笑，望着柳大眉道：“这你就知道了，跟胡涂人说话是很热的。”

“唰！”一下，他又折上了扇子，那双炯炯有神的眸子注视向左庄道：“谢谢你说了这一大段，大体上来说，虽然当中有很多地方并不尽然，但是也差不多了，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

左庄冷笑一声，道：“我说完了，该你的了。”

胡九爷摇了一下头，气呼呼地道：“这故事虽很有趣，但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又要知道这些怪事？”

“一点也不怪，”绿衣人十分和颜悦色地道：“因为你们四位大爷，正是不乐帮看中的对象。”

四人顿时为之一愕，当然他们其中也不乏聪明之人，对此事已有所预感，只是这个预感一经证实，仍然使他们有震慑的感觉。

左庄用力拍案，发出了“叭”的一声：“哼，小子！”他实在忍不住了：“你的眼睛睁大一点，要是你打算拿‘不乐帮’的旗号来吓唬人，那你可是找错了对象，告诉你，我姓左的可不吃你这一套。”

绿衣人微微一笑，脸上神色，十分笃定。

“左大镖头，你说对了，实在说吧，吃这一套的人，我们就不找了，要不然怎么会叫做‘不乐之捐’呢。”

左庄神色一凝，那张脸一霎间变成了褐色。

然而前文已经说过，他如今身分已经不同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听打架就捋袖子的毛躁性情了，如今他已经是“有钱人”了，有钱的人常常必须提醒自己，一举一动都必须合乎规矩，要合乎身分，冲动不得。

胡九爷比较更合乎“有钱人”那种派头，摸着他的小胡子，嘻嘻笑道：“老弟台，对不起，我可不是有意要占你什么便宜，看你样子实在很年轻，

年轻人有时候的确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声，我们几位在汉阳府，不错，钱是有两个，只是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叫我们‘不乐之捐’的，这一点你尤其要搞清楚！你要放明白一点，咳！”

侯三爷冷冷哼道：“不要说你一个人了，哼哼，就是真的什么不乐帮主来了，我们也不在乎。”

赵二爷一定也要说上一句：

“小子，你应该打听打听汉阳府我们的身分，嘿嘿！无论官私两面，你要想跟我们斗，哼哼……你就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绿衣人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们话说完了没有？还有谁要说？”

胡九爷看了各人一眼，冷冷地道：“说完了，你要怎么样？”

绿衣人道：“那就该我的了。”

说到这里，他微微招了一下手。

远立门侧的那个黑衣哑童，立刻心领神会地抱拳应命，转过身来，把大厅的两扇门紧紧关上，并下了门闩。

大厅里各人顿时起了一阵哄动。

胡九爷大怒道：“什么意思，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吗，混蛋，混账！”

绿衣人丝毫不现怒态。

他依然用着和悦的声音道：“在我们买卖没有谈成以前，包括我自己在内，谁也不能走出这间大厅。”

说话时，那个面色苍白的黑衣哑童，双手抱膊，十分懒散地站在门前，很明显地已在执行他主人的命令，不许任何人出入。

“铁算盘”左庄的确是沉不住气了。“我就是不信，什么人能阻住我左某人的去路！”

绿衣人一笑：“最好你非信不可。”

“我偏不信！”左庄脸拉得很长，转过脸看向他那个得意的弟子：“铁牛李，你给我出去一趟。”

铁牛李闪身而出，抱拳应了一声：“是。”

左庄再关照他：“记住，出去再回来，不要给我多惹事，人家让开就算了。”

铁牛又恭应了声，脸上现出不屑的冷笑，借着抱拳见礼的当儿，他有意地伸展了一下身上的骨骼，发出了一阵子骨响声。

姑娘们丛中立刻发出了一阵子惊叹耸动声。

老实说，虽然眼前气氛很紧迫，但是除了鸨儿柳大眉以外，这些妞儿们可是心里毫不担心，反倒暗暗窃喜着，有“乐子”可看的喜悦。

绿衣人简直连眼皮也不眨向铁牛李一眼。

铁牛李摇晃着身子，一副像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样子，慢慢吞吞地直

向大厅门前走过去。

姑娘们立刻闪身让出了一条路。

黑衣哑童仍然抱着他胳膊。

铁牛李借着前行的当儿，每走一步自丹田里提吸出一股内元之气，以之充实四肢，是以每下一步，都沉重出声，显示着他的功力确实不凡。

“小子！”他站在了黑衣童子面前：“你可听见了？快让开，二爷要我出去一趟。”

黑衣童子甚至于连头也不摇一下，苍白的脸上根本就不着表情。

“你听见没有？”

黑衣童子依然如故，只是面颊上多了两条“鄙夷”的笑纹。

铁牛李一心想在师尊与各位大爷面前卖弄一番，哪里又会想到对方这貌不惊人的小子，竟然全身负有惊人的身手。

他再也不愿与对方废话，一声叱道：“闪开！”右手一挥，直向着对方这个瘦削小子胸肋间扫去。

铁牛李曾经有“开碑手”的沉实掌功，这一挥一扫之力，看似无奇，其实却蕴有惊人的内力，“碰”的一声，击了个正着。

黑衣童子连眉也不曾皱一下，就在铁牛李掌下的刹那，自然而然，极其神速地自黑衣童子胸肋之间鼓出了一个气包，铁牛李的这一掌，恰恰正好的就打在了这个气包上。

铁牛顿时一惊。

“铁算盘”左庄看得更清楚，禁不住呆了一呆，这一霎他似乎忽然想出了对方这种异乎寻常的异功，暗忖一声不好，正想出声警告却已是慢了一步。

敢情铁牛李情急之下，紧接着再次出手，仗着他练有“横”功，有一身蛮力，决计要把对方生生扳倒，当时身子向前一伏，两只手同时递出，“噗”的一声，已分按在黑衣童子的两处腰侧之间。铁牛李这一次可是用足了力量，脚下是骑马单裆，双腕力振之下，喝了声：“滚开！”

想象中，那么瘦单的人，如何当得起他的这般神力，然而事实上却又是大谬不然。

唇角兀自荡漾着那种鄙夷的微笑，身子却是压根儿丝毫也不曾移动一下，黑衣童子挺立如故。

各人目睹之下，都不禁紧张地站了起来。

眼看着铁牛李龇牙咧嘴连吃奶的力量都用了出来，一张黑脸由于用力过剧的关系，都变成了猪肝颜色，只是那个瘦削的黑衣童子，偏偏身子稳如泰山，固若磐石般屹立着。

“铁算盘”左庄大惊之下，才知道自己敢情是走了眼，原来这个貌不惊人的瘦小子，敢情身上有出乎寻常的功夫，铁牛李这般蛮干，必将要吃大亏。

心里想着，大声招呼道：“铁牛李，退下去。”

无奈黑衣童子可不是这么容人欺侮的，左庄话方出口，黑衣童子已快速地出手反击。

那么快的一霎，不知是怎么一来，黑衣童子的一只手掌已反贴在了铁牛李的下腹上，紧接着他扬起来的手势，铁牛李的身子就像是疾风中的一片云也似的霍地腾了起来。

“铁算盘”左庄大惊之下，足下用力一顿，身子快若飘风地已迎了上去，出掌拧腰，只一下，已把铁牛李偌大的身躯接在了手上。由于铁牛李下坠的身势过于沉重，左庄接是接着了，身子却禁不住打了一个跟跄。

大厅里立刻传出来一阵子乱噻，胡九爷、赵二爷、侯三爷几位爷儿们哪里见过这个？一时，都吓得脸上变了色。

被放下来的铁牛李，再也不是“铁”打的“牛”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面条捏的，两只手捂着肚子，一时连腰都直不起来，他在那里一声不吭的蹲在地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子顺着脸直往下淌个不停。

黑衣童子却又似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处，执行他看守门户的任务。

胡九爷抢上一步，眼巴巴地看向铁算盘左庄道：“这……这怎么办？”

“不要紧！”左庄沉下脸来道：“我倒要来见识见识这位小朋友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

胡、侯、赵三人，平素对于这位左大镖头的武功，也是只凭耳闻，并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们却深信这位大镖头必然身手了得，这时见他自愿出手，不禁宽心大放。

以堂堂声名，汉阳府首屈一指的左大镖头，亲自出手去对付一个对方跟班看门的门童，实在是有点小题大作，杀鸡用牛刀的感觉，然而情势的发展，却又使得这位左大镖头非如此做不可，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

一直不曾多话，独座位上的绿衣汉子，忽然冷冷一笑道：“左大镖头莫非还不死心么，我看不必多此一举了。”

左庄沉声道：“什么意思？”

绿衣人冷冷地道：“不乐帮派出来的使者，绝非无能之辈，你又何必要自取其辱。”

左庄呆得一呆，一双瞳子骨碌碌转了一转，倏地跨前一步，大声道：“好！既然如此，左某人候教了，请。”

一边说，一边向座上绿衣人抱拳拱了一拱，显然矛头已转向了绿衣人本人。

大家伙眼看着双方即将交手，一时纷纷向后退开。

偏偏绿衣人没有立刻出手的意思。

听了左庄说的话，他脸上浅浅现出了几线笑纹，摇摇头道：“大镖头也

许错会了意，我来这里只是向各位执行‘不乐之捐’来的，可没有打算跟人打架，除非哪个人真的强到非要我出手不可的地步，否则……”

铁算盘左庄脸上一阵子发热，情不自禁地向前跨出一步，可是，他立刻就感觉出发自对方身上的一种无形内力。

前文曾述过，凡是武功达到了一个相当程度的定点后，其体魄之内则会自然而然地兴起一种所谓的内功游潜，左庄显然不是弱者，而且有见于此，因此当他一经有所领会之后，立刻大生警惕，跨出的脚步，情不自禁地又退了回来。

“很好！”左庄冷笑着道：“那么我倒要看看谁胆敢阻挡我的来去！”

他明知对方手下的黑衣童子必然会阻止自己出去，也明知自己必将要和黑衣童子动手，只是这么说，显然有“遮羞”的用意，因为以他今天的尊贵身分，去出手对付对方手下一个门童，一旦传扬出去，自将要落人笑柄。

然而，如果照他眼前这种说法，情形将是不同，因为是对方黑衣童子阻挡他的出路而被迫出手，那就另当别论。

绿衣人很明白他的这种矫情虚饰，不过置之一笑。

因为大凡一个人的武功达到了某一种境界之后，就像是绿衣人现在这种境界，他已经具有明鉴入微的功力。只凭对方的谈吐器宇，即可察知对方的功力虚实，眼前这位名重汉阳的金狮镖局总镖头，虽然名声很大，然而论及真实的武功，绿衣人实在还不屑于出手，乐得借手于手下小童杀一杀他的锐气。

左庄已慎重其势地向廊外步出。

胡、侯、赵三位忙自起身跟在他身后，他们三位大爷早已被眼前这种情势发展逼得透不过气来，早先的寻欢之意已荡然无存，巴不得能够离开眼前这片是非之地，是以一见左庄外出，立刻慌不迭地跟了上去。其他姑娘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谁也不愿跟着蹚眼前这种混水，一时纷纷立起，跟在三位大爷身后。所有人都挤了过去，大家像一条龙似地排在左庄身后。

当然，大家的希望也都寄托在这位大镖头身上，只要他能闯过这扇门，大家都暂时得救了。

## 七

绿衣人若无其事地端茶自饮。

左庄的气势不小，身后跟着大群的人，只是这番气势，就非眼前小小一个门童所能抵挡得住。

偏偏那个黑衣童子似乎也学会了主人的狂傲，对于眼前这番阵势毫不

心惊，只把一对白多黑少的眼珠子直直地盯着对方，身子却并不移动。

“铁算盘”左庄在距离对方三尺左右走下了脚步：“闪开，小子。”

一面说，起手一掌，直向对方童子迎面击去。

黑衣童子霍地抬起了手，两只手掌“啦”的一声，就空接在一块。

左庄鼻子里哼了一声，足下前跨一步，那只手用力向外再次推出。

黑衣童子由不住后退了两步。

左庄怒叱一声，紧接着左掌五指弯曲如钩，猛可里一掌劈出，直向对方胸膈之间击了过去。

这一掌，左庄是安心要对方当场出丑，掌势里聚集着凌人的内力，不要说真的被它击中万无活理，只要被掌风扫上一些也是不得了的。

黑衣童子可不是傻子。就在左庄递出凌人的掌势里，黑衣童子瘦削的身子霍地凌空直竖了起来，由是乎左庄充满劲力的这一掌，可就走了个空。

紧接着黑衣童子腾起空中的身子急速地落了下来，他左手斜出，疾如电光石火般反向左庄背侧间击出，左大镖头急切间反手一扳，两只手又自迎在了一块。

这么一来，两个人四只手便紧紧纠缠一气，一时分不开来。

纯就体态上来说，左庄实在要比这个瘦削的黑衣童子大得多。

这一霎，两个人显然较量上了内力。

张扬着双臂的左庄，完全是一副以大吃小的态势，两只大手凌空力接之下，其力何止千斤？

然而被他压迫之下的黑衣童子，却是并不含糊，别看他瘦得像人干儿似的，可是身子骨硬是挺得挺挺的，丝毫也不曾被左庄巨大的力道压下去。

“老鹰抓小鸡”样的左庄，一次又一次地抖动着他巨大的身躯，每抖动一次，必然自其双掌内输出一次凌人的力道，这样三数次之后，他所施展的内力堪称已达到了顶点，然而那个瘦弱的黑衣童子仍然是依然故我，并没有在他神力之下瘫软下来。反之，左庄本人却反倒显现出有些后力不继的样子了。

就在他第四次运施功力的时候，足下显然打了一个踉跄，一连后退了几步。

这一刹那，他脸上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怒容，忽然发出一声咆哮，整个身子霍地腾空而起，肥大衣衫衬满了疾风，在空中发出了噗噜噜一阵子响声，直向着一隅座头上的绿衣人当头直罩下来。

这一手确是出乎每个人的意外。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铁算盘左庄竟然在不敌对方手下一名跟班的情况之下，却反倒向对方主人出手，实在有点难以理解。然而了解到左庄的心情个性的人，此举倒也并非“不合情理”，盖因为一切的羞窘愤恨皆导源于现场的绿衣人，黑衣童子无非是听从其命令，

供其使唤的一个奴才罢了。

左庄在恼羞成怒的心情之下，乃促使他不顾一切地猝然向绿衣人出手。

这一式，“金龟罩顶”确实既快又狠，双掌两足同时贯足了真力，居高临下霍地自空投下，宛若鹰击长空，看来功力至猛。

大家伙俱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举止吓得呆住了。

座头上的绿衣人此刻正自端茶自饮，猛可里见他右手振处，盖碗内的茶水茶叶一股脑地全数倾出，变为千百飞星反迎着左庄身上兜了过去。

双方的势子都快到极点。

任何人想不到，也万难相信，以左庄具有这身功力之人，竟然会被小小的半碗茶水给击退，击伤。

随着左庄发出的一声惨叫，他那张开四肢的巨大投影，蓦地在空中一个倒仰之势，接着即被四平八稳地倒摔了出去。

“噗隆通！”一阵巨大的响声，压碎了一张茶几。

左大镖头的身子，在地上折了个斤斗，霍地欠身坐起，只见他满脸鲜血，岂止是满脸，简直全身上下全都为鲜血所浸满，宛若一个血人似的，瞪着一双大眼睛，话不曾说出半句，顿时倒地昏死了过去。

大厅里所有人目睹如此，俱都被这番举止所镇住了。

绿衣人缓缓地由位子上站起来。

这个人实在是一个相当沉着、阴森而讳莫如深的人物，只看着他脸上含蓄着的那种笑，简直就难以判度他的下一步将要如何了。

胡、侯、赵三个人眼看他如此的神威，俱都由不住心里一阵发毛，一时不禁相继向后节节后退。

胡九爷退到了一张座位处，情不自禁地坐下来：“你……你想怎么样？”

侯三爷也开腔道：“告诉你，汉……汉阳府可不是好撒野的地……方。”

柳大眉以及一群野草闲花，更是吓得拥挤一团，人人脸上变色，抖成一团，较之先前的打情骂俏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胡九爷终于又回复了他的自信与尊严，用力地拍着椅子手把，打着官腔道：“你可要想明白一点，这里官私两面都有我的人，你要是敢心存……不轨！嘿嘿！你可是讨不了什么好的。”

绿衣人笑靥如故，只是端的是“笑里藏刀”：“你最好闭上你的嘴，还有你，你！”

三个“你”不用说，一定是代表了眼前的三位大爷，随着他手指之处，三位大爷果然就安静了下来。

绿衣人笑了笑道：“蜡烛是不点不亮，有些人天生的贱骨头，你的刀不架在他脖子上，他休想听话！就像你们阁下几位。”

侯三爷在位子上挺了下肚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要急！”绿衣人慢吞吞地道：“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我们来谈一笔小买卖。”

胡九爷翻了翻眼皮道：“我们素不相识，有什么买卖好谈的？”

赵二爷转过脸看着胡九爷道：“胡兄，我看得请府台衙门的刘师爷来。”

话才出口即听得绿衣人一声朗笑，三位大爷顿时心头一寒，一齐注视过去。

“说得好！”绿衣人收敛住笑声，缓缓地道：“其实也不劳费心，下一步，我跟着也就会去拜访府台衙门，也许你们还不知道！除了府台衙门之外，我还有一笔大买卖要跟紫禁城里的皇帝大佬谈一谈呢！当然这是一笔很大的买卖，眼前与你们无关，也就用不着多谈了。”

三个人由不住又交换了一下眼光，心里像是着了一记闷棍一样的不自在。

胡九爷半天发出了一声叹息，频频冷笑道：“谁叫我们今天落在了你的手里呢，大不了捐几个钱吧，没什么了不起。”

赵二爷也寒下脸道：“既要人家拿钱，态度就要好一点。”

绿衣人一笑道：“所以我一直都是带着笑脸。”

“这不是笑不笑脸的问题！”侯三爷拍着他鼓膨膨的肚皮道：“钱的事情总得要人家心甘情愿呀！”

“那你就错了！”绿衣人半笑不笑地道：“真要你心甘情愿那就谈不上是‘不乐之捐’了。”

“不乐之捐！不乐之捐！哼哼！”胡九爷也挺了一下他的大肚子：“说吧，只要不太过分，我们给你就是。”

绿衣人皱皱眉道：“这可难说，好吧，我这就先向三位不乐之捐啦。”

一面说着他一面转过身来，走向原来的座位处缓缓坐下，回身招招手道：“三位请过来一下。”

三个人对看了一眼，一脸不情愿的表情。

胡九爷第一个欠身站起来，其他二位也只好跟着站起，三个人悻悻走过来：坐好。

眼看着一场兵争似已结束，鸩儿柳大眉才从骇慌惊悸中恢复了正常，她那善于讨好的一张脸，立刻布满了笑容。

堆着惊悸犹存的笑，她拍了一下手，道：“来呀，给大爷倒茶，侍候着，上烟！”

奈何那几个早已受惊的姐儿，却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凑这份热闹了，尽管是鸩儿频频拍着她那双粉团儿的玉手、却只是你推我我推你乱作一团，谁都像脚下生了根似的，再也走不动一步。

柳大眉正要装声作态地骂上几句，却被绿衣人异常明亮的一双眼睛制止

住了。

“对了，鸨姐儿，你过来，这里也有你一份儿。”

绿衣人看着花俏的鸨儿，虽是笑脸洋溢，却有其不怒自威之处，柳大眉在他的目神里，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请坐下。”

柳大眉真的就坐下了。

这当口，只听得地上发出了沉重的出息之声，敢情先时昏倒在地的那位金狮镖局的大镖头左庄，已然幽幽地醒转过来。

铁牛李赶忙上前侍奉着，虽然他自己看上去也够狼狈的。

“哼，他醒的倒正是时候。”说话时，绿衣人的眼睛，直直地盯在了铁牛李的脸上：“劳驾，请把左大镖头搀过来坐下。”

铁牛李不敢不遵，看看左庄一身血渍，却又有些害怕：“总镖头他伤得不……不轻。”

绿衣人点点头：“当然不轻，不过，放心，他还死不了就是了，死了我这个不乐之捐就捐不成了。”

铁牛李不敢不听，一面点着头，一面把受伤的左大镖头搀过来，扶着他坐下，又送上了茶。

左庄三魂幽幽醒转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眼前的情形，心里自然有数，只气得频频叹息不已，却是说不出一句话，勉强地喝了两口茶，摇摇头表示不想再喝了。

绿衣人看看铁牛李，冷冷地道：“你可以退下去了，我担保他绝对死不了就是了。”

铁牛李忙自退开一旁。

左庄伸手擦了一下脸上的血，圆瞪着两只眼，正想翻身站起来，忽然觉得当胸软麻穴道上微微一麻，情不自禁地又向后软了下来。

却见绿衣人正用一只手指头指点着他，道：“你还是老实一点地听着好，何必自讨苦头呢。”

说完了这两句话，放下了手，左庄才又失去了胸前那种麻软的感觉。

左庄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地瘫在了椅子上，他心里敢情有数得很；从刚才那番动作上判来，对方这个绿衣人明是内功已臻至极点的人物，表面上若无其事的几下指点，暗中却有“隔空点穴”的秘招在内，很明显的正是暗示对方“还是乖一点的好”。经此一番示警，左庄可就真的不敢再有异动了。

绿衣人乃自慢条斯理地目注向距离自己最近坐处的胡九爷，含着笑道：“阁下的家财，颇是可观，本地有五处买卖分号，另外九江有三处大窑，买卖大得很，长江几省都有你的生意。”

胡九爷一怔，想说什么，却被绿衣人的手势止住了。

“你不必多说，我们的调查清楚得很，依阁下的家财，光只是现银，少说也有七百万两之数。”

胡九爷脸色又是一变，因为对方所报出的这个数目，显然把他摸得太清楚了。

“因此，我们向你开出的这个数目，还不至于让你为难。”

胡九爷挺了一下肚子，冷笑道：“多少？”

“一千万两。”

“多少？”胡九爷显然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千万两！”绿衣人慢吞吞地道：“这个数目，你是一定可以拿得出来的。”

“荒……唐……”胡九爷大声道：“我的全份家财才不过是七百万两，你就要我捐出一千万两？”

“不错！”绿衣人道：“我说的七百万两，只是你的现金，并不包括你的那些房屋和存货。”

胡九爷大叫道：“难道你要我变卖产业，变成一穷二白？简直是荒唐！”

“不错，我们正是这个意思！”绿衣人脸上开始失了笑容：“你的那些产业，原本还可以值上千万两之数，只是急切间变卖，最少要打一个对折，所以只能算五百万两，你虽是标准的一个奸商，但是早年倒还刻苦过一阵子，剩下的两百万两银子，其中大半数还要用来解散手下的伙计，余下之数，如果你能节省一点、后半辈子应该还不成问题的。”

胡九爷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一个劲儿地冷笑着：“哼哼！你以为，我真的会照你的话这么做么？”

“你最好听话。”

“如果我不听话呢？”

“那就不太好了！”绿衣人喃喃地道：“只怕你得不偿失，因为那么一来，你将要失去另一只胳膊。”

胡九爷愣了一下，莫名其妙地道：“另一只胳膊？”

话才出口，即见绿衣人右掌隔空而出，凌空一击，随着他的手势，空中传出了猝然的一声尖锐破空声，紧接着隔座的胡九爷一声惨叫，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竟自齐肩被切了下来。

这番举止，不啻大出在场各人之意外，俱都被吓得魂飞魄散。

眼看着胡九爷身躯一阵于战抖，鲜血直涌而出。

然而绿衣人的一切行动，皆出自事先的安排，从容得很，只见他右手猝抬，隔空一连指了几下，用“隔空点穴”的手法，把对方穴道止住，血液立刻止住了外溢，胡九爷身上的痛楚，显然也大为减轻，由于失血不多，痛楚

不剧，虽然失去一臂，竟然没昏过去。

胡九爷抖颤得厉害，簌簌自椅子上站起来：“大侠……饶命……饶命……”

一边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我给……我给……只求你饶我这条命。”

“我不要你的命，记住，十天以后正午之时，在你府上见面，一千万两银子，分列十张银票，要各大埠通用的‘正通宝’银号的。”

“是是……我记住……记住了……”

绿衣人冷冷一笑，道：“现在，你可以走了！”

胡九爷叩了个头，抖颤着身子站起来，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呼他的听差的：“张才，狗奴才……快来。”

张才应声跑过来，看起来比他主人更害怕，全身上下抖成一团。

“快……扶着我……叫他们套车。”

张才搀着主人哆哆嗦嗦地跑出去一半，胡九爷才想起还忘了拿他的那只断臂，又回过身来。

绿衣人笑道：“你还指望着这只断手能够接上去么？不过，带回去作个纪念也好。”

张才用衣服包着那只断手，主仆二人一般地颤抖。

“记住，半个月內日敷‘金疮散’不使流血，不能见风，再找伤科大夫好好瞧瞧，要不然你这条命可不容易保住。”

这番话出自绿衣人像是开玩笑般的口吻里，却把这位有瓷器大王之称的胡九爷吓得三魂出窍，一个劲儿地打着哆嗦，嘴里一连串地应着，在他那个跟班的张才搀扶之下，匆匆离去。

这一次看门的黑衣童子不再阻拦，等他二人离开之后，又恢复原来位置站好。

大厅内这一霎，真可算得上鸦雀无声。每一个人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尤其是侯、赵、左这三位大爷，几乎都吓瘫了。

绿衣人一双眸子缓缓地转向他所要“不乐之捐”的第二位，东楚钱庄的侯三爷。

侯三爷就像吃了烟袋油子似的，一个劲儿地抖个不停：“大侠……客……饶……命……我……我……”

侯三爷差一点儿就快缩到椅子下面去了。

绿衣人点点头道：“你们四个人在汉阳城，论家当儿都有的是，吃喝玩乐真是享尽了人间福气，人不能一辈子老是享福，从现在起，我想就是你们受罪的时候到了。”

“我……大侠……要多少钱我都给……只求你……不要毁了我……”

绿衣人“哼”了一声，一笑道：“我很清楚，你的钱庄是专门放高利贷起家的，各大埠都有你的分号，你还有个外号叫‘吸血虫’是不是？”

侯三爷呆怔了一下，用力地摇摇头道：“不不……大侠客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的钱庄生意再本分也没有……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

一面说，频频顾左右的赵、左二位道：“是……不是？是不是？”

只可惜他们两个人如今已是泥菩萨过江，各怀鬼胎，顾自己都来不及了，哪里还顾得了他？

侯三爷干挤着两只眼，那副样子简直就像是要哭了出来，显然这“不乐之捐”的滋味确是不快乐得很。

绿衣人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我也给你十天的时间，八百万两银子，十天后的午时，我会准时拜访。”

“八百……八百万两？呀！老天……”侯三爷杀猪也似地叫了起来。

“你拿得出来的。”绿衣人话声出口，右手倏地凌空而出，空中传出来一声尖锐的劈空之声，和先前的胡九爷没有什么两样，侯三爷一只左臂齐着臂根断了下来，紧接着绿衣人五指虚按，以奇异的“隔空打穴”手法打中了侯三爷身上五处穴路，为他止血、定痛，侯三爷再次杀猪般地叫了起来。

绿衣人唤来了侯的随从，把他立刻搀扶出去，他的眸子接着转向大元米号的赵子方赵二爷。

赵子方不等他开口，先自扑通跪倒在地，如丧考妣地哭了起来：“我的米号只值一百万两银子，大爷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不错！”绿衣人缓缓地道：“你的家当是比他们少了一点，但是你私藏的米却是很可观。”

赵二爷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着：“可是大爷……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呀……前年我还赈过灾，捐过米……”

绿衣人一笑道：“也许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是你告诉我这些又有什么用？我不是在审案子，这一点你先要弄清楚！五百万两，限时七天！情形跟以上两个人一样！你快回去准备去吧。”

赵子方知道多说无用，磕了个头，赶忙爬起来。

当他眼睛与对方眼睛接触的一霎，绿衣人奇快地递出了他的双指。

可真是惊心动魄的一霎，随着绿衣人的一双手指凌空挖处，一对鲜血淋漓的眼珠子已自赵老二的眼眶子里滚了出来。

姓赵的像冤魂附体地鬼叫着，一时频频打起转来，自有他的手下将他搀了出去。

“现在该你了……”绿衣人深湛的目光盯向左庄。

左庄前受巨创，兀在伤痛之中，只是他毕竟是习武出身，尽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一刹那，仍有其“宁折不弯”的个性。

面对着绿衣人的炯炯的目神，他冷冷笑着道：“不乐帮的手段果然阴狠毒辣，今天我总算见识了。”

绿衣人微微一笑道：“那是你一直没有遇见过，我们的手法一向如此，百十年来并无改变。”

“可是，我耳朵里只听过贵帮的三位帮主，却不曾听说有阁下这么一位。”

绿衣人笑了笑：“你说得很对，过去的几次捐款，一向是由三位帮主亲自收取，只是最近因为三位老人家春秋已高，所谓‘有事弟子服其劳’，我不得不勉为其难了。”

“哼哼！”左庄气忿填胸，几乎为之气结地道：“这就难怪了……朋友，你报出个万儿吧。”

绿衣人一笑：“由于我出道太晚，到现在江湖上知道我的人还不多，有几个不耐烦的朋友，都管我叫‘无名氏’，也有人叫我‘不乐君子’，因为凡是我去的地方，人家都很不快乐，这倒也不是假话，随便你怎么称呼我都行。”

左庄勉强挺了一下身子，十分凄惨地笑道：“你们不乐帮这种行为，又和强盗有什么区别？”

“多少还是有些区别的！”绿衣人喃喃地道：“强盗喜欢杀人放火，比较起来，我们要文雅得多。”

左庄一直在大声地出息着，听到这里呼息声更大了。

“君子服人于德，小人服人以力……哼哼！”他徐徐道：“你……怎么配算为不乐君子？”长长叹息了一声，他无限气馁地道：“我活了这么大，确实还是第一次见过，天下武林中，竟然会有这么……一个帮派……嘿嘿，不乐帮……不乐帮！”

绿衣人道：“关于这一点并不稀奇，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左庄忿忿地一哼，道：“说吧，要多少钱？”

绿衣人那张笑脸，忽然罩上了一片铁青：“我们不要你的钱。”

“不要？”左庄冷笑道：“不要钱？”

“我要你的命！”绿衣人道：“天下没有人能嘲笑不乐帮，你更不例外。”

话声出口，陡地一掌劈出。迎合着绿衣人递出的掌势，左庄忽地发出了一声闷咳，呛出了一口鲜血、整个身子直向后倒了下去。

大厅内发出了一阵惊叫声，胆小的姑娘们都哭出了声音。鸨儿柳大眉只吓得两片手骨嗑嗑地直响，双腿一软，再也支持不住，顿时倒地昏死了过去。

汉阳府府台衙门花厅，午夜时分。

显然有什么非常之事正在讨论着，两扇厅门紧紧关闭着，十数名府衙的捕役一个个刀出鞘弓上弦，一副如临大敌模样。

曹羽与他几名得力的手下，一字形地排坐在铺有猩红缎垫子的太师椅上，比较起来，那位官居四品的府台正堂却反而屈坐下首，敬陪末座了，本

来也是，在这群朝廷秘密组织特别人物眼睛里，一个知府又算得了什么？

官拜内厂提督的曹羽，不用说高高在上，身边左右是郭、姜两位都卫，另有两位身佩金星的蓝衣卫士分坐在郭、姜二人身边，看上去来头都不小。

汉阳府的知府刘华云，同着新领汉阳“神机营”的武官包大勇，各居下首，另陪末座的是师爷方松和“神机营”的“副将”马准。这等人聚集一堂，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看来气氛森严。

高居中座的曹羽，微微皱着一双浓眉，官气十足地道：“这件案子，我们原是不打算惊动地方的，现在既然在汉阳出了岔子，你们当然脱不了干系，你们要负完全的责任。”

知府刘华云拱手道：“大人请放宽心，卑职一定会同包大人尽力而为，短日之内将打探结果向大人回报。”

曹羽嘿嘿一笑道：“你有把握么？”

“这个，”刘知府一脸为难地苦笑着：“卑职尽力而为，想叛王家小，妇人幼儿，就算藏躲也是不易，卑职只要派人挨户严加检查，料必有蛛丝马迹可供搜索。”

曹羽点点头道：“这倒是一个方法，只是对方要是有意藏躲，只怕打探不易，无论如何，你赶快张罗着去办吧。”

刘知府又应了一声是，即抱拳道：“大人等一行来得突然，下属与包大人都不及趋迎，尚请海涵。”

那位神机营的千总包大勇也站起来抱拳道：“卑职与马副将迎驾来迟，五位大人请不要见责。”

曹羽冷冷哼了一声道：“去岁紫禁城八营神机秋校之时，本座亲侍御驾，亲眼见过这等火器的厉害，这一次说不定我要借重你的神机营用用。”

包大勇抱拳一礼，道：“卑职遵命，不过……”

曹羽道：“不过什么？”

包正勇轻咳一声道：“大人既是亲侍御驾秋校神机之人，当然知道神机营的官兵非有皇上的旨意是不便出动的！”

曹羽冷笑道：“本座这次前来，便是奉了刘、谷等大人转奉圣上的旨意……嘿嘿，包大勇，莫非你还要伸量一下这内厂提督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么？”

包大勇脸色一变，后退躬身道：“卑职不敢。”

曹羽哼了一声道：“这就是了，从今天起，你的神机营要随时待命，听候郭都卫郭大人的调遣，万一调度不力坏了本座的大事，嘿嘿……包大勇，你这个‘千总’的官，可就别想混下去了。”

“是！”

包大勇惊吓得额角直冒冷汗，频频后退抱拳不已，忙自转向左侧的那位

郭都卫，抱拳请示。

郭都卫似乎比他的主子曹羽更加地难说话，他铁青着一张脸，未开口先冷笑几声：“包千总！”

“卑职在。”

“赶明几个，我要瞧瞧你的神机营到底有多厉害，就照着上次紫禁城演习的那个模样，也来上这么一次，也让我这个没见识的土包子开开眼。”

“这……”包大勇一时惊得愣住了。

“怎么，包大人你还有什么碍难么？”

“这……”包大勇的眸子转向刘知府：“刘大人！这件事施得么？”

话声未完，那位职领内厂二品都卫的郭大人，手拍椅把子，一声冷叱道：“放肆！”

包大勇后退一步，躬身拱拳，但却是圆瞪着一双眼，大是忿忿不平，一副敢怒而不敢言的样子。

一旁的刘知府却为之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为官甚久，早已达练官场，对于这些大内侍卫的跋扈擅越早已清楚，更何况当今天下正是刘、马、谷等几个太监当家，曹羽等一干人，无异正是这些人最得力的一群走狗，一个闹翻了，那还了得？不要说包大勇的这个神机营干总的官儿保不住，自己的四品前程，怕不也为之连带动摇。

当下一见郭都卫发怒，慌不迭上前抱拳道：“郭上差请息雷霆，包大人新自震边卫调来敝府不久，有些事情还不大明白，待下官私下开导与他，他也就知道了。”

“嘿嘿！”郭都卫强收怒容，碍着身边的顶头上司在座，有些话不便出口，只是冷笑不已。

曹羽道：“这也是你们为朝廷立功的机会，要是能把叛王家属擒获，论功行赏，便是你们的福分。”

刘知府拱手道：“全凭大人恩典，列位大人多多关照。”

“哼！”曹羽的话还未说完，接着冷笑一声：“要是因为你们怠忽职守，不全力合作，坏了大事，论罪行罚，只怕你们也是担待不了！两者轻重，刘大人，包干总，你们自己衡量衡量。”

这几句话只说得知府刘大人与“神机营”的包干总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连连打躬称是不已。

曹羽冷着脸，微微点头道：“我们在这里暂时住上几天，有什么事可以就近联络，天不早了，你们先退下去吧。”

刘知府才算舒了一口气，目光一扫身边那位行伍出身的包大勇一眼，二人相继上前恭敬告退，带着他们的人，匆匆退了出来。

离开花厅之后，包大勇直眉竖眼地嘀咕着：“这几位爷儿们可真是难伺

候，要依着我的脾气，就跟他们来个相应不理，除非有圣上的旨意！嘿嘿，看他们又能怎么样？真是欺人太甚。”

刘知府看了一下左右，苦笑道：“包兄这就有所不知了，这些爷儿们千万开罪不得，别说那姓曹的我们开罪不起，就是他手下那几个佩有星星的卫士，哪一个咱们也惹不起。”

说到这里，把声音有意放低，趋前一步，附向包大勇耳边道：“包兄也许不知道，这些东西过去出身不高，杀人放火什么事他们都做得出来，惹他们干什么，我们犯不着，好歹虚应声势，把他们侍候完了一走了事。”

包大勇先是一怔，随即嘻着一张大嘴道：“行，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有一手，看起来真有你老兄一套，只是，老兄，要是鄱阳王全家大小抓不住，我们岂能脱得了干系？”

刘知府嘿嘿冷笑了两声道：“这是姓曹的拿话来压我们，要是论罪他们才脱不了干系，我们也没有接到朝廷的一纸公文，只是面子上不得不敷衍他们罢了。”

包大勇连连点头道：“高明！高明！老兄不愧是两榜进士出身，比我这个拿枪杆子出身的人实在是要高明得多了，佩服！佩服！”

尽管狼虎当道，作官的硬是有他们一套，以不变而应万变，不得不令人佩服。

花厅里现在所剩下的几个都是自己人了。

千手太岁郭元洪郭都卫深深皱着眉毛，转向曹羽道：“大人真以为刘知府这些家伙能帮上忙？”

曹羽苦笑了笑：“老实说，我现在很是苦恼，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并非是鄱阳王的一家大小，而是十分棘手的一个江湖组织。”

“大人指的是不乐帮？”

曹羽黯然点点头，脸上显现着阴森的笑。

铁臂神姜野姜都卫冷哼一声：“如依着卑职之见，那一夜我们实不该轻易撤离，小小一个江湖帮派，难道还能与朝廷作对不成？”

曹羽冷笑摇头道：“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也不清楚么！这个不乐帮实在是极难应付的一个组织，我们何苦招惹！”接着他叹了口气道：“现在我只希望鄱阳王那一家人不是落在他们手里就好了，要不然那可就要大大费事了。”

“千手太岁”郭元洪道：“我就是想不通，不乐帮为什么要插手管这闲事？”

姜野冷笑道：“这个你还会想不通，还不是为了钱么，说不定那三个老怪物一时心血来潮，想借着这批人质来给我们做一批生意。”

曹羽吟哦着点点头道：“有道理，唉！我当时竟然会没有想到这一点。”

另一位金星卫士，“双手飞石”夏元之，却是心细如发，试询道：“观诸

那一夜情形，大人对那个‘无名氏’的态度甚是礼遇，莫非大人原来就与他认识？”

曹羽不大自然地“哼”了一声，却是不曾回答。

千手太岁郭元洪立刻岔开道：“果真要是无忧公主这些人落在了不乐帮的手里，我们下一步又该如何？”

曹羽叹了一口气道：“但愿不是如此，否则那将是一件头痛之事。”

顿了一下，他接下去道：“不过，这个谜底我们很快就得揭晓，如果鄱阳王家室一行真的落在了他们手里，我预料下一步他们将要派人来与我们联系。”

话声方住，即听得厅外传来一阵子乱器，像是门卫的喝叱声，只是正当各人凝神倾听欲待喝间时，声音却又没有了。

曹羽目光一扫身侧的双手飞石夏元之，后者立时会意，足下一个垫步，已飞快地袭向门前，伸手拉开了厅门，厅门乍开，却与外面站着的那个人成了脸对脸地照了盘儿。

夏元之一惊之下，脚下一个踉跄，禁不住后退了几步，门外人却把握着这个机会，就势迈步而入。

白脸，浓眉，一身黑衣，瘦削的个头儿，这副长相，对于在场的几个人来说，都谈不上陌生，敢情他正是那夜树梢现身，“无名氏”手下的“报财童子”。

夏元之怒叱一声：“大胆！”脚下一个上步，用“双撞掌”的掌法，突地直向对方前胸击来。

黑衣童子当然不是弱者，迎合着对方的掌势，双掌同出，四只手掌交迎之下，夏元之身子已经飘飘倒退出丈许以外。然而，另一名金星卫士铁臂神姜野却自他身后疾扑过来，出掌如刀，一掌直向黑衣童子肩上劈下来。在如此两名大内高手的夹击之下，来入黑衣童子不得不侧面闪开。千手太岁郭元洪也快速迎上去。

“且慢！”曹羽一声喝叱：“你们住手！”

三位出招的高手各自收招后退了一步，连同厅内另一名金星卫士，“飞天星”桑斗，四个人各峙一角采取紧迫收缩之阵，牢牢把来入黑衣童子看在当中。

黑衣童子脸上并不现丝毫惊慌，上前一步，向着正面的曹羽拱了拱手，退后一步，即由身上取出一封函件双手递上。

曹羽伸手接过，看了一眼道：“原来你是下书来的。”

黑衣童子点点头，倏地转身待去，却被眼前的四名大内卫士紧紧看住。黑衣童子才自踏出一步，又觉出眼前情势不对，倏地又后退回来，双手平伸下搭，摆了一式中原罕见的奇怪招式，一双小眼睛骨骨碌碌只是在四人身上

频频打转不已。

这时曹羽已看完来书，冷冷一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想不到贵帮的人居然吃到了我的头上，这一次你主人的用心看来是白费了。”

黑衣童子阴森的脸上，仍然是木讷不着表情，只伸手向外指了一下，又拍了一下前胸。

曹羽冷笑一声道：“我原本是可以让你回去的，只是令主无名氏竟然会用如此卑鄙的手法来对付我，说不得我曹某人要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了。”面色一沉，喝道：“给我把这小子拿下来。”

话声出口，姜野足下一滑，已暮然欺身过来，右手二指骈处，直向对方哑童关元穴上点来。

黑衣童子想也知道当前这几位主子不是好相与，脸上显现慌张，嘴里哑叫了一声，已旋身右侧，双掌同出，直向当前另一武士飞天星桑斗一双肩头上力按下来。

他两手十指张开，活像是两把钢钩，十指尚还离着桑斗甚远，后者即觉出肩头上一阵疼痛难当，足见这少年童子十指上功力了得。

桑斗心里一惊，退身闪开，低叱一声，旋腿直踢黑衣童子下盘。

黑衣童子无意纠缠恶战，一心只想着离去。桑斗身子闪开，正中下怀，当下哑嘶一声，双足顿处，疾若箭矢也似地直向窗外纵出。

然而这一干大内高手都决计不容他再能脱逃。

黑衣童子身形方自纵落窗前，迎面的千手大岁郭元洪霍地一掌击出，这一掌端的力道十足，彼此距离又近，万万难以闪开，前者被击得一个倒仰，向后翻了出去。

猛可里又着了姜野一拳，黑衣童子身子尚未站定，再次地栽了出去，“碰”的一声，撞击在壁角，差一点昏了过去。

不包括曹羽在内的四名金星卫士，几乎是同时自四方进身逼上，死死地把对方看死在壁角里。

黑衣童子剧烈地喘息着，那副样子真象是急了，两只眼睛骨碌碌转个不已，只是一时却又无可奈何。

一旁的曹羽目睹如此，嘿嘿一笑，缓缓走过来道：“小子，你认了吧，这叫上天有路你不去，地下无门自来投，且把你先行拿下来，看你主人是要你不要？”

话声方歇，壁角的黑衣童子倏地发出一声怪叫，陡地掠身而起，背脊几乎与花厅的天花板接触，活似一只穿梁的燕子，直由千手太岁郭元洪头顶上掠过来，待向厅门穿出。

然而，曹羽却不容他如此。

本来曹羽还自持身分，不愿向对方出手，这时见状一声怒叱道：“你敢！”

双肩甫晃，出掌如电。黑衣童子的身法已具奇异，只是在这位曹老爷子眼睛里，却不能逞强，曹羽这一掌看似平常，其实却变化万千，黑衣童子虽诡异莫测，亦不能逃过。只听得“嘭”的一声，打了个正着。

黑衣童子身子就像球也似地被弹了出去，“咔嚓”一声，震碎了一扇窗户。

这一掌直把他打了个满脸发花，鲜血四溅。

然而这小子硬是有股不倒的劲儿，在连番中掌受击的重创之下，犹自不忘脱身逃走。随着他身子一个倒仰之势，陡地扬手打出了一掌五色石子般的东西。只听得一阵子劈啪声响，先是火光乍现，紧接着弥漫起满室彩烟，在场各人，虽然都当得上武林中一流身手的人物，尤其是曹羽更是自负了得的人物，奈何却被黑衣童子这一手障眼法儿所骗。

他们虽然在江湖甚而官场中都历练丰富，但是对于黑衣童子眼前所打出的这一掌奇怪物件，却是以前所不曾见过，怔得一怔，已失了先机。

曹羽首先觉出不妙，暗忖不好！身形乍闪，飘身而出，来到了厅外。其他四人亦先后冲出。

五个人先后来至厅外，但只见明月光字，夜凉如水，却已失去了对方黑衣童子的踪影。

曹羽冷笑一声，肩头轻晃，跃上了屋顶，其他四人也先后自不同角度跃起，相互在附近察看一周，依然是不见对方丝毫踪影。

一行人转回大厅时，才发觉那一排宫纱吊溜溜地直打着转儿，灯下站岗的四名官兵一个个瞠目结舌，敢情早就被人给放倒了。

曹羽打量着，只气得脸色发黄，却是一言不发。

郭都卫过去察看了一下，回头道：“是被人点了穴了。”

显然是黑衣童子方才来时所为，五个人谁也没有再开白说话，心里的那股子窝囊可就不用提了。

郭元洪随即施展手法，把被点了穴的几个人给解救了过来，一行人转入花厅。

花厅里兀自弥漫着仍未消逝的彩烟，五位声势显赫、身手杰出的大内高手，竟然会在对方一个不见经传的哑巴少年手里吃瘪至此，传扬出去，势将落人笑柄。

曹羽一肚子别扭，一句话也不说，径返住处休息去了。

夜店，青灯，再加上丝丝秋雨，给人无限凄凉的感觉。

公主朱翠如今是真正的凄凉了。她伫立在窗前，怅望着轩窗外的雨丝，一行芭蕉被雨水刷洗得绿油油的，“老福林客栈”五个字，分写在五个油纸灯笼上，串成一串，在夜雨里分外显眼，不眠的蝙蝠只是来回穿梭地飞掠着，

衬以长巷外老是敲个不休的梆子声，这调调儿确实太寂静了。只是呆呆地向窗外看着，脑子里像是一团乱丝，要想在这么多的纠缠里清理出那乱丝的头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她即陷入到这种莫名、无奈的困境里，心情的愁苦，早已使她颊间失去了笑靥，那双惯于微微向上挑起、代表喜悦的双眉，也很久再也不曾挑动了。

整整一天，直到现在为止，她不曾吃过一点东西，“忧愁”竟使她忘记了饥饿，直到这一阵梆子声，才使她觉出了腹中的真空。

过去几天以来，她每常在夜深人静之际步出屋外，在这个专卖夜点的小馄饨摊子上来上一碗什么，一碗素面滴上点辣椒油，就着两条藕片糟小鱼，似乎很有个味道，最能合她的口味。今夜，她却有些懒得动了，只是禁不住那阵老梆子声声催人，似乎在催促她非去不可的感觉。

“去吧！一个人再闷下去，可真是病了。”对自己说了这么一句，她懒洋洋地由衣架上拿起了一领披风，拉开风门，顶着迎面的小雨，步出了屋门。

长巷口，一列梧桐树下，支着两大块油布篷子，半里半外地摆着六七张桌子，十来条板凳，这就是“老吴”的面摊子。

老吴这个山西大汉，围着个油布围裙，脸上红得发亮，正在巷子里冒着雨敲着梆子。打量着他的座头儿，已有五六个客人，别看他的生意寒酸，不论天气阴雨，就算是腊月里下雪的天，也照常有客人照顾他的生意。老吴的面摊子，这附近五十里内外，硬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朱翠一走进摊子，老吴的梆子也不敲了。

“大姑娘好呀！”老吴嘻着他那张生满了黑胡子的嘴笑道：“我就是等着你来哩。”

朱翠在一个冷座上坐下来，老吴拾起抹布，先使劲儿地抹了一阵桌子：“味道可好啦，我特别给你留下了两只没敢拿出来。”

朱翠点点头，递上半个微笑道：“谢谢，那敢情好，我肚子倒是有点饿了。”

老吴嘿嘿笑了两声，挺了一下肥大的肚子：“我给大姑娘下一碗雪菜肉丝面，再弄两条小鱼，来上两酒驱驱寒，怎么样？”

朱翠摇摇头说：“我不会喝酒，就改成茶吧。”

“好！”吴胖子说：“那就来一碗西湖龙井。”

说着他就转过身子张罗着去了。

朱翠脱下了身上的缎子斗篷，里面是一身湖青色的八幅风裙，脚下是同色水面天青的一双缎子弓鞋，虽说是她特意避人耳目，挑最不起眼最不花俏的穿着，奈何大家如王族出身，毕竟是透着不凡，莫怪乎七八双眼睛都直了。

吴胖子一面下面，嘴里还不闲着：“噢！我倒是忘了，大姑娘你找着你

娘了没有？”

朱翠摇摇头，说了声：“没有！”

越不想说话，对方的话还是越多。

端了两盘卤菜来：“正格的，姑娘你一个人在外面，可是不大好！这两天地面上可是不大安静。”

朱翠拣了一片藕，慢慢送入嘴里，一面细细地嚼着，乜过眼睛来：“有什么事吗？”

“赫！敢情可大啦！”两只眼睛左右膘了一下，把头向前凑了凑，吴胖子压低了喉咙：

“我给你说这些，大姑娘你可别害怕，要是害怕，我可不说了。”

朱翠心里微微一动，只听见那边灶上“噗！噗！”连声，敢情是面开锅了。

吴胖子赶过去把面盛在碗里，又为一位客人打了酒，切上菜，这才又转回到朱翠座头上。

“是这么回事，”这一次他也顾不了对方怕不怕了：“听说汉阳府最近来了一伙子厉害的土匪，嘿！可厉害啦！”

朱翠用眼睛表示了她的疑问。

吴胖子压低了嗓子道：“南城的胡九爷，你听说过吧！论财势，嘿，在汉阳不数第一也数第二，你猜怎么着？唉！一只胳膊叫人给活生生剁啦。”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为什么呢？”

吴胖子道：“为什么？还不是为了钱！听说叫什么‘快乐帮’的人。”

“你说错了！”接口的是另一桌子上的客人：“不是快乐帮，是‘不乐帮’呀！”

说话的是四十上下中的一个中年汉子。

一身宝蓝的夹袍子，白净的面皮，捋着两只袖子，里面是白绸子的汗褂，显然又是一个体面的人物。

吴胖子回头看了一眼，一脸惊喜地道：“是常爷，你老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不招呼一声？”

姓“常”的脸上含着笑，打着一口冀省的口音：“是你这里来了贵客，哪会瞧见我？”

一面说，他那双深邃的眸子早已上上下下把朱翠打量了一个够，脸上愈加地现出稀罕之色。

吴胖子赶忙过去招呼着，一脸笑道：“常爷真会说笑话，这位姑娘是外来的客人，就住在对面街头上的‘老福林’客栈里，嘿！我这就给您上酒，唷！说到菜，您可是来晚了，好菜都没有了，给您凑合着切个小拼盘吧。”

姓常的一脸带笑道：“随便你呀，我只是一个人闷得慌，想来喝上两盅，

先弄壶好酒来吧。”

吴胖子答应了一声，酒倒是现成，菜也现成，很快地就上来了，杯箸显然不同一般，像是专为姓常的所准备好的。

朱翠方才在与这个姓常的一照脸的当儿，就觉出对方器宇不凡，不像是个市井之流。

双方眸子再次交接之下，姓常的倒是挺有礼貌地欠下身子：“大姑娘你好。”朱翠微微点了一下头，轻应了声好。

吴胖子嘿嘿笑着走过来，向着朱翠道：“姑娘你或不认识，这位常爷就是世袭镇武将军常老爵爷的公子，人称常小爵爷，他的府第就在头里，呶，就是那个大铁门，可气派啦。”

朱翠心里微微一动，“镇武将军”常威她是认得的，一向是自己家里的常客，倒是他的儿子，眼前这个人，她却是第一次见到。

## 八

据她所知，常威为官清正，他这个将军之职，亦为父亲所节制，自己母女此次落难，原计划到他这里暂避一时，后来想到距离大近，又怕株连他全家大小，才临时改了主意，真是想不到竟然会在吴胖子的小面摊里碰见了，双方如论及本是世交，只是眼前却不便明言，再者目下捉拿都阳叛王一家大小的流言，早已尽人皆知，人心隔肚皮，尤其是官场中只有利害而无道义，更不能不特别小心。朱翠心里这么思念着，情不自禁看了对方一眼。

这位常小爵爷要说是“小”可也不小了，总在三七八、四十左右，军功世家出身，器宇自有其开朗不同凡俗之一面，白皙的脸上洋溢着“慷慨激昂”，给人以正直公义的印象。

“还没有请教姑娘贵姓？是本地人么？”小爵爷的一双眸子瞬也不瞬地盯向朱翠。

朱翠微微迟疑了一下，才吐出了一个“朱”字。本来她想随便编上一个姓的，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还是说了实话。

果然这个姓，使得常小爵爷惊了一惊。只见他脸上立刻浮起了一片笑容。“这是国姓呀，”常小爵爷含着笑道：“姑娘不是本地人吧？”

朱翠摇摇头。

吴胖子在一旁接口道：“这位姑娘是来打听她娘消息的。”

话才出口，却被朱翠略似责备的眼神儿给制止住了。

“怎么？”吴胖子一头雾水似地：“是这么回事吧。”

朱翠没答理他，却把眼光移向雨地。

常小爵爷笑了笑，举杯自饮了一口，却把一双眼睛移向了吴胖子道：“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吴胖子愣了一下，想起来才道：“哦，不是爷提起，我还几乎忘了，刚才跟这位姑娘正说到那帮子叫什么快乐不快乐的土匪，爷您就来了。”

常小爵爷点点头道：“这件事我最清楚，不是快乐是‘不乐’不乐帮。”

“不乐帮”三个字一经出口，立时使得那位落难公主缓缓移过头来，情不自禁地注视过去。

常小爵爷微微一笑，注向朱翠道：“姑娘可听说过？”

朱翠摇摇头：“没有！”

常小爵爷道：“这话也是，别说姑娘你，就是我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过，江湖上居然还会有这么一帮子怪人。”

朱翠杏目瞟向吴胖子，果然后者提出了疑问。

吴胖子迫不及待地拉过一张竹凳子坐下来，道：“爷，您还是说个清楚……什么叫不乐帮，这是一帮子什么样的土匪？”

常爷哼了一声道：“你刚才跟朱姑娘说得不错，南城的那个胡九，真的是叫人把胳膊给剁下来啦。”

吴胖子翻着眼，咽了口唾沫道：“这可真是……这事我也是听人说的，听说不只是胡九爷一个人，还有……”

“还有东楚钱庄的侯三，大元米号的赵子方……”常小爵爷一口气说出来：“就连我们汉阳府知名的金狮大镖头左庄，也在几天前遭了毒手，横尸在美人庄，哼哼，这一下子，汉阳府可有得好忙的了。”

吴胖子听到这里，就像一尊泥菩萨也似地呆在凳子上了，半天吭不了声。

“老天爷！”过了老半天，他才吐出了这么一句。

常小爵爷隔座举杯，向着另座上的朱翠道：“姑娘远来寻亲，单身在外，要多多保重，我敬你一杯。”

朱翠道：“常先生请不要客气，谢谢您！”以茶代酒，她也喝了一口。

常小爵爷放下酒杯道：“朱姑娘金枝玉叶，不像是寻常人家。”

朱翠心里一惊，表面却丝毫不现惊慌，摇摇头，浅浅笑道：“常先生抬举了，事实上我惯走江湖，倒也不是什么娇生惯养。”

常小爵爷“啊”了一声，像是有点不相信自己这双眼睛似的，那双充满了费解的眸子，只是在对方身上转动不已。

“常先生！”朱翠直言不讳地道：“你刚才说到的那个不乐帮，莫非是传说中来自南海那个不乐岛的一群人？”

“这个……”常小爵爷摇了一下头，道：“我倒是不清楚了！怎么姑娘也听说过？”

朱翠点点头道：“听过一点。”

常小爵爷哼了一声道：“这帮子人也未免太无法无天了，居然目无官府，公然勒索，真是太不像话了。”

朱翠道：“常先生可以说得清楚一点么？”

常小爵爷道：“详细情形我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我知道这两天官面上很紧，听说……”

下面的话“呼之欲出”却又临时吞在了肚子里，顿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姑娘也许不知道这些匪人作案的手法实在毒辣得很。”

吴胖子连客人都顾不得招呼，伸长了脖子专心的在听。小面店里其他的几个客人，也都听出了神。

常小爵爷似乎后悔有此一说，为了不使这么多人失望，只有一道其详了。

“是这样的，这些上匪听说每几年就要出来作一次案，叫作什么……不乐之捐……”冷笑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道：“他们作案的手法，是先找到一些有钱的人，然后开出价钱，定下日期，到时候对方照给也就罢了，要不然就杀人家性命，名叫‘不乐之捐’，真是荒唐极了！”

“老天爷！”吴胖子又叫了这么一声：“难道官府都不管？”

“这些子酒囊饭袋！”小爵爷想是多喝了两杯酒，更加地放眼无忌：“不是我骂他们，这些衙门里的东西，平常见了老百姓，厉害得不得了，真要遇见了厉害的人，他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哼！”喝了一口酒，他放下杯子：“不过我听说‘不乐帮’的人都有一身好功夫，这也就难怪了。”

放下了杯子，常小爵爷发觉到太多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便推杯站起来，由袖子里拿出了一小锭银子放在桌上：“这位姑娘与各位座上朋友的账，由我付了。”

吴胖子一怔道：“爷，您这就走？外面还下着雨呀。”

“不要紧！”向着朱翠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起身外出。

雨地里立刻过来两个人张开伞迎着，小爵爷就这么头也不回地去了。

朱翠继续吃她的面，其他各人却有些受宠若惊站起来，在常小爵爷步出之时，一齐哈腰称谢。

吴胖子拿起银子，自语着：“太多了，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呀！”再追出去，淋了一身雨也没追上，回来之后一个劲儿地摇着头，脸上却堆满了笑意。

“这位爷一直就是这个样，最体谅我们穷人了！得！各位算是白饶了一顿，反正爵爷请客，我再给各位加点菜。”

“用不着。”朱翠站起身来道：“我自己的钱我自己付，见了面请你代我谢谢常先生吧。”说罢，留下钱，冒雨而出，一径地走了。

朱翠出了吴胖子的面铺不远，即见一个打伞的长衣人由暗处迎过来。

双方尚距离甚远，那人即深深哈下腰来道：“姑娘好，我们公子请姑娘过府一谈，我这里侍候着您哪！”

朱翠眼珠子一拿，即见一隅墙角下，先时曾在面铺遇见的那位“常小爵爷”正倚立在墙下，身侧一人为他高高撑着雨伞，正在远远向自己含笑点头。

依照平常习性，朱翠是决计不会答理的，只是今天情形特别，显然她了解到这位小爵爷必有什么话要向自己说，再者，她也有心观察一下镇武将军的近况，因为这位将军到底是自己父亲的心腹爱将，刻下自己家人现正在危急落难中，如能得他在适当时机加以援手，自是有益无损。略一思忖，她也就不予拒绝，便在那人伞下，一径步向常小爵爷立处。

常小爵爷笑嘻嘻地道：“方才小食摊上谈话不便，我看姑娘此行似有难言之隐，如有在下能效力之处，在下很愿为姑娘尽力。”

朱翠见他面色诚恳，微微一笑道：“常先生太客气了。”

常小爵爷欠身道：“舍下就在附近，姑娘如不见弃，请来舍下一谈如何？”

朱翠艺高胆大，自忖即使他心怀不轨，却又能奈自己何，只是一个姑娘家，尤其像她这种出身，自有其一分矜持。

微微一笑，她即道：“那么就烦头前带路吧。”

常小爵爷如果够细心，只这一句“头前带路”，就可看出对方不同凡俗的出身，当下他道了声请，随即导引着朱翠一径步向那所耸立在巷口的巨宅之中。一个小厮立刻打着灯笼迎过来，带着二人穿过了一条长长的箭道，步向回廊，廊子里两列宫灯，照耀得异常明亮，几个高悬的鸟笼子都罩着黑色的笼衣，一些盆景摆设得更是浓淡适宜，醒目的黄菊，似乎一直在强调着秋天已然来临。

带路的小厮一直导引着来到了侧院的花厅，行礼退下。

常小爵爷伸手推开了空花雕刻的门扇道了声：“姑娘请！”

朱翠迈步进入，并无忸怩姿态。

双方落座之后，一个俏丽的丫环献上了香茗，退下。

将军府第自然有其庄严宏伟的气度，然而这一切看在那都阳公主的眼中，却又极其平淡了。

她始终保持着一份雍容和高洁的气度，在在使身为居停主人的常小爵爷心中纳罕，他可能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贵为“公主”的异性接触，是以对方的气质仪态，是他前所未见，也就难怪他深深为对方的绝世风华和气度所震惊了。

“我想你必然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朱翠平视着他缓缓地道：“现在你可以说了。”

常小爵爷先是一呆，随即轻轻咳了一声。

“是……不是的……”他反倒有些拘束了：“刚才在小店初见姑娘时，即觉出姑娘你有异寻常，吴胖子又说到姑娘此行是在寻找令堂，是以……我不动了好奇之心。”

朱翠淡漠地笑了笑：“我什么地方又有异寻常了？”

“这……”常小爵爷微微一笑：“姑娘也许自己并不觉得，一个出身高贵和羁身风尘世俗的寻常女子，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有所不同的。”

在他说这几句话时，一双眼睛很快地已再次打量了对方一下，最后目光却落在了朱翠手扶椅搭的那纤纤玉手上。

朱翠立时心中升起了一些愠怒，然而她的不悦在自己眼睛接触到手腕上所戴的那只碧绿的翠镯时，立刻为之冰消。真是一大疏忽。她深深地自责着，寻常人家女儿，岂能戴得起这华丽贵重的饰物？

是昨夜她私下打点清理时，发现到母亲昔日所赠送的这只镯子，一时爱它光泽，就戴在了手上，原是藏在袖子里，一不注意，却又自腕上溜了出来，对方的一双眸子，偏偏就注意到了。

“如果我的判断不差，”常小爵爷面含微笑道：“姑娘只凭手上这只翡翠镯子，就只怕万金而不可得了。”

朱翠微微一笑：“寻常人家女儿，不见得没有一两件家藏至宝。”

“不错！”小爵爷紧接着一句道：“只是姑娘身上这袭碧湖青的苏缎宫帛，就非寻常人家所可购置了。”

朱翠往身上瞧了一眼，知道自己显然又疏忽了，她自忖所选穿的衣着，已是自己行囊里最最朴素的了，却不知落在对方这个颇精鉴赏的行眼中，一样地露出了破绽。

微笑了一下，她反问对方道：“你以为呢？”

常小爵爷呵呵笑了几声道：“由此看来姑娘非只出身望族，多半还是宦宦之家，因为就我所知，只有一、二品的大臣，才能恩蒙圣上赏赐，得能衣着这类进贡的宫缎，这么看来，姑娘的出身也就可知一二了。”

朱翠心里暗暗吃惊，忖思着好险，如果对方换在官府当差，今天自己岂非又得面临险境了。

她心里惊讶，表面却并不显著，微微一笑道：“莫非你请我来这里，只是在刺探我的身世么？”

常小爵爷摇摇头回答道：“那倒不是，姑娘不必见疑，刚才我已经说过，我只是好奇而已。”

朱翠道：“我也有些好奇。”

常小爵爷怔一怔，道：“姑娘的意思是？”

朱翠道：“是关于你方才说的‘不乐帮’的事情。”

“噢！”常小爵爷一笑道：“我也只是由衙门里的几个管事嘴里知道而

已。”

朱翠道：“令尊职掌襄汉军权，这地方西卫精兵，当在令尊管辖之中，有什么风惊草动，料难逃过贤父子耳目之中。”

常小爵爷又是一惊。

朱翠浅浅笑道：“果然那个不乐帮如此横行，汉阳府的几个捕役如何能是他们对手？只怕令尊这个将军府也要协调着拿人吧。”

常小爵爷先是面色一变，随即恢复镇定。

“姑娘有此一番见地，足见非比寻常了，”常小爵爷拱了一下双手道：“还请以真实身分来历赐告，才好继续说话。”

朱翠哈哈一笑道：“常公子不必多疑，我们终究是萍水相逢，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呀，莫非你还疑心我有什么意图居心么？”

“那……倒不是的……”半天，他的脸色才恢复了镇定，看了对方一眼，喃喃道：“姑娘说得不错，这几天汉阳府风声很紧，除了不乐帮这干匪人之外，另外琐事也不少。”

朱翠冷笑道：“朝廷的锦衣卫已大举出动，想必是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常先生竟然当是琐碎的小事，这显然是语出不诚了。”

常小爵爷霍地站了起来：“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姑娘你到底是谁？”

“你太激动了。”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使得常小爵爷立时压制住他的冲动，缓缓地又坐了下来。

朱翠微微一笑，接下去道：“你以为这件事外面还不知道么，那是因为这批北京派下的鹰爪子太招摇了，地方上早就传说开了。”

常小爵爷苦笑笑道：“姑娘听见了什么传说？”

朱翠一笑道：“是关于鄱阳王被擒的传说。”

常小爵爷“啊”了一声，立刻站起来四下看了一眼，又踱向窗前向外顾盼了一下，走回来。

“这件事姑娘不可随便出口……须知隔墙有耳。”

“难道你在自己家中谈话，也要如此谨慎么？”

“唉，”常小爵爷轻轻叹了一声，坐下来道：“姑娘也许不知道……”

朱翠睁大了眼睛，急于一听下文，只是常小爵爷的嘴却未免过于谨慎，话到唇边又吞了进去。

“你怎么不说下去？”

“我，”常小爵爷忽然作出一副笑脸，摇摇头道：“我实在无可奉告。”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道：“可是因为令尊与鄱阳王过去的关系极深，所以你才有此忌讳？”

常小爵爷脸色一变：“你说什么？”

朱翠道：“你又何必害怕？我又不是来自大内的那些鹰爪子。”

常小爵爷喃喃道：“可是你却似无所不知，姑娘到底是谁？哼哼！”

一刹那间，这位小爵爷脸上泛出了铁青：“如果姑娘今夜不说出实话，只怕你不易走出我这府第。”

朱翠一笑：“啊？那倒不见得吧，只要我能进来，我就一定能出去。”

常小爵爷哈哈笑道：“好狂的姑娘，你以为我这将军府第就这么容易进出么，只怕我不点头，姑娘你就是想走出这间花厅也是不易。”

“真的么？”朱翠冷下脸来道：“是不是这样，等一下就知道了，只是我现在还不想走就是了。”一面说，她脸上又恢复了先时的笑靥，一面由几上轻轻拿起香茗，揭开盖子，轻轻吹了一下，喝了一口。

常小爵爷不禁为她的这番镇定所惊住了，一霎间，怔在当场。

客人是自己请进来的，却想不到竟会弄到这么一种境界，实在是尴尬极了。如果这位小爵爷素行不良，见色起意，那么眼前机会正是求之不得，事实上他却又是品行端正的正经人，对方姑娘要是真的撒起野来，赖在这里不走，可实在是个头痛问题，固然在一呼百诺的情况下，对付一个女流，应是轻而易举，只是一来与自己平常作风不同，再者对方的出身来历，以及对方刚才所放出来的口风，在在讳莫如深，实在摸不清这个姑娘的真实来历，莫怪乎常小爵爷一瞬也为起难来。

恰在这时，门外传过来脚步声。

常小爵爷一惊道：“谁？”

外面传出下人的口音道：“小的常福，将军过来了。”

“知道了！”常小爵爷显然有些不自在地道：“姑娘请暂避一刻，容家父离开之后我们再谈如何？”

朱翠一笑道：“既是令尊到了，我倒想见他一见。”

常小爵爷一惊道：“你……要见他？为什么？”

朱翠翻过眼来看着他：“不要忘了，是你请我来的呀！”

话还未完，却听得一行脚步声，由廊子里传过来，一人高宣道：“将军来了。”

常小爵爷一时慌了手脚，只望着朱翠道：“你……到底是谁？……要是你敢在我父亲面前胡言乱语，我父亲可不比我好说话，你还是先避一避吧。”

朱翠脸上带出了一抹微笑：“你用不着害怕，令尊乃明达事理之人，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你怎么知道？”常小爵爷顿了一下脚。

就在这时，花厅门开，湘帘高卷，在两名贴身常随的侍候之下，那个钦赐世袭子爵的镇武将军常威，已迈步进入。

瘦长的个子，长眉、朗目，唇上留着短短的胡子，虽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但头发不白，身子骨看上去也很硬朗。

一身酱色团花的夹袍子，手里握着一对玉核桃，由其行色上看来，像是由外面才回来，身上还沾着雨珠儿。

小爵爷见了老爵爷，不用说得上前请安见礼了。老爵爷哼了一声，一屁股坐下来，显然不曾留意到一隅座头上的朱翠。只是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却发觉到了。

这一突然的发现，竟然使他愣住了：“噢，这位是……”

常小爵爷欠身道：“这位姑娘姓朱，是一位外地来寻亲的。”

寻亲竟然会寻到将军府来了，这一点小爵爷只怕要费些唇舌才行了。

老爵爷哼了一声，伸手由一位侍从那里接过了玉烟袋，那侍从单膝跪地，熟练地用火石打着纸煤，凑过去给他点烟。一连三口，大股的烟雾由老爵爷嘴里喷出来。

“我说……”眯缝着两只眼，原是看向儿子，却不由自主地又移向那一隅朱翠。这一眼，却使他心头一惊。

事实上，当常老爵爷方自踏入花厅之始，朱翠的一双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他。

这个人她太熟了，当她还是稚龄之年，就每每见他出入王邪，正是父亲一向倚为股肱的心腹爱将常威，那是毫无问题的。

常威原本靠向椅背的身子，忽然坐直了。

透过面前淡淡的烟雾，他细细打量了一下对面的这个姑娘……霍地转向儿子道：“这位姑娘是姓……”

“朱。”

老爵爷顿时只觉得头上轰的响了一声，神色大为慌张，立刻由位子上站了起来，上前一步，再次地向对方那个姑娘看了几眼，在朱翠雍容高贵的面姿里，立刻拾回了老爵爷旧日的印象，那种印象，由于习来有自，早已根深蒂固，不容他再为猜疑。

回过身来，向两名随从挥挥手道：“你们退下去，给我离得远远的。”二侍从惊愣着答应了一声，匆匆退出去。

老爵爷还不放心，亲自打开厅门，向外张望了一下，确定厅外再也没有一个外人，这才转回来。

朱翠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他。

老爵爷抖颤着声音道：“姑娘你真的姓朱？”

“不错！”朱翠脸色极其庄重：“去年中秋之日，承爵爷造访，共赏明月，爵爷难道竟然会忘了？”

“啊！我……真是老糊涂了。”

一面说，他竟然向着面前的朱翠霍地跪了下来。

“公主在上，请受常威大礼参拜。”

说着，一连拜了三拜，朱翠忙即上前扶起，忍不住落下了一串清泪：“侄女现在是落难之身，担不起爵爷的大礼，你老人家，还请坐下说话才好。”

“好……好……老臣这就坐下来……”

一面说着，他就抖颤颤地坐了下来，想是触及到伤心之事，虎目里情不自禁地滚下了泪来。

这一切看在了那位小爵爷眼中，简直如坠五里雾中。

“爹，这位姑娘……是……”看看父亲又看看朱翠，他简直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得失礼！”老爵爷凌厉地瞪着儿子：“眼前就是都阳公主殿下，我儿还不快上前见礼？”

常小爵爷“啊呀”惊叫一声，直直地瞪着面前的朱翠，一时作声不得。老半天，他才上前一步：“公主殿下，恕我不知之罪。”

一面说正待屈膝下跪，朱翠闪身一昂道：“常兄不必多礼，我们已见过了，再说，现在可不是多礼的时候。”

老爵爷点点头道：“公主说得不错，你就坐下说话吧。”

常小爵爷这才欠身落座。

常威喟然长叹道：“王爷东窗事发，事出仓促，这几天外面风声鹤唳，有人说娘娘与小王爷及公主殿下避难来到了汉阳，我天天差人明察暗访，竟然是没有一点消息，真把人急坏了，想不到公主竟然单身来到了这里，这又是怎么回事？”一面说，偏过头来看着儿子道：“你是怎么见着公主的？”

常小爵爷道：“这……说来凑巧……公主在小店用膳，凑巧就遇见了。”

朱翠点头道：“情形正是这样，我本该早来拜访你老人家，只是外面风声太紧，既然巧遇令郎，趁机特来拜见，还请你老人家面授机宜才好。”

常威慨然道：“公主太客气了，老夫受王爷知遇之恩，不次提拔保荐，才有今天这个职位，王爷受难，竟不能随侍左右，更无能效力，说来真是惭愧！”说到这里，声调突然压低了，身形前倾道：“娘娘与小王爷玉体可好？现在又在哪里安身？”

朱翠沉默了一下，喃喃问道：“爵爷莫非还不知道我母亲与弟弟全家失踪之事么？”

常威登时一呆，反问道：“公主这话怎么说？”

朱翠轻叹一声，面现戚容道：“这件事，侄女正要向你老请教。”

“公主请道其详，这里没有外人，不必顾虑。”

朱翠黯然点了一下头，于是简单扼要地将那日路遇曹羽以及哑童，母弟因而失踪之事说了一遍。

“爵爷请想，这件事岂非也太离奇古怪了？”

“嗯！”常威一只手摸着唇上的短髭：“曹羽与我白天还见过面，倒不曾听他这么说过。”

朱翠紧张地道：“这么说，我母亲和弟弟并没有落在他们手里？”

常威点点头：“公主这一点大可放心，娘娘与小王爷绝对不会在姓曹的手上，老实说，他们现在对小王爷与娘娘以及公主是志在必得，天天逼着刘知府拿人，我看这一点不像是假的。”

朱翠心情略松地轻吁一声道：“这样我就放心了，只是……”冷冷一笑，她接下去道：“这么说来，我竟是上了南海不乐帮的当了，看起来，我母亲弟弟全家人竟然落在了他们手里。”

常威黯然道：“这几天我为了这个不乐帮，也是寝食难安，娘娘与小王爷落在了这帮人的手上，对方的居心又是为了什么？”

朱翠道：“据我所知，不乐帮由于在不乐岛上，豢养的人数极为众多，每天消费甚大，是以到处勒索，名为‘不乐之捐’，莫非竟然念头动在了我们的身上？”

常威怔了一下，鼻子里“嗯”了一声，点了点头道：“公主这么一提，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王爷落难京城，至今下场不明，他们绑架了娘娘与小王爷，又能向什么人勒索巨金呢？”

朱翠心里一动道：“莫非不乐帮的意图是在曹羽等一干人？”

常氏父子先是一愣，紧接着俱都觉得有理，连连点头。

常威深皱着眉，有些疑信参半地道：“公主真以为这个不乐帮会有这个胆子？他们到底只是一些江湖帮会人，竟敢与朝廷为敌？”

朱翠摇摇头道：“你老人家也许还不清楚，不乐岛地处南海，据知岛上三位岛主的武功，俱是当今少见的高手，那夜我亲见曹羽老贼对来人之恭敬情形，料想这件事必是不乐岛上来人所为，至于那个化名‘无名氏’的人，是不是就是不乐岛上的三位岛主之一，就难以料想了。”

常威叹道：“公主既然已现身汉阳，这地方实在太危险了，我以为眼前公主要千万小心为是，我打算将公主接来家中暂住，总比在外面抛头露面，惹人注意的好，不知公主意见如何？”

朱翠思忖了一下，摇摇头道：“这样不好，第一你这府第进出人多，其中又多是公门中人，只怕一个走露了消息，爵爷你们父子也是担待不起。”

常威重重叹息了一声，垂首不语。

常小爵爷肃立道：“再不然明天由我护送公主先到我舅舅家去住些时日，只是那里太简陋了，怕公主您不能适应。”

“小爵爷不必费心，”朱翠冷冷地道：“在我没有获知我母亲和弟弟下落之前，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常小爵爷道：“我叫常孟，公主以后直呼我的名字好了，只要能为公主尽力，在下万死不辞。”

朱翠道：“常兄古道热肠，我心领了，我现在忧心如焚，第一步就是要打探出母弟的下落，如果你们能相机打探一下，我就感激不尽。”

常孟道：“公主放心，汉阳府黑白两道上的朋友熟人我都认识很多，既然知道娘娘与小王爷殿下已落在了不乐帮的手上，那么第一步我们只要查出不乐帮的来人眼前在哪里藏身，这一点包在我的身上，不出三天，我就能给公主回音。”

朱翠含笑道：“那我先谢谢你了。”

常威点点头道：“关于曹羽那一方面，我想法子尽量地拖，总之，没有圣旨，他休想调动我的西卫精兵。”说到这里，他微微发出了一声叹息，气馁地道：“只是王爷那一方面，却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公主有没有设法子往朝廷疏通一下。”

朱翠摇摇头，伤感地道：“没有用，这个昏君现在早已为身边一群小人所包围，父王只怕是凶多吉少。”

她总算勉强克制着悲伤的情绪，没有失态，只是语音颤抖，秋水双眸里一刹那间聚集满了泪水。

抬起头，她苦笑了一下道：“一切就拜托伯父了，我走了。”

常威道：“今天已晚了，先在我这里住上一晚，明天再由常孟为公主找一合适住处，再走不迟。”

常孟道：“对了，外面还下着雨，公主千金之躯，还请多多保重才好。”

朱翠苦笑道：“你们把我也看得太娇嫩了，我现在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老福林客栈，有什么事只管来找我就是了。”一面说，她起身离座，向厅外步出。

常威道：“公主稍候，我叫人送你，外面还下雨。”

常孟接道：“还是由我来送公主回去吧。”

父子说话之间，那位位在公主之尊，事实上又兼具风尘侠女的朱翠已步出了厅外。

爵爷父子冒雨赶出来，只看见朱翠点首作别的一个背影，就像是一只冲天而起的燕子，起落之间，已窜上了花厅西侧面的高大院墙，紧接着再晃了一下就消逝无踪了。

常氏父子目睹及此，俱都惊吓得呆住了。良久之后，常威才吁出了一口大气道：“噢！”

我几乎是忘了，我久闻这位公主幼随异人，练就了一身了不起的武功，只当是人们造谣传说，不是真的……真是难以令人置信，了不起……了不起。”

夜雨中，朱翠一径来到了客栈。

淋过雨水的瓦面屋脊显得格外的滑，但是在无忧公主的杰出轻功下，丝毫不显得吃力，蹿高纵矮如履平地，片刻间已来到了她所居住的舍房门前。

这间舍房，她是经过一番细心选择的，房间虽然不大，但独处一隅，黄花满篱，粉菊当户，名为“芳客斋”倒也名副其实，喜的就是这一分宁静，价钱即使贵一点，又有何妨？

朱翠轻巧地来到了舍前，确信人不知鬼不觉，由短靴统子里拿出了钥匙，启开门扇，走进去，突然，她蓦地止住了脚步。“谁？”发出了这声询问之后，她快速地向侧面飘开，贴壁而立。

“不速造访，公主海涵。”八个字虽是吐音清晰，却字字出自冷峻之口。

随着冷涩的话声之后，一团火光，由一只苍白的手上散发开来。立刻，这间房子里洋溢起一片光华。”

手持火折子的那人，一身宝蓝长衣，白皙、颀长，冷峻但绝非无情的炯炯目神，显然在手上火光之先，就已经向朱翠注视了。

“啊！是你……水先生……不……”朱翠立刻改口道：“海……无颜！”

也许是太过于惊慌失措，说了这几句话，她一时收住了口，反而变得沉默了。

“你终于悟出了我的真实姓名。”那白皙的脸上带出了一丝少有的凄惨笑容：“不错，我就是海无颜，一向被江湖上渲称为最没有感情的那个人。”

他的话，使得朱翠立刻想到了江湖上“沧海无情”的那句传说，显然这句话，正是因他而起。

“但事实上，你并非如此。”朱翠含笑上前，脸上兴起了笑靥，在她来说，这一霎能够看见这个曾经对自己全家有“救命大恩”的人；实在是无比的欣慰。

就着对方手上的火折子，点亮了灯，她好奇地打量着面前这个生命里充满了过多迷惑，传说中的武林异人，对方的出现，实在有点出乎意外。

“你真是神通广大，居然知道我住在这里。”朱翠心存好奇地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凭我对你的感觉。”说话时，他已把那枚小巧精致的火折子收到了身上：“如果我有心想找一个人，那个人即使掩饰得再隐秘，也难逃我的观察之中。”

朱翠转身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笑靥后情不自禁地现出了一丝凄惨：“那天你离船而去，到今天，我们发生了很多事。”微微顿了一下，她怯怯而又汗颜地向着面前的海无颜瞄了一眼：“这些事想必也难逃你的观察之中了？”

“你说的是有关令堂令弟等失踪的事么？”

“你果然无所不知。”

朱翠脸上再次泛起了一片戚容。她毕竟忍不住再一次地刺痛，低头落下了眼泪。抽搐着，她的头垂得更低了。

一段甚长的时间，双方都不曾说一句话。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朱翠抽搐着道：“一看见你，我就忍不住……要哭……我原来不……不是这个样的。”

说时，她用袖子抹了一下脸上的泪，强自向对方作出了一个微笑，然而所带来的却是另一次的滚滚热泪。

海无颜轻轻喟叹着道：“那是因为你心里郁积着过多的忧伤，即使最坚强的人，也难以忍受，如果你认为应该哭，那么痛快地哭哭又有何妨？”

听了他的话，朱翠果真伏在案上放声地大哭了起来，窗外雨潺潺，却非春意阑珊，而是秋的凄惨，这夜雨、孤灯、羁旅已是够凄离了，更何堪亲情的变迁，生离死别，铁石人儿也得动心。

只是那个人，却是够坚强的。

他只是用那双充满了坚定与智慧的瞳子，紧紧地盯视着对方，在那样的炯炯目神里，朱翠非只得到了同情安慰，难能的是唤起了她的坚定与自信。

在海无颜的深邃目光里，她终于止住了悲泣。

“唉！”海无颜发出了很长的一声叹息，道：“说起来我还比你更应该感到惭愧！”

朱翠眨了一下眸子，不太好意思的样子：“为……什么？”

“因为……”海无颜喃喃说道：“这一切的发生，我显然不曾错过，可是我却眼睁睁地未能阻止，说起来岂非较你更为惭愧！”

朱翠怔了一下道：“原来你都知道？”

海无颜点点头：“我都知道，这两天我把一切都打探清楚了！”

朱翠微微一震。

海无颜道：“我所以未能代你尽力，将你家人救出，那是因为……”

朱翠点点头道：“我知道，那是因为你身上的伤！”

海无颜黯然地点头，脸上浮现出无比的遗憾与怅恨。

朱翠早已对他的伤势心存好奇，只是见他如此，也不便再出言多问。

“那么，我母亲与弟弟如今是……”

“他们都已落在了南海不乐帮的手里了！”

“噢，”朱翠冷笑着道：“果然是他们！”

海无颜冷冷地道：“我真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如此地步，公主你应该听说过，这个不乐帮是目前江湖上最心狠手辣的一个组织。”

朱翠呆了一呆，苦笑道：“我虽然听说过一些，但是……还不大清楚。”

海无颜哼了一声：“那么你可听说过‘一心二点三梅花’这句话了？”

朱翠点点头，说道：“我听说过，这是形容江湖上传说已久的一种厉害的内功手法。”

“不错！”海无颜脸上充满了怅恨：“非只是三种厉害的出手，而且还代表了三个当今黑道上最负盛名的前辈人物！”

“啊，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海无颜冷笑道：“有关不乐帮三位帮主的传说，你可听说过！”

朱翠摇摇头，喃喃道：“我只知道不乐帮三位帮主武功极高，别的什么都不清楚了。”

“那就是了！”海无颜道：“一心二点三梅花这句话，正是形容不乐帮的三位帮主。说一句令人沮丧的话，直到如今为止，我几乎还不能确定现今江湖上还有什么人能够胜得过这三个人！”

朱翠愣了一下，喃喃道：“这么说，你一定见过他们了？”

“岂止是见过？”海无颜脸上交织着隐隐忿意，含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你可曾留意到我背上的那一处掌痕？”

朱翠被他一提，显然为之一惊：“啊！你是说，那个……那个心形的掌印？”立刻她闭住了嘴，只是惊愕地向对方注视着。

“现在你总该明白了，”海无颜无限气馁地道：“那就是拜他们三位其中之一所赐，已经五年了，这五年来，每当伤势发作时，就会令我挣扎于生死之间，身受着常人方难忍受的痛苦，当然，也就更令我记起加诸在我本身这件永远也难去怀的仇恨！”

朱翠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老实说，对于不乐帮，甚至于不乐帮传说中的三位帮主，她并没有十分看在眼里，满以为凭着自己这一身武功，足可制胜，现在由海无颜嘴里这么一经透露，怎不令她大为惊心！海无颜的一身杰出功力，她虽然并未全然了解，然而只观当日在大船上所表现之一鳞半爪，实在已深深令朱翠为之折服，那么，既然连他尚且败在不乐帮的手上，自己就更不用说了。

想到了母亲弟弟现在身处危境的下场，朱翠一时仿佛身坐针毡，再也把持不住那颗忐忑的心。

海无颜对她的感触，立刻有所知悉。

“公主不必惊慌。”他十分笃定的接下去道：“比较起来，你母亲弟弟落在不乐帮的手里，反倒更较诸落在那批大内鹰爪子手上要好得多了！”

朱翠喃喃道：“为什么？”

“哼！”海无颜道：“你当然知道令堂同小王爷一旦要是落在当朝那批太监手上的必然下场，只是落在了不乐帮的手上，情形显然便有所不同了！”

朱翠轻轻叹息一声，所谓“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她原是一个极有智

慧理智的人，然而这一刹那在涉及母弟性命关头，也竟然乱了方寸。

海无颜接下去道：“不乐帮之所以捉沈娘娘与小王爷，当然绝非是没有用意的！”

朱翠道：“你以为他们会用我母亲和弟弟作为人质向曹羽那般人进行勒索？”

“一点也不错！”海无颜道：“这就是他们的用心。”

朱翠蛾眉轻蹙道：“那……曹羽肯付这笔钱么？”

“他一定会付！”海无颜微微冷笑，道：“因为他们还没有对付不乐帮的能力。”

“那么，不乐帮在接到这笔所勒索的金钱之后，会把我母亲和弟弟交给他们么？”

“这，”海无颜冷冷一笑，摇摇头道：“我以为不会，要不然他们也就不叫‘不乐帮’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解，可怕而狠毒的组织！他们所行所为，常常匪夷所思，令你无法猜透，这一次曹羽遇见了他们，可谓之遇见了厉害的对头，正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尚不知谁胜谁败呢！”

朱翠垂头不语，内心感触很多，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海无颜道：“公主不必想得太多，我以为令堂与小王爷殿下落在了他们手上，远比落在曹羽一千人手上要安全得多，以我过去与不乐帮交往为敌的经验，他们对于所绑架的人质一向很好，况乎鄱阳王过去对江湖草莽人士一向优容爱护，不乐帮的人既是旨在为钱，对待王爷的家族必然不会苛待，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听他这么一说，朱翠倒是稍放宽心，缓缓抬起头来，一双澄波眸子注视着对方。

“那么，海……兄，你以为我们眼前应该怎么做才是上策？总不能让我母亲与弟弟一直落在他们手上呀！”

“公主说得是！”海无颜道：“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要设法打探出沈娘娘与小王爷殿下的下落，只是……这一点，不乐帮的人显然做得极其隐秘，我虽费尽了心力，却仍是未能探出。”

朱翠忿忿地道：“海兄对于不乐帮派来的这个使者认识多少？他可是三位帮主之一？”

海无颜冷笑着摇摇头，向窗前看了一眼：“现在还早，我干脆把不乐帮的三位帮主与眼前所来的这位使者以及岛上的一切，向你说明白，以后你要是遇见了他们，也就心里先有个盘算。”

朱翠点头道：“我正想知道，你告诉我吧！”

海无颜道：“不乐帮在南海的不乐岛，那个岛去过的人极少极少，不过我正是那极少数之中的一个。”

朱翠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听他继续说下去。

“那个岛面积并不大，只不过约有百亩方圆，原来只是一个荒芜渔岛，后来有一千累次为官兵所追剿的海盗在走投无路之下盘踞到了岛上，从那个时候起，那个岛就被命名为‘不乐岛’了！”

朱翠奇怪地道：“难道现在的三位帮主，就是当年的海盗？”

“不是的。”海无颜道：“那时的岛主就是那帮盘踞在岛上的海盗头子，是一个天生异禀的奇人，这个人姓乌，单名叫一个雷，乌雷其实正和他的外表一样，据说这个人身高一丈，全身漆黑，声若洪钟，一发起怒来，简直石破天惊，就像雷公在打霹雳，自从他登上了不乐岛，岛上的居民便失去了自由，全数在他的控制之下了

“从那一天起，乌雷和他一干手下海盗便住定了这个岛，并且还在岛上大兴土木，建筑了很多坚固的堡垒和宫室，乌雷和他手下由于有了这个坚固的根据地，便不再把官兵看在眼里，反而变本加厉地四出打劫，所得金钱宝物全数运来不乐岛，渐渐声势坐大了起来。”

冷笑了一声，海无颜又继续说下去：“也许是乌雷的作风太过明显，也许是基于乌雷昔年无心之过，总之，一个当年江湖上最厉害的黑道组织，金乌门，找上了他！这样一来，算是注定了乌雷覆灭的命运，却使得另一门远较他更为强大暴虐的组织在那个不乐岛上诞生了！”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显然被“金乌门”这三个字所迷惑，因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海无颜了解她心里的迷惑。“你大概没有听过‘金乌门’这个名字吧？”

朱翠点点头。

海无颜道：“在今天这个名字，确实是知者不多，可是如果换在当时，近百年之前，提起‘金乌门’三个字来，江湖上只怕无论黑白两道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打上一个冷战！”

“事实上，”海无颜接下去道：“这个‘金乌门’也就是现在‘不乐帮’的前身！”

兜了一个大圈子，朱翠总算是听出了一些眉目。

## 九

海无颜一五一十地接下去道：“金乌门的门主，也就是当年黑道上第一煞星，这个人号叫‘醉金乌’，姓云名中玉，的确是个极难招惹的厉害人物，谁要遇到了他，算是注定了覆灭的命运，在一场海岛登陆逐死之战里，乌雷一干人全数瓦解冰消，不乐岛乃二度易主，成了‘金乌门’的天下。”

海无颜眼睛里交织出一种隐隐的忧伤，不可否认，其中更含蓄着几许仇恨。

“这个‘醉金乌’云中玉无异是极为可怕的一个人物，而他手下的三个徒弟，毋宁更是穷凶极恶，较乃师犹有过之！”

朱翠微微点头道：“这三个人必定就是今天不乐岛上的三位岛主了。”

“不错，就是他们。”海无颜喟叹了一声，又道：“你也可以称呼他们是三位帮主，因为今天不乐岛就是不乐帮，不乐帮也就是不乐岛，总之，不乐岛自从被金乌门盘踞以后，近百年来，在云中玉与他那三位得力弟子经营之下，称得上固若金汤，官兵虽然出剿了几次，每一次都惨败而归，只得听令他们坐大，而横行至今了。”

“原来是这样，”朱翠遗憾地道：“如果这些人心存社稷，有心铲除当今这个昏君与那群无法无天的太监，该是多么好，偏偏他们……”

海无颜苦笑道：“我也是这么想，事实上，这数十年来，他们作的坏事也大多了，在他们历来勒索下手的对象里，固然其中很多是富而不仁的好商巨贾，却也多的是富而好施或为官清正的善良好人，这种不分善恶黑白一律施以毒手迫害的作风，实在是令武林正直门派所不齿，万难苟同！”

“但是，却没有人出来主持正义！”朱翠忿忿地道：“已经快一百年了，他们还在继续为恶！”

海无颜轻轻一叹道：“事实上并非如你所说，据我所知，这百年来，有很多武林正直人士前往不乐岛兴师问罪，奈何，他们一个个却是去而无还。”

朱翠一惊道：“你是说……”

“他们都是自寻死路！”海无颜冷冷地笑道：“我这么说，绝对没有一点是在长他人志气，事实上你是没有亲身去尝试过，他们实在是极厉害的一帮子组织，如果说有人曾经登上过不乐岛，亲手拜领过三位岛主的盖世神功而还能够活着回来的，就我所知，近年来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朱翠迫不及待的追问道。

海无颜微微一顿，漠漠地道：“那个人就是我！”

“啊，”朱翠一惊道：“这么说，你身上的伤……”

海无颜黯然地点了点头：“你猜得不错，我的伤就是在那一次不自量力身登不乐岛上所留下来的。”

朱翠苦笑了一下，很是同情地道：“也许我不该问这句话，可是心里实在很奇怪，因为据我所知，这‘一心二点三梅花’三种罕世的武林失传的内功手法，最歹毒恶，一经中人，这个人非死不可，万难逃得活命，只是海兄你……”

海无颜点头道：“你的见解不差，其实何只是你，我想在不乐岛上的那三个老怪物，也定然以为我已早就死了，事实上我之所以还能活在人世上，

确是一个奇迹，当然，这也与我过去二十年来所练的功力有关，哼！总有一天，总有一天……”

他虽没有明显地说出“总有一天”要如何，然而那双眸子里所隐现的湛湛神光，似可说明了他复仇的决心意志。

朱翠显然又明白了一件事。她缓缓地点着头道：“这么说，显然你不愿意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与不乐岛上的人见面了！”

海无颜深湛的目光，缓缓移向朱翠的脸上：“我正是这意思，你知道为什么？”

朱翠道：“当然是怕他们对你的穷追不舍，可是？”

“你又猜对了！”海无颜苦笑道：“如果他们知道我至今仍然活在人世，必定不会放过我的。据知，当年他们初登不乐岛时，醉金乌云中五就曾经说过这句话，他们绝不容任何一个外人能够生离该岛，多少年来，他们始终贯彻着这句话，显然我是一个例外！”

朱翠眨了一下眸子：“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再见他们？”

海无颜冷笑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你等着瞧吧！”

朱翠轻轻一叹道：“我真有点想不通，以海兄你这么杰出的一身武功，竟然也会……”

“这就正所谓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了！”提起这件事，海无颜似有无限遗憾，冷冷地道：“公主你也许对这三位帮主还不清楚，我确信如果单打独斗，我并不会输于他们其中任何一人，但是如果他们一经联手，施展出他们得自师授又复自创的那一套‘醉金乌’手法，可就所向披靡，无人能够抵挡得住了！”

“醉金乌？”朱翠显然还是第一次听过这个名字。

海无颜对这三个字却是熟悉的。

“这是一种极罕见极奇异的武术招法，发明这种招法的人，就是刚才我说过的云中玉，也就是现在不乐帮三位帮主的师父。”他继续说道：“谈到这套招法，确实称得上旷绝今古的奇怪招法，为当年云中玉身处大漠，每于日落时，见群鹰戏空，衬以大漠风沙海市蜃楼，才创造出来的一种奇怪招法，他的特点是，一经施展出来，只见晃动的人影，而不见本来的人身，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令人防不胜防！”

“我就是在这套招法之下落败负伤，险毙当场的！”他叹息了一声，怅怅地移目窗前：“这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多年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索着如何去破解那一套招式的方法，然而，直到如今，好像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心得。”

朱翠奇怪地道：“你还记得对方的招法？”

“我不会忘记的，”海无颜苦笑了一下：“这些年朝思暮想，我确信我不

会忘记当时动手对方所施展的任何一招，一套‘醉金乌’手法确是我毕生少见的高招，然而，总有一天，我会想通破解方法的，等着瞧吧！”

朱翠点点头道：“我相信你会的！腥！你还没有告诉我，关于那三位帮主的一切。”

“我现在正要告诉你。”海无颜脸上交织着沉痛与隐恨，喃喃道：“这三个人，说起来，如今都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年龄最长的一个因为喜穿白色长衣，人又瘦高，轻功极佳，所以人称‘白鹤’，他的名字叫高立，这个人轻功之佳，举世罕匹，你若遇见他，要特别小心！”

朱翠重复了一遍白鹤高立这个名字，记在心里。

“第二个是个女的！”海无颜缓缓地接下去道：“这也是个可怕的人物！”

“你可知道她的名字？”

“当然知道！”海无颜顿了一下道：“名字很怪叫风来仪，人长得很秀气，因为擅驻颜之术，所以已是过七十的人了，看起来还年轻，一头长发又黑又长，这人生平最最自负的倒不是她的一身杰出武功，而是她自认别人不及的文采。”

“这倒是件很特别的事！”朱翠奇怪地道：“这么说她的文学造诣很高了？”

“也许是吧！”海无颜微微一笑道：“有关她的传说，江湖上倒是时有所闻，据说她与人对敌之前，常喜卖弄一番文字，诸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她好像无所不精，常常喜欢出一个题目考一考对方，对方如果能答出来，对了她的口味，那么她非但不杀对方，却常常还有恩赏，如果对方答不出来，或是答出了却又不对她的口味，那个人，就会为自己惹下了杀身之祸。”

朱翠一惊道：“天下居然会有这种事情，真是第一次听过！”

海无颜道：“正因为这样，所以她得到了‘妙仙子’这个绰号。”

朱翠微笑道：“这个人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海无颜道：“听来好像是这样，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对她疏于防范，事实上正因为她有这种怪异的嗜好，才证明这个人更具有危险性。”

“这又为什么？”

海无颜道：“据说她文学根底深博，所擅诗词，很多是不见经传的前人枯涩冷句，以之示人，别人十九不知所云，为此而罹致杀身之祸，岂非是冤极，所以有人形容她是不乐帮三位岛主中最危险的一个，说起来一点也不过分。”

朱翠喟叹一声道：“如非是你说起，我真是难以想象，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了！”

海无颜苦笑：“不乐岛，不乐帮，再加上不乐之捐，已经荒天下之大唐，怪在三位岛主的奇异作为，更有以过之，看起来未来天下武林势将为这

三个荒诞的怪人搅得一塌糊涂，鸡犬不宁了！”

朱翠想了想道：“三位岛主，你才说了两个，还有一个又是谁呢？”

海无颜道：“最后这人也是一个难惹的魔头，这人姓宫叫一刀。”说到这里他长长叹息一声，苦笑笑了笑：“提起这个宫一刀，江湖上也有一项传说。”

“传说些什么？”

朱翠实在已被这三个怪人的离奇传说深深吸引住了。

“传说这个宫一刀，原本是一个非常顽劣不驯的少年，云中玉收入门中后，因为爱他的质禀不凡，因材施教，乃把他最为心爱的一种‘气波刀法’传授给他，无奈这个宫一刀自恃才华，却不肯虚心求教，刀法虽成，却不能神入其髓，云中玉痛心之下，自承失败，竟然砍下了他一条膀臂。”显然又是一件未曾听过的怪事。

海无颜冷冷接下去道：“云中玉斩下宫一刀一条手臂后，将之赶出金乌门，却不知这个宫一刀在失臂被逐之后，竟然触发了他的好胜要强之心，三年之后再入师门求师收留，已经练成了‘气波刀法’，深获刀中三昧，有一刀奔雷之势，由于他习刀时满腔悲恨，所以刀法上充满了杀机，以后行走江湖，更是下手毒恶，而且第一刀总爱断人手臂，显然与他当年自己所身受的断臂之苦有关，这个宫一刀我曾领教过他的刀法，确是一个狠厉无匹的劲敌！”

朱翠轻轻一叹道：“不乐岛上有了这三位厉害的岛主，难怪无人能敌了！”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乃向海无颜道：“海兄你可知道这一次不乐岛上来的人又是谁？可是你所说的三位岛主之一？”

海无颜摇摇头道：“不是的，这个人自称‘无名氏’，是一个年轻人。”

“他的武功如何？”

“很高，”海无颜冷冷一笑道：“据说三位老帮主因年事已高，正在加速培植手下的接班人，这个自称‘无名氏’的人，正是他们合力苦心所栽培出来的一个杰出弟子。”

朱翠恨恨的道：“看他出手狠毒的情形，也许比他三位师父更有过之，而胸怀机诈更有过人之处，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对我所施展的诡诈，哼，要是我有幸能够见着这人，非要他还我一个公道不可！”

海无颜道：“其实，公主要见他并不难。”

朱翠惊喜道：“海兄，你知道他的下落？”

海无颜点点头道：“这正是我今夜来拜访公主你的主要理由。”

朱翠喜道：“他在哪里？”

海无颜道：“在一处叫美人庄的校书院里！”

朱翠微微愕了一下，皱了一下眉：“原来这个人是个好色之徒。”

海无颜摇摇头道：“这倒也并不尽然，也许那个地方正好适合他借以掩身，公主先不要小看了他！”

朱翠咬了一下牙，忽道：“海兄你可知道这个美人庄在什么地方？”

“在东城‘三贝子大街’头上，一看就知道了。”

朱翠霍地站起来道：“好，我现在就去找他！”

海无颜冷冷地道：“公主去找他干什么？”

“噢，”朱翠奇怪地道：“就是他和那个哑巴设计诱开了我，骗走了我母亲和弟弟，我当然要去找他。”

“令堂与小王爷殿下，却不在他那里。”海无颜道：“就是你问他本人他也是不知道的。”

朱翠一时被他弄糊涂了。

海无颜冷笑道：“这就是不乐帮厉害的地方，在他们帮里，永远是神秘莫测，甲做的事乙休想知道，依我看那个哑童只不过是设计把公主诱开现场，而下手擒捉公主家人的，只怕又是另一伙人，说不定令堂与小王爷殿下等一行刻下已在押赴不乐岛的途中也未可知，公主你冒失不得！”

朱翠想了想道：“虽然这样，这个无名氏我也是饶不过他！”

海无颜道：“公主且莫要小看了他，我以为他在美人庄居留不去，可能别有用心，公主如贸然前去，着了他的道儿，岂不是大大地失策！”

朱翠忿忿地又坐了下来。

海无颜道：“眼前大内这帮鹰犬，显然已与不乐帮的人接上了头，我以为不乐帮绝不会把公主家人交给他们，双方势将有一场火并，为公主计，正好坐山观虎斗，看看最后结果，再定取舍。”

朱翠苦笑道：“要不是海兄你这么一提，我倒是没想到这一层。唉！我现在真是有点心慌意乱，失了主意，依你的意思，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

海无颜冷冷地道：“我现在正在密切地注意着那个无名氏与曹羽他们双方的一切，老实说，他们双方都称得上罪大恶极，我。不希望他们任何一方能够压过对方，能够让他们长此互相消耗，那才是上上之策。”说到这里，他缓缓由位于上站起来道：“我会随时与你保持联系，我走了！”

说到“走”字时，只见他转身向窗，奇怪的是当他身子转向窗扇的一刹那，那两扇原本关闭的窗扇，竟会霍然自行敞开。海无颜的躯体，就像是一只风中的纸鸢，双臂开合之间，已穿出窗外，眼看着他足尖借助于一行修竹，不过是轻轻一弹，随即消逝于霍雨夜色之间。

朱翠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暗自折服。

一排人影出现在眼前这片山洼子里，算一算，共是十条汉子。

黑色的油绸子雨披，大笠，长刀，在隐约的灯光照射之下，一片油光水

亮。

每个人的行动看上去都是那么利落，起落进退，行动如风，转瞬间已把眼前这片梅园踏觅一周，随即回身，分为两列，一边五个，雁翅也似地在眼前石亭正前方左右排开来。

一盏高挑长灯就插在亭子前边。

青蒙蒙的灯光在夜雨里，分外显得凄凉，雨水洗刷着镶嵌在正面亭檐上的那一方大理石匾额，是以那“观梅亭”三个字，看起来也就格外显得清爽。

曹羽、郭元洪、姜野、夏元之、桑斗静静地都坐在亭子里，似乎内厂的几个顶尖儿的人物全都出动了。

曹老头子搭着一双长眉，寒着脸，说不出的一种不开朗神色，不时地抬起目光来紧紧地逼视着当前的那片梅林，似乎那里面包藏着什么神秘似的。

“大人！”郭元洪冷笑着说道：“别是我们着了那哑巴的道儿了呀！这里可看不见一个外人，岂不是透着有点玄吗？”

曹羽冷哼了一声，微微摇了一下头：“不会的，能赊的已经赊了，还能上什么当？很明显的，不乐帮今夜约我们来，是在跟我谈交易，讲价钱，放心吧，他们一定会来的。”

铁臂神姜野说道：“大人说得是，卑职也预料着，他们一定会来的，不过……”

他把声音忽然放低了：“大人，难道我们真的接受他们的敲诈？还是……”

曹羽阴沉的脸上忽然现出了两条怒纹：“就是那句话了，银子多的是，全在老虎背上，能拿就拿，拿不走可就得给我小心点！”

微微一顿，他偏过头看向另一位金星卫士双手飞石夏元之道：“元之，我要你安排的人都妥当了没有？”

夏元之抱拳道：“大人请放宽心，林子里弓弩、绳网、暗道里还有八十名杀手，就算下水，还有三十六个‘水鬼’等着他们呢！”

千手太岁郭元洪一笑道：“这一次倒要看看他们不乐帮的人是怎么个上天入地了。”

曹羽鼻子里哼了一声，打量着面前几个最得手的手下：“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不乐帮’，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就凭着他们胆敢与朝廷为敌，吃到了我们头上，就可以想到他们有多厉害了，再说……”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曹羽的话已到了唇边，却又临时吞到了肚里。

铁臂神姜野忍不住道：“大人像是与那个什么‘无名氏’以前照过盘儿，可是？”

“哼，”曹羽看了他一眼，似乎有点责怪他不该有此一问：“不错，有过那么一次！”

那是三年多以前的一件往事了，曹羽为了一件私事，私行两广，不意为仇家，即盘踞在苍梧山的‘苍须老人’，所困，性命相关危机一瞬间，却得力于“不乐帮”的忽然介入，乃得脱困。原来“不乐帮”与“苍须老人”结有宿仇，是夕大举出动，由不乐帮三位帮主之一的“白鹤”高立亲率岛上健者数百前往复仇，苍须老人是役惨死在高立之手！

高立为服曹羽，亲手挫之，遂令爱徒开释，彼此相约，今后凡是“不乐帮”有求之事，曹羽乃得无条件应允，当时曹羽眼见不乐帮声势了得，更震于高立杰出神技，只得含忿应允，乃得脱困返回。

这件事虽然事过多年，却一直深深藏置在曹羽内心，引为平生之大耻大戒，当然对于当日亲手折服自己的“白鹤”高立，更不禁惧恨兼具，想不到当年之因，却结今日之果，不乐帮的人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劫去了鄱阳王的家人，使自己左右为难。

这一笔昔日之恨，被姜野一语道及提醒，想起来犹不禁怒火中烧。

这是他平生大辱大耻之事，自不愿说出让别人知道，而眼前之一番部署，更显示出他意存对不乐帮的恨恶与报复。

时间在斜风细雨里溜走了不少。

正当大家感觉不耐之时，一阵婉转的笛声出自当空，随风飘送过来。

亭子里几个人情不自禁地俱都站了起来，倒是曹羽还能沉住气，坐在石凳上不动声色：“你们都坐下来，沉住气！”

听了他的吩咐，大家都重新坐好。

那阵子笛声，仿佛天乐飘临，随着斜风细雨，一阵阵飘送过来，打进每个人的一双耳鼓，立刻使他们回想到那一夜拦劫无忧公主时，所听到的笛声，正是一般无二。

顿时，每个人脸上就现出了不安宁的神态，频频向四面观察着，这阵子笛音来得好怪，仿佛来自天上，又似来自四面八方，简直弄不清正确出处。

曹羽毕竟有其过人之处。事实上在笛音方起的一霎，他那双精湛眸子，已直直地逼视向正前方梅林，似乎他已经确定来人必然藏身其间，神色间更显阴沉。

所幸，这阵子笛声不似前此那么冗长，绕了几个圈子，拔了个尖儿之后，陡地便停了下来。

紧接着一个生硬的声音冷笑道：“有劳久候，在下来晚了！”

话声甫落，人影乍闪，那个人已直挺挺地现身眼前。

双方距离约在三丈之间，那人直挺挺地立着他的六尺长躯，昏暗的高挑灯下，并不能十分地看清他的模样。依稀看见的是他一双浓眉和绿惨惨的一团络腮胡子，一袭碧绿色的袍子被风刮得猎猎起舞。

正是前此现身美人庄化名无名氏的不乐帮来使，显然他身边的那个报财

童子这一次却没有同他一起来，倒是有点出人意料。

“苍梧一别，颇有年矣，曹大人可好！”一面说时，绿袍汉子迈动双足，一步步直向面前亭子走来。

几乎是同时，站立在石亭两侧的首两名武士，不容分说，一左一右快同电闪般直向绿衣人正前两侧扑过来。

曹羽看得清楚，正待出声喝止，无奈，对方绿衣人出手之快，更是出人意料之外。

两名武士身形方自落地的一刹那，绿衣人的一双袍袖已雁翅般地分了开来。

那种速度真是快到了极点，令人目不及视，一开乍合，两名猝然进身的武士，却有如喝醉了酒般地相继打了个抖，踉跄着向后倒退下来。

石亭里的曹羽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挺身站起。

郭元洪、姜野等四人，亦不约而同奔出亭外。

众人注目之下，眼看着那两名进身的武士就像是面人儿般地缓缓软瘫了下来，更惊人的是，在他们倒地的一刹那，大股的鲜血由他们眼耳鼻口七孔中溢出。

千手太岁郭元洪打了个箭步趋前探视了一下，回身向曹羽报告道：“死了。”说了这句话后，郭元洪身子一拧已旋至来人绿袍汉子正前，怒声道：“大胆！你太放肆了！”

绿袍汉子呵呵一笑，面色凌厉地道：“足下又是哪个？”

郭元洪大声道：“内厂金星左都卫郭元洪，候教了！”

说到“候教了”，郭元洪抱拳拧身，不进反退，把身子错开三尺以外，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所站立的地方，正是制敌先机部位，进可攻退可出，郭元洪这一进身拉架，绿衣汉子便不能等闲视之了。

“呵呵，果然高明！”绿衣人喃喃地道：“怪不得人家说大内高手如云，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不过，郭朋友现在就要向我出手，不嫌太早了一点么？”

郭元洪一挑双眉，正要说话，亭子里的曹羽已出声道：“元洪，你回来！”

郭元洪应了声：“遵命！”身子后退一步，侧身向亭子道：“大人……”

曹羽摆手阻止道：“你不要再说了，我都知道！”

由于绿衣人一上来，就施展杀手，毙了两名武士，内厂来人自然俱都面上无光。

铁臂神姜野，双手飞石夏元之，飞天星桑斗，显然对于头子曹羽的示弱大感不满，就在郭元洪退后的一刹那，他们三个相继向前踏进一步，以姜野为首，三个人一上身，即采取了一个“三罡阵”，遥遥将来人钳在攻势之内。

须知郭、姜、夏、桑等四人，在大内内厂俱都是仅次曹羽身分的人物，

既然身佩金星，身手绝非等闲，是以，眼前之姜、夏、桑等三人一经摆出这式“三罡阵”，顿时荟集出大片内气罡力。

这股罡力陡然间直袭绿衣人正前，将他身上那一袭绿色袍子倏地狂飘起来，其势较诸巨风还更猛厉。

绿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迅速向后退了一步。

曹羽恰在这时步向亭前。他不愧老谋深算，面面兼具的人物，所谓来者不善，善则不来，不乐帮那等势派，向以狠厉闻名江湖，其伎俩显然绝不只此，况乎眼前自己尚有求于对方，犯不着一上来就把事情闹僵了。

“你们不可失礼，给我退下去！”

三个人怒视着各自后退了一步，一步之差，已使得眼前凌厉的杀机大见缓和。

绿衣人脸上这才显然带出了笑容。

曹羽引臂石亭道：“请！”

绿衣人、曹羽相继入亭，郭、姜、桑却没有进来，每个人守着一个亭角，只要时机一到，即可随时向对方施出杀手。

绿衣人看在眼里冷冷一笑，面向曹羽道：“曹大人如此待客，倒是十分别致，见识了，见识了！”

曹羽冷着脸道：“足下一上来连杀我手下二人，难道就是待客之道？”

绿衣人挑了一下眉毛道：“好说，那更要先请问阁下了！”

曹羽冷笑道：“他们两个并无向尊驾出手之意，只不过是护主心切，足下竟然以杀手相加，显有失礼数，太过分了！”

“好说！”绿衣人那张紫色的脸膛上显示着一抹杀气，“阁下要以此见责，那么我倒要请教了，两国相争，不伤来使，前数日我那报财童子往谒各位，面送书信，却遭到各位联手怒攻，重伤吐血而回，如非及时救治，只怕早已性命不保，这难道就不是‘有失礼数’，‘太过分了’么？”

曹羽想不到他会有此一说，顿时怔了一怔，一时无言以答，冷笑一声，喃喃道：“贵价仗主势目无尊长，我手下不过略予教训而已，哼哼，果真曹某要有心留他下来，绝不容他还能活着回去了！”

绿衣人面色一寒，反唇相讥道：“这话倒也不错，三年前敝帮要有意留下尊驾，只怕曹大人也就没有今天的威风了！”

曹羽面色一红，凌色道：“你太放肆了！”

绿衣人嘿嘿一笑道：“放肆二字，阁下用得也太放肆了！”

曹羽神色一震，目光隐现杀机。

“朋友，曹某人身高位尊，不容你信口雌黄，你出来之前，贵帮帮主应该会告诉你些应对的礼节，否则这个生意只怕谈不下去了！”

绿衣人毫不为意地笑了笑：“那可是悉听尊便，不乐帮作生意一向是

这个规矩，叫人不快乐是最大的宗旨，否则也就称不上是什么不乐之捐了！”

曹羽脸色这一瞬变得雪也似白。

正如他所言，以他堂堂内厂提督之尊，多少人仰其鼻息，正所谓一呼百诺，何曾像今日这般地被人当面凌辱过？依他平日习性，万万不能容忍，然而今日之情势，却又是另当别论了。

“好呀！”曹羽深吸了一口长气，借以缓和内在的冲动情绪：“我们言归正传，贵帮的三位老人家可曾前来？”

绿衣人一笑道：“三位帮主野鹤闲云惯了，他们的踪迹可就不是我能预知的了！”

“哼！”曹羽冷冷地道：“这么说一切就冲着尊驾你一个人

“也可以这么说呀！”绿衣人高高跷起了一条腿，架在石几上：“曹大人你大可放心，凡是我点头的事，不乐帮绝不会打回票，有什么话你就冲着我说吧！”

“好，”曹羽冷冷地道：“坦白一句话，我们要的人是不是在你们手上？”

“那还用说！”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就在我手上。”

“好呀！”曹羽冷笑着道：“开价多少？”

“一千万两！”

“什么？”

绿衣人笑了一下：“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一千万两！”

曹羽冷笑着点点头道：“这个数目，朝廷拿得出来的！”

“那很好，不过我得提醒曹大人一句，是黄金可不是白银！”

曹羽冷笑道：“这也简单！”

绿衣人一挑拇指道：“好，曹大人不愧是当朝一品，真是福大量大，快人快语，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不过我这次离开之前，三位老当家的还有一个临时指点，这一点也可以算是一个附带的条件。”

曹羽道：“什么条件？”

绿衣人道：“这点其实最容易不过，只要你曹大人知会当朝一声，要他们通知海岸部队不要再骚扰不乐岛，其实他们这么做，有损无益，对你我双方都没有好处，这一点想必你曹大人不会不同意吧！”

曹羽哈哈一笑道：“这更是小事一件了！老弟台，你放心，这两个条件都包在我身上，只是，我们要的人……”

绿衣人由位子上站起来，微微一笑道：“不乐帮的规矩，收到捐款后十天之内，一定原物壁还，这一点曹大人就不用担心了。”说话之间，绿衣人已步下亭阶。

曹羽冷冷笑道：“尊驾还没有说出怎么付款的方法，一千万两黄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呢！”

绿衣人头也不回地道：“这一点，我自会与曹大人你随时联系的，阁下只管着手张罗去吧！”一面说，足下继续步出亭阶。

曹羽至此忍无可忍，一声冷笑道：“站住！”

绿衣人果真停下来不再前进，一面缓缓地回过身来。小雨继续在飘着，奇怪的是这些雨丝并未能正常地淋在这个人身上，事实上，在那盏高挑长灯照射下，尽管是霏雨霏霏，却在落向绿衣人时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抗拒力道，以至于连雨丝也难以浸入。

曹羽可不是傻子，看在眼里，哪能心里没数。

他似乎微微呆了一下，然而却并不能阻止他向对方问鼎的雄心。

“曹大人还有什么吩咐？”站在雨地里的那个人好似早知有此一手，神态上丝毫不现慌张。

曹羽往前缓缓走了几步：“尊驾可看见了？我手下的几个人，显然对尊驾的作为有所不满，不乐帮的武功天下知名，尊驾既是不乐帮的使者，当然身负绝学不在话下，不知可愿一现身手，也让我们长长见识开开眼界，想必不会令我们失望吧！”

绿衣人哼了一声道：“好说，曹大人这是看得起不乐帮，干脆说吧，曹大人要单打呢？还是……”

曹羽冷森森地笑道：“曹某人虽然身居官位，江湖武林之间的规矩却还懂得，对付贵帮好朋友，总还有些人情！”说到这里面色一沉，转望向亭外各人道：“人家可是划下道儿来啦，你们看着办吧！”

亭外的几个人，事实上也正是内厂里顶儿尖儿的几个高手，早就跃跃欲试。

若非鉴于“不乐帮”的威名，在对方一上来之初，就已下手对付他了。这时聆听之下，便不再迟疑，当下以郭元洪为首，率先跃身而前，其实几乎是四个人同时动作。

四个身子同时向下一落，显然是东南西北各占一位，却已把绿衣人看在眼里，这一式其实也正是所谓“四极阵”，一经站定之后，八只眼睛死死盯住了绿衣人，一瞬不瞬。

绿衣人立刻就感觉出来自对方的无形压力，忽然警觉到对方的不怀好意，盖因为眼前之势，无论如何，自己已落入以寡敌众的情势。一惊之下，绿衣人身形快速向左一个侧转，向横跨出了三尺以外。

无如对方四极阵势，真是微妙，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绿衣人身躯方一转动，连带着使得对方四人也跟着转动起来，前此所加诸在他身上的凌然压力，依然照旧。

绿衣人借着转动之间，已大致窥出了对方四人所布下这一联手阵式的微妙。

冷冷一笑，他那双锐利的眸子在四人身上转了一转，道：“堂堂大内高差，居然以多为胜，哼哼！你们不要看我孤身一人，真要讲打，只怕你们几个还不是敌手！”

话声方断，即见四人忽然向前一齐迈步，大股内力齐向绿衣人身上压挤过来。

当此一瞬间，四人中的铁臂神姜野，早已足下跨进，双手搓扬之间，一上一下齐向绿衣人胸腹之间猛力击打过来。这一手由于配合着四人的内力攻势，尤其具有无穷威力。

绿衣人肩头轻晃，旋身错掌，倏地向外一拧，在往常他这种变幻的身势，最起码可以撤出三尺以外，然而在对方四位内家高手联合牵制之下，显然已难以发挥全功，仅只不过错开了尺许左右。

无形无影的内力自四面八方紧紧拥挤过来，在这个内力压迫圈子里，休说是从容进退，如无足以抗衡的功力，简直连举手投足都大感困难。

绿衣汉子再次惊心之下，把先前的一番狂傲气质顷刻打消了一个干净。

不容他心存盘算，四人中的飞天星桑斗，却由另一个角落里陡然冲刺而前。

他施展的是一式专攻下盘的狠毒招法，左腿旋处，带起了一股疾劲风力，直向绿衣人一双足踝上扫去。

须知，凡是胆敢施展这类硬招法的人，其本人必然有恃无恐，多半是练有横练的功夫。

绿衣人显然了解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本人也是同样具有横练之功，却并不打算与对方硬拼。

飞天星桑斗这一腿，真是雷霆万钧之势，却不曾料到，对方这个不乐帮的来人，非但是功力高超，见解亦有过人之处。

随着桑斗的腿势，绿衣人并没有中计后退，即见他身子向前一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脚下不稳，打个踉跄，事实上这里面却隐藏着厉害的杀手。

飞天星桑斗乍然警觉到不妙时，整个人身已在绿衣人钳形的双掌之间。

时间是瞬息万变，照眼前情形，桑斗万难脱身，然而妙在他们四人联手的那阵势，确是微妙得很，分明“牵一发而动全局”。

飞天星桑斗这边方一吃紧，彼此都似有了感应。

带着一声长啸，双手飞石夏元之蓦地自空而坠，一双脚尖直取绿衣人的双眼。在招法上，这还有个名堂，叫做“巧踢天灯”。

绿衣人在他猛厉的攻势之下，错身右侧，硬生生把即将得手的招式撤回回来。

然而，他的机智在于紧接着的另一式杀手，右手侧翻之间，施展出一招不乐帮异乎寻常的妙手“醉蝙蝠”。

夜雨昏灯下，猝然间闪出了一只蝙蝠的影子，配合着一声蝙蝠特有的短鸣之声，绿衣人快速而酷似蝙蝠的一只右手，已狠狠的印在桑斗的左后肩上。

这一击力道万钧，虽说是所击部位并不是致命要害，却也够瞧的。

飞天星桑斗幸有阵力牵制，却也被击得如同旋风般地转了出去。

随着绿衣人“醉蝙蝠”的掌力之下，在他肩上顿时留下了深深的一抹血痕。

飞天星桑斗一身横练的功夫虽然没有就此被毁，聚集在本身的一股真气却被对方一击之力打散了，身子一个踉跄，直向前方倒了下去。

千手大岁郭元洪一眼看见，大吃一惊，一声惊叱，倏地自旁侧飞身而坠，一起一落有如流星天坠，落身探掌，只一把抓住了桑斗衣领，用力一带，已把他摔出了丈许以外。

飞天星桑斗，总算在同僚关心之下，免除了绿衣来使再次加身的另一式杀手。

原来绿衣人所施展的“醉蝙蝠”手法，常常是反正各一，一手追一手，前者为阳后者为阴，双手配合施展，一经中人，必死无疑。

果然，就在飞天星桑斗身子才自摔出的一霎，另一声自绿衣人舌下的蝙蝠鸣，配合着一式阴手已经展出，五股尖锐的指风，擦着飞天星桑斗临去的背影，呼哨似地消逝于夜空之间，却为旁观者带来了无限阴森与恐惧的压迫感觉。

“飞天星”桑斗侥幸逃过了杀身大祸，幸未身死，可是他的负伤退身，无形中将联手的一“四极阵”为之解体，顿然涣散无形。

绿衣使者一声狂笑，把握住此一难能之机，倏地跃身而前，正迎着了“铁臂神”姜野的来势。

姜野情急之下，一马当先猛袭而进，双方乍然相遇，一连交换了五七式快速手法。

是时，“双手飞石”夏元之却由斜刺里猛然投身过来，一声怒吼道：“别让这小子跑了。”嘴里叱着，双手用连环掌势一连劈出了两掌，一奔左肋一奔侧胸，这一手连环掌势，配合着姜野的快速进身之势，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强力。

然而，对方绿衣使者，显然早已料到有此一式，事实上姜野的出手与夏元之的出手几乎是一样的快，四只凌厉的手掌交插着直向绿衣人身上招呼的一瞬间，绿衣人已成功地递出了他的另一式杀手。随着他腾起当空的巨大身影，姜野、夏元之两个人的身子，各自打了个踉跄，一前一后地倒了出去。两股血箭，分别由此二人肩窝里急窜了出来。

绿衣人的两只手是那么的锋利快捷，有如两把利刃，几乎洞穿姜、夏二人的肩窝。他带着一声阴森的笑，就在姜、夏二人怒血狂窜的一瞬，绿衣人怒鹰般的躯体已高高地拔空而起，直直地向一株巨松之巅落身下来。

然而，另一个的身躯，却显然比他快上一步。

“呼！”一团人影，连带着巨大的风力，也同绿衣人一般抢先直向树尖上坠下来。

这个人的身手堪称高明之至，较之四名金衣武上确是不可同日而语。

双方身形在空中甫一交接，已似动了手脚。紧接着，松枝大颤，双方的身躯似乎都有强落之意，耳听得“咔嚓”一声脆响，不堪巨力负荷的松杆齐中一折为二。

两个人，却又似风雨里斜翅分飞的一双劳燕，一个落向亭前，一个却远遁抚园。

落向亭阶的，赫然的是那个身为内厂提督的曹大人，他的一只右手紧紧握着拳，满脸怅恨表情。

遁向抚园的自然就是绿衣人了。他一连向前抢了好几步，才收住了他疾猛的身势，显然由于过于吃惊，一张脸已变得苍白。他远远地拧过了头，眼睛里就像是喷出了火。

“好个老儿，不乐帮的这个梁子你结上了，我们走着瞧吧。”话声出口，眼看着他一个煞腰之势，箭矢也似地遁身入林而去。

郭元洪一声叱道：“追！”

飕飕飕！一连四五条人影紧跟着追了进去。

这当口儿，郭元洪才转身亭前，惊愕地打量着面前的曹羽道：“大人你可好？”

满脸怅恨的曹羽，忽然一声冷笑道：“好厉害的小子！”一面说时，他才把那只紧紧握住的拳头缓缓张开来。

却见他手里紧紧抓住一块掌形的绿色布帛，显然正是绿衣人那袭绿衣上留下来的。

“噢，”郭元洪惊喜地道：“大人原来已经伤了他，卑职这就继续缀他下去……”

“不用了！”曹羽冷冷地道：“这一掌我蓄力已久，原打算一掌就结果了他，却想不到他练有异功，竟然生生地把我掌力化解了一半，真有点不可思议。”

郭元洪叹息一声道：“可惜！”不过，他立刻想起来，激动地道：“大人可是施展的‘金豹掌’？”

曹羽黯然点点头，面色阴晴不定。

郭元洪立刻大喜道：“这样他必定为大人独门豹胎秘术所伤，不怕他不

上门求医了。”

“唉！”曹羽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喜悦，摇摇头喃喃地接道：“谁又知道呢？照理说，他在中掌之初就应该伤势发作，我所练的‘豹胎’之气，应是无孔不入，只是，看来他却像若无其事，无论如何，今后的十二个时辰，是他的要命关头，如果过了这个时辰，也许就不再会发作了。”

是时，负伤的铁臂神姜野、双手飞石夏元之、飞天星桑斗都陆续地来到了亭子里，这其中要算飞天星桑斗的伤势最重，整个左肩头早已隆隆肿起，很可能骨节碎了，最重的是他护身真力已被绿衣使者掌力震散，要恢复恐非朝夕之事了。

姜野与夏元之伤势也都不轻，上身染满了鲜血，虽然自行点穴止血，可是，看过去却亦是痛楚难当，狼狈不堪。

曹羽分别察看了一下他们的伤势，对其中伤势最重的桑斗关照了一些疗治的必要措施，随即静坐一隅，等待着那几名追蹑绿衣人的卫士转回。

稍后，几名卫士回来了，却没有带回来有关绿衣人的任何消息。

曹羽紧紧咬着牙，这一霎心情至为复杂，无论如何与“不乐帮”之间的这个梁子已经结上了。

## 十

雨似乎下得更大了。

绿衣人全身水湿的一径来到了他所居住的“凤来阁”，在他离开之前，像往常一样，他在院子里布下了厉害的阵势，如非精于此道的行家，任何人休想能擅越雷池一步，一向自负骄傲的他，想不到今夜在对敌一群大内卫士之余，竟然险些丧命在曹羽之手。绿衣人的心情之沮丧愤怒可想而知。

先前他与曹羽动手时，不经意吃对方击中的一掌，虽然仗有“不乐帮”的异功“铁肤功”护体，当时不曾负伤，也幸而没有伤了筋骨，只是此刻在雨水浸泡之下，却有一种火辣辣的痠麻感觉，手摸上去热热的，这一个突然的发现，不禁使他暗暗吃了一惊，倒要好好地察看一下伤在哪里。

他一径的来到了楼上，推开了房门，只觉得房子里异常的黑，敢情哑童并不在里面，绿衣人轻轻唤着哑童的名字：“大雅。”“雅”、“哑”同音，显然连哑童自己对这个名字也很欣赏，一连叫了两声，没有动静。

绿衣人向前跨进一步，一种特殊的敏锐感觉，使他仿佛察觉到近处的喘息声，同时目光掠处，更似察觉到一个背向长窗的影子。

绿衣人当然不是泛泛者流，然而伏伺在暗处的这个人，显然心思较他更为细密。

就在绿衣人心念一动，还来不及采取必要的行动之前，一口冷森森的长剑已经比在了他的颈项之间。

出剑人所以有此一手，显然也是事先有所推敲，剑尖比处正当绿衣人喉结要害，先不说这口剑具有异常锋锐的刃口，仅仅只凭传自剑尖的内功剑炁，就足可制绿衣人死命于弹指之间。

绿衣人一惊之下，禁不住当场怔住。

那口极其锋利的剑尖不退反进，近到剑尖已与喉结仿佛有所接触。这个部位自然是致命处，即使绿衣人以超快的身法，能侥幸地逃开了对方的这要命的一刺，可是亦难闪对方接下来的“剑挂两肩”。这一手剑法名谓“封喉两挂”，一旦为对方封住了喉头，只有傻子才会想到脱逃之念。所以，绿衣人干脆也就不再动了。

一个娇嫩可人的女子口音道：“想死的话，你就动动试试看。”

“你是谁？”

“现在还不到你说话的时候。”娇嫩的声音却异常的冷：“到你该说话的时候再说也不晚。”

绿衣人喉结动了一下，觉得一种异常的刺痛，立刻发觉到对方已在运施剑炁逼人了，一股气势只消再前吐一寸，怕不立刻溅血当场。性命相关俄顷之间，绿衣人也只好暂时闭口不言了。

紧接着一只女人的纤纤柔荑蓦地翻起来，绿衣人只觉得上身三处穴道上一阵发麻，已吃对方快速的手法点中了“麻”、“软”、“定”三处穴门。

宝剑入鞘，铮锵作响，接下去一团火光，出自对方少女手指上，房子里立刻有了亮光。

出现在绿衣人面前的那个少女，有着“公主”一样的美丽气质，事实上她确实是一个公主，是无忧公主朱翠，只是绿衣来使却是第一次看见她罢了。

朱翠转过身来，就手点亮了几上的灯盏，顿时光明大作，这一刹那，绿衣人的眸子却看见了另一个人，一个和自己同样不幸的人，哑童：大雅。他直直地站立在窗侧一隅，腰身微拱，一动也不动，简直就像一具木偶。当然不用说，他也是被人点了穴了。不用说点他穴道的，也自然是面前这个少女了。

绿衣人忍不住冷笑了一声：“你好大的胆子。”他身子虽被定住，但是却碍他的出口，那双骨碌碌在眶子里转动不已的眸子，更是布满了血丝，像是忿怒已极，加上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胡子，那分样子真是吓人。

“我的胆子比你想的还要大得多。”朱翠拉过一张椅子，在他对面坐下来，手里提起一面绿光晶莹的长形牌子，有意地出示于绿衣人面前，道：“这个东西大概是你的吧！”

绿衣人眸子睁得更大了，喉咙里哼了一声：“你竟然敢私翻我的东西。”

“不错，我的确是翻看过了。”朱翠冷冷地道：“原来你并不是真的没有名字，你名叫吴明，所以干脆就叫‘无名氏’了。”

绿衣人怒视着她，问道：“你到底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朱翠冷笑着道：“一个曾被你戏耍上当的人，你不应该忘记的。”

绿衣人缓缓闭上了眼睛，忍不住又睁开来。

“你知道了吧？”

“哼！”绿衣人道：“这么说，你就是无忧公主了？”

“请称呼我的真正名字，我叫朱翠。”

绿衣人身子震抖了一下：“失敬了，我们本该早就见面的。”

“不错，不过现在见过不算太晚。”

“你……想干什么……”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我的来意。”朱翠眼睛里凝聚着无限的杀机：“我虽然年岁不大，可是，也知道很多江湖里的事，也见过不少江湖里的人，可是，像你这种无耻、卑鄙的人，却是第一次见过，甚至于听说过。”

显然默认了叫“吴明”的绿衣人脸上一阵发紫，冷笑了一声道：“我总算钦敬了你的厉害，哼哼，我已经知道你的来由了。”

“那你就实话实说吧，”朱翠强忍住心里的怒火：“我母亲和弟弟以及全家人，你藏在什么地方？我要你马上带我去见他们。”

“太晚了。”

朱翠不禁陡然吃了一惊道：“你说什么？”

吴明冷笑道：“用不着害怕，他们都还活着，而且我保证他们活得好好的，日常生活不见得就比以前王宫里差，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朱翠总算松下了一颗心，怒视着他道：“你说的‘太晚了’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早已经离开了汉阳。”

“现在哪里？”

“在……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吴明身子微微战抖了一下，试图运用本身气机冲向穴门，想自行解开穴道，但是并没有成功。

“难道他们已经被押回不乐岛上去了？”

吴明冷笑着，看了她一眼：“这一点恕我无可奉告。”

“这么说我没有猜错！”朱翠紧紧咬了一下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吴明一双眸子在她身上转着：“久闻无忧公主美艳绝伦，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咧开嘴嘿嘿笑了两声，喃喃道：“你是我这一生所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胡说！”朱翠杏目圆睁着：“你再敢胡说八道，我就杀了你。”

说时，她右腕微振，龙吟声中，长剑再次出鞘，剑光乍闪，已破开了对

方的胸衣。

绿衣人吴明并不曾为这番气势所吓阻，一双赤红的眼睛闭了一下，竟然大笑了起来，由于他穴道被封，气机不通，这番大笑，为他带来了极大痛苦，一瞬间眼泪鼻涕都淌了出来。

“我说你美，你居然要杀我。”吴明显然有恃无恐地道：“你只是吓唬着我玩罢了，你是不会杀我的。”

朱翠生气的道：“为什么我不会杀你？”

吴明嘿嘿笑了两声：“你当然不会杀我，你只是想留下我和哑童作为人质，目来交换你的家人，哼哼！”

朱翠“锵”的一声合剑入鞘，一时面若春风：“你说得不错，这正是我的想法。”这一霎她的气似乎消了不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你能说我的这个方法不好？”朱翠退后几步，在原来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吴明被自己眼泪鼻涕，弄得十分的难受。

“帮帮忙好不好？”他眸子里显示着痛苦：“为我揩一下。”

“这是你自作自受。”

吴明“吭”了一声，调侃着道：“人漂亮，就是生气的时候也漂亮。”

朱翠冷笑道：“你以为夸我漂亮，我就会放了你，哼！你真是作梦！”

吴明“哧哧”笑了两声道：“我这次出来，除了奉令为不乐帮办事以外，另外还要为自己办一件事，你可知道是什么事么？”

朱翠摇摇头说：“没有兴趣。”

吴明不以为逆的笑道：“我可以告诉你，我要为自己找个老婆。”

朱翠一时脸臊红了，想不到对方的话说得这么粗鲁露骨，真恨不得上前踢他一脚。

吴明那双显然闭血过久而发红的眼睛，无情地瞪着朱翠道：“不瞒你说，我的三师尊一直都盼望着我能早日成个家，可是唉……这一次看见了你……”话声未完，倏地身子震了一震，就不再出声说话，敢情为朱翠隔空点穴手法点中了他的“哑穴”，吴明这一下可就老实了。

朱翠狠狠地瞪着他，依她个性，真恨不能一剑刺他个透明窟窿，但是想到对方的利用价值，她就暂时吞下了这口气，不再与对方计较。

“哼！”打量着面前的吴明：“你的罪还没有受完，往后还有得受呢。”

吴明只能目光直直地瞪着她，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朱翠随即走向窗前哑童的面前，说道：“本来我可以放过你的，谁叫你上次骗我上当，现在也只好把你一块带去了！”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掌向对方后颈上快速一拍，解开了对方身上穴道，哑童似要呕吐地呛咳了几声，一口气还没有喘过来，却为朱翠另一式手法点中了身上软麻穴道，顿时有如面团般地瘫在了地上，只是大声地喘息不已。

朱翠转过身来，再走到绿衣使者的面前如法炮制一番，后者一样地被摆平了。

可笑这个不乐岛上的特使，昔日是何等威风，即以其本身武功而论，也是蜚睨当今，然而一朝受制于人，却也只有任人摆布的分儿了。

就这么，朱翠一手一个提起来，冒雨穿窗而去。

绿衣特使吴明与他那个叫“大雅”的哑巴童子，直直地睡在两张绳榻上。

这两张床以及他们所被拘禁的这个石洞，显然都是经过事先准备好的。

石洞够大，光线也够好，只是想要出去却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两个人身子都不大方便，原因是他们的下身都被朱翠用她独门的点穴手法所制，整个下身形成一种“半瘫痪”状态，是可以坐，可以睡，可以爬动，或作极困难的直立移动，想要用力，或是别的非分之想，可就有点不自量力了。

石洞正上方顶部，开有一个圆圆的透明天窗，因此当那扇原有尺许的石头门紧紧关闭的时候，仍有天光自顶部射入，另外四壁都有特设的气孔，即使在天气最闷热的时候，亦有阵阵清风徐徐贯入。

石洞的后一半，接连着一道清泉，再一边是万丈峭壁，其险峻，足使人惊心动魄，堪称是飞鸟难登。想当年，这里原是一名武当修真之处，该修士羽化之后，废置至今，想不到却被无忧公主朱翠临时派上了用场，用此来拘禁绿衣使者吴明这等身负绝顶武功的人，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哑童大雅吃了一个红番茄，喝了半碗泉水，气吁吁地伏在石案上喘着气。

吴明却盘膝在绳榻上打坐运功，只见他全身汗下如雨，身上一袭短衫早已为汗水湿透，那原本一张绯红中透紫的脸，现在看起来却是那么的白，几乎就像死人的那种“灰白”颜色。

大雅似乎也注意到了，吃惊地看着他。

吴明运了一会儿内功，却有些力不从心，睁开眼他叹了一口气，沮丧地看向哑童道：“给我一碗水。”

虽是恶难中，哑童大雅仍忠心耿耿地服侍着主人。聆听之下，他爬着为吴明斟上一杯清泉。

这里一切用具齐全，就是升火举炊也不是难事，一角堆置着不少野芋山薯，这些东西就是放个一年半载也不会发霉，看来对方是打算长时期地把主仆二人拘禁在这里了。

喝下了一碗水，吴明紧紧咬着牙道：“看起来，这个丫头是存心在折磨我们两个了。”大雅比了一阵子手势，吴明黯然地点点头。

“你的忠心令人感动，唉……实在说，她恨我们也是有道理的……只是，我怕就要病倒了。”

大雅顿时吓了一跳，满脸惊吓模样连连地眨动着眼睛。

吴明哼了一声，苦笑道：“那一夜，我不小心中了曹羽老贼一掌，当时不曾在意，初来这里时也只觉得有点不适，想不到以后的几天，却像是打摆子一样地身子发冷发热……今天尤其是觉得不舒服……”

大雅又是一惊，慌不迭地伸出一只手摸了他一下额头，只觉人手冰凉，吓得他立刻又缩了回来，一时睁大了眼睛不知怎么是好。

“我随身的的一个百宝囊里，收藏有我们不乐帮的‘妙仙丹’那是开帮祖师爷云中玉亲手炼制的，能治百病，去暑却寒，只是却也被姓朱的丫头拿去了，要不然就算不能药到病除，却也不会像眼前这个样子。”说着，他紧紧咬了一下牙，恨恨地道：“这个丫头心真狠，也亏她想得出来，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方，还弄瘫了我们的腿。”一面说，他大声地喘着气，状是无可奈何。

忽然他翻身坐起来，喘息道：“不行，我们得想个法子出去，要不然我会死在这里。”

大雅脸上立刻现出了张慌。

“来！你扶着我下床……”吴明喃喃着道：“让我们试试看，是不是能把门弄开……”

大雅摇摇头，失望地现出无助模样，虽然这样，他仍然振作着把吴明扶下了床。

“哼！”吴明狞笑着道：“这个丫头虽然弄瘫了我的腿，我还有两只手，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能想办法出去，只是……他妈的，曹羽这个老贼打的我这一掌像是有什么名堂，怪不舒服的。”

大雅在他说话时，已用两肘膝之力，向门边爬过去。

吴明见状怒叱道：“混蛋，还不给我回来。”

大雅被叱得有点莫名其妙，只得又爬了回来。

吴明见状更为生气地骂道：“我们不乐帮的人，岂能在地上爬着走路，要是给三位帮主看见，只怕不活活地打死你这个奴才。”

大雅被此一叱，打了个哆嗦，一时噤若寒蝉，只是他却实在也想不出还能有什么法子可以代步，被吴明这么一骂，只管傻乎乎地看着对方。

吴明冷笑着道：“难道你忘了本帮从《易经》中‘地天泰’所化解过来的身法了？”

大雅顿时一怔，霍地面现喜色，立时身躯拱起，双手着地，倒立了起来。

吴明点点头道：“对了，以后就用这种方式走路。”，他像是忽然得到了启示，也像哑童大雅那个样子，倏地双手按地，拿大顶似地站立起来。

这种“乾坤倒置”《易经》中卦示“地天泰”的身法，原有大大吉的评数，幻化为武功后，更是独成一家，对于练习气血功夫的人，大是有所裨益。

主仆二人就用这种方式一直走到了门前。

大雅返身坐好了之后，施展出双掌力道，用力推向石门，只是推了两三

下就已气喘如牛了。

吴明仍然保持着倒立姿态，见状道：“蠢材，闪开来，看我的！”

原来他深悉运力之道，一个正常站立或是坐着的人，力量表面上看起来，虽像是发之掌臂，其实却得力于丹田，由于他二人均被朱翠以其独特穴手法封闭了下盘穴路，是以整个下体已无能着力，然而此刻身子一经倒转过来，情形便大为不同，那时着力点便改下盘为上盘了。

吴明不愧是不乐帮第一弟子，其武功实已得三位帮主真传，非但如此，对于运功常识，一般武学理论，却也知悉其法，当下他悟出了这个道理，是以大雅方自退开，他即以双臂运行走向石门，以一掌按地，另一掌着力，霍地一掌直向石门上击去。

这一掌虽说是碍于现况，不能发挥十成功力，却也非同小可，掌力击处，发出了“轰”的一声巨响，整个石洞都像是为之震动一下，然而那扇紧闭的大石门，却像是铁打钢铸，休想移开分毫。

吴明于是掉换了另一只手，再次向石门力击，如此双手交替，一连击出了十余掌，山洞里空自回荡出一片隆隆之声，那石门却是丝毫未损。这一来，吴明才知道无懈可击，当下身子还原坐下，累得频频喘息不已。

大雅只是傻乎乎地看着他。

吴明喘息了一阵子，道：“不行，我们一定得想个法子出去，要不然，我们会死在这里。”一面说，他霍地又倒过了身子来，用双手行到了壁边，只见他两只手一经搭向石壁，随即活似一条大壁虎般地一路向壁顶游去。

毕竟他下体血气不通，这种运行方式乃是一种极为消耗内力的行动，只能靠双腕上的力道，却要一气完成，实在是极为不易，以吴明之造诣，若非困于下躯之血气不通，即使再高上一倍，也难他不住，然而此刻，他却是有有些自不量力了，眼看着已将接近壁顶，距离那洞顶天窗不远，却是气血不继，手一松直由空中坠落了下来。“扑通！”一声，摔得他满眼金星，一瞬间仿佛百骸尽废，简直全身都像是散开了一般。

大雅见状吓得嘶“哑”地叫了一声，忙自旋身过去，却见吴明一张脸其红如血，那样子就像是一个吹得又胀又大的气球，随时都像是要爆炸开来。目睹如此，大雅一时慌了手脚，当下两只手施展出内力，运用内家推拿法直向吴明的身上按去。

不意他不推按还好，这一推反倒出了纸漏，才推了两下，即听见吴明大吼一声，一时满脸汗下，当场昏死了过去。大雅见状，吓得三魂出窍，一时面色惨变，连声哑叫不已，两只手更是连连在他身上推动不已。

忽然自他背后传过来一声阴森的冷笑：“你要是不停手，他可就死定了。”那是一种含有男人磁性的低沉口音，一经入耳，给人以无比镇定的感觉。

大雅乍然听见先是一愣，紧接着才像是忽然明白过来，倏地回过身来。这一看不由得使他吓了一跳。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那扇门竟然敞开，而且走进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现在正直挺挺地站在他背后。他那么直直地站在眼前，一身蓝色缎子秋衣，衬着他白皙斯文的面颊仪态，有如“玉树临风”。

然而，当大雅再次定神看时，显然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虽然称得上十足英俊，却显然并不健康，尤其是在那双隐隐光华的眸子下：那双眼睛，竟然像是郁积着伤后的瘀血，现出一种暗红的颜色，而且那张脸也似乎过于苍白，这些似乎与他高大伟昂的身躯，显得有些称，然而却自有其威仪之一面。

大雅一看之下，禁不住心头为之一震，他虽然不能站起来，却也防备着对方的出手，两只手掌交错着往胸前一抱，以便待机出手。

蓝衣人鼻子轻轻哼了一声，对于面前的这个哑巴并不曾放在心上。蓝衣人道：“你先闪开来，让我看看他的伤势要不要紧。”

大雅聆听之下，一双眸子只是骨碌碌在眶子里打转，却没有遵言让开，显然对这个陌生人还有些放心不过，生怕他会对手人出手加害。

蓝衣人冷冷一笑，即不再与他废话，当下足步跨动，缓缓步近。

大雅顿时大为紧张，猛地向对方一连劈出两掌。他所施展的是劈空掌，虽然碍于下体气血不通，只有一半功力，可是却也不可轻视，一般人却也是万万当受不起。无如蓝衣人显然大有来头，武功之高，断非当前这个哑童所能窥其堂奥。

此时，大雅虽然运施功力，一连劈出了两掌，无如对方却像是毫无知觉，甚至于连他身上的那袭蓝色长衣也不曾轻轻地飘动一下。

大雅一惊之下，又待第二次聚积力道向对方出手，这一次倒是不劳他费心，显然对方已向他出手了，其实对方蓝衣人压根儿连手也不曾抬动一下，他只是徐徐地前进着，却由他前进的身势里，传过来一种有异寻常的力道来，大雅迎当下，整个上身都不禁被逼得向后方倒卧下来。随着蓝衣人前跨的脚步，这种力道更形加剧，直到大雅直直地睡平不再移动为止。

蓝衣人已来在吴明的身前，后者显然仍在昏迷之中，他缓缓弯下身子来，先翻看了一下后者双眼，再把持了一下他的脉门，脸上表情益见深沉。

侧过头来，大雅正在注视着他。

“你坐起来，我有话跟你说。”蓝衣人慢条斯理他说着，话声一落，大雅立刻就觉出先前所遭遇的压力顿时为之消失，他本能地也就随着对方的话坐了起来。

“你不必惊怕，”蓝衣人冷冷地道：“我若是有心向你们出手，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只怕你们无能敌挡，早就没命了。你主人伤势很重，如果我不

救他，只怕他性命不保。”

大雅一惊之下，脸上显现出一片费解神色。

蓝衣人道：“我可以告诉你，你主人身上受有厉害掌伤，此刻伤势已然发作，你可知道此事？”

大雅想了想，忽然明白过来，当下翻身扑地，直向着蓝衣人连连叩头不已。

蓝衣人凌笑道：“你这个奴才也有想通的时候，且退开一旁，看看你主人有这个造化没有？”

大雅点点头不再多疑，移身一旁。

蓝衣人探出一只手，缓缓触向吴明顶门，忽然掌势一振，随着这一振之势，吴明倏地睁开了眼睛，蓦地坐了起来。

蓝衣人本能地后退一步，却见吴明身子晃了一下，霍地站了起来，原来他经过方才自室顶下落一震之力，虽然使掌伤因而触发，却因此将无忧公主朱翠的点穴手法自行解开。

双方一照面，吴明一连打了几个踉跄，才把身子定住，他一身武功得自不乐帮三位帮主传授，毕竟不同一般，虽说是身上中有足以致命的掌伤，但在未能致死之前，却端的不可轻视。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来到这里？”一面说时，吴明暗聚真力，强自把背后掌伤处附近几处穴路强行护住，不令像似含有毒质的热气四下扩散。

蓝衣人似乎早已料到对方之不甘雌服，有心与对方一较身手，便冷言道：“你先不要管我是谁，我对你总算没有恶意，而且我知道你身上中有曹羽的‘金豹掌’力，此刻已然发作，以你内功，虽然勉强可以把掌上特有的毒恶控制住，但是这种伤势一经发作，却非功力所能制止，一旦发作，便有性命之忧。”

“哼！”吴明瞪大了眼睛道：“你怎会知道得这么清楚？莫非你是曹羽派来的说客？哼哼……我只不过一时不察为他掌力所伤。”一面说吴明霍地退后了几步，一双眸子骨碌碌直在蓝衣人身上打转不已。

蓝衣人冷笑道：“你先不必问我是不是曹羽的说客，总之姓曹的加诸在你身上的这种掌伤，凑巧我有方法医治，换句话说，也只有我才能救你活命，否则你在十二个时辰之后，必然伤势大发而死，如果你愿意死，我倒也无话可说了。”

吴明在他说话之时，早已一面运功调息，自信足可放手与对方一搏，而且他早已看见石门洞开，如能将对方制服手下，即可逃出洞外。当下冷笑一声道：“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所说的话？”

蓝衣人道：“因为你非信不可，如果我不救你，你根本就活不过未来的十二个时辰。”

吴明在对方说话时，固然早已蓄势以待，却也暗中把对方观察得十分清楚，仅仅由对方神态器宇上看来，已可断定绝非易与之辈，心中不禁留下了十分仔细。

“哼！”吴明向前跨出一步：“也许你说的是真的，但是我这个人生来的一副怪脾气，一生只信服比我强的人，如果你的功夫胜得过我，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要是胜不过我，嘿嘿……”

蓝衣人脸上现出一抹微笑，却没有说什么。

吴明顿了一下，接下去道：“那么，你也就用不着来担心我的命了，还是担心你自己的命吧！”

蓝衣人冷冷一笑，微微点头道：“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久仰不乐帮武功天下知名，那就请教了。”话声一落，双拳微抱，那一双湛湛眸子，瞬也不瞬直向吴明逼视过来。

吴明已经感觉出传自对方体魄的凌人气机，心中暗自吃惊，一时大生警惕。他一面运功调息，将内力集中丹田，却十分怀疑地打量着对方道：“足下显然具有武林罕见的身手，想来不是无名之辈，请教大名上下怎么称呼？”

蓝衣人冷森森的道：“何必多问，只管放招过来就是。”

吴明“哼”了一声道：“好！”

蓝衣人道：“不乐帮武功，被称为江湖失传之绝技，足下既然身当‘特使’之任，又是三位帮主所调教出来的唯一传人，想来必然已得真传，何妨施展出来，看看我是否当得？”

吴明冷笑道：“那要看看你是否有这个本事，不乐帮秘功虽有，却也不能随便出手。”

蓝衣人道：“我候教了！”

话声乍落，只听见“呼”的疾风声响。只见他身上那袭蓝色缎质长衣，倏地涨满了气机，活像是吹满了气的羊皮筏子那个样，下摆两侧更像是被强力的风那样狂飘起来，只此一斑，已足可见其惊人的功力。

吴明鼻子里哼了一声，整个身子在这一霎也慢慢地蹲了下来，他双手平摊着向两侧分开来，却有一连串密集的骨节响声出自他躯体各处骨节。

四只眸子像是在这一刹那间，已紧紧互相吸住。

吴明左足向侧方踏出了半个圈子，右手却斜着由肩头缓缓递出，摆出了个“沙鸥别羽”的架式。

蓝衣人冷笑道：“幻自‘大千门’的‘四禽式’，已不足取胜，你还是另外再换一种玩玩吧。”

吴明脸上顿时一惊，倏地收回架式，身子往左翻出双手下沉着，几乎已抄近地面上，眼看着即是一式腾身掠起的疾进毒招。

偏偏又为蓝衣人看出了来处破绽。蓝衣人又道：“婴喜氏的‘燕子出巢’，

不施也罢！”

吴明怒睁双目道：“不错，就是婴喜的燕子出巢，你可有破解之法吗？”

“哼哼！”蓝衣人冷冷笑道：“信不信由你，这个招式在我十二岁随‘大方山人’习技时，已经学过了，当年山人指引，破此法不难，只出指天地而已。”

吴明一惊之下，立刻还原站好。“啊，这么说来，你是出自‘南普陀’大方老人门下了，失敬，失敬！”

蓝衣人摇摇头，又点点头，却是未置可否。

吴明眉头微蹙，心忖着：莫怪对方这等傲气，敢情是出自南普陀大方山人门下，久闻大方老人十数年前已坐化普陀，其功力过人处在于“沉寂”，这一门武功，当年三位师尊中之高立曾有详细说明，并也有应对之策。心中暗喜，遂即冷笑一声，重新拉开了另一架式。他的身子是那么无依地斜斜站着，上身缓缓向前伏，右手二指鹰啄般地弯曲向外递出。

这一招似乎立刻提起了蓝衣人的兴趣。

“对了！”蓝衣人眸子里散发出仇焰：“这才是你们不乐帮的不传之秘，只是倒也不是开天辟地的新招，依我看，大概是白鹤高立老头的杰作，哼哼！这老儿惯以旁取百家之长，略加幻化，即收入于他的百宝囊内，就拿你这一手来说，就有偷取‘黑狐董氏’门中绝技之嫌。”

在他说话时，吴明早已按捺不住，尤其是对方竟然口称大师伯高立为“老儿”，已是令他难以忍受，却又涉及大师伯有窃取旁门绝技之嫌，正是“斯可忍孰不可忍”。

蓝衣人话声未了，吴明已先行发难，即见他脚下一个垫步，已纵身上前，右手夹着大股劲风，迎面一掌直向蓝衣人脸上劈来。

蓝衣人似乎对于他的招式变化十分注意，一双眼睛瞬也不瞬地盯着对方，这时见对方掌式来到，左手忽然抬起，不意吴明这式出手却是诡异多变，霍地向下一沉，两只手指活似一双钢钩直取蓝衣人乳下“期门”穴道。这一手既快又准，加上吴明精湛的内劲指力，不要说真的为他点中了穴门，就只是为他指尖上的内力扫中一下，也是非同小可。

奈何，蓝衣人此番而来，正是满腹心机，决计“以身试招”而来，对方的出手，其实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冷峻的脸上，像是微微含蓄着一些“得计”的喜悦，即见他身形忽然一长，两只手恰当其时地忽然抬了起来，一上一下轻轻向外一送，吴明一双脚步霍地打了一个跟跄，向外一连荡出了三步，才行站稳。

一瞬间，吴明脸上充满忿怒，更多的疑惑围绕着他。“你，这一式招法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没有人教给我！”蓝衣人含着一些微笑道：“是我自己化解出来的！”

“那是不可能的！”吴明道：“不乐帮的绝技，至今还没有传到江湖，你怎么会研究出破解的方法？”

蓝衣人冷森森地道：“那是我的秘密，吴明！”

吴明又是一怔：“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可是立刻他就明白过来：“哦，是朱翠告诉你的？”

“不错！”蓝衣人冷笑道：“不乐帮武功既深又博，你又何必藏拙，我等着你的，再出招吧！”

吴明剔了一下浓眉，有些疑惑地道：“你口口声声要我施展不乐帮绝技，莫非你存有什么用心？”

蓝衣人心中微微一惊，却是表面上丝毫不露形迹。聆听之下，他冷晒道：“我确是存有用心，因为这个天底下的武术绝学，只有很少门派的武功我还不曾见识过，不乐帮的武功正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想见识一下？”吴明冷笑着摇摇头：“不，由你出手看来，你不像是第一次见识过本门的武功，莫非你以前……”

蓝衣人冷晒道：“我虽不是贵门出身，却听说过江湖上的传说，因为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曾经领教过贵门武功精髓。”

吴明刹那间脸上现出了杀机。“你说得不错，”他足下不自觉地已跨前两步：“你不是要见识我不乐帮的绝技么？我倒可以答应你，只是当你见过后，只怕也不能例外，你不后悔么？”

蓝衣人紧紧咬了一下牙，喃喃道：“我不后悔，只要你自信能胜过我。”

吴明哼了一声，点点头：“你这个人倒是一条少见的好汉子，要是易地而处，我们或可深交一下。”

才说到此，却为蓝衣人讳莫如深的一串笑声所打断：“废话少说，快出招吧，久闻贵门三位帮主以一套‘醉金乌’手法行遍天下无敌手。”

吴明一惊道：“你知道的果然不少，哼哼！莫非你想试试这套功夫么？”

蓝衣人冷冷地道：“梦寐以求。”

吴明点点头道：“好，我就成全你，也叫你好好开开眼，只是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这套‘醉金乌’招法，为昔日金乌门祖师云中玉于大漠酒醉斜阳时，无师自通，感天而悟，其微妙处，绝非你可想象，而且招式之中，有凌厉的杀着，每一招都足以致人于死命，哼哼！”

只怕我这套招法还未曾施展一半，你已横尸当地了。”

蓝衣人表情异常沉重，也许正因为他当年曾在这套招法下死里逃生，由于如此，他才不以为对方所说有丝毫的夸大之词。事实上吴明之所以这么说，也因为他断定了对方的万无活理，否则这是他本门的隐私，万不会在一陌生人面前提起。

“就算我心甘求死吧！”蓝衣人冷峭地看着对方道：“把你们这套至今仍

不为外界所知的罕世绝技施展出来吧。”

“好，我成全你就是。”

话声出口，吴明身子半侧着，邯郸学步似地已迈出了两步，蓝衣人一双眸子睁得滚圆滚圆。

蓦地吴明身子打了个旋风，只见他双手高举，交叉着自头顶盘过，石室里猝然间起了一阵狂风，那种气象，真有飞沙走石之威。吴明那张脸，在施展此一震惊武林、足傲江湖的本门不传绝技时，一霎间涨得血也似的红。

敢情这“醉金乌”招法，正如吴明所说，乃昔年云中玉酒醉大漠，目睹日落大漠，远方之海市蜃楼，忽发奇想而创出妙绝乾坤之九式奇招，当日云中玉酒饮薄醉，气血满涌丹田，他无意创始时，正巧将功力发挥无遗，这一连九式出手，全系只出不入，只攻不守的杀着，设非有十年洗骨易髓之深湛内功，根本就无能施展。

眼前吴明一经展出，正是集全身功力于一倾，大有昔年张良刺秦王子“博浪沙”时之“奋椎一击”之势，一经展出，端的是其势万钧，一发而不可收拾。

然而，蓝衣人却是那般的镇定。当他目睹对方的出手，正是自己近年来苦心思破，意欲践雪前耻的罕世奇功“醉金乌”招法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感触，不知是悲抑或是喜？眼前的情势，已不容许他再有所深思，随着对方所展开的身体，吴明一双大手，就像是云中之龙，在一阵疾剧的劲风里，向他身上攻到。

恍惚里，像是扬起了一天的掌影，这种“醉金乌”手法，每一招每一式在在都显示着那个“醉”字，确是波谲云诡，令人莫测高深。

蓝衣人那双深沉的眼睛，忽然亮了很多，面对着对方这般猛厉的攻势，他不退反进。

双方像是交接了，却又分开了。

夹着大片风力，吴明的身子，已快速地扑到了石室的另一头，而蓝衣人却像是仍然停立在方才前进的一个“据”点上。

简直是不可思议。

吴明惊住了，从他研习这套“醉金乌”手法以来，说实话，他还没听说过，有人能在这套招法下苟能幸免，对方蓝衣人何许人也！

“这只是第一式！”蓝衣人好像显得很激动的样子：“我知道这套招法一共是九招，还有八招，你就一齐展出来给我瞧瞧吧。”

吴明背紧紧地贴在石壁上，眼睛瞬也不瞬地盯着对方，聆听下，他益显阴森。“你到底是谁？”

“还不到我告诉你的时候！”蓝衣人目光炯炯地道：“第二招，第三招快过来吧！”

吴明鼻子里哼了一声：“放心吧，现在就是我想停手，只怕也不可能了。”说话时，他那原本看来已经够壮够大的身子，猝然间像是变大了许多，一双手臂徐徐地向前拱抱着。

蓝衣人脸上现出了冷涩的笑，却也有一番内在紧张。

暮然间，吴明已狂扑过来。那是一式妙绝古今的“长风一抱”绝姿，人影婆娑，衣衫缥缈，然而这逍遥的身式里，却隐藏着凌厉的杀机，蓝衣人的感觉仿佛是全身数十处穴道，猝然间都在对方凌厉而尖锐的攻击之下。

然而毕竟对他来说，是有前车之鉴可以追循，这几年痛定思痛，朝思暮想的岁月并没有虚掷。蓝衣人的身子，在对方这般凌厉疾猛的攻击之下，忽然间像是个纸人般打起转来。

看起来足足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两个人的身子蝶恋花酣一般地纠缠着，又分了开来。

那么沉实有力的一双手掌拍空了。“啪！啪！”两声，石屑四溅，石壁上立刻留下了两个清晰的手掌印子。

吴明几乎愤怒了，咆哮一声，由石壁上再次挨起了身子，第三招第四招却是一气呵成。

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击，亦是鬼出神没的接触。

现场旋荡起大股的气机，这种气机纯系出自二人双方体魄之内，称得上是内在功力的结合，气机回荡之下，石壁上足足被刮下了一层碎屑，像是下雨般的，劈劈剥剥落溅得满处都是。

两条人影再一次地错了开来。

蓝衣人脸色异常的苍白，在他前胸边侧，一块衣襟已经被撕裂开来，对方的五指紧紧贴着他的肉身擦了过去，留下了五道深深的指痕，很快地鲜血就渗了出来。

吴明倏地由石室的那一隅掉转过身子来，触目见状，他发出了一声冷笑，“好本事，”微微一顿，他喃喃道：“为什么你只守不攻？这样只怕你要吃大亏！”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的招式，招招奇险，只怕你将会丧命在我双掌之下！”

蓝衣人整理了一下被撕裂开的前襟，惊心在所难免，却没有丝毫沮丧，到目前为止，起码已经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多年来，他所苦心积虑想出来破解对方的招法，似乎已有了收获，虽然他并不能确知能否接得住下余的五招，但终须一试才知。

“放心吧！就算我死在你手上，那也是我自己找的！”蓝衣人揣摩着对方的即将出势，身子缓缓地蹲了下来：“来吧，我接着你的！”

吴明既忿怒又钦佩，更有无限好奇地打量着对方。就只是出了四招，已

使他全身汗下，前胸后背俱已为汗水所湿透。接下来的第五招，将使他付出更大的体力，背部紧紧贴着石壁，他缓缓地举起双手，密集的一串骨节响声，显示着他的劲道已齐集双掌。

两个人都睁大了眼睛。

紧张的气氛，使得一旁的哑巴童子大雅也为之感染了，只见他瞠目结舌，傻瓜也似地向二人注视着。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现场却出了意外。

原先举臂向天的吴明，忽然像是中了风似地发着抖颤，起先还以为他是由于用力过剧连带着而发出来的，紧接着他双眼发直，嘴里更不禁淌下了口涎，身子一歪，“扑通！”倒在了地上。

蓝衣人只是一怔，可是立刻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一旁的哑童大雅也看出了不妙，怪叫了一声，猛扑过去，用力的把吴明身子抱起来。

蓝衣人一惊上前，说道：“快放下他来！”

大雅只是抱着主人，直直地看着对方发呆。

蓝衣人略微探身打量了一下吴明，确定了一个事实，遂向大雅道：“他身上所中的掌伤已经发作了，怕有性命之忧，还不把他平放在地上，你是要他死在你手上么？”

大雅一听这才慌了手脚，慌不迭地把吴明平置在地，他本人下躯不便，经此一番动作，已不禁气喘如牛，忽然他转过身来，向着蓝衣人连连叩起头来。

蓝衣人冷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一切也只有看你主人自己的造化了！”他一面说一面由身侧取出一个白色小瓷瓶，把其中仅有三粒丹药倒出来。

大雅连忙去撑开吴明的嘴，奈何他牙关紧咬，竟是难以张开，蓝衣人哼了一声道：“好厉害的掌力，这是因为他身上已染满了豹胎之气，中枢各经脉俱已失去了机能控制，这样情形只要再继续十二个时辰，他将全身枯萎抖缩而死。”

大雅聆听到此，心里一阵难受，由不住淌下泪来。

蓝衣人冷笑一声，接下去道：“然而这件事我既已管了，总不至于会糟到如此地步，还是那句话，且看他的造化如何吧。”一面说，左手探出捏住了吴明下巴，二指微微用力一按，“吱”的一声，已把吴明整个下巴卸了下来，当下把手上丹药全数放进他嘴里，又把他下巴合好。

只见吴明脸色一片青黄，甚是可怖！

蓝衣人随即动手脱下他上身衣服，即见后肩伤处已然是一片青紫，原先所呈现的一个掌印，现在看起来竟然高高隆起，色作紫红，还有些透明。蓝

衣人道：“这就不错了！”

大雅只管发着傻。

蓝衣人道：“这就是豹胎毒中体的现象，这个凸出的掌印一天不消失，就表示余毒没有消失。”一面说，他一面施展出一种很特殊的手法，一连在吴明身上点闭了十六处穴道，这才退步一旁。

大雅仔细地打量着地上的吴明，见他仍然没有醒转，急得连连搓手，一脸焦急模样。

蓝衣人缓缓在绳榻上坐下来，脸色十分沉重。微微合拢着一双眼睛，打量着地上直挺挺的吴明。这一霎他心里却充满了矛盾，照理说，以对方所作所为，以及出身来历，真是万死不足惜，偏偏在此一刹那，在目睹着他的“去死不远”情况之下，内心竟然会充满了恻隐与不忍。然而，并非因为这点“恻隐”之心，他才对他加以援手救治的，事实上他所希冀吴明不死，当然另有原因，为着这个原因，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就此死了。

“你这里有水么？”停了一下，蓝衣人才转向哑童大雅这么问了一句。

大雅点点头，立刻旋身而起，正待往取。

蓝衣人摇摇头道：“现在还用不着，来，你过来！”

大雅依言走近，只是脸上表情仍然还有些犹豫，生怕对方会加害他似的。

蓝衣人冷笑道：“现在是你主人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要不要救他？”

大雅连连点头。

蓝衣人道：“好，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虽然你功力不足，但是不要紧，我可以补助，你听着，从现在起，我一连串要报出许多穴道的名字，这些穴道都是双穴，每当我报出这个穴道时，我要你用全身之力，向这个穴道一边发出掌力。”

大雅顿时一呆，一时不解地向着对方频频眨着眼睛。

蓝衣人冷笑道：“我知道你心里不解，可是现在情况紧急，我没有时间再向你解释这件事，总之，你大可放心，当你发出掌力时，我也同时发出了掌力，我当尽量配合，使所发出来的掌力，与你的掌力相当，如此就可免使你主人意外为掌力所伤，这样做，为的是把他身上的毒力自每一个路穴强迫逼出，如果处置得当，加上我刚才与他服下的灵药，当可使他保住性命。”

大雅听他这么一说，才像是明白过来，一时连连点头不已。

蓝衣人随即道：“你记住，当你施出掌力时，一定要聚集全身的力道，不要怕会伤害了你的主人，一切都有我在，如果你心里害怕，不能用出全力，那么你的主人反倒要为此受害了。”

大雅又点了一下头，随即闭上眼睛，默默运施功力于右掌，那只右手顿时明显地看出了涨大，可见其功力亦属不弱。

蓝衣人点点头道：“想不到你在下身穴道被封闭之后，仍然会有这等功

力，很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吧！”他微微顿了一下，就开始一连串的报出了这些穴道的名字。而每当他报出一个穴道的名字之后，大雅立即运功出掌，一掌向该处穴道上用力击出，与此同时，蓝衣人本身也施展功力出掌向同属该穴的另一处穴道上击去，由于他所报出的这些穴道均属双穴，是以二人所发出的掌力自然而然地在该穴道之内会合，两股劲力一经会合，顷刻化为乌有，然而功力相对激荡之时，却已把瘀集于该处穴道内的毒气逼迫而出，改窜到另外一处穴道之内，然而接下来这处穴道，亦为二人掌力所攻击的对象。

就像这样，在蓝衣人不停地口喧之下，他二人联合出掌，一连合击了吴明身上十二处双穴。

“好了！”蓝衣人忽然制止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你可以休息一下。”一面说，他一面运用双指分开了吴明的眸子，却见吴明掩藏在眼皮之内的一双眼珠似乎已有了转动。

紧接着吴明鼻子里发出了一声冗长的叹息，随即由唇角淌出了一溜紫黑色的血污。

大雅吃了一惊，嘴里嘶哑地叫了一声，正待扑上去，却被蓝衣人一只有力的手臂挡住。

“不要乱动！”蓝衣人道：“这是好现象，你主人已经有救了。”

大雅嘴里连连哑叫，双手比划不已，对于蓝衣人所说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就在这一刹那，吴明却睁开了眼睛。

蓝衣人轻轻一叹道：“你总算醒过来了。”

吴明的眼睛很快地就看见了面前的蓝衣人，先是一愕，紧接着全身抽动了一下，正待翻身坐起，蓝衣人却制止住他道：“你现在还不能动。”

吴明喉结动了一下，冷声问道：“为什么？”

蓝衣人还没来得及说话，一旁的大雅已向着他快速地一连比了十几个动作。

吴明顿时脸上现出了一片难以理解的神态。他直直地看着蓝衣人道：“大雅说的可是真的？他说我方才掌伤发作，已临垂死边缘，幸而是你救了我。”

“不错，我如不及时救你，现在你已命丧黄泉。”

“哼！”吴明倔强地咬了一下牙齿道：“你为什么要救我？”

蓝衣人一晒道：“问得好，不为什么，就算我不愿意让你死吧。”

吴明眼睛里立刻流露出一番激情，闭了一下又睁开来，忽然慨然叹息一声道：“我生平从来也没有受过人家恩惠，更不要说像你加诸我的这等救命大恩……我……唉！你说我要怎么报答你吧！”

蓝衣人摇摇头道：“你无需报答我，我要你活着，是要继续见识你的‘醉金乌’身法，如果你一旦死了，就没有人像刚才一样施展与我一开眼界了！”

吴明冷笑道：“你以为我会相信这些话么？”

“信不信由你，我确是这么认为。”蓝衣人向他点了一下头道：“听你口音，似乎你元气已聚、你可以坐起来了。”

吴明试了一下，果然坐起身来。他伸出一只衣袖揩了一下嘴角上的血渍，喘息一声道：“这些血……”

蓝衣人道：“金豹掌厉害的地方是内含的豹胎气机，一经发作，瞬间潜伏于人身各处穴道之内，必须要逐次清除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普通人一次清除一个穴道已是难能可贵，因为你功力精湛，又有大雅在旁协助，所以我才大胆地一次清除了你十二穴道，下余穴道，候你内功恢复之后，再一次清除并不难。这些紫色的血便混有豹胎毒息在里，不过这类气息，一经见风，便化为乌有，不足以害人了。”

吴明在他说话时，暗中已自默默运功在身上各处试行一周，果然气机过处，有些穴道畅行无阻，有些穴道闭塞不通，显然对方蓝衣人所说全系实情，立时借其余力抖颤颤地由地上站起来，身子一踉，几乎又坐了下来。

蓝衣人睹状一笑道：“看你这个情形，显然今天是不能跟我再比划下去了，好好地调气养神，明天再来看你，我走了。”说罢转身自去。

当他身子才走向洞口处，吴明忽然唤住他道：“恩兄留步！”

蓝衣人站是站住了，却没有立刻回过身来。

吴明在他身后沉默了半天，才缓缓地道：“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么？”

蓝衣人道：“你又何必急在一时，早晚你一定会知道的！”

吴明怔了一下还想再说什么，蓝衣人却身形纵起，其速如风，“呼！”一声，已闪出洞外，紧接着那扇厚逾二尺的大石门“轰隆！”一声，已关闭了个结实。

## 十一

大风呼呼，蓝衣人身上那袭宽衣衫被山风鼓荡着猎猎起舞。出了石洞，他一径来到了眼前断崖悬壁，正前方是滚滚无尽云海，身后一排苍松，高可参天，伫立松下，面向云海，耳听松涛，正可以洗却多少人世沧桑烦恼。一阵悉索衣衫声，似有人影在松下晃动。

蓝衣人忽然发声道：“公主不必躲藏，出来吧！”

人影轻晃，一个窈窕人影出现眼前，正是无忧公主朱翠，一身淡淡的秋装，衬托着她亭亭玉姿，款款腰肢，更形婀娜多姿。

“我只当这一次可以瞒得过你，谁知道还是被你发现了！”一面说她款款前进，来到了蓝衣人面前：“海兄你好！”

敢情蓝衣人正是海无颜，似乎对方朱翠已发现了他的踪迹，对于这件事，

她却心照不宣。

海无颜却一语道破说道：“当我进洞之初，就已发现了你的跟踪，后来你掩身子洞顶天窗，我也看见了，我想大概你是怕我把他们放了可是？”

朱翠一笑点头，道：“这只是原因之一。”

海无颜道：“另外的原因呢？”

“就算我是好奇吧！”一面说时，朱翠笑哈哈地在他对面一棵横出的松干上坐下来：“说真的；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那个姓吴的这么好？以他的所作所为，就算是杀了他也不为过，你却反而替他疗伤！”

海无颜看了她一眼，摇摇头道：“以你的冰雪聪明，岂会不明白其中道理！”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你是在施展怀柔政策？”

海无颜点点头道：“不错！”

“这……有用么？”

“应该是有用的！”

“哼！那可不一定！”朱翠道：“他既是不乐帮第三代唯一的传人，必然有不可轻视之处。”

海无颜冷冷一笑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更要这么做！”

“但，他是一个狠心任性的人！”

“我却以为，人的天性并不会相去很远的。”

“……”顿了一下，朱翠看了一下天，才喃喃道：“也许你这么做是对的。”

海无颜喟叹一声道：“在我见他之初，原本是没有对他抱持幻想，见面之后才发觉到这个人还不失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所以我临时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朱翠“哼”了一声，道：“可是我忘不了他抢劫我母亲弟弟的仇！”

海无颜深湛的一双眼睛注视着她道：“如果这件事你能分三个方面去想，你对他的仇恨之心就会减轻不少。”接着他冷静地分析着：“第一，决定绑架你母亲弟弟等家人的，是不乐帮的三位帮主，不是他，他只是负责执行命令的人。第二，如果你母亲与小王爷殿下，当夜不曾落在他的手上，而是落在曹羽等一干人手里，那么今天的情形必将是大为不同，说不定已解押进京，落得与令尊同一命运，也不一定。第三，令堂与小王爷殿下如今身在不乐帮，虽说是不至于受罪，但是一旦三位帮主发觉到他们利用的价值消失之后，便有生命的危险，如果能有这个吴明居中代为缓颊照顾，便好得多！”

海无颜微微一笑，又道：“你如果能从这三方面着想，对于眼前吴明的仇恨之心，便会减少了许多。”

朱翠脸色果然缓和了许多，她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些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出不了心里这口怨气罢了，我要是真的想杀他，也不会把他留到现在

了。”

海无颜冷冷一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留下他们来作为人质，以便交换你的家人。”

朱翠道：“这么做难道不好？”

海无颜摇摇头，说道：“这是下下之策。”

“为什么，”朱翠一惊道：“难道不乐帮的三位帮主忍心不顾他们这个唯一的传人？”

“那倒不会。”海无颜冷笑道：“让我再提醒你一句，你根本还不了解不乐帮的那三个老怪物有多厉害，就算是这个吴明落在了你的手中，他们即使痛心疾首，也不会甘心被人威胁，那么一来，只怕又将要另生枝节，须知道令堂和小王爷殿下俱是不擅武功之人，如果不乐帮决心选择他们为仇，那便十分可怕了！”

朱翠霍地站起来道：“哼！他们有什么更厉害的手段，我接着他们的就是！”

海无颜凌声道：“但是你不要忘了，他们也许选择的对象不是你。”言下之意，自然指的是沈娘娘与小王爷二人了。

朱翠一时无言以对，她忿忿地走向崖边，瞭望着面前云海，过了一会儿她才又转过身来：“那么，海兄，你的意思，要我怎么做呢？”

“放了他！”

“放他们走？”

“不错，只有这样，他才会对你感铭于心，这么做才不致挺而走险！”

朱翠缓缓走了过来，她总算想通了这其间的得失关键。她缓缓他说道：“好吧，我听你的话就是了！什么时候呢？”

“这就看你了！”

一线阳光透过了松枝，直直地射在了他的脸上，阳光下，他的脸色异常的苍白，那双浅紫色的眼瞳，显示着他的病弱，每当朱翠看见他这番容颜，内心就会情不自禁的对她生出一种关怀与眷恋，那是一种只能意会的微妙感触，就凭着这种微妙的感觉，朱翠又深深地对他种下了爱苗，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罢了。

海无颜缓缓地道：“我知道你心里的感觉，恨不能立刻与你家人团聚，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能大意，尤其是有关去不乐岛的事，你万万不可冲动、意气用事，知不知道？”

也许在年岁上来说，海无颜总以为要比朱翠大上许多，所以每当他跟她说话时，也就会不自禁地往往以长者自居，就像是一个长兄关照幼妹的神态。

朱翠一笑，翻起眼睛来盯着他：“有时候我觉得你的胆子很小，而且你……”耸了一下眉毛，她顽皮地笑了笑，接道：“算了，不说了。”

她本来已经把头转到了一边，却又情不自禁地偏过眸子来，一种少女娇羞的情愫使她那双眼睛格外显得美丽，更加明艳动人！

海无颜只当没有看见她，继续道：“你说我胆小也许确是如此，只有吃过亏上过当的人才会变得胆小，我绝不是小看了你，但是以你目前的武功，要是想去抗拒不乐帮的三个老怪物，的确还差得远。”

朱翠赌气地道：“哼，你越是这么说，我越要去闯一闯，等一天我上去了，救回了我母亲来，你就没话好说了！”

海无颜看着她赌气的样子，只觉得她还是个孩子，本来想责骂她几句，转念一想，对方以公主之尊，如今所遭受的一切苦难折磨，实是已够多了，何忍再怪她，转念一想，他脸上带出了笑容。

朱翠奇怪地道：“你笑了，真难得，我还以为你生下来就不会笑呢！”

海无颜道：“刚才我在石洞里与吴明动手过招你可看见了？”

朱翠点点头。

海无颜道：“你觉得我所施展的身手如何？”

朱翠想了想道：“你的身手很怪，但是，我并看不出它有什么威力。咦，你问这个干什么？”

海无颜道：“你不要小看了这几手招式，这些招式每一个变化动作，都是我殚精竭虑，苦心创造出来的结果，不相信你就试试看！”

朱翠一笑站起来道：“原来这才是你的本意，你想跟我比武，试试我的本事到底有多强是吧？”

海无颜点头道：“你猜对了，我不妨告诉你，我所施展的那几招身法，看似无奇，其实却包罗万象，我不要你胜过我，只要能在十招之内你保持不败，就很不容易了，那么，或许你已有能力去不乐岛，我也就不再拦着你了。”

朱翠脸上浮现出一片笑靥：“你说的可是真的？”

海无颜道：“当然是真的，只是你却要小心。一经动过手之后，只怕你难免摔跤，摔疼了不要气我就好了。”

朱翠扬了一下眉毛微微笑道：“哼，你也大小看我了，我就不相信在你手上连十招都逃不过，我们就比比看好了，你要怎么个比法呢？”

海无颜道：“我已经说过了，只比十招就足够了，我接着你就是了。”说话之间，他身子已后退了几步，双手平伸，缓缓抱向胸前，一双眼睛直直地注视着面前的朱翠。

朱翠立刻就感觉出对方这双眼睛和刚才所给人的感受大不相同，在他的视觉里，似乎让人不得不全神贯注，而且更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紧紧地逼迫过来，使人浑身上下都觉得使不得劲儿似的。

无忧公主朱翠当然不是弱者，加以她生性要强，绝不甘心认败服输。嘴里发出一串笑声，身子已如同穿花蝴蝶般的转到了海无颜右侧，可是海无颜

的身子竟像是与她一般的快捷，跟着转了过来。

朱翠身法却是够快的，她动手的绝窍，在于绝不予敌人缓和之机，只见她身子一转，已自腾身而起，两掌上挟起了凌人的巨大力道，直向海无颜两肩上拍抓下来，由于她知道海无颜身手了得，所以一经出手，也就绝不留情，十只手指上所聚集的力道，足可穿墙碎石，目的即在于攻破海无颜那一层防身的“罡气”。

海无颜站着的身子，忽然矮了下去。

同时间朱翠的十指像是抓住了一尾奇滑溜手的鱼，对方护身的罡气敢情是这般奇妙。心里一惊，她赶忙点步退身，“嗖”的一个反弹，娇躯已反弹出丈许以外。

就在这一瞬间，大片尖锐刚猛风力，在一阵呼啸声里扑体而来，恍惚间看见海无颜一只肥大的衣袖迎面扫来，对方像似施展的“铁袖功”，然而却较“铁袖功”要灵活得多。在猝然拂起的衣袖影里，一连拍出了三片掌影，一中二偏，一奔前胸，两挂双肩。

朱翠这才知道厉害，一惊之下，反身倒弹，施展出全身之力，娇躯一挺一弹，再次拔起了六七丈高下，随着她开合的双腕，活似一只凌霄巨鹰，陡然间循着一棵插向当空的巨松上落了下来。

松梢上起了一阵子剧烈的摇颤，然而落身其上的朱翠，就像是双脚粘在了树梢上一般地结实牢靠，一任它上下左右乱动乱颤，却休能使她移动分毫。

海无颜脱口赞了声：“好身手！”

三字出口，身子箭矢也似地直射而起。

朱翠身子向下一沉，松枝跟着压下来，可是尽管如此，挟附在海无颜身上的巨大力量，却似乌云盖顶般地直循着她当头猛力压了下来。

“咔嚓！”一声巨响，松树齐腰被折断。

两条人影奔向松下坠落。

朱翠一身轻叱，身子已快速盘过来，陡地斜身切进，用“琵琶手”掌背向外，一掌直向海无颜前胸挥过来。她性急之下，惟恐落败，这一掌确是称得上劲猛力足，然而却万万想不到，对方海无颜眼前所展示的身手，正是为了对付不乐岛的不传手法“醉金乌”所特构的奇招异式，其微妙之处也同于“醉金乌”之“异曲同工”，正所谓“实中有虚，虚中有实”。

朱翠一招挥出，待到功力撤出后，才忽然警觉到情形有异，果然招式走空。这一瞬，她再想抽身，哪里还来得及，猛可里随着海无颜的一片袖影，随着那股子袭进的巨大力道，朱翠整个身子陡地反弹了出去，“扑通！”坠落地上。

朱翠一个旋身再次纵起，一声娇叱，飞快地扑过来，面前的海无颜好端端就站在面前，朱翠进身挥掌，一正一反，直射对方两肋。

然而妙在对方那种掩饰的身式，显然又是假的。

朱翠双手挥出到一定的距离，霍然觉出不对时，却已再次地发觉上了当。和前一次一样，依然是慢了一步。

乍然间，海无颜的双手已结实地叼住她的双腕。

朱翠立刻就感觉到了一股奇大的劲力由对方双手传出来，随着这股劲力，她身子不由自主又摔了出去。“碰！”一声，撞在了一棵树上，树身一阵大颤，落下了大片松针。

朱翠脸色一阵子发白，只觉得全身发痠，差一点连眼泪也落了出来。偏偏面前的海无颜，并没有丝毫怜香惜玉的表情，只是站在原处，微微含笑地看着她。

海无颜的这番表情，情不自禁再一次地激发了她的好胜决心。

像是箭矢般地，朱翠第三次纵身过来，两只手施出“太阴分骨”手法，直向对方的两肩上切下。然而，明明看见的人影，临到头来却又像是走空了，朱翠一连上了两次当，这一次不甘再次上当，急切间抽招换式，临危一瞬间，把身子拧了过来。

海无颜的身子像是一阵风般地袭过来了。

四只手掌，偏偏又触在了一块。像前次一样，猝然间扬起了一大股弹力。

朱翠这一次虽是极力抗衡，兀自犹不住一连后退了四五百步，“扑通”一声，坐倒在地。

说不出的一腔急怒，迫使她想跃身站起，哪里知道才站起一半，肩头一阵发软，却已被海无颜双掌搭上。

朱翠才站起一半，身子晃了晃，由不住“扑通”一声又坐了下来。说不出的一阵子急羞忿窘，一时热泪盈眶，挣了一下，却没有把对方的双手挣脱，反倒是对方那双感觉上绵软的双手，却似有千钧的力道迫使她再也休想异动。

“你，放手！”嘴里叫着，反手一撩甩，撩着了对方的肥大衣袖，用劲地一扯，“嘶拉”一声，扯下了一大片来。自此她娇嗔迸发，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忽然揽住了面前的人下躯，失声痛位了起来。

海无颜直立在她面前的身子一动也不动，显然落按在她肩上的一双手掌，此刻已失去了力道。

朱翠紧紧地抱着他，却是哭成了泪人儿似的。多少怨恨、无奈、伤心一股脑地发泄在面前这个人身上，紧紫地抱着他的身子，那张淌满眼泪的脸就贴在他腿上。

“你厉害……你凶，我打不过你总好了吧？”仿佛自她懂事以来，还不曾这么伤心过，也不曾这么失态过，设非是在她私心倾慕的人跟前，她也万万不会有这番真情流露……

面对着朱翠的一番真情流露，海无颜蜘蹰了。他那双沉郁的眼睛，缓缓地垂下来落在了朱翠身上，眼神里，流露着一番激动，以他的强大，自有一番超乎常人的心理与克制功力，然而，这并不能说他是“无情”。

一只苍白的手缓缓抬起，落在了朱翠头上，缓缓地溜过了她乌油油的秀发，最后停在她的肩上。“记住，”他富有男性磁力的声音道：“你是一个公主，万人敬仰的‘无忧公主’，是不该随便落泪的！”

“我……我就是耍哭……我不希罕这个公主。”忽然她仰起了脸孔，紧紧地握住了海无颜的手，无限依恋爱慕地把他的手贴在脸上，那只白手立刻为她的泪水染湿了、

海无颜苦笑着摇摇头，示意她的幼稚，却又有几分怜惜，他像是忽然有所憧憬，苍白却英俊的脸，变得麻木了，泛有星光的那双郎目，也黯淡了。

“海……”朱翠仰着脸看着他，泪珠儿淌个不休：“答应我，别离开我……”

海无颜另一只手缓缓地再次抚溜过她的秀发。

“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真的？”朱翠终于绽开了笑靥：“你也这么认为？”

海无颜微笑道：“我的眼睛和别人一样能够辨别美丑，何况你是……”下面的话，被他吞在肚子里。

朱翠忸怩着晃了一下身子：“干吗只说一半话，叫人家心里瞎猜疑！”

海无颜淡笑道：“我要说的是，你是一个当世罕见的美人儿，很少男人能够不为之动心的。”

“哼！”一抹笑靥掩饰着她斜过的眼波儿，那张脸立刻烧红了。含着无限娇羞，她偷偷地打量着他。

“你骗人！”说了这句话，她再也没有勇气接触对方的那双眼睛，粉脸飞红地垂下了。

海无颜想说什么，嘴皮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出声，然而无论如何，面前的朱翠，确实已使他动心了。

对他来说，感情曾经痛苦地折磨过他，他也曾经一度坠入过爱河，只是自从不乐岛败北归来，负伤之后，他却像似变了一个人，感情非但不能再使他快乐，却反倒是他逃避的对象。因此这多年以来，江湖上才会对他编织了许多传说。事实又如何呢，这是一个隐秘，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又难以启齿的隐秘，为了这个隐秘，他不得不远离昔日的恋人，甘受着对方以“负心”、“无情”见责，“沧海无情”这四个字贬语，也正是由此而起。

多年来，他于极度沮丧之下，那颗心确已“古井无波”，然而毕竟他并非真的是个“无情”的人，正因为他的“有情”，所以才会在感情“更上层楼”之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而显示出他的“无情”。自此以后他就不曾再涉及任何儿女之私了。

直到此刻，这一刹那，通过那双深邃但沉郁的眸子，他友爱地打量着眼前的朱翠，似乎霍然使他警觉到自己那颗古井无波的心，竟然会有些波动了。心里，一阵子发慌，下意识地他往后退了一步，一向沉着的表情，亦不禁现出了一些异样。

朱翠警觉地看着他，正所谓“心有灵犀”，她慢慢地站了起来。

“你怎么了，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么？”

海无颜微微摇了摇头，转身走到一边树下坐下来；

朱翠跟过去：“你怎么了？是不是旧伤又发作了？”

海无颜摇摇头，像是触动了他无限伤怀：“翠姑娘，哦，我这么称呼你好不好？”

“当然好。”朱翠脸上流露出无比的喜悦：“我喜欢你这么叫我，我讨厌公主这个称呼。”

“那是你身在福中不知福，来！”他拍了一下身边的树干道：“坐下来歇歇吧。”

朱翠点点头，半羞半喜地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你猜我今年有多大了？”海无颜眼神隐隐透出一种伤怀。

“噢，让我来猜猜看。”一面说，她偏过头来，着实地好好打量了他几眼：“你看上去苍白、憔悴，但是年岁并不大，我想，只不过二十几岁吧？”

海无颜摇摇头，冷冷地道：“你真的这么认为么？不错，我因为身上一直背着这个致命的内伤，这几年来确是憔悴多了，事实上我也并不太年轻了，我已经三十八岁，转眼就四十了！”

朱翠怔了一下，再次打量了他一下，半笑地摇摇头：“我不信。”

“我又何必骗你呢，你今年多少岁了？”

朱翠一笑，两只手往胸前一抱：“也让你猜猜看！”

海无颜道：“我猜你十八岁了吧！”

“哼，把人家想得这么小！”朱翠眼睛白着他：“我今年已经二十二了！算算看吧，我是属小龙的，咦，你是属什么的？千万别属猪，脏死了！”

海无颜情不自禁地被她的稚气逗笑了：“真不巧，我倒真是属猪的，被你猜中了！”

朱翠“唉呀”一声尖叫，笑得前仰后跌，笑了好一阵子她才收敛住，那双水汪汪的眸子，柔情万缕地在海无颜身上转着：“信不信，我已经很久没这么笑过了，尤其是我妈和弟弟……”一刹那，她却又触及了淡淡的伤感，默默地垂下头来。

海无颜道：“有关你母亲与弟弟的事，我想你无须为他们担心，以我判断，他们若能在不乐岛安身，确是比任何地方都来得恰当，这件事我自会安排，却也是急不来的，你理应往宽处着想，不要再愁着了！”

朱翠默默地点着头，一双含着泪的眸子，缓缓地视向面前人，心里一时也想不透，何以面前这个人，对自己竟能产生如此大的安抚作用，原本不宁焦躁的心，常常在他三言两语之后，即能得到镇定，敢情是自己的内心深处，早已种下了他的影子，莫非对他已是“情有所钟”了。一霎的警觉，使得朱翠芳心大大摇动了一下，一双瞳子再次向面前海无颜注视过去。

憔悴、冷漠、苍白，尽管是这层层障碍，却难以掩饰他本来的英俊气质，深邃的目神，早已不只一次显明了他的内在菁华。这种气质，正是朱翠所心仪的，只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她却不曾遇着一个，她的高傲越加地使她孤立，而博得了“西山翠冷”这个亦雅亦谑的称呼。

“海……兄！”朱翠终于鼓足了勇气：“我能了解你多一点么？”

海无颜黯然地笑了一下：“是关于江湖上那些无聊的传说？”

“难道那些传说都是假的？”

“不，”海无颜有些气馁地道：“有很多都是真的！”

朱翠点点头，凝视着他：“我只想知道号称‘燕子飞’的潘幼迪，我对她实在心仪已久了……”

“潘幼……迪……”三个字由海无颜嘴里吐出来，就像是有人在平静已久的水池里，抛下了一颗石子，自此泛起了层层涟漪，海无颜原本深邃的眼睛，更像是着染了一片雾霾，越加地深不可测了。

朱翠一笑道，“告诉我一点关于她的消息好不好？”

海无颜摇摇头：“我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

朱翠道：“这是说她失踪了？”

海无颜道：“一个人岂能在天底下失踪、当然她还活着，因为，她还年轻，只是现在在哪里，我想，我跟你一样是毫不知情。”他轻轻地发出了一声叹息，包含着几许内愧与无可奈何。

朱翠道：“她的武功是不是很高？”

海无颜点点头道：“确是如此！”

“有多高？”朱翠一笑：“比起你怎么样？”

海无颜想了一下，道：“我们应该相差不多，她是用刀的，到目前为止，我确信没有看见过一个人的刀法比她更精湛、更变化多端，也许只有一个人的刀法能够胜过她，或许与她在伯仲之间。”

“这个人是谁？”

“宫一刀。”

朱翠轻轻哦了一声，才想起来道：“你说的是不是不乐岛上三位岛主之一的那个宫一刀？”

海无颜点了点头：“宫一刀的断臂刀法，杀气盎然，他由于心怀断臂之恨，刀法既狠又毒，而潘幼迪的刀法却是以气而行，她心怀仁慈，刀法上处

处为对方留下活路，如果有一天她与宫一刀这个老头儿动手过招，可就难免要吃亏了！”

“他们以前可见过面？”

海无颜摇头道：“我想是没有，不过宫一刀早已对江湖夸下狂言，说是有一天他的刀要砍下天上的那只飞燕，并且一再激使幼迪出战，显然也是因为他自负极高，大概认为普天之下，也只有幼迪的刀法，差堪是他的敌手了！”他一连称呼了两次“幼迪”而不冠其姓，足见他们交非泛泛，而发人深省了。

朱翠焉能会听不出来，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风度，微微含笑道：“这一点我也听说了，传说她的刀能封八面之威，要是真的，那的确是极为少见了，过去我曾见过一个人的刀能封四面，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海无颜一笑道：“传说永远是夸大的，我想能封八面的刀功，这个天底下还不见得能找出一人，依我看她和宫一刀的刀功，大概都有封六面的功力……也许多年不见，他们的刀功俱都有了长进，但是，能封八面，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自从与他结识以来，朱翠还很少见他情绪这么开朗过，可见潘幼迪在他印象里占据着一个如何重要的地位了。

“海兄……”朱翠喃喃地道：“这位潘姑娘，她长得很美么？”

海无颜偏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好像我以前曾经回答过你这个问题。”

“那么你再再说一遍又何妨！”

海无颜点点头道：“不错，她长得很美！”

“那么，你以为我呢？”说这句话时，朱翠面现笑靥，虽然带着一些羞态，但态度却是认真的，一双秀澈明媚的眼睛，瞬也不瞬地盯视着海无颜，期待着他由衷的答复。

海无颜那双俊朗的眸子情不自禁地移在了她的脸上。

朱翠脸色微微一红，微羞地道：“你怎么不说话？”

海无颜喃喃地道：“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刚才不算数！”朱翠噘了一下樱唇：“我要你现在再说一遍，可以么？”

海无颜微微一笑，点点头，说道：“如果这句话使你快乐，我当然愿意再说一遍。”于是他又重复道：“你是一个很美的女人！”

这么露骨单刀直入的赞赏，出自对方一丝不苟的神态，愈见有力，因而朱翠的脸再次绯红了。

“谢谢你！”朱翠面现浅笑地睇视着他：“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实在地告诉我！”

海无颜道：“我知道你要问的是什么？但是我却无能回答。”

“为什么？”

“因为……”海无颜喃喃道：“就容貌上来说，你们确算得上一时瑜亮，

难以比较，但是你应该知道，一个人的美丑，如果单单以容貌而论，那是很浅薄的表面认识……”

朱翠点点头道：“我很同意你的看法，那么你的意思是……”

海无颜道：“我认识幼迪已经很久了，对翠姑娘你却不能妄下评语。”

朱翠微微一笑道：“你回答得煞费苦心，也许你说的是真的，看来这位潘小姐在你心目中已立于不倒的地位，能够得到你如此由衷的赞赏，她必然是一个很出色的姑娘，我真希望有机会见到她，和她交个朋友，你看这可能么？”

海无颜一笑道：“天下美事莫过于此，如果你有这个心意，当然有此可能，只是这位姑娘的行径，倒与我有几分相似，怕是找她不易。”

朱翠道：“只要她在这个天底下，我想总有一天会与她会见的。”

海无颜微微点了一下头，他原想要说什么，无如身上的旧伤又发作，可能他已经忍耐了很久，直到这一霎才现出难以支持的神态，鼻子里轻轻地发出一声呻吟，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

朱翠一惊道：“你怎么了？”

海无颜苦笑着睁开了眼睛，微微摇了一下头，随即又闭上，这一瞬，他脸上现出了一片红晕。对于这种每日必临的痛苦，他好像早已习惯了，然而在一个旁观者的眼睛看来，却是惊人的。眼看着这一刹那，他身子起了一阵轻轻的颤抖，脸上沁出一层汗珠，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座下的树干，出息声变得急促了。

朱翠一惊道：“啊！”因为有了前次在船上的经验，使她立刻想到对方很可能又是旧疾复发了，本能地离座向前，慌不迭伸出双手去扶着对方的身子。

海无颜蓦地睁开了眼睛，朱翠才警觉到对方那双眼睛红得可怕，随着对方身子一震，朱翠足下打了一个踉跄，几乎跌倒在地。

海无颜颤抖的身子霍地站起来，赤红的双眼直直地盯向朱翠道：“不要……管我……”说了这一句，他随即全身瘫痪着又坐了下来，就见他那张脸青一阵红一阵，一连变了好几次颜色，足足有半盏茶的时间，才缓缓又睁开了眼睛。汗水已湿透了他的衣裳，像是大病新愈，他却又一次战胜了足以使他致命的宿疾。

朱翠几乎看得呆住了。由于她对面前人的关心过甚，目睹着他的痛苦，还比身受更甚，不知不觉间滴下了同情的热泪，两汪泪水兀自挂在腮边。

四只眼睛对看之下，朱翠抽搐道：“你怎么了？”

海无颜脸上显示着一种坚毅的神态，说道：“你看见了，它并不能夺去我这条命，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才说了这一句，朱翠已忍不住扑向他身前，埋首在他肩上失声哭泣起来。那是一种纯洁的至情流露，即使海无颜“郎心如铁”，也不能不为之动容。

“你太……可怜了，为什么你要忍受这么多的罪？……为什……么……”  
朱翠低低地泣诉着，埋首在他宽阔的肩上。

海无颜冷冷地道：“你也许不会相信，像刚才那种情形，在过去的五年，每日都曾发作数次，当中曾经有好几次都几乎夺走了我的性命，但是现在我已能有效地控制它，非但可使它不再继续恶化，反倒有转好的现象。”

朱翠缓缓离开了他的肩头，痴痴地看着他：“可是刚才我看着你的样子，真是骇人极了！”

海无颜喟然叹息道：“已经好多了，所以说我的尚能生存，真可称得上奇迹，不乐岛上的三个老怪物作梦也不会想到，我仍然还活在世上，他们曾一再夸言天下，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们所谓的‘一心二点三梅花’手法之下逃得活命，哼，我偏偏就是一个例外！”

朱翠点点头道：“我曾经看见过你身上那一处梅花掌印的标记……真骇人！”

海无颜轻轻解开衣钮，袒开上胸，转过来道：“你再看看它是否已快消失？”

朱翠好奇地注视了一眼，只见前此在他后背所见的那一个明显的心形印记，现在看来却只是一个淡淡红色的圆圈，如非注意地去看，已很难辨认它的形态。她不觉惊讶地道：“咦，真的，这又是怎么回事？”

海无颜重新穿好衣服，表情沉重地道：“这几年以来我日夕用本身的纯阳罡气，再加上几种内功心法，试图把中在身上的‘至阴’气质驱除体外，这是一种极难达到的愿望，在我数年努力坚毅的试行之下，终于有了长进，你也许还不知道，最初当我为白鹤高立击中时，这个梅花印记色作血红，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小，你看见的时候，已经收缩得很小了。”

朱翠高兴地道：“是不是有一天这个印记消失了，你的伤也就好了？”

海无颜脸上带出了一丝凄凉，微微地苦笑道：“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我想正是如此！然而……”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话到中途，他又忍住了。微微顿了一下，他转向朱翠道：“我们暂且不谈这个问题，我想知道的是你预备怎么来对付眼前的吴明？”

朱翠想了想才道：“我原本要留下他来作为交换我家人的人质，刚才听你一说，我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还是放了他好，可是，这个人实在很讨厌，我是不打算再见他了，一切请你代我处理吧。”

海无颜点点头道：“你这么决定，不失明智，等到他身上伤势好转之后，我就代你放他走吧。”一面说，他慢慢地站起来，接道：“我走了！”

前进了几步，他又停住了身子，缓缓回过头来，朱翠仍然坐在原地，默默地注视着他，见他转过身子，不觉站起来。

海无颜迟疑了一下才道：“你的仁慈留给我不可忘怀的印象，也给我极

大的鼓舞，我不会说什么感激的话，但是我会记住你……永远记住你的！”说了这几句，他转身去了。

当时，朱翠只是痴痴地看着海无颜的背影，痴痴地看着。她像是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忽然俯身在树干上哭了。

是夜，朱翠在客栈翻覆难眠。耳听着远处的梆子声，声声迫近，每三下间以小锣一点，三更一点，好恼人的长夜。

秋风轻袭着树梢，摇曳出一片刷刷声，就着门前不远的那杆高挑纸灯笼所倒映出来的阴影，斜斜地倒倚在银红纸窗上，从而显示的那片阴影，变幻着诸多离奇。

朱翠既睡不着，干脆撩被下床，穿好衣服，开门步向亭阶，由于她所居住的这房子，特别讲究，独占一个跨院，里面布置花叶扶疏，地方虽不大，倒也雅静。独自个站在亭阶前，耳中却隐约听见传自前堂的阵阵丝竹与喝彩声。在平常，这种乱器叫闹的群聚之处，正是她深痛恶绝所极力避免之处，而今夜却予她一种深深的诱惑感，仿佛那闹器的场合，正足以弥补她此刻落寞的心情，耳朵里循着那阵欢笑声，脚下情不自禁地向外踱出。

前院一片灯火通明。

前文曾介绍过这“老福林”客栈，乃是本地有数的几家大栈之一，汉阳府地当水陆码头之要冲，南北客商自是云集，此类商旅多营丝绸布帛，或桐油麻茶，往返频繁，每多暴利，是以凡其居住之处，从其起居饮食，日用百货，无不取其昂贵精致者，比较讲究的几家大客栈，更设有赌馆茶楼，供客消遣逗留。

那片丝竹乱器声，便发自前院的一处“六角茶楼”。所谓“六角”者，“六脚”也。一色的红漆木柱，分峙在六堵粗可合抱的石柱上，那石柱深深打入水底，牵以回廊，垂以湘帘，便为有趣矣。

朱翠虽下榻于此，为避人耳目，性又喜静，故此出进皆走后院边门，有几次进出前门，亦是直来直往，倒不曾想到前侧院里竟然会隐藏着如此一个世界，却是出人意料。时间虽已接近午夜，这“六角茶楼”的生意却是出乎意外的好。通过水面那条曲折的长廊，茶楼里人影婆娑，衣衫缥缈，丝竹正酣，正是“唱出一片清平世界”。

两个青衣茶房，分立廊前左右，对进出茶楼的贵客一打躬问好，纳引甚为殷勤。

朱翠原打算在池边观望一阵，无如她的出现，立时引起了店家的注意，能够独揽一院居住的客人，自非寻常，何况她的雍容华贵与美丽姿容，更不知暗中慕煞多少浪儿，她的身世更是令人费解深思。客栈主人“刘大个子”，就对她最是费解猜疑，也是最巴结她的一个人。

在朱翠方一出现池边的同时，刘老板已惊为天人，受宠若惊地由茶楼当门处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含笑对坐在柜上他的小妾“文文”招呼道：“小心地侍候着，我们有贵客来了。”一面说时，三脚并两步地向外奔出。

“嘻！今天是什么风，大小姐您居然也光顾小号茶楼了？”刘老板的腰都快弯到地上了：“请！里面雅座侍候。”

朱翠向着茶楼瞟了一眼，微微颌首道：“有卖唱的么？”

“有，”刘大个子嘻着一张大嘴：“大小姐你真有福气，汉阳府最红的一块招牌‘连宝云’正好来了这里，她的清平快唱，嘿！那真是没有话说，另外‘老刀螂’师徒两个的对口相声也很有个意思，大小姐您里面请！”一面向着隔廊大声吆喝道：“给大小姐看个雅座，请吧！”

朱翠听他报的那一套，竟是一点儿也不熟悉，不禁暗中有些惭愧，自己虽是出身王族，自幼习武，竟连江湖面貌一些儿也不清楚，对方嘴里的那个“连宝云”、什么“老刀螂”，自己竟是没听说过。心里盘算着，已是情不自禁地随着刘大个子的亲身前导，一径地来到了茶楼。

两个身着彩衣的姑娘，正在园子里表演杂耍，一个站在东角，一个站在西角，东角的姑娘一叠薄薄的瓷盘，一张一张地抛过去，西角姑娘却用两根细细的竹竿儿一一接住，身段儿固是婀娜多姿，手法更是美妙，一时引发起大声的喝彩与如雷掌声。

朱翠被引进到最雅致的一处“包厢”所在。

所谓“包厢”，乃是右前侧，面台侧水，三面垂帘的雅座，其间不过设有四五个座位，每个座位前置有一个黑漆矮几，上面置有四时鲜果，较之一般寻常座位显然大不相同。

朱翠被引进来时，包厢里还空无一人，她被安置在濒水的雕窗之边坐下来，茶房立刻上前请示要喝些什么茶。

要了一碗“龙井”，朱翠一言不发地注视着前台的表演，然而她的目光却意外地被另一个人所吸引住了，似是另外的一个包厢，一个素面垂有薄薄面纱的女人，白净的脸、手，一身黑色衣裙，足下是一双半长的鹿皮快靴。这个姑娘腰肢款款，身材瘦长，尤其是拿着细细湘妃竹节马鞭子的一只纤纤玉手，看上去最是引人。

朱翠之所以猜测她是个姑娘家，那是因为由她的发式判断出来的，如果结过婚的女人，必将是“开脸分头”，对方却显然不是。

能够一眼就吸引住朱翠眼睛的人，当然绝非一般。而使朱翠心存好奇的，却是对方那个女人脸上的一袭面纱。

戴“面纱”的女人通常代表两种身分，一是名门闺秀，二是江湖女子，前者以深闺玉容不甘落入凡俗眼目，后者却因风尘奔驰，用以掩遮烈日风沙，自然除了这两种身分之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像是居住西北塞外的女人，出

身回族的姑娘，都有遮戴面纱的习惯。

眼前这个修长少女的身分，确是有些令人费解了。

两个玩杂耍的姑娘下去以后，有一段短暂的冷场，朱翠因而情不自禁地把眼睛又移向对面包厢，一回头，刘老板还谄媚般地站在面前。

“嘿嘿……大小姐，您有什么吩咐没有？”

朱翠摇了摇头，忽然想起来似地，向着对面包厢扬了下眉毛道：“那位姑娘是……”

刘老板缩了一下脖子，嘻嘻一笑道：“大小姐问得好，不瞒您说，我也正在纳闷儿，这位姑娘比大小姐您还玄……”

愣了一下，大概发现这句话里面有语病，连忙顿住，红着脸呵呵笑了几声，刘大个子搓着他两只手：“这位姑娘来我们这个茶楼总有十来回了，每次都是一个人，只有在看玩艺儿的时候，她才撩开一半，哟，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大小姐您别不信，她来咱们这里十几回了，加起来总共没说过五句话。”

“哦？是么？”这么一听，朱翠的眼睛可就情不自禁地又向对面包厢移了过去。

凑巧对方那个姑娘也往这边看，两个人四只眼睛可就对在了一块儿。怪不好意思的，朱翠连忙把眼睛瞟向一边，那位姑娘的眼睛也溜开了。

这一眼虽是匆匆一瞥，却留给朱翠很深刻的印象。对方有一双黑不溜丢的眼睛，下额略瘦，却难掩其清秀，唇边下不大不小的一粒黑痣，尤其给人以俏丽的感觉，然而事实上对方显然不是属于活泼那一形态的，一眼看上去给人以沉默端庄的印象。

刘大个子似乎被朱翠引起了好奇，他原本对朱翠的好奇尤过于那个黑纱少女，现在却莫名其妙地转移了对象。

“您信不信，第一次我问这位姑娘姓什么？她看了我上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朱翠微微点了一下头：“后来呢？”

“第二次我见着她，请问她是住在本地呢还是外地呢？嘿！这次更妙，她连看我也没看一眼。”

朱翠“哼”了一声，淡淡地道：“你的话也许是太多了一点。”

“是……这个……”刘大个子一面摸着脖子傻笑：“大小姐责备得也是，不过干我们这一行买卖的人，不就仗着眼睛亮嘴巴说吗！”

朱翠呷了一口茶，轻轻唾出未沉的茶叶渣子，眉毛微微皱了一下。

刘大个子立时弯下腰来道：“这些小子，我关照说给大小姐上最好的西湖‘冒头尖’，他们还是给弄错了，我这就给您换去。”说着就要伸手，朱翠按住茶碗道：“不用了。”

她只是关心着对面那个妙女郎，似乎连正在表演的台上节目也不屑一

顾。

刘大个子察言观色的笑道：“如果大小姐想见她，我这就去请她过来，也许她看在大小姐你的面子上就过来了。”

朱翠摇摇头道：“不用，不用，我只是对她有点好奇罢了。”

刘老板道：“谁又不是呢，这位姑娘到底是干什么的可是谁也不知道，有人说她是从回子那边过来的，要不怎么会一天到晚脸上拂着纱呢。”

朱翠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心里却否定了对方这种看法：“她是骑马来的？”

“是，”刘大个子道：“可是好马，顶儿尖儿的一匹伊犁黄马，上一次我这店里住着一位贵客，在马房里一眼看上了，出到两百两银子，要我去给说说去，我硬着头皮去，才说了两句，这姑娘干脆扭头就走，也不说卖也不说不卖，嘿！这真是……从那次以后，我算是再也不敢去碰她的钉子了。”

朱翠从这位刘老板的嘴里，总算对对方姑娘了解了一个轮廓，其实正如她所说，纯粹不过是好奇罢了。

台上换上了连宝云的清平快唱，朱翠就暂把注意力集中台上，不再跟他答腔。

刘大个子本想套一番近，好把朱翠的来历身世摸一下，可是却也发觉到这姑娘似乎也不是好相与，自己站了一会儿觉得不是个滋味，也只好哈着腰告别退出。

朱翠倒是静静地听了这个连宝云唱了两段，意外地觉得很是有趣。

原来这个连宝云，亦不过是个与自己年岁相差不多的大姑娘，梳着两根大辫子，鸭蛋脸，柳叶眉，一身粉绸子绣花衣裙，出落得十分标致。她所唱的“清平快调”，无非是历代盛世一些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通过她那清脆的嗓音，加上伴奏的古瑟二弦，确是很动听。

一曲方终，博得了如雷掌声，很多人嚷着再来一个，台上伴奏的两个老人，连连向四面打躬作揖，很多人往上面扔钱。

二老之一，随即拱手向着众多的茶客道：“谢谢各位贵客的捧场，不瞒各位贵客说，我们姑娘前次在兰州得了一场重病，嗓子也倒了，眼看着不行了，幸亏遇见了一位好心的女菩萨帮忙，不但治好了小女的病，还医好了她的嗓子。从那天以后，我这个姑娘才能又到处卖唱，有了今天这个场面，这一切都是那位女菩萨所赐。从那天以后，我们姑娘就自编了一首歌词，为了答谢这位好心的女菩萨，这首歌，我们姑娘是百唱不厌，还请各位大爷大奶奶少爷小姐赏音吧！”一面说时，这个老头儿目噙热泪地忽然趴在地上，通通一连磕了几个响头。

满园起了一阵子骚动，俱都谈说起这件事来。

朱翠在老人诉说时，心里已不禁微微一动，这时见他跪下叩头时，下意

识里更似略有所觉，顺着其叩头方向一看，正好发觉到那个面拂黑纱的少女，心里顿时雪然，再通过那位姑娘微微颌首表示喜悦的脸，她更明白了一切，敢情这个姑娘，就是老人嘴里的女菩萨。她必然事先嘱咐过老人全家，不得泄露她的身分，而老人父女感恩心切，却偏偏又有此一番表白作为，这就使好心善良的这位侠骨热肠的姑娘处于尴尬境地了。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推理，虽然未经证实，但朱翠却相信是绝对正确的。

接着这位连宝云姑娘，随即唱出了她感人的歌词，确是情词并茂，赚人热泪。

朱翠耳听心想，竟然情不自禁地陪着落下了两行同情之泪。

## 十二

一曲方终，掌声如雷。

朱翠少掩悲怀，等到移目对面包厢座位上时，才赫然发觉到敢情那位神秘的轻纱少女竟然已经失踪了。这个猝然的发现，不禁使得朱翠心里为之一惊。由于她对这个轻纱少女已经留下了心，是以对方的一切也就格外引起了她的好奇。现在她既然已经走了，朱翠也就感到有些索然，她勉强地耐着性子把连宝云的演唱看完。

换上上来的是老刀螂小刀螂父子的对口相声，父子两个满口黄腔，口无遮拦，逗乐虽是逗乐，朱翠却难以入耳。匆匆离座步出，却见刘老板正自慌张着往这边走来，一眼看见朱翠，忙自赶上几步，满脸笑靥地弯下腰来。

朱翠眉头微皱道：“有什么事么？”

“有有……大小姐！有贵客来看你啦。”他边说边弯下身子，身躯前倾道：“是对街的常小爵爷，敢情大小姐您认识常小爵爷呀，真是待慢，待慢，您这边请吧。”

朱翠心里微微一动，暗忖着他说的当是常孟，这么晚了他来旅邸探访，想必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当下一言不发，匆匆随着刘老板来到了前面饭店。

推开门，刘大个子哈下腰来道：“您这边请。”随即将朱翠带到右后侧的一个单间里，即见常孟衣冠楚楚地由座位上站起来，一脸笑容地迎上来道：“这么晚来打扰，还请公……”

一眼看见旁边的刘大个子，随即把话吞住，由袖子里抖出一锭银子，转向刘大个子道：“一点小意思，刘老板你喝杯酒吧。”

刘大个子摇手笑道：“这这……小爵爷您大客气了，不敢当，不敢当。”说着频频后退着，双手接过银子，转身步出。

常孟等到他步出之后，这才转向朱翠道：“公主最近可好？”

朱翠点点头道：“还好，常兄你来找我，有什么事么？”

常孟道：“家父因挂记公主，对于王爷的安危更是时在念中，今天因京里来人，谈了些目前王爷的境况，也许公主有意听听，所以特要我来专程邀请。”

朱翠聆听之下，不觉眉尖微挑，道：“哦，这太好了，我们这就走吧！令尊现在府上么？”

常孟应了一声，道：“家父现在乡下，离城里不过二十里，那里家居安静，家父每隔十天半月总要去歇上几天！”

朱翠点点头道：“原来这样！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走吧。”

常孟道了声“是”，又道：“我已特地为公主备好了车，现在栈外，一切都很方便。”

朱翠点头一笑道：“常兄设想得太周到了，其实骑马也很方便，我们走吧。”

常孟不知如何，脸上却现出了一片迟疑，似乎有话要说，却又碍于出口，一时只是望着朱翠发呆。

“常兄还有什么话要说么？”

“啊，”常孟才似乍然有所惊觉：“没有，没有……公主请。”

朱翠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

当下常孟在前引导着，出了店门，却见那位刘掌柜的兀自站在门前鞠躬打揖十分礼貌，二人不再与他多话，一径向门外步出。即见一辆黑漆净亮的二马套车停在门左，由一个灰衣汉子所驾，另一边却拴着常孟的那匹黑马。

常孟快步走向车厢前，拉开车门，转向朱翠道：“公主请上。”

朱翠道：“常兄你呢？”

常孟欠身道：“我骑马，公主……上车吧。”

朱翠只觉得常孟今天说话有点言不由心，心里不禁有些奇怪，却也不曾想到其他方面，当下手拉长裙，正待向车上跨进，忽然一旁传来女子的口音。

“这位妹子慢着。”朱翠与常孟都不禁怔了一下，一齐回过身来，却见一个长身黑衣少女由斜边侧门走到眼前。来人头戴缎质宽沿风帽，一袭轻纱沿着帽沿轻轻垂挂眼前，由于她身材修长，这副妆扮越加地增加了她的飒爽风姿，尤其夜月街灯衬托之下，更似有仙女般的风韵。

朱翠乍见对方，心里一动，大为惊喜，敢情正是方才在六角茶楼所遇见的那个神秘姑娘，只当她已先行离去，却不意竟然会在这里遇见，而且主动地向自己开口搭讪。听她这么一唤，朱翠就停下身来。

黑衣少女一径走到眼前，向着朱翠拱了拱手，语音清脆地道：“敢问一声，这位妹子要去哪里？”

“这……”朱翠却是一时答不上话，却转向常孟道：“常兄，我们这是要

去哪里？”

常孟呆了一下，喃喃道：“这……去‘三里坪’。”

话声才住，即见对方少女微笑有声道：“巧得很，我正是要去‘七星桥’，到了三里坪，也就距离不远了。”

常孟一怔，还未及说话。

黑衣少女已向朱翠道：“我的马前面蹄子钉铁坏了，天晚了一时又找不到钉马掌的人，可是我又要有要紧事，要去七星桥一趟，这位妹子要是方便的话，可否让我搭一程便车？”

常孟忙道：“这不行！因为……”

朱翠插口道：“这也没什么不好！既然是顺路，多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

黑衣少女含笑道：“那就多谢了。”

朱翠看了常孟一眼，微笑道：“我正愁路上发闷没有人说话，难得来了个伴儿，”随即转向对方黑衣少女道：“这位姐姐请上车吧。”

黑衣少女点点头道了声谢，透过面前轻纱向常孟瞄了一眼，随即攀上了马车，进入车厢之内。

常孟一愣道：“这……”上前一步道：“姑娘如有急事要去七星桥，我的马借给你就是……”

黑衣少女这时身子已坐下来，聆听之下，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道：“这位妹子已答应了我，足下又何必多此一举，再说我又不认识你，借了你的马却又怎么还你？还是搭一程便车方便得多。”

常孟面色一沉，正要说话，却碍不住朱翠一脸笑靥地道：“常兄你骑你的马好了，我上车了。”一面说已登上车座，与那位黑衣少女并肩落座，随手关上了车门。站立在车外的常孟一时却愣住了。

朱翠隔着车窗向常孟道：“怎么，常兄莫非认为有什么不妥么？”

常孟一笑，道：“哪里，我只是怕公……”

朱翠手指按唇，示意他不可吐出“公主”二字，常孟会意，立刻把下面那个字吞住不发，干笑了两声，才又接道：“……既然……这样，我们走吧。”说罢抱抱拳，向着坐在车辕上的灰衣汉子挥手道：“小心驾车，我们走吧。”

灰衣汉子应了一声，带动缰绳，前行了数丈远近，常孟已策马来到车外。

朱翠因碍于他在眼前说话多有不便，一笑道：“常兄你前面走吧。”

常孟闪灿的一双眸子，向二女打量了几眼，道了声遵命，随即抖动缰绳，一径地直驰奔前而去。

朱翠这才似松了口气，转向身边的黑衣少女道：“刚才在茶楼幸遇，只是碍于人多，不便上前见礼，想不到这么巧，竟然又在这里遇见了。”

黑衣少女双手前分，把遮拦在脸前的一袭面纱左右分开来，现出了甚是清秀的脸。听了朱翠的话，她微微一笑，露出了甚是白洁的一口牙齿，却把

一双澄波眸子，只管留神地盯向朱翠脸上，看了一阵子才又把眼睛移向窗外，却是没有说什么。

朱翠由于先时对她存了好奇，不免也仔细地打量了她几眼，越觉得对方貌相清丽奇致，望之令人作“出尘”之思，自是不落凡俗！当下心里不禁暗暗纳罕，想不通对方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身分。

“还没请教这位姐姐贵姓大名？”

“我？”黑衣少女移过眸子来，微微含笑道：“我正想问你，你却倒先问起我来了。”

朱翠一笑道：“我姓朱。”

黑衣少女点点头道：“我猜对了。”

朱翠道：“你猜对了什么？”

黑衣少女一双澄波眸子，在她脸上转了一转，十分平静地道：“你叫朱翠，就是江湖上传名已久，却很少出现的那个‘无忧公主’，是不是？”

朱翠一惊，却镇定着，冷笑道：“你怎么会知道？”

黑衣少女微微一顿，再接下去道：“你父亲鄱阳王蒙冤在狱，生死未明。”朱翠脸色微微冷了下来。

黑衣少女接着说下去：“如今你母亲与弟弟又被不乐岛上的人抢去了，只剩下你孤身一人……所以说，你的处境实在是危机四伏。”话声方歇，她立刻就感觉到一股凌人的无形气招传自朱翠身上，事实上这股劲道在甫一与黑衣少女接触之际，已将对方黑衣少女紧紧罩定。

双方距离是如此之近，一旦要动起手来，简直想闪躲都是不易。

黑衣少女眉尖微微挑耸了一下，并不在意地道：“你生气了？是因为我知道你这么清楚？”

朱翠点了点头道：“不错，我们以前并不认识，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你把我的底细查得这么清楚，又是为什么？”

黑衣少女淡淡地笑了笑，朱翠敏感地觉察到她美丽的眼睛周围有几缕浅浅皱纹，一个像她这般年岁的少女，正当春花绽放，何以她却憔悴如斯？

“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当然是因为他们并不认识，否则就不需要去侧面打听了，就像你！”黑衣少女深邃的眼波，掠起来定在朱翠脸上。

朱翠不明其意地道：“我怎么了？”

“难道你没有从侧面打听过我？”

“这，你……”

黑衣少女微哂道：“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并非全是基于恶意，就像刚才在茶楼你打听我的情形是一样的，但我明白你对我的一切只是居心好奇，并没有恶意，只可惜你所打听的那个人却是对我一无所知。”

朱翠不禁脸色一红，原来她私下向刘老板打听对方的话，却未能逃过对

方观察之中，被人当面点破，总是不大好意思，一时无言以对。

黑衣少女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对于朱翠的窘，有点心存歉意。她微笑了一下：“我说话很直，请你不必介意！但是有一点你却可以相信我，那就是我对你的关怀，全系出诸正义。

毋宁说对于你的遭遇，我万分同情。”

朱翠沉默了一下，她原来冰雪聪明，心细如发，自能由对方之言谈察出真伪，就像这一刻，她所能由对方脸上看到的，只是真诚、纯情，这就让她为之感动而释怀了。

“谢谢你！”朱翠苦笑了一下：“但是我并不气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反抗到底。”

黑衣少女点点头道：“我知道，事实上你的一切我都很清楚，而且我更知道，在你的背后有一位自命了不起的大侠客在帮你的忙，但是，请恕我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那位了不起的大侠客本身的麻烦更多，而且，他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朱翠不禁再次地为之一惊。

对方这个黑衣少女所知道的也未免太多了，居然连海无颜暗中插手帮助自己的事情也知道了，的确是不可思议。

“你奇怪么？”黑衣少女微笑地看着她：“我们先不要谈这个了。”

朱翠道：“是有点奇怪，不过，我倒是看不出来那位大侠客有什么不负责任的行为。”

黑衣少女目光移滞地由她脸上缓缓扫过，只这一刹那，已使朱翠了解到她的孤独与落寞，她也必然是一个饱经感情所折磨过的人。

“有一件事就可证明我说的那个人对你没有尽到保护之责！”黑衣少女冷冷他说着。

朱翠一笑道：“我并不需要谁来保护我，我认为我自己的能力足足可以保护我自己。”

黑衣少女淡淡一笑道：“真的？我看并不见得吧。”

朱翠不高兴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黑衣少女道：“你的武功我绝对相信，只是对付你周围的这一群巨恶大奸之人，显然就不足以应付了。”

朱翠道：“你指的是不乐帮和曹羽那些人？”

“那只是你眼睛看得见的。”

“还有我眼睛看不见的？”

“当然有，”黑衣少女的眼睛掠向窗外：“谁知道呢！就像现在你安稳地坐在车子里，说不定外面早已布好了陷阱，等着你去送死。”

朱翠倏地一震，看了一眼窗外：“你是说……这一趟有危险？”

“一点也不错。”

“那常孟他……”

“他们父子已把你出卖了。”

“真的？”朱翠几乎要站了起来。

“你先坐下来，现在时候还不到。”

朱翠倚向车座，几乎有点难以置信，一瞬间她面前浮现出常威那张慈祥的脸，他一向蒙父亲器重，赖为肱股，岂能为了一己名利，对自己这位故尊之女加以迫害，果真如此，那可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常孟必然已经离开了。”

朱翠探身窗外，向外顾盼了一下，看不见常孟的影子，就在这个时候，车行的速度忽然慢了下来。

朱翠冷冷一笑道：“也许你说得对，我上当了。”

黑衣少女道：“上不上当，现在还难下断语。”

话声甫落，就见她右手倏地向前一扬，“哧”地发出了一股尖锐破空声，紧接着前面车辕上传过来一声惨叫，一个人的身躯重重地由前辕处翻身落下，发出了“扑通”沉重落地之声。

两匹马乍然受惊，长嘶一声，正待发足狂奔，禁不住黑衣少女身手矫健，身躯乍探，有如洞底游蛇般已自车座后翻身而前，一只手适时地操住了马缰，马车很快地就被定了下来。

这一切由于事出仓促，以朱翠之缜密细心，也感到有些出乎意外。

然而朱翠毕竟不是弱者，黑衣少女的这一临时措施，顿时使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暮然间，两股极为尖锐的破空声自外穿窗直入，朱翠长袖拂处“叮当！”两声，已将来犯暗器击落。她嘴里发出了一声清叱，双手猛地力击而出，只听见“咔嚓”一声巨响，整个车门为之破碎开来，把握着这一刹那，朱翠身躯已快速腾出，落向车外。

于此同时，车座上的黑衣少女也似燕子般的轻巧，由前辕上腾身掠起，轻若无物地落在了朱翠身边。

就在二女身子相继落地的一刹那，哧哧！无数股流焰划空而过，纷纷落向马车，立刻传出了一片轰轰爆炸声，马车顿时燃烧起来，天空中顿时弥漫起大片的硫磺气息。驾车的两匹马，当此惊吓俱不禁人立双蹄，发出长啸，只是蹄声未已，已双双倒地身死。

朱翠四顾了一阵，不见敌人踪影，正待窜向前面观察一番，却被黑衣少女一把抓住道：“慢着！”

朱翠料必她当有所见，便停住不动。

现场火光冲天，燃烧的车厢发出一阵劈拍声，却不见任何一个敌人的踪影。

黑衣少女明亮的一双眼睛，很注意地向各处打探着，朱翠仔细地观察着眼前的形势。

眼前是一条荒凉的驿道，一面是高出来的旱地土坡，一面是斜下去的大片竹林，空出来的这条驿道，看起来分外凸出，就显得格外陡峻了。

朱翠感激中庆幸地道：“如非是姐姐的及时提醒，我简直还蒙在鼓里，谢谢你。”

黑衣少女看了她一眼道：“敌人的伎俩不止如此，等着瞧吧！他们原意是想把我们诱到更危险的地方，却想不到我们会临时停了下来。”一面说，她那双眼睛缓缓地移动着：“在我看来，这附近他们都设有厉害的埋伏。”

朱翠道：“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伎俩。”

话声少歇，耳听着弓弦乍响，一排箭矢由高而下，直向着二女立身处射来。二女早已伺机待动，乍见此情景，不待招呼，随着来犯的箭矢，顿分左右，燕子般地掠了开来。

黑衣少女落向竹林的那一面，朱翠却是落向山坡的一面，她身法至为巧快，身子一经落下，毫不停留，接连着纵身再起，三起三落，已来到这面斜坡的顶端。

果然，就在她接连腾身的当儿，无数箭矢，纷纷射向她原立身处，设非及时纵起，简直难以躲闪。由于朱翠的进身之势奇快，迫使暗算者抽身不及，她眼明手快，随着快速的进身势子，手起掌落，另一掌已将迎面一个手持短弓的黄衣汉子劈落坡下。

这汉子嘴里发出了一声哑叫，由于翻跌的势子过于疾猛，只一拧已折断了脖颈，当场昏毙坡下。

于此同时，朱翠眼睛里已看见了另一条人影，正向着崖石后面移动，她于是第二次腾身而起，紧蹑着这人背后猛缀下去。那人心慌之下，倏地反过身来，一口鬼头刀照着朱翠脸上就砍，虽然如此，却也逃不过加身的横祸，随着朱翠的出手，“铮锵！”一声，鬼头刀硬生生地抛在了半空，紧接着朱翠的进身之势，一只纤纤玉手已实实在在地击在了这汉子的脸上，当场满脸开花，和先前那人一样下场，骨碌碌地翻下山坡，顿时命丧黄泉。

朱翠一连击毙二人，心里仍是积忿未消，正待继续搜索，看看还有多少这类箭手，猛可里眼前一亮，一道极为强烈的刺目强光，迎面射来。

这道强烈光华显然是发自一架特制的高架长灯，灯光为利用光华铁皮的反射作用发出，乍然人目真有点当受不住，朱翠本能地向边侧闪身让开。

她身子方自闪出，立刻就感觉到一股强风由身侧袭到，具力绝猛，猝然加诸身上，真有点闪躲不易，朱翠身躯一个快速闪躲，就势拧身斜穿出去，一下子拔起了三丈五六。

就在这一霎，一条人影迎着她正面猛袭过来。来人身着一袭大氅，随着

他腾空的身子，发出了噗噜噜大片风声，紧跟着这人在空中双手猝出，发出了沉重无匹的掌力，以朱翠之功力，竟然感觉到难以匹敌，被迫于这种凌人的劲力直线壁落下来。

来人在一声阴森的冷笑之后，有如长虹卧波般，挟着一片呼噜噜的衣衫声，直向着侧方落下。

在两盏专人恭执的高挑灯下，朱翠总算看见了先后两次攻击自己的两个人，千手太岁郭元洪与巨奸曹羽。除了这两个劲敌之外，似乎对方阵营内的几个顶儿尖儿的人物都在现场，另有一个头顶战盔，一身武将打扮的人，紧紧依附在曹羽身边，这人手里拿着一面绣有金鹰的三角旗帜，显然是持以调动人马发号施令所用。

“朱公主，你大可歇歇，稍安毋躁，这一次我看你是插翅难飞了。”说话的自然是那个职掌内厂提督的曹羽。只见他神态甚为从容，一双瞳子光华烁闪，在连番失利之下，可以想见他心情的沮丧，眼前这一次出手，他是绝不容许再生枝节，他的自信已可，由他那双眼睛里传出来的凌人光度得以证实。

“曹羽！又是你……”朱翠冷笑道：“看来你是非要对我们家赶尽杀绝才甘心了。”

曹羽嘿嘿一笑道：“食君禄，忠君之事，公主你是明白人，我们也就废话少说了，怎么样，是公主你自己受绑呢，还是本座代劳……哼哼……”

一阵子低沉的冷笑之后，他手势轻挥，身侧一千人配合着他本人的脚步，半圆状地向前偎了过去，却把无忧公主朱翠看在了当中。

朱翠若要想从容退身，看来似乎首先要攻开眼前这个状如“一弯新月”的封锁阵势了。

然而，朱翠已感觉到那是一件十分不易之事，第一个曹羽先就不易对付，更何况他身边郭元洪以次的一干金星卫士，哪一个都不是易与之辈。

朱翠有见于此，一面调整内力，却是按兵不动，拿蛇拿头，眼前敌人势众，势难兼顾，只有针对曹羽一个人说话了。

她乃集中内力，作“透点”式地向着当前曹羽逼出，果然此举有了效果，正在前进的曹羽一经与这股内力交接之下顿时停止了前进。

由他脸上神态所显示，他好像十分惊讶，大概没有想到朱翠竟然会具有如此功力。他阴森地道：“朱公主，你们全家虽是钦命要犯，但是念在昔日共事一主的分儿上，本座对于你们还是有一分人情，尤其是今晚之势，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凭你一个人，哼哼！”说到这里微微一顿道：“我知道和你同行还有另外一个姑娘，哼哼！目前她虽然藏身不出，可是她也跳不出我的手心，这叫上天有路她不去，入地无门自来投，我看还是有劳公主招呼一声，请她出来自行受绑，要是无关痛痒的人物，本座对她自会网开一面，哼！她要是藏身不出，等一下可就悔之晚矣！”

朱翠冷笑道：“那位姑娘只是一个搭便车不相干的人，你们也放不过她么？”

曹羽道：“那要她先行受绑之后，再听凭本座发落。”

朱翠在对方说话时，一双眸子频频四下打转，暗中已找出了对方眼前包抄之势中的一个弱环，她霍地跃前一步，陡然出手，弹指间已将眼前这个人放倒地上。紧接着她足尖飞点，快速向外腾身飞出。

身边蓦地响起曹羽一声断喝，随着曹羽进身之势，一掌直向朱翠背上推来。

朱翠心知这个曹羽武功了得，借着回身之势，一双纤纤玉手霍地直向曹羽两处腕脉上搭下来。

曹羽鼻子里哼了一声，双腕蓦地向外一翻，倏地双掌合拢，身形往下一盘，当胸推出。

曹羽之功力了得，朱翠也不过只是耳听传闻罢了，这一与他交上了手，才猝然觉到对方的名不虚传，似较自己所想象的更为厉害得多。

由于朱翠眼前采取的是前进之势，曹羽双掌上所加诸的力道更为疾猛，迎面冲击过来，有如九天罡风，简直令人运气都难以透出。朱翠上来失之大意，只顾猛冲，这时觉出不妙，已略嫌慢了一步。

眼前形势，曹羽只要两只手掌往外一撤，便可将浸淫有年的全身内力一股脑子地击出。

猛可里侧面竹林子里一阵子爆响，像是有大片竹子一齐折断似的。随着这片竹折声，夜空里猝然飞出了百十支竹箭，势若疾风骤雨，没头没脸地齐向着这边飞射过来。当然包括曹羽在内，全在竹箭射程范围之内。

其实所谓的“竹箭”，无非是一些断枝残茎，然而稍悉内功真窍的人都会明白，愈是这类普通“落叶飞花”的暗器，越是不可小看，盖因为能够运施这类功力的人，必然是不凡之士，一个疏忽可就难免要吃大亏。

曹羽就绝对不敢轻视。他的一双手掌眼看行将撤出，以朱翠的功力，原是可以接下来，只是眼前在失之大意的情况下，可就难免要受到伤害。

眼前这一阵竹箭来得恰是时候，曹羽即使心有不服，却也不得不临时止住待出的掌势，就见他盘身掠掌，双手同时向外一抄，已将飞向面前的一双小小竹枝操到了手上。

那片竹林虽说相隔甚近，算算也有八九丈的距离，能够在这个距离之内，发出一股暗器伤人，已是不易，更何况落叶飞花，残枝败茎了。

曹羽手上抓握着这双竹枝，微微掂了一下分量，心里已是有数，由不住大生惊诧。只是眼前他一心一意只在无忧公主朱翠身上，能够拿住了她，其他人都可算无关紧要，冷笑一声，手腕一振，一双竹枝“哧”然声中，循着朱翠两处后肩穴道上掷来。

朱翠虽没有力方才曹羽的双掌击中，却也由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

眼前曹羽暗器攻到，她身子急忙向前一伏，用力蹿出，同时回身翻袖，将一双竹枝卷落在地。

面前人影乍闪，千手大岁郭元洪与双手飞石夏元之双双攻到。这些人想是由于连番失利之下，俱都激发起无比暴怒，决计要将眼前朱翠擒到手上，必要时宁可下手杀害，亦绝不容对方脱逃，是以两名金星卫士刻下都持有兵刃，郭元洪是一双五行轮，夏元之却是一串闪烁着银光的十二节亮银鞭，双方乍一照面之下，双双齐向朱翠身上招呼过来。

朱翠这一霎才体会到敌人的不可轻视，自己只身犯险，只怕这一次难以幸免。

她劈手撩开了夏元之的亮银鞭，却难为郭元洪的一双附有极大响音的五行轮。原来这双兵刃的内侧刃口上各缀有两枚鸽蛋般大小的纯钢铃子，一经运转起来，即可发出极为刺耳的噪音，用以扰人听觉，实在具有意想不到的功效。

朱翠一上来确实被这双兵刃弄得心神不宁。

须知眼前与朱翠交手的几个人，简直没有一个不是厉害人物，曹羽功力自是不待多说，即论郭、夏等一干金星卫士亦无不是大内高手中顶尖人物，刻下联合向朱翠攻击，自是极具威力，更何况曹羽亲自出手押阵，对朱翠来说，称得上是腹背受敌，一瞬间便已乱了章法。

眼前朱翠虽然抄开了对方的亮银鞭，无如郭元洪的一对五行轮来得过于突然。朱翠原想施展“野马分鬃”的招法，拨开郭元洪的那对五行轮，可是发自曹羽手掌的强大劲力，蓦地自背后攻到，便不能不使她惊心动魄，恍惚中略一分神，“哧”的一缕尖风扫处，雪亮的五行轮刃已把她左面裙角划开了一道三四寸长短的口子。幸亏她今夜穿着一双长筒护踵长靴，否则可就难免要挂彩，吃大亏了。尽管如此，五行轮的刃于仍然划穿了她的皮靴，在她右边玉腿上留下了一道血痕。

朱翠情急之下，一声清叱，顾不得那只腿或将负伤，迎着对方的五行轮一脚踢出，这一手败中取胜的招法倒是用得恰到好处，只听得呛啷一声巨响，郭元洪手腕翻处，这只五行轮忽悠悠地直飞上了半天，整个上躯向后翻了起来，朱翠身势向下一杀，右掌平出，其势如电。她恨透了对方，才会在众敌环峙之下，冒险进招。

只听见“噗”的一声，尖尖五指，就像是五把极具锋刃的匕首，深深刺入到对方的腋下。忿怒之中，也不知道用了多大力气，总之，这一刺之力至为猛厉，只觉得五指之尖一阵发热，本能地使她感觉到插入对方体魄之内。

郭元洪一身武功实在说已达到相当境界，尤其是所练的护体罡力，差不多的兵刃已难以对他加害，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朱翠指尖上的力道是何等

惊人，随着朱翠五根手指拔处，鲜血像火箭也似地喷了出来。郭元洪嘴里发出了一声哑叫，整个身子直挺挺地向后面倒了下去。

然而就在此同一时间之内，曹羽的身子狂风也似地袭到了她身后，不容朱翠再撤出第二招，右掌出势如电，“噗”的一把已抓到了朱翠后背。朱翠的感觉，仿佛是着了一把钢钩般的疼痛。曹羽倒非是心存厚道，事实上这时他只需掌力一撤，朱翠必死无疑，他是存心要留下朱翠这个活口，就在朱翠回身待发出掌的一刹那，曹羽的另一只手疾出如电，已经实实在在地扣住了她的左腕。

朱翠大吃一惊，一旁的夏元之却倏地抡起了手上的十二节亮银软鞭，唰啦啦盘住了她的双膝，二人合力之下，眼看着这位技高倔强的无忧公主即将成擒，然而好像天公就是存心与他们作对，偏偏不让他们偿心如愿。

空中传出一声女子的清叱。一条女子的情影，有如西天流星般的蓦地自天而坠，拔得高，落得快，加以她奇快的出手，一双素手在乍然一照面的当儿，已劈了出去。

这一式出手，外表似无奇特之处，然而在当事者曹羽本身感觉起来，却有致命的威胁，敢情在对方少女的出手里。曹羽前心两处要穴全在她掌上劲力控制之中，对方少女显然是内功中的杰出高手，双手距离曹羽甚远，已令他感觉出来那股尖锐的内劲力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曹羽只要少缓须臾，这条命便将丧在对方手里。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得松开了紧紧扣住朱翠的双手，倏地腾身向一边掠开。

来人少女身法极为轻快，一经出手绝不少缓须臾，双手在向曹羽攻出的一刹那，脚下也没有闲着，拧身挑足，已把双手飞石夏元之手上的十二节亮银鞭挑在了足尖，紧接着用力挑起踢出。这一手旨在救人，加以朱翠原本腾纵的势子，霍地拔起了半天，直向一旁坠落下来。

由于夏元之抓住十二节银鞭的手过于握紫，致使他五指破裂，鲜血四溢，伤势不轻。

朱翠身子一经落下，发觉到眼前已濒近竹林，她心衔曹羽加害之恨，正待回身找着对方一拼生死，猛可里身后疾风袭进，耳边上听得来人少女一声疾叱：“快进去！”

不容朱翠回过身子，她已先自腾起由朱翠头上掠过，一头扎入竹林之内。

朱翠直到此刻还未能与黑衣少女打上一个照面，不过却可由对方口音里听出正是与自己同车的那个黑衣少女，眼见她如此功力，心中好不倾慕。眼前形势危机，不容她少缓须臾，当下也不顾思索地紧跟着黑衣少女之后倏地窜身进入竹林。

她一头扎入竹林内，还没认清方向，却被先进来的黑衣少女一把拉住：“快趴下！”紧接着两个人扑通滚落在地上。

就在这一霎，林外火光闪得一闪，耳听得“轰”然一声巨响，大片铁砂子配合着一天黄烟直发入林，耳听得林子里一阵劈啪喇啦大响，端的威势惊人。

伏在地上的朱翠，这才恍然感觉到是怎么回事，原来对方手上竟然控制有厉害的火器，若非是同行少女见机得早，及时将自己推进树林倒卧地上，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的糟！她惊见于此，不禁对于同行少女感激入骨。

眼前端的是情势紧张。随着火枪之后，林外传过来大片凌乱的脚步声。

黑衣少女一拉朱翠道：“快走！”

两个人爬起来，摸着黑向前一阵快跑，只觉得脚下尽是残枝败叶，软一步硬一步，三数十步后，黑衣少女一推朱翠道：“趴下！”

有了前次经验，朱翠倒也听话，一听趴下，霍地向下就倒。

果然，二人身子自倒下的一霎，“轰轰！”一连两声爆响，火光明灭里，铁砂子儿就像是漫天的飞蝗四下流窜着，竹林子像前次一样传出一阵子劈啪乱响，飘落下大片断枝落叶。

二女伏身在地，只觉得背上像下雨也似地坠满了落叶，随着黑衣少女的招呼，两个人爬起来摸着黑又是一阵子快跑。三数十步之后，再依样趴伏在地，果然又是一阵火枪声，不过揣度着火枪的发射来势，显然较诸之前的两次发射失了准头，由此可证对方已迷了二女眼前方向。

朱翠这才略松下了一口气：“谢谢你。”

黑衣少女指指唇道：“嘘，先不要说话。”

两个人悄悄站起来，仔细留心聆听，感觉出格外凌乱的足步声有增无减。

朱翠小声道：“他们莫非也进来了？”

黑衣少女眨着一双黑油油的眸子，点点头道：“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朱翠叹道：“要不是你救我，这一次只怕凶多吉少。”一面说她手抚前胸，少慰惊魂，只觉得眼前狼狈极了，背上和腿上伤势虽是不重，尽管是些皮肉伤，却也疼痛难当，只是当着对方少女面前，她却不愿示弱，自忍着不发一声。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双方已能大概地辨别对方的方向。

黑衣少女向四外顾盼了一阵，摇摇头低声道：“这里很危险，我们再往前面走走。”说完，二人手携手地摸黑前进。

走了一程，朱翠站住道：“你可听见了什么没有？”黑衣少女仔细聆听了一下，点点头道：“嗯，你的听力比我还好，是有人进来了。”

二女仔细辨听之下，觉察到地面上传过来一阵极为轻微的悉索声音，如不留意细听，简直难以辨出。

朱翠被对方夸了一句，总算觉得脸上有了光彩。她仔细分辨道：“是一个人？”

黑衣少女道：“要是人的话，这人的轻功可太高了！”

朱翠同意她的看法，点点头道：“在这种情形下，摸黑前进，能够发出这么小的声音，确实不容易！”

“所以我说这个人轻功极高，比我们还要好得多！”

朱翠道：“咦！会不会是曹羽那个老贼？”

“不像！”黑衣少女摇摇头道：“他无需这样，而且他的轻功我刚才已见识过了，不会比我们更好。”

朱翠苦笑道：“你的功夫比我要高多了！”

“那倒不一定！”黑衣少女调侃地笑道：“我怎么能跟你比，你是千金之躯的公主，我只是江湖里一个孤魂野鬼，你因为缺少江湖武林对手的经验，倒不见得武功不如我。”

朱翠惭愧道：“你不过是在安慰我而已，事实上我感觉到样样都不如你！”

“乱说！”黑衣少女一笑道：“我不如你的地方太多了，譬如说，你年纪比我轻，而且也比我漂亮。”

朱翠道：“那也不一定，我就觉得你比我漂亮！”

黑衣少女凄凉地笑了一下，黑暗中斜睨着她，想要再辩些什么，忽然一笑道：“不跟你谈这些了，你可听见刚才那种声音？”

朱翠听了一下摇头道：“没有了。”

黑衣少女道：“大概是走了！”

朱翠道：“别是一条蛇吧！”

黑衣少女想想道：“这也有可能，蛇是最爱出没在竹林子里面的。”

“啊呀！那可糟！”一听有蛇，朱翠吓了一跳。

黑衣少女斜睨着她，奇道：“怎么你还怕蛇？”

朱翠脸上一红，讪讪道：“那倒也不是，只是看它软软的，怪别扭的。”

“那还不就是怕！”黑衣少女微微笑了笑，脸上现出一抹轻睨，朱翠约莫可以看见她微笑时露出的牙齿又白又齐，微微有光。

见她这样，朱翠不服地道：“难道你不怕蛇？”

黑衣少女冷笑一声：“我当然不怕！不但不怕，如果我看见了蛇，我一定会杀死它！”

朱翠啧啧了两声。

这两声“啧啧”，又使得黑衣少女不屑地看了她一眼：“哼，你是千金之躯，金枝玉叶的公主，当然不会体会出江湖行走时的种种危险。”微微一顿，她接道：“为了要活下去，你一定要狠着心，杀一条蛇又算得了什么！”

朱翠听她口口声声提到自己的身世，言下大有奚落，心里很不是味道，原想与她争辩几句，转念想到对方对自己的援手救助，共同患难的侠心义举，

也只能任她奚落，不再回口。

“你杀过蛇没有？”见她不说话，黑衣少女又撩了她这么一句。

朱翠摇摇头，不大好意思地笑笑：“不瞒你说，我生平最怕蛇，一看见这玩意儿，我的腿就有些发软。”

“真没用！”黑衣少女道：“我教你打蛇的方法。你只要准备一根竹竿，照着它身上用力一抽，如能打在它七寸上，只一下就够了！”

朱翠往后面缩了一下，摇摇头道：“算啦，我不敢……”

黑衣少女道：“看起来，你的确很嫩呢！”

朱翠忍不住说道：“你也不要大小看了我。”

黑衣少女一笑道：“谁小瞧了你，我只是说你缺少江湖中历练罢了……咦，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朱翠皱了一下眉：“只是觉得背上很痛。”

“啊，”黑衣少女一惊道：“你不说我都忘了，你别是受伤了吧！”

朱翠微哼道：“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黑衣少女一听立刻身子弯向前，两只手扳过她的肩膀，仔细在她背上看了一下：“啊，伤得不轻！”

“没什么，我还忍得住。”

黑衣少女看了她一眼，随即动手剥开了她的上衣。

朱翠往前缩了一下，喃喃道：“你要干什么？”

黑衣少女白了她一眼，继续打量着她的伤，用手摸了一下，冷冷地道：“流了不少的血。”

朱翠道：“不要紧，我……还忍得住。”

“为什么要忍？”黑衣少女冷笑一声：“有的事非要忍不可，有的事可忍可不忍，有的事根本就不要忍，忍有什么好处？只能为你增加痛苦！”

朱翠苦笑了一下，笑叹一声，道：“唉，真没办法，在你面前，好像我一下子变成小孩了！”

黑衣少女道：“你本来就是小孩！过来一点，让我看看你的伤。”

朱翠只得把身子向后凑近了一点道：“你好像什么都会！”

黑衣少女道：“有的也不会。”

一面说，她缓缓站起来道：“我到附近看看，马上就回来！”说时，闪身离开，须臾踏行一周，又转回来。

朱翠道：“外面情形如何？”

黑衣少女道：“曹羽老贼果然是老奸巨滑，他居然派人把这整个树林子都围了起来。”

朱翠道：“怎么个围法？”

黑衣少女一面坐下一面道：“看样子，他们大概调来了整营官兵，准备

有数十杆火枪，等一下要看我们的造化了。过来一点，我这就瞧瞧你的伤吧！”说罢，她探手由身上取出了一样火器，“叭”一声，打亮了一团火光，向着朱翠伤处略微照了一下，随即熄灭。

朱翠道：“要不要紧？”

黑衣少女道：“还好，看起来还不太严重，我听说曹羽练有豹胎尸气，看来他是想留下你的活口，要不然，情形可就不妙。”

朱翠感觉到伤处一凉，也不知她为自己贴的是什么药，黑衣少女又撕开了一块布为她身上包扎了一下，又让她服下了两粒药丸。

“我们难道一直在这里等下去？”朱翠有点耐不住地道：“你怎么打算呢？”

黑衣少女道：“你觉得好点了么？”

朱翠点点头，道：“好多了，我们走吧！”

黑衣少女道：“你的剑呢？”

朱翠摇摇头道：“没带来，你呢？”

黑衣少女轻轻拍了一下腰上道：“在这儿！”

朱翠倒是没有看出来，想到对方所施展的当必是软兵刃。黑衣少女指了一下前面道：“前面不远有一道岔路，可以通向后岭，如果能到后岭，就不必怕了，我们走吧！”说完，她率先前行。

朱翠容她在前面走了一段距离之后，才稍稍后随。她二人轻功极佳，一前一后没有带出什么声音。

忽然前行的黑衣少女一声低叱道：“小心！”

一条人影陡然自婆婆的树梢上跃身而下，竹帽子唰啦啦大向声中，这人手上一杆笔直铁棍，照着朱翠身上就打。于此同时，另一条人影也自前树垂直落下，手上双刀照着黑衣少女就砍。

黑衣少女双手同时递出，只一下已把对方双刀夺下，进步架时，向外一翻，正中对方心窝。那汉子鼻子里“吭”了一声，顿时倒了下去。

朱翠也于一照面之间，就攀住了对方的棍梢，同时进步穿掌，一掌击了对方面门，这人也同他那个施刀的伙伴一样，鼻子里闷哼了半声，顿时倒地不省人事。

二女迅速聚集一起。

黑衣少女道：“原来这林子里早设有埋伏，这就难怪曹羽沉得住气了。”

朱翠道：“我们该怎么样呢？”

黑衣少女道：“既不能出，只有前进了，我们小心一点就是，不过……”她微微皱了一下眉，担心地道：“要是这里埋伏的有火枪，那就太危险了！”

话声才住，忽见朱翠抬头惊望道：“小心！”就在她抬头的一霎，似有火光一闪，不用招呼她们也都知道正是火枪待发的前兆。

有了前番的经历，她们俩当然知道这种枪的厉害，这时见状，俱都由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这当口儿就是想躲也已不及了。

黑衣少女嘴里惊叫一声，两个人几乎打的是同样的算盘，一左一右倏地向两侧分开。

虽然她们两个身法至为巧快，只是在这个距离之内要想无虑地躲过火枪子儿，却是几近幻想。瞧以往惯例，火绳一亮之后，紧接着的必然是轰然大响之声，可是这一次却是例外，尽管火光乍闪，却不见发枪之声，树帽子“哗”的响了一声，一条人影自空而降，“扑通”摔落在地，翻了个个儿，即不见声息。

朱翠与黑衣少女惊魂未定下，乍见此情景，俱不禁大为诧异，等了一下，地上的那个人仍是动也不动，二人相互看了一眼，各自腾身而起，向那人落处袭近。

两个人心思都十分仔细，顾忌到敌人的诈术。

朱翠在掠身之初，首先扬动右手，向着那人原先所栖息的树帽子上发出了弹指飞针，顾虑到万一敌人有诈，还有余党守伺树帽，也必然逃不过自己的飞针。

黑衣少女也存着同样的心思，只是对象却在落在地上的那个人，想到他可能是故意诈死，伺机诱敌，是以在腾身袭近的一刹那，抖手发出了一口薄如纸片的柳叶飞刀，白光一闪，正中对方身上，却是一如前状，依然没有一点反应，证明这个坠地之人果然是死了。

这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一杆火枪摔落身前丈许以外。黑夜里虽然看不甚清，可是天公作美，却有一线月光穿过密竹空隙，正正地投射在死者脸上，使得二人清楚地看见这人的一副死相。圆圆瞪着一双眼，一脸鲜血，就在他正中脑门上，清清楚楚现出两个小小血窟窿，红的血和白的脑浆，就由这两个小窟窿里汨汨直淌出来。

朱翠本能的一惊，抬头四顾。

黑衣少女点点头道：“有人救了我們，真是想不到的事！”

朱翠打量着这人脸上道：“你看他头上的伤是为暗器打中的么？”说时她由不住打了个哆嗦，她虽是习武多年，也曾出掌伤人，但是像这么近地去打量一个死人，尤其是这般的死态，却是前未曾有过。

黑衣少女微微眯起一双眼睛，不可否认，她的风尘经历确实是比朱翠丰富的多。

“不是暗器，”她肯定地判断道：“是被人用‘乾元指’点中所致死的！”

朱翠一惊道：“啊！”

能够仅凭一双肉指之力，一下子贯穿前额脑骨，该是何等不易？以此推想这个暗中对二女加以援手之人当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人物了。

黑衣少女一只手握住了死者小腿，翻过了这人身子，现出背后的一面，显然她也心存不忍，有“不忍卒视”的感觉。抬头打量着对方落下来的这棵巨竹，她身子霍地弹了起来，一掠数丈，单手轻挂，已把身子拉平了，极其轻巧地上了竹梢。略一顾盼，随即又落下来。

朱翠道：“可看见了什么？”

黑衣少女默默地摇了摇头。她个性极为要强自负，显然是由于暗中这个人的帮忙，扫了她的面子，她是一个轻易不愿受人好处的人。

“这人的轻功很好。”黑衣少女道：“能够在乱竹之间来去自如，逃过了我们的耳目，真有点不可思议！”

朱翠点点头道：“这个人好像不愿意被我们看见，他又是谁呢？”她脑子里想到了海无颜，只有他才会有这种神出鬼没的武功，只是他又何必故作神秘？显然是碍于眼前这个黑衣少女，才不愿现出行藏，她本要说出海无颜的名字，这么一想也就不再出声。

黑衣少女冷着声音道：“我就不信他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走，我们再往下面去！”言罢，她率先往前面走，朱翠与她还是保持着一段距离，往前面走。

### 十三

林子里虽是黑如泼墨，惟二女一来视力本佳，再加以在黑暗中已处久习惯，略可适应，再者间歇地有月光自枝极缝隙间射入，可作照面之用，是以彼此都能清楚辨别，不致迷失踪迹。

朱翠原以为不过是小小一片竹林，待到眼前这一深入之后，才感觉到这片林子端的占地极大，如非黑衣少女头前带路，若是自己一个人乱走，保不住会迷失了方向，说不定走入敌人阵营也是难说。

前行约有数十步，蓦地黑衣少女往左边闪了一闪，回身道：“小心！”

朱翠也已察出前面树梢似有动静，听她这么一招呼，二人迫不及待地忙自向地上一趴。

果然就在二女身子方自伏地的一霎，左侧前方树梢头上，火光乍然一闪，正是火枪待发的前奏。然而端的是事出蹊跷，竟然和前次是一般模样，二女身子扑地的一霎，只听得“扑通”一声，像前次一样，一条人影，忽悠悠直由竹梢上坠落下来，摔落地上后翻了个身子就不再动弹。

黑衣少女一声清叱，她虽是伏在地，然而由于她极高的轻功造诣，几乎可以在任何角度与情况之下窜身而起，眼前她身势一经窜起，箭矢也似地直向着一旁另一排高大的竹梢上穿去。

一条人影怒鹰似地由这排竹子上拔起身子，宽大的衣衫衬满了风力，发出了呼噜噜一阵疾风之声，斜侧着向另一面树梢上落去。

黑衣少女决计要认清对方的面目，见他想退开，自是不愿。嘴里高叫一声：“喂，你慢走一步！”娇躯第二次腾起，用“白云飞”的身法，乍然腾起，一连晃过了两排林子，直向对方落身之处袭了过来，身法之快，较之鹰隼绝不失色。

暗中人鼻子里哼了一声，身形倏地一个侧闪。呼噜噜！衣衫大响声中，他身子已经又滑出了四五丈之外，依然是落向修竹之巅。

朱翠冷眼旁观之下，一时也为之心动，加以来人落身的地方，正是自己能力所及，当下冷叱一声，自另一个角度，用“龙形乙式”的身法，倏地拔身而起，直向着来人落身之处逼近过来。

这人一来是轻估了二女实力，再者没有料到朱翠的忽然出现，两相逼迫之下，顿时现出了一些慌张，然而毕竟他自负有非常身手，虽处于恶劣环境之中，犹能自顾。

眼前之势，朱翠当前，黑衣少女殿后，俱是一般快速。

暗中被迫现身的这个人，当此情势之下，自以攻破朱翠之来势为首要。只听他鼻子里哼了一声，一只手掌霍地向前平封而出，同时间一只肥大的衣袖倏地无风自起，挟着巨大的一股子力道，向着身后黑衣少女脸上拂来。

说起来二女对于这个人，只是心存感激，却无敌意，之所以苦苦逼迫，无非是意图一窥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实在说绝无向对方出手之意，想不到对方情急之下，却反倒向她们二人施出杀手来了。

这样一来，二女吃惊之下，不闪躲便为不智了。

朱翠于恍惚中，方自一个快闪，对方已挟其疾快走势，呼然声中跃出数丈。

黑衣少女其实与朱翠一样心理，再怎么对方是有恩与自己，自无乍然见面之下，就向对方施展杀手的道理，而偏偏对方在情急之下，竟然向自己出手，那呼然有声的一只大袖，看似无奇，其实却夹附有万钧之力，正是所谓的“流云飞袖”之功，不要说他袖子真的扫中不得了，就是为袖角带上一些也不是好玩的。以黑衣少女之杰出造诣，当此一霎，亦不禁吓得一惊，度眼前情形便毫无犹豫地往后便倒。

黑衣少女轻功确是惊人，竟然胆敢在细如小指的竹梢上，施展出“老猿坠枝”身法。随着她猝然倒下的身子，只听得竹梢哗啦一阵大响，粗细仅如小指的一根竹梢，蓦地向下一弯，其势宛若钓到一尾大鱼般的颤动不已。黑衣少女一只脚倒向着竹梢，整个身子是头下脚上之势，然而这只是一刹那事，随着她向下一沉的身子，猝然间又自弹了起来，无巧不巧，正好迎着朱翠的来势。

二女甫一交合，立即飘身下落。黑暗中，再想追逐前人，已是不及。

暗中现身的这个人，好快的身法，不过是闪了一闪，已进入密林之间，二女所看到的仅是他身后的一片衣角，似乎还有一撮散发。

朱翠还待追上去，黑衣少女拦住她道：“算了，来不及了！”

朱翠喃喃道：“好快的身子！”

黑衣少女似乎有点怔忡，轻轻地拢着一双秀眉在思索什么。过了一会，她转向朱翠道：“你可看清了他么？”

朱翠摇摇头：“没有，不过，我却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年岁很大的人。”

“怎见得？”

“因为我看见了他的头发，已经是有些灰白颜色。”朱翠一面想一面说：“而且留得很长！”

黑衣少女点点头道：“这就对了。”

朱翠道：“什么对了？”

黑衣少女道：“你说的我倒是没看见，可是我看见的你一定也没看见！”

朱翠道：“你看见了什么？”

黑衣少女顿了一顿的道：“这个人只有一只手。”

“啊！”朱翠吃了一惊：“真的？”

黑衣少女道：“虽然这样，他的那只断手却能够施展流云飞袖的功力，可见得这个人是具有非常身手了！”

“啊！”朱翠由不住又发出了一声惊叹，声音的显示，好像是悟出了什么似的。

黑衣少女道：“我还看见一样东西！”

朱翠道：“什么？”

“一把短刀！”黑衣少女冷冷地道：“一把黑鞘奇异的短刀，紧紧地缚在他的后肩上。”

朱翠点点头说：“这就对了，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黑衣少女看着她道：“真的？”

朱翠冷冷地道：“他就是不乐岛上三位岛主之一的宫一刀！”

黑衣少女缓缓点了一下头道：“你猜对了，他就是宫一刀，除了他以外，谁又会有这么超人的功力！”忽然她的脸色显出了一些忿意。

朱翠在得到自己猜测正确的证实之后，心情也不禁现出了一些激动，盖因为母亲弟弟等家人现在兀自困身不乐岛，下落不明，此时此刻，这个宫一刀的乍然出现，其来意可真有点费解了。

黑衣少女看向朱翠道：“这个人的出现匪夷所思，你要特别小心他！”

朱翠道：“我只是不大了解，他为什么要对我们加以援手？其实大可不必！”

黑衣少女冷笑道：“对于不乐岛上的三个老怪物，你不能以常情来衡量判断，如果你真地认为他这么做是对我们讨好，那可就错了！”

朱翠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实在她也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

黑衣少女这时已纵身向地上尸身走近，她用脚尖把尸体挑得翻过了身子，和先前一样，这人前额正中留有兩個血窟窿，一旁地上留有一把白木头把柄的火枪。

朱翠走过去操在了手上，又转回这人身上解下了弹药包，自己系好身上。

黑衣少女道：“好极了，你会打这种枪么？”

朱翠点点头道：“我家里过去有几杆这种枪，也曾经看他们放过，很容易！”

黑衣少女道：“你怎么早不说，既然这样我们也有了枪，就更不必怕他们了！”

朱翠端着枪四下里仔细地观察着，风过竹梢，一片沙沙声，她心里盘算着对方那个宫一刀，如果再看见他，说不得赏他一枪，就算他身手再快也快不过火药散发的枪子儿。

二女摸黑，继续前行。经过宫一刀现身这么一闹之后，使她们又多了一层警惕，现在不但要防范曹羽一方人，还得更提防宫一刀，行动更感碍难多多。

前行约有五六丈左右，忽地一只大鸟拍翅而起，以二女之行，动轻灵谨慎，可不致惊起飞鸟，一叶知秋，这只飞鸟立时为二人带来了意外的警惕。果然，鸟飞之后，树梢上立时有人影晃动。

黑衣少女刚要向朱翠示意，后者已迫不及待地亮着了火枪，轰然大响声中，只打得一片枝叶横飞，大片烟雾之中，一条人影直由高高的树梢上忽然坠落下来。

二女急趋前视，亮起了火种，只见死者咬牙瞪目，全身上下被散枪子儿打得如同蜂窝般的密集，一杆白木火枪兀自紧抱身上。

黑衣少女一声不吭地由对方手上接过了火枪，四下打量着道：“想不到曹羽这老贼，居然在这里埋伏了这么多人。”话声未落，即听得一阵沙沙轻微脚步声传过来。

黑衣少女赶忙吞住话声，那脚步声似乎在前进了几步之后，猝然又停住不前。

二女对看了一眼，情知事有蹊跷，彼此打了一个手势，双双向两侧方闪开，隐于暗处。

短暂的一阵子沉寂之后，先时听见的那阵脚步声又自传出。渐渐地脚步临近眼前，似乎人数不只一人。

紧接着有人打打火石取火的声音，一团火亮起，照着了一张圆脸，现出

一个头顶战盔的武职军官的身影，他身边另有一个手端火枪的高瘦汉子，也是一身武装。在他二人现身之后不久，四周陆陆续续有了响动，接着现出了六个手持火枪，头扎黑布的枪手，六名枪手现身之后，各自打了个招呼，随即向着那武职军官身边偎过来。

他们很快的就发现到了地上的那具尸首，立时起了一阵子骚动。

圆脸的军官嘴里大声骂着：“妈那巴子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对方也有枪吗？”

瘦子军官冷笑道：“总爷你还不明白，他是用咱们的枪来对付咱们自己！”

圆脸军官立时一愣，算是想通了，嘴里啊了一声，一只手摸着生满了胡碴子的下巴：“妈巴子的，这个差事可不好干，没多大一会的工夫，我们已损失了好几个人，这怎么得了？我看，刘哨官，咱们回去！”

被称为刘哨官的那个瘦子军官，苦着脸道：“不行呀，总爷，回去交不了差呀，那个姓曹的有多厉害，总爷你不是不知道，连我们大人都不敢不听他的。我们要是退回去，那还得了？”

圆脸军官嘴里一连串的骂着脏话，又骂手下人是一群饭桶，居然连一个女人都拿不住。

他这里一顿乱嚷，旁边的二女自然听得十分清楚，照目前情形，朱翠只需要向现场各人发出火枪，如果黑衣少女也相互夹应，便能立刻将眼前一干残敌为之歼灭，只是朱翠却心怀恻隐，总觉得对方这些人，不过是听从上方指挥，一切行动由不了自己，如果俱予杀害，未免过于残忍了。其实这也不单是她个人的想法，对方那个黑衣少女，似乎也与她一般存着同样的心思。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那个圆脸军官话声方住，正待重新分派手下任务的当儿，黑衣少女陡地自空而降，一下子落在胖瘦二军官面前。瘦子军官大吃一惊，急切间来不及点火枪，即以手上火枪枪柄蓦地向着黑衣少女身上就砸。黑衣少女眼睛里怎会有他这一号？玉手倏伸，只一下已把对方火枪抢到手上，瘦军官大叫一声，扑上来抢枪，禁不住黑衣少女纤指翻处，只一下已点中了他身上穴道，顿时就直立不动。

另一旁的那个圆脸军官见状吓得转身就跑，可是才跑了几步，即为猝然现身的朱翠拦住了去路。圆脸军官顿时一愣，还没来得及想出对应之策，即为朱翠凌厉的隔空点穴手法定在了当场。

现场一阵大乱。六名枪兵眼见自己长官在一照面当儿俱都受制在二女手下，无不大惊，手上虽然有枪却碍于有自己人也不敢妄发。正自不知如何是好，二女却已如同神兵天降般地现身眼前，不旋踵间，俱都被发自二女的点穴妙手，纷纷点中穴道，定在了当场。

二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乍然现身之始，已把对方一千人纷纷制服。

黑衣少女转瞬间，又来到了胖瘦二军官眼前，伸手解开了那胖子圆脸军官的穴道，后者打了个趔，由地上站起来，一时哇哇有声地呕吐不已。

黑衣少女冷着声音道：“说，这林子里，还有什么别的埋伏没有？”

圆脸军官一阵子呛咳呕吐，鼻涕眼泪连连滴下不已，一面喘道：“原来你们有两个人，你们就算出了这个树林也逃不掉的，曹大人在外头等着你们呢！嘿嘿！”

黑衣少女冷笑道：“够了！”手腕乍翻，运施妙手，一缕尖风袭向对方身上，那胖子圆脸军官顿时打了个哆嗦就又不动了。

朱翠走过来，把地上尚在燃烧的灯笼踏熄，现场顿时变为一片漆黑。

这些人虽都被点了穴道，但二女下手时，俱都存了厚道，所点穴道，并非致命的重穴，只不过禁其行动而已，用不了两个时辰，穴脉自解，各人再少事休息之后，即可行动自如。

方才那圆脸军官虽然没有直接回答黑衣少女的问题，但是言下却几乎等于明说出竹林之内别无埋伏，二女乃得宽心略释，依然循着既定之路，一径前行下去。

果然这一路行下去，不再见对方火枪出现。这片竹林子在一度密集之后，也逐渐稀疏，由是月光射入，越显清晰。

朱翠打量着眼前，透过当空婆娑的竹影，已可见耸在正面的巍峨高山，忖思着不久将可出林。心情这一松弛下来，才觉出略微有些疲惫。

前行的黑衣少女也自停下来。

朱翠把手里的火枪扔下，这一路行走，任你十分的小心，也难免衣衫狼藉，况乎她身上还带着一些伤，坐下来重新包扎一下。

黑衣少女走过来察看了一下道：“你觉得好些了没有？”

朱翠点点头感激地道：“谢谢你，血已经止住了。”

黑衣少女也把手上的火枪抛向一旁，朱翠恍然发觉到她敢情已脱下了头上垂有黑纱的宽沿缎帽，现出了本来面目，两根大辫子盘在后面，越加地显得俊俏，先时那顶宽沿大帽背在背上，看起来十分飒爽，她像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经过长时的疾行，并不显丝毫疲态，一双精锐的眸子不时地在附近搜索着，仍然保持着十分的戒备，毫不松懈的样子。看着朱翠的狼狈，她忽然一笑道：“你虽然武功精湛，到底不脱公主的娇嫩，看看你的头发吧！”

朱翠伸手摸了摸头上，才觉得前面的一个发夹脱了，一络散发搭到了面额，当下摇头苦笑道：“不瞒你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黑衣少女姗姗来到她面前，递过了一柄小小牙梳。

朱翠接过来惊讶地道：“你敢情什么都有啊！”

黑衣少女苦笑道：“我们是苦命的野丫头，哪能跟你比呢，平常什么都

得自己照顾。”苦笑了一下，她打量着朱翠头上说：“不对，不对，不是这么梳法，来，我给你梳。”说完，由朱翠手上接过梳子来，梳了几下，把梳子咬在嘴里，一面端详着朱翠，由不住轻轻叹息了一声。

朱翠翻起眼皮道：“你怎么啦？”

“你真漂亮！”黑衣少女喃喃道：“早先我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这会子看看你，觉得就被你给比了过去。唉！”一面说，她偏过脸来兀自打量着朱翠的侧面。

朱翠被她恭维得怪不好意思，抿嘴一笑说：“我们两个可真的相见恨晚，我看你漂亮，你又看我漂亮……这么吧，干脆我们就结为一双好姐妹吧！”

黑衣少女一霎间粉脸上起了采兴，点点头道：“好！”

朱翠高兴地道：“好，那我就叫你姐姐啦！只是，我却连你的姓名还不知道。”

黑衣少女吟哦了一下，目光里闪烁着一丝碍难。

“其实告诉你也没什么关系……我……我姓……”

眼看着那个姓已吐了出来，却又临时吞了进去。她窘笑了一下：“这倒不急，早晚你会知道的！”

朱翠道：“既然这样，你又何必不现在告诉我呢？要我心里纳闷着。”

黑衣少女慢吞吞他说道：“我现在不告诉你是有原因的，而且我绝无恶意。”

朱翠呆了一下，打量着她道：“你真是一个怪人！”

“是么？”黑衣少女脸上显出一片凄凉：“也许我真的是，可是过去我也和你一样，唉！一个人在经受过世事感情频频打击之后，是会有些改变的。”

朱翠喃喃道：“你是说，你曾经遭受过……”

黑衣少女摇摇头，娇笑道：“我什么也没有说！”

朱翠一笑道：“你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好吧，我也不强人所难，你不愿说的，我不问就是了。只是我们现在还结不结拜了？”

黑衣少女笑道：“等以后你对我了解清楚了再说吧，要不然也许你会后悔的！”

朱翠怔了一下道：“哦！后悔？为什么？”

黑衣少女笑笑没有说话，继续为她梳头。头梳好了，她端详了一下赞道：“真好看，有这么美的一头秀发，你应该感到骄傲，可惜现在没有一面镜子，不然你自己也可以看看。”

朱翠听她这么一说，心情顿时为之开朗，真恨不能立刻取一面镜子来，看看她为自己梳的头是个什么模样。这一刹那，她竟然忘了眼前的疲累处境，变得往日一样的天真。

天空已有了蒙蒙的一些曙意，林子里不时传来一些鸟的啁啾，敢情天已

经快亮了。

黑衣少女黑白分明的一双眸子瞅着她道：“你以前常常夜里不睡觉么？”

朱翠摇摇头，才忽然惊觉道：“啊，天都快亮了！”

黑衣少女站起来道：“闭着眼歇一会吧，曹羽不会就这么甘心的，说不定天亮以后还有一番厮杀，现在养养精神也好。”说时她便把背在背后的帽子戴好，放下了面纱，一个人走向一排参天巨竹坐下来倚好身子。

朱翠看着她道：“你为什么喜欢一直戴着面纱？”

黑衣少女似乎已经闭上眸子，聆听之下，缓缓地睁开来道：“一个在江湖上行走的女人，所会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不是你现在所能想到的，尤其不幸的是你拥有一张美丽的脸。

休息一会吧！时间不多了！”说了这句话，她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

朱翠把身子缩了缩，觉得有一丝凌晨的寒意，打了个呵欠，把头倚向身后的竹干，脑子里是杂乱的一团，起先还想东想西，不久便朦胧入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眼前是一片光亮，耳朵里更像是有人开了八音盒子一样的热闹，所听见的是各种不同类的鸟鸣之声，真是热闹极了。朱翠恍惚中吃了一惊，赶忙睁开眼睛，敢情天已经大亮，一只翠毛鹦鹉就落在她脸前一根横出的竹枝上，偏着头在瞅着她。朱翠的忽然醒转，使得这只鹦鹉乍惊之下，一声长叫，振翅而起，翠绿色的羽毛，映着穿梭林中的阳光，十分惹目，眼看它一径翩跹入林，身后传过来一串尖锐的鸣声，却是惊人至之。

朱翠的一丝最后睡意，也完全消失尽了。她由地上站起来，发觉到黑衣少女已经不在眼前，心里一怔，暗责自己竟是睡得这么沉这么死。脚踏着地上的落叶，缓缓向前走了几步，透过前道稀疏的林干，意外地发现到耸峙的一陌高山，敢情昨夜一阵死赶，已到了竹林尽头，只消再前进数十丈即可攀登前路山岭。

朱翠心里正忖思着是不是应该在此等候黑衣少女的转回，只觉得面前树梢一阵晃动，一条人影翩然落向眼前，现出了来人俏丽的身影，正是黑衣少女失而复现。

黑衣少女脸上现着一抹微笑，她已把自己清洗得明洁动人，手里提着一串生地瓜，却已是都削了皮，洗得白白净净，看过去清脆可口。“你大概睡够了吧！来，吃点东西！”一面说，就手把手上的一串地瓜抛了过来。

朱翠伸手接住，笑问道：“在哪里摘的？”

黑衣少女白着她哼了一声道：“摘的？你以为地瓜是挂在树枝上的？”

朱翠想了想，道：“难道还是埋在土里？”

黑衣少女摇摇头道：“说你是千金小姐，你还不高兴，居然连地瓜生在

土里都不知道，真是！”

朱翠尴尬地笑了笑，却是无言以对。当下她吃了两个地瓜，只觉得清甜凉爽，可口已极，味道之美，竟是前所未尝，一时不禁赞不绝口。

黑衣少女道：“这只是你第一次吃罢了，如果天天给你吃，你就不会觉得这么好吃了。”

那边有一处山泉汇集的小溪，你要不要去洗脸？”

朱翠嘴里答应了一声，心里却不禁暗道一声惭愧，自己往日一向自负聪明伶俐，却想不到在对方面前竟然变成了一个幼稚的小孩子。

吃完了地瓜，朱翠就同着黑衣少女一块出了林子。在林子里躲久了，乍然给天光一照，真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面对着眼前高起的山陌，心情为之开朗了不少。此时，她耳朵里已听见了深深的流水声，黑衣少女轻车熟路，带着她转了几转，就看见了那道碧竹夹流的小溪，溪水浅到不及没足，却是异常的清冽。

朱翠真高兴得要跳了起来，她跑过去掬起一捧清泉，先喝了几口，才好好洗了个脸。

黑衣少女随身还带有小瓶的青盐，用盐轻轻擦洗牙齿，最能使贝齿明洁。朱翠经过擦洗的牙齿，看上去一粒粒都闪着光，珠圆玉润，更为动人。

太阳高高悬空，但时值晚秋，却无丝毫炎热，反而给人以暖烘烘的感觉。

朱翠在一块溪边大石上坐下来，忽然间有一种“浮生若梦”的感觉，仿佛一下子觉得自己置身一片空白，既无过去，更无未来，眼前美景更像是虚无飘渺到完全不可捉摸，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触。站立在她身边的黑衣少女，宛若“似曾相识”，更似若即若离，直到她定了定神，这番虚幻才自消失。正当她要把这种前所未曾有过的幻觉说出来给黑衣少女听听，一个人的影子却已映入她的眼里。

这人就直直地站立在小溪的那一头，一身说黑不黑，说灰又不灰的长长缎袍，长得几乎已盖住了他的脚面，脚面所显示出的鞋子，却是灰缎子所精制的“福”字履。在阳光的照映之下，这人全身灰得发亮。其实就连他的头发也是灰色的，风起时，他脑后的那络散发和身上的袍子一并飘起来，真有点画上的仙人的模样。

朱翠起先还以为是看花了眼，等到定神再看时，对方那个人赫然已到了眼前。

屹立在溪流中一块凸出的石块上，乍然看上去就好像是站在水面上一样。

朱翠一惊之下，才忽然感觉到并非幻觉，本能地在石头上用力一按，蹿然把身子拔了起来，落向寻丈以外。

再定神时，敢情不知何时，黑衣少女已经与对方在对峙了。

双方都置身子溪流之中，各自站在一块凸出水面的石块上，彼此只是聚精会神地打量着对方，却是没有说一句话，朱翠一惊之下，自难置身事外，身躯再转，翩若惊鸿地已落在了对方灰衣人侧面。

三个人所立的姿态，就像是一个“品”字字形。

这才使朱翠更清晰地看见了对方，以她的判断，对方大概是六十左右的年岁，长长的一张脸，五官尚算清秀，下颌上留有五六寸长短的一截灰白胡子。比较特殊的是他只有一只手，那不见了的另一只手，已无踪迹可寻，倒是空下来的那一截袖子，被风吹得劈啪乱响，猎猎起舞。

灰色的一截刀衣，紧紧扎在长圆形、雕有兽头的长长刀柄上。刀在背上。

透过薄薄的一袭面纱，黑衣少女的一双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地盯着对方，既已知道对方是强中强的高手，就不能有丝毫松懈，任何一点小的疏忽，都可能为对方带来可趁之机，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黑衣少女与朱翠都显然明白这一点。

灰衣人自然也明白这一点。是以在现身之始，就显现出格外的谨慎。

她们已可断言，这个人就是昨天竹林子里对自己二人曾加以援手的那个神秘人物。其实说神秘已未必尽然，因为她们已猜出来他是谁了，不乐岛上的三位岛主之一的宫一刀。

灰衣人眸子像是一开始就兼顾到了她们两个人：“久仰了！”口音中含蓄着浓重的晋北乡音：“二位姑娘！”

朱翠点了点头，道：“我们也久仰了，你大概就是不乐岛岛主之一，鼎鼎大名的宫岛主吧！”

“姑娘好眼力！”宫一刀徐徐地点了一下头道：“不错，我就是宫一刀，这位姑娘想必就是鄱阳的无忧公主了？失敬，失敬！”

朱翠冷冷地道：“用不着失敬，今天我已是落难之身，宫岛主你这一趟是不是要抓我回去？还是想用我母亲弟弟跟曹羽谈一笔生意？”

宫一刀面色立时像罩了一层雾一样阴森，他道：“不乐岛岂能干这些肮脏事，姑娘你显然还不了解本帮的作为。”

朱翠冷笑道：“我是不大了解贵帮的作为，不过我母亲和弟弟现在贵帮手中，宫岛主你老人家又岂能否认？”

“哼！我又何必否认，令堂与令弟以及贵府各人现在不乐岛纳福，平安无事，姑娘你大可放心！”

朱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着实放心了不少，神色立时大为缓和，可是她当然还有不尽了然之处。“宫岛主这么一说，我倒是放心了，只是，”她吟哦着道：“请教贵帮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

“哼，这件事说来话长……”微微顿了一下，他喃喃道：“姑娘你如果一定要问，那么我不妨告诉你，不乐帮这么做，是公私兼及，这话以后再谈，

眼前宫某人此来，是专程向姑娘命驾，请你到不乐帮与令堂等团聚。”

朱翠冷冷一笑道：“宫岛主太客气了，我们素无来往不便打搅，还请念在大义，将我母弟平安送回，不胜感恩之至！”

宫一刀那张长脸顿时浮现一片不悦，鼻子里冷冷一哼道：“这么做对姑娘大为有利，莫非姑娘你还看不出来么？”

朱翠摇摇头道：“多谢宫岛主的好意，我们不便打搅！”

宫一刀嘿嘿冷笑了两声道：“这件事敝帮一旦作了决定，却非姑娘一人之力所能改变得了。”

朱翠冷冷地道：“宫岛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宫一刀尚未来得及说话，一旁的黑衣少女却冷笑道：“你也太糊涂了，人家宫岛主说的再清楚也不过了，意思是你若不愿意自动去不乐岛，人家可就要强迫你去了！”

朱翠蛾眉一挑，转向宫一刀道：“宫岛主是这个意思么？”

宫一刀那只独手缓缓抬起来，掠着下巴上的一络山羊胡于道：“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朱翠冷笑道：“那你姓宫的却要拿出点本领来让我见识见识！”

“对了！”一旁的黑衣少女帮腔道：“光说狠话没有用，宫岛主你就掣刀吧！”

宫一刀锋芒毕露的一双眸子在黑衣少女身上转了转，微微点了点头道：“失敬了，这位姑娘你又是谁人？”

朱翠冷笑道：“她是我一位路见不平的朋友！”

宫一刀冷森森道：“姑娘贵姓？”

黑衣少女道：“既然难免一战，又何必多费唇舌，宫岛主，我不妨坦白告诉你，既然有我在场，就不容你对无忧公主有所侵犯，我久知你刀上功夫不凡，今天就让我开开眼界吧！”一面说，她足下轻弹，已跃前三尺，仅仅以右面足尖轻轻点在一块凸出的溪石上，这一跃一点却使得她身子稳若泰山，大股气机无形之力，立时向面前敌人充斥开来。

宫一刀身上长袍立时为这股无名气机惊动得向后飘起，可是紧接着这袭被鼓荡而起的袍角，缓缓地又收落了下來。

“姑娘好功夫！”即使以宫一刀之尊傲，在诉说着这句话时，亦不禁面上神态沉重，深邃的眼神里显示着无比的震惊。

朱翠原有向宫一刀出手之意，却想不到竟然被黑衣少女抢了先，心里既感又愧。她固然心知黑衣少女功夫了得，却更闻宫一刀之不可一世，二强相争，必有一伤，若然是伤在宫一刀一方，自然无话可说，若是伤在黑衣少女这方，却是朱翠大感痛心之事，然而眼前情形发展，却使她阻止不及，情势之发展，显然一触即发，原先三人“品”字的立势，由于黑衣少女的跃前，

已变为两者对立之势，无形中已将朱翠摒之战圈之外。

朱翠情知黑衣少女之自负要强，如果勉强介入，必将会遭致其不快，只得向后退开数尺，保持着一分警觉，以备必要时随时出手营救。她身子方自退开，宫一刀已起身如鹤，翩然落向溪畔沙洲，而此同时，黑衣少女的身子也与他一般巧快地落向沙洲，双方依然是对立之势。

宫一刀立时惊讶道：“‘观涛阁’的身法久已不现江湖，怪不得姑娘有此身手！”

黑衣少女微微一愣，才知一时大意现出了本门身法，对方宫一刀不愧是一派之宗，居然被他一眼看出，这么看来自己再想隐藏姓名已是不可能了。

果然宫一刀紧接着一声长笑，目光里显示着无比精锐，笑声一顿，缓缓说道：“姑娘不必再藏拙不露，宫某已知道姑娘你是谁！”

黑衣少女脸色一凝道：“这样更好，多年来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现在我自己送上，总算了却你一番心事了！”

宫一刀道一声“好说”，那只断了臂的袖子，霍地向着肩后自行飞起搭落，同时另一只手已紧紧握住了颈后短刀的刀柄：“如果我没猜错，姑娘当然也是用刀的了？”

黑衣少女冷笑道：“你猜对了！”话声甫落，纤手便向腰际一探，一蓬霞光闪处，她手中已多了一口薄刃如纸，宽仅三寸许的软刀。这口刀通体雪亮，宛若玉质，一出手即发出了唏哩哩一阵脆响声，映着日光更激出了点点星光，在一阵疾闪灿颤之后，却似盘树之蛇，唰啦啦紧紧盘在了黑衣少女右腕之上。

宫一刀其实也与她一般的快。

黑衣少女软刀乍出的一霎，宫一刀的短刀也同时脱鞘拔出，一出即收，却是贴心而立，略呈直角的畸形刀尖，直直地指向对方。

双方一经出刀，立刻显示出甚大的不同之处。

宫一刀不愧是刀中圣手，这口刀一经拔出，瞬息之间已与他气神合为一体，那口刀已不像是身外之物，而像是与他的心灵早已联成一气，这种感觉黑衣少女与朱翠都能感觉出来。

朱翠在宫一刀方自道出黑衣少女出身观涛阁时，心中已不禁暗吃一惊，这时再见她拔出的软刀，心中顿时明白，由不住大大吃了一惊，这才知道这位黑纱拂面，与自己同行一路，多承援手救助自己的姑娘，原来正是江湖上盛传的“燕子飞”潘幼迪。看到了她，立刻不由自主地使朱翠联想到了海无颜，于是有关他二人的种种传说，一股脑儿地在朱翠脑子里升起，这阵突如其来的思潮，几乎使她为之松懈了眼前剑拔弩张的战志。

“潘幼迪，她就是那个痴情的潘幼迪。啊！这难道是真的？”朱翠的怀疑，在宫一刀的谈话里立刻为之排除。

“潘姑娘！”宫一刀喃喃地道：“久仰姑娘手上这口玉翎宝刀能封八面之

威，宫某这里候教了。”

“燕子飞”潘幼迪右手缓缓递出，在她缓缓出臂的同时，缠绕在她右手腕上的那口玉翎软刀，却一圈圈地自她腕间自行解开，徐徐展开，其势如灵蛇展趋。

这番动作看在宫一刀眼里，立刻就体会出对方刀上的极深造诣，正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长长的一口玉翎软刀，终于在她手里完全舒展开来，刀身笔也似直，直直地指向宫一刀面门。

潘幼迪长刀在手，身子向左面踏出一步。

宫一刀却向前快速踏上一步。

潘幼迪又向左踏出一步。

宫一刀也再进一步。

朱翠对于刀的施展，虽然称不上专家，但是他们彼此进退的步法，却是她所能理解的，宫、潘的这种步法，正所谓刚柔并济。在朱翠的认识下，潘幼迪的向左面闪开，乃是施展的以退为进的回身之法，而宫一刀的步步前逼，显然是至刚的直进刀法。

阴森森的刀气，立刻由现场扩散了开来，使得旁观的朱翠也能立刻感觉出那阵凌然的杀机。

她曾经由海无颜嘴里悉知对方二人乃是当今刀法中最为杰出的两个人，也曾听说过宫一刀扬言江湖，指名要与潘幼迪一决胜负的故事，现在似乎宫一刀已经达到了他的愿望。这些回忆的片段，瞬息间在朱翠的脑子里掠过，伫立在现场的两个人却已展开了凌厉的厮杀。

一片刀光由宫一刀的短刀上发出，朱翠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宫一刀的这一刀竟然是四平八稳地直直地由正中直劈下来，速度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快，反倒是十分的慢。

然而，这一刀却是极其猛厉的一刀。冷森森的刀光，鱼鳞片状般一片片自刀身上旋转出来，这一刀似乎也只有当事者的潘幼迪才能体会出它的威力，她也就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潘幼迪由是挥刀而出，竟与宫一刀的刀势极其仿佛，这一刀也是慢得出奇，千百点零碎刀光有如星海泛滥在云层空际，点点发光，正与宫一刀所发出的鱼鳞片状刀光异曲同工。

总之这一长一短，一刚一柔两口刀在空中接触到了一块，铮锵一声脆响，声音之清脆悠扬，刺得人耳鼓生痛。

在震碎了的一片刀光里，宫一刀矮身右旋，潘幼迪却随着斜出的刀势电掣般地转出。

双方的势子看起来都是一般的快。宫一刀向右，潘幼迪往左。忽然间双

方迎了个照面。

宫一刀的短刀随着他快速踏前的脚步，嗖嗖嗖！一连旋出了四片光华，分向潘幼迪咽喉、两肩、小腹四处地方同时攻到。

冷森森的刀气，渗合着刀上的劲风，溅飞起地面上的大片沙粒、落叶。

这一切显示得异样模糊。

似乎潘幼迪的身势在作不定点的快速移动，“铮！铮！铮！铮！”四声脆响，软韧锋利的刀尖，分别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封开了来犯的短刀，紧接着潘幼迪展开了凌厉的还击。玉翎软刀划出了一道长虹，有似玉带秋水，配合着潘幼迪进身的架式，身刀看来已似结为一体。

阳光、飞沙、黄叶、刀光、人身……这一切一旦结为一体，该是如何奇幻的一刻？

宫一刀发出了一声凌厉的嘶啸。蓦地，他单膝跪地，左手箕开，以虎口部位托住了自己短刀的刀锋，“苏秦现剑”，短刀平托而出，当啷啷，接住了潘幼迪的一刀。

两个人功力汇集的迎合，再一次激起了地面落叶黄沙，“颤”然作响声中，宫一刀霍地跃身而起，他依然保持着单膝下弯的姿态，短刀抡直了，一招“力劈华山”直循着潘幼迪顶门上直劈了下来。

“叭”的一声，潘幼迪一只纤纤素手，由侧面击中在短刀的刀身上，这一手大出旁观者朱翠意外，她眼见现场男女老少二人所展的刀功竟是如此难以想象的奇特凌厉，端的是生平仅见，内心真不禁大为倾慕。

说时迟，那时快，宫一刀出乎常情之外地被潘幼迪的手掌击开，宫一刀将错就错，施展他迥异的身法，当时连人带刀一并向斜刺里滚落下去。

潘幼迪却把身子掠了个高儿，配合着那口扯直了的玉翎宝刀，整个身子化为一道白光，在落叶飞沙影里，紧维着宫一刀的落势狂卷了上去。

宫一刀身子甫一沾地，潘幼迪连人带刀又自攻到。

这位不乐岛主像是已为对方激起了无名之火，嘴里再发出了喝叱。

场子里猛地扬起了一股风力。似乎这一刹那，刀光特别耀眼夺目。旁观的朱翠忽然感觉到那是一种少见的杀招。在一片嗖嗖挥刀声里，宫一刀、潘幼迪都似乎挥了若干刀。

宫一刀形状如虎、如狼。

潘幼迪其冷如冰，不知何时那两根盘结在脑后的大辫子也甩开了，飞起的两条辫影，像是飞舞在空中的两条蛇，辫梢会合处，正是刀锋落处。

两条人影恍惚中交错过。

宫一刀拔了个高儿，身子不大利落地飘出去，落在了溪水间一块巨石上。

潘幼迪却是向左方侧步跨出，她的脸异样的白，那双大眼睛所显示的目神，较前更为冷峻，给人不可逼视的感觉。

朱翠心里的激动已到了顶点，凭她的观察，他们双方似已分了强弱胜负。

只是两个敌对的人，所显现的竟仍是那么强悍，这就令她十分纳闷了。

终于，宫一刀发出了一声浩叹：“我总算见识了名闻天下‘观涛阁’的不世刀法，果然名不虚传，我们后会有期，再见。”

眸子一转，看向一旁伫立的朱翠，颌首道：“令堂及令弟等在不乐帮一切平安，他们很希望能和你团聚，去与不去姑娘你自己拿主意吧。”说完双手抱刀，上肩轻轻晃动，“唰”一声已掠身而出，待到他身躯已几乎坠地，第二次双手平张，硬硬地把身子拔起来，随即一路倏起倏落，直向着竹林内逸去，转瞬间已失去了他的踪影。

朱翠目送着他离开之后，再回过头来打量着潘幼迪，发觉到她的脸色异常的白皙。朱翠关心地问：“你怎么了，难道你受伤了？”

潘幼迪紧紧咬了一下牙齿：“还……好……”

朱翠立时趋前，吃惊地看着她道：“你真的受伤了？”

潘幼迪微微颤抖了一下，冷笑道：“我也并没有放过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伤势应该比我的重得多，你可发现了？”

朱翠疑惑地道：“你是说宫一刀也受伤了？”

潘幼迪黯然地点了一下头：“我已伤了他的左腹，你不要看他眼前表现自然，一旦他松弛下来就难以当受，所以他必须要赶快离开，以免在你我面前现丑。”

朱翠听她这么说，再想到方才宫一刀之种种，果然有几分类似。

潘幼迪似乎正在运行一种内功，朱翠注意到她，始终不曾离开眼前那块方寸之地。

“我们与不乐帮的梁子已经结上了。”潘幼迪冷冷地道：“下一步是应该怎么设法登上不乐岛，救回你的家人。”

朱翠苦笑了一下道：“这是以后的事了，倒是现在我实在担心你身上的伤，你看该怎么办？”

潘幼迪身子微微晃动了一下，缓缓坐下来：“我知道，让我静一下！”她那双眸子缓缓在她面上搜索着，心里仍然记挂着宫一刀：“如果他被我伤中了腹部，现场应该留有痕迹，请你为我找找看。”

朱翠点头道：“好！”她身子循着方才宫一刀所曾站立处，一连察看了几个地方，最后终于在溪水中那块凸立的石块上发现到了几滴血渍。“在这里，血！”朱翠脸上闪烁着兴奋：“他真的受伤了。”

潘幼迪长长地吁了口气，像是心里终于得到了安慰。

朱翠回身来到她面前道：“他的伤很重么？”

潘幼迪道：“应该不轻，其实，那一刀我若再上挺一点，他就有性命之忧，我原来可以这么做的，只是想来这个人生平尚还没有大恶，也就对他留

了一些情面！”

朱翠皱了一下眉道：“只是你……你的伤……”

潘幼迪道：“宫一刀的刀气很盛，这是我所不及的，他原想用刀气伤我心脉，幸亏我发现得早，乃先封锁穴门，只是仍为他刀气攻进来了一些，现在气机不畅，只怕十天半月之内行动不便，总算不幸中之大幸了！”说到这里她苦笑了一下，接道：“这样一来，只怕我眼前帮不了你什么忙，却要你自己照顾自己了。”

朱翠原以为她伤势很重，听她这么一说，心里大为放心，含笑道：“你放心吧，来，我背着你，咱们这就走吧！”

潘幼迪摇摇头道：“情形还不至于糟到这个地步。”轻轻发出了一声呻吟，她站起来，收刀入鞘。原来那口玉翎软刀一直就藏在她腰间软带之中，刀身插入，宛如无物。

朱翠回过身来想去搀扶她，却又为她拒绝了，朱翠才感觉出这位姑娘敢情比自己更要强，更倔强。既然这样，朱翠就走在前头，潘幼迪跟在后面。

二人穿过了面前稀疏的一片树林，已经开始登上了山坡地。空气格外的清新，阳光更给人温暖的感觉，仰看长空更不见一片浮云。山坡上生满了细细的柔软竹子，绿油油的十分可爱，这些竹子不像是先前林子里的那些巨竹那般高大，每一株看起来还不及一人高，细若小指，随着微风摇曳出一山的碧绿。

朱翠前行了几步站住脚，回过身来，潘幼迪随后跟到。

“你不必等我，只管往前面就是了，”潘幼迪喃喃地道：“这一段山路还长得很呢！”

朱翠道：“我知道，我是在想，曹羽那个老贼会不会在这里设下什么埋伏？”

潘幼迪点点头道：“很可能，不过他们已经尝到了厉害，应该不会再轻举妄动，只有一个可能……”

朱翠道：“你是说曹羽亲自出手？埋伏在这里？”

潘幼迪点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要不然这个脸他丢不起。”

朱翠道：“你以为我一个人能够应付得了么？”

潘幼迪略为迟疑了一下才道：“这很难说，如果他只是单独一个人，或许还有机会，要是结合大众，就比较麻烦。”

朱翠咬了一下牙齿恨声道：“他也未免欺人过甚了，我宁愿一死，也不会乘了他的心愿叫他活捉住！”

潘幼迪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如果我没有受伤，以我二人之力，不难突围而出，只是现在不敢预料，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朱翠冷笑一声道：“你放心，我们没有什么事情的，刚才你保护我，现

在该我来保护你了，走。”说完朱翠毫不迟疑地转身前进，潘幼迪笑了笑在后面跟着。

穿过了这片岭陌，前面是一片山洼子，一眼看过去，染目的都是黄色，到处都生满了黄色的野菊，阳光下泛染出一片金黄。朱翠挂念着身后的潘幼迪，回过身来道：“你觉得怎么样？好一点了没有？”

潘幼迪苦笑道：“哪会有这么快？你只管走就是了。”

二女眼光相对，彼此微微一笑。

朱翠轻轻一叹道：“不瞒你说，对你的大名我实在久仰得很，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了你。”

潘幼迪一笑道：“传说总是爱把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夸大许多，这几年我亲身经验也让我感觉到谣言的无聊与可怕，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宁愿在人前面消逝还好些，只是……”摇摇头，她眉间轻轻泛起一些凄愁。

面前有一棵倒下来的枯树，她缓缓走过去坐下，朱翠跟过去在另一端坐下来。

“我曾经想到要作一个远遁世外的隐士，可是这个听起来很容易达到的愿望，一旦作起来却是十分的不易，我在尝试过一段时间之后，竟然失败了。”潘幼迪看了朱翠一眼，接下去道：“你猜我为什么会失败？”

朱翠怔了一下，有些尴尬地摇摇头道：“不知道，也许你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事情。”

说了这句话，她立刻觉得有些后悔，后悔这句话说得有些过于露骨。

潘幼迪看了她一眼，并不以为有件地微笑了一下：“你这句话说得也并非不对，而最重要的是我的年岁还太轻，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一个真谛，一个人的一生所作所为，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什么年岁该作些什么事情，更是天经地义擅越不得，退隐山林在我这个年岁便是行不通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再勉强我自己了。”

朱翠由她的话，敏感地联想到了海无颜，只觉得心里有些酸酸的感觉，她脸上礼貌地仍然保持着和蔼的微笑，心里却不禁有些紊乱。顿了一下，她含着微笑道：“这么说起来，外面对你的传说……传说你出家为尼是假的了？”

潘幼迪反问道：“你认为呢？”

“当然是假的了。”

“不！”潘幼迪道：“是真的。”摇摇头，脸上带着一抹凄凉的微笑，她喃喃地道：“我的确出过家，但是只在庙里住了三十六天，就又出来了。息翠庵的‘雷音师大’所以要迫我离开，是因为她认为我在武学上的成就超过了佛业，终必不会是佛门中人，她虽然力赞我的定力过人，但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收留我，我只有被迫离开了。”

朱翠喃喃道：“那么，外面传说你在金陵纵身燕子矶的事……”

潘幼迪微微摇了下头，冷冷地道：“我还不至于如此轻生，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死，但是却要看死得是不是有价值，最起码我现在还不想死。”

朱翠原本误会她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可是根据这段与她相处的时间对她的认识，发觉到她非但不软弱，而且十分坚强，就拿她与不乐帮那位帮主宫一刀比斗的一场来说，就明显地显示了她外圆内刚的个性。

宫一刀曾经不只一次对江湖夸口说他的刀法举世无匹，并且指着名字要与潘幼迪一分胜负，潘幼迪却一直地回避容忍，给人的印象是她真的怕了宫一刀，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潘幼迪方才与宫一刀的一战里，她不仅挫了宫一刀不可一世的锐气，更重要的却是适当地显示了她“不屈不挠”的坚毅，在在地使人感觉到这位姑娘绝非是任人欺凌、听凭别人摆布之辈。

朱翠心眼里闷着许多神秘，但是到底与对方认识不深，碍难出口，有几次话到唇边便又吞到了肚子里。

一阵风吹过来，隐约地传过来一阵马嘶声。二女都由不住微微一惊。

朱翠道：“不好，他们好像来了。”

潘幼迪道：“还不一定，听刚才马叫的声音，距离还远，我们再往前走一程看看。”

朱翠由于来时匆忙，没有带着兵刃，趁着刚才闲谈休息之便，临时拔了一根竹子，把枝叶去掉，成了一根结实的竹节杖，一旦与人动起手来，自然要比空着两只手强多了。

两个人践踏着地上的野菊前进，走了一程，山势渐高，山上到处都是发黑的石块，朱翠正要攀上去，潘幼迪忽然拉住她道：“慢着！”话声方落，只听见弦弩声响处，嗖嗖嗖，一连四支弩箭，平排着直向二女身上招呼过来。

朱翠心里一惊，倏地挥过手上长竹一下子即把四支矢箭全数击落在地，同时，她已看清了箭矢来处，手上长竹霍地在地上一弹，就着这一点一弹之力，整个身子蓦地拔空而起，其势如流星天坠，忽悠悠已落身在一堵山岗之上。

这地方正是箭矢来处，是以朱翠身子方一落下，猛可里即见一人快速跃出，手上一口细长的斩马长刀，不待分说，抡圆了照着朱翠身上就砍。

朱翠身子向外快速一闪，对方这一刀，“咔嚓”砍空，由于刀口砍在一堵青石之上，一时间石屑纷飞，火星乱冒，这汉子一刀落空，平白震得两膀生痛，右腿向外一滑，再待回身起刀，却已不及。

随着朱翠手上长竿抖处，“噗！”一声正中对方太阳穴上，血花飞溅里，这人发出了一声闷吼，顿时头下脚上，一头直向山下载了下去。

朱翠长竿收时，眼中早就看清了石后另有异动，随着她身形起落处，长

竿再抖，直取另一人正面前心。

这人手上施展的同样是一口斩马长刀，身法颇是快捷，迎着朱翠的来势，只见他就地一个快滚，不俟身子站定，掌中刀霍地向左后方挥出，“唰”一声，大蓬刀光，直向朱翠背上挥落下去。几乎与这人不差先后的当儿，另一人手持长刀，霍地由一堵大石之后闪身而出，正与朱翠取了个照面，二话不说，手上斩马长刀劈头盖脸一刀直向朱翠脸上砍落下来。这汉子赤红面膛，满脸虬髯，只见他双手拔刀，像是施出了全身的力道，一刀落下其势至猛，大有生死成败全然在此一刀。

朱翠手中竹竿施展的是“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巧势，竿势乍起，“当”一声，荡开了这人的刀锋，这汉子连人带刀猝失重心，霍地向前滑了出去，同时间朱翠手中竹竿的另一端不偏不倚地点中了背后向他袭击的那名汉子面门之上，和先前那汉子一样，带着一脸鲜血，这人惨叫一声，一头撞向面前青石，顿时作声不得。

这时那名虬髯汉子一刀落空之下，身子一连向前闪了几步，等到他待要反身抡刀之时，蓦地斜刺里飞起来了两枝竹签，其声啾然，响声未已，已双双射中这人眸子里。虬髯汉子怪叫一声，身形一个踉跄，一连向前跑了几步，却为朱翠手中竹竿就势点中前心，霍地仰身栽倒，当场就闭过了气去。

朱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上来就打倒了三人，兀自余勇可贾，就在她竿伤第二人时，眼睛已看见了一名慌张箭手，正自攀登着巨石，欲往另一座峰头上爬去，朱翠自是放他不过，嘴里清叱一声，蓦地腾身跃起，一连三四个起落，已扑向这名箭手身后，手中竹竿正待向这人背上点去，只听见那人惨叫一声，蓦地翻身，忽悠悠自空中倒栽了下来。

朱翠心里一怔，随即飘身而下，再看坠地的那名汉子，已是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在他的一双眼睛里，却深深扎进两枝竹签，和先前那名虬髯汉子一样，死于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暗器之下。

四名箭手原想暗箭伤人，却是没有想到，敌人没有伤者，自己四人却反倒赔上了性命。

潘幼迪这时也来到了面前，笑向朱翠道：“想不到你的本事这么大，我原想要助你一臂之力，却是没有机会。”

朱翠一笑道：“算了，你已经是够帮忙的了，这一手飞签伤人实在高明，可不可以教给我？”

潘幼迪道：“什么飞签伤人？”

朱翠一笑道：“何必装糊涂？呶，看看你自己的杰作。”一面说一面手指地上死者。

潘幼迪看了一眼，摇摇头道：“你弄错了，这不是我的杰作。”说时她上前一步，探手自死者眼睛里拔出一支竹签，看了一下，由签上血痕判断，显

然射入极深，陷入脑髓，再看那枚竹签，不过是取自竹枝的一根分桠，以这样轻微的东西，抖手间竟然能取人性命，暗中这个人的功力，真是可想而知了。

潘幼迪虽然自信，如果自己在身体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有此能力，可是以眼前自己情况，却是万万不及，心里想着不禁大生疑索。她随手丢下了手上有血迹的竹签，转身前进。

朱翠也不愿在有死人的地方多停，当下顺手由地上拾起了一口死者所留下的斩马长刀，试了试倒是十分称手，最起码比现在手上的这根竹竿要强多了。

她追上前行的潘幼迪道：“真的不是你？”

潘幼迪答道：“谁还骗你？当然不是我！”

“那又会是谁？奇怪，”朱翠疑惑道：“难道是宫一刀？”

潘幼迪冷笑一声道：“他现在自己养伤还来不及，哪还有心来管这个闲事，当然不是他。”

“那……难道是……”

朱翠心里想起了一个人，只是当着潘幼迪面前，却不便出口。

潘幼迪心有灵犀地道：“我知道你要说的那个人是谁，海无颜，是不是？”

朱翠被她说破不便不承认，红着脸笑笑道：“我只是这么猜罢了。”

潘幼迪点点头道：“你也许猜对了，据我所知，也只有他才有这种罕世的武功，我们走吧。”说完继续前行。

朱翠敏感地察觉到潘幼迪对海无颜是存在着某种介蒂的，也许海无颜所以不现身出来，正是与此有关，令人尴尬的是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夹在他们两者之间，再加上她本人对海无颜已然发生的微妙感情，使得未来将要发生的局面，越加的复杂难以收拾。

## 十四

朱翠、潘幼迪二人默默前进，谁也不多说一句话，各人肚子里都有满腹心事。

前面小路的蜿蜒，似乎又有了另一番转变，耳中却清晰地听见了一片淙淙流水之声。

等到二女转过了正面石峰，一道光华灿烂的银色瀑布已现眼前，然而就在这一霎，却有一行人影也同时出现眼前，这倒是出乎她们意料之外。

面现怒容的曹羽，一身蓝缎子长衣，居中而坐，身侧两旁雁翅般地排着

两列大内卫士，剑拔弩张，分明一触即发之势。随着曹羽的手势，左右两排少说也在六十名以上的卫士倏地全数散开来，起势之快，加以落足处之层次顺序，显然俱经过一番事先安排。等到二女赫然发觉之时，显然已为对方俨然所设立的一个阵势包围其间。这一个突然的情势，就连一向缜密细心的潘幼迪也感意外，深悔一时莽撞而中了埋伏。

此时天近正午，一轮秋阳高居正中，所出光华四下均沾，映照眼前高矮不等的这些大内卫士手上刀剑，映射出点点银光，妙在这些反射出来的光华，在甫一射出时，俱都集中在眼前二人身上，一上来真有点令人眼花缭乱。

朱潘二女都非泛泛之辈，虽然上来还未能看出对方是哪一类的阵势，但是由于她们俱都精通这一类的微妙关窍，还不至于一上来就被对方唬住。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两个人不待彼此招呼，一左一右倏地分纵开来。朱翠落足在一堵凸出的山石之巅，潘幼迪却紧紧倚偎在一株巨松正前。

然而对方所排列出来的阵势，显然是曹羽事先经过缜密研究的杰作，具有无比威力。二女身子方一落下，立觉两股劲风扑面袭到，其势虽非极为强烈，却也另有柔韧慑人之感。二人心里有数，立刻知道眼前阵势之人非寻常。

身边霍地响起曹羽阴森地冷笑，人影乍闪，那个身任大内厂的提督大人已飘身迎前。看起来，他似乎近在咫尺之间，然而只要稍具阵学知识的人都能立刻知道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因为微妙的阵势，常常是虚实莫测，当你认为是最实在的时候，常常是虚幻的，反之却又是实在的。是以眼前的曹羽虽然现身咫尺之间，却不能因此判断他真的就在眼前。

“朱公主，你还是花了这条心吧。”曹羽阴森地笑着：“本座对你已是一再优容，你无论如何是逃不开我的手心的，何苦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时可就不漂亮了！”

朱翠冷笑道：“姓曹的你少作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让你称心如意，哼！”

你就等着瞧吧！”

曹羽狞笑道：“好，既然这样，就让你尝尝本座‘千面搜杀阵势’的厉害，还有你！”眼光一扫，狠狠逼向潘幼迪：“你又是什么人？胆敢袒护钦命要犯！报上你的名来！”

潘幼迪不动声色的道：“曹大人大概年岁大了，还是现在官做大了，对于过去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如果不是我记错的话，我们好像以前见过！”

“哼！”曹羽睁动着两只眼，细细地看了看对方，摇摇头：“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你再想想看，”潘幼迪道：“七年前的中秋前后，曹大人你有没有去过西普陀山拜访过一位佛门修士？”

曹羽先是神色一凝，继而面色大变，接着一声冷笑道：“你说的可是西

普陀‘观涛阁’的阁主雷女士？”

“曹大人总算记起来了！”潘幼迪用着轻松的口气道：“七年前中秋夜阴雨无月，普陀山道泥泞遍地，难得曹大人为了了一件私人小事，竟然降尊纡贵三上普陀去拜访一位退隐红尘的佛门修士……”

曹羽不等她说完，神色一凝道：“观涛阁主乃是一代武林名宿，为本座敬重之人，这件事又与你有什么关系？”

“那件事自然是与我无关，只是说到了观涛阁主雷音女士这个人，却是与我有关。”

曹羽显然吃了一惊：“雷阁主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授业的恩师！”

“啊……”曹羽脸色突变。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眼看着他的脸色起了无数次变化，最后定型在无比尴尬之境：“这么说，姑娘你就是以一口‘玉翎宝刀’称绝武林的‘燕子飞’潘幼迪潘侠女了？”

潘幼迪一笑道：“曹大人过奖了，那一夜我正在师门侍候家师，正巧足下上门，如果足下不见忘，也许还记得有一位白衣姑娘在足下第三次上门时，为你启开阁门，并引导你直入观涛阁会晤阁主。”

“不错！”曹羽点点头道：“是有这件事。”

“那位白衣姑娘就是我。”潘幼迪冷冷地道：“只是那时曹大人显然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人罢了！”

曹羽冷笑了一声，神色更见尴尬地抱了一下拳道：“失敬失敬，姑娘原来就是出身观涛阁的潘侠女，确是失敬了！令师一代武林名宿，更是本座敬重之人。”说到这里微微一顿，神色沉着道：“姑娘这么一说，足证本座与观涛阁曾有宿缘，看在这一点，本座不得不提醒姑娘一声，眼前这件事，姑娘你却是万万插手不得，要不然后果可是不堪设想，不要说姑娘担待不起，只怕令师观涛阁主也难以担待。姑娘你是聪明人，现在抽身还来得及，姑娘要是有退身之意，本座可以亲自护送你平安出阵，怎么样？我这就等你一句话了！”

潘幼迪点头道：“曹大人总算还不曾忘记当年敝门援手之情，既是这样，眼前我倒也要向阁下讨上一个情面了！”

曹羽冷笑了一声，似已猜知她要说什么。

潘幼迪指了一旁的朱翠道：“我要代她向阁下讨分人情，不知曹大人可肯与以通融？”

曹羽脸色微微一沉，摇摇头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关叛王以及其家属事，曹某人万难容私，潘姑娘为自身与贵师门着想，这件事还是及早抽身的好！”

潘幼迪冷笑了一声，摇头道：“武林中道义为重，曹大人虽是宦门中人，

却也与武林多少有些关系，难道为了本身尊贵，竟不惜作出丧尽天良之事么？”

曹羽面色一沉道：“姑娘说够了没有？这件事你当真要管么？”

潘幼迪一笑道：“我已经管了！”

曹羽紧紧咬了一下牙，嘿嘿笑道：“好个倔强的丫头，本座无非看在当年与令师一点渊源分儿上，对你已是再三开导，偏偏你这个丫头竟是这般不知进退，难道本座还怕了你这个丫头不成！哼！既然这样，就连你一并拿下，然后再到西普陀去找你那个老鬼师父兴师问罪，看看她又有什么话说！”

潘幼迪其实何尝不知方才一番话纯属多余，无奈碍于早先与宫一刀对杀时，为宫氏刀气所伤，一路行走，虽已化开了不少，却仍有未通之处，一旦动起手来便有所碍难，是以借说话之便，暗中伺机频频运气调息，又自畅通了不少。

双方既已撕破了脸，便只有放手一搏了。

曹羽话声一落，霍地右手袍袖向外一挥，怒叱一声：“上！”

四下里各人齐声合应，人影交错互窜之间，此一“千面搜杀阵势”便即展开。只见人影交错间，数片兵刃寒光，已分向二女站立之处拥来。

朱翠在潘幼迪与曹羽对答之间，先已运用智慧默默察看了对方阵势一番，只觉得对方这个阵势，确实离奇古怪，阵内各人每一个都像处身子虚无飘渺之间，再察八方气势，虽不脱八卦奇门，却另有一番安排，就阵势排列论，这个千面搜杀阵势，诚然说得上是高明了。

虽然这样，却依然被朱翠看出了一些微妙诀窍，认定了曹羽立身之处是一个可以左右全阵的枢纽所在，于是她便排除万难，攻向这个认定的出口。

眼前一片耀目光霍地直向着她两侧劈来，刀风飒然，刀光刺目。朱翠虽然知道阵势内之一切，皆是虚虚实实，可是就眼前情形却不敢妄断是虚，心中一惊，斩马长刀一抡，刀柄刀身同时向左右磕出，叮当两声脆响，已把来犯的两人逼退。果然被逼退的两条人影，就地一滚，便即隐身暗处。

然而紧接着一缕尖锐的金刀劈风之声起自脑后，一口雪花长刀随着一名红衣矮汉的落身之势，连人带刀直向朱翠背后攻到。

朱翠心里一慎，直觉地认定这一人一刀也是真的，随即反身现刀，这一刀刀锋下压，嗖的一声，反斩对方下盘。

这人吃惊之下，吞刀滚身，“唰啦！”一下隐身一旁，朱翠点足就追，猛可里另有两口长刀直向她两肋疾刺过来，来势之猛，有如电光石火。

朱翠吓得忙即止步，犹豫俄顷之间，那双刀已自砍在了身上，只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待到惊魂甫定之下，才忽然觉得对方双刀中身，并无丝毫痛楚感觉，一惊之下，这才恍然悟出，敢情这一双刀影纯系幻觉，完全利用阳光折射刀光，间以控惚来去的人影所虚构而成，妙在给人以无比真实之感。

这番离奇虚幻只把朱翠吓出了一身冷汗，先时的一些轻视之心，荡然无存。当下，她清叱一声，霍地腾身跃出，表面上看来像是冲天直起，其实心里却留了仔细。

只见她身子方起即缩，目的却在于诱敌，果然她的起身之势诱发了进袭的阵势，四面刀光当头直落，然而在这当口，朱翠却快速地缩下身子，这一伸一缩间，即为她看出了虚实。

把握住此一瞬良机，只见她连着两个快速起纵，已扑出了两丈开外。

面前人影一闪，一条快速人影颯然来到眼前。朱翠急切间挥刀就砍，却被对方刀势架住，当啷！火星直冒。“是我。”敢情面前人竟是潘幼迪。

朱翠喜道：“原来是你，这个阵势我已看出了一些关窍。”

潘幼迪轻嘘一声道：“小声！”她一面说时，身子向前一探，右手玉翎刀“嘶”地挥出了一大片刀光，随着她落下的刀光，一个人倏地腾身而起，虽是起势至快，却依然迷不过潘幼迪鬼神不测的一刀。

一片血光闪过，潘幼迪的这一刀敢情已得了手，一只血淋淋的手腕自对方肢体上断落。

那人鼻子里发出了惨厉的闷哼，一个踉跄摔落，立刻就为两侧快出的同伴搀了下去。

朱翠却在一霎看出了窍门，一拉潘幼迪道：“快！”二女快速地向向前抢进了几步。

站定之后，潘幼迪才忽然明白过来道：“原来你已经看出来了？我们只要稳扎稳打，步步前进，看他们又能如何！”话声才止，一股力道万钧的巨大风力，蓦地当头直压了下来。

二女赶忙向旁一闪，窥见了一块斗大的巨石，自空中泰山压顶般地直落下来。

朱翠身躯微侧，掌中斩马刀用了一个巧力“啪！”一声，将这块巨石拨向一旁，紧接着一连又是两块巨石自空飞坠而下，分向二女身上砸过来。

朱翠心恐潘幼迪体力未愈，难当巨力，当下迈进一步，运用内力贯注刀身，左右分扬，“叮当！”两声，分别将来犯的一双巨石拨开左右，由于是实架实接，却也觉得一双膀臂被震得连根生痛，自忖着再来这么一次万万吃受不起。

一念未完，即听得身后的潘幼迪一声低叱：“小心！”同时间，一掌直向朱翠背后击去。

朱翠心中一惊，脚下用力向前一蹬，只觉得潘幼迪所出掌力极为充沛，如非自己顺势前纵，保不住也许就会伤在她的掌力之下。由于她完全在无防之下受了潘幼迪的一掌，虽是身子纵出，亦感难卸全力，由不住在地上打了个滚儿，不待她身子站好，“碰碰！”一连几声大响，少说也有十余方巨石齐

向方才她落身之处坠落，其势自如山崩地陷，石块互击，火花四现，碎石飞溅，端的是惊心动魄。

潘幼迪旁观者清，及时出手，救了朱翠一命，自己也在千钧一发之际，腾身掠开。

她身子方自掠出，眼前人影一闪，现出了曹羽的身形，只见他满脸怒容地瞪着潘幼迪：“本座已经一再对你优容，好言开释，你却执意要与我为敌，既然如此，就怪不得我对你手下无情了！”说罢脚下一顿，两只大袖霍地向中间一收，汇集成一股极为撼然的巨大力道，直向潘幼迪正面攻来。

潘幼迪经过一番调息运气之后，功力虽没有全部恢复，却也有了八成进展，眼前既然到了放手一搏地步，也就不必再有所顾忌。

须知西普陀“观涛阁”武功，乃属当今天下仅余的五门秘功之一，奇异精湛，绝非时下所谓的一些武林名门所能望其背项，况乎潘幼迪又是该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名弟子，功力自属惊人。

曹羽当然知道这一门武功的厉害，即使对于潘幼迪本人，他也并不陌生，然而总以为对方是个后生小辈，江湖传闻难免有过其实。基于此，使得他下意识对眼前这个“观涛阁”的传人，仍是疏于警戒。不要小瞧了他这双袖子一挥之力，实则贯注了本身内力之菁英，差不多的人绝难抵挡，在内功运施上来说，这种功力名叫“铁扫帚”，即使有所谓横练功力如“金钟罩”者，亦不易抵挡得住。

潘幼迪当然知道对方这一手的厉害，如其这样，她才更要硬接住，措手不及地给对方一个厉害。眼看着这股发自曹羽双袖的凌厉风力过境，潘幼迪身子蓦地侧转过来，强大的风力，几乎裂开了她身上的长衣，地面上的土屑纷飞，足足地被这股风力削下了一层。潘幼迪把握住这最艰难的一瞬，右手骈指如刀，啾然作响地劈出了一掌。这一掌看起来并无十分出奇之处，事实上却暗聚着观涛阁的一式绝招“金波蛇跃”。

曹羽的“铁扫帚”袖功，称得上势大力疾。

潘幼迪的纤纤一掌，却是细尖奇锐。

曹羽作梦也没想到，由于自己一时的自信，现身欺敌，竟差点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尖锐的响声方一入耳，曹羽已发觉不妙，忙自闪身，希冀快速踏入阵门，无奈潘幼迪的这一式“金波蛇跃”妙在逆风而来，其尖锐所至，正是追循着对方力道而来，曹羽即使快速闪身，也嫌慢了一步，只觉右肋下一阵奇痛，连衣带肉已被划开半尺许长的一道大血口子。

曹羽一声不吭地闪身入阵，却痛得脸上神色突变，大股鲜血直由伤处涌了出来。

就算他再恃强好胜，当此重创之下，也不能不先顾自己要紧，怒哼一声，

右手大袖挥处，按照着先时约定的口号，呼了一个“开”字，眼前这个“千面搜杀阵势”，迅速展开。

先是众侍卫齐声发出了怒吼，人影交错间，无数人影自空中掠身而下，刀光乍闪里，一排利刃直向着潘幼迪身上卷了过来。值此同时，另一方面的朱翠也遭遇到同样的压力，在大片喊杀声中，无数刀光有如一片骤雨，纷纷向着朱翠身攻到。

朱翠先时已多少摸清了一些眼前阵势的窍门，知道这个阵势之虚实莫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确是不可掉以轻心，厉害的是即使你猜出它的虚多过实，却也不能不全力以赴，这样一来，在动手过招上来说，便浪费消耗了许多体力。她施展全力，挥出了掌中这口斩马长刀，刀风过处嘎然作响，竟然是落了个空。一惊之下，朱翠不由打了个寒颤，这才知道对方阵势之厉害，一招挥空下已使她门户大开，露了破绽，猛可里一股极高尖锐的风力直由身后刺到，朱翠正悔招式难收，却已闪身不及，当下施展出“错骨收肌”的身法，硬硬地把身子向里收进了数寸，算是闪开了后心要害。

饶是这样，对方那口冷森森的剑锋，兀自划破了她的左肋中衣，在她细若凝脂的腹侧，留下一道血槽。

朱翠一声清叱，旋身横臂，硬生生把身子转了过来，算是在千钧一发之间，解开了对方这一刀的致命危机。目光瞄处，却见一名蓝衣高冠的金星卫士手持长剑，正待撤身后退。

伤体之恨，使朱翠把对方恨之入骨，眼前无论如何也是容他不得，随着转身同时，手上的斩马长刀已风驰电掣地挥了出去。“噗！”一声巨响，这一刀算是实实在在地砍在了眼前这名金星卫士的正面前胸，一蓬血光随着她落下的刀锋怒喷而出，眼前的蓝衣卫士怒目凸睛地直直倒了下去。

朱翠身子向左错了一步，探手向腰间一摸，湿濡濡的满手是血，尽管是皮肉之伤，却也是痛楚难当，一时花容失色，脚下打了一个踉跄。

面前人影一闪，潘幼迪实地现身眼前。然而，立刻呼啸而来了大股刀风，刀光剑影里两名蓝衣卫士急急切身而前，迫使得潘幼迪原待欺身而近的身子，不得不迅速地又自闪开。

乍然现身的两名蓝衣卫士，人手一口紫金刀，利用阳光的辐射，以及特殊的地形，微妙的阵法，在二女的感觉里，一霎间变成了四个人；四个同样衣衫的人，同样的兵刃，却在四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着朱翠递刀过来。

朱翠在紧迫的一瞬，先以特殊的定穴手法，点了伤处附近的穴道，止住了流血。以眼前情势论，就算她有一等一的罕世身手，也难在举手之间同时抗拒四面同时的来刀。

一惊之下，她也顾不得身上切肤之痛，两只脚用出了全身之力，猛然间拔身而起，跃起了七丈高下。

这一着本是无可奈何之下才兴起的逃走念头，却不知这么一来，却为她窥出了先机。就在她身子霍然拔起当空的一瞬，忽然间只觉得眼前一亮，仿佛另有气势，眼中所看见的一切，却与平地大有区别。先时自四方攻来的四个同样装束的蓝衣卫士，在空中看来，其实是一个人。

这人手持紫金大刀，高立在一块平伸高出的大石之上，另一只手上拿着一面具有许多菱形角度的银牌，正在不时运转着，显然是利用正午强烈阳光的折射原理，以诱敌以错觉。事实上，又何止他一人？在眼前方圆亩许大小这片地方，竟然高矮错综的站立着数十人，每人均都是一手持刀，一手持着特有的一面银牌，银牌式样形式不一，随着各人站立的不同地势，以及银牌的形状角度差异，泛射出来的光华也大有出入，这就难怪会使她们动辄感觉到千刀加身的威胁了。

朱翠如能在空中多停留一些时间，定然能多看出一些对方阵势的破绽，然而就此而论，已使她感觉到收益良多，对于敌人眼前阵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随着她快速的下身势子，猛然袭向那名持有紫金刀的蓝衣卫士。这一霎，对她的感触无异千变万化，在她身子由空中猝然降到一定高度之时，霍然间眼前所见之一切又如前状，只是朱翠有了先见之明，不再被对方玄妙所蛊，随着她飞星天坠的身躯，掌中长刀划出了一道长虹，直向着她所认定的地方挥落下去。

立在石头上的那名蓝衣卫士，万万想不到自己所站立的地方，竟会暴露在对方眼前，想是原来过于自信，猝然发觉到对方的刀势来到，已有些措手不及，急切间猛然扬起左手，用手上那面银色光牌直向对方刀上架去。“当！”一声巨响，火星四溅，这一刀朱翠虽没有得手，却被震得一只手连根发麻。

这名卫士待要用另一只手上的刀去斩朱翠下来的身子，已慢了一步。

眼看朱翠神龙天降的身子，猝然向下一落，左手向外一托，已抓住了对方手上发光的银盘，右手刀已顺势削出，“喳！”一声，一只持牌的左手连根被削下来。

这名蓝衣卫士嘴里一声惨叫，身子扑通摔倒，接连几个打滚，翻向一旁。却见两名黄衣汉子陡地跃身而出，将他搀了起来，迅速退开。

朱翠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一出手削下了对方膀臂，就势把那面多角银牌抢在了手上。

最妙的是随着那名蓝衣卫士的跌落，她竟然顺理成章地站在了这块显然经过特殊移动布置的石块之上。

这一着，看似无奇，其实却给与了对方这个“千面搜杀阵势”极为严重的打击，朱翠的这一着胜利，不啻形同打入到对方阵势之内的一具木楔，顿时间使得对方局部阵法为之大乱。

原来这阵势，是由曹羽所特别甄选出来的四十九名大内卫士充为骨干。四十九名蓝衣卫士，各人都站立在一个特殊有利的地位，借助手上奇形银牌，配合着一定的节奏，作出一定角度的移动，彼此之间有极为微妙的连锁作用，无异是牵一发而动全局。

眼前朱翠猝然攻破了其中一环，便使得整个阵势立刻失灵，有了极大的改变。

正在阵内摸索的潘幼迪，忽然间便得到了启示，一声冷笑振身跃上一石，这石块上正有一名惊惶失措的卫士，眼见阵势之离奇变化而莫名其妙，潘幼迪的猝然攻入，更使他大力惊骇。

这名卫士一手拿着用以反射阳光的银牌，一手拿着一杆短短的三尖两刃刀，潘幼迪猝然来到，他便以手中短刃用力地直向对方脸上扎了过去，只是潘幼迪何等身手，岂能为他伤，刀光一闪，欠身、扬臂，两招汇成一式。这名卫士出刀不谓不快，却连对方身边也没挨着，即为潘幼迪锋利的刀锋划过了喉管，身子打了个转儿一头栽倒石下。

潘幼迪也同朱翠一样，看出了这阵势的关窍微妙，是以在右手出刀的同时，左手也已把对方紧紧抓持在手上的一面银牌抢了过来。

由于这个阵势在先后两个据点的猝然丧失之下，立刻显得大为凌乱。

一声嘹亮的哨音响过之后，剩下的四十六名仍然站立在石块上的大内卫士各自忙着掉换位置，显然企图改变成另一种阵式来对二女进行包围。

朱翠由于较潘幼迪先一步登上石台，有较多的时间用以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观察之后，已大致对此一阵式进一步有所了解。这时在潘幼迪的忽然得手之后，对方阵式的一番凌乱里，立刻被她看出了关窍所在。当时尖叱一声道：“迪姐快！”嘴里说时，娇躯乍闪，快若电光石火般地已经闪身纵向另一石台之上。

站立在这个石台上的那名蓝衣卫士，本已面现慌张，乍然见状，手上的一口青铜长剑照着朱翠脸上就砍，朱翠身躯微侧，却用“幼鹰现翅”的巧妙手法左手抡处，手上的那面银牌侧面“崩”一下砍在了对方背上，这一下看似无奈，其实却劲猛力沉，蓝衣卫士嘴里“啊！”了一声，连话也没有说一句，顿时翻身栽下石台，当场昏迷了过去。

朱翠这才知道对方看来虚实莫测的阵势，一旦被人攻破一个缺口之后，所形诸的一切，竟是如此脆弱。一朝得手之后她身子毫不停留，紧接着再次纵起，落向另一石台之上。另一面的潘幼迪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扑向附近的石台上，施展她杰出的点穴手法，将一名蓝衣卫士点倒地上。

就这样，在二女连续快速的身法施展之下，竟为她们一连攻破了九处阵台，守阵的九名蓝衣卫士非死即伤，眼看着此一“千面搜杀阵势”即将为之瓦解。

忽然间，空中传过来一阵极为响亮的哨音，音阶一长三短。这一长三短哨音方自出口，下余的数十名蓝衣卫士立刻高应一声，随着手上的银牌向外翻处，汇集成一片奇亮刺目的光海，而此刹那间，这为数可观的蓝衣卫士已纷纷翻身下石，动作完整一致，待到身子一经落地后，立刻隐身于高矮错综不一的石块间，顷刻消逝于无影无形之间。

二女这时已汇集一处。

方才一番离奇幻景，自从阵破后又完全消失，只见地上横三竖四地陈列着许多尸身。

朱翠用手中斩马刀柱立在石上，四下观看了一阵，冷冷笑道：“曹老贼的伎俩也不过如此，我只当今天逃不出去了！”

潘幼迪将一口雪亮柔软的玉翎刀收回腰间，忽然看着朱翠吃惊道：“你受伤了！”说时她已快速移向朱翠身前，打量着她腰上的伤。“你怎么了？”

“不要紧。”朱翠咬咬牙，恨恨地道：“不过是皮肉之伤，算不了什么？”

潘幼迪还想细看，朱翠却倔强不肯示弱地率当前行，潘幼迪看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由后面跟上。

朱翠快速踏出了这片乱石地，走向瀑布前坐下来。

面前是一大滩清澈的泉水。

潘幼迪走过来，水面上清楚地倒映着两个人的影子，显示出来的形象，是那么的狼藉。

二人就着清澈的泉水把手上的血渍洗干净。

潘幼迪轻叹一口气道：“想不到曹羽用心居然如此险恶，在这个地方竟然布置了厉害的阵势，真差了一点着了他的道儿。”

朱翠看着她苦笑道：“实在说，都是我拖累了你，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才好？”

潘幼迪怔了一下，摇摇头道：“你用不着感激我，噢，我几乎都忘了！”

朱翠道：“什么事？”

潘幼迪看了她一眼，微有笑意地道：“刚才在竹林子旁边你说些什么？”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一时有些糊涂起来。

潘幼迪一笑道：“你不是说过要跟我结拜姐妹么，怎么，现在还有这个意思没有？”

朱翠这才展开笑颜道：“当然有。”

潘幼迪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瞋着她，微有感触的道：“当你听见我的名字之后，一定会联想到江湖上对我的种种传说，你也许知道，我是一个习惯于孤独而不太合群的人，连我自己也常常会感觉得到我大孤僻、骄傲，有时候冷酷得有点不近人情。”

朱翠听她说，心里充满了神秘，二人虽然相处了一日夜之久，到底有关

她的一切，在朱翠心目里仍然还是一团谜，她渴望着能够对她多所了解。

潘幼迪把凌乱的头发重新整理，结成发辫，修长的躯体倚向身后巨石，让全身尽情地舒展开来，这一刻何曾像是刚刚经过凌厉的厮杀之后？现场的一切，包括二女在内，渲染着浪漫的诗情画意。

“对于你，原先我也只是仅听传说而已。”微微停了一下，潘幼迪才又接下去道：“……经过这两天对你的观察，我发觉你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对不起，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对你原先的印象不好，而是习惯上，对于那些豪门巨户的千金小姐，我一直都心存轻视。当然，我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也许这是自从认识你以后所得到的一个启示。”

朱翠尴尬的笑了笑，低头不语。

潘幼迪在结好的辫子上打了一个结，看着手上的面纱发了一会儿愣，忽然把它连同身后的帽子一并抛向池水。

朱翠一惊道：“不要了？”

潘幼迪看了她一眼，轻叹一声道：“我忽然感觉到，过去为人的失败，从今以后我将不再退缩，要接受任何情况的挑战，这样也就无须遮遮掩掩，你说是不是？”

朱翠点头，“嗯”了一声，心里却在想着她这句话的涵义。

潘幼迪那双澄波眸子，在她身上转了一转道：“我有个妹妹大概比你稍微小一点，刚才你叫我迪姐，声音跟她像极了，使我忽然间想到了她。”

朱翠说道：“你还有个妹妹？她在哪里？”

潘幼迪道：“在迪化，她名字叫小迪，因为我们姐妹三个都生在迪化。”

“啊，你还有姐姐？”

“我姐姐比我大三岁，她叫潘少迪，可怜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啊……”

“她是因为生孩子难产而死的。”苦笑了一下，她又接下去道：“我把话说得太远了，好吧，我们现在已经结拜了，从今以后我就是姐姐，你是妹妹。”

朱翠一笑道：“这样就结拜了，我们还没有互换兰帖，跪下来磕头呢！”

“弄那些有什么用，只要我们两个人心里明白，知道这分情谊就够了。”一面说，她把手探进袖子里，费了些工夫才由腕子上摘下来一枚玉镯子，玉色纯白，却在正中一圈像是血样地留有一圈赤红斑点，白是纯白，红是赤红，晶莹剔透，一眼看上去即知道绝非是寻常之物。

潘幼迪把这只镯子取下之后，反复地在眼前看了几眼，抓过朱翠的手，把它戴了上去。

“这……你干什么？”

“这个就算是我们姐妹间的一样礼物吧！”

“这……怕太名贵了一点吧！”

“名贵？”潘幼迪冷笑了一声：“你居然还有这种思想，要谈到名贵，你是千金的公主之尊，我一个寻常女子又岂能与你同起同坐，更不要说结拜姐妹了！”

朱翠脸上一红，想到自己说错了话，只是一时改口却又不易，只尴尬地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迪姐你千万不要误会！”

潘幼迪微微一笑道：“你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否则我也就不敢高攀了。说到名贵，这只镯子其实在我心里确实是名贵的，你猜怎么，这是我母亲娘家陪嫁的东西，三个姐妹当中，我妈最疼我，所以就留下送给我了。”

朱翠怪不安地道：“那你就更不应该给我了！”

潘幼迪笑道：“收下吧，已经给你戴上了，难道还要我再给你脱下来，再说，我觉得你戴着它比我更好看，因为你皮肤比我白。”

朱翠点点头道：“好吧，那我也要回送你一样东西。”一面说她背过身来，解开衣领，由胸前摘下了一面玉珮，看上去绿光莹莹，足有鸭蛋那么大小，却雕凿成一个小宝塔形状。

潘幼迪皱了一下眉道：“这个我看就免了吧！”

“为什么？”朱翠瞄着她：“太名贵了？”

潘幼迪看了她一眼道：“这大概也是你娘给你的吧！”

朱翠点点头一笑道：“还不是跟你一样，说是能避邪，你戴上一定很好看！”一面说，她就把这面翠珮为潘幼迪戴上。

潘幼迪低头看了一眼，笑道：“好吧，我们这叫谁也不吃亏，出去一样又回来一样！”

经过这么一来，两个人的情谊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彼此交换了一下年庚，又谈了一些彼此家里及师门的事情。时间就这样偷偷地溜走了。

朱翠忽然警觉道：“呀，我们只顾了谈话，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曹羽那些人……”

潘幼迪道：“不要担心，他们那些人已经走了，”

朱翠奇道：“你怎么知道？”

潘幼迪道：“你可曾注意到曹羽除了刚才中途现身一次之外，一直都没有再出现过！”

朱翠想了想点头道：“不错，为什么呢？”

“因他受伤了，而且伤得还不轻。”

朱翠问故，潘幼迪于是就把方才与曹氏动手，败中取胜以“金波蛇跃”的险招伤了曹羽肋下的经过说了个大概。

朱翠惊喜地道：“原来这样，怪不得这个老贼一直都没有现身过，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害得我心里一直悬着。”

潘幼迪道：“起先我并不觉得他会有多重的伤，可是现在想起来，曹羽

他是练有童子气功的人，这么一来，他的伤势不会很轻了，所以我判断他最起码在七天之内不可能再来找你的麻烦了。”

朱翠道：“可是他手底下有这么多的人！”

“除了有限的几个之外，那些人都是些废物。”潘幼迪自信地道：“刚才那一场败仗，更令他们伤了元气，这一次曹羽是输定了！”

经过了这段时间的休息，尤其是暖烘烘的太阳照射之下，二人立刻觉得精神很爽，就连身上的伤也不怎么疼了。

潘幼迪注视着她道：“现在你预备到哪里去？”

朱翠被她一问倒愣住了，想了一会儿才咬了一下牙道：“一不做二不休，我打算到南海不乐岛去！”

潘幼迪摇摇头道：“我不赞成你这么做，不乐岛，去是一定要去的，但不是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才该去？”

“这……”想了一下，潘幼迪才冷冷地道：“这一方面，也许我帮不上你什么忙，不过，有一个人却是经验丰富，如果他肯对你仗义援手，才是你最得力的一个帮手！”

朱翠兴奋地道：“是谁？”

“海无颜。”三个字轻轻由潘幼迪嘴边溜出，脸上出现一抹凄凉。

“据我所知，当今武林，能够活着离开不乐岛的，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本人却也受了重伤，也许直到现在，他身上的伤还没有好。”

朱翠想不到她竟会主动地与自己提起海无颜来，一时有些不大自然。

潘幼迪一双澄波眸子似乎已经注意到她了。

朱翠只得点点头，喃喃道：“他身上的确受有伤。”

“伤势很重？”

“嗯，我想大概是的。”

“你可知伤在哪里？”

“我知道，”朱翠说道：“伤在背后，伤在他背后志堂穴上，有一处梅花掌印。”

潘幼迪顿时脸色一变，黯然地点点头道：“这就是了！”然后她喃喃地念着：“一心二点……三梅花……这么说，他是中了白鹤高立的梅花掌了？”

朱翠由于已清楚了海无颜受伤的经过，是以并不表示出什么惊异，而潘幼迪却像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困惑了自己多年的隐秘。她的脸一霎间变得苍白，缓缓地低下了头。

朱翠一怔道：“迪姐你怎么了？”

潘幼迪摇摇头，苦笑道：“这么说，他可能无救了。”

朱翠一惊道：“为什么？”

潘幼迪失神地道：“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一心二点三梅花，这三种骇绝当今武林的手法？据我所知这三种手法一经中人之后，都将必死无疑。”然而她脸上立刻又显现出一些奇怪：“只是，他却能在中掌后活到如今……”

朱翠道：“那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功力，很可能他已经掌握了克制这种功力的绝窍。”

潘幼迪缓缓地点了一下头：“你说得不错，我相信他确是这样。”

朱翠本想乘此机会打探一下她与海无颜之间的感情，可是总觉得有些碍于出口，话到唇边又咽到了肚子里。

潘幼迪也像是触及了无限心事，只是低头思忖无话，两个人都显得心事重重。良久之后，潘幼迪忽然站起来道：“我们走吧！”朱翠默默无言地点点头。

二人离开了眼前这处山隘，走了一程，已可看见前边的村镇，远处有一排村舍，窝集着十数棵参天的老树。

潘幼迪仔细打量了几眼道：“这个地方叫‘黄家堡’，我以前曾经来过一次，我们可以在这里先休息一下，你的伤也应该先看一看。”

朱翠道：“我的伤不要紧。”

潘幼迪皱了一下眉道：“这也很难说，有些伤势要在几天以后才会发作，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再说，我自己也要好好调息一下。”

朱翠听她这么说，也就不再多说。她心里始终还存着一个隐秘，那就是刚才义助自己，以一双飞签取人性命的那个暗中帮助自己的人，直到现在还不曾现出身来，很可能那个人就是海无颜，只是他为什么不现身？也许是因为潘幼迪的关系，他才不便现身出来，这又为了什么？心里盘算着，脚下可并不慢，不久，即来到了那个叫“黄家堡”的村镇。

首先接触眼前的是一家叫“黄家老坊”的豆腐坊，门前有两棵大枣树，两个小女孩在那里踢毽子，嘴里数着：“——上轿，二二二拜堂，三三三成亲……”

忽然看见了面前走过来的二人，顿时就傻住了，毽子也不踢了。

紧接着一个梳小辫子的女孩回头就跑，嘴里叫着：“爷爷，有客人来啦……两个女了，好漂亮……”话还没说完，已由坊里走出来一个猫着腰的老头，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杆子，一见二女先是一怔，继而眨着两只眼睛，上上下下看了一阵子，喃喃道：“二位姑娘……小姐……这是……”

朱翠因知悉潘幼迪有不大喜欢跟陌生人谈话的习惯，怕她说出不中听的话，多惹麻烦，当下忙含笑道：“我们是赶路来的，迷了路，看见了这个地方，想停下来歇歇。”

驼背老头随即展开眼笑着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来来来，请先进来坐坐……”一面回过头来，对那个梳辫子的小女孩道：“去，跟你妈说，叫

她盛两碗豆浆来，嘻！二位姑娘走累了，进来歇歇腿再说吧！”

朱翠看了潘幼迪一眼，两个人随即走进了豆坊。

这豆坊里面还真不小，除了磨豆腐的大石磨子以外，还有做豆腐干等的全套用具，再就是四五张八仙桌子，显然还做着外客的生意。

二人坐下以后，一个青布衣裳的中年妇人，手里端着两个粗瓷大碗，里面盛着满满的两碗豆浆出来，放在二人面前。

驼背老人露出发黑的牙龈，嘿嘿笑了几声道：“二位先喝碗豆浆吧，这是不要钱的。”

朱翠含笑道了谢，才说：“我们会给你钱的，老人家，你这里卖不卖吃的？”

老人笑道：“小地方，没有什么好吃的，二位想要吃些什么？我看就下两碗面吧！”

潘幼迪点点头道：“好吧，就两碗面吧！”

老人招呼着那个小女孩道：“去，跟你妈说去，下两碗饽饽面去！”

小女孩答应着跑进去以后，老人这才把旱烟袋杆子吹了吹插到领子里，一面拉起了竹帘子，让一片夕阳照进来。老人问道：“二位姑娘这是从哪里来的？我看不像是本地人吧！”

朱翠才想开口，潘幼迪却先已道：“从汉阳来的，我们想去湖南投亲，半路上却遇见了土匪，抢了我们的马车。”

老人立时一怔，神色紧张地道：“噢，真有这种事，难怪这位姑娘身上带着伤呢！”

朱翠苦笑道：“不过还好，伤得还不重。”

老人眨了几下眼睛，思索着道：“倒是有好几年没听说闹土匪了，嗯，我想起来了，二位姑娘说的土匪，可是一大帮子人？”

潘幼迪立刻点点头道：“不错，是一大帮子人，怎么，你看见他们了？”

老人摇头道：“我倒是没看见，是我那个小孙女看见一大帮人，由一个穿蓝缎子衣裳的老头率领着，经过我们镇上，往南边下去了。”

二女顿时心里有数，彼此对看一眼。

老人又说道：“说是那个老头好像身子不大利落，到了我们镇上，还雇了一辆车，就载着他走了。”

朱翠生气地道：“对了，就是那个老头，哼，我要是再看见他，非得跟他算算这笔账不可！”

“唉唉……算了，算了，”老人连连摇着双手：“千万惹不得呀，他们是土匪，招惹上可是了不得呀！阿弥陀佛，他们总算过去了，我看二位姑娘就在这镇上先住下来吧，这里有个刘师傅，早先是干镖局子生意的，跑过镖，什么地方他都熟，我跟他还算沾上一点亲，等明天我去跟他说说，要他送你

们上路，等到了地方，见着了你们家里人，多少开给他一点盘缠就行了。”

潘幼迪含笑道：“谢谢你，也许用不着麻烦，我们汉阳府还有亲戚。”

老人连连点头道：“啊，这就好，这就好！”

一会儿工夫面来了，是一种硬面打出来的面条儿，加上鸡蛋青菜，淋上麻油，要是平日她们可能很难下咽，可是今天实在饿了，居然吃得很香，两大碗面吃得精光。

老人只是在一旁抽着烟。

潘幼迪留下了一小块银子在桌上道：“这点钱你也别找了。”

老人摆着手说道：“用不了，用不了！”

朱翠道：“老人家你也就别客气，收下来吧，还得麻烦你指点给我们一个客栈，最好安静一点没有杂人的地方。”

老头儿挤着一双眼睛，忽然点头道：“有了，西头上新开了一家小店，也看不见什么客人，一排瓦房看上去倒是干净，现在闲着也没事，我就陪着你们二位走一趟吧！”

二女道了谢，老人又交待了一下他的儿媳妇，就领着她二人步出了豆坊。

门口拥挤着七八个小孩，老头那个梳辫子的孙女，正自指指点点地向他们说些什么，小地方平常生人都很少见，像二女这般衣着漂亮的姑娘，简直是绝无仅有，难怪左邻右舍都惊动了。驼背老人带领着两个漂亮大姑娘在街上这么一走，不知不觉间后面竟跟上了一大群人。

黄家堡，潘幼迪早先曾经路过一次，倒也不算新鲜，朱翠却是第一次来，有些好奇，不免左右打量一下。

这地方可真是够小的，总共就只有这么一条街，黄泥巴路，风一吹就飘起一片黄尘，一些商店买卖前面都搭着棚架子，这时候夕阳方下，却已浮现出一片沉重的暮色。

前行不久，来到了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

正前方是一口大古井，井口上绑着轱辘，地上是水磨石砖，却有两座大门正面相对，一方是“白衣庵”，一方是“清荷居”，显然后者“清荷居”这个地方，就是二女要来投宿的客栈了。

二女站定之后回头看看，敢情身后那群人还没有散，大姑娘小媳妇，嘴里吱吱喳喳，频频向着二人指点不已。

驼背老人见状嘿嘿笑道：“没办法，小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二位姑娘快请进去吧！”

进了“清荷居”，少不得又是一番接待，二女随即被安置在一间很宽敞的房间里。

谢过了老人，应酬一番之后，关上门，朱翠坐下来轻叹一声道：“想不到小地方这么烦人。”

潘幼迪道：“越小的地方越是招摇，真要是大地方倒也不会了。”

朱翠喝了一口茶，皱眉道：“这个茶实在难喝透了！”

潘幼迪白着她一笑道：“你将就将就吧，这可不是你的鄱阳王府，老实说，我还没想到在这个小地方竟会有这样的一家客店，已经不错了，将就着住两天，把伤养一养就走！”

朱翠打量了一下这间房子。四面粉墙一看就知是新的，窗户纸也是新的，床上被单枕头虽不是什么讲究货，倒都是新制的。她站起来走过去，推开窗子，透过窗前一株残柳的枝丫，目光正好接触到对面那座巍峨的庵院。

“这里居然会有一个尼姑庵，看起来还不小呢！”

“岂止是不小，”潘幼迪缓缓走过来打量着对面的庙庵：“这个白衣庵在江湖上大有名头，庵主李妙真，剑法精湛，人称‘青霞剑主’，你可听过这个人么？”

朱翠“哦”了一声道：“原来青霞剑主就住在这个庵里，我真的一点也不知道！”

潘幼迪道：“在我们都还没有出生以前，青霞剑主李妙真已闻名江湖，说起来她算是老一辈的人物了。”

“她的武功怎么样？”

“我不知道，”潘幼迪微微摇头，道：“这一点，的确是讳莫如深，有人说她武功高不可测，又有人说招式平平，不过据我所知，近几年来她确实是一心修禅，不再闻问武林中事了！”

朱翠道：“听你这么说，好像你认识她？”

“说不上认识，只是见过两面而已！”潘幼迪喃喃地道：“一次是在金陵附近的栖霞山，有一位武林名宿过寿，在寿筵上看见了她一次，还有一次是在苏州，探访已经故世的老剑客‘苍须子’，我们又遇见了！”

朱翠急于一听下文道：“然后呢？”

潘幼迪微微一笑道：“我所以去探访苍须子，是因为久闻他的‘秋萤剑’法十分神奥，而他老人家又与家师过去曾有交往，所以对我十分礼遇，承他指点了我许多武林秘辛，也许是这位老人家岁数太大了，因此他所显示出来的剑法，已不见得能胜过我。我们曾比试了三场，我这个后辈竟然胜二败一！”微笑了一下，潘幼迪又道：“这位前辈一直夸赞我，说是后生可畏，在我临别的时候，我向他老人家刺探是否仍有其他武林名家可供借镜，这位老人家乃告诉了我二位前辈，其中之一就是这个白衣庵的庵主李妙真！”

朱翠缓缓点了一下头，道：“这么说，你就应该来拜访她才是！”

潘幼迪道：“所以我就来了，这就是我曾经来过这里一次的理由，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家客栈，只是一片荒地……”

“你可见着了这个李妙真？”

“见着了。”潘幼迪哼了一声道：“只是这个老尼姑一个劲儿地跟我装傻，绝口不提武林中事，在白衣庵里我住了两天，每天听经论禅，最后我耐不住性子，月夜闯入到她的禅房，迫她出手，二人几乎为之反目，是我一赌气留书而退，从那次以后直到现在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朱翠道：“想不到你的性子这么强，这件事错在你，并不能怪她呀！”

“是呀！”潘幼迪轻叹一声道：“那时我刚刚出道，年轻气盛，所作所为确实有不尽情理之处，事后想一想也很是后悔，我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一个放下屠刀一心修禅的佛门中人拿刀动剑呢，然而在当时我却是没有想到这些，只是气她的孤傲与故作神秘！”

朱翠微微一笑道：“经你这么一说，倒也引起了我对这个老尼姑兴趣，我倒想去见她一见。”

潘幼迪道：“当然可以，只是有什么理由呢？”忽然她心里一动道：“有了，我们可以上门去请她疗伤，想来她还不至于拒绝吧！”

朱翠点点头道：“好，就用这个理由。”

## 十五

清晨，日出前后。

朱翠、潘幼迪两个人已把自己拾掇得十分利落，来到了白衣庵。

一位老比丘尼，十分虔诚地把二人引到了佛堂，合十道：“阿弥陀佛，二位女施主是进香拜佛还是商量佛事？现在时间还早呢！”

潘幼迪道：“我们也不是来烧香，也不是来商量佛事，是专程拜访贵庵的庵主来的，不知可方便么？”

老比丘尼怔了一下，脸上随即带出一片笑容，双手合十道：“这就不便了，我们庵主已有好几年不见客了，她老人家现在年纪也大了。”

潘幼迪一笑道：“这个我们知道，我与庵主说来也算是旧识，我这里有张名帖，请师父转呈贵庵庵主，见与不见，听她自决如何？”说时已取出了二女早先已撰好的一张名帖。帖上端秀的书写着“朱翠”、“潘幼迪”会拜字样。

老尼姑接过来看了看，又打量了二人一眼，含笑道：“这样也好，二位施主就请先用一杯清茶，我这就去里面拜问一声，再来回话。”

潘幼迪欠身道：“有劳师父！”

老尼姑合十还礼，随即转身步入。

佛堂里静悄悄的就只剩下了她们两个人。

朱翠道：“你看她会见我们么？”

潘幼迪点点头道：“她应该会见的，等一会就知道了。”

几只八哥儿在瓦檐上嬉戏飞跳着，发出刺耳的叫声，几缕袅袅白烟由香炉里散发出来，空气里飘逸着那种淡淡的香。

朱翠缓缓站起身来，走向敞开的门扉，看着堂前盛开的黄菊和海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感觉，又像是无限的落寞，想到了自身当前的处境，母亲弟弟的下落，只觉得无限空虚……人生是多么的无聊……她脑子里这么想着，一双翦水眸子却被墙角干的海棠花吸住了。

潘幼迪悄悄来到了她的身后，微笑道：“你在想什么？人生苦短，还是想开一点才活得舒服！”

朱翠回转过身来，接触到她的一双眼睛。“迪姐，”她十分苦涩地道：“最近我常常在想，人生的快乐到底在哪里？”

“就在你自己的心里！”

“可是我的心很少快乐过！”

“呶！”潘幼迪伸手指了一下那朵盛开的海棠花，“就像这朵花一样，要在完全无助寂寞的情况下盛开，必要的时候何妨‘孤芳自赏’！”

朱翠喃喃地重复着“孤芳自赏”四个字。

“对了！”潘幼迪微微眯起了眼睛，脸上笼罩着大多的神秘：“与人相处之乐固然是可贵，只是那种快乐来得不易，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而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却在自己的内心，那要看你去怎么捕捉了！”她在说这几句话时，显然已不像是一个未出阁的少女，倒像是个饱经忧患、折磨、劫后余生的哲士了。

“我们的一切固然不尽相同，但是内心的感触却很多相似。”潘幼迪缓缓地接下去道：“特别是一个拿刀动剑的江湖女子，在这个年头里所遭遇到的压力，那是十分沉重，这一点你和我应该都会感觉得到！”她缓缓地叹了一口气，接下去道：“我们都太要强了，其实作一个弱女子有什么不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自有她的福气，而我们……”

朱翠一笑道：“我们是为女人争一口气呀！”

潘幼迪点点头道：“不错，是争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的收获又在哪里？”

“我们还年轻！”反倒是朱翠的口气变了：“未来的事谁又知道呢？”

潘幼迪看了她一眼，轻轻拍了一下腰间的刀，道：“有一天真能放下了这个，才能谈得上快乐，就像这个妙真老尼姑一样。”

“阿弥陀佛。”一声佛号响自佛堂，陡地使得二女吃了一惊，回身看见了方才带领二女入门的那个老比丘尼。

老尼姑脸上显现着难有的恭敬，双手合十拜道：“多有慢待，敝庵主有请！”说完再拜了一下，才回身前导。

二女对看一眼，随即跟随她身后缓步出佛堂。

佛堂外是一道蜿蜒长廊，原来木色的柱子衬着干枯茅草的顶子，显示着

几许秋的萧瑟。

两个小尼姑正持扫帚在厅子里打扫着地上的落叶，看见二女来到，都不禁好奇地停下来向二人注视着，满脸希罕不解，却又显示着一些羞涩。

走出了这道蜿蜒的廊子，跨进了另一个院落，只见半池残荷，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却在滨池之畔，搭建着一个圆顶草舍。

一个白面细眉，形容消瘦的中年女尼，正自站立在舍前，朱翠立刻猜想着这个人当就是那个人称“青霞剑主”的李妙真了。就外表看来，她大概在五十二三岁之间，除了前额上有两道浅浅的皱纹之外，其他各处倒不显著，她身子很高，素履白袜，腰间紧紧系着一根杏黄色的丝绦，两只白瘦的手，手指细长，骨节处凸出，尤其显得“力”的感觉。

“失迎失迎，二位贵客请里面用茶。”一面说，她侧身让路，把二女迎进了草舍。

老比丘尼献上茶后，李妙真轻轻挥了一下手，前者恭敬合十一拜，随即退下。

李妙真一双细长的眼睛在朱翠身上一转，落向潘幼迪道：“想不到潘施主会突然光临，真是难得，这位朱施主的大名，贫尼也是久仰了！”

朱翠含笑道：“前辈大客气了，我与迪姐突然来访，打搅了庵主的清修，还请不要介意才好。”

这位有“青霞剑主”之称的武林名宿，聆听之下含笑道：“施主太客气了，这几天，我风闻江汉道上有武林中人出没斗杀情形，莫非二位施主也不甘寂寞，来此参与一番么？”

潘幼迪冷冷地道：“我们身当凡人，自然免不了俗事的干扰，哪里比得庵主你跳出凡尘之外，对于任何天下大事，皆可充耳不闻，来得个心头清静！”

青霞剑主微微一笑道：“潘施主责备得甚是，这就是出家人的难处了。”

潘幼迪淡淡一笑，引开话题道：“三年前不告而退，庵主你还怪罪我么？”

“阿弥陀佛！”青霞剑主双手合了一下十，喃喃道：“贫尼从不敢怪罪施主，倒是施主对我不罪，这次还惦记着我，已令我十分高兴了！”

潘幼迪道：“在庵主驾前不便说谎，今天我们连袂来访，是求庵主力我们姐妹俩治伤来的。”

“是么？”青霞剑主轻轻挑动了一下细长的眉毛，道：“二位施主功术均臻极流境界，还有什么能劳动贫尼效劳之处？倒是令我不解了！”

潘幼迪浅笑道：“庵主大夸奖了，说到功术之境流，还有待庵主上评才能鉴知，我们身上的伤却是真的，想难逃庵主法目一瞥便知。”

青霞剑主微微含笑，徐徐点了一下头道：“那一年贫尼在西普陀拜见令师雷阁主，经她传授了许多内功菁华，至今受用不尽，令师神仙风姿，现仍

记忆不忘，观之施主谈吐风采，倒与令师有几分酷似，令师近来可好？”

潘幼迪点点头苦笑道：“我倒有几年不见她老人家了，不过想来一定很好。”

青霞剑主一双细目转向朱翠道：“施主身上的伤势，虽属皮肉之伤，看来也是不轻，贫尼这里正有自炼的外敷药膏，倒也灵效，事不宜迟，请随我到里面房间去看看吧！”

朱翠自一见这位庵主，内心即对她存有好感，对方既有这番好意，当然只有拜领，当下看了潘幼迪一眼，点头道：“我先进去了！”随即与妙真女尼转入后面禅房。

这间房子里布满了佛经，正中横有一方竹榻，一面临窗，窗扇敞开，面对着一抹秋山，另一面竹架上置满了各式瓶瓶罐罐，一隅置有佛家打坐用的一个大蒲团，环境十分清静，除此之外，倒看不出什么奇特之处。

朱翠在“青霞剑主”妙真女尼的礼让下，就在正中竹榻上坐下来。

妙真女尼微微颌首道：“姑娘不要见外，这里没有外人，尽可以脱下衣衫，容贫尼细细察看后，再为你上药疗治，”遂又道：“如果贫尼没有看错，姑娘大概伤中左面腹肋地方可是？”

朱翠心里一动，含笑点头道：“前辈判断不差，我正是伤在那里，昨天很痛，今天像是好多了！”说话时，一面褪下上衣。

妙真女尼亦动手帮忙，为她解开了里面中衣。虽然同是女的，朱翠亦很不习惯，只觉得脸上阵阵发烧，再者她们到底是第一次见面，虽然由潘幼迪处知道了她一个大概，到底以前未曾相识，也不能对她过于相信。

由于有了“镇武将军”常氏父子的出卖此一教训，朱翠实在不敢再轻易相信人，眼前这个慈眉善目的女尼姑，虽是出诸侠心义举，看来也不能对她失之大意。

是以在妙真女尼与她动手解衣的当儿，她却暗蓄真力于右臂，以备在必要之时，猝然出手，向对方施以攻击。

朱翠的这番小心，显然是多余了。

妙真女尼确实发诸善心，只看她那一双出诸爱心的慈善眸子即可知道。“姑娘不必内蓄真力，这里不会有外人，”说时她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这样对你的伤势也没有好处。”

朱翠心中一惊，脸上不禁微微发红，这才知道这个女尼姑果然大不简单，心中暗愧，随即收敛了内蓄的真力。

是时妙真女尼已解开了她系在伤处的布带，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冷冷地道：“是什么人对你下的手？”

朱翠道：“是……伤的要紧么？”

“嗯！”妙真女尼徐徐地道：“姑娘真是有福的人，来的恰是时候，如果

再晚上一天，毒势一发，只怕是华佗再世，也难救得姑娘性命了。”

“啊，”朱翠吃了一惊：“毒！”

妙真女尼一面缓缓站起来说：“姑娘莫非还不知道？”

朱翠站起来道：“前辈是说，对方兵刃上煨有毒药？”

妙真女尼微微颌首道：“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不过伤处聚有剧毒，却是一看即知！”

朱翠心里打了个冷战，顿时怔在了当场。

妙真女尼道：“由毒性上看，这种毒是难得一见的‘九品红’。”

朱翠心里又一惊，缓缓坐下来，苦笑道：“是九品红，这么说是没有救了？”

妙真冷冷一笑道：“那还不一定。”

朱翠因过去由海无颜嘴里听过“九品红”其名，知道这种毒性的厉害，是以乍听之下，立刻觉出了不妙，可是眼前的妙真女尼却并不这么认为，一时大大令她不解。

妙真女尼这时自药架上拿下了一个竹质小箱，打开箱子，里面有一套银光闪烁的银器，一眼之下约计有银刀、银剪、银针、银钵等。

“姑娘先忍忍痛，待我将你伤处毒囊破开，吸出毒汁，再与你说话不迟。”

朱翠点点头：“庵主只管动手，这点痛我还忍得住！”

说话时妙真已动手把几枚银夹紧紧在她伤处附近夹住，同时指尖频翻，一连点了她三处穴道，朱翠顿时只觉得半身一阵发麻，动弹不得。

朱翠心里一惊，想张口说话，无奈对方所点中的穴道之一，牵连的有发声的哑穴，是以暂时作声不得，这时如果妙真女尼心存歹意，只在举手之间即可制其于死地。她怀着无比的惊惧，打量着眼前这个女尼，倒要看看她如何施展。

眼前妙真女尼却是有条不紊，即见她迅速取出了几根上有药引的细细银针，一连在朱翠伤处附近插入，又自药瓶内取出了一些淡黄色的药粉轻轻在她伤处洒下。

朱翠原以为不会有什么太大痛楚，哪知一俟对方这些黄色药粉洒下之后，顷刻之间，有如千蚁附体，简直是噬肤蚀骨之痛，刹那问只痛得她全身连连战抖，其痛楚为她生平仅见，朱翠那么坚强的人，亦感到有些克制不住，设非为半身转动不了，只怕要倒了下去。

所幸这一阵难当的切肤蚀骨之痛，并没有持续很久，然而在朱翠感觉里，却有再也忍耐不住的感觉。就在她万难忍受，开口大叫的一霎，蓦地身上痛楚大消，全身穴路亦为之一时大畅，她的刺耳叫声，更像是冲破云霄一般的凄厉，为之爆发而出。一枚小小的红色透明血珠，倏地自伤处滚出，落入女尼手上的一面银盘之内。

“阿弥陀佛，姑娘你已无碍了！”嘴里一面说着，妙真女尼把朱翠按得坐了下来。

却见门帘微闪，潘幼迪已经现身在眼前。“怎么了？”一面说着慌不迭地闪身眼前，待看清了眼前一切之后，她才不禁为之松了一口气。

妙真女尼看了她一眼，微微含笑道：“这位朱姑娘敢情练有‘三元内功’，无怪中气如此之足，这一声吼，真有直上九天之势，想必有此一冲之力，穴路均已自解了！”

朱翠不禁面现羞窘，当下试着站起来运动了一下，果然百骸舒适，就连肋间的伤痛，亦浑然不觉了，一时大感惊异，频频向妙真女尼称谢不已。

潘幼迪亦好奇问故。

妙真女尼才道：“这位朱姑娘大概以前服用过这类毒药的解药，是以身上毒性一时未能扩散开来。”说时她偏过头来，转向朱翠道：“是么？”

朱翠忽然想起前此在船上，初遇海无颜时，承他赐了几粒为解救施女新凤的灵药，自己亦曾服下了一粒，原意为防止曹羽的再次施毒，却没有料到事隔二月之后，竟然会在此意外地救了自己一命，却是当初始料非及。当下微微点头道：“庵主这么一提，我倒想起来了，以前我确是服过这类剧毒的解药，想不到事隔两月，药性依然有效！”

妙真女尼含笑道：“这就对了。”

一面说，她乃将手上银盘高高托起道：“二位请看，这就是饱含九品红剧毒的毒珠，如非这位姑娘事先服有灵药，就算她内功再是精湛，可以闭气聚毒于一时不发，却万难挨过二十四个小时辰！我原以为姑娘只凭内功护体，使其不发，后来才知原来服有解药。”微微一顿，她脸色十分沉着地道：“不过，话虽如此，却也十分危险了！”

说话之间，即见盘中毒珠，忽然自行破开，渲染出一片红色汁液。顷刻之间，那面银盘内已沾满了毒液，原本是银光闪烁的盘面，瞬息之间变成了一片乌黑，并有一片淡淡的粉红色雾，缓缓向空中升起。

三人均是行家，不待彼此招呼，各人均闭住了呼吸。

妙真女尼拿出来一具精巧的打火机，“叭叭”地打出了一团火焰，这团火焰一经与空中淡红色烟雾接触，顷刻间燃成了一团碧色火焰。随着渐渐散出空中的淡红色烟雾，这团碧火一直连续不停地燃烧着，最后直到烟消火尽。

妙真女尼放下了手上的盘子，各人才恢复了呼吸。

朱翠惊吓得道：“好厉害的毒呀！若非庵主高见，我还不知道呢！”

妙真道：“贫尼三十年前为一仇家所陷，那人在当时即为一施毒高手，但我命不该绝，为一空门异人所救，自那次以后，那位异人并赐我一部解毒真经，内举当今人世各门剧毒之毒性，以及解救之方法，贫尼在此一道上，曾下过多年研习之功夫，十数年来持以济人，倒也结了不少善缘。”

朱翠由是重新向她称谢道：“若非庵主施以妙手，后果真不堪设想，庵主实在是我救命恩人，请受我一拜！”说时便待向妙真女尼拜下，却为后者双手托住。

“这就不敢当了，姑娘不要客气，还请坐下说话！”

再次坐好之后，妙真随即为她敷上了浅浅的一层黄色药膏，内铺以数片桑皮，用白棉布缓缓包扎，便大功告成。

潘幼迪十分佩服地道：“我只当庵主一身武功剑法了得，现在看起来，敢情你还精于医道，真是我们万万不能及的！”

妙真女尼目光向她一转道：“姑娘太客气了，前此贫尼迟迟不肯应姑娘之请出手与你论招比试，便是贫尼有自知之明，观涛阁武学天下见重，贫尼万万不及！”

潘幼迪一笑道：“未经比试，庵主又怎么知道不及呢，庵主如有意，我倒愿向你随时请教。”

妙真女尼轻轻嘘了一声，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姑娘又在重施故技，迫我佛前现丑了。”她鼻中冷冷一哼，缓缓接道：“姑娘这番激将，对贫尼来说，实在是白费了心机，慢说是姑娘与我素称交善，即使是贫尼昔年的仇家上门，也只怕再难激起我争强好斗之心了！”

朱翠一怔道：“这么说庵主莫非今世已不再谈武了？”

“那倒也不是。”说时她与潘幼迪彼此俱都坐下来。妙真女尼缓缓招手，指指壁上道：“这就是贫尼昔年惯用的那口‘玉池’宝剑，五年前把它高悬在壁时，至今日确实没有摸过它一次！”

潘幼迪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妙真女尼一双细长的眼睛，微微合拢起来。半晌，喟然叹息道：“这就是二位姑娘所不明白的了，你们应该知道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就贫尼而论，我的前半生，不幸卷入江湖武林，已经浪费了我大多宝贵时间，后半生虽有向佛之心，却仍然念念不忘武学之进讨。”轻轻一叹，她眼睛转向潘幼迪道：“这就是我为什么千里迢迢地走向金陵、苏州，甚至于上普陀进谒令师，目的就是一探深奥的武学之秘。”

潘幼迪道：“你这么做并没有错！”

“错了，”老尼姑微微摇着头道：“对于一个已经身入佛门中的人来说，的确是大错特错了！我方才已经说过了，人的一生是何其短促！”顿了一下，老尼才接下去道：“而佛道又是何等精深，有人苦心孤诣，少年入佛，穷其一生之力，犹不能顿开茅塞，贫尼又何许人也，焉能侈望自得于佛学武道，双途并进？”她深深地又叹息了一声，黯然自伤地道：“我错了，终于我想通了这个症结，将长剑挂起，便不在武学一途上求进了。”

潘幼迪叹息一声道：“听庵主言，我们真惭愧了。”

“那倒也不是！”妙真女尼一本正经地道：“武学与佛学一样，都是同样高深的学问，我的意思是除了至圣先佛以外，凡人极难双途并进，而至于极境。贫尼以为，我们只能择其一，楔而不舍。”微微一顿，她才又接道：“像是令师，她便是一位令我深深钦敬的前辈，我想她便是择武学一道而穷其毕生之力研讨钻进的一个例子。如果她像我一样晚年从佛，那武学一道便难精进更上层楼了。”

朱翠微笑道：“庵主所说极是，真是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了。”

潘幼迪点点头道：“原来这样，庵主你才不再出现江湖，虽经我苦苦哀求，也不再施展绝技了。”

妙真老尼微微点头道：“这是我的一点私心，万请姑娘成全。”

潘幼迪摇摇头，道：“我以为庵主这么做并非全对，一个人手拿劲剑，若是心中未存杀机，没有仇慧，也不会构成心里的孽障，庵主你以为可是？”

妙真女尼摇摇头，冷冷地道：“这句话似是而非，一朝剑在手，便不容你不过问武林中事，唉！这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当你一天拿起了剑，和江湖武林结下这个缘，便很难抽身了！”老尼满怀伤感地道：“过去数十年的武林生涯，给我的感觉像是一场恶梦，在武林中想要一直保持住你的尊严，不为别人打败，实在很难，然而你如果有见于此，半途思退，想要抽身，却是更难。”

朱翠不解地道：“这又为了什么？”

妙真老尼喃喃道：“因为别人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就像潘姑娘，她只是以武会友，还算是好的，另外的一些人，却是居心叵测……”

潘幼迪一笑，道：“庵主这是在明责我的不是了！听你的口气，莫非另外还有人居心叵测，上门来找庵主生事么？”

妙真女尼黯然地垂下头，发出了一声喟叹道：“这就是我的难言之隐了。”笑了笑，她注视向潘幼迪道：“只顾了说这些，竟忘了你的伤了。”

潘幼迪缓缓探出了右手道：“请庵主试试脉搏，便知伤势如何了。”

妙真庵主微微点头，一只手捉住了潘幼迪的脉门，彼此都不再出声。稍停之后，妙真庵主松开了手指，看着潘幼迪道：“姑娘的伤势，在于目前五行不通，莫非是为人内气攻入不成？”

潘幼迪点点头，十分折服地道：“庵主真是个大行家，情形正是这样。”

妙真女尼喃喃道：“这股内气断非寻常气机，敢莫是发自金铁兵刃之上？”

潘幼迪又点了一下头。

妙真老尼喃喃道：“好险！这股刀剑之气，若是再前进一寸，便得伤了心脉，那时姑娘是否还能保住这条性命，便很难得知了。”

潘幼迪与朱翠聆听之下，都不禁暗吃一惊！尤其是潘幼迪私下里更为之

捏了一把冷汗，对于宫一刀存下了深深的戒心。

“阿弥陀佛！”妙真女尼嘴里轻轻喧了声佛号道：“姑娘武功得自观涛嫡传，已是天下罕有敌手，这人却能以刀剑之气，攻入姑娘中腑，几乎伤了内脏，料想当是一功力极为杰出的穷凶极恶之辈，此人既然有如此功力，姑娘千万不可大意，要防他一防才是。”

潘幼迪点点头道：“庵主说得是，这伤要紧么？”

妙真女尼摇摇头道：“姑娘已识得厉害，防范于先，只须服药两次，每日早晚自运功力调息，便可复原如初。”一面说，她离开座位，自药架上取药包好，交与幼迪，并指示了服用方法。

是时院外响起了两声钟鸣。

老尼随即自座位上站起，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早课时间已到，二位姑娘可愿随同贫尼至前殿共瞻佛光么？”

二女当下连连称谢，起身告辞。

妙真女尼送出禅院，合十告退道：“请恕贫尼不远送了。”

朱潘二女径自返回栈房。

朱翠道：“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竟会遇见了前辈高人，若不是她指出我伤处有毒，我还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潘幼迪自倒了一杯茶，默默无语地喝了一口。

朱翠看她一眼道：“你在想什么？”

潘幼迪摇了一下头：“没有什么，你真的相信这个妙真女尼的话么？”

朱翠微微一怔：“你不相信？”

“不是不信！”潘幼迪微笑了一下：“她为人很够义气，又对你我有恩，照理说我是该对她怀疑的，可是我总觉得她有些言不由衷。”

朱翠道：“你是说？”

“我不相信她真如所说，是一个不再手摸宝剑的人。”

“那你认为她方才说的都是假的？”

“并非全假，起码有些言不由衷。”潘幼迪看了朱翠一眼：“你久处深闺，虽然学了一身难得的武功，到底历事不多，如果我这双眼睛没看错，眼前的这个妙真庵主……”方言到此，话声忽然一顿，猛地偏头向窗。

朱翠几乎与她不差先后的都感觉出了，就在潘幼迪偏头向窗的一霎，朱翠已腾身而起，双手虚接处，一双纸窗霍地为之大开。

就在这一刹那，一条纤弱的人影，蓦地腾身跃起，以朱翠之快捷身法，竟然未能看清对方之全貌，隐约中只看见了这人翩然翻起的一截衣襟！“唰”的一声，已隐向屋脊背后。朱翠先是一怔，随后想起，立即纵身跃起，一个快翻来到屋脊另侧，在交错的大片白杨树林里，早已失去了那人踪影。

身后人影微闪，潘幼迪现身眼前。“你看见了么？”

“嗯！”朱翠点了点头：“不过太快了，只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这人好利落的一身轻功！”

潘幼迪一双深邃的眼睛，投向对面杨树林里，神秘地笑了一下：“不要紧，我们早晚会知道是谁的。”一面说她翻身飘过屋脊，来到窗前。

朱翠也跟过去，二人细细地察看了一遍，看不出丝毫痕迹，甚至于连窗前地面上的一层泥尘都没有异样。

潘幼迪轻轻舒气道：“这人的一身轻功，绝不在你我之下。”一面说她头向上看了一眼，一截树枝斜伸当空。

“原来如此！”她嘴里说着，已经轻纵身而起，有手二指轻轻一捻，拈住了那截横枝的尖梢，整个身子随即腾在空中。她对朱翠道：“看见了么？”一松手，轻飘飘地落了下来：“那个人就是像这个样子偷听我们说话的。”

朱翠皱了一下眉道：“谁能有这种功夫？”

潘幼迪由窗户翩然进房中，朱翠也紧跟着进来。

“难道是那个老尼姑？”朱翠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难料其是真。

潘幼迪抬头看着她，微笑道：“你猜对了。”

“什么！”朱翠一惊：“你真的以为是她？我看不见得吧。”

潘幼迪冷笑了一声：“当然不能就此认定，不过几乎已经可以判断是她了。”

朱翠仰起脸来想了想，心里很紊乱。

潘幼迪道：“你可注意到了那个老尼姑的颇多可疑之处？”

朱翠的确是没有这么疑心过谁，听她这么一说，仰起脸来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表示不知。

潘幼迪道：“第一她那把挂在墙上的剑，其上不染纤尘，绝不像是经年久置的样子……第二……”她缓缓探手入怀，摸出了一方丝帕。

朱翠奇怪地注视着她，不知道她是在弄些什么玄虚。只见潘幼迪缓缓把丝帕打开来，却在里面留神地拿起了一小片枯叶和一些小小的泥渣。她看了朱翠一眼，道：“你过来看。”

朱翠忙自凑过去，看了看不解的道：“这又是什么？”

“这是一小片枯黄的竹叶和一些红色的泥土，这两样东西都是你刚才跟老尼姑进去疗伤时，我在她的一双鞋子上采下来的。”

朱翠还不大了解地道：“这又有什么奇怪？”

“为什么不奇怪！”潘幼迪看了她一眼道：“因为这两样东西，显然不是黄家堡所有，你再想想看在哪里见过？”

朱翠被她这么一提，才想起来道：“你说那天我们摸黑经过的那片竹林？”

潘幼迪点点头道：“对了，除了那片竹林内外，我就再也没看过一株竹

子，还有……”她小心地由丝帕里拈起了一些泥渣，递向朱翠道：“你再看看这些泥土有什么特别之处么？”

朱翠皱了一下眉道：“你是说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潘幼迪微笑道：“对了，这是最重要的，你再想想看，我们被曹羽阵势所困，那地方泥土的颜色？”

朱翠顿时明白过来，喃喃地道：“我想起来了，那地方的泥土，确实是红颜色的。”她把记忆中的泥土颜色，拿来与眼前的泥土互一对照，顿时心内雪然，对于潘幼迪的细心机智不禁由衷地佩服。

“现在你明白了吧！那你再想想看，我们在石崖初次遇见曹羽埋伏的时候，有一个人暗中以竹签救了你，伤了一人性命！你还记得吧？”

朱翠道：“我当然记得，我们当时不是猜是海大哥做的么？”

潘幼迪点点头道：“不错，当时我确是疑心是他，可是现在我可以断定，以飞签伤人的那个暗中高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老尼姑。”

朱翠微微点了一下头，吟哦着道：“你这么一说，果然有几分相似，这么说，这位青霞剑主对我们真是爱护备至了。”

潘幼迪讷讷地道：“我就是想不通这一点，她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

朱翠也不解地道：“她口口声声已不再动武，但是在暗中却照样地施展，这又是为了什么？”

潘幼迪道：“她是在造给人家一个这种印象，来掩饰她背后的行为。”

朱翠道：“那么她的背后行为又是什么？”

“这就是她刻意掩饰，不打算让外人知道的秘密了！”潘幼迪冷冷地道：“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摸清楚。”

朱翠道：“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即使刚才我们所猜测的都是真的，这个老尼姑对于我们也没有丝毫恶意，这一点应该不会错。”

潘幼迪点点头道：“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以后就不知道了。”

朱翠轻轻叹息了一声，不再说话。

潘幼迪冷冷地道：“我生平最不愿被人利用，如果一旦被我发现这个老尼姑是在利用我们，哼，那我可是饶不过她！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实在看不出她是在利用我们什么罢了。”

朱翠摇摇头道：“真是匪夷所思，不过，我实在不愿意再费这个心了。”

潘幼迪道：“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惦念着你的家人，急着去不乐岛，但这件事太重要了，千万不可失之大意，而且，我与你相处的时日已不多，我打算在这里再住三天，等到我内伤完全恢复之后，即返回普陀师门，以后在哪里碰上在那里再说了。”

朱翠听她这么说，一时默默无语。她们见面时日虽不多，总共不过三天，然而这三天的患难相处，却使她们彼此均在内心种下了深挚的感情，现在一

听说潘幼迪要走，朱翠自然心里不是滋味，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怀。

她虽然没有说一句话，潘幼迪却能全然领会她的心意，四只眼睛不期然地接触之下，潘幼迪微微地笑了。

“你放心，”潘幼迪盯着她道：“等我师门事情一完，我就会来找你的，只是我要告诉你，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有些事固然急如星火，有些事却是欲速不达，尤其是前往不乐岛这件事，我希望你还要多有准备的好。”

朱翠点点头道：“这个我知道。”

潘幼迪道：“时间还早，愿意到外面去散散心么？”

朱翠摇摇头含笑道：“我宁可一人静一会儿，我已经有两天没练功夫啦。”

潘幼迪道：“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练你的功，我出去转一圈去，咱们下午再见。”朱翠点点头，潘幼迪随即站起来向外步出。

屋子里只剩下了朱翠一个人，只是脑子里却依然难得清静，好容易压制住思想母弟的情绪，运功调息了一阵，等到才一空闲下来，却又想到了海无颜。“海无颜！”她低低地唤着这个名字，一时间心情更紊乱了。

海无颜正在聚精会神，极其缓慢地推出了最后的一掌。

这一掌不偏不倚地印在了吴明“气海穴”道之上，吴明身子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之后，忽然大吼了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血色泛紫，紫中带黑。随着他的身子向前直直的一挺，七尺长躯已经站在了海无颜对面。

“完事了？”吴明直直地瞪视着面前的海无颜：“我想身上的毒大概已经全部解干净了吧。”

海无颜点点头道：“不错，全解干净了。”

吴明大笑了两声，在石室内前后走了一圈，陡地站住脚步，两只手向当空一伸，全身骨骼顷刻之间发出了一阵格格响声，紫黑的脸上倏地闪过了一片红光，这一霎似乎由于功力的恢复，又为他带来了无比的自信，蓦地，只见他身躯猝然腾起，有如旋风一阵，猝然间已扑向海无颜身前。

石洞里旋荡起大股的疾风。

吴明身子猝然向下一落，两只手掌已施展出“双撞掌”的手法，直向海无颜两肋上按去。海无颜双眉一扬，急切间不容退后，双手乍提，实实在在地接住了对方的双手。

在一阵凌厉的战抖之后，两个人立刻又回复了平静。

紧接着吴明身子摇了一摇，禁不住霍地向后退开了一步。在这一霎，他像是得到了一项证实。

“你的功力毕竟比我要高上一筹，佩服！佩服！”一面说时，吴明发出了颇为尴尬的“嘿嘿”笑声，脸上神色显现着无可奈何的懊恼。

“你错了。”身着紫衣的海无颜脸上并无丝毫喜悦：“我的功力，不是眼前你所能了解的了。”

吴明用着不解的眼神看着他。

“不是我要说句让你泄气的话！”海无颜喃喃地道：“我的功力又岂止比你高上一筹而已？”

吴明身子一震，凌笑道：“你……你是说……”

海无颜一笑道：“你如今伤势是痊愈，功力即使不能发挥十成，应该也有九成了，你可同意我这种说法么？”

吴明点点头道：“有理。”

海无颜冷笑了一声，喃喃道：“但是我……你应该看得出来，我目前仍在伤势之中。”

经他这么一提，吴明才忽然像是明白过来，一双炯炯瞳子，频频在海氏脸上转着。他所看见的是海无颜那一张失去血色的脸，殷红而似瘀血的一双眼眶：“嗯，你果然像是中有很厉害的内伤。”

海无颜点点头道：“不错，这个伤已经缠了我好几年了，就只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不妨告诉你，现在我能施展出手的功力，只是我原有功力的七成左右，这一点料必你能够明白。”

吴明怔了一怔，随即呆住了。

海无颜脸上现出了一抹凄惨的笑，忆及起多年来的痛苦煎熬，他那张原本失血的脸上，甚至于泛出了一片青色，每当他想到了这里，总会激荡起无比的仇恨，从而激励他坚毅的决心。

吴明惨笑了一下：“你是一个怪人，我对你真的一点也不了解。”呵呵一笑，他又接下去道：“然而无论如何，我这条命总是你救活的，算得上是我的恩人，就凭这一点，我就应该感激你，说吧，有什么要我干的没有，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你言重了！”海无颜喃喃地道：“其实我对你要求不多。”

“说吧，只要你说出来，不是让我欺师灭祖，我一定会答应你的。”

海无颜冷冷地道：“你们不乐岛的‘醉金乌’绝技，我已经见识了四招，还剩下五招，现在是你施展出来的时候了。”

吴明先是一愕，接着狂笑了一声：“怎么回事，你脑子里还想着这个？”

海无颜道：“你不愿意？”

“不！”吴明道：“当然不是，我只是心里奇怪而已，不过，我既然答应了，当然会如你所愿，只是你是知道的，这套招法一经施展，便不能不全力以赴。”

海无颜冷笑道：“这个我很明白，我所要求的也正是要你全力以赴，你只管施展出来好了。”

吴明一双眼睛骨骨碌碌在他身上转着，脸上阴晴不定，忽然他硬下心来，点头道：“好吧！你既然一再地要我现丑，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恩兄，你可知道，这是有违我不乐门门规戒律的。”

海无颜微微一笑道：“你们不乐帮一向都在让人家不快乐，难得自己也该不快乐一下，好了，我等着你的。”一面说时，他双手平着向外微伸，整个身子已向后缓缓退开。

顿时间，这问石室里即充满了充沛的气机。

吴明脸色也跟着变得沉着了。

“大雅！”他眼睛盯向一隅的哑童：“你往后面退，我和这位恩兄只输划比划手脚，不关你的事，你只许看，不许插手，知道吧。”

大雅当然明白，他虽亦属金乌门的门下弟子，可是像本门开山立门的绝技“醉金乌”手法，他却是从来还不曾目睹过，前此吴明与海无颜较技，曾经施展过这套招法的最前四招，因伤势发作而不止，已使他惊心动魄，这时乍听之下，慌不迭地连连点着头，急促退向一隅墙角，贴壁站好，不再移动。

吴明一霎间运气着力，却将大股丹田之气提聚双掌，那双手掌眼看着胀大了许多。他道：“这可是你自己一再要我施展的，倘或有什么误伤，恩兄，你可怪不得我。”说话时，只见他腹部频频收缩不已，每收缩一次，脸色就越见振住，一双眼睛亦更见明亮。

陡然间，吴明大吼一声，硕大的身躯，有如狂风怒涛般地扑到了眼前。打量着他眼前这般快速的身子，只以为一上来必将是疾风骤雨，一发不可收拾。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真个称得上是疾如马，静如山。

看起来，双方几乎已将迎个正着，就在这一刹那间，吴明的身子陡然停住。

大股的劲风，迎合着站立不动的海无颜，发出了“砰”然一声巨响。这一声爆响，纯系来自两股凌厉空气的猝然接触，配合着吴明猛厉的进动身势，其势动人心魄。

难得海无颜那般的镇定。多年来，他昼思夜想，一直在思索着对这套醉金乌手法的突破，难得今朝得偿夙愿。面迎着吴明这般猛厉的攻势，他身子甚至于连动也不动一下，然而并非真的就像他外表那样沉着，包括他全身每一根神经，都早已全神贯注。一股发自丹田，融汇四肢的充沛劲力，恰恰于吴明收住身势的那一瞬间猝然提升而起。

无巧不巧的，吴明也于这时，发出了他凌厉的招式。随着吴明的双手，推出了一种“半月”的形势，一股锋利如刀的风力，随着吴明的左手指尖猝然划出去，直取对方咽喉，那只收缩的右手，却在这时直出如许，当胸猛厉地直推而出。这一划一推，看似无奇，其实却包容万千，其中暗藏有熊伸虎经，极其凌厉的飞满雷动之势，正是醉金乌手法中的第五式“残月抱”。

海无颜脸上一霎间升起了无名的喜悦，他的喜悦来自他已证明了对于这一招式的事前种种揣测，全系正确无误。于是随着他的出手，乃形成了对方此一招式的克制，只见他左手忽地抡起，在略呈波浪状态的出手里，拇指与其他四指形成了一个拿捏的钳形姿态，妙的是吴明那么猛厉快速，兼具灵巧的左手半月攻势，竟是迷不开他的这个钳势，忽然被他拿了一个正着。

同时间，发自吴明猛厉的攻心一锤，却亦包含在海无颜右手无限春风的手掌之间。

两个人的身子，在甫一接触的当儿，顿时纠在了一团。

吴明必然是极力地在摆脱对方，随着他身子快速的一连几个打转，却苦于对方的一拿一贴，有如一个大吸盘那般的瓷实有力。

忽然，双方像是猝然分开了。

海无颜的身子“唰”地一下子腾了起来，在这个势子里，他施展的是一式“燕抄波”，随着他跃起的身子，蓦地向下一抄，一只右手，有如飞鹰搏兔般，向着吴明背上力抄了过来。

“叭！”一声，像是拍在了吴明的背上，然而在吴明快速的一个滚势里，又脱开了。

接下去的这一招，更显得力势惊人。

吴明身子跃起得那般灵巧，两只手左右交叉着直向海无颜腹下抄来。

两个人，却幻化出四个人的影子。

在一阵急促的接触声音里，吴明大声喘息着向左面闪开，海无颜却向有面掠出去。也许是限于眼前所能施展身手的空间过于狭小，他们两个人的身子，双双都沉重地撞向石壁。

海无颜的前腹两侧，已为吴明猝然挥出的双手戳了两个窟窿，吴明本人却未能占丝毫便宜，背脊上留有海无颜深深的一道指痕。

也许是这一道指痕，激起了吴明的“无名”之火：“好本事，还有三招，你就一块接着吧。”嘴里说着，脚下像是螃蟹那样的一路歪斜着趟了下去。

如果你为他眼前这一趟醉态可掬的步法迷惑或混淆，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极其凌厉，无限杀机的一式杀着，正孕育其间，蓦地，吴明的身势，旋风般地狂掣而起。

他身子乍起的一瞬，也正是海无颜乍落的一霎。一个往天上起，一个却向地下缩。

吴明所施展的乃是极为猛厉的“醉扑斜阳”，在这个势子，他的双手两足，甚至于壮健的体魄上，都聚集着罡劲的功力，像是“金龟罩顶”，又似“云遮大地”，那么猛劲地当头直压了下来。

海无颜看来万难脱开对方这强势的一压。

事实上，吴明在施展这一招时，方圆两丈之内，简直可以说是不容许有

任何异动。这种居高临下的招法，原是最易发挥功力的极致，称得上事半功倍，若以眼前吴明的功力论，简直是威力至猛，实在难以想象得出有什么万全的闪躲之策。

地面上就像是猝然起了一阵旋风，在吴明强力的体魄压势之下，扬起了大片的土屑，紧接着空中四肢齐开的吴明，已泰山压顶般地落了下来。

在“金乌坠”招式之中，这一手是属于第七式“大星陨落”，威力之刚足劲猛，简直是无懈可击。

随着吴明急劲的落势之下，两手、两脚、双膝，六个定点，再加上全身上下所带来的劲力，轰然一声巨响，撞向地面，整个石室俱都大大为之震动，这一震之威，竟使得屋顶石块迸落如雨。石室里顷刻间漫延起大片灰砂烟雾。

吴明的身子在其全力一击之后，绝不少缓须臾，一沾即起，四肢箕开，大字形的躯体，腾起，只一下，又紧紧贴在了屋顶之上。这一霎，气氛出奇的宁静。

石室里由于激荡起过多的土屑灰砂，须要等待片刻澄清之后，才能有所辨别。

伫立一隅，始终不曾出过声音的哑童，这时也忍耐不住，被灰砂呛得发出了一连串的咳嗽。

背脊紧贴屋顶的吴明，一直静静地观察着眼前，使他奇怪的是，这么久的时间里，他听不见对方一点声音，甚至于连对方的身形也失去了。

灰砂渐渐消失，石洞里渐现清晰。

然而，包括了大雅的一双眼睛在里面，竟然没有能看见海无颜这个人的身影，他竟然消逝了。

吴明心里一阵发凉，脊背吸力一松，全身有如四两棉花一般地轻轻落了下来。

他身子方自落地，眼前人影再闪，海无颜也同时落身下来。

敢情与吴明一般无二，海无颜竟然也是贴身室顶之上，至于他是怎么上去的？何时上去的？吴明竟然是丝毫也不曾觉察出来。这一惊，使得吴明为之目瞪口呆。

“承教，承教，还有两招，足下你就不要客气，一并施展出来吧。”说话时，海无颜已一步步向着吴明眼前踏进过来。

吴明的脸先是涨得一阵子发红，紧接着有些渗青，蓦地一声冷叱：“好！”

盘腰运掌，一步步向前逼进。壮健的身躯，随着他前进的步子，不时地左摇右晃着，每走一步，晃上几晃，下只是身子在晃，他的足下也晃，四肢也在晃动，整个石室里，随着他晃动的身子，激起了一阵轰轰之声，较之前番，显然又是一种新的感受。

海无颜身子顿时站住不动。

这一霎，他那双睁大的眼睛，缓缓地收敛起来，成了两道细缝，每当他集中精力，运神凝思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表情。他似乎已经感觉出来，最紧张要命的一刻已经到来。

多年来，他甚至于在睡梦之中，也会梦见这一招式，一想到此，他会情不自禁地为之热血沸腾，身上的暗疾，亦会隐隐作痛。从而使他潜生出一种激动，一种复仇的激动。然而眼前，他却不得不有所收敛。

透过他深邃的一双眼睛，面前的吴明，似乎正在玩弄一种小儿作耍的姿态，像是在变戏法，又似在玩魔术，渐渐地他的那个身子模糊了。

通过他舞动的双手、身形，原本的一个人，忽然变成了两个，两个变成了四个，四分为八，人影越变越多，这一霎，纷纷作扇面状地向外扩散开来。

这一霎，就在海无颜深深吸进一口气的当儿，吴明已如怒涛狂卷般扑了过来。

几乎和他不差先后，像是一般无二的，海无颜也摇动着他的身子。

如果通过第三者哑童大雅的眼睛里，所看见的形象更为奇怪。因为他们双方的姿态看起来简直是太相似了。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数不清有几条人影，总之，在吴明一系的人影扑上的一瞬，海无颜的一系人影也迎了过来。

这一刹那无异是快到了极点。

紧接着，这些人影一迎在了一块。属于幻像的终究是幻像，一连串的波波声音，随即消逝于无形，因此可以证明出，虽然这些人影是属于子虚的幻景，却亦已含着一分力道，因此在两力互撞接触的当儿，发出了“波波”之声。

像是一串小鞭炮般，发出了一连串的清脆爆破声，随之而后的即是人影双双消逝，然而，其中毕竟有真实的一个。

“啪！啪！啪！啪！”四只手掌，在四个不同方位接触在一块。再下去两个人像是扭股糖般地一阵之打转，而后忽然分了开来。

鱼跃而起的吴明，像是一头雄狮般的猛厉，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大吼，再次扑了过去。

“醉金乌”一共是九招诡异身法，到此已全部施展完善。

两个人像是又缠在了一块，由这一头推向那一头，由那一头又推向这一头。像是用老了一个拙笨的动作，只是其间却包藏了万千细节，数不清的千百动作。

在一阵劈啪连声的掌接时触之中，两个人似乎又掉换了一个方向。

忽然吴明由下面翻上的一只手，待要插进海无颜的时窝，海无颜身子向左后方微微闪开了一些，在这个闪势之下，海无颜已抓住了那难能的千分之一。

这一霎，他的手如果如时地扳住了对方的手腕子，便可出奇制胜，施展他苦心殚虑之所得，将对方力毙手下。然而，他却不欲这么施展。在此，他留有深心。

他似乎已达到了比试的愿望，他已稳操胜券，但却无须在眼前逞能求胜，即使所表现的是相反的败象，却无违初衷。

海无颜已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在那一霎把右手尖锐猛厉的手指插进对方的心窝，但是他却故意让自己又失去了这个机会。因此吴明在最后一霎，获了胜。

抬起右手的吴明，在不能自己的情况下，尖尖五指反插进了海氏的右肩窝下。即使有强韧的护体元罡，也难当吴明千钧的一戳。

海无颜脚下一踉，平身倒了下去。他当然心里有数，即使是存心负伤，也要表演逼真，因此当他身子直挺挺地倒下去时，真的就倒下去了。

一股血箭，由吴明手插之处窜了起来。

海无颜打了个滚儿坐起来，右手力按了下，阻住了待势要窜出的再次热血。这一刻，他面色沉着，并无痛苦，实则却强掩着内心的狂喜，不使形诸于面。

吴明直挺挺地站在面前打量着他，全身随着急剧的喘息而频频起伏着。有说不出的感触，使得他一时欲语还休。在他的印象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他也难以想通，眼前这个人竟然能在“醉金乌”这套招法下，保持不死，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我终于见识了，佩服！佩服！”海无颜一面说时，缓缓由地上站起来，在他站起之时，随即施展特殊的点穴手法，止住了伤处附近的穴道，向着吴明微微颌首，向外踱出。

吴明惊魂甫定下，赶上一步，道：“喂！”

海无颜回过身来，道：“你还有什么事？”

吴明瞪着一双大眼睛，略似歉疚地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故意要伤害你。”

“这个我知道，”海无颜微微扬动了一下眉毛：“能够见识到这套‘醉金乌’手法的高妙，已是我最大的荣幸，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吴明不禁绽开了笑容，心情为之顿时开朗。

海无颜转过脸向着一旁的哑童又点了点头，这才转身向外步出。

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吴明对他已存下接交之意，只是他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鉴于对方的冷漠，几次话到唇边，又吞回肚里，眼前这一刻，他却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

“喂喂，恩兄！我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应怎样称呼呢。”

海无颜站住脚，摇了一下头道：“我的名字，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这又为了什么？”吴明愣了一下，心里由不住有些生气，他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平常任何人的账他都不买，可是不知怎么对于目前这个人，却竟能百般忍耐，一容再容，这一点可能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海无颜回过身来，像是忽然想起一件事道：“噢！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无忧公主朱翠要我放你们回去，你们已经自由了。”

吴明挑了一下眉毛，大喜道：“好极了，她人呢？”

## 十六

海无颜摇摇头：“不知道。”随即向外步出。

今天，他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愉快。

多少年以来，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有破解“醉金乌”这套罕世绝技的一天，今天这个愿望终于达到了。只凭这一点，就值得他绽开笑颜，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大杯。

于是他来到了眼前这家酒店：“白桑轩”。

顾名思义，这里倒真的种植有两行桑树，店主人用白粉把桑树的树皮粉白了，漆上“白桑轩”三个字的招牌，由酒店两侧左右排开来，看上去十分醒目，在正面屋檐下垂挂着两排鸟笼子，笼子里关的是八哥儿和画眉，不时地跳上跳下，发出咕叭咕叭的鸣叫声音。

海无颜选了一个侧面靠窗的位子坐下来，只须抬起头即可清晰地看见远山的落日和朵朵红云。

秋天的长空显得无限肃杀，偶尔过空的雁影，更为眼前增加了几许单调。

这里的桑堪酒最是出名，其色暗紫，喝起来甜甜的，可是后劲儿却不小，外来不明客，常常在畅饮之后不知醉倒，是以在酒店大门的两侧，准备有两列红漆板凳，据说就是专为这些醉客所准备的。

海无颜独自个喝了两角酒，要了一笼包子，慢慢地吃着。多年以来，他的心还不曾像眼前这么开朗过，那个紧紧压迫在内心的悬疑，终于得到了解答。那就是，他多年的苦心钻研，没有白费。

他所研究出来的招式，已经过证实，确能克制“不乐帮”的罕世奇技“醉金乌”手法，虽然在与吴明的交手一战里，他所表现的是个败绩，然而他心里有数，真正获胜的是他，而非吴明，如果他不是及时手下留情，吴明已在最后那一式交手里，丧生在他手下。

秋风飒飒，扬起了地上的桑叶，一团团在眼前打着转儿，一个落魄文士模样人，蹒跚来到了店前。

这人一身青布长衫，肩上搭着银袋，像是走了很远的路，身后铃声当当，还跟着一头小毛驴，驴背上驮着一些东西。

像是个出门应考的举子，有些地方却又不大像，不过驴背上驮着的书倒不少。

这个人牵着驴，伫立在门前老半天，一个劲儿地只是打量着“白桑轩”这三个字的招牌。他白皙的脸上，满布着风尘之色，两道弯起的眉毛，有着几许愁苦与机智，显示着这人的不落凡俗，却并不十分得志。

看着看着，一个小伙计由店里走出来，过去与他搭讪了几句，他把手里的小毛驴交给了那个伙计，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灰尘，随即向着“白桑轩”店门走进来。

店伙计把他带到了个临窗的座位，这个位子与海无颜只隔着一个座头。

放下了肩上沉重的那个布银袋，接过了一个伙计手上的手中把儿擦了脸和手，指点了几样菜，想是不太欣赏这里的茶，他由银袋里拿出了一小包茶叶交给店伙计，随即倚背向椅，不再多说，只是沉沉地想着心思。

海无颜对于此人的好奇，暂时止于此，随即把目光移向一旁。这一转移目光，却又被他发现了另外一件新鲜事儿。

一个玩猴儿戏的老人，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店前，这个老头儿，大概总有七十开外的年岁了，时令虽当深秋，他却在身上裹着厚厚的一件老绵羊皮背心，人既瘦小，衣服却是这般肥大，给人不大谐调的感觉，更何况他背后还背着一个既大而又十分沉重的箱子，以致于他原本就有些向下弯的腰看上去更弯得厉害了。这样的一个人，已是十分的累赘，偏偏他手里还牵着一双猴儿，那双猴儿，只是滴滴溜溜地在他身前打转，模样儿显得极其不安宁，猴子一转连带着老头儿也跟着转，不待猴戏上场表演已是十足的逗乐了。

玩猴戏的老头嘴里吆喝着：“喂喂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么一闹，可是要了你爹的命喽！”

口音里夹杂着浓厚而刺耳的晋陕味儿，每个人都被他这种外乡口音引逗得侧目而视。

只见那两个猴儿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同时打转，弄得老头儿顾此失彼，简直不知照顾哪边是好。好不容易，这个老头儿才把猴儿给弄顺了，就在酒店正中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一个小伙计过来帮着他想要把背上的箱子拿下来，却被一只猴子跳过来举爪攻击，把这个小伙计的裤子都抓破了。

这个小伙计嘴里“啊唷”怪叫了一声，吓得急忙退开一旁，大叫道：“啊唷，啊唷！好厉害的猴儿！”

老头儿呵呵笑道：“鹅（我）这猴儿厉害得很，你不要想去碰它。”一面说，他这才松下了背上的箱子，把猴子一个一个拴在两只木凳上。

那个险些被伤的小伙计，赔笑在一边说：“帮帮忙，你老人家，把猴儿拴到院子里去好不好？”

玩猴的小老头抬了一下眉毛，老气横秋地道：“什么，你要鹅把猴儿拴到院子里去，简直是岂有此理，实在告诉你吧，这两个猴儿就是鹅的儿子，听话得很，你们不惹它，它们乖得很，不信你看看！”一面说，这老头儿一只手拍着一条板凳大叫道：“大儿，你上来，给鹅乖乖坐好。”右边猴子听他这么一招呼，果然尖叫一声，身子一耸就跳上了椅子。

小老头又拍了拍另一条板凳道：“上来上来，鹅的二儿！你也给鹅乖一点，学着你哥的样。”另一只猴子聆听之下，也一跳上来，坐着不动。

小老头嘻嘻一笑道：“对了，对了，这才是鹅的乖儿，比起这些孙子来可乖多了。”

原本看热闹的一些酒客，听到这里俱都停住不笑了，敢情无缘无故地都被这个小老头儿给骂上了，成了孙子了。

擦了一把脸，小老头又拿起茶壶，分别在两只碟子里倒了些茶水，分送到两只猴儿面前道：“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足了以后好干活儿，听见没有？”两只猴子倒是听话，他怎么说怎么好，聆听之下，各自低下头来滋滋有声地把面前碟子里的茶水吸得一干二净。小老头自顾自地乐得拍手哈哈大笑，一副旁若无人模样。

海无颜在对方这个小老头乍一现身的当儿，就已经留意到对方的几点非寻常之处。

这时待机好好打量对方一番，只见他生就一对招风耳，一副猴头猴脑样子，简直与他所牵来的那双猴子是一个模样。这个人虽然一副乡下土佬，打扮成行走江湖耍猴的卖艺人模样，可是海无颜却不能就此认定。

第一，虽然从外表乍然看去，土固然是土矣，可是如果仔细观察，却是生得并不粗鲁，手脸皮肤俱都细白干净，尤其是双手十指，都留有甚长的指甲，只这一点就不像是行走江湖的粗人。第二，这个老头儿那双眼睛里含蓄着隐隐菁华，一双太阳穴更是较常人要凸出许多，分明是一个内功有了相当基础的练家子。以上两点，虽然在外人眼中，毫无可惊可奇之处，可是却万难逃过海无颜一双精锐眸子。

甚至于，那个早来一步，一身青衫的文士，也对他发生了兴趣，不时地向他瞅上一眼，脸上表情阴晴不定，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海无颜缓缓地饮下了一角酒，凭他精确的判断、过人的见解，他立刻猜测到，这个地方极可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他生平最不喜爱管人家闲事，倒不是他缺乏正义感，而是围绕在他本人身边的事实在已是够多了，这是其一；其二，这些江湖事实在也是理不得，一经涉足其间，本身便实难脱开干系，演变到后来、常常成仇，甚至于终身化解不开。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身负奇技的江湖杰出人物，常常把管闲事引为生平大戒，非万不得已，绝不插手其间。

海无颜起先发觉牵驴的少年，认为不过出于偶然，还有几好奇，然而现在当他再次发觉到牵猴子的老人，就不能再认为是一桩“偶然”事件了。

由袖子里拿出了一小块碎银子，海无颜正待吩咐小二算账，却没想到，就在这一霎间，又被他看见了另外一件新鲜的事儿。

辘辘车声，夹起了大片尘土，蓦地来到了面前，就在白桑轩的正门前，陡地停住。

车把式是个黑圆健壮的小伙子，嘴里吁了一声拉住了马缰，即见车门开处，由里面走下来一双白衣男女。

这双白衣男女的乍然出现，使得原待要站起来的海无颜，忽然止住了待要站起的身子，脸上顿时显出了一番惊疑。敢情来者二人他是认得的。下意识，他随即把身子向着面前石柱移了移，借以遮住了半边面影。

来人这个白衣男士，一身白缎长衫，其上绣有整棵修竹，其人鼻正口方，颊下留有络黑须，约有半尺左右长短，黑亮的眼珠子，顾盼生威，头上的一顶同色便帽，却在两侧垂有两根风翎，显然是一个风流调搅的潇洒人物。

那个与他同行的女人，看上去三十六七的年岁，生得姿态雍容，落落大方，宫样蛾眉，郁郁秋水，一身白衣，其上绣有大片梅花，白底红花，衬托得这个人更形娇艳动人。

这样的两个人，分明是富贵中人，忽然在这个小店出现，自然使得各人为之私下猜测不已。

是时由车厢前座又跳下了一个模样儿清秀伶俐的小跟班儿，急趋向前，伸出一手，让那个看来雍容华丽的妇人将一只纤纤细手搭向其上，三个人直向白桑轩酒店进入。

酒店里原本是乱哄哄的，就在这对夫妇乍然进入之时，立刻显出了异常的清静，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大了，显然对于进来的这三个人，产生了极度的好奇。

一向只是坐在柜台后面拨打算盘珠子的掌柜，居然也由不住自位子上站了起来，三脚并两步跑过来侍候客人。

白衣男士打量着面前的店掌柜的，微微点了一下头道：“这里就是七里铺的‘白桑轩’么？”

掌柜的立刻赔笑道：“不错，不错，这里就是七里铺，白桑轩就是小店。”

白衣男士点点头道：“带路。”

还带什么路？迈步就进来了。

掌柜的亲自把这一双望似贵宾的客人让在了上座，两个店小二招呼着上茶的上茶，送手巾把儿的送手巾把儿。无如却被那个看来清秀漂亮的小跟班儿一律给挡了驾，即见小跟班儿由身后拿下了一个箱子，打开来是一套漂亮的景泰蓝瓷器，另外取出一个茶叶罐子，里面是上好的茶叶。他随即吩咐店

家道：“我们老爷夫人只喝自己带的茶，杯子碗筷，也用我们自己带来的。”

掌柜的愣了一下，随即弯腰连声称是，将东西接过来，转身吩咐身后的伙计一番。

这时，座上那位白衣男士轻轻发出一声低咳道：“还有这里的掌柜的呢，你把他给我叫来。”

掌柜的一笑上前道：“小人就是，这位客官有什么差遣么？”

白衣人轻声一哼，上下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道：“很好，你原来就是这里的掌柜的，有件事我要你帮个忙，你贵姓？”

掌柜的哈腿赔笑道：“不敢，小人姓侯。”

“侯掌柜的。”

“不敢，您大爷……”

“没有什么，你这个地方不错，我想在这里挨上些时候，可能半天，可能一天，也可能两天三天。”

“噢，”侯掌柜的发了傻：“只是，小店开的是酒店，只卖吃食，却没有客栈。”

白衣人道：“这你就不管了！”一面说，这个体面的白衣人把折起来的袖子翻开来，两根手指头拈起黄澄澄的一片金叶子，足足有二两重。

“噢，这个先付给你，算是今天全部开销。”

侯掌柜的两只手接过来，立刻两只眼睛笑得都眯成了一道缝了：“我的大爷，这可是金子呀……这是……您大爷和宝眷要吃些什么呀……就是给您老上燕翅全席，也使不了这么多呀！”

白衣人朗笑一声说道：“燕翅席怎能合我的口味？吃什么，我的跟班儿会招呼你，简单清爽，这个，用不着你操心，倒是……”微微一顿，他的一双眸子缓缓扫过食堂内各人：“只是你这里太杂了。”

“这……是么！”侯掌柜的搓着两只手：“七里铺是小地方，因为临江靠岸，所以南来北往的客人是杂了一点。”

白衣人点点头道：“这个我知道，但是从现在起，希望你不要再接待一个客人，你明白吧！”

侯掌柜的喃喃道：“这……您大爷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衣人莞尔一笑道：“很简单，从现在起，你这店里的客人是只准离开而不准增加，你明白吧！”

“噢，原来是这样……”侯掌柜的呆了一下：“这这……”

“除了刚才那块金子以外，我另有赏赐，这一点你要务必给我做到！”

侯掌柜的顿时笑逐颜开，一连串地应声答着，随即招呼身旁小三道：“谢三，把客满的牌子给挂出去，这位大爷已把所有座位给包下了！”

叫“谢三”的小伙计，高声答应着，转身就往外跑，不经意却与一个戴

金箍的高大道士撞在了一块。

敢情是那个道士正往里面走，谢三往外面跑，一个有心一个无意，就这么撞在了一块。

道士身高体大，谢三却是又瘦又小，一撞之下，蓦地反弹了出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哎唷……你这个人……”嘴里哎唷着，谢三半天才由地上爬了起来。

“我这个人怎么样？”道士打着一口湖北官话：“你们是开店卖饭，酒家是来吃饭的大爷，哪一点错了？”

一听是来吃饭的，谢三立刻跳起来摇着双手：“对不起，这位道爷请到别处去吧！”

道人挑动着一双浓眉道：“胡说，明明有的是座位，怎么叫客满了，来！给道爷倒茶，好茶！”嘴里说着，这个道人一只手提着沉重的一只冰铁禅杖，就往里面走。

看到这里，居中而坐，那个玩猴儿戏的小老头儿，忽然呵呵笑了：“这可好，有乐子看了，小二，来酒！”两只猴儿也像它们主子一样的凑趣，拍桌子打碗，嘴里咕叭乱叫。

白衣夫妇似乎在进门不久，已把在座每一个人都观察到了，单单只是忽略了一个人，即海无颜，因为他半边身子被一根大柱子遮住，只能看见他半边背影，既然这样也只能把他当寻常客人了。

侯掌柜的一看后来的道人耍赖，心里好生为难，他好不容易巴结上了眼前阔客，满打算大把银子到手，却没想到会忽然杀来了这么一个不识抬举的道人，他这么一搅可难免把自己到手的银子给弄飞了。

“噢，这位道爷，你这是干什么！”侯掌柜的三脚并两步跑过去：“道爷你请吧，我们这里的座位，已先被人家包下了！”

道人一声狂笑道：“放狗屁，刚才我老远看见还有客人进来，怎么说是已经被人给包下了？”一面说时，抬手指向白衣秀士那桌道：“噢，就是他们，我明明看见他们进来，怎么，是嫌我道爷付不起酒钱吗？岂有此理！”

侯掌柜的心里一急，也顾不得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抓他的铁禅杖，嘴里大声道：“不行，道爷你不能无理取闹！”

他想象中那根冰铁禅杖不会有多重，哪里知道两只手一抓上去，使出了很大的力气，才刚刚提了起来。

道人浓眉一挑，一声狂笑道：“就凭你这样的废物，还想赶我出去？去吧！”说时大手霍地向外一翻推向侯掌柜的前胸，不过是轻轻的一下，侯掌柜的已当受不起，脚下一个倒踩，一跤直向后翻了出去。

猛可里，却另有一股力道霍地发自侯掌柜身后，将侯掌柜待要倒下的身子蓦地托住，侯掌柜的原已摆出了一副四脚朝天的翻倒姿态，猝然为背后风

力一顶，居然把倒下的身子给稳住了，自己也感到奇怪，倏地回头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所见的是，那个一身白衣服阔客人正由座位上缓缓站起来。

眼神里聚集着隐隐的怒，白衣人那双眸子瞬也不瞬地盯向那个道人。

“道爷你来晚了，这位侯掌柜的说得不错，这个地方确实是被人包下来了，道爷你还是请吧！”白衣人声音低沉，但是每一个字都字正腔圆，内行的人只需要略一留意，即可知道几句话纯系发自丹田，而听受者那个高大的金冠道人，更是另有感受，对方这短短的几句话，每一个字音，都有如黄钟大吕那般震人耳鼓，足以发聩感聋。

道人脸色微微一怔，冷哼一声道：“你我都是同样来吃酒的，哪个要你管闲事？你说这家饭店已被人包下来，你把这个人找出来我与他说说话，看他容得下容不下我来？”

白衣人道：“他容不下你。”

道人大声道：“为什么？”

白衣人淡然一笑：“因为他嫌你太臭了！”

他此话一出，顿时惹来哄堂爆笑之声。

金冠道人鼻子里冷哼了一声，两道浓眉张开来又皱回去，一只右手似在微微颤抖之中，睛中着了几许力道。

“嘿嘿……”一连串的笑声，发自他那张已为绕口黑须所掩满的嘴里：“小子，我知道你有两手，用不着跟道爷我过不去，有什么道儿，你划下来，道爷接着你的就是！”

白衣人道：“只怕我划下的道儿，你接不住！”

“笑话！”金冠道人一声狂笑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道爷能够大摇大摆地由武当山走下来，就不会偷偷摸摸地回去丫来吧，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白衣人点点头道：“这么说足下想必是武当山的‘铁肩道长’了？”

“呵呵……”道人仰天大笑了两声，一双眸子里像是要喷出火来：“不错，我就是铁肩道人，难得贵客你还知道有我这么一号人。”说话时，他手由桌上筷子笼里抽出了一双竹筷，笃笃有声地在桌面子上敲打着。

白衣人唇角飘起了一丝冷笑：“大家的眼睛都很亮，铁肩道兄，我久仰你领袖一门的武林威望，只是眼前这件事，最好你不要插手。”

“哩嘿……”铁肩道人道：“这个意思是因为足下你已经插手，所以不许别人再插手了？”

话声出口，白衣人还没有答话，却听得另一桌上一个人怪声怪气地道：“那还用说吗，人家是什么来头，你鹅又是什么来头，认栽了吧老小子！”

道人与白衣人都情不自禁地被这几句话惊得侧目而视，却看见了当中玩

猴儿的那个小老头。

两只猴子像是很能给主人帮助，只要小老头一开口说话，它们俩必然敲鼓以应，嘴里咕哩叭啦怪叫着，四只猴儿手拍得桌面上盘飞碗跳，好不热闹。

小老头话说完了，手嘴可也不闲着，大筷子夹菜，大口喝酒，再也不向当事者俗道二人多看一眼。

这番举止，明眼人当然是一看即知，白衣文士与被称为铁肩道人的道士，显然都是大有来头的人物，玩猴的小老人这番轻薄，他们焉能不知，只是眼前情势却是无暇分神再去顾他罢了。

白衣文士冷冷哼了一声道：“在我来此之前，已想到了这里是卧虎藏龙之地，看来是不假了。”冷笑了一声，他目注向对方道人，接下去道：“我这是一番好意，道长你最好返回你的武当山去，要不然只怕眼前事你就难以招待！”

铁肩道人瞪圆了一双眼道：“足下好狂的口气，报上你的万儿来！”

白衣人冷做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忽然另桌上的那个小老头儿，用一只筷子敲着隔座的猴儿头道：“儿呀儿，你连澜沧江上的主人夫妇都不认识，还敢出来撒野，怪不得要吃亏了，鹅要是你，干脆就滚回花果山去当你娘的猴子大王去，用不着出来再现这个眼了！”

这番话谁都听得出来是另有用心，铁肩道人听在耳中先是一惊，紧接着不禁勃然大怒，用力地一拍桌子，倏地扭过头来，怒视向那桌上的玩猴老人，偏偏那个小老头却是不与他照面，只顾逗着他的猴子哈哩叭啦叫个不休。

道人嘿嘿一笑，目光凌厉地逼视道：“老小子你少在道爷前给我装蒜，等一会我们再算账。”

话声一顿，他转向白衣文士冷冷地道：“原来阁下就是澜沧居士，贤夫妇的大名我久仰了，能够拜会尊驾的身手，倒也不虚此行，来吧，贫道接着你的！”说时，这个道人霍地自位子上站起来，由于站起来势子过猛，哗啦啦把一张桌子弄得几乎翻倒过来，道人索性右手向外一推，直把面前木桌推出丈许以外，差一点与邻桌撞在了一块，吓得那桌上的客人纷纷离座逃避，整个食堂里为之哄然大乱。

白衣文士见状亦似被激起了无名之火，冷笑一声道：“只怕你接不住吧！”话声出口，陡地向前踏进了一步。

也就在这时，对面的铁肩道人倏地抬起右手低叱一声：“着！”一股尖风响处，两只竹筷并排着，其快如矢，直向被称为“澜沧居士”的白衣人一双眸子上直飞了过来。

道人能以一双竹筷当作暗器，当然显示他的功力不凡，这双竹筷一出手，极为尖锐的两股风力，其势如电，闪烁间已临近白衣人面前。奇怪的是就在

竹筷的尖端眼看着已经接触到对方眸子的刹那间，兀地像是碰见了一面隐形墙般地，“笃”地响了一声，双双反弹在地。

这番情景，一经落人在场各人眼中，不禁使得所有目击者，俱都为之暗吃了一惊。

正因为现场不乏能者，才格外地为白衣人罕世身子所震惊，虽然白衣人到目前为止，连手也没有抬起来一下，可是明眼人心里有数，那双疾飞如电的竹筷，当不会无故自落。

这里面暗藏着一门极为深奥的武林秘功：眈眈功。

看到这里，半遮在木柱之后的海无颜，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他不但深悉此功，更深悉此人，也许他并不以为对方白衣人在此刻此地展露神功，取悦市井为然。

一个精于武功的人，尤其是一个深精武功真髓的人，绝不会随便轻易地在人前现技，即所谓“侠以武犯禁”，正是这个道理。

眼前这个白衣人，显然具有武林中罕见的一流身子，焉能不知道这个禁忌？如此看来，他的人前现技，想必是有所用心了。

铁肩道人一双眼睛睁得极大，他当然不是瞎子，对方白衣人所施展的“眈眈功”他固然是前所未见，却也并非无闻，悉知是一种精湛的内功结合。

原来这门功力，须以无上内力集中丹田，再提吸“黄庭”、“祖窍”，运之双瞳，一经视人，可伤敌于无形之间，当然，要能练到这个地步，即非全不可能，然亦是极难极难之事。

眼前白衣人看来亦不过方称“入门”而已。

据悉，这是一门极耗元气的功力，可以在一霎之间，耗尽全身菁华，是以即使具有如此功力之人，也不会轻易施展，眼前白衣人所以这么施展，若非是别有用心，便诚然不可理解之事了。

除开海无颜之外，这间小小饭店之内，显然还有不少武林高手，当他们目击着白衣人所施展的这一手眈眈功之后，俱都情不由己地现出了一番严肃。

正中桌上的那个小老头也似乎不再那么嚣张了，只是嘿嘿冷笑不已，一面低头喝着他的闷酒。

铁肩道人目睹及此，先是怔了怔，随即脸色大变。良久之后，他鼻子里哼了一声，缓缓地抬起两只手抱拳道：“贫道今天算是开了眼了，想不到淫浸武功半生之后，到今天才看见武学的精华，佩服，佩服，见识了！”

白衣人一双闪烁瞳子只是紧紧地逼视着他，瞬也不瞬一下，他脸上甚至于看不出一丝怒或是一些儿喜，足见他是一个工于心计，讳莫如深的人物。

铁肩道人说完话，无限失望地发出了一声叹息，随即由桌旁拿起了他的那根冰铁禅杖，大步向店外踏出。

对于在场各人来说，他的这个举动确是出入意料，“大丈夫能屈能伸”，想不到这个道人来时如此狂傲咆哮，退时却“掩鼓息声”，一点儿也没有羞惭表现，的确是大家始料非及。

当下眼看着这个高大的道人，提着他那根远比他人还要高出的冰铁禅杖，大步向店外步出。

他几乎是与白衣人擦身而过。

陡地，道人左肩向下一沉，甩身回首，手上的那根冰铁禅杖有如一条怒龙般，挟着极为疾劲的一股劲风，直向白衣人后脑上直捣了过来。

铁肩道人这一手暗伏，委实有失他一门宗师的身分，手段之狠，招式之毒辣，确实凌厉威猛之极，显然他已认出了白衣人不可正面交手，忿恨之下，才会出此下策，企图一举手之间，将对方毙之杖下，论其心地之卑劣亦是无以复加。

原来道人在武当数十年间，练成了一路“风火杖”法，这“九九八十一路风火杖”法，事实上也正是他仗以开山立门的功力，一经展出威力无匹。眼前这一手“神龙摆尾”，便是功力疾劲，随着他甩出的杖梢，其上聚集着无比尖锐猛厉的罡风，其势威猛至极。

铁肩道人这一式出手，端的是阴狠至极，无奈他的敌手所谓“澜沧居士”的白衣人，却是深不可测。

道人的铁杖“呼！”一声来至白衣人脑后，其势如电光石火，眼看着已触及对方后脑，蓦地白衣人那颗头颅却忽向前平垂了下去。

“呼！”一声，挟聚着无比的劲风，铁肩道人的冰铁禅杖擦着他脑后的发梢滑了过去。

道人的伎俩当然不只如此，他一杖捣空之下，脚下用力地向地面上一踏，吐气扬声道：“嘿！”右手霍地向后一拧，原已递出的铁杖之身，霍地又拉了回来，斗大的鸠影杖首，反兜着复向白衣人脸上砸了过来。

这一进一退，一收一缩，显示着铁肩道人惊人的腕力，其用以付诸杀伤人之能力，当是不在话下。

白衣人果然诡异莫测。随着铁肩道人硬拉回来的那只铁杖，白衣人的一颗头这一次却是向后面仰倒了下去，“嘶！”冰铁杖梢擦着他的鼻尖拉了回来。

一杖走空之下，铁肩道人恍若大梦初醒，这才知道对方澜沧居士果然负有不可思议的功力，深悔自己行动孟浪，一举不成只怕为自己罹下了杀身之祸。

一不做二不休。铁肩道人嘴里“嘿”地低吼了一声，掌中铁杖再一次地拧动之下，两只铜锣“哗哗”地发出了一阵噪耳的鸣声，足下一上步，正待再施一手拨风盘打的招式，用铁杖搂打对方腰身。

这不过只是他的如意算盘而已，事实上白衣人却已先他一步出手。

白衣人的这一式出手，施展得维妙维肖，但见他左手倏起，翩然如展翅巨蝶“噗！”一下已紧紧搭在了对方铁杖之上。蓦地，那只冰铁禅杖就像嵌在了石缝里一般结实，休想扳动分毫。

铁肩道人足下一连跨进两步，一只右臂施出了全身之力向后一带，铁杖就像是焊住了，仍然是一动也不动。

白衣人脸上现出了一丝冷笑。

“牛鼻子，这一下，你总该死了心了吧！”

铁肩道人心里一虚，单手握杖，整个身子蓦地跃起，呼呼，踢出了双脚，直取白衣人双眼，企图能够败中取胜。

白衣人已容不得他再行撒野，就见他左手倏起，“啪！啪！”两声，左右击出，不偏不倚拍中在铁肩道人双脚足面上。不要小看了他这轻轻一拍之力，耳听得铁肩道人嘴里“啊”的痛呼了一声，身子就空一个倒折，直向后面翻落而下。

白衣人显然居心并不仁厚。

随着铁肩道人落下的势子，白衣人快速的一个上步，其势如影随形，右手倏伸，“噗”的一掌已接在了道人看来厚壮的胸脯上。同时间，白衣人另一只手却如点水蜻蜓般地弹起，两只手指分开着，直向道人双瞳间落去。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隅旁观的海无颜，看到这里，眉头微微一皱，正思出手。蓦地，食堂里响起了一声极尖锐的猴鸣。

猿猴鸣叫声，即使在空山旷野听来已感到刺耳，更何况小小食堂之内。每个人都不禁为这声突如其来的猿鸣吓得一惊。

一条黄影自正中座上倏地腾起，连带着它颈后亮光闪闪的一条锁链疾如流星般直向白衣人后颈上扑袭了去，这猴儿显然知道对方白衣人的厉害，身子虽然扑了过去，却不敢以身相犯，两只前爪抡处，却把颈上那一根亮光闪闪的细长钢链直向白衣人当头猛抽下来。

同时间，正中座上的那个小老头却大声叱道：“啊唷！鹅的儿，你要死喽！”嘴里嚷着，矮小的身躯，有如星丸跳掷般地就空弹起，直循着那只猴子身后追去。

现场这一霎真是乱到了极点。

白衣人掌伤铁肩道人。

猴儿却向白衣人出手。

玩猴子的小老头却在追他的猴子。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乱成一气，其实却是有条不紊。

白衣人居心甚为狠毒，原思一举手之间，将对方道人一双瞳子挖出来，却没有想到节骨眼上竟会杀出来一只猴子捣蛋。

以白衣人之罕世身子，自然不会把一只猴儿看在眼里，只是他想生挖道人双眼的这番企图，却不得不就此打消，那只递出的右手，只得硬生生地抽了回来。

虽然这样，他那另外一只左手，却已结结实实地印在了铁肩道人的胸脯上。

“碰！”像是击实了。道人偌大的身躯，就像一个大球般地弹了起来，直直地飞出门外，“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手上的那根铁杖碰然一声巨响，砸向地面，一时间石屑纷飞，其势惊人已极。

铁肩道人身子抽动了一下，缓缓由地上欠身坐起来，才坐起一半，即由不住“噗”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正前方人影略闪，白衣人已经当门站立。

铁肩道人一只手抚着前胸，良久才算平下了那一口涌起的丹田气机，只见他面黄如蜡，向着当门站立的白衣人微微点了一下头，正待开口说话。

白衣人冷笑一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明年秋后我在澜沧江等你，随时恭候大驾，你走吧！”

铁肩道人再次开口，却由不住发出了一声咳嗽，赶忙又闭住了嘴，但见他脸色极为狰狞，抱了抱拳，随即掉头而去。

白衣人冷笑一声，倏地掉过身来，目光逼视向正中桌上的那个小老头。

原来刚才所表演的那一手猴子把戏，虽然表演逼真，却瞒不过在场这些老江湖的眸子，一眼就看出了他是何居心。

在白衣人凌厉的目光逼视之下，小老头站起来抖了一下袖于，嘻嘻一笑，向着白衣人抱拳道：“对不起，大人不见小人怪，以尊驾的身分，当然不会与一个畜生一般见识吧，鹅这个主人就代它赔个不是吧！”

白衣人微微点了一下头道：“我当然不会跟畜生一般见识，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看起来你这个儿子还要多多管教才是！”

小老头聆听之下，不禁顿时一呆，白衣人唇边牵出了一丝微笑，随即转身回到位子上坐下来。

在场各人这时才听出来，敢情白衣人这几句话说得好损，轻轻一言，把对方小老头也比成了畜生，妙在这个小老头刚才对两只猴子口口声声称作儿子，自己岂不也变成了畜生，白衣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语双关，却使得对方小老头一时无言以对。

食堂里爆出了一阵笑声，这番情景颇使得小老头有些下不了台。但他毕竟是老江湖了，自有一套“唾面自干”的解嘲本领，哈哈怪笑了两声，就着位子自己坐了下来。

“听见没有？”伸出一只手拍着猴子脑袋：“人家把咱们爷儿们都给骂了，骂鹅这个当爹的没有把你们给管好，你们真要争气，现点本事给人家瞧

瞧，要不然人家可真把你们给看扁了。”

两只猴子倒真是善解人意，聆听之下，俱都咕叭乱叫了起来。

白衣人自从归座之后，再也不多向对方小老头座上看上一眼。

是他那个跟班儿为他斟上了一杯美酒，夫妇二人双双举杯互敬，一副悠闲雅致，那情景哪里像是处身杂乱的酒肆，倒像是骚人雅客的聚会，面对名山胜景模样。

掌柜的目睹白衣人如此身手，自是格外巴结，一盘盘佳肴接着送了上来，白衣人再也不向其他座上多看一眼，一杯杯美酒相继入腹，他的豪兴更加大发了。与他对面坐的那个妇人亦是好酒量，眼见她纤纤细手端持着琥珀玉杯，不时地与白衣人碰杯互饮，三分酒意染红了她的一抹香腮，看上去更加娇艳动人。白衣人夫妇真是好耐性，一席饭足足吃了个把时辰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酒店里的客人没有这么好的兴致，相继地一个个起座离开，有些客人虽然还想进来，侯掌柜的却一一遵从白衣人的嘱咐，都挡了驾了。

这么一来，酒店里的客人是只出不进，一个多时辰之后，可都走得差不多了。

偌大的食堂里，却只剩下了孤零零的几个客人。

海无颜伏在桌子上睡觉，他已经睡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看样子还要继续再睡下去。

与他距离很近的另外一个座头上，那个先时牵驴而来的青衣书生，倒还看不出要走的意思，虽然酒饭已饱，他却另外又要了一杯菊花香茗，一个人慢慢地饮着，还不时地用长长的手指甲，在桌面上划着。他双眉深深蹙着，像是有一肚子想不完的心事。

再就是玩猴把戏的那个小老头儿了，他酒足饭饱之后，独自个又逗了半天的猴子，这会子像是精力不继，背倚着椅子，一颗头却是向前垂着，发出了沉重的鼾声。两只猴儿也安静了下来，偎在一块儿，彼此在为对方身上找跳蚤。

原本极其热闹的局面，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安静。

渐渐地，这里笼罩起一片沉沉的暮色了。

客人不走，店主人只得小心翼翼地继续侍候着。侯掌柜的带着两个小伙计，登着椅子，把一盏盏的气死风灯挂在檐子下。一阵晚风，把院子里的枯黄树叶吹进来，在门前面滴滴溜溜地直打着转儿，这调调儿实在是萧索得厉害。

渐渐地，夜更深了。

食堂里愈加地显得萧条。

玩猴的那个小老头照旧地打着他的鼾声，两只猴儿彼此互抱成一团，像是也睡着了。

青衣书生两只手伏在前案上，似睡不睡地眯着眼，白衣夫妇小声地在交谈着什么，那个随身的小跟班儿，两只手抱着肩头，偎在一边位子上睡着了。

忽然，白衣人轻咳了声道：“喂！伙计，再来半斤好酒，切上一盘好菜来。”

侯掌柜的应了一声，披着棉袄，睁着惺松的一双睡眼，把事先烫热的酒用锡壶盛好，小心翼翼地送了过来：“相公爷，您的酒来了。”

白衣人点点头，丢下了一块银子。侯掌柜的接过来，立刻精神一震，他哈下腰来赔笑道：“夜深了，相公爷和夫人可要安歇了，小号虽然不是客栈，后面倒也有两间干净的房子，要是……”

白衣人不等他说完，随即摇摇头，道：“用不着，我们要是想睡觉，也不会来你这个店了。”

侯掌柜的连连赔笑称是，却忍不住压低嗓子道：“那……天晚了，小号打算关上门板，相公你的意思……”

“不行！”白衣人摇摇头道：“你不能关门，依我的意思，你这门口还不够亮，最好再加上两盏灯。”

“这，”侯掌柜的陪着笑脸道：“都半夜了，还有客人上门么，再说相公刚才不是命令小店不许再接待客人了么？”

白衣人一笑道：“当然不许接待外客，不过，这个客人不同，你不必多问，照我的话去做就是了！”

侯掌柜的不敢顶撞，应了一声，赶忙招呼着一个伙计，亲自拿了灯笼登梯子爬高，把点亮的两盏气死风灯挂了上去。

就在这时，一个脏汉，牵着一头大水牛，来到了门前。这个汉子披蓑戴笠，赤着两只泥巴脚，手里拿着一个葫芦，傻不隆咚地就往里面走。

侯掌柜的忙唤道：“喂！喂……你这个家伙，我们已打烊休息了！”

傻汉子一愣，咧嘴一笑道：“那不是侯……老板吗？”

侯掌柜的定眼一看，笑道：“原来是你，大柱子呀，怎么这么晚了，还干活儿啊？”

大柱子嘻嘻一笑道：“闲着也是闲着，这么大的地，就我一个人，不耕，赶明儿个，他们又说我不勤了！”

侯掌柜的打量着他傻呼呼的样子，一笑道：“真有你的，怎么，来打酒来了？”

大柱子一面晃悠悠地进了酒店，一面把个剥蚀了皮的酒葫芦放在柜台上，两只眼睛骨碌碌在现场打着转，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都半夜了，你这店里，还有这么多客人？”

侯掌柜的“嘘”了一声道：“你少说话，这不关你的事，打了酒就回去吧！”

大柱子嘻嘻一笑道：“我肚子饿得慌，还想买几个烧饼。”

侯掌柜的斥道：“这都什么时候了，哪里还有烧饼卖，好吧，我包几个馒头给你回去吃吧。”

大柱子嗤嗤笑道：“那敢情好！”一摸身上，皱眉道：“糟了，我身上没带钱。”

侯掌柜的只想早一点打发他走，一面把包好的馒头和酒推给他道：“走走走……以后一起再算吧。”

大柱子拿起来，刚要出门。

“站着！”

话声出自白衣人座上：“你是干什么的？”

大柱子一愕，东瞧西看了一阵子，竟不知是谁在跟他说话，侯掌柜的斥道：“傻小子，这位相公在跟你说话呢！”随即赶上一步，向着白衣相公哈腰赔笑道：“相公爷，这个人是我们镇上江大户的长工，叫大柱子，是个浑小子，您就高抬贵手，让他走吧！”

白衣人斜过眸子来，上下看了大柱子几眼，没有再吭声，缓缓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侯掌柜的赶忙丢给大柱子一个眼色，比个手式要他快走，大柱子这才拿起酒和馒头傻呼呼地走出去，拉着他的牛走了。

## 十七

油灯下，黑袍老人侵慢地拿起葫芦来喝了一口：“嗯，好酒！”

坐在他对面的大柱子推过馒头来道：“还有这个，你吃吧！”

“用不着。”黑袍老人抬起眸子来看着他：“只要有酒就够了，好酒！”

老人看上去总有八十好几了，一蓬银髯飘洒在胸前，深凹的一双眼睛，每一转动即显现着那种异样的光采，消瘦的脸颊衬出了过高的双颧，在昏暗的灯光下高低分明，给人以深邃智慧的感觉。

人老了，尤其是老到像眼前老人的这般年岁，自然地会给人一种衰弱的感觉。这个老人看上去就十分纤弱。坐在椅子上，一双脚高高跷在对面的木板床上，他的一双瘦手交叉地按在前胸上，随着呼吸的起伏，看上去真像是病得不轻。

老人胡子很长，却挽有几个胡结，他的衣着很考究，就只是身上那袭黑丝的长衫就价钱不菲，随身所带还有长长的一个布包，瘦瘦长长的里面不知包着什么物件，自从老人来到这里以后，那个细长的包袱片刻也不曾离开他的身子。

他是骑马来的。那匹看起来几乎和他一样瘦的黑马就拴在旁边牛槽里，老人与大柱子他们以前压根儿并不认识，然而他们现在却凑在了一块。

事实上，这只不过偶然的结合，大柱子这个主人偶然地接待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客人。

“你看见了什么？”黑袍老人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我是说除了那姓侯的掌柜的以外，白桑轩还有些什么客人？”

“有，”大柱子咧着大嘴笑道：“你老人家猜得还真不错，白桑轩今天晚上还真开着夜市呢，里面还有好几个客人没走呢！”

黑袍老人的神色显得比较沉着，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说说看！”他喃喃地道：“把你看见的那几个客人一个也不容漏掉地告诉我，多大年岁，什么长相，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大柱子咽了一大口唾沫，翻着眼珠道：“好，我照着你关照我的话，已经记清楚了！”

“等一等。”大柱子扳着手指头思索着道：“第一眼，我看见一个小老头，带着两只猴子，在中间桌子上坐着。”

黑袍老人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穿着什么衣服，有多大岁数？”

“这……”大柱子点点头：“我记得，这个人身上穿着一件老羊皮背心，个子很小。”

黑袍老人冷冷地哼了一声道：“铁马钢猴，任三阳，他居然还不死心！”

大柱子道：“你说什么？”

黑袍老人摇摇头道：“没什么，你再说下去，另外还做些什么人？”

大柱子道：“啊！我看见一个穿着漂亮蓝缎子长衫的人在睡觉。”

老人皱了一下眉毛道：“他是什么长相？”

大柱子摇头道：“这，看不见。”

黑袍老人道：“好，再说别的。”

大柱子仰起脸来想了想：“啊，另外还有一个，一身青布衣裳，像是个念书的人。”

“多大年岁？”

“好像三十来岁，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岳阳剑客，顾锡恭！”

大柱子怔了一下。

黑袍老人看着他道：“还有呢？”

大柱子道：“还有，还有一双白衣男女，看起来像是夫妇，像是有钱的人。”

黑袍老人皱了一下眉，说：“白衣夫妇？”

“不错，”大柱子直着眼睛道：“好漂亮的白衣服，上面还绣着花，在那

里有吃有喝，样子怪神气的，我去买酒要走的时候他叫住了我，问东问西，要不是侯老板为我说情，说我是这里的长工，还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对我呢！”

黑袍老人冷冷一笑道：“他们果然来啦！”

“谁来啦？”大柱子睁大了眼睛：“你认识他们？”

老人长长嘘了一口气，摇摇头道：“你不知道，很好，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些。”一面说，他从身上钱袋里摸出了一块银子，放在桌子上道：“这块银子你留着慢慢用，够你一年花的了！”

大柱子咧着嘴笑道：“呵呵，老大爷你这个人真好，问几句话就给我这么多钱。”说着把桌子上银子拿过来，又从床垫下面摸出了另一块银子，爱不释手地看个不休。

“老大爷你信不信，我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过像这么整块的银子，真好看，我今天晚上要抱着它在被窝里睡觉。”

黑袍老人眼角上带出了笑纹道：“银子虽好，总归是被人用的，你难道要留着一辈子不成？”

大柱子咧着大嘴道：“不，我还有个娘，她呀，比我还穷，就在前庄上跟刘大户家里当佣人，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计，就在刘家缝缝补补，可怜她自己却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这个银子我送给她，也叫我娘能买几件好衣服穿穿，”

黑袍老人眸子里起了一阵怜惜，轻轻一叹，拍着大柱子道：“好孩子，倒看不出你傻呼呼的样子，还有这番孝心，真是难得，不过，我劝你还是叫你娘不要买太华丽的衣服，只要穿得暖就够了，存下钱只买些她老人家爱吃的东西就够了，没事的时候，你们母子关着门作点鱼肉吃吃，不是很好吗！”

大柱子哈哈笑道：“好，这个主意好。”

不介意“嗤”的一声，口水直由他嘴角淌了下来，他赶忙举起袖子擦了一下，傻笑着看向老人道：“老大爷你别笑我，我已经两年没吃过肉了。”

黑袍老人点点头道：“所以我才要你们母子关着门买肉吃呀！”

大柱子又笑了，忽然皱着眉道：“为什么要关着门吃肉呢？我们有钱了，可以穿漂亮衣服大摇大摆地到饭店，嘿，对了，就到‘白桑轩’那样的馆子里去吃饭，嘿嘿，叫一大桌子菜，有鱼有肉，那样该多好！”

黑袍老人叹一声道：“傻小子，那样你们母子就完了，你知道吧，你们是寄人篱下的穷人，这年头穷人翻身是不容易的，那时候人家会盘问你，问你的钱是哪里来的？”

大柱子翻着眼道：“咦，是老大爷你送我们的呀！”

老人摇摇头笑道：“人家不会相信的，第一，天下像我这样的好人毕竟不多；第二，我早已经走了，你又到哪里找我出来证明？”

大柱子傻了。

黑袍老人道：“你想是不是？只怕那么一来，你和你娘肉没吃成，银子被人没收了，弄不好还被官府诬成强盗，吃上官司，那岂不是太冤枉了？”

大柱子张着大嘴，想了一下，连连点头道：“有理，有理，唉，这样一来，我娘是一辈子不能穿好衣服的了，可怜她老人家还要想着有一天要穿皮袄呢。”

“买一件人家穿过的旧皮袄吧！”

大柱子低下头，似乎失望得很，他终于接受了这个现实，点点头叹气道：“看起来，穷人想翻身是多么不容易啊！”

黑袍老人眨了一下眼睛，点点头道：“确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侠义道中的人，要挺身而出的道理，你大概没读过书，不知道‘苛政猛于虎’这句话的道理，当今皇帝，是个少见的昏君，再加上他手下的太监宦官专政，助纣为虐，穷人在这个天底下想要讨生活，是越加困难了！”

大柱子歪着脑袋，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

“老……大……你怎么……唉！”

“没有关系，你想要说什么，尽管说吧。”

大柱子呵呵一笑道：“那我就说了，我是说老大爷你哪来这么多银子？莫非你也是当官的吧，啊，对了，大概你是朝廷里告老还乡的大官吧！”

黑衣老人冷哼了一声，摇摇头道：“你看我像是当官的么？”说着微笑了一下，继续道：“事实上正好与你说的相反，我不但不是当官的，却是专找当官麻烦的人。”

大柱子眨着眼睛道：“这么说……你老是……”

“你就别管我是干什么的了，”黑袍老人缓缓站起来，走向窗前，望着沉沉的夜色叹息了一声道：“我走了，往前的路只怕很难走下去了！”

大柱子跟过去问：“你说什么？”

黑袍老人道：“我说我老了，这一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我来这里是为了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只怕我是力不从心了！”

大柱子道：“你老人家是干什么事呢？我可不可以代你做？”

“你……”老人摇摇头，却又微微一笑道：“也许你能帮我一个忙。”

大柱子咧着嘴笑道：“好，你老吩咐吧，干什么活儿我都行，我的力量很大！”

黑袍老人摇摇头道：“我要你干的事一点也不费力，可是要费你很多时间，不知你有没有时间，很可能要费掉你整天的时间。”

大柱子说道：“行，没关系，反正地也翻好了，我现在没有什么事，你老就说吧！”

黑袍老人隔着窗户向外面天空看了一眼，道：“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再告诉你，你去睡吧！”

大柱子一听说睡，顿时伸臂打了个呵欠，含糊地道：“我……我是真的困了，老大爷你也睡在这里，我那个破床就让……给你吧！”说着往大板凳上一躺，翻过身子，缩起了两条腿，只听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顿时就进入梦乡，柴屋里立刻响起了如雷鼾声。

黑袍老人轻叹一声，道：“可怜的孩子！”他悄悄走到了大柱子面前，弯下身把他抱了起来。

别瞧老人骨瘦如柴，却似有惊人的力气，大柱子牛也似强的身体，居然被他毫不费力地就给抬了起来，他把他轻轻地放在了床上，可怜大柱子连一床棉被都没有，只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破布棉花缀成的一块东西。老人轻轻叹了一声，把这块东西搁置一边，却把自己方从大漠归来，携在身边的一袭狐裘拿过来，与他盖上。

时令是深秋已近初冬之夜，确也够冷了，大柱子拥着梦里也不曾见过的这袭狐裘，顿时呼呼大睡了起来。

黑袍老人像是心绪很不安宁。在窗前作了一番吐纳，这个动作，只由外表上看起来，是极为简单的，无非是把鼻子里吸进来的空气从嘴里吐出去而已，然而事实上吸到肚子里的那一段过程却并不简单，一盏茶之后，老人身上已很暖了。

他转过身来把破碗里的油灯捻纸拨下来一些，只剩下豆大的一点灯光，打开柴扉，步出房外。

四周是荒芜了的田畦，却让一片醒目的白霜给掩满了，应该很冷了，但老人身子却是暖烘烘的。他站在门前，远远地眺望着。

忽然屋顶上起了一些震动，不容他回过身子，即见一片黑影乌云也似地由他头上掠过，像是一只硕大无朋的巨鸟，飘落出数丈以外。

黑袍老人先是吃了一惊，立刻冷哼了一声，身子向前微微一折，“嗖！”一声，箭矢也似地直循着前面人影背后纵了过去。

两个人的身子都够快的。

前面那条影子，当然不是一只鸟，当他身子在布满了浓霜的地面上甫一落下时，立刻衬出了矫健高大的人影，这时黑袍老人的身形，已如同箭矢也似地，直向他身前疾扑过来。前面那人似乎并非真的急于脱身，否则他应该有相当从容的时间可以逃走的，然而现在他却宁可回过身来与黑袍老人对上一掌。

一个是疾扑，一个是猛回，四只手掌就在这般情况下倏地迎在了一块。

黑袍老人虽是十分留意对方那张脸，却仍然未能看得很清楚，只仿佛看见对方那张脸很是苍白，眉目五官堪称俊秀，毕竟只是一瞬间事，哪能看得仔细。

令老人吃惊的是，对方那双迎接自己的手掌，敢情竟然这般扎实有力。

黑袍老人一生会敌无数，能享有今日武林中至高令誉，当非偶然，初初一见，敌友未分之下，他当然不能出手太重，惟恐一上便会害了对方，就这样，他也施出了七成的力道。

以他功力，七成劲道已相当够瞧的了，足足可以将一棵合抱粗细的巨木从中摧折为二。

可是，如果用来对付对方这个人，却显然“过轻”了。

四只手掌甫一接触的当儿，黑袍老人只觉得两处血脉上一阵发热，很明显的是对方所加诸的力道已经超过了自己力道的原因。

这一惊，使得黑袍老人陡地出了一身冷汗，他犹是心存厚道，不欲以十成功力向对方反击，双掌略振之下，身子反向后倒退了过去。

对面那个人微微怔了一下，已似明白了对方的用心，点点头道：“多谢留情，再见！”话声中显似着一些岭南口音，又有些京里的味儿，以老人之丰富阅历，竟然一时拿他不准。

不容他出声询问，对方那个人已伸展着长躯，潜龙升天也似地拔空而起。

他拔起的势子极为快捷，在“咕噜噜！”一阵衣袂震风声里，已经拔起了五六丈高，是斜着出去的，长虹似波般落向一排巨竹。紧接着竹梢子唰啦啦一阵响，他身子第二次又纵了出去，瞬息隐身在浓浓夜色之中。

黑袍老人只是愕愕地看着这个人消失的背影，心里却有说不出的一种惊惧。

在这个偏僻的小市镇上，竟然会隐藏着如此莫测高深的奇人，真令他有些匪夷所思。

大凡一个人的出现，都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当然这里所谓的人，并非是指一般的常人，而是指那些身赋有奇异武功的“奇人”，就像眼前这个黑袍老人，他的出现当然也绝非偶然无因。

黑袍老人闪烁着那双蕴有隐隐锋芒的眼睛，努力地把刚才那个奇异青年人出现的情形，想了一遍。

那人是由房顶上下来的，无异的，他似乎已经对自己观察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的用心如何？

想到这里，老人轻轻纵身，来到了方才栖身的那间柴屋，再一长身，已跃上了屋脊，只见其上布满了白白的一片银霜。

黑袍老人只是凝聚着目光，细细地在霜面上搜索着，很失望，他竟然未能找到对方遗留下来的一点点痕迹。

所谓“踏雪无痕”，听来似属“老生长谈”，其实乃是轻功中最上乘的一种身法，能够具有这种轻功的人，简直极其希罕。

黑袍老人忽然认定出，方才与自己一度照脸的那个青年，显然就具有这种身法，他不禁再一次由衷感到迷惑与震惊。

迷惑的是，凭自己的阅历，对于具有这类杰出身法的武林中人，竟然会当面不识，岂非昧于无知。

震惊的是，以目下情况看来，对方的出现尚还不知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存心为何，若是存心站在自己敌对的一方，那可就颇堪忧虑了。

在屋面上站立了一刻，越觉得放心不下，随即轻轻晃动肩头，轻若无物地飘身而下，屋面上同样不曾留下任何痕迹。显然，他也是一个“踏雪无痕”的奇人。

黑袍老人一径地来到了“白桑轩”。当然他没有贸然步入，甚至于距离那里还有很远，他就停住了，远远地只看见这家饭店一片灯火辉煌，七八盏油纸灯笼在夜风下颤抖着，连带着所发出来的灯光，也像是冷嗖嗖的。

天似乎已过四鼓了。这种天，这个时候，谁还会在店里吃饭喝酒，真称得上是雅兴不浅了。然而，这几个客人，却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白衣夫妇的雅兴最高，丝毫不现倦容，添酒回灯，仍然在喝他的酒。

他们夫妇自从进入到这家酒店以后，压根儿就不曾闭过眼睛，然而，即使如此，他们竟然也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疏忽，就是这个酒店里少了一个人，他们竟然不曾知道。

岂止是白衣人不知道，似乎所有在场的人一时都没有发觉到。

那个一直被柱子掩遮住的人，海无颜消失了。他到底什么时候走的，显然没有人注意到。

在场这么多的人，显然俱非弱者，然而，一个人消失了，竟然没人注意，不能不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怪事。

青衣举子到底是睡着了。

玩猴的老人却是起来了，招呼茶房送来了一壶热茶，他先用冷茶呼噜噜地漱完了口，这会子却双手端着热气腾腾的一碗茶，正把一络花白的胡须泡在茶里烫，烫完了左边烫右边，也算是奇事一件。两只猴儿见主人起来了，也跟着吱吱喳喳叫唤不已，在一旁凑热闹。

妙的是那个青衣举子，虽然身处在这乱器的环境里却依然能照睡不误，不能不算有一套功夫。

黑袍老人似乎对于在座的这几个人存有深深的戒心，他甚至于不能把身子过于接近，双方距离几乎在十丈以外，还要借助于一排竹子来掩饰身子，才把店里的一切看清。显然他是具有擅于远视的锐利目光。

这么注视了一刻，他心里微有纳闷，因为根据大柱子的报告，酒店里显然应该还有一个人才对，只是他却怎么也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一股无形的力道袭近到他的后项。

黑袍老人显然不是弱者，就在这股力道猝然袭近的一刹那，倏地把身子

转了过来。

通常有这种感触，敌人必在咫尺之间，然而这一霎，当他倏地转过身来时，却发现对方竟然还立在两丈距离之外。

老人这一惊，几乎呆住了。

对方这个人，显然也就是刚才与自己曾经一度交手的那个长身青年。

这一霎在银霜的映衬之下，对方既已无心掩饰，自然看得很清楚。

苍白的一张俊脸，不着一丝血色，一身蓝色缎质长衫，其长几乎已经挨着了地面。他的那双眼睛，在紧紧逼视时，确实目光炯炯，若非具有像黑袍老人这等大魄力之人，只怕在对方这番逼视之下，先就会有几分怯虚。

黑袍老人先是一惊，紧接着身躯轻挺，已跃身而前，双方距离，这时已不足上丈。

蓝衣青年并没有退缩之意。

黑袍老人一只手抬起来，轻轻捻着颌下那一蓬打有胡结的胡子。

“足下好俊的功夫！”老人冷肃地笑着，似乎已失去了原有的慈祥：“老朽多年不履中土，敢情对武林道上的朋友多已生疏，足下请报上大名以开茅塞吧！”

蓝衣青年双手抱拳拱了一下道：“不敢，如果在下眼力不差，尊驾想必就是领袖武林已久的‘西天盟主’号称‘剑花先生’的邵一子先生了？”

黑袍老人点点头道：“不错，老朽正是！”说完这句话，他的脸色倏地一白，双手左右拉开，倏地起了一阵劲风，地上枯叶随着他的这个姿态，秋风扫落叶般地向后簌簌滚开。

“年轻人，你的眼力不差，今天你报出了老朽的姓名，只怕你也难逃眼前这片方寸之地了！”“剑花先生”邵一子在说着这番话时，脸上显然布满了一片杀招。

“哼哼，这么说，我可真是好心没好报了。”

蓝衣青年一面说着，脚下向后退了一步。

姓邵的老人立刻前进了一步。

蓝衣青年又退一步。

邵老人又踏进一步。

蓝衣青年冷哼一声，不再后退，两只脚却分左右跨开，一双眸子瞬也不瞬地向对方逼视着。

“说吧！”老人瞬也不瞬地逼视对方：“你苦苦盯着我，究竟有什么打算？”

蓝衫人冷笑道：“这正是在下要向你老请教的话，足下鬼鬼祟祟来到七里铺，究竟为了什么？白桑轩那些人又是为什么？”

邵一子两弯细长的眉毛微微向后一分，嘻嘻地笑道：“你这是明知故

问。”话声一落，黑袍震处，发出“唰啦！”一声，这个人已疾如奔电，倏地闪向蓝衣青年面前。

随着他疾速的进身之势，右掌前递，施出了一招漂亮的“斜翅单飞”之势，骈拢的五指如一把钢刀，直向对方蓝衣青年连胸带脸猛劈了过去。

蓝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他半拧着身子，猛然间左掌斜出，却只用拇食指直向黑袍老人邵一子手上捏了下来。

不要小看了他这个小小的动作，似乎黑袍老人还真有点在乎，倏地把递上的右手猛收回来。

黑袍老人当然不会就此甘心放过了对方，随着他疾转的身于，左手倏地直直抡出，向着蓝衣人身上猛地摔落下去。

然而这一式显然又落了空，蓝衣人蹲下的势子，不啻恰到好处，邵一子那右手，竟是紧紧擦着他的发梢滑了过去。

邵老人为了这一式快速的手法，不得不改换式子，整个身子快速腾跃起来，快若飘风，顷刻间已是三丈以外，这个距离，分明已躲开了蓝衣青年出手反击的能力范围以内。

他一经落地，目光自然而然地注意到对方。

蓝衣青年身躯却伟岸如松，直直地站立在当地，一动也不动，他脸上甚至于带着一丝微笑。

黑袍老人邵一子像是被羞辱了般地感到一种不自在。

蓝衣人顿了一下，才微微点头道：“尊驾身法确是无懈可击，只是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在下其实并没有要伤害尊驾的意思，这一点想必尊驾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吧。”

邵老人一瞬间脸上变了几次颜色，一双眸子只是滴溜溜在对方身上打转：“报上你的万儿，否则你休想活着离开！”

这个号称“西天盟主”的老人，在说这句话之时，简直有点发眉俱张，那双眼睛里的光采，算得上的人的逼人，那袖子里的双手，不止一次地簌簌战抖着，每一次颤抖之后，他那双深邃的眼睛更见凌厉。

看来像是一触即发。

蓝衣青年由于与对方已经有过两度交手经验，深知对方功力之不可轻视，正因为如此，他才越加地保持着一分小心。

“我姓海！”蓝衣人脸上出奇的严肃与正经：“你我并无冤仇，我也没有理由要跟你为敌，看起来这显然是你对我的误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确是有意助你一臂之力。”

邵老人森森一笑道：“多谢了，这个天地间的好人，我确是见得太多了！”

姓海的青年冷冷一笑道：“我想刚才你已经都看清楚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并不清楚你来此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却可以绝对相信，白桑轩酒

店里的那些人，是等着尊驾你来的！”

老人冷冷一笑道：“不错！”一边说，他脚下情不自禁地向前移了一步：“难道你不是的？”

蓝衣人回以冷笑道：“我不是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邵老人那双在袖子里的手已经慢慢地抽了出来：“你我既不相识，为什么你鬼鬼祟祟的一直跟着我？你到底是什么居心？”

蓝衣人由对方的神态早已察觉出他的即将出手，心里已存了几分小心，表面上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么你说呢？”姓海的蓝衣青年，嘴里说着，脚下微微滑动，已向一边飘开。

但是这黑袍老人邵一子却是放他不过，就在他身子方自移动的一霎间，只听得“呼”的一声，对方黑袍老人已如同大片乌云般猛袭而到。

这一次邵一子决心要把对方折在手下，招式异常狠毒，身子一袭过来，两手怒伸，居高而下，活像一只搏兔巨鹰，猛地直向蓝衣人两肩上抓来。

双方距离尚远，蓝衣青年已感到发自这十指上的尖锐力道，真有穿衣剥肤之感，顿时知道厉害。然而，他却故意不与闪避，低哼一声，双手同时向外抖出，四只手掌“啪”地迎在了一块。随着双手迎合之势，蓝衣人身子倏地腾身而起，四只手纠合着在空中一阵子猛翻疾滚，双双又坠落下来。

这一霎端的是战况激烈至极。

黑暗中，双方各自攻出了五六十掌。

蓦地黑袍老人邵一子只觉得肩头上一阵发麻，敢情已为对方双掌拍中。

按照常情论，助手人如果心狠手辣，只须将内力就势吐出，对方便很难幸免。

邵老人惊心下，暗忖着此番休矣！一招失手，已使他失去了还手的余地。此时此刻，对方蓝衣人只须掌力一吐，邵一子便将不保，性命攸关之际，即使再多沉着，亦不由打了一个冷战。

事实上，蓝衣人当然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

邵老人在肩头上方着对方掌力之始，麻得一麻的当儿，蓝衣人已起身如鹭，极其轻快灵巧地腾上了树梢，竹子与树木唰啦的一阵子颤抖摇曳，蓝衣人偌大的身子踏足在细若小拇指般的树身上，不时地上下起伏，就像钓到一条过于吃重的大鱼那般模样。

邵老人目睹之下，一时为之嗒然。

凭他一代宗师，领袖西南武林数十年的经历，一生会敌无数，眼前这个蓝衣青年，却是他整个生命里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物之一。

无限惊诧、羞窘、感伤，一股脑儿地袭击着他，使得他这一刹那简直为

之麻木了。

立在树梢上的蓝衣人，轻轻发出了一声喟叹，他很了解对方此刻心情的难受，倒也无须再多说什么。

随着那声包含无限神秘感伤的叹息之后，他伟岸的身躯再次拔空而起，有似长空一烟，足足腾起了五丈高下，接连着三四个起落之后，随即消逝无踪。

吹灭了案头上的那一点点豆油的灯光。

一片似明不明，黎明前的曙光随即穿窗直射进来。

陋室里一切的景象是模糊的。

一边木榻上大柱子兀自鼾声惊人，睡意正浓。

黑袍老人邵一子在窗前已足足坐了半个更次。

对于他来说，这番沉思极其痛苦，在以往，他是一个自信力极强的人，今夜之后，这番自信已开始动摇了，因此使他感到自己的年老，对于未来那项神圣而具有侠义精神的工作是否仍能胜任，他甚至于都有些怀疑了。

姓海的那个蓝衫青年，极其突然地出现，带给他无限扑朔迷离，甚至于在他苦思之后，仍不能想通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什么居心？”想到这里，老人那双微呈灰白色的细长眉毛，紧紧地皱在了一块。

如果说这个人的出现，纯粹是好奇，或者如同他所说的想帮助自己？这可真有点难以令人置信。

固然，江湖上并非没有真正的“行侠仗义”之人，然而在老人几乎走完一生的经历里，这类人确实少得可怜，揆诸姓海的这个青年，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更不禁令他不得不加倍小心。

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老人一生行事都以谨慎著称，切切不可在这一霎紧要关头着了对方的道儿，使自己半世苦心，沦于流水。

解开了背后那个长形的包袱，由里取出了一个硬纸筒儿，里面装着一个羊皮卷儿。灰白色的皮面，被人手触摸得一片光滑，打开来，其上是密密麻麻的字体和一幅着色的地图，那字体显然大异于中国传统文字，却是一种少见甚至于根本前此未见的字体，字身大小不一，是用一种特殊的树蜡书写上去，每一个字都呈立体感地凸出来，却是稀奇古怪，不知道写些什么玩意儿。

邵老人自信博学广闻，然而在这张怪异书法下，他花费了足足有十年以上的研究，却仅仅一知半解。凭着这一知半解，他证实了差不多近五十年来对于一件巨大财富的传说。

那不是虚构的道听途说，那是真的！

从那一天开始，这位领袖西部武林的魁首邵一子，就和这个“未曾到手”的财富发生了牢不可分的关系，也成为一些敏感的武林道上朋友注意的焦

点。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他为了克尽一己之力，不使这笔像似虚幻其实是真的巨大财富，永远暴弃，便开始主动地四处搜索，收集有关资料，消息乃自不腔而走。

他开始感觉出，自己每到一处，那个地方必然就充满了险恶。一些武林朋友，三川五岳的奇人，只要一技见长，必不甘落后，于是，邵一子本人便成了这些人士追寻的对象，似乎他本人在这些人士的眼睛里原本就代表财富，看见了他就像看见“珠光宝气”似的。于是“邵财神”这个外号，已秘密地在圈子里张扬开来。事实上他所到之处，的确有人把他当财神爷一样地来看待。这样，迫使这位“剑客财神”的行踪便不得不更为诡异谨慎了。然而一任你行为如何诡异谨慎，却依然躲不过那些有心人的耳目，此所以在他尚未踏足眼前这个荒僻的小镇“七里铺”之前，先已就有人“恭候大驾”了。

邵老人望着即将黎明的天空，怅然发出了一声叹息。

“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他心里默默地念着：“你们焉能体会我邵某人的苦心？”

卷好了羊皮卷，依然背系背后，他感觉到事情的迫在眉睫，是不能再耽搁了。

轻轻拍了大柱子一下道：“起来，起来！天快亮了！”

大柱子一个骨碌由榻上坐起来：“啊，天亮了。”

“天快亮了，”邵老人在他身边坐下来道：“你先醒醒，最好洗一把脸来，我有话要关照你！”

大柱子怔了一会儿才应了一声：“好！好！”一个骨碌翻身下床，找了个木盆，从缸里打了一些水擦了一把脸，顿时精神百倍。

“老大爷，你起得真早呀，你大概肚子饿了吧！”一面说他伸手由灶上拿起瓦钵来道：“我这里还有半缸米，这就去给你熬粥去！”

邵一子摇头道：“不用，不用，熬粥的事不急，你先过来，我有重要的话关照你。”

大柱子咧着大嘴走过来道：“你老有什么话只管说吧，反正我这两天也没什么事。”

邵老人站起来，拉开风门走向屋外，四下打量了一眼，特别是房顶上注意地看了几眼，证明人没有，才又回来。

大柱子说道：“看什么，有什么不对么？”

邵老人点点头道：“这附近除了你这个地方，另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

大柱子摸着头发了一阵子傻道：“这……这……”

邵老人道：“你知道，昨天夜里已经有人找到这里了，我想搬一个地方，你想想看，不管大小破烂，只要能暂时住两天，能避风雨就行。”

大柱子先听到有人找来，不禁吃了一惊，当下低头想了想，忽然笑道：“有了，不过，那地方不行。”

“不要紧，你说说看！”

“那是个破瓦窑，现在倒是空着。”

“太好了！”邵老人道：“这个地方对我最合适，我们过去瞧瞧！”

大柱子笑道：“那个瓦窑一年有半年空着，原先是由老李负责看守的，前些日子老李请长假走了，就再没一个人了，我们这就走吧！”

邵老人倒是说走就走，除了背后那个片刻不离的随身小包袱以外，他倒是身无长物，有之，则是拴在后面的那匹跟他一样瘦的黑马。

当下由后面牛棚里牵出了那匹瘦马，大柱子加了一件厚衣服头前带路。

两个人出了这间小小柴房，一阵风刮过来，还是真冷，触目所及，全是一色的白，不是雪，是霜，风梢贴着地面刮过来，其冷刺骨。

大柱子张着大嘴打了个呵欠道：“啊，好冷！”

邵老人默默无声地只是牵着马跟着，马背上倒是有个革囊，里面也不知装着什么。

出了眼前这块空地，绕过一个山洼子，在几堆砖瓦后面可就看见了那片低矮的瓦窑，一堆一堆总有七八座之多。

大柱子先嚷了几声老李，不见有人答应，摸着脑袋道：“准是还没回来。”说着他就绕过了几座土窑，在一个长形的红土窑前，使脚用力一蹬，喘开了一扇门，回过头来招呼道：“来吧，老大爷，他这里比我那个破地方要暖和多了！”一面说先跑过来接过了邵老人手上的马，老人由马背上卸下了鞍囊，跨进了土窑。

只见这个窑洞倒还宽敞，总有好几丈长，里面有一张八仙桌子，另有两个像是北方人睡觉用的大炕，大概是就着外面的火窑近，取火方便的关系。

邵老人走过去先开了窗户，回过身来，大柱子已笑嘻嘻地跨进来道：“老大爷，你看这个地方行不行？”

“很好！”邵老人连声夸道：“太好了！我就暂时住在这里吧！”

大柱子道：“等一会我再回去拿条被子。”

邵老人道：“不需要，我不怕冷，你记住，如果有人找到了你那里，问起我来，你就说我走了，再问什么只推说不知道就是了！”

大柱子连连点头，说道：“这个我懂得。”

邵老人道：“你先坐下，我还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大柱子翻着眼道：“什么……事？”

邵老人看了一下天色，喃喃道：“天快亮了，大概是时候了！”

大柱子喃喃道：“什么……时……时候……”

邵老人正色道：“你听着，今天我要你为我作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要特

别小心！”

大柱子点点头道：“是。”

邵老人道：“等一会，我要烦你到江边去等一个人。”

“等一个人？”

“这个人你当然不认识，不过，没关系，他一定会认识你，你只管把他带来就是了。”

“这……”大柱子摸着头道：“老大爷你可把我给弄糊涂了！”

邵老人微微一笑道：“你不要急，事情很简单，甚至于你不要说一句话，就能把事情办通了。”

“不说一句话？”

“对！你可以不说一句话，”邵老人道：“我要你带来的这个人是个瞎子。”

“啊，”大柱子一愣道：“是个瞎子，老天，那他怎么能看得见我呢？”

“当然有办法。”一面说，老人随即由身上取出一个短短的竹笛，递过去，大柱子傻呼呼地接在了手里。

邵老人道：“你吹吹看！”

大柱子点点头就吹了一声，发出了“嘟”的一声，声调大异于一般常笛，有些哑，但却是声音悠扬。

大柱子觉得很新鲜，又吹了一声。

邵老人道：“够了，现在不要多吹，等一会到了江边再吹不迟。”

大柱子笑道：“这个我会，就只吹这个就行了？”

“对了！”邵老人说：“你只在江边不停地吹这个，自然会有人来找你。”

“然后呢？”

“那个人多半是个瞎子，他也应该有一根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笛子，吹出来声音一样，只要你看见那根笛子，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

“这个我懂了。”大柱子说：“然后我就把这个人带来见你？”

“不错！”邵老人点点头：“但是，你千万要注意，不要被人跟上，等到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你再把人带来。”

“好！这个我知道。”

邵老人说：“当然，也许这个人还会问你什么话，你可以把这个给他，他就知道了。”说时，他随手由手指上摘下了一个古玉的扳指递给他，大柱子接过来仔细看看，却也不觉有什么出奇之处。当下，他就把这个扳指揣到怀里。

邵一子看了一下天色，点点头道：“天已经快亮了，我希望今天能见着那个朋友。”

大柱子道：“你老人家放心，这件事我定能力你办好，把那个人带来见你。”

邵一子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这件事看来容易，其实也有风险，最重要的是，你要千万留意几个人。”

“哪几个人？”

邵一子道：“就是你在白桑轩酒店里所看见的那几个人，你要特别注意他们，不要被他们发觉出你有什么不同平常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疏忽只怕你性命难保！”

大柱子听到这里，吓得他吐了一下舌头。

“好吧！你去吧，”邵一子道：“除了带领这个人来见我以外，我这里你不要来，以免被人发觉，如果有什么事，我自然会去找你。”

大柱子虽是粗人，但也并非白痴，有时候也还“粗中有细”，看了这番情形，知道关系重大，当下嘴里答应了一声道：“老大爷，你就放心吧，我一个下地的小子，他们不会疑心我什么的！对了，我再牵着我的牛，就更不会有人对我多心了。”

邵老人点点头表示赞许，大柱子就告辞了。

## 十八

晨雾似云似烟，迅速地在江面上扩散开来。

远处地平线上那轮老日头早已跳出来了，霞光万里，把大地照得一片通明。

霜溶化了，蒸腾出淡淡的那种白烟，透过这层淡淡的烟气，所见的一切常常是朦胧的、扭曲的、颤抖的，只要你够仔细，你便能常常发觉到，这种纯属大自然的美是无处不存在着的。

大柱子牵着牛，远远地由草地里趟过来，一直来到了江边。

这地方搭有沿江的棚驾，专供客商歇脚候船所用，然而也许时间太早的关系，整个棚子冷清不见几个人。

两个乞儿，蜷身在长板凳上睡觉。一个作早市的伙计，正用打湿的稻草蘸着热水在擦洗炉灶桌椅，那边一个老嬷嬷扇着芭蕉扇子在升炉子，冒起来的黄烟足有几丈高，大好的空气都被她弄混浊了。

大柱子牵着牛来到了附近。

正在擦炉灶的伙计看见他，龇牙笑道：“嘿！看谁来了，大柱子这么早就来放牛了！”扇扇子的老婆婆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搭腔，低下头继续升她的炉子。

大柱子来到了近前，看见了那个伙计，敢情他们原来认识，见状笑道：“二锤，你在这里呀！”

被称为“二锤”的那个伙计嘿嘿笑道：“可不是吗？要吃什么吗？太早了，烧饼烤上了，还是过一会才出炉！”

大柱子道：“不急，我只是来接我三叔，啊！对了，你看见渡船来过没有？”

二锤道：“早着呢！第一班船也要大半个时辰才到呢！”

大柱子听说还没船来过，心里倒是安了。

二锤道：“你不在地里干活，到这里干什么？”

大柱子道：“地里土都翻了，只等着老天爷赐一场大雨，来年就好下庄稼了！”

二锤一面干他的活儿，一面搭讪着道：“不知道你还有个老叔，他从哪里来，是干什么的？”

大柱子心里一动，道：“我三叔是个瞎子……”

“噢！是个瞎子？”

大柱子点头道：“是呀！你看见过这个人没有？”

二锤怔了一下道：“你老叔多大了？五十来岁，穿个黑大褂，手里拿个白木头棍，嘴里怪腔怪味地吹个笛子？”

大柱子一惊心说道：“糟了！”

他赶忙道：“对对对……就是这个人，咦，你怎么知道？”

二锤嘻嘻一笑道：“傻小子，你来晚了，你老叔昨天夜里就来了，一个人来回在这里走了好几趟，吹的那个笛子都快把人给烦死了。”

大柱子急得瞪大了两只眼道：“糟了，你知不知道他上哪去了？”

二锤道：“这个，好像听见他在问路，至于去什么地方我就知道了。”

大柱子急道：“他问什么地方？”

二锤摇着头道：“那谁知道呀！人又多，他又不是问我，反正我想也走不了，瞎子他还能跑多远？”

大柱子发了一阵子傻，还不死心地道：“他问谁？你知道吧？”

“不知道！”二锤道：“天都黑了，谁能看这么清楚，你到别处问问去吧，也许有人知道。”

大柱子叹了一口气，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走出去，牵起了他的牛。

二锤大声道：“多打听打听，一定有人看见他！”

大柱子点点头，牵着牛顺着江边往前走，心里盘算着要是姓邵的那个老人知道了一定很失望，他必然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才会要见这个瞎子，偏偏却把时间给算错了，以至于彼此错过。

他又想到了姓邵的老人对自己的好处，原本想能为他作点什么，却没有想到……心里想着，脚下却是没有停，恍恍惚惚的也不知穿过了几条街。忽然他心里一动，暗忖着姓邵的老人既然关照要我沿江吹笛，原是以以为那个瞎

子会坐船来的，现在既然他早已经来了，我何不在大街之上吹吹，说不定会被他听见也不一定。这么一想甚觉有理，当下不假思索，由身上取出了那根短笛，就口吹了起来。

静静的早晨，笛音悠扬，几里路以外都能听见。

大柱子也没有一定的去处，反正走到哪里吹到那里，这样走着吹着，总绕了有大半个时辰，吹笛子吹得腮帮子都疼了。

他把牛在路边一棵竹子上系好，找了个石头墩儿，刚刚坐下来吹了两声，蓦地只觉得背上被一个生硬的东西顶了一下，还是直疼！大柱子“啊唷！”叫了一声，回头一看，敢情一个人就站在自己面前。

清清瘦瘦的一张长脸，头发黑黑密密地紧贴在前额上，却只是短短的一丛，这年头男人留短发的还不多见，乍然一看，大柱子真不禁吓了一跳。

这个人似乎也正在看大柱子，翻着一对白果眼珠子，瞬也不瞬地盯着对方。

大柱子一惊之下，霍地向后面退了一步。

“你是谁？”

“嘿嘿！”这个人冷森森地笑着：“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你却反而问起我来了，你又是谁？”

“我……”大柱子呆了一呆：“我叫大……柱子！”

“大柱子！”这人沉着声音道：“大柱子又是谁？”

“大柱子就是我嘛！”话声未完，只听见“啪”的一声，一只手腕子已被对方鸟爪子一般的瘦手抓住了。

别看他人瘦，这只手上的劲头儿还是真足，五指力抓之下，简直像是一把铜钩，大柱子感觉到这只手上的骨头都快要碎了。

“啊，”大柱子痛呼了一声，害怕地道：“你……你这是干什么？”

短发瘦汉一言不发，另一只手“叭！”一声摸在了大柱子头上，接下去摸在他脸上、身上，一阵子摸索之后，脸上的神色才似缓和了下来。

大柱子这时才忽然看出来，敢情对方是一睁眼瞎子，正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心里一阵狂喜。

“啊，原来你就是那个瞎子！”大柱子笑道：“我正在找你。”

“你找我干什么？”手上加了一把子劲道：“说！”

大柱子疼得直咧嘴：“啊唷！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瞎子冷哼着道：“我跟你也不认识，你找我干什么？”

说话的口音，怪里怪气的，大柱子简直是听不大懂，也难怪，对方一嘴南方口音，不是温州就是宁波，也许是地方跑的多了，还揉进了一点北方的官话，要不然就是扒了大柱子的皮，他也是听不懂个字。

大柱子越看对方那对凸出的瞎白果眼珠子，心里是越害怕，心里一怕，

嘴上可就不大得劲儿，牙床子只是咯咯直打抖。

“你怎么不说话？”

“我说……说……”大柱子道：“是有人要我来等候你老人家的。”

“嗯！”瞎子神色又缓和了下来：“这个人是谁？”

“这……我也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

“不……”大柱子真有点昏了头：“我……知……知道！你老人家先放了手呀，我还有东西要给你看呢！”

瞎子一对白果珠子咕噜噜地直打着转，那张瘦脸上的肌肉，忽然像是凝住了一样，大柱子忽然觉出他那对耳朵敢情能自由移动，就在这一霎，忽上忽下地移动了好几次。

大概他在判断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外人，冷笑了一声，他道：“这附近有没有人在？”

大柱子四下打量了一眼，摇头道：“没有。”

“远处呢？”

“远处……”大柱子又打量了一下道：“远处当然有人，不过隔得很远。”

“是在看我们么？”

“不，只是走路的人！”

瞎子这才点点头，松开了紧紧握住他的那只手。

“什么东西你要给我看的？”

一面说，瞎子一晃手，已把大柱子握在手上的那根笛子抢了过来。

大柱子一惊道：“咦，你……”

瞎子不说话，把手里原来拿着的那根马竿儿用力插入地面，两只手在笛上一阵子摸索，鼻子里哼了一声。

“这笛子你是哪来的？”

“是一位老大爷交给我的，他要我到江边去吹，说是只要你一听见笛子声音，就会来找我的。”

“这位老大爷还有什么东西要你交给我看么？”

“啊，有有有！”一面说，大柱子随即由身上摸出了那个玉扳指，递上道：“还有这个。”

瞎子接过来细摸了一遍，点点头道：“这就对了！”一面说，他随即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了大柱子。

“你说说看，这个老大爷是什么一副长相？”

大柱子收下了笛子和扳指，一面思索着道：“总有七八十岁了吧，和你老一样的瘦。”

瞎子点点头道：“算你对了。”冷笑一声，他喃喃道：“我原来跟他约好

见面的地方是在‘白桑轩’，他为什么不遵守呢？”

大柱子怔了一下喃喃道：“噢！原来是这样，你也许误会了他老人家啦，据我所知，他本来是要到白桑轩去的，只是因为那里来了很多人，所以他老人家就临时改变了主意。”

“原来是这样。”忽然他脸色一变：“你说白桑轩来了很多人？”

“是呀！人可不少呢！”大柱子道：“来了总有一两天了，这些家伙一直赖着不走，也不知是干什么的？”

瞎子嘴里喃喃道：“糟了，这么说，我是不该去那个地方的。”

大柱子道：“你说什么？你已经去了白桑轩？”

瞎子点点头，接道：“刚才我去了一趟。”

大柱子道：“那……你可看见那些人了？”一想不对，赶快改口道：“噢，我忘了你大爷是个瞎子了，对不起，对不起！”

瞎子倒不以为忤，冷笑道：“废话少说，那位老大爷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大柱子喃喃道：“我就是要带你去找他老人家的。”

“带路！”一面说，瞎子就手由地上拔起了那根马竿儿。

大柱子点头道：“好好好！等会儿，我得牵着我的牛。”

瞎子点点头说道：“你原来是个放牛的。”

“那倒也不是，只是给人家干粗活儿的。”一面说大柱子已牵了牛，回头一看，敢情对方寸步不离的已跟在了后面，他虽然是个瞎子，可是动作可一点也不含糊。

“你走你的，别管我！”瞎子冷冷他说道：“丢不了的！”

大柱子答应了一声，牵着牛往前面走，走了一段距离再回过头来才发现到瞎子才开始起步，双方距离有三四丈。

瞎子似乎知道他停下了脚步，只管挥动着手上的马竿儿催快，大柱子只得脚下加快，一路向前行进。

就这样一前一后，足足走了有一盏茶时间，眼前算是脱离了市集，来到了荒芜的农村，四面全是秋收之后的废置庄稼，地上堆着早已干透了的麦秸、高粱秆子，在当空秋阳的照射下，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

大柱子站住了脚，一回头对方已在眼前。

“快到了吧？”瞎子说：“这是什么地方？”

大柱子道：“这是李家庄，再下去就到了。”

瞎子点点头催道：“快走吧！”

大柱子牵着牛快步前进，前面有一道沟渠，过去，雨季来时是盛水用以灌溉田地的，现在干旱得滴水全无，总有三尺来深。

大柱子牵着牛跨了过去，回过头来想招呼对方注意，可是转念一想，倒

要看看他是否够机灵，怎么过来？这么一想，到嘴的话又吞到了肚子里。

即见那个瞎子一路晃里晃荡地走过来，他虽然带有一根随身的马竿儿，却并不用它像一般瞎子那样走一步探一步，却把它夹在腋下，以备不时之需。

走着走着，已临近到那道沟渠之前，大柱子静静地注视着他，见他高高抬起的一只脚，刚刚要踏下去的一瞬，蓦地在半空中忽然停了下来。紧接着他腰身一拧，瘦长的躯体在空中陡地打了个旋风，呼的一声，已飘了过去。

看到这里，大柱子不由吐了一下舌头，暗忖道好家伙，敢情这个瞎子身上还真有功夫，怪不得刚才抓住自己的那只手就像一把钢钩似的。

想到这里正想转身前进，身边“呼”的一声，那个瞎子疾若飘风地已来到了面前。落地、出竿，敢情手法极快，“噗”的一声，手中马竿已点在了大柱子心窝上。

大柱子害怕地“啊”了一声。

瞎子睁大了一对白果眼道：“小子，你是想看我的笑话，可恶！”话声一顿，只听见“叭！叭！”两声，大柱子脸上已吃了两记耳光，打得还真不轻，大柱子身子晃了一下，差一点摔了个跟斗。

“记着，再这么恶作剧，我就打断你的腿，可恶！”马竿用力一顶，大声道：“走！”

大柱子被打得心里直恼火，可是确实也是怕了对方，聆听之下，只得转身继续前进。

一个头戴着竹笠的野汉子垂着头，牵着一头牛，由身后跟了过来。

大柱子还待招呼，瞎子已放下了马竿，眨着一对白果眼冲着来人凝神静气地瞪着。

那个人头也不抬的牵着牛过去了。

大柱子刚要起步。

瞎子道：“慢着！”

随即转向大柱子道：“这个牵牛的人，你以前见过么？”

大柱子摇摇头道：“没有，不过，我没看见他的脸。”

瞎子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大柱子盯着前行人后影道：“过去了，到林子里面去了。”

瞎子冷冷一笑道：“我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耳朵却灵得很，这个人脚下穿的不是草鞋，是布鞋。”

大柱子怔了一下道：“这……我倒没有注意，你老管他穿什么鞋干什么？”

“穿布鞋放牛？”瞎子用力眨着一对瞎眼：“没听说过，我们快走吧！”

大柱子也怕耽搁得时间太久了，瓦窑里那位主子着急，随即快步前进，瞎子脚下也加快了步伐。

穿过了一片稀疏的林子，眼前这个地方就是刘家庄了，大柱子轻车熟路地一直前进，约莫半盏茶后已来到了瓦窑地头。

大柱子站下了脚步，瞎子也来到了面前。

“看见没有？”大柱子手指着前面那片瓦窑：“就是这里了。”

瞎子冷笑道：“小子，你明知我看不见，他妈的！”

大柱子吐了一下舌头：“我忘了。”

他用手在牛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把牛赶到了一边，三步并两脚往前面跑过去，嘴里高声叫着：“老大爷我把你要见的瞎子给带来啦！”

身后瞎子怒声道：“他妈的小子你叫什么叫！”

说话时身形一飘，极其快捷地已来到了大柱子身后，举起马竿正要往大柱子背上打。

一扇矮门突地敞开来，那老人现身道：“算了，左先生么？快请进。”

瞎子一听见邵老人的声音，举起的马竿立刻放了下来，连连眨动着那双瞎眼。

“是邵老兄么？久仰久仰！”一边说匆匆赶上几步，四只手随即握在了一块。

邵老人像还是第一次见过对方，一面握手寒暄，一双眼睛却上上下下地把对方打量了一遍，同时目光四下扫了一下，下见外人，随即拉着瞎子进入屋内。

“大柱子，烦你在外面看看，有什么动静通知我一声。”说了这句话，邵老人就把那扇矮门关上了。

大柱子傻呼呼地本来还想跟进去看看他们到底是弄些什么，现在邵老人交给了他这个差事，只好在外面把风了。

瞎子睁大着一双白果眼，背靠门并不先坐下：“邵老哥，我们可是第一次见，你的大名我久仰了，只恨我这双眼不能面瞻阁下风采。”

“左先生太客气了，”邵老人推过一张椅子道：“这地方没有外人，先生请坐！”

姓左的瞎子在进门之初，已四下凭听觉仔细辨察过一番，他确定这里只有对方一人，心里才算略为安定。

邵老人推过椅子来，他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来。

“江湖上盛传老哥你大义磅礴，二十年来，老哥为那一宗宝藏，料必是心力交疲，吃尽了苦头，瞎子实在是十分的感动！”

邵老人深深一叹，目涌泪光道：“这件事弄得当今尽人皆知，很多昔日道义之交，在知悉此事之后，竟然都误会了我的为人，以为我邵一子是贪财忘义之人，诚令人为之痛心，事实真相如何，也只有望之将来，此刻是寸心天知了！”

瞎子点点头道：“一个人只要光明磊落，行得正，坐得稳，别人说什么又何必管他！”

“左先生说得是，”邵一子叹息一声道：“我们言归正传吧，江湖上对于这宗‘雪山藏宝’传说不一，不怕先生见笑，我虽穷多年钻研之功，至今还是一知半解，正因为如此，对于这笔传说中数目惊人的宝藏，犹不敢持以全信，先生的见解如何？”

“哼！”姓左的瞎子喃喃地道：“如果我也只是仅凭猜测，或是一知半解，也就不必来了！”

“这么说先生是宁可信其有了？”

“宁可信其有？嘿嘿，邵大侠，这宗宝藏是千真万确的，其真实的程度，就好像我二人如今活在世界上是一样的。”

“先生说此话，是凭……”

“凭我的这双眼睛。”

瞎子那双白果眼忽然睁大了，在黑色的瞳子里，现有两个白点，邵一子心里一动，想到了这双白点正是致其瞽目的原因。

瞎子冷笑着：“老哥，请你相信我，我这双眼睛就是因为看见了当今世人最大的一笔宝藏财富之后，才变瞎的。”

“啊，这么说，左先生你莫非已经发现了？”

“我不是发现，”左瞎子木讷的脸上猝然现出了一抹凄凉：“信不信由你，我是亲自参与其事的七十二名武士之一。”

“七十二名武士？”

“啊！”邵老人脸上闪出了一片神秘的微笑道：“我明白了，你是说，你是埋藏宝物的七十二名藏人武士之一！这么说……”

左瞎子一愣道：“咦！这件事你怎么知道？”

邵一子含笑道：“刚才我已经说过，我曾经为了这卷宝图花过无限精力，这点认识是有的！”

左瞎子拱了一下手，道：“难得，难得！”

邵一子冷冷一笑道：“可是这么一说，却有些不对了，宝图说明上记载埋宝者仅七十二名藏人武士，均系布达拉宫侍节有年之武士，先生你……”

“不错！”左瞎子打断了他的话接下去道：“邵大侠是因为见我是一汉人，而感到与情不符吧？”

邵一子点头道：“先生请说！”

左瞎子冷冷一笑，缓缓抬起了头望向屋顶，这一霎，他那张瘦脸上交织着无限悔恨与感伤。

“这已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了，是我这一生最感到痛心的往事，但是，”左瞎子几乎是狞笑他说：“我如果不说出来，就万难取信于你，我们就长话

短说吧。”

邵老人长叹一声道：“有什么话先生但说无妨，你我都已是这么一大把子年岁的人了，在当今人世又能有多少停留？说出来吧！”

左先生冷笑着频频点着头。

“布达拉宫第十三世老王时，曾经用过一名汉人武师，充当教习，训练宫中武士，也正是那一年起，宫中才有至今的武士相沿。”

“不错！”邵老人点头道：“这是见诸‘布达拉经’的事实。”

“你还记得那名汉人的姓名么？”左瞎子瞪着一双白眼，某种渴望意识地看着邵老人。

老人一怔道：“这……让我好生想想看……啊……啊……有了，这人姓左。”

目光一亮，惊奇地注视向对面瞎子：“难道是……你……啊……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左瞎子道：“那人叫‘左汾’。”

邵老人点头道：“不错左汾，我记起这个人来啦！”

左瞎子道：“他就是我的祖父！”

“啊！邵老人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他原是十分迫切地要确知宝藏的一切，然而显然证实眼前此人之身分，毋宁更为重要。

左瞎子道：“先祖蒙布达拉宫老王垂青，待为上宾，自此离开故乡宁波，十年后回乡，适逢先父故世，先祖不得不把我们母子一并接到布达拉宫居住，这就是我留在布达拉宫的原因。”

“原来如此，可是，”邵老人忍不住问道：“那埋宝一事，却是第十三王死后十几年的事了！”

左瞎子点点头道：“一点不错，也是先祖死后二十几年的事了。”

邵老人不再发问了，他相信对方会亲口说出这件事情的本末前后。

左瞎子低低咳了一声道：“那时我已是二十七岁，由于在宫中住了这么久的时间，自然说得一口好藏文，又因为幼承祖父教导，学了一身武艺，那时确是不可一世，惟后来的继王都因听了手下大臣的谎言，说是汉人不可信任，竟然狠下心来将我母子赶出了宫外。”

左瞎子忽然站起来道：“你这地方可靠不可靠？不会有外人接近吧！”

邵老人单掌轻出，虚掩的一扇窗子应声而开。

窗外一片秋霭清辉，不见闲人。

“放心吧！”邵老人道：“这里没有外人，你说吧！”

左瞎子叹了一声道：“我那时年轻气盛，原以为可像祖父一样在宫中充当总教习一职，没想到却遭致驱逐宫外，心中实在气忿，而就在这时，宫内传出甄选武士之事，说是七十二名。”

“后来我才知道，选出来的七十二名武士，是用以搬运宫中所储藏近十年的金银珠宝。

据说，宝藏藏在雪山一处隐密的地下洞穴，”左瞎子喃喃道：“原来那时风闻朝廷要进兵西藏，藏王十分害怕，才听从大臣之计，把千年积藏宫中的财宝，统统搬移，埋藏地下，这一切的一切，都由宫中一名藏族策士用专属王族通用的奇异文字记述在一卷羊皮之上。”

邵老人默默地点了一下头，暗道原来如此。

瞎子道：“那种文字确是稀奇古怪，即以当时宫中而论，知者也不过三数人而已，而我却是这三数人之一。”

“啊！”邵老人不得不发出惊奇的呼声。

“那是因为我祖父的关系。”瞎子说：“实在是第十三老王太相信我祖父了，我祖父也传授了我。”

左瞎子叹了一口气道：“那卷羊皮上记载着详尽的宝藏出入之处，一直是十四王所收藏，然而后来由于第十四王的暴毙，这卷羊皮也就离奇失踪了。”

邵老人点点头，十分肯定地道：“并没有失踪，因为它就在我的手上。”

左瞎子点头道：“我希望你所收藏的是真的，因为这多年以来，我已鉴定过五件，都是假的，一些江湖不肖，竟然造了许多假货出售图利，可恨之至！”

邵老人道：“我所收的这一卷不会是假的……尤其是与你说的这些话细一对证之下，我便已确切知道，这是真的了。”

左瞎子叹了一口气道：“我就快要说完了，我刚才说到……”

邵老人道：“七十二卫士藏宝，以及第十四王的暴毙。”

左瞎子点点头道：“不错，我那时却是年轻气盛，一来怀恨十四王将我母子逐出宫门，二来对于那批传说中的珠宝颇为好奇，倒也不是心思染指，因此暗中动手，将原有七十二武士之一击毙，乔装成他的身分，混入武士丛中，参加了藏宝的行列。”

邵老人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叹息：“这么说那宝藏之处你是知道了？”

“老兄有所不知！”瞎子道：“我们这七十二名武士出发前后各以黑巾扎面，而且彼此监视甚力，来回所乘舟车亦是窗门紧闭，哪里能如意窥伺！”

邵老人点点头道：“倒也是，只是七十二个人，人数太多了，难免不会生出事端。”

姓左的瞎子点点头道：“老哥你想到的他们也想到了，就在我们完成了搬运宝藏工作之当日，一件怪异难忘的事情发生了！”

邵老人道：“啊？”

左瞎子苦笑：“那一日晚饭后，我们正要离开现场的当儿，忽然大家的眼睛都看不见了！”

邵老人一惊道：“你是说瞎了？”

左瞎子狞笑道：“不错，全都瞎了，原来第十四王早已防到了我们其中有诈，是以先下手为强，在我们汤食里放下了毒药，吃时无觉，在一定的时间发作，顿时双目失明，实在是防不胜防！”

邵老人感伤地摇了摇头，道：“真是太毒辣了一点，这件事是在十四王暴毙之前还是之后？”

左瞎子“嗯”了一声，用力眨着一对白果眼道：“让我想想看，嗯嗯！是他死前。”

邵老人点点头微笑道：“我说是呢，因为当今第十六王，确实是笃政亲民，奉行仁政的好人，我料想他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左瞎子嘿嘿笑了两声。

邵老人皱了一下眉：“后来呢，难道瞎了眼就算了？”

左瞎子点头道：“哼哼！你说这句话，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地方的情形，不要说七十二个瞎子了，就是七十二个正常的人，如果没有专人引导，也休想自由来去，山路太危险了！”

邵老人叹了一口气道：“我明白了，这么一说这些瞎子多半都葬身悬崖绝壁之间了？”

瞎子点了一下头，冷笑道：“即使不摔死，也都饿死了，这其中只有我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邵老人点了一下头，他已经全盘了解了这件事的本末，因为事情不关宏旨，他倒也不想打破砂锅问到底，非要知道对方怎么活下来的，其实以他之心细如发，见解微妙，即使对方不说，他已经知道了个大概。左瞎子似乎还在为着这件往事忿忿不平，只听他一连串声地大喘着气，一副咬牙切齿状。

邵老人微笑道：“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的气也应该平下来了，何况你已杀了那个元凶大恶，事情也就抵过了。”

左瞎子一怔道：“你说什么？”

邵老人一笑道：“难道第十四王的死，不是你下的手么？”

左瞎子又是一怔，倏地站起来道：“你，怎么知道？你？”

邵老人冷冷地道：“你不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我已猜出来了，若论这个第十四王之所作所为，死了倒也不冤，只是若有这批财富，今日的全藏，也不至于穷困如此了！”

左瞎子喉结动了一下，想说什么终因“自反而缩”，到嘴的话又吞回肚里。

邵老人随即正色地道：“这批珠宝经我多年考据的结果，证明是千年来藏人辛勤所得，当今全藏限于天灾，生灵涂炭，朝廷无能接济，如果及时收到这批原来属于他们的财富，定能收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振作了

一下，凌声道：“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辞千山万水，千方百计与你联系，来此相会的目的。”

左瞎子感叹一声道：“邵大侠说得是，真要能完成这件事，我瞎子也死而无憾了！”

邵一子怅然道：“你我也都是这一把子岁数了，即使有所谓的‘上寿’好活，在人生又能有多少的逗留？若是能在死前完成这件有意义的壮举，也不负这有生一场，左先生以为如何？”

左瞎子连连点头叹息不已。

邵老人一笑道：“言归正传，现在该是我亮宝的时候，是真是假要凭你来鉴定了！”

左瞎子点点头道：“好说，老哥请赐阅。”

邵老人不假思索地由背后拿下了那个长形包袱，打开来取出羊皮纸卷，却不曾递过去，道：“请左先生移步赐教！”

左瞎子道了声：“好说！”足下微划，已来到了邵老人面前，站立步位正是恰到好处。

邵老人心里非常佩服。

面前是一张八仙桌，羊皮纸卷就在桌面上摊了开来。

“左先生鉴评，”邵老人道：“事关重大，请恕老朽凡事仔细了！”

“好说，好说，应该，应该！”

瞎子一面说时，马竿已放在桌边，伸出了一双瘦手，等待着摸索。

羊皮图卷只摊了一半，另一半还压在邵老人手上，他目光锋犀地逼视着面前左瞎子，另一只手却是真力暗运，只要对方略存不轨，这一掌当机立断，就能让他尸横当场，此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邵老人行事之谨慎，于此亦可见一斑了。

左瞎子那只手已将摸向图上，忽似有感地望着邵一子冷笑道：“老哥不必如此，瞎子若居心不良，管叫我天打雷劈！”

邵一子心里一惊，内疚地笑了笑，那只蓄势的右手缓缓放了下来。

是时左瞎子的手指已摸在了羊皮图卷第一行字上。忽然他愕了一下道：“外面是什么声音？”

邵老人一惊，顺手抓起了图卷，飘向窗前，探头外望，不觉微微一笑，道：“没事，没事。”

又飘身回来。

原来他探头所见，大柱子仍好好地倚在窑门上，抱着双手，看望着牛儿喝水，院子里静得很，不见一些声息。

于是羊皮图卷再次地打开来。

左瞎子颤抖的手指第二次摸在图卷的字上，嘴里念出了一串不见经传、

前所未闻的怪异声音。

念了几句，他顿下来，长叹一声道：“恭喜老哥，你得到了，这是真的不错！”

邵一子道：“何以见得？”

瞎子道：“我不是已说过了么，这种文字只有我能识得，那是不会错的了！”

邵一子正要开口，猛可里空中传出了一声凄厉的猿啼，两条黄影有如脱弦箭矢般直向着邵老人与瞎子当头疾穿了过来。

邵老人一惊之下，叱了声：“啊！”

身形左闪，旋风般地向外撤出，自然他手里仍紧紧抓住那卷羊皮图卷。

左瞎子的动作也不少逊。

原来那只用以认路的马竿儿就放在桌边伸手可及之处，一个不对，他身子向后一缩，右手已顺势拿了起来，反手直向当空猴儿身上抡了过去。饶是这样，仍然没有伤着空中下来的那个畜生。

只听得“吱”的一声，随着瞎子马竿扫处，那猴儿就像攀杠子一样地抓住了飞来的杖梢，就空打起转来，一面发出了尖锐刺耳的怪叫之声，其势颇是惊人。

现场这一霎，变化颇大。

邵一子身子闪开了当头猴儿的正面一抓，全身疾若飘风地闪向一边，不容他少缓须臾，面前人影一闪，一个本身比猴儿也高不了多少的小老头，已由窗外飞身而入。

这个小老头身子乍然一现，嘴里一声怪笑，道：“老小子你到底现了宝啦，给鹅拿过来吧！”

这老头儿手里施唤的竟是拖有银色长链的两个流星锤，每个锤都约有甜瓜那般大小，通体银光发亮。随着小老人的现身，流星锤闪出了匹练般的一道白光，劈头盖脸直向邵老人当头砸了过去。

邵老人想不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生出事端，心里这口气实在出不了，这时乍见对方流星锤到，更不禁无名火起，左手倏地施展出一式分云手，“噗”的一声，已紧紧抓住了飞来的锤头。

邵老人心里恨极了对方这个小老头，嘴里一声怒叱，借着手抓之力，瘦削的躯体蓦地腾空而起，随着他落下的势子，右掌用劈空掌力，一掌直向对方脸上劈了过去，这一掌虽是劈空之力，却是聚结力道的菁英。

小老头想是知道厉害，一声怪叫道：“好家伙！”

他来得怪去得也怪，整个身躯向后一个倒折，“嗖！”一声已落向窗前。

猛可里一股尖锐风力直向他身后袭到。敢情是左瞎子。

左瞎子一副狰狞的表情，对于对方的心存不轨，他恨恶极了，是以一出

手即是杀着。别看他眼瞎，一旦动起手来，身手还是真灵活，手里那根马竿儿，更是极见威风，这一手常见的“毒蛇出穴”在他施展起来，简直是既准又快，既快又狠。

小老头倒是没想到对方一个瞎子，竟然会有如此身手，心里着实吃了一惊。

无如一个无心，一个有意。动手过招实在是很奇妙的事，即使一个所谓的“强者”、“高手”，在偶然的疏忽之下，常常也会吃亏。就像眼前的这个小老头儿，以他杰出的身子，如果上来即存戒心，万万不会为人所乘，自不可能为左瞎子的马竿儿所伤。

“噗哧！”一股子血顺着左瞎子拔出来的竹竿，直由小老头后胯间标了出来。

小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由于伤中右后胯，简直使他站不起来，腿上一弯差一点摔倒在地。怪叫了一声，他身子斜着打了个旋风，“唰！”一下，已越窗而出。

邵一子低叱一声：“哪里走！”话声一落，紧蹑着对方身后，摹地跟着掠了出去。

前行的小老头原本有极快的脚程，无奈为左瞎子那一马竿扎伤了后胯，大大受了影响，况乎邵老人又是出奇的一个强者，他便更难逃脱了。

邵老人随着快速的进身之势，右掌第二次抖出，是为“龙形乙式穿身手”。

状如波浪般的掌影，起伏之间已蹑住了对方小老头背后，邵一子存心要毙对方于掌下，这一掌共分两个阶段，一曰“扎”，一曰“力”。

尖尖五指，在邵一子力并之下，真像刀也似的凌利，“噗！”一声已半人对方后背。

设非是对方身上穿着厚厚的一件羊皮背心，只是这一式“穿身掌”就能够要了他的命。

小老头再次受创，嘴里发出了一声尖啸，像是猿啼那般刺耳的声音，确是凄厉之极。

随着这声啸声之后，眼前这个小老头像是发疯了似地一个前冲，整个身子直向地面上滚倒下来。

也就在这一瞬，空中传出两声尖锐的猿鸣，先见的那两只猴儿，一左一右，紧蹑着邵老人身后，疾若电闪星驰般地扑了过来。这畜生想是也知道主人负伤，情况危急，是以奋不顾身地扑前救主。

邵老人右手指尖实已扎中了对方的背上，这一霎只待他指尖向上一挑，便能将功力发出。

若是如此，这个小老头再想逃得活命，诚然是千难万难了，料不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两只猴儿却救了他的命。

小老头身子一经倒地，旋风般地滚了出去，同时间两只手却也不闲着，把一双流星锤霍地运施开来，两团银光，一奔面门，一奔前胸，硬把邵老人前进的身子给逼了回去。把握着这一刻良机，受伤的小老头头也不回地一径飞驰而去。随着他前进的背影，身后两只猴儿，咕哩叭啦怪啸着紧紧跟了上去。

邵一子本想紧追下去，心里方自动念，却又制止住了这番冲动。眼看着对方一人二猴，在金黄色的阳光照耀之下，渐渐消逝无影。

邵一子看着他的背影，频频冷笑不已，他慢慢抬起刚才掌穿对方的那只右手，五指尖端染有殷红的一片血渍，可以想到对方虽然逃得了活命，却也是受伤不轻了。

左瞎子不知何时也来到了眼前，与他并肩而立。

“好险！”左瞎子道：“邵老哥，那张东西没有被他抢走吧！”

邵一子哼了一声，道：“放心，丢不了的！”

左瞎子一个劲儿地眨着那双白果眼道：“好厉害，这个人是谁？”

邵一子喃喃地道：“你可曾听过惯走关中的一名巨盗‘铁马钢猴’任三阳这么一个人么？”

瞎子抽了一口气道：“啊，就是他么？”

邵一子点点头道：“就是他，哼，今天他出师不利，竟然先后会在你我手里吃了大亏，也算是他的晦气，足以警戒他下次了。”

左瞎子“噫”地叹了一口气道：“想不到你我约见事情这么隐密，仍然会为外人所知，真是防不胜防了！”

邵一子亦感十分懊恼地叹息了一声。

他缓缓转过身来道：“这里已不是安全地方，我们还得搬个家！”

一眼看见了远处站立的大柱子，由不住心里一愣。

“唉！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心里的声音，可是没有说出来。

记得刚才在房里他探头外看时，大柱子就是这种抱着一双胳膊向外看的样子，现在居然还是一个样子，居然在目睹着一番惊心动魄的打斗之后，无动于衷。

这么一想，邵老人身形略闪，几个轻快的起纵，已来到了大柱子面前。这一来到近前，他才算看出不对劲儿来了。敢情大柱子一双眼睛珠子直直地发呆，就像一双死鱼眼一样。

“哼！”邵老人鼻子里轻哼一声，已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伸手在大柱子肩上一搭，略微用了一些力道，大柱子晃晃悠悠地身子眼看着就要倒了下去，却被邵老人另一只手扶住。

“他怎么了？”一旁的左瞎子问。

“叫人给点了穴了！”一面说，邵老人两只手指已有力地掐住了大柱子上

唇的人中，另一只手当胸一掌，大柱子身子直悠悠的直向后面倒了下去。

“扑通！”

这一摔之力，当然是有用意的，可以收“活血”之功，果然在柱子嘴里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啊唷着翻了个身子，缓缓由地上站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邵老人问：“是谁把你给点了穴？”

大柱子一脸傻相地看着对方二人。

“不……不知道，我站在这里晒太阳好好的，忽然不知怎么回事背上麻了一下，打了个呵欠就……就睡着了，后……后来你们就来了。”

邵老人一声不哼地看着他，点了点头，道：“这里不大安全，你先回去吧，我会去找你的。”

大柱子愣了一下点头道：“好吧，那我就走啦！”一面说，他缓缓地走过去拉起了牛，又回过头来看了邵老人一眼，慢慢地走了。

邵老人这才转向左瞎子道：“有些人每喜自作聪明，认为别人都是傻子，哼哼，我邵某人虽然大了几岁，自信这双眼睛还不花。”

说到这里话声一顿，霍地转向当空屋顶冷冷地道：“好朋友既然来了，干什么又藏头露尾，未免有失风度吧！”

话声方辍，就听见矮脊上一人“呵”地笑了一声，空中人影微微闪了一闪，一个人已落在了眼前。

一袭青衣，满脸书卷气息，这样一个人，无论从什么角度上去看，都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然而事实证明他却是一个深悉武功的道上朋友。

“果然不愧领袖西天的武林前辈，在下佩服之至！”青衣文士一面说时双手微拱：眼角却看见了一旁的瞎子，拱了一下手道：“这位想必就是传说中的那位‘替目阎罗’左光斗了，失敬，失敬！”

左瞎子闻言一怔，那双白果眼珠子一阵子眨动，两只手抱了一下：“岂敢，岂敢，请恕左某双目失明，朋友请报上大名吧！”

青衣文士莞尔一笑，还没有说话，一旁的邵老人已冷笑着代他发言道：“今天真是幸会得很，想不到阔别多年的武林朋友，居然都在这里见着了，光斗兄，这位朋友的大名你一定也是久仰了！”

左瞎子嘴里一连串地称着是。

邵老人冷冷地报上了来人的绰号大名道：“岳阳剑客顾锡恭！”

青衣文士微微一躬身，说道：“小可不敢当！”

左瞎子嘴里“啊”了一声，连连点头道：“久仰！久仰！”

邵老人面色一沉，注向对方道：“顾朋友光临下处，是……”

“岳阳剑客”顾锡恭一笑抱拳道：“邵前辈不必客气，既然左兄也在，那好极了，顾某有几句肺腑之言，想要当面向二位尊前讨个请教。”

邵老人点头道：“好，既然这样，顾先生请！”

彼此互道了一声请，顾锡恭也就不客气地首先迈步，进入矮屋，邵左二位也随后跟人。

邵老人冷冷地道：“荒野陋居，无非栖身而已，顾先生请自己坐吧！”

“岳阳剑客”顾锡恭一笑道：“哪里哪里，这里隐秘得很！”

“是么，顾先生说笑话了，”邵老人冷冷地道：“如果真的隐秘，也就不会惊动了许多好朋友了。”

微微一顿，邵老人又接下去道：“如果在下判断不错，顾先生与方才那位任朋友以及另外三位似乎早已在自桑轩鹤候在下，不知有何见教？”

顾锡恭一笑道：“这话倒也不假，风闻前辈与这位左先生有此一会，自是江湖盛事。”说到这里，这位翩翩文士风采的岳阳剑客笑态可掬地道：“前辈既然直言以询，小可也就用不着拐弯抹角，我们干脆打开窗子说亮话吧！”

邵老人冷笑不已。

“别人的来意，小可不得而知，不过邵前辈眼里可是揉不进沙子的，岂能真的不知道？这个咱们可以按下不提！”顾锡恭脸上仍然带着微笑，继续说下去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虽是一句老生常谈，倒也是古往今来一件永久不变的真理至言。”

邵老人微微一笑，点头道：“足下的来意已经明白了！”

“那倒不然！”顾锡恭抱拳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财顾某固所爱也，却还不至于卑鄙到巧取豪夺的地步。”

邵一子一笑道：“足下所言，果见高明，倒要请教其详了！”

顾锡恭抖动了一下身上那袭单薄青衣道：“那前辈身怀宝图之事，早已武林尽知，这当然早已算不得是什么隐秘之事了，据在下所知，邵老这卷宝图已收藏经年，何以至今日仍未能按图索骥，将宝物起出，这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

邵一子点点头道：“不错，不过这似乎是邵某人的私事，又与顾先生你有什么关系？”

顾锡恭欠身道：“好说，这就是在下这一次前来的本意与宗旨了。”微微一笑，他才又接道：“当年布达拉宫之事，在下虽非身历其境，却也一清二楚，凑巧手头上有一本古本欧阳子所绘注的‘山海经’，这本图注，尤其将西北各山岳地形描叙得十分清楚，如果前辈之所以迟迟没有下手原因是昧于地势，那么我这本山海经必能为前辈提供极有价值的贡献，相信前辈只要取出宝图，两相映证之下，必可将前辈现有之诸多困惑一一迎刃而解！”

邵一子一笑道：“这难道就是顾先生来此的本意。”

顾锡恭道：“好了，我已经说出了事情的第一步开始，现在要看邵前辈的意思了。”

邵一子道：“我还不明白你第二步的意思。”

顾锡恭一笑道：“第二步就很简单了，如果第一步成功，第二步实在是方便得很，一切就要看邵前辈的意思了！”

邵一子“哼”了一声道：“你的意思是，一旦宝物到手，你要分羹一匙？”

顾锡恭点点头道：“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邵一子微微一笑道：“顾先生所说倒也并非无理，只是这件事显然与老夫的原来宗旨不符，无论如何，顾先生的一番好意，老夫心领了。”

一面说，他站起来拱手送客。

“岳阳剑客”顾锡恭神色自若地笑了笑：“这个意思邵前辈是要独吞了？”

“那倒也不是。”邵一子冷冷地道：“足下不明白邵某原来宗旨，最好不要瞎猜，顾先生既已说明来意，似乎可以走了！”

“岳阳剑客”顾锡恭微微一笑，道：“难道邵前辈对这件事丝毫没有考虑的余地？”

“道不同，不相为谋！”邵一子一抱拳道：“抱歉之至，实在是辱台爱了！”

顾锡恭面色一沉，举步向外踏出。

邵左二人一起抱拳相送。

顾锡恭足下已将踏出，却忽然转过身来。

他脸上的笑容尽失，代之的却是一片凌人的傲气。

“在下临走之前，还有一事相求，不达此愿，在下还不打算离开。”话声一落，窄室里立刻充满了一股凌人的气机。

邵一子一声冷笑道：“老夫此来，确已将死生置之度外，尤其是能有机会领教各方朋友的罕世身手，更是人生一大快事，说吧，顾老弟，你要怎么样吧？”

“好！”顾锡恭两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插进长衫的两叉，霍地向外一分，手上多了一对乌黑净亮的圈子。

“久仰前辈一套伏魔剑法，领袖西方武林垂数十年之久，不才有幸请教，实在是光荣之至！”一面说时，脚下微拧，“嗖”一声已飘身屋外，接着面前人影乍闪，邵一子已与他迎面对立。

顾锡恭简直就不知对方手上的那口短剑是藏在哪里的，总之双方现在已相互对立。

顾锡恭手上所拿的那对黑不溜丢的钢圈子，看似无奇，其实却厉害无比。

邵一子冷笑道：“如果老夫所料不差，顾老弟你过去也是用剑的，怎么现在却改了家伙了？”

顾锡恭一晒道：“那倒也没有，换着用用不是也挺好的吗，咱们闲话少说，前辈你撒招吧！”说完了这句话，就见他把一双黑光净亮的钢圈子在头

顶上“当”的碰了一下，发出了历时颇久的一阵子“嗡嗡”之声。

如非是他变换了另一个角度，还不易看清他手里那对钢圈子的凌厉的一面，敢情沿着钢圈一周，现出了白白一线，正是藏锋之处。

邵一子手上短剑平胸而持，剑上光华闪烁，显然他已把无比充沛的劲力贯注在这口短剑之内。

一旁的左瞎子显然也已领略到了现场一触即发的严肃气氛，情不由己地退开一旁，他眼睛虽不能看，却依然表现出一副凝神贯注的模样，直直地瞪着两只眼，注视着现场，也许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帮助他听觉更为敏锐。

顾锡恭手持双圈，在现场转了一个半圆的圈子，却在斜出一个角度站住。忽然他叱了声：“失礼了。”三字一经出口，身子忽然疾如电闪般地狂飘而起，直由邵一子侧翼部位猛然切了进来。

邵一子冷哼一声，短剑斜挑，叮当一声脆响，空中爆出了一点火星。

把握住这一刻良机，邵一子倏地快速进身，短剑上划出了一道银光，这一剑直穿向对方面门，其势之疾快，真有难以想象之处。

顾锡恭手中钢圈蓦地分开，左手钢圈向正面面门上一举，“锵”的一声脆响，已将对方来剑锁在钢圈之内，紧跟着他身形侧转，右手钢圈霍地平胸推出，极其力猛地向对方胸前打了过来。

邵一子冷笑道：“好招。”

左手掩处，“嗡”的一声，已把对方来犯的钢圈击开一旁，这一手空手进招，设非是把对方身法部位摸得极为清楚，万万不敢如此施展。

显然顾锡恭也没有料到竟然会有这么一手，不觉呆了一呆。

邵一子计不只此。

就在他掌震钢圈的同时，右手短剑微振之下，那口剑忽地弯曲如蛇，极其滑溜地已由对方钢圈之内脱出。

顾锡恭蓦地神色一变，他武功至高，招法烂熟，正因为如此，他也就较一般武者更能体会出胜败的先机，以眼前情形而论，自己原不至就此落败，无如上来期功过甚，以至于双方间隔距离过于接近，再当敌人狠厉招法之下，便万难脱身了。

心中有此一念，顾锡恭再也顾不得出招伤人，身子霍地向后一倒，“唰”的一声，直挺挺地直倒了下去。

饶是这样，邵一子的那口短剑兀自放不过他，艳阳下，剑光刺目，有似银蛇腾空般，倏地闪了一闪。

随着这道剑光的光华闪处，邵一子身躯已似风卷落叶般地飘了出去，起落之间，已是三丈开外。

“岳阳剑客”顾锡恭的身法更为美妙绝伦。

他原本后仰的身子，就在他后脑甫将接触地面的一刹那之间，蓦地一个

快速的疾旋，“呼！”一声，眼看着他已将倒地的身子，蓦地又腾了起来，足足拔起了有两丈高下，随后又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双方已然分了胜负。

一道长有半尺的割裂口子，显示在顾锡恭的前胸，将一件美好的青衫分为两片。

顾锡恭固然可以不服输，再次放手力搏，犹不知鹿死谁手，然而究竟他是一个成了名的人物，况乎双方并无深仇大怨，实在没有以死相拼的理由。

“很好，我总算见识了，高明之至，高明之至！”一面说，顾锡恭频频向后面退着，艳阳下他那张脸变得极为苍白。

“不过，邵前辈，你可要注意了，你我之争，称得上是君子之争！”他冷冷笑着道：“要是换在另一个人，只怕你就不会这么容易打发了！”

邵一子按剑而立，聆听之下，呆了一呆。

顾锡恭却抱拳道：“刚才那番话，我觉得阁下尚有考虑的必要，我以为尊驾眼前的处境，很显然的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尊驾何妨再好好地想想，我们还会见面的，告辞！”话一说完，倏地拧身而起，有如长烟猝起，极是俊俏地已拔在了一棵大树巅梢，紧接着身形再弹，已是六七丈外，转瞬间已消逝视线之外。

邵一子撩开长衫，“锵！”一声合剑入鞘。原来这口短剑一直就藏在他膝边小腿边侧，剑身虽然远较“匕首”为长，却也不碍他的身手。

面前人影略闪，左瞎子已来到眼前。

“他走了？”

邵一子冷笑道：“不错，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不会就此甘心的！”

左瞎子叹息了一声道：“想不到你我这次约聚，事情这般的隐秘，却依然逃不过这些人的耳目，说来也怪我大粗心大意了。”

邵一子摇头道：“这与你并没有什么关系。”

左瞎子道：“如果我刚才没有到白桑轩去打了个转，说不定还不至于惊动了这些人。”

“迟早他们是要来的，”邵一子道：“这里显然不是安全的地方，我们还是迁地为良的好！”

左瞎子点点头道：“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他正要说出，邵一子却噓了一声，道：“你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反正我跟着你去就是了。”

左瞎子不由不佩服他的临事仔细，点点头道：“也好，那我们就走吧！”

一艘小船缓缓地在水面上移动着。

除了摇船的舟子以外，这船上只有两个人：邵一子和左瞎子。

船上搭着竹篷，最多亦只能容纳两人，现在的容量已是饱和了。

二人之间，是一张小小的方桌，宝图就摊开在桌面上。为了谨慎起见，船舱两面都下着帘子，只靠着中间垂下来的一盏油灯，光度虽弱，却已是够了。

左瞎子微微颤抖的手指，摸着密密麻麻的特殊字体，嘴里不停地念着：“计黄金十箱，白银二十八箱，明珠玉器各十箱，分别以上好的樟木包裹白铁之木箱盛装，安置在七星山之北，大肚山以南，午时阳光穿照时，见群山交岔，于是再寻小孤峰……”

念到这里，左瞎子停了一下，嘴里喃喃道：“老天……老天，要不是图上记载，只怕神仙也找不到。”

邵一子道：“这些地方你可熟悉？”

“当然，当然，我是熟悉的！”

“小孤峰……小孤峰……”一面说左瞎子的手指又摸上了羊皮纸。

“够了！”邵一子忽然抽回了羊皮纸卷：“暂时知道这些已足够了！”

左瞎子愣了一下，咧着牙笑了笑，道：“现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邵一子一笑道：“到目前为止，你我二人知道的一样多而且还是一知半解，这样彼此都可以信任，对于我们未来的合作大有裨益。”

左瞎子用力地眨了一下眼睛，仰起脸来想了想，才像是忽然明白，“呵呵”笑了两声，道：“邵老真是想得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邵一子微笑道：“请先生海涵，此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也，这件事完成之后，老夫当亲自向先生致歉，并将此事建议藏王，为先生立一生伺，供后世膜拜敬仰，也算是功在全藏，青史明标了。”

左瞎子嘴里“啊唷”了一声，呵呵笑道：“言重了，言重了，邵老这件事万万行不得，析煞我瞎子了……折煞了！”

他们在观图说话时，身边一直留意着欸乃不绝的桨橹之声，很清楚地可以感觉出前进的速度。

忽然船速慢了下来。

左瞎子隔着船帘问道：“地方到了没有？”

舟子的破锣嗓子道：“到了，二位老爷下船吧！”

邵老人匆匆背好了图卷，左瞎子手中马竿子方自撩起船帘，即听见“扑通”一声水响，水花四溅里，敢情那个舟子已纵身入水。

邵老人一怔道：“不好！”蓦地抢身出舱，却见一名锦衣童子双手正自紧勒缆绳，把这只小船硬拉向岸上。

所谓“岸上”，乃是一个延伸出水面的岛形堤岸，在近水处设有一亭，景致十分可人。

邵一子已知中计，舟子既已遁形，一腔怒火乃发向那名锦衣童子身上。

当下怒叱一声：“大胆！”身子霍地纵起，劈空一掌直向那名童子身上击去。猛可里一人朗声笑道：“好掌力！”说话时，那名锦衣童子已自就地一滚，快速地翻出两丈开外，邵老人的一掌，竟然落了个空。由于那声“好掌力”，才使得他注意到发话之人。

敢情那亭子并非是空的，里面还坐着两个人。一对白衣漂亮男女。男的锦衣缎帽，翩翩风采，沿着帽沿两边，各垂下一根风翎，和他颊下的一络黑胡，共风而舞，尤见潇洒风雅之一面、女的更是生就的漂亮姿色，宫样蛾眉，郁郁秋水，一领雪色长披，其上绣着鲜艳梅花，粉面团团，似乎永远聚集着未完的笑意。

“西天盟主”邵一子乍然发现到这两个人，禁不住蓦地吃了一惊。正因为这男女二人原是相识，才使他格外觉得惊惧，事出突然，一向持重的他，也呆住了。

身边人影轻闪了一闪，左瞎子也来到近前。

“怎么回事？邵老。”

“哼！”邵一子才似回到了眼前情况：“有好朋友等着我们啦！”

此时亭中男女，已缓缓步出亭子。

“老爷子别来无恙，咱们好几年不见了，幸会，幸会……”拱了一下手，含着笑道：“我这里有酒有菜，如果不嫌弃，二位请共饮一杯如何？”

邵一子冷冷地道：“用不着客气，贤夫妇竟然以这种卑鄙伎俩来对付我，哼哼，这又是为了什么？”

白衣人一笑道：“老朋友先不要发这么大的火，有话咱们慢慢说好不好？”

白衣妇人似乎一向很少说话，凡事以夫“马首是瞻”，这时却不禁发出了银铃般的一串笑声，接着说道：“邵前辈这么说就不对了，外子与我为了迎接前辈，已经坐候了三天，就是现在在这里见面，也是费了一片苦心呢！”微微一顿，这妇人眉角扫向左瞎子。一笑道：“这位大概就是西北道上那个传说已久的奇人‘瞽目阎罗’左光斗了，失敬，失敬！”

左瞎子先是一怔，连连眨着他那双瞎眼，鼻子里冷哼了一声，却把头转向邵一子道：“老哥，你可没有告诉我还有两位贵客，这两位朋友又是哪个？对不起得很，请恕瞎子眼睛不灵。”

邵一子冷笑道：“鼎鼎大名的童氏伉俪你竟然不识，哼！青砂堡‘澜沧居士’童玉奇与‘芙蓉剑’莫愁花的大名，你岂能不知？”

左瞎子那张消瘦的脸上，忽然间像是僵住了：“嘻嘻……”他冷嗖嗖地

笑了几声：“知道，知道，想不到短短几天时间，竟然拜会了这么多成名江湖的朋友，我瞎子总算是没有白活，嘿嘿！”

被称为“澜沧居士”的白衣人一笑，道：“左朋友真是太客气了，二位请进来一谈如何，请！”

邵一子见到对方童氏夫妇，即知道今日之会只怕不易善罢于休，然而事到临头，却也只有硬起腰干，看看下一步又将如何。

心里想着，即与左瞎子不约而同举步向亭内步入，童氏夫妇果然是有心人。

亭子里果然备有一桌丰盛筵席，每盘菜肴都加着盖碗，显然主人夫妇为候佳宾，并未动筷。邵一子打量着这一切，冷冷道：“贤夫妇太客气了。”说罢不待招呼，自行拉开座位坐了下来。

左瞎子虽是瞎子，但除开视觉之外，其他各样官能似乎较诸常人更敏锐得多。

随着邵一子落座，他也坐了下来。只是他并非与邵一子并肩而坐，却是在对面坐下来，那一根一直在手的马竿子紧紧夹在两膝之间。

童氏夫妇各含微笑也坐下来。

“澜沧居士”童玉奇双手拍了一下，亭外立即应声走进一人，正是方才手勒缆绳，也就是“白桑轩”侍奉童氏夫妇寸步不离的那个俊秀童子。强将手下无弱兵，显然他也有一副好身手。

这时只见他对着邵左二人深深打了一躬，嘻嘻笑着上前为二人执壶斟酒。

邵一子道了声：“邵某不客气了。”一面说时，仰首把面前酒一饮而尽。

左瞎子也是仰首把面前酒一饮而尽，“叭！”打了一下嘴道：“好酒！”

“澜沧居士”童玉奇道：“今日能够请到二位，真是三生有幸，只怕仓促之间，菜肴难合二位口味，还请多多包涵。来来来，左先生请！”

因为左光斗是瞎子，所以他才要特别照顾他，摆在面前的是一盘“棒棒鸡”，童玉奇夹起一截鸡腿递过去。

左瞎子愣了一下道：“啊，你太客气了！”

他虽是瞎子，感觉之敏锐，前文已叙及，是时右手轻起，“铮！”一声，两只牙筷，已迎着了对方送来的那只鸡腿。立刻，空中这只鸡腿就像是被胶粘住了一样的结实，丝毫动弹不得。

澜沧居士童玉奇一笑道：“喂，不必客气！”

手中筷子微微一抖，左瞎子忽然身子动了一下，那只在微微的一阵颤抖之后，不由自主地缓缓向后缩了回来，一直退到面前，接着四只筷子夹着的那鸡腿，慢慢地落向盘内。

童玉奇微微一笑，收回了筷子，只见左瞎子那张白脸上丝毫不着血色，

脸上大大地现出了“不是味道”。

明眼人如邵一子者一看之下，即心内雪然，分明童玉奇这一手明是为对方拣菜，暗中是在与对方较量力道，而这一次左瞎子显然是输了。

左瞎子显然心胸狭窄，个性偏激，一上来吃了一个闷亏，心里老大的不是滋味，独自个频频冷笑不已。

邵一子自然知道童氏夫妇的心愿，这时见左瞎子如此的表情，更猜测到情势的“一触即发”。

“我们还是打开窗子说亮话吧！”邵一子眼睛逼向正面的童玉奇，道：“贤夫妇此番邀请，不知有什么要当面关照的没有，说吧。”

童玉奇一笑道：“邵老这么单刀直入的问，倒也爽快，愚夫妇的来意，想必是瞒不过你老爷子的法眼，既然这样，我们就直话直说吧。”

邵一子“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听说布达拉宫的那张宝图就在邵老身上？”一面说时，童玉奇那双眼睛滴溜溜地直在对方身上打转，当然没有放过斜背在邵氏背后的那件玩意儿。

“不错！”邵一子抬手在背后图卷上拍了一下道：“就是这个。”

“听说布达拉宫那批宝物，别的不说，只黄金就有好几大车呢。”

说话的是童妻“芙蓉剑”莫愁花，提到了黄金，那张娇艳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显出了贪婪的笑容。

“而且还有很多的珠宝玉翠呢！是不是？”

邵一子点点头道：“传说是这个样子，至于事实是不是如此谁也不知道。”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当面证实，看一看呢？”她很自然他说出了这句话，一点也不显得不自然，好像这批宝物原本就应该有他们一份似的。

“不错！”邵一子冷冷地道：“我是有这个意思想去证实一

“芙蓉剑”莫愁花笑得真美：“好呀！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呢？”

邵一子看了她一眼，如非当面承教，他真难以相信世上还有这么一种人，对方若非是假装糊涂，那就实在太天真了。

“童夫人也许没有听清楚，”邵一子冷冷地接下去道：“我以为‘我’和‘我们’，这两个字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莫愁花微微愣了一下，眨了一下眼睛道：“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很简单，‘我’只是我自己，‘我们’却是两个人以上的人，”微微一顿，邵一子面若秋霜地道：“我的意思是‘我’而不是‘我们’。”

莫愁花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啊，为什么要这样嘛！”她喃喃道：“我实在很想要看看这些宝贝。”

邵一子吃了一惊，心说：“芙蓉剑”莫愁花在江湖上该是何等厉害的一

个角色，怎么会是如此稚气未开的一派天真？莫非她故意如此做作，其实却另有什么居心不成？偷眼一瞧，“澜沧居士”童玉奇唇角却带着浅浅的笑，仿佛一切早已胸有成竹的模样。

“来呀！”童玉奇招呼身边童子道：“给二位贵客斟酒。”

站立在一角的那个少年童子应了一声，立刻趋前拿起了一旁烫在热水里的锡壶，摇了一下，恭敬地为二人各自斟上一杯，接着又为主人夫妇斟了一杯。

童玉奇伸出小指在酒里点了一下，含笑道：“很好，温度正好，二位请不要生气，有什么话，我们饭后再谈如何，来！干！”一面说，仰首把杯中酒一干而尽。

一旁的莫愁花也笑哈哈地道：“二位老爷子可别客气呀！喝呀！”说时，她也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

邵一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口酒将要吞下之际，忽然他目光触及莫愁花渴望的目光和几乎掩饰不住的喜色，心里一惊，这口酒顿时不再咽下。

目光一扫身边的左瞎子竟然不识先机，手端酒杯正待饮下。

邵一子心里一急，左掌突出，用劈空掌力一掌直向左瞎子当胸击去。

这一掌由于双方距离过近，左瞎子事先又没有料到，一时避之不及，手腕子一抖，这杯酒竟然朝着自己脸上泼了过去，顿时满脸狼藉。

同时间，邵一子面朝向童玉奇，“噗”的一声，把嘴里的酒直向后者脸上喷了过去。

童玉奇一声急叱，右掌在坐椅上蓦地一按，整个身子“唰”地飘了出去，饶是这样，无如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邵一子这口酒看似无奇，其实乃盈聚有本身所练之“五行真力”，力道足可穿木破石，速度更是疾快至极，童玉奇躲开了身子却躲不开长衣，酒滴沾处，那袭雪白俊逸、其上绣着修竹的长衣侧襟上，顿时留下了七八处透明窟窿。

以童玉奇平素之风流自赏，武功出众，何能吞下这口气？凌笑一声道：“老儿，你这是自己找死！”话声一落，正待出手，却不知他身边的“芙蓉剑”莫愁花，却已抢先了他一步，先自出手。

娇叱声中，莫愁花蓦地拔身而起，其势之快，有如奔雷疾电，闪得一闪已来到了邵一子身前。

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竟然先已在她纤纤十指上各套了一个纯钢打制的、十分精致的小巧钢套。

随着她前进的身子，两只手霍地向前一抖，“铮”的一声脆响，十根手指像是十把尖锐犀利的短剑，霍地朝着邵一子两肩奇快地抓落下来。

双方竟然是如此戏剧性的动起了手来。

邵一子狂笑一声道：“好！”

霍地把身子向后一仰，无如莫愁花功力颇是不弱，两只手落空之下，身子快速地一个疾转，一双手再次地张开，在扇形的合拢姿态里，两只蝶形的宽沿大袖，有如两把锋利的钢刀，分向邵一子两肋上疾快地划落下去。

邵一子身形方自折起一半，对方竟然又自攻到，其势之疾猛，简直不容人于缓和之机。

这一霎，真是极为尴尬的时机，上既不可，下亦不能，一任邵一子功力再高，当此一瞬间，也是莫可奈何，心里一惊，凭恃着数十年精纯的内功，硬生生地把身子向一旁错开了半尺。

出奇制胜，常常就是在这种节骨眼之上。

就在邵一子这一霎不上不下的当儿，猛可里身侧一阵疾风扫到，似乎发觉到对方童玉奇的影子闪了过去。

这种进身的势子实在太快了，快到无暇思索。

邵一子心中方自暗念着此番休矣，仿佛觉得肩背上紧了一紧，突然间，对方男女二人已双双向两方退开。

左瞎子早已蓄式以待，当此一瞬，他忽然施展出了全力，极其快速的向着童玉奇扑了过来。

原来童氏夫妇联手进招，早已是事先约定，故此施展出来，配合得天衣无缝，童玉奇刚才进身之势，更是妙不可言，待到他退身一旁时，手里已多了一样东西：羊皮图卷儿。

夫妇二人脸上真有说不出的喜悦。

就在这时，左瞎子已全速扑到，手里的马竿儿施了一招“拨风盘打”，搂头盖顶地直向童玉奇头上打来。

童玉奇一晒道：“得了，瞎老哥你还凑什么份子？”身子一晃，已飘出丈许以外。

眼前疾风狂袭过来，邵一子发眉皆张，状似疯子般地扑了过来，他乍然发觉到，背后宝图竟然被童玉奇巧取了过去，内心自是怒不可遏，是以身子一扑过来，即施出了极为厉害的一招“虎扑式”，两只手掌上聚集了无比凌厉的内力，直向童玉奇身上击了过去。

童玉奇一声长笑道：“老爷子这又何必。”他当然知道邵一子志在宝图，当下一声喝叱道：“接着。”手势微抖，掌中宝图卷箭矢也似地射了出去。当然不是丢向邵一子，而是掷向“芙蓉剑”莫愁花。

一切都好像早就安排好了。

“芙蓉剑”莫愁花落水而立。小船就在水边，早已起锚待发，只等着莫愁花身子一跃上船，即刻出发。

由童玉奇手上飞出的宝图，就像是一只箭矢般的快捷，“嗖！”一声，已来到莫愁花面前。

童玉奇所施展的力道竟是恰到好处，眼看着这圈羊皮图卷箭矢般地来到眼前，忽然就空一顿，轻轻地向着莫愁花手上落下来。

莫愁花笑得开心极了，由于她与对方邵一子间隔甚远，根本就不愁他能飞身过来，是以她保持着极为从容的姿态，轻轻扬起了一只纤纤玉手，等待着图卷落向手中。这种成功在望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莫愁花真个笑得像一朵花。眼看着空中图卷已经几乎触及到她的手指了。

就在这一霎。它却落在了另一个人的手上。那也是一只白白的手，但却不是一只女人的手，是一只男人的手。

苍白的脸，苍白的手。

这个人高高的个头儿，一袭蓝缎子长衣，长得几乎触及到了地面。

阳光下他那张脸虽说是“苍白”，但是仍然极其俊逸，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仪，令人望之生敬。

当然，眼前莫愁花却是无论如何也“敬”不起来，因为原已十拿九稳落在自己手上的东西，却落在了别人的手上。莫愁花既惊又愤，差一点当场昏了过去。但她是绝不会就此甘心的。

蓝衣人一只手拿着图卷，那双眸子炯炯有神地盯视着对方，他眼圈下面隐隐现着暗紫的红色，显示着这个人似乎身上带有内伤，然而那种凌厉的目光，却显然是含有吓阻的作用在里面。

莫愁花盛怒之下，竟然疏忽了进一步地由对方面颊上去观察对方，否则的话，她必然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彼此原是相识的。

蓝衣人的凌厉目神，原是要提醒对方他们之间的“似曾相识”，这样或可避免一场凶杀打斗，然而莫愁花盛怒之下偏偏疏忽了。

“你好大的胆子。”嘴里喝叱着，莫愁花身子向前一个上步，两只纤纤玉手交插着直向蓝衣人当胸插过去。

蓝衣人轻哼一声，肩头轻晃，已飘出了三四丈外。

莫愁花又是一声娇叱，紧循着他退后的身影扑过来。

她的身法敢情是如此之快，流星般的身子，在忽然前穿的势子里，两只玉手已似乎攀住了蓝衣人的肩头，在动手过招上来说，莫愁花这种身手，不能不说是抢尽了先机。

蓝衣人眉头微微一皱，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莫愁花，你真的要跟我动手？”

莫愁花那双手原本只须用劲力握，即可将对方肩头锁骨拧碎当场，只是就在她内力灌注有待一握的当儿，忽然对方那双肩头硬生生地在她内力灌注的双手之下滑脱了开来。

那只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

莫愁花的手指方自由对方肩头上滑下的一瞬，蓝衣人已极其翩然地飘向

一边。

这就使这位轻易难得一次出手的、一向自负极高的莫愁花大惊不已了，老实说她方才的那一手“鬼扑神拿”，生平不过只施展过三四次，却没有一次失手的记录，而眼前这个蓝衣人，竟然能在于钧一发之际巧妙地化解开来，不能不说是怪事，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透的。

蓝衣人这一次飘得较前次更远，转侧之间：已是五丈开外。

只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就算他身法再快，也难脱眼前如许多高手的环峙。

第一个向他攻到的是白衣人澜沧居士童玉奇。

童玉奇显然已失去了刚上来时的那种轻松劲儿，主要是蓝衣人的身手，已大大地震撼了他。眼看着已将到手的好买卖，想不到竟然会功亏一篑地败在一个想象不到的情况里。

想不到的事，想不到的人，忽然地出现，竟然破坏了他的一切原定的计划。

澜沧居士童玉奇哪里能忍得下这一口气？是以，在他向蓝衣人猝然出手的一霎间，不用说是集愤怒功力于一身，端的是不可轻视。他猝地由上面扑下来，全身四肢齐张，活像是个“大”字形，“呼”地飞向了蓝衣人的头顶，“呼”地又当头罩落下来。巨大的力道直袭向地面，一时间使得地面上砂石齐飞，可以想象其力道之疾猛劲厉。

然而蓝衣人显然是有备在先。随着他仰起的上身，两只手掌结结实实地与童玉奇下落的双掌迎在了一块儿，四只手在方一接触的一霎间，倏地粘在了一块，紧接着一阵子快转，霍地飞弹了起来，足足飘出丈许开外。

蓝衣人身形昂然站立在当场，一动也不动。

面前人影倏闪，好几个人猝然间都向他身前集中过来，为首的是邵一子，左瞎子在他左边，右边却是童玉奇的妻子“芙蓉剑”莫愁花。

似乎每一个人都怒气不小。

邵一子冷笑了声道：“原来你也一样。”

蓝衣人方待开口，邵一子已压下了双掌，用进步双撞掌霍地直向蓝衣人当胸击去。

这一霎，其他的人也都没有闲着，左瞎子的马竿儿是十招“点天门”。

“嘶！”一缕疾风，直向蓝衣人脑门正中力点了过去，他们两个人联手递招，已是极见威力，偏偏“芙蓉剑”莫愁花也来凑趣，由侧面蓦地进身，劈出了一掌，直向蓝衣人肋间劈了过来。

蓝衣人面色极为沉着，在眼前这等高手联合攻击之下，他身子先是向后一坐，紧接着腰身一扭，看起来像是忽然成了两截，如此姿态之下，左瞎子的马竿儿，邵一子的双撞掌，以及莫愁花的侧击手，三般都落了空。）

在他们三人相继向后撤招的一瞬，蓝衣人身子已直直地拔了起来，带着

一声长啸，施展出武林中轻易难得一现的轻功身手“大转风轮”。

“呼！”第一转，落向一株参天古树之巅，眼前白影猝闪，童玉奇同时也飞身坠到，然而他身子方自坠落的一霎，蓝衣人已第二次转动，“呼！”落向另一株大树树干，邵一子也飞身抢到，嘴里怒叱了一声，打出了了掌铁莲子。“芙蓉剑”莫愁花却也在这时掷出了一口飞刀，紧跟着燕子也似地窜身而起。

须知眼前数人，无一不是当今武林中极叫字号的人物，各自都负有一身极见杰出的功力。

眼前这一阵子飞跃疾扑，看起来真叫做“惊心动魄”，可真是空中飞人，人影交晃着，称得上“电闪星驰”。

在一阵快速的急奔电转之后，蓝衣人已奇妙地脱离了现场。他沿着奔驰急放的江水，来到了一片莽密树林、当他身子方自在一棵黄果树下站定，身后疾风狂袭过来。

蓝衣人倏地转过身子，适当其时地迎接住白衣人童玉奇攻来的双掌。

童玉奇来得快，退得也快。正因为他曾经有过两次与蓝衣人对掌的经验，深深悉知对方功力了得，所以不欲力拼，双掌一经接触，顿时如怒鸯般翻向一旁。

在他落地的一霎，手腕子微微一振，已把一串紧束腰间的“如意金梭”握在了手上。

这串金梭每一枚都有七寸长短，通体黄光净亮，耀眼生辉，每一颗上下衔接，看来沉实有力，尤其是为首的梭头，看上去更具杀伤力，菱形的尖端海一面看过去都尖锐锋利，抡施开来，只怕方圆两三丈内外都难以进身。

童玉厅这串如意金梭一经到手，两只手各持一枚，随着他跃起的身子，捷如流星般地已向着蓝衣人身前扑过来，首尾两枚金梭各向着对方眼睛上力扎过去。

蓝衣人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你可真是翻脸不认人。”

说话时双手左右倏分，待向对方一双手腕子上拿捏过来。

童玉奇由不住倒抽了一口气，那双已经递到的金梭霍地向后收回，同时身形转动，纵出了丈许开外。

他眼睛里这一霎交织出无比的惊惧，盖因为对方蓝衣人显然把自己的一切都拿得十分准确。

原来童玉奇本身以练就“至柔罡气”见长，这门功力可以随其意志，任意运施在各种兵器拳脚之上，一经伤人，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将对方五脏俱摧，使之丧命！端的是厉害之极。

这是一门武林绝学，识者极罕，然而它也并非全无克制之法，内功中的“哼哈二气”，即是它的独一克制之术。

眼前这个蓝衣人敢情竟是深悉此一罕世绝功“哼哈二气”的个中翘楚。

他虽然只不过看似无奇递出了双手，可是童玉奇却肚子里有数，丝毫不敢失之大意，那双紧持在双手的金梭霍地向后收回，脚下拧动，快速退出丈外。

“你到底是谁？”“哼！”蓝衣人脸上微微现出了不悦：“我以为你认识我的，你再看看。”说时，他肩头轻晃，把身子飘前了一些，与童玉奇脸对脸地站在一块。

童玉奇再看之下，终于，他悟出了什么，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喃喃道：“你是海……”

“海无颜！”蓝衣人点点头：“阁下总还算有点旧情，我们总有八、九年不见了，难怪贤夫妇已认我不出。”说时忍不住向空朗笑了一声。

童玉奇“啊”了一声，霍地上前一步，喜形于色地道：“真的是海兄弟，久违了。”一面说，他随；”向着海无颜双手上握去，海无颜一笑迎上。

四只手立刻握在了一块。看起来，这是一番故人的寒暄，其实却另有巧妙。

四只手相互合拢的一霎，童玉奇的肘、肩、掌根，分别向海无颜的胸、肋、小腹三处不同地方接触了过去，其势之巧妙自然，确是无懈可击。

海无颜相机地也抬起了和对方完全相同的三个部位，轻轻地接触之下，童玉奇已松开了手，并且后退了三步，脸色微微一红，拿桩站住了身子。

“海兄弟！”童玉奇脸色十分不悦地道：“有道是光棍不挡财路，多年不见，兄弟你似乎变得不够交情啦。”

海无颜冷着脸道：“这份宝图耗尽了邵一子半世心血，别人不应该占为己有，我只是暂时过手，等一会就物交原主。”

童玉奇道：“只怕不见得吧：兄弟……嘿嘿……明人面前不说假话，干脆说一声兄弟你也想染指不就结了。”

海无颜点点头道：“我原是可以占为己有的，只是却不屑这么作，看在你我当年曾经相识一场，今天的事就不再谈了，我仍然敬你如兄，你去吧。”

童玉奇神色变了一变，正要说话，只见眼前人影一连闪了两闪。

芙蓉剑莫愁花霍地自空而降，一眼看见当前的海无颜，尖叫一声，正要扑身上前，却被童玉奇伸臂挡住。

“算了，是自己人，何必呢！”

“自己人？”莫愁花显然还不明白：“他是谁？”

童玉奇轻轻叹了一声道：“等会再谈吧。”一面说他脸上带着极不甘心的苦笑，向着海无颜抱了一下拳道：“兄弟，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咱们后会有期了。”转过脸向芙蓉剑莫愁花点头道：“我们走。”

说完不俟她回话，双手向海无颜抱了一下拳，肩头轻轻一晃，人已飞纵出去。

芙蓉剑莫愁花心里虽是一万个不服气，可是却也知道丈夫这么作必然是有原因的，冷笑一声，循着其夫去路一路腾纵而去。

海无颜倒也没有想到对方夫妇二人竟是这么好打发，微感出乎意料。

就在这时，身边传出了一声冷笑。一个苍老的声音道：“你想走么？哼，只怕没有这么容易吧。”

海无颜一笑道：“是邵前辈吧！请示高见。”

“好说。”二字出口，只听见树帽子刷啦一声，一条人影穿空直下，落向眼前，现出了邵一子消瘦的身子。

海无颜身形半转，面向一方巨石道：“左朋友，你也可以出来了。”

话声方出，即见巨石后一条人影突地拔起，其势至快，有如飞星天坠，起落之间已到了海氏身旁，正是瞎子左光斗。

想是肚子里憋着一股无名之火，左瞎子身子乍然一现，二话不说，手上的那根青竹竿陡地抖直了，直向海无颜心窝扎了过去。

海无颜右手轻起，待向他那根竹竿顶尖上捻去，左瞎了倏地又收了回来，改扎为打，竹竿改为半圆形，直向海无颜当头顶上打了下来。

海无颜冷笑一声，上身轻轻一晃，把身子错开了半尺，左瞎子这一竿子，鸣的一声竟然落了个空。

海无颜右手轻撩，斜着向前一送。

这一手极其随便，可是却变化万千，左瞎子竟然无能躲过，只一下即为海无颜拿住了腋下。

这可是一处足以致命的地方，不要说左瞎子本人了，就连一旁的邵一子目睹及此亦不禁大吃了一惊，他身子霍地抢上去，待要向海无颜出手，已是慢了一步，即见海无颜手势向前一送，左瞎子身子蓦地斜飞了出去。

足足飞出了有两丈开外，“扑通！”坐了下来。

这一震只把左瞎子震得眼冒金星，全身发热，骨节发痠。然而，这一切也都是正常的现象，除了这些以外，左瞎子倒也并无其他的感受。他活动了一下筋骨，随即缓缓又站了起来，心里狐疑的，只是瞪着一双白果眼傻乎乎地瞪着对方。

邵一子早已知道对方身手惊人，现在事实证明就连澜沧居士童玉奇夫妇那般厉害的人物，居然都不是对方对手，心里自是提着十二万分的小心。

往前跨了几步，邵一子哈哈一笑道：“还没请教这位朋友贵姓？大名是……”

海无颜顿了一下，随即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邵一子陡地神色一变，道：“啊……你就是海无颜，久仰之至。”

接着他作出了一个不屑的苦笑道：“江湖上传说你的种种神秘，我只当你是一个行侠四方的侠士，却不知……呵呵呵……”

海无颜莞尔道：“前辈太夸奖了，倒是你老人家的大名我久仰了，你一身出神入化的奇技，今日一见，却也不过尔尔。”

邵一子一张瘦脸，霎时间罩起了一片怒容，冷冷地道：“那一夜让从容离开，不过是手下留情，你竟敢对我心存轻视，哼哼

海无颜冷笑道：“那要看你对我是什么态度了，凡是轻视我的人，我也一定轻视他。”

邵一子道：“趁火打劫，巧取豪夺，你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

海无颜一笑，拍了一下肩后羊皮图卷道：“有本事你能把这卷儿拿去，我才对你心服口服，你可要试试看？”

邵一子冷笑一声道：“这东西是我的，我当然要拿回来，这就要向你求教。”

说时他身躯前倾，双手下探，已把掩藏于左右小腿的锋利短剑拔在了手中。

海无颜退后一步道：“你真的要跟我动手？”

邵一子道：“废话少说！今天你如能胜得过我，我自无能，也只好任你把宝图拿走，否则嘿嘿，那就不客气，得请老弟你把宝图留下来。”

海无颜原无意与他动手的，可是转念一想，也就欣然点头道：“好吧，只是我的剑不在身上。”

邵一子倏地把短剑又插了回去，扬一一下双手：“那我们就空手玩玩吧。”

海无颜抱拳道：“请。”蓦地，一股强劲风力冲着他直袭了过来。

海无颜不待抬头，只凭冲面而来的卷风，已知对方出手方向，他肩头轻甩，硬生生把一颗头移开了半尺，邵一子的一拳头擦着他的身边滑了过去。

邵一子毕竟有了不起的身手，招式绝不用老，这只拳一径落空，身形倏地快速移到了另一个方向，他身子还没有站定，海无颜已如野鹤掠空般地窜了过来。

就在这一瞬极短的时间里，他们双方已快速地互递七八招。

高手对招，果然不同，只是看起来却有点近乎于儿戏，常常是一式招法方自递出一半，却又临时止住，半途吞了回来，乍看起来，就像是两个聋哑的人在彼此手语一样，殊不知这其中却包藏有无限杀招。

忽然，邵一子怒啸一声，整个身子有如展翅巨鹰般，倏地腾空而起，只不过在空中擢了个高儿，却似疾风骇浪那样地向海无颜身上扑过来。

海无颜好像早已经料到了对方有此一手，他已经感到欢方一分胜负的时间到了，迎着对方来犯的势子，他身子猝然一长，双掌一上一下猝然递了出去。

“啪！啪！”两只手掌迎在了一块。

紧接着是一串密集的“啪啪”之声，满空中都是扬起翻飞的掌影，大片的掌影，包裹着两行疾劲的身形，其势真是疾飞猛快之极。

忽然，邵一子的一只手，由下而上，攀向海无颜身后，海无颜本能地右肩向下一沉。

一式猛厉歹毒的杀手“剪金枝”即可发出。

海无颜几乎可以认定，这一式“剪金枝”一经施出，邵一子再想全身而退，势将是千难万难了。然而，除此之外，他却别无选择。脑子里几经电转，终不忍向对方猝施杀手。迟疑之间后肩上一阵热麻，已为邵一子沉实的掌力击中。

随着邵一子吐气开声的一声低呼，海无颜身子一个踉跄，斜着滚翻了出去。

自然，海无颜即使是硬挺着受他一掌，也不见得就当受不起，只是借着滚翻之力，把对方加诸在身上的力道化解干净而已。

邵一子冷冷一笑，抱了一下拳道：“开罪了。”

海无颜却也并不为耻，微微一笑道：“多谢掌下留情，佩服，佩服。”

一面说，他由背后解下了羊皮图卷，双手递上道：“原壁归赵，这件东西，你老人家还是好好收着吧。”

邵一子微微顿了一下，他着实没有想到对方这么干脆，手里接过宝图，微微打开看了一眼，证明是真的，心里也就踏实了。

海无颜一笑道：“方才你老也看见了，如今风声已露，觊觎这张宝图的人，可是所在多多，前辈切莫大意要小心了。”

邵一子感叹了一声，点头道：“多谢足下关怀，只是我有一事不明，要面前请教。”

海无颜道：“前辈请说。”

邵一子微微一顿，喃喃道：“我看老弟台你武功高强，似应在老夫之上。”

海无颜道：“前辈过奖，胜负已分，尚待何言？”

邵一子冷冷一笑，喃喃道：“这就怪了。”

他随即又叹息了一声道：“好吧，无论如何，今天我拜领了足下你的盛情，这番心意，也只有期待来日再报答你了。”

海无颜笑了一笑道：“前辈言重了，此去一路只怕事情尚多，你老要特别小心才是。”

说时，左瞎子也摸索着来到了近前，一手持竿抱拳，眨着一双白果眼道：“这位就是海朋友么？幸会，幸会，只恨瞎子有珠无眼，不能拜领丰仪，方才开罪，尚请多多包涵。”

海无颜回礼道：“左兄太客气了，此去一路二位更要多多仔细，童氏夫妇心怀诡诈，我猜想他们绝不会就此甘心，他夫妇目前以为宝图在我身上，

对于二位也许略有帮助，无论如何二位千万大意不得！言尽于此，这就告辞了。”说罢，抱拳一揖，身子陡地腾身直起，“呼！”一声落向壁崖之边，一连三四个快速转动，随即消失无踪。

左瞎子用力地眨着两只瞎眼道：“啊，这个姓海的好快的身法，他已经走了吧？”

邵一子点点头道：“已经走了。”

说到这里微微顿了一下，叹了口气道：“方才我们动手过招的情形，可惜你不能看见，否则一定会有所发现。”

左瞎子一怔道：“你的意思是……”

邵一子喃喃道：“我怀疑他对我是手下留情！他的武功精湛，是我这一生所遇见过最怪的一个人。”

说到这里他轻轻一叹，摇了一下头。

左瞎子喃喃道：“这么说他刚才的败是假的了？”

邵一子苦笑笑道：“这是他的仁厚，想不到江湖上倒还真有这么重义气的人，真是少见。”

左瞎子愣了一下，缓缓地走过来道：“以你之见，这个人的用心，又是为了什么？”

邵一子摇摇头道：“现在还言之过早，我们走吧。”

说话之间，他二人向前面一路走下去，转过了一片岗峦，即回到了先前滨水的那座亭子，只见亭内已空无一人，石桌上刚才吃剩的饭菜，依然摆置在那里，想是童氏夫妇张慌离开，不曾顾及。

邵一子刚要离开，却只见一艘帆船缓缓驶近过来，就在亭前滨岸，随即由船上下来了几个搭客。

看不出那艘小小帆船，竟然搭了这么多人。

人下去了，帆船刚要离开。

邵一子招呼一声，同着左瞎子快步赶了过去。

驶船的是一个四旬左右的黑壮汉子，头上戴着一顶马连波的草帽，看过十分剽悍。他一面打下扶手，让左瞎子抓住上船，一面嘿嘿笑道：“小心着点瞎子，这一下去保管可就喂了王八了。”

船上船下的几个人都被他这几句话逗笑了。

左瞎子又焉是省油的灯，以他过去的个性，保不住立刻就要给这舟子好看，只是今番情形不同，刚才的教训时时提醒着他，只是装糊涂地看着对方嘿嘿笑了几声，上了船往船头一蹲不再吭声。

邵一子也上了船，只见小小的船身，蹲坐着几个不同的搭客，一个鸭贩子，带着两笼鸭子，倚着船舷在睡觉，另外还有两个卖南货的，扁担挑子占了不少的地方，还有一个带着小孩的乡下婆子，人头杂乱得很。

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为船尾，只是大家都不喜欢那个位置，因为那里浪波颠簸得大厉害。

邵一子自然不在乎，当下与舟子谈好了去处船费，随即走向船尾，不想已先有一个人占住了。

这人看来年岁与邵一子相差不多，瘦瘦长长的个头，一张马脸老长老长，却在下巴头上留有一绺胡子，一身黄葛布的长衣，洗烫得干净平整，即使现在穿在他的身上，亦看不出一些皱纹。

这个人背倚着船桅，正在晒太阳，两只长腿远远地伸出去，脚下是一双云字履，很讲究的缎子面，却在外面包有一面青皮盖头。

斜倚着船桅，瘦老人细细地眯着一双眼，远远地向天边打量着，直到邵一子来到面前，他才似忽然警觉，收回了眼光，向着邵一子瞟了一眼，把伸出去的一双长腿收了回来，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不太爱答理人地把一双眼闭上。

邵一子就在这人对面坐下来，这艘小船随即缓缓移动，掉过了头一径向宽阔的江面上驶去。

船行顺风，其势如箭，用不了多大的一会，已到了前面岸头。

邵一子招呼着左瞎子就在这里下了船，那条小船又继续向前驶去。

站在岸上，邵一子目送着小船离开了，心情十分沉重的招呼着左瞎子道：“我们走。”

左瞎子道：“你不是刚才告诉我还有一段路好走么，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邵一子自从遭遇了连串事故之后，已有些风声鹤唳，那个黄衣老人虽是没有说话，他却看着他有些嘀咕。疑心病一起，越是坐立不安，干脆提前下船，只是他却并没把对那个陌生黄衣老人的疑虑说出。

当夜，二人就下榻在这个偏僻小镇，在一家叫“黄果树老栈”的客栈里住了下来。

## 二十

所谓“黄果树老栈”，和“白桑轩”这个名字是一个道理，是因为在门口的那棵黄果树而得名。川鄂地方多的是这类黄果树，树龄极古，浓荫幕天，常常十数丈方圆之内不见天日。

这一棵黄果树显然就是这样的，浓密的枝叶连绵遮处，大半个客栈都在它树荫之下，却是别有一番绮丽景致。

时当深夜。房间里点着一盏灯，也就是那么豆大的一点灯光，照着眼

前八仙桌子的桌面。

邵一子和左瞎子对面坐着。

桌面上，那张失而复得的羊皮宝图摊开着，左瞎子的一双手，正在图上摸索着。一面摸，他嘴里不停地念着：“塔克……马干山之东！牛喜峰之左下方。”

邵一子振笔疾书，把他所说的都记了下来。

“这个方向，计有七峰，十二涧。”左瞎子喃喃不停地念，邵一子不停地写。忽然，他定住了那只拿笔的手。

“七峰十二涧？”

“嗯……”左瞎子用力地挤了一下眼睛：“是呀，七峰十二涧。”

“不对吧！”邵一子冷冷地道：“你大概摸错了吧，再仔细摸摸看。”

左瞎子呆了一呆，连连点头道：“好好。”

五根手指仔细地在那些凸出的阳文上摸索了一阵，咧嘴笑道：“是……错了，是九峰十三涧……九峰十三涧……”

邵一子哼了一声，冷冷地道：“我以为该是九峰十六涧，你再摸摸看。”

左瞎子呆了一下，倒抽了一口冷气，忽然颤抖的手指还要向图面上摸时，邵一子忽然收回了宝图一笑道：“算了，下次再记吧，今天晚了。”

左瞎子又是愣了一愣，用力地挤了一下那双白果眼，“嗯”了一声，道：“好……”

邵一子站起来走过去和衣上床。

他脸上现出一些倦意，却仍然睁大了眼睛，像是在凝神思索着什么。

左瞎子也摸索着上了床，和衣倒下，却把一个随身的革囊以及那根马竿子放在枕边。

“老爷子，”他忍不住探询道：“你老对那一带地方很清楚啊。”

邵一子冷笑道：“那还用说，那里我少说也去过十几趟了，你刚才念的九峰十六涧，我就去过。”

左瞎子嘴里喃喃道：“是是。”他十分紧张地咽了一下喉结，心里却想着：哼！你个老狐狸，你以为我真地会告诉你实话么，可真是妄想了。转了个身，心里继续想道：“你也太把我左某人看得简单了，你以为我真地会把那图上的每一个字，都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么？我看你真是在作梦。”

这一霎，他心里却充满了得意，因为他已运用智慧作弄了对方邵一子，其实他何止只改了两个字？事实上凡是有数字的地方，他都用了心计，予以改动，譬如像是“回峰三转”，他在翻译的时候，却改成了回峰“四”转，“下潜九尺”却改为下潜“四”尺。诸如此类的译文，他改动了许多，几乎每一个有牵扯到数目字的地方，他都把它变动过了。

左瞎子慢慢闭上了眼睛。他的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抓住了一个棉纸

包扎的球状物，这东西是他在会见邵一子之前就已经做好的，内藏有九种当世最厉害的迷幻药物，只要一经拉动一根作为发动药物的引线，便会有一种只须吸着一点点，便令人通体发软的气体溢出。

左瞎子手里握着这个棉球，心里一次又一次地生出歹念：邵老儿呀！你休把我左瞎子看成了傻瓜，不是我心黑手辣，实在是我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全在这笔钱上了，嘿嘿，什么狗屁的侠义精神！我可没有你那么清高，俗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为了金子宝贝，我千山万水地找你为什么？心里想着，耳边上已听见了邵一子发出的均匀鼻息之声。

“是时候了。”左瞎子自己跟自己说了一声，随即打开了一个木制小瓶，倒出了一粒解药，偷偷放在嘴里。

这一会，邵一子所发出的鼾声更大了。

左瞎子陡然间兴起了歹念，再也顾及不到其他，随即拉开了那个棉球的引线，悄悄地把手中棉球滚了出去：地面“嘶”的发出了极为细小的一点声音，接着便散发出一阵淡淡的黄烟。

这时，原来熟睡的邵一子忽然翻了个身子，即听不见他沉重的呼吸。

左瞎子凝神又听了一会，不见任何声音，忽然坐了起来，他动作奇怪，揭被挺身几乎是一个动作。

人影微闪，带着灯光不过轻轻晃了一晃，他已突然地立足在邵一子床前。

左瞎子一只手缓缓伸了出去，在邵一子背上拍了一下，低声道：“老爷子，醒醒……醒醒……”

一点回声都没有。

左瞎子脸上带出了得意的狞笑，再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一伸手向对方枕下探去，取出了宝图。

后退了一笑，左瞎子圆睁了那双白果眼，嘿嘿冷笑了两声，他既知邵一子已为熏香所迷，便不再心存忌讳。

“老儿，这是你命该如此，怪不得姓左的心狠手辣：我这就送你上西天吧！”嘴里说着，左手聚集了足够的内力，“用大鹰爪力”的手法，直向邵一子顶门上抓了下来。

这只手几乎已经触到邵一子的一刹那间，邵氏一只左手倏地直挥了起来。

两只胳膊“格”的一声撞在了一块，左瞎子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侧方挡了一挡。

把握着这一刻良机，床上的邵一子倏地一式“免于翻”，疾如电闪般地跃了起来。

前扑、递手、贴身三式一体，猝然施展出来，其势绝快，一来是双方相

隔极近，再者是左瞎子完全昧于自信，作梦也想不到邵一子竟会有此一手，再加上邵一子出手的势子极快，这许多因素加在一起，左瞎子再想闪躲，哪里还来得及？

只听得“咔”的一声骨响，一只左臂已被邵一子反手结实地拿住了，由于用力过猛，竟然把他左大臂的骨结环给卸了下来。

左瞎子原来可以施展“左铜锤”的一式杀手，力捣对方心窝，无奈偏偏肩骨脱臼，这时一经用力，只痛得他全身连打冷战，差一点叫了出来。

邵一子一招得手，更不少缓须臾，紧接另一只手斜着由左瞎子后背绕过来，只一下已拿住了左瞎子后颈的软筋。

众所周知，这根筋关系着一个人通体上下的力道总枢，是以被邵一子一经拿住，左瞎子顿时全身上一阵子发软，连动弹一下也是万难了。

“啊……你……邵……邵老哥，你这是……”

“姓左的，你上当了！”

一面说，邵一子已把左瞎子挟持着到了桌前，冷笑说：“坐下！”

左瞎子倒是真听话，叫他坐下他真的就坐下了。

“邵老兄……你万万手下留情……”

“你想不到吧！”邵一子冷笑着道：“你的这点鬼伎俩是瞒不过我的！”一面说他弯下身子，拾起了地上的那个内藏迷药的棉球，用力抛出窗外，随着他推出的手掌，关着的两扇窗户倏地敞开来，室内烟雾顷刻间流向窗外。

邵一子冷笑道：“我对你已存有疑心，若是防范不周，这一次料必已死在你的手中，看起来你远比白天所遇见的那些人更为可恶！”

左瞎子由于一只手连同大臂仍在对方倒拧挟持之下，只觉得疼痛难当，稍一移动，仿佛肩骨就要折断，只痛得额上冷汗涔涔直下。

“邵大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请你手里轻一点好不好……难道你还怕我一个瞎子跑了？”

“瞎子？”邵一子笑了一声：“你以为我真会相信你是个瞎子？”

“那……”左瞎子硬着嘴道：“难道我这个瞎子是装出来的？”

“哼！是真是假，我们现在就看看！”话声出口，邵一子倏地分出二指，直向对方眼睛上插落下去。

左瞎子大叫一声，向后就倒，无如一条大臂还在对方挟持之中，这一动错动骨节，又是“咔”的一声，疼得他差一点要昏了过去。

邵一子并非真的要伤他眸子，只是看中其中有诈，有意试探一下。他内功精湛，曾练过一阳指功力，两只手指一经递出，离着对方双眼还有数寸，指力先已透出，力道透处只听见“波”的一声细响，一双白白的眼珠子，已由对方目眶之内滚了出来，落向桌面。

左瞎子“啊”了一声，慌不迭抬起一只手，就向那玩艺儿抓去，只是却

不及邵一子手快，先已抢在了手中。

那是什么真的眼珠？敢情竟是两枚蜡壳儿！那蜡壳儿呈半圆形，摹仿着白眼睛珠子作的，看上去维妙维肖，一经装在眼睛上，简直就像那些睁眼睛子一般无二。

左瞎子西洋镜被拆穿了，满脸沮丧悔恨，又惊又怕地注视着邵一子，全身连连颤抖不已。

“哈哈！”邵一子狂笑了一声，声严色厉地打量着他，道：“姓左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左光斗紧紧咬着牙，想是刚才对方指力触得眼睛过分力猛，伤了瞳子，使得眼泪汨汨淌个不已。

这一会他自忖必死，倒也狠下心来。

当时挺了一下身子，狞笑道：“事情既已被你拆穿，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左某人流年不利，今天毁在了你的手上，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邵一子见他死到临头还要嘴硬，心里一火，霍地举起右掌待向他头上落去，可是转念一想，这只手却停在半空中，落不下来。

“你以为我就杀不了你？”

左瞎子翻起脸来打量着他，冷笑道：“如果你够聪明，你就不能杀我！”

“为什么？”

“因为，嘿嘿！”左光斗狞笑着道：“除非你已经不打算要那批布达拉宫的藏宝了？”

邵一子怔了一下，寒声道：“你以为非你不可么，再说我已经记下了所有你所说的。”

“嘻嘻……老爷子，你难道真的以为我所说的都是实话？”

“哼哼……”邵一子手下加了一成力，几乎把他那只膀子拧得翻了过去：“你这个阴险的东西！”

姓左的头上已见了汗，脸上青筋暴跳，可见痛不可当，只是他却强忍着痛，哼也不哼一声。

“现在你就给我写。”邵一子一面拿出宝图摊开来，桌上纸墨现成，他抽笔在手道：“你说我写，你小心，若是前后不符，故弄玄虚，这次我必定饶不过你！”

左光斗冷笑道：“我自己会写，又何必要劳你动笔！”

邵一子递过纸笔道：“那更好，你就写！”

左光斗翻了一下眼皮：“难道就叫我这样写？”

邵一子冷笑一声，霍地松开了紧勒着他的那只右手，他当然不会这么大意，手势一松，已把插在小腿上的一口短剑拔了出来，剑势一出即点在了对方后心上，只要对方有一点不实在，立刻就可取他性命于弹指之间。

左光斗拖着他那只手臂活动了半天，才能慢慢抬起一点，他冷笑道：“我的骨节已脱臼了！”

邵一子厉声道：“我知道，但是并不碍你写字！”剑尖一挺，几乎刺进了对方肉里：“写！”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左光斗抖颤颤地拿起了笔来，长叹一声道：“我们有言在先，我如把宝图上译文写好，你要饶我不死，否则就是拼着一死，也绝不写一个字！”

邵一子道：“那就要看你是不是真心诚意了！”

由于这篇藏宝说明，左光斗刚才已译过大半，再者邵一子也下过多年苦功，大体说来，他已有个概括的认识，只有几处关隘所在还有待推敲，所以想要瞒他实在困难。

基于这个因素，这个冒牌的左瞎子想要瞒他便十分的不容易了。

写了几行，左瞎子抬起头来长长吁了一口气。

邵一子道：“怎么不写了？”

左瞎子叹道：“我是在想，您真的决定把这些金银珠宝都交回给布达拉宫？”

“当然，这有什么不对？”邵一子手中剑向前微挺，剑尖刺进了半寸。

左光斗打了个寒颤，鲜血顷刻顺着剑尖汨汨地淌了下来，他啊了一声，不敢怠慢继续写下去。

邵一子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宝图上那些奇怪字体的涵义，但是想要骗他却是极难之事。

写着写着，忽然左光斗觉得背上一痛，敢情邵一子的剑尖又挺进了一些。

“慢着，你再想想这句话没有错么？”邵一子冷冷的声音，就在他耳朵旁边。

左光斗颤抖了一下，两相对照之下，极不自然地提笔改了一个字。

邵一子点了点头，道：“这就对了，如果再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可就怨不得我剑下无情了！”

左光斗鼻子里哼了一声，忍着背后剑尖刺身之痛，一口气把译文写完，长叹一声道：“现在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邵一子先收下了宝图，再把对方所书写的译文拿起来仔细看了一遍，相信无误，即使有错，凭自己的智慧观察也可解决。

多年忧虑，一朝解决，心里很是高兴，只是眼前这个左光斗如何打发，倒令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左光斗狞笑一声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难道你说话不算？”

邵一子冷冷一笑道：“你这个人城府太深，我在想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瞎子，自然是有很深的用意，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左光斗呆了一呆，摇摇头说：“这个……无可奉告，而且与你没有关系。”

邵一子冷笑着摇了一下头道：“不会没有关系的！据我所知，你在甘州颇为富有，而且有几号买卖，当地住民都叫你是‘左瞎子’，就连为你作事的亲信手下也被你瞒过，现在我怀疑到，你这些财产的来路不正，莫非是你……”

左光斗嘿嘿一笑道：“老爷子，你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可以走了吧！”

邵一子摇摇头道：“我只是说饶你不死，却没有说要放你离开。”

左光斗瞪圆了两只眼道：“你要对我怎么样？”

邵一子手中剑已改指向他咽喉，另一只手伺机抬起，待向他胸前拍去。

原来邵一子已认定了左瞎子定非善类，自己眼前虽以发掘那批宝藏为第一要务，却也不能轻易就放虎归山，况乎对方已尽悉了宝图机密，虽说不一定能全记脑内，到底是个隐忧。

有了这一层顾虑，邵一子便决定先把 he 留在身边，待机再作决定。

眼前他这一掌，明似无奇，其实却大有名堂，五指分开各自照顾着一处穴道，这种打穴手法，江湖上还不多见，左光斗一经中掌便只有听凭他摆布的分儿了。

左瞎子既非真的“瞎子”，当然不会这么受人摆布，况乎他早已城府在胸，一直在等待着适合出手的机会，这时见状，假作着往后一退的当儿，双手同时扬起，“咔”的一声，其实应该是两声，是因为声音混在了一起，乍然听起来好像是一声。一双极为细小但尖猛有力的弩箭，透穿了他的衣袖，直向邵一子身上直射了过来。

这一手邵一子真的没有想到，不禁霍地吃了一惊。

那双小小弩箭，体积虽小，却是劲猛力足，乍然一出已临向邵一子双肋打来，就算他是一等一的高手，当此一霎间，也不由逼得他向后打了一个跟跄。

左光斗的用心也正是如此，把握住此一霎良机，只见他左腕挥处，几上灯盏应手而灭，随着他腾起的身势，怪鸟也似地向外穿出。

这一手看似无奇，其实却能收到实效。首先灯光一灭全室顿呈黑暗，紧接着左光斗已快速飞身而出，等到邵一子打落暗器，警觉到对方消逝，忙速追出时，显然已落后了一步。

前文曾叙及这个“黄果树”客栈，是为一棵千古老黄果树所遮盖，浓荫把七八丈方圆的天空都掩遮得密密实实。

邵一子快速翻出窗外，只见一片乌黑，哪里分得清一切，夜风吹过，树帽子刷刷的一阵响动，才见几线月光穿枝射下。

猛可里就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老子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人，龟儿

子的，还不给我下去！”

声音显示着浓重的蜀音，语声一落，耳听得头顶上衬枝“咔嚓”的一声，一根碗口粗细的横出枝丫蓦地齐根折断，由空中坠落下来。

随着这根折断的枝丫，一条人影同时坠落了下来，不是那个冒充瞎子的左光斗又是哪个？

邵一子正在心里纳闷暗中发话的这个人是谁哪个专便糊里糊涂地落下一个人来，既然是左光斗，岂能轻易放过了他？

只是既承暗中人帮忙，便不能失礼，当下双手抱拳，向空中那人拱了一下，道：“多谢阁下帮忙，等一会再当面谢过！”

那人显然藏身在树身之上，只是那么大片的浓荫，想要发现他的确实藏处，却也不是容易之事。

随着邵一子话声之后，空中嘿嘿一笑道：“老哥子用不着客气，这个老小子过去装疯卖傻，好好人要假装成瞎子，在西北地方坏事干绝了，行有行规嘛，老子早就想要整他了，今天正好碰在老子手上，本来早就想给他龟儿子来个大卸八块，咳，格老子话可又说回了，凡事总应该有个先来后到，既然你哥子出手在先，老子便只好在旁边打下手了，废话少说，你哥子这就快动手吧，不要叫这个龟儿子开溜了！”

话声显然来自树上，只是凭着邵一子这等精湛功力造诣之人，却亦不能分辨出那声音确切来处，声音一忽儿东，一忽儿西，仿佛全赖风力传送，确乎怪异已极。

邵一子默察之下，心中暗自吃惊，知道今夜，自己可是遇见了极为厉害的人物了。

由对方暗中这个声音的传送，他已可断定这个人必然具有极高的内功造诣，所谓“收之藏芥子，放之弥六合”，声音的大小来处巨细，几可任意调整传送，邵老人虽是在西北道上独当一面的人物，但是他自信距离达到这门功力的地步，尚还有着一段距离。

刚才那一番话，听对方口气，似乎早已不耻左瞎子之为人，有心除此一害，现在却留给邵一子动手，那么沉重的蜀音，设非仔细聆听，还真不易懂。

按说，邵一子忽然得了这么一个帮手，理当是高兴之事，只是他却高兴不起来，第一，这个人与自己素不相识，萍水相逢，还弄不清他的真实来意。

再者来人口气十分托大，邵一子自忖已是坐七望八的长者，对方居然开口“老子”闭口“老子”，四川话老子即是父亲的意思，这一点邵一子心里非常的不快，只是眼前却不便发作，且待收拾了左光斗再说。

这只是邵一子这方面的想法。

另一方面的左光斗，其实在一听到树顶老人开口说话之初，已吓得魂不

附体，原来他们早已是旧相识。

树顶老人话声方自一落，左光斗便不顾一切倏地飞身，施出全身力道，向外纵出。

邵一子一惊之下，正待追去，忽地空中传出一声狂笑，先前发话老者声音道：“龟儿子想跑？”话声发出，似乎整个黄果树都为之震动了一下，一股绝大的风力，倏地自空中逼下，其势之快，有如大风天降。

左光斗身子原已纵出了丈许以外，霍地为这阵风力当头迎面一击，便不由自主地倒震了回来，“扑通！”摔了个四脚朝天。

左光斗身子一个骨碌起来，第二次改向另一面奋身纵出，他自从听到了树顶老人特殊的口音后，早已猜知了对方是谁，自己要是落在了他的手上，可真是万死无异，是以不顾一切也要拼死逃命不可。

他又哪里想到树顶老人既是有意擒他，他又如何能逃得开？这一次并不比前一次好，身子才自纵出一半，倏地当头呼地一股疾风扫过。

一条人影，有如飞云过空，衬托着衣襟荡风的一片呼噜声，待到左光斗警觉不妙时，对方赫然已落身面前。

黑夜里邵一子还看不清对方的脸，只觉得来人有着一副瘦高的身材，身上衣服似甚肥大。

随着这人落下的身势，右手挥处，直向着左光斗迎头兜挥了过去。

左光斗来得快，退得更快！随着对方挥出的大袖，一下子迎了个正着，顿时摔出了丈许开外。

这一次较诸前一次摔得更重。

上一次是四脚朝天，这一次却四脚朝地，“扑通！”一下子，连头带脸都擦着了地面，顿时皮开肉裂。

左光斗一个骨碌再次爬起来，却被邵一子赶上来地迎面一掌打得满脸发花。

邵一子赶上一步，短剑一扬，待向对方前胸劈落下去，忽然间，他心中闪电般地兴起了一个念头：我与此人究无大仇，何以非要置其于死命不可？

这一念之兴，使得他原本已将递出的剑忽然中途改向，改劈为撩，倏地向侧方划出，“嘶！”一声，将他前衣划开了尺许长的一道口子。

左光斗自忖必死的当儿，忽然意外逃生。蓦地向后打了个闪，大声道：“老爷子救命！”

他不向邵一子讨饶，却反倒向对方讨饶，那是看准了邵一子居心仁厚，不会要他性命，骨子里怕的却是另一个索命的恶神。

邵一子一剑留情，耳中再听得对方呼救之声，便是无论如何万难再次兴起杀机，聆听之下，不禁呆得一呆。左光斗身子一闪，躲向邵一子身后，一时抖成了一团。

“老爷子……救命……老爷子救……命……”

邵一子心中正自狐疑，眼前人影再闪，先前发话的老人已来到了面前。毕竟是强者的姿态，不同于一般。

随着这人的现身，带来了绝大的一股劲风，风力之强劲，竟然使得当面的邵一子亦不得不退后一步。

这人赫然面对面地站在了邵一子的眼前。

“怎么回事！你下不下手？”

邵一子怔了一下，天大黑，即使面对面，他也实在看不清楚对方的脸。

只觉对方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仿佛在后肩部位现有一截剑把，可能他的年岁不小了，只凭着头顶上那一络高起的白色鹤发即可判知。

邵一子倒还不曾见过这样的发式，那样子很滑稽，乍然看上去就像是鸚鵡或是八哥儿头上的那络“角毛”一个样子。

黑夜里邵一子看不出对方穿的是一身什么样的衣裳，看上去肥肥大大的。总之这个人初初一现，却给邵一子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仿佛在哪里与他见过似的。

忽然间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倒使得邵一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对方一双瞳子似乎特别亮，即使在黑夜里亦显得精气逼人。

“噢！这……”微微一顿，邵一子一双手抱拳道：“还没见教这位朋友你贵姓大名。”

那人呵呵一笑，朗声道：“个老子的，哪一个要跟你闲话家常，这个姓左的老小子你打算怎么对付他？”

邵一子想不到对方话这么冲，对自己亦口出不逊，当下面色一沉，道：“仁兄又打算如何？”

对方高瘦老者呵呵一笑道：“这小子此番落在老子手里，只有死路一条，刚才老子看见你哥子先来，所以把他让给你，要是你不下手，那就看我的了！”

这番话只把邵一子身后的左光斗吓得浑身战抖，道：“老爷子……老爷子……救命、救命……”

邵一子原是对他心存恨恶，此刻经他这一哭求，可就禁不住动了侧隐之心，再者对方高瘦老者又摆出一副以强压弱，君临天下的姿态，令人大是不忍。

邵二子苦笑了一下，道：“此人与我究竟没有深仇大怨，我的事可以不究，老兄你要如何？”

高瘦老者呵呵一笑道：“既然这样，没有你的事，你就闪开来！”

邵一子冷冷一笑，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老兄何妨对此人留些情面，也算是功德一件啊！”

高瘦老者聆听至此，霍地发出了一声狂笑，头上那一络白发倏地倒立了

起来。

“你也配给老子说教？快闪开来！”

邵一子一再为对方奚落，不禁无名火起，面色一沉正当发作，只见对面老者忽然长躯晃得一晃，面前人影闪烁，不及交睫的当儿，已然失去了他的踪影。

这一手功夫，奇妙无比，以邵一子之功力能耐，竟为他当面瞒过，当然绝非偶然。

这一惊，使得邵一子顿时如春雷乍惊，下意识地连忙回过身来。

果然没错，那个高瘦老者已然来到了他的身后，此时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霍地向身后左光斗袭到。

这么一来，邵一子反倒不好出手了。

观诸对方老者出手方式，邵一子大声喝道：“一鹤冲天！”

左光斗由于与对方‘老者乃系旧识，知悉对方的功力几可独步当今，自忖性命不保，由不住吓了个魂飞魄散，方寸早已大乱。这时听得邵一子口中喝声，猛可里拔身就起，“呼”的一声腾起来一丈五六。

果然，就在他身子猝然腾起的一霎，对方老人高大的身影，有如奔雷疾浪般地自他足下扑了过去。

黑夜里虽然难以看清对方老人的真实面目，但是那条显示他高大异乎常人的身影却是十分清晰的。

他出手的方式极为特别，观诸他眼前所出手的这第一招，即可说明，特殊的地方是，他的动作是整体的，而非个别的，似乎整个全身上下都是力道的源泉，而并非仅是一手一足。

是以，在他这个动作的整体里，全身上下汇成一团狂风，大片劲力，这一拍一撞之下，只怕是一堵石墙也将会为其击成粉碎。

大股的劲风，狂啸着扫空而过。高瘦老者一击不中，星移电转般地倏地掉过了身来。

左光斗虽然听从邵一子指示，侥幸躲过了眼前这一式凌厉的杀机，但是却碍不住他打从骨子里对于对方的畏惧。

“高……高老前辈……”敢情这个高瘦老人姓“高”。左光斗也不过说出了这几个字，对方老者已第二次出手发难，依然是一式整体招式，随着他前耸的躯体，整个身子带出了一片力的狂涛，再一次向左光斗全身扑了过去。

由于在黑暗中停留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邵一子已大概可以认出对方一些轮廓了，越觉得对方那张枯瘦的长脸在哪里见过。

他只是拼命地在脑子里回忆着过去若干年的经历，却不曾想到最近，特别是这一两天的遭遇。否则，立刻他就可能获知答案。

平心而论，对方高瘦老者所施展的招式，邵一子竟是前所未见，只觉得

对方出手凌厉，深博雄厚，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劲敌，只看对方施出两招，邵一子已感觉出自己绝非其敌，下意识里显出一些紧张。

突然间，他看见了瘦老人对于左光斗的第二次发难，心里蓦地一惊。

以他见解，这一式高瘦者的攻势，明面上是奔向前方，但事实上左光斗的背后也必将受敌，若是自己临敌，也似乎只有集功力于一身，与对方硬碰硬地对上一招，但左光斗是否有这一拼之力就不可知了。

左光斗显然已乱了方寸，迎着对方这第二式凌厉的杀着，他身子霍地向后一倒，施展出一手“铁板桥”的功夫，招法施展得不谓不快，无如对方敌人身法之快，简直出人意料。

左光斗身子才倒下一半，忽然间就觉出身后同时间也袭过来大股劲力，力道之强竟较正面攻来的力道不差上下，这一惊，吓了他个魂飞魄散，嘴里一声惊叫，挺身作势再次跃起，却已来不及了。

原来高瘦老人所施展的功力，乃是一种旋回之力，随着他前扑的身势以及抱出的双臂，无比的劲道形成了旋转的气招，是以，明面上看来，左瞎子是正面受力，其实背后亦同时受力。

左光斗不明白其中道理，自然吃了大亏，身子一倒不下，上亦不能，成了个进退维谷之势，猛可里两肋间一阵奇痛刺骨，已被对方双手紧紧拿住。

瘦老人一声狂笑道：“个老子，送你上西天去吧！”瘦臂扬处，左光斗身子球也似地被抛了起来，足足抛出了三丈左右，头下脚上地一头栽了下来。

旁观的邵一子看到这里，一声惊叱，身子疾晃，猝然间飞身而出，迎着左光斗落下的身子伸手向对方双肩上一托，用力一扬。左光斗身子随着邵一子这股扬起的力道，猝然间一个翻身，“通！”一声站在了地上。

站是站住了，晃了一下，他又坐了下来。

“你……好狠……”左光斗才说了三个字，已忍不住那口急涌而出的鲜血，“哧”的向天狂喷而出。紧接着他身子伸缩了一下，向后直挺挺倒了下去。

邵一子心里一惊，赶了几步，弯身把他扶了起来。

左光斗圆瞪着那并不是瞎子的眼睛，甚是吃力地道：“老爷子……请……相信我……”说到这里已是气力不继，只是他的嘴皮子仍在蠕动着，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邵一子附耳其上，勉强可以听见他说的是些什么。

“……我写给你的……都是……都是真……真……的！”说了这句话，他就死了。

邵一子呆了一会儿，缓缓站起来。

姓“高”的那个瘦老人，却在与他距离两丈以外的地方站着。他那一双炯炯瞳子瞬也不瞬地向邵一子注视着。

邵一子冷冷笑道：“他已经死了！”

瘦老人点点头道：“死了的好。”

邵一子哼了声道：“足下身手不凡，显非无名之辈，请教大名上下是？”

老者嘿嘿一笑，向前踱了两步：“你不认识我，我倒是认识你，姓邵的，我知道在西边你哥子有点名堂，你就该老老实实的守着你的地盘不动，偏偏你又不甘寂寞，哼哼，这样就对你很是不利！”

邵一子由对方话里，忽然领略出强烈的敌意，由不住心中一惊，脚下后退了一步。

“老兄你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光棍面前不说假话！”对方姓高的老人冷冷他说道：“那张藏宝图你还不配享用，拿出来吧！”

邵一子陡然吃了一惊，这才发觉到敢情对方原来也是道上人物。事到如今，说什么已属多余。

邵一子由不住发出了一连串沉实的笑声，尔后道：“很好，这倒也是两句干脆的话！”他探手在身后那卷宝图的卷上拍了一下，冷笑了一声：“不错，那卷东西就在我这里，老朋友，你要怎么样拿，画下道儿来吧！”

姓高的老人不屑地笑着道：“信不信由你，这个天底下只要姓高的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到不了手的，不要说你身上的东西了，就算是天上的月亮，老子要想摘下来它也跑不了！”

邵一子由对方浓重的四川口音联想到了他的姓氏，再想到了此人的狂态，忽然间，使他云雾洞开地想起了传说中的一个人。

这个名字闪电似的在他脑子里掠过……顿时禁不住使他打了一个寒颤。

邵一子冷冷一笑道：“我不懂老兄的意思，可以说清楚一点么？”

“白鹤”高立一笑道：“这个你还不懂，我们就在这里当场比划，十招之内生死胜败一切认命，十招之后你东我西各不相犯，你认为怎么样。当然，我话也说在前头，你要是死了当然不说，要是败了，身后那卷宝图也就是我的了！”

邵一子内心略一盘算，暗忖着老儿，你好大的口气，尽管我邵某人可能不是你的对手，难道与你对拆十招的能耐都没有么！

心里想着，表面却不动声色，冷冷地道：“这么说高老兄的意思是决意要在十招之内取老夫我的性命了？”

高立点头笑道：“也可以这么说吧，天可要亮了，我们这就快点吧！”

邵一子打量了一下眼前这片院落，由于所居住处是一个单问，两面有高墙隔断，倒不会打扰到别的客人，一想到与对方此番搏杀，虽说是限于十招，然而这十招却是双方生死存亡和荣辱的抉择判断，焉能不令人为之惊心？

“白鹤”高立似乎已等不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脚下已悄悄有了移动。

地面上尘沙不惊，他已经掉换了一个方向，却站立在邵一子的右侧面。邵一子已经感觉到了，只是他却并不急于把身子转过来。

东方天边现出了一线乳白。空中的云块是暗灰色的。

显然，天色已不如先时之晦黯，在这个光度里，邵一子终于认出了对方那张脸了。

“呵，”邵一子惊异地向对方注视着道：“足下莫非是不乐帮的帮主，高……立，‘白鹤’高立！”

姓高的似乎呆了一呆，冷笑一声：“你我本无仇恨，高某人原有对你开脱之意，现在既然被你看破了行藏，可就怨不得我手下无情了。”

邵一子一经证实了对方真实身分之后，内心不禁暗自生忧，盖因为不乐帮多年在江湖上所作所为，早已为江湖上各界所传知，尤其是不乐帮三位帮主之事迹传说，更是被武林绘影绘形，传为魔怪人物，眼前这个瘦高老者既是三魔之首，其厉害可想而知，偏偏不幸自己竟然和他相遇，只怕难以善罢干休了。

把利害得失在心里盘算一通之后，邵一子缓缓抱拳道：“不乐帮与高帮主大名，久仰之至，能在此拜见，真是三生有幸，至于谈到兄弟背后的这卷宝图，倒似有必要向老兄说个明白。”

“白鹤”高立微微摇头道：“你又何必多说……不乐帮一向所遵行有年的，就是所谓的不乐之捐，如果你很乐意地捐出来，我倒是不能要了！”

邵一子原来想把自己的苦心孤诣说出，或能取得对方谅解，这时听他这么说，便知多说无益。当下叹息一声道：“那么，老兄的意思……”

高立嘿嘿一笑道：“这样吧，看起来你哥子倒也是干脆的人，西天盟主的大名，我也久仰了，第一次见面，总该留些交情，这样吧，我们来个十招分胜负，赌个输赢怎么样？”

“噢，”他由不住脱口道：“原来你就是白天船上的那个人……”

犹记得白天与左光斗搭乘渡舟时，在船上后舱曾与对方有过一面之缘，那个头戴大笠，身着黄葛布的老人，原来就是他：“白鹤”高立。

由此可以证明，对方很早就已经踩上了自己的盘子了。

高立瘦长的脸上，拉出了几条深重的笑纹，他的两只手缓缓地平伸了出去。这是他每逢大敌时，动手亮招的第一式“白鹤亮翅”，虽是武林中常见的一个招式，可是在他施展起来的时候，却显现出异样的威力。

这只有那些对武功有精湛认识的人，才似乎能够体会出那种威力的存在。邵一子已经感觉到了出来。

揆诸高立平伸而出的双手，以及手腕上垂下来的两截衣袖，简直像煞了

翱翔当空的鹤，他这“白鹤”的绰号，必然是因此而来的。

夜凉如水，并没有风。

邵一子却感觉到迎面袭人的阵阵轻风，他似乎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早在双方对话开始的时候，邵一子已把功力提聚丹田，这时默运双腕，以备必要时的出手一搏。

高立已经亮出了架式，邵一子岂敢怠慢，他的身子徐徐蹲了下来。

一刹那间，他身子缩小了很多，倒是那双眸子在黎明之前的曙色里闪闪生光。

高立冷酷的脸上显现出一丝冷笑。

两只张开的手，忽然“叭嗒！”一声扇动，就在双臂开合之间，他身子已如疾雷奔电般地扑了上去。

邵一子原本蹲在地上的身子，蓦地向前跃出。

高立扑上的身子，像是一片云，一汪汹涌的浪花。

邵一子迎来的身子却似一条蛇。

随着高立扑身而来的无比劲道，邵一子身上忽然遭遇到了极大的压力，一团无形的气团霍地罩住了他，在这个无形的力道圈子里，白鹤高立鸟爪也似的一双瘦手却向着他两肩上力拍下来。

邵一子总算见机得早，在极快的一霎间，他身子作了七次调动。

双方的身子在几乎于撞的一霎间错了开来。

他们似乎都明白快手进招的重要。

一个鹰翻，一个兔滚，看来几乎是一般的疾快。

四只手掌“啪”的迎在了一块。

接下来是令人窒息的一阵快速的滚翻，在这滚动的势子里，似乎他们已交手了三四个回合。

蓦地，邵一子身形一个踉跄，向前方抢出了几步，一片肩衣随着高立瘦手落处，撕落了下来。

邵一子身形一闪，霍地飞起足尖，看是飞踢对方鼻心，其实已是力不从心，只是虚张声势，伺机遁形而已。好快，好漂亮的一个闪身的势子，闪烁之间已进出了三丈开外。

然而，他的对头高立偏偏放他不过，决计要给他一个厉害。随着邵一子前跨的脚步，高立如影附形地依了上去。

由于其间间隔的距离大近了，俟到邵一子忽然觉出不妙时，简直连抽身都已不及。

高立的身子以雷霆万钧的势子蓦地扑过去，邵一子在对方这个扑势里，只觉得两肋间一阵发热，顿时由不住发出一声呛咳，直挺挺地向前倒了下去。

接下去是一阵天昏地暗。

恍惚中，他似乎看见了高立狰狞的笑脸。

恍惚中，那个人似乎又在他身上摸索着什么。

接下去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 二十一

邵一子幽幽醒转的时候，似乎已是另一个世界。

他直直地睡在一张床上，也不知是什么地方，透过他的视觉，一切是那么的模糊。

一张他十分熟悉的脸，就在他眼前。

邵一子费了半天的时间，才算认清了这个人。

“啊，海兄弟。”说了这句话，他竟然气力不继地喘哮了起来。

面前这人，竟是曾经把宝图亲手还给他，那个令他心仪的年轻人海无颜。

邵一子想坐起来，可是他竟然连这一点力气也没有。透过瞳孔的视觉，竟是那样的模糊，随着知觉的恢复，立刻他也就感觉出来身上的痛楚。他呼吸短促，两肋间既麻又疼，这种感觉使他觉得好像随时即将毙命。先时的遭遇，立刻重现眼前，犹记得“白鹤”高立加诸于自己身上那离奇古怪的一招，以后就一切都知道了，直到现在。他简直有些迷惑了。

“你先安静一下，”面前那个年轻人海无颜沉着声音道：“我必须告诉你，老前辈，你的伤很重，我正在想办法帮助你，只怕

说到这里，他微微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才缓缓道：“我已经为你服下了一粒保命元丹，但是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用。”

邵一子总算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在枕上微微点了一下头，两行泪水汨汨地由眸子里淌了出来。

“谢……谢你，海……兄弟！”

他虽然说了这个字，可是声音低到几乎连自己的耳朵都听不清楚。

海无颜点点头道：“我是今天上午在‘黄果树老栈’发现你的，当时你的情形很糟，店里面的人以为你已经死了，正在等候官方发落，那位左朋友已经死了，我因见你还有微脉，才冒充你的亲人，把你救来这里，你可听见了我所说的？”

邵一子在枕上点了一下头，汨汨泪水，又自滑落了下来。

忽然他张大了眼睛，全身起了一阵剧烈的战抖。

海无颜立刻俯近了他，想到了他必然有重要的话要说。

邵一子很吃力他说道：“宝……宝……宝图！”

海无颜苦笑了一下，摇摇头道：“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很不幸，我是已经被别人拿去了！”

邵一子身子颤抖了一下，呼吸变得较前更为急促。

“但是我在你身上发现了这张手抄的字条。”一面说，海无颜随即抖开了那张奇妙的字纸，然后拿到距离对方眼睛很近的地方。

“你老人家仔细看一下！”海无颜一面说道：“这是不是与宝藏有关？”

邵一子顿时又张大了眼睛，只看了一眼，已认出正是左光斗在灯下为自己手抄的宝图译文。

于无比的失望伤怀之中，终于他脸上绽开了一丝笑容，微微点了一下头。

“这是……译文……你……你听见……没有？”声音既低又哑，然而海无颜显然已经听见了。

“我知道了，”海无颜一面折叠起，收在身上：“我先代你收着，你放心，一切听凭你的嘱咐行事！”

“好！”邵一子感激地点着头。

他再次地张开嘴，却是听不见他说话的声音。

海无颜眉头微微一皱，毅然地伸出一只手，按在了他的胸刚。

“邵前辈，你听着，你的伤势过重，请恕我无能为力，我真后悔我离开你早了一步，否则也许情形不至于会糟到如此地步！”

顿了一下，他接下去道：“这些都不再去说它了，现在我所能帮助你的，只不过把我内力暂时贯注在你身上，也只是可以使你暂时能够发声说话，我有几个问题问你，希望你一一回答，可好？”

邵一子缓缓点了一下头，眸子里交织着伤心、感激的神采。

海无颜点头道：“好！现在你已经可以开口说话了！”在他说这句话时，掌心里蓦地传过去一股力道，邵一子顿时精神为之一振。

邵一子发出了急剧的喘哮声。

海无颜道：“首先我要知道的是，你是被什么人陷害，受伤如此之重？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够了！”

邵一子喘道：“他……他是……高……高立……”

海无颜一惊道：“‘白鹤’高立？”

邵一子点点头：“是……就是他！”

海无颜脸上显现出一丝冷笑。

“我知道了，那么，那卷布达拉宫的宝图，必然也落在了他的手上了？”

邵一子点点头道：“不错，是他……拿去了……不过……”

海无颜用手势止住了他，继续说：“你只回答我所问的就好了。”

因为他确知属于对方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不能作重点说明，将为遗憾之事。

他接着问道：“这卷宝图落在了不乐帮手里，你以为他们能够拿到那批宝物么？”

邵一子摇摇头道：“我……想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宝图上所记载的……文字，当今人世，除了左……光斗之外，再也没有人认识了。”

“我明白了，”海无颜接下去道：“那么左光斗现在已经死了，这卷东西如今岂非成了废物？”

“不……”邵一子喘成一片：“不是废物……海兄弟你听着……左光斗已把宝图上的文字翻译出来，就写在刚才……你收起来的那张纸上……”

海无颜点点头接道：“这么说，高立虽然夺去了那份宝图，却是一无用处，可是？”

邵一子点点头：“除非他们……能找到一个通晓前朝西藏五族秘体字迹的人……否则那卷东西对他们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了。”

海无颜微微点了一下头道：“这么说，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如果当时高立在前辈你的身上再多搜一下，很可能就把这张译文搜到了。”

邵一子点点头，喘哮成了一片。

“好！”海无颜道：“现在我要问你一句重要的话了，你这么苦心孤诣地去发掘这批宝藏，真是为了藏族富强康乐么？”

“是真的，”邵一子喃喃道：“皇天可鉴，兄弟，你要相信我，相信我！”

“我相信你，”海无颜一脸正气他说道：“那么，现在在前辈你临去之前，我可以向你发誓，你的这个未了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邵一子顿时全身一振。

“真的？”

“苍天可鉴！”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邵一子喃喃地接道：“这样我死也可以安心了！”

海无颜道：“但是我对于这件事一点也不清楚，前辈你请说出原有的计划。”

“好！我说……我说……”接着他说出了他心里的话：“当今第十五王，是一个贤人可以信赖，但是他叔父……扎克汗巴亲王，却是一个贪婪无厌的小人，你要……防他一防，如今西藏所以贫穷、积弱，这个扎克汗巴应负一大半的责任……”

“扎克汗巴！”海无颜点了一下头：“我听过这个名字。”

“不错……就是他……”邵一子咳了几声，呛出了一口浊痰，随即接下去道：“此人……的武功极高，有全藏第一奇人之称，他一直居住在天竺国，

近五年才回转西藏……”

“这么说，当今第十五王，岂非要大权旁落了？他这个叔父，又如何能容他得下？”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但今王得人民拥戴……或许因为这样……他才能存在至今……”

喘息了一阵，他才又接下去道：“所以……你的任务，不但要把这批宝物……交给十五王手里……最重要的是消灭……消灭……说到这里他又大声地呛咳起来。

海无颜点点头，接道：“消灭扎克汗巴……”

“对了……”

邵一子费了半天的劲儿，才咳出了嗓子眼儿里的一口血痰，喘哮得更加厉害。

海无颜眉头微皱，他两手贯聚了真力，沉实地抵附在邵一子的两肋，徐徐地上下推按，终于又把邵一子已经踏入鬼门关的一只脚给拖了回来。

“噢……我现在好像好一些了！”

“但是不会太长久的，”海无颜明亮的一双眼睛，注视着眼前这个垂死的老人：“你已经足以自傲了，你能健康地活到了今天这个年岁，是因为你一生正直，主持公理正义，当今武林中人、虽然比你武功高强的人还有不少，但是能有你这种侠义心胸抱负的人，却是微乎其微。人生难免一死，你的死并无遗憾。”他冷笑了一声道：“那个用手结束你生命的人，上天明鉴，他必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邵一子脸上带出了一种欣慰：“你说得对极了！我死而无憾了，往后的事，就交给了你吧！”他的眼睛眯成了一线，那么神秘地向海无颜注视着：“你是我眼前……仅有值得信赖的人……而我对你，却认识不多……不过，你的言行，已经告诉了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海无颜肯定地点点头道：“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邵一子把身子弯起了一些，频频喘道：“我还忘了一件事，你虽然有那张宝图的译文，但没有原图指引，你是找不到宝藏所在的，所以，你仍要设法拿回原图，两相对照，才能成功。”

海无颜轻叹一声道：“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你，就一定尽力做到，你可以安心地去了。”

邵一子颓然点了一下头。

他的眸子，似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采。

“邵前辈，你还有什么要关照我的没有？”海无颜轻轻地在他耳边问，这几个字传进邵一子耳中之后，他竟然又像是得到了一些鼓舞，微微合拢的眸子倏地又睁大了许多。

“贤弟……我今年八十六了！”邵一子声音沙哑地接下去道：“遗憾的是，我身后竟然没有一个弟子能够继续承我‘二天门’……失传江湖已久的身法……”

海无颜呆了一呆：“原来你老竟是二天门的传人，这一点我倒是不知。”

“岂止是你不知道……”邵一子接下去道：“这是一个隐秘……当今武林只怕还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海无颜十分惊讶地道：“二天门自从‘乾坤’二位先生去世之后，江湖上并没有听说这二位老人家有任何传人，想不到……”

“这是一个天大隐密……”

“天大的隐密……”

邵一子努力地想把身子坐起来，他忽然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出来。

海无颜忙把他扶坐起来。

“邵前辈，你有什么话要说么？”

邵一子未说之前，先自发出了一声叹息，汨汨的泪水又自他眸子里淌了出来。

“天大的隐密……”他注视着海无颜道：“本来我决心不说出来，让二天门武功随着我的死永沉人世，但是你的正义却感动了我，现在我到底忍不住要说出来了。”

海无颜低头思忖了一下，苦笑道：“虽然蒙你信赖，但是我却无意探人隐私，如果没有十分的必要，我看前辈你也就不必再说了。”

“不……要说，要说！”邵一子挣扎着侃侃说道：“二天门武功神秘高奥，不是当今任何武林门派所可以想象臆测的，乾坤二先师在本门之中，充其量也只是中人之材，至于我，不怕贤弟你见笑，我只是为门下，至今犹未能踏入门径，得窥其真实武功菁华堂奥，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恨，万死不能饶恕的大罪！”

海无颜十分惊讶地注视着他，却不知说什么，在他想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以对方垂死前所说的一切，又岂能是假的？

邵一子抖颤沙哑的声音接着道：“我的前半生只是乾坤二先师座前的一名茶童罢了，二位先师穷其一生之力，即在想为二天门物色一个理想的传人，但是这个愿望，他们二位直到临死竟然都未能实现……在失望的心情下，才把我这个明知不成器的人收为门下。”

海无颜打量着他的神色，缓缓说道：“你不要太激动，慢慢他说吧！”

邵一子仍然抽搐垂泪道：“事隔数十年了……我犹不能忘记两位先师当年造就我的苦心……”

他终于吐出了他心里想说的话：“海贤弟，我有一件重要的东西要给你，只可惜那样东西，现在不在这里。”

海无颜道：“什么东西？”

铁匣秘笈！邵一子喃喃道：“这是我二天门经三百年，早已失传武林的下传绝技，可恨我自两位先师手中接过之后，至今仍未能叩开门径，天怜我二天门，竟然会在我垂死前遇见了你……这本秘笈就赠送给你了……希望……你能珍视它……”

海无颜点点头道：“我会的！”老实说，对于这件事他并无丝毫喜悦，面对着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他只觉无限悲伤。

邵一子身子开始缓慢地缩下来，似乎他这盏生命的灯，已经燃到了尽头，就将要熄灭了。

“大柱子……那里……找回……我的黑马……马鞍子，铁匣……秘笈……在……在那里。”

含糊他说了这些，他就沉沉昏睡了过去。

海无颜看了他一下，只见他双颊间显现着一丝酡红，嘴里虽仍喃喃地诉说着什么，却只是些吃语，一个字也听不清楚。

就这样，这位曾经在西北道上，被公认为那一带武林盟主的老侠客，就这样撒手离开了人寰。邵一子去了，可是他身后却留下了一副千斤重担，这副担子却交给了海无颜。

海无颜以简单的方式，料理了邵一子的后事，然后便潜返武汉近郊七里铺，在那里他找到了那个为人家种田的长工大柱子，取回了邵一子寄存在他那里的一匹黑马。

这匹黑马，端的是一匹罕见的伊犁好马！

一般伊犁马都是黄色的，像这匹全身纯黑的，端是还不多见！想到了邵老人的遗爱，海无颜不禁对这匹坐骑十分爱护。

邵一子临终之言，果然含有深意。

海无颜整理老人身后各物，在那个古老的皮鞍座里，终于发现了隐藏于其中的秘物：“铁匣秘笈”。想象中那必然是一本包罗万有的巨作，事实上却是不然，那仅是一本只有十二页的素绢薄册，其中所载，多是深奥意境的武学用语。

海无颜仅仅翻看了几页，已引起了内心极大的震荡，也只有像他具有如此深奥武学造诣的人，才能会有如此感受。只可惜他眼前待办之事太多，否则他必将觅一僻静之处，仔细研究一番。

“白鹤”高立竟然会离开不乐岛来到了中原，显示着必然有重要的事情，这倒非得要去探查一下了。

灯光下，那口剑现出蓝汪汪的一片光泽。

“无忧公主”朱翠轻轻地用手指抚摸着它，每一回当她向这口剑注视着的时候，内心即情不自禁地兴出一番惆怅，一番愤恨。

她这“无忧公主”的封号，乃是前朝天子所赐，用以告诫她要永远保持着快乐天真，无忧无虑。照常理来说，一个美丽的公主，是不应该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的，然而她却是一猝惊变故，迭遭迫害不幸的公主。

当初离家习武时，曾经发过誓言，要以自己一身所学为人间除尽恶人，消除人间所见之一切不平之事，这是何等雄大的抱负，然而，如今呢？每一次想起来，她都会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毛。

父亲的死，母亲与弟弟的安危，这些不幸的事，就像是一根根尖锐的针，深深地刺扎着她。

这一霎，只见她紧紧握剑，拧眉剔目，忽然当啷一声，抛下了手中剑，蓦地伏在床上痛哭了起来。

房门“吱”的一声打开来，闪进来黑衣窈窕的潘幼迪，朱翠忙自停住了泣声，把身子转到了里面：“是迪姐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潘幼迪微微一笑，先弯腰拾起了地上的宝剑，插进剑鞘里，轻轻走过来坐下。

“你怎么了？又哭了？”

“没有呀！”

朱翠一面说，一个骨碌由床上坐起来，强自作出了一副笑容。

潘幼迪伸出手指，揩去了她脸上一滴泪水，朱翠顿时显得很尴尬。

“怎么啦，你又想妈妈和弟弟啦？”

朱翠摇摇头，眼圈一红，差一点眼泪又要淌下来，她可不愿在人前示弱，尤其不愿意被这个结拜的姐妹给看轻了。身子一翻，下了床，走向窗户向外面探望着。

潘幼迪笑了笑，自己倒了一杯茶，呷了一口。

“这也没什么难为情的，干吗不好意思？”

“你再说……”朱翠霍的回过脸来，真像是要恼了。有心要作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奈何那双不争气的眼睛，偏偏又有些发红，像是受了什么委屈的样子。

潘幼迪一笑说得：“得了，你也别难受了，倒是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你一定高兴！”

朱翠眨了一下眸子道：“是什么好消息？”

潘幼迪冷笑了一声，道：“我本来想找李妙真的，却想不到会偶然发现了你想要找的仇人！”

“是谁？”朱翠精神一振的道：“曹羽？”

“那倒不是，听说他已经离开了汉阳。”

朱翠顿时显得很失望地叹了口气道：“那么看起来，这一趟武汉又白来了！”

“那倒也不是！”潘幼迪冷笑道：“姓曹的虽然已经走了，但是姓常的却跑不了。”

“姓常的？”朱翠立刻精神为之一振道：“你是说常威父子？”

潘幼迪一笑点头道：“不错，就是他们。”

朱翠顿时兴奋的道：“那可好极了，他们不是已经搬离了汉阳府吗？”

“哼，那倒未见得，依我看只不过是搬了个家而已！”

朱翠用力地咬了一下牙：“好吧，你告诉我他们这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藏在哪里，今天晚上我就找他们去！”

潘幼迪摇摇头冷笑道：“你千万不能这么冲动，反正我既然找着了他们，他们就一定跑不了，不过经我初步打探的结果，常威那个老贼，大概是怕你报复，可是小心得很，保护他的人多极了，尤其厉害的是神机营的火器抬枪。”

朱翠挺了一下腰道：“我不怕！”

说着就过去拿剑，那副样子像是立刻就要走。

潘幼迪一把拉住她道：“给我坐下来吧！”

朱翠想到自己的过于冲动，不禁为之失笑，她一向是严密谨慎，想不到此刻竟然会乱了方寸。当下摇了一下头，苦笑道：“再这么下去我都要变疯了！”

潘幼迪轻轻在她手背上拍了一下，感叹道：“也难怪你了，任何人遭此大故也会有些反常，何况你一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已经很难得了！”

朱翠翻起眸子白了她一眼：“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你还当我是娇生惯养，哼！”

潘幼迪一笑道：“比起我来你还是够娇的。好啦，咱们先别斗嘴，言归正传吧！”

朱翠问道：“你真的看见常威那个老贼了？”

“那倒没有，”潘幼迪道：“不过，我看见了那个宝贝儿子常孟！”

喝了一口茶，潘幼迪才继续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想更了解李妙真这个老尼姑到底在弄些什么玄虚，所以暗中跟了她一下午，想不到这个老尼姑精明得很，大概是被她看出了我的行藏，故意把我引到树林子里，转了一圈就没影了。”

朱翠道：“你也真是，就算这个老尼姑行为有些古怪，但是与我们没有关系，只要她不干坏事，我们又何必管她的闲事呢？”

潘幼迪摇摇头道：“我可不像你这么想，一个人做事如果光明磊落，自然不怕人知，反过来要是行事诡秘，掩掩藏藏，就一定有鬼。”她冷笑了一声，接道：“就像白衣庵主李妙真这个人，她明明没有退出江湖，却偏偏要装出已经封剑江湖，吃斋念佛的佛门中人，这当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朱翠无可奈何地道：“好吧，那你就慢慢地查吧，可是这件事又怎么会与常威父子扯上关系呢？”

潘幼迪道：“他们之间有没有来往，我还没有听说，我只是误打误闯地碰见了姓常的而已。”

“你在哪里看见了常孟？”

“在茶馆里。”

潘幼迪于是说出了她的所见：“当时我被李妙真骗到了树林子里，才知道上了她的当，再找她已经没有她的影子。出了树林，见有一个小茶馆，因为肚子饿了就去吃碗面，却没有想到那个常孟居然也在座上。”

朱翠道：“他可看见你了？”

潘幼迪点点头道：“当然看见了，这人必定是作贼心虚，一看见我顿时吓了一跳，匆匆就走了。”

“你难道没有跟下去？”

“哼！那还用说！”潘幼迪冷笑道：“这个人作贼心虚得很，一出门就上马跑了，还有四个人暗中保护着他，可是仍然没有跑开我的眼去。”

朱翠道：“你可找到了他的住处？”

“那还用说！”潘幼迪冷笑道：“我要不说，你一定想不到，你猜姓常的住在哪里？”

朱翠道：“可是一个农庄里？”

潘幼迪摇摇头道：“不是，是个庙里。”

“住在庙里？”

这倒是朱翠事先猜想不到的。

潘幼迪冷冷地道：“庙虽然还是庙，可是里面的和尚却都搬空了，现在暂时变成了将军府了！”

朱翠点点头道：“这么说我明白了，姓常的大概想到了我饶不了他，所以想出了这个花样来，他又能瞒得了谁？”

潘幼迪道：“庙里的情形我也大概地看了一下，的确是戒备森严，住着很多假和尚，人人武功高强，我猜想这必然是曹羽那边派过来的人。另外神机营的火器班就散在庙外四周的民房，常氏父子自以为这样你就找不到他们了，哼，想不到偏偏鬼使神差地竟然会被我给碰见！”说到这里，她目光注视向朱翠道：“你是不是真的打算下手？”

朱翠紧紧地咬了一下牙，点点头道：“那还用说，这种见利忘义，出卖主子的奴才，我恨不能立刻要他们的狗命！”

潘幼迪冷冷一笑道：“这件事你也不要看得太容易了！”

微微笑了笑，潘幼迪又接下去道：“谁叫我们是姐妹呢，这件事就算也有我一份！”

朱翠一笑道：“你也愿跟着我去蹚这个混水，可别忘了杀害朝廷的命官，是一等的杀头罪犯呢！”

潘幼迪出声笑道：“现在才说这个岂不是太晚了，第一天跟你在一块的时候，我呀我这个死罪的罪名已经扣在头上洗不掉了！”

两个人都不禁格格笑了。

“说真的，”朱翠道：“你看我们什么时候下手？”

“你先别急，这种事是急不来的。”说着，潘幼迪忽然站起来道：“这附近有一家小店，芝麻花汤圆搓得很不错，我们到那边去边吃边聊怎么样？”

朱翠一跳喜道：“好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肚子正饿着呢！”

一面说就去拿宝剑。

“用不着带这个，”潘幼迪道：“那里离常威父子住的地方太近了，要是被人认出来可就不太好。”

朱翠摇着头上的两根辫子道：“你放心，我这副乡下姑娘的打扮，就是我妈也认不得我的。”

潘幼迪久历风尘，虽说岁数不大，可是江湖经验却远较那久处深宫的朱翠要丰富得多，当下由行囊里找出了两套粗布裤褂，拉着朱翠一并换上。

对着镜子一照，果然模样儿一点也不像了。

二女本来就年岁相若，虽然各有一身了不起的本事，到底年纪轻，稚气未退，此刻对镜理妆，看见了自己前所未见的怪模样，一时乐不自禁，历久以来所压诸在身上的万斤愁担，似乎一股脑地都暂时抛诸九霄云外，一时间对着镜子嘻嘻哈哈地笑个没完。两个大姑娘彼此调笑了一阵，这才手拉手地步出旁门，向大街上步去。

夜也已经很深了，但是眼前这条“王府井大街”，却仍然很热闹，许多夜市仍然开张。

这边上有卖面茶的，有卖面饽饽的，有耍把式卖艺的，还有玩猴儿戏的。

朱翠、潘幼迪两个并世无双的侠女，此刻混身其间，只觉得无比轻松，尤其是朱翠，自从家庭连遭事故后，还不曾像今夜这么开心过。

混迹在熙攘的人群里，看看这个指指那个，只觉得有意思极了。

逛完了夜市，找到了潘幼迪所说的那家小店，两个大姑娘各叫了一碗汤圆，朱翠一尝之下，果然美味，一连吃了三碗，仍然意犹未尽。

潘幼迪白着她小声道：“够了，我的小姐，真是好吃相！”

朱翠笑道：“谁要你带我来的，这么好吃，我还要吃几个芝麻团呢！”

潘幼迪怔了一下，笑道：“好好！你就吃吧，待会夜里别叫肚子痛就好了！”

朱翠道：“管他呢，先吃了再说！”于是招呼道：“喂！老板，再来四个炸麻团！”

店老板答应一声，刚要转身，就听见另一个女人的声音道：“也给我来几个麻团！”

这一句话当然引起了两个大姑娘的注意。

朱翠顺着对方声音看去，就在自己左侧前方一个小方桌上，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女客，白白的脸，尖尖的下巴，一双颧骨虽然嫌高了一点，却是掩不住对方独独具有的那种气质，是个相当美的妇人。

这个女人穿着一袭暗红色的衣裳，尤其是上身的那袭披肩，垂挂着一些金丝银珠，看上去亮晶晶的十分好看。

朱潘二女扭脸看她时，对方也正好在看她们，彼此眼光一交接的当儿，红衣妇人微微一笑，点了一下头。

朱翠由于不惯与生人攀交，情不自禁地把眼睛转向一边。

潘幼迪却冷冷哼了一声，道：“这个女人看上去有点邪门，还是少答理她，吃完我们走吧！”

她说话声音甚低，当然不愁被对方听见，谁知话声方落，却听见对方那个女人微笑着说道：“明明不是乡下人，硬要装成乡下人，那才叫邪门儿呢！”

二女心里一惊，对看了一眼，暗里诧异着对方好灵的耳朵，自然她这句话是冲着自已说的。

朱翠不由打量了那个女人几眼，对方却连这边看也不看上一眼。

潘幼迪微微一笑，向着朱翠摇了一下头，示意她不要有所异动，随即站起来道：“我们走吧！别吃了！”

说时，店伙计正把炸好的一碟麻团端过来，潘幼迪就吩咐他包起来带回去吃，丢下一小块碎银子拉着朱翠就往外走。

二女经过那个红衣女人时，对方正自向着手上的一个麻团往里面吹气，一双深注灵活的眸子，似笑非笑地向朱翠注视着，并微微点头告别。

朱翠生怕为对方看破了自己的行藏，赶忙把眸子移向一边，匆匆同着潘幼迪步出店外。

猛可里一股疾风，直向着脑后袭到。凭着朱翠过去练武的经验，立刻就感觉出来必然有暗器袭到，当下也来不及向潘幼迪招呼，霍地一个转身侧步，把身子闪开一旁。

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一股风罢了，再看那个红衣妇人，一双筷子夹着一个热腾腾的麻团，正在微微吹气。

彼此间隔距离，少说也有三丈开外，难道对方这个红衣女人仅仅只凭嘴里吹一口气，就能使自己有暗器临头的感觉，这也未免太过玄虚一点了。

走出了小店，拐了一个弯，在巷头站住。

“这个人太怪了！”朱翠看着潘幼迪道：“你可看出来她的底细了？”

潘幼迪哼道：“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了神仙了，什么人一眼就能摸清她

的底细，不过，只凭她刚才那种灵敏的听觉，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内功极高，比我们不在以下。”

朱翠道：“她可能练的有‘提呼一气功’，迪姐，你可听见过这门功夫么？”

潘幼迪斜视着她，奇怪地道：“你说的是‘南风’老前辈的看家本领？”

朱翠点点头道：“不是她又是谁？”

潘幼迪一笑道：“这位老人家好像早已经死了，不，不是她！”

朱翠道：“当然不是她，不过，我在怀疑刚才那个女人可能与她有关。”

潘幼迪道：“你凭什么以为她擅长‘提呼一气功’？”

朱翠随即把刚才奇怪的感觉说出，潘幼迪聆听之后亦颇感怀疑。

她冷冷道：“听你这么说，的确有几分像，不过除了‘南风’的提呼一气功之外，武林中仍有几门高深的气功可以达到吹气伤人的境地，就好比你们‘观涛阁’的‘蝉觉之术’，就与你所说的提呼一气功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翠心中着实佩服这位拜姐的见解高越，比较起来自己的经历差得太远了。

潘幼迪接着道：“无论如何，这个女人确是一个不大简单的人……奇怪，我居然认不出她是谁，让我想想看……”

朱翠一笑道：“算了，也许以后一辈子也看着她了，何必费这个心思！”

潘幼迪看着她叹了口气，摇摇头道：“你太单纯了，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的，等着瞧吧，早晚我们还会碰着的，是友是敌，到时候就知道了。”

说话时，只听见背后哗楞楞一阵铃声响，一头黑白花的小毛驴直由身后疾驰了过来。

二女方自看清驴背上的骑客，正是刚刚在小店所见的那个红衣妇人，无奈速度太快，瞬息之间，已只剩下一个背影。

“哦，”潘幼迪急急赶上一步，看着对方渐逝的背影，冷笑道：“看起来她还真是有心人了！”

朱翠也是纳罕地道：“这么快的小毛驴，我倒也是第一次见

潘幼迪在脑子里仔细盘算了一阵，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武林中有这么一个人。

朱翠道：“我们走吧！”

潘幼迪问：“去哪里？”

朱翠一笑道：“别装了，你会不知道我要去哪里？难道我真的只是为了吃这个汤圆才来的？”

潘幼迪道：“去是可以，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今天晚上不许下手！”

朱翠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我原来就没打算今天晚上动手，要不然我会不带着剑吗？”

潘幼迪道：“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只是去探察一下，不要惊动任何人！”

朱翠道：“我知道，你可真够小心，一切听你的就是了！”

潘幼迪看着她点点头道：“我们两个相处的日子也不算少了，你可曾想到我们就要分手了？”

朱翠一愣道：“你要走了？”

潘幼迪点点头：“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我还有我的事，哪能老跟你在一块……好吧，我们走吧！”

朱翠一听说她要离开，立刻就觉得不大得劲儿的样子来，潘幼迪既催着走，也就不再多想，当下匆匆上道。

潘幼迪由于已经走过一次，就头前带路。二人撇开大路，来至乡野，施展开轻功提纵之术，好一阵子急赶，追追赶赶半个多时辰，才来到了潘幼迪所说的那座庙宇。

庙名“大方禅寺”；这是一座前朝古庙，碧瓦飞檐，甚具规模，尤其是庙门两侧的两个大石头狮，看上去更为庄严，朱翠忽然记起自己鄱阳湖畔的王府旧居，门前也似有这一般的立有两个大石狮子，触景伤怀，心里不禁越对常氏父子生出恨意。

二女远远来到了庙门正前，只见两扇庙门已沉实地关闭着，这已是大异常情（按：庙门是永远开着的），却在正门门檐内侧，悬挂着一溜子气死风灯，发出一片昏黄灯光，不过也只能照明三四丈方圆内外而已。

由外面看进去，这座庙宇的规模实在不小，飞檐交错里悬挂着点点红灯。

二女虽是站在庙前正侧，却隐身在一行柏树下。

潘幼迪打量着眼前的大方禅寺道：“这就是临时的镇武将军府了。”

朱翠恨声道：“也不知常威那个老贼藏在哪里，我们进去看看去！”

潘幼迪道：“这样吧，里面地方太大，我走东边，你走西边，半个时辰以后咱们来这里会面。”

话声方住，忽然身侧草丛里有一物蠕动。

二女几乎同时发觉，不待招呼蓦地左右分开。

就在这一霎，身边已响起了一声低沉的犬鸣，一条黑影直循着朱翠身上疾扑了过来。

朱翠乍惊之下，身子向前一伏，这条厉犬竟然擦着她的背脊扑了过去，“扑通！”扑落草丛。

显然这是一条经过训练的家犬，咬人都不出声音，一式扑空下，紧接着一个反翦之势，第二次掉过身来，再次跃起来，直扑向朱翠正面。

黑夜里也看不清这畜生是什么模样，倒是那双眼睛反映着月色，现出了两点绿光，阴森森的十分骇人。

黑犬一扑不中，第二扑亦未见佳。朱翠迎着对方来势，这一次是向后面

倒下去，这只狗“呜！”一声，又自扑了个空。两扑不中，朱翠不容它再扑第三次，就在对方黑狗一式扑空前爪方自着地的一霎，她已借助两时之间的弹力霍地把身子弹了起来。

正当朱翠要施展特殊身法，向对方厉犬袭近的一瞬间，一线白光“哧”地划空而过，不偏不倚地正中黑狗前额正中。

“噗”的一声，黑狗原待第三次窜起了一半，即为暗中飞来的一口薄刃命中前额，当场深入脑髓，随即倒地不起，只见它四爪抓动，把附近乱草扑得一塌糊涂，狠狠地折腾了一阵子才毙命。虽然是一只狗，却也有其震撼人之处。

自然，发出飞刀的是潘幼迪了。

潘幼迪就站在朱翠旁边，见状，她冷冷地道：“好险！想不到！”

朱翠看了她一眼道：“幸亏你身上还带着有飞刀，哼，你叫我不要带剑，自己却带着暗器！”

潘幼迪一笑说道：“防身的暗器嘛，总是少不了的，你学过柳叶飞刀的手法没有？”

朱翠点点头道：“学过。”

“那好！”潘幼迪说：“我身上共有两件刀衣，每一件上面是十二口飞刀，喏，这里分给你一件。”

一面说她探手解下了一件递过来。

朱翠接过一看，见是寸宽四尺长短的一条布带，其上相交对插着十二口细窄短小的薄刃飞刀。

观诸这类飞刀，每一口不过四寸许长短，刀身既薄，分量自然极轻，设非是具有极为精湛内功指力的人，简直无能施展。

拉起弹管，只须将刀衣往小腿上一缠，不过像是多穿了一双袜子样的，一点也不觉累赘。

朱翠方自把刀衣缠好腿上，蓦地一道强光直射过来。

方才一场虚惊，二女早已特别留下了仔细，这时灯一现，二人倏地左右分开。只是对方居高临下的势子，把现场情形看得十分清楚，灯光乍然一收，一条人影极其快速地已窜到了眼前。

这人头缠深色布巾，一身劲服，左手拿着一盏带有罩头的长灯，右乎握着一口鬼头刀，乍然现身之后，左手长灯忽然亮起一道匹练灯光，直向二女之一的潘幼迪藏身处照去。

朱翠有了前次被犬袭经验，深悉快战速决之必要，这人既然已有所发现，便无论如何也留他不得。

当下，趁着对方注意另一个方向的当儿，蓦地跃出，身子向前面一欺，右手纤纤五指，有如五把利刃，直向着这人后背上力插了过去。

这人显然也是个练家子，身后劲风一现，他即倏地转过身来，只可惜朱翠的来势过于疾劲，迫使他措手不及，一口刀不过才吐出一半，已被朱翠的健步连身掌势击中前胸，整个身子直直向后倒下去。

他身子才不过倒下一半，却迎着了另一个要命的杀星潘幼迪。后者身形向前一欺，二指着力之处，已准确疾快地点中了对方后背的志堂穴上。这个汉子不过“吭”的一声，顿时人事不省地直直倒了下去。

潘幼迪脚尖飞挑，阻住了他倒下的身子，慢慢地把他放下来。

这一切虽然发展快速而激烈，但由于她二人动作迅速而轻快，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就这样一个人一条狗相继地被摆平了。

潘幼迪向朱翠比了个手势，二人悄悄向后撤开。在静中观察了一下，不见有什么动静，随即按照原来计划，分别向寺内掩去。

朱翠悄悄地掩近庙墙之下，仔细听了一下，里面静悄悄的，不再迟犹，霍地飞身纵起，落身院墙之上，紧接着身子一滚，已轻轻飘落墙内。

里面果然好大的地势，正面是高有两丈的隐蔽墙，两边是放生池。

顺着一条由石块砌成的雨道，可以直直地通向正面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四个字的金色匾额，在月光下闪闪放光，大殿里隐隐有灯光传出，却是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声音。

朱翠左右打量了一阵，确信没有什么人，随即现身快速向殿前贴近，身形一长，已拔起了两丈高下，攀住正面檐头，紧接着下身一弯，已贴向庙壁，双手一松，有如一只狸猫似的已蹲在了窗台一角。由她所处身的这个位置，很清楚地可以看清大殿里的一切。

一点不错，确是一座供有神佛的大雄宝殿，金身的佛祖与各路神佛供持正面左右，神案上的万年烛闪闪有光，却是不见一个坐殿的和尚，却有两个武职打扮的军官正在喝茶谈话，声音甚低，也听不出他们说些什么。

朱翠已可确定，这座庙宇果然已为官方所征用，成了临时的将军府了。

她当下施展轻功，一路翻向大殿后侧方，见有一排亮灯的阁楼，可想而知这原是和尚就寝的禅房，现在倒不知让什么人占据了。心里想着。随即施展轻功提纵之术，直向那排亮灯的阁楼上纵去。那排阁楼虽然不很高，但是却不易攀登。

朱翠轻功极佳，也是她艺高胆大，随着她的“白鹤冲霄”之势，足足把身子拔起了五六丈高下，身子向下一落，两只手已攀向了阁楼窗户。

不意她双手方自一触及窗台，只觉得手上一软，像是触及了一根纲索或是钢丝之类的东西，心里顿时知道了不妙，慌不迭身子向后一个倒折，两只脚就势用力地向窗台上一踹，整个身子箭矢也似的倒窜了出去。

事实的发生确是过于突然，就在朱翠两只手方一触及窗台上那根线索的同时，身边已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叮叮声，紧接她身子的倒折，一排弩箭已

向她身侧射来。

朱翠惊心之下，双足两手同时翻动，将身边劲箭全数打落，紧接着身子一个倒翻，轻飘飘地已落向地面。

然而，已有人不容她这般施展。眼见着那排阁楼长窗霍地启开，嗖嗖一连快速纵出了三条人影。三个人身法确实够快。

就在朱翠身子方自落地的一霎，三条人影已呈“品”字形自空而坠，散落在她身侧四周。

朱翠一惊之下，倒也好整以暇。

三个人衣衫不整，似乎仓促现身，各人连外衣都来不及穿着，只是里面的一袭内衣却是缎质紧身，看来极其仿佛，朱翠出身王族，一眼即可认出，这是朝廷大内的装束，不用说这三个人必然是此次随同曹羽下来的大内卫士了，只是据说曹氏已然返京，却不知他手下的卫士还留在这里作甚？

她脑子里这么想着，却是暂时按兵不动，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分别在三个人身上打转。

三人之中一个霍地扬手，“叭”地一声打着了手里的火折子，一团火光发自手上，方圆两三丈地方，都在火光照射范围之内，朱翠自然无所掩饰，顿时为对方看了个清楚。

“啊！”其中一个身材较为矮小的人大为震惊地道：“敢情真是公主阁下你的大驾光临了！”

这人一口关外音调，说话时眉飞色舞，极其狡猾的样子，一面说两只手拱了一下，油腔道：“失敬了，公主，我们哥儿几个可是候驾多时了，您那也就别再折腾我们哥儿几个啦，留下来吧！”

话声随行的两个同伴连施眼色，忽然一声叫道：“上！”三个人霍地一拥而上。

其中一个个头瘦高的人，身子一扑过来，抖手打出了一串链子枪，蛇形的枪头，直奔朱翠前额正中点到。

朱翠本可从容退开，无奈她自悉对方身分之后，牵及旧恨，决计要留下来与对方一个厉害。

这时为首高个子的链子枪到，她头微晃，蛇形枪头已然走空。

高个子当然技不止此，一枪走空之下，手腕子力挫，那截蛇形枪头倏地又自收回，枪头上甩起了斗大的一片枪花，却向朱翠后脑上反兜了过来。

朱翠冷笑二声，仅凭两耳听风之术，已知对方枪尖来势，身子向前一个快速抢步，右手突回，只一下已刁住了对方枪头，就势用力向回一带，那个高个头由于上来得太猛，一下顿失重心，禁不住足下一跄，差一点摔倒地上。这么一来，链子枪竟然到了朱翠的手上。

其他二人乍见此情，俱都大大地吃了一惊，想不到同伴一上来才只动手

一招，即落败服输。

朱翠显然技不止此，紧接着足下一上步，手里的链子枪已霍地抡了开来，雪亮的枪锋，划出了一丈七八方圆的一个大弧度，其他的两个人顿时被迫，双双跳出战圈之外。

这么一来，正好给了朱翠出手歼敌的良机。

她恨透了这群狗仗人势的大内鹰犬，所以下手也就绝不留情，链子锋运足了力道向前一送，“噗”的一声正中高个子后背。

这一枪就算没有扎他一个透明窟窿，却也够瞧的。高个头“啊”的叫了一声，瘦高的身子就像一扇门板似的，直直地向着前面倒了下去，顿时疼昏了过去。

剩下二人见状更加吃惊，他们原来就知道朱翠不是好惹的，现在尝到了味道，才知道不是好相与。

其中那个矮个子最是狡猾，一见不妙率先手指按唇，发出了尖锐的一声呼哨。同时左手翻动、打出了一掌“铁莲子”。

他虽是张惶应敌，不及穿衣、可是暗器镖囊及随身的兵刃一口“三尖两刃刀”，却是随手携挂，一见不妙，就势发出。

那掌铁莲子一经出手，蓦地大片散开来，有如出巢之蜂，霍地直循春朱翠全身上下涌了过来。

朱翠出来之时，因听从潘幼迪之言，没有带剑，想不到却演变至此，若非她即时由对方手上夺来了这串链子枪，此番胜负可就难以预言了，最起码眼前这片铁莲子便是首先躲它不过。

此时大片铁莲子漫天幕地飞到，朱翠手上运劲一振，链子枪唰啦啦杀出一天光雨，只听得叮当一片声响，来犯的铁莲子全数磕飞在天。

矮个子姓秦名耐，人称“飞天鹞子”，他身边的那个人叫“两头蛇”楚昆，两个人过去在关外是干着杀人越货的买卖，自从投了曹羽当了皇差，每个人都补上了一份功名，此番气焰较往日又自不同。

“飞天鹞子”秦耐一心想着能够生擒了无忧公主朱翠，便是大功一件，哪里考虑到自己性命的安危，真是名利膺胸。

眼前乍见朱翠的链子枪扫开了铁莲子，生怕她伺机逃开，嘴里向身边的两头蛇楚昆招呼道：“老楚，拾下这个丫头，可别叫她跑了！”话声一落，霍地揉身而上，手里的三尖两刃刀，对准了朱翠腰眼就扎。

朱翠想不到自己一再小心，仍然是动了对方，等一会少不了又被潘幼迪奚落，尤其恨恶的是，这么一来常威父子必将受惊逃离，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父子的藏身之处，以后又不知他们将藏身何处去了。心里越是恨恶，偏偏眼前越是不能抽身。

说时迟，那时快。秦耐的三尖两刃刀还没有递过来，另一面的“两头蛇”

楚昆已飞跃而前。

楚昆的兵刃是两口牛耳尖刀，身子向前一扑进，两口尖刀霍地抖了出来，照着朱翠背上就扎。

朱翠冷笑一声，身子向左一侧，链子枪霍地反甩起来，飞出去撩向秦耐面门。

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楚、秦二人施的都是短兵刃，这类兵刃只有在进身贴近之后：才能发出十分的威力，只要被它一贴近可就危险万状了，反之如果不使它近身，便一点危险都没有。

眼前朱翠所以感到惊险万状，便是因为他们贴得过近，但是她立刻就了解到这种情形的不妙，是以链子枪一经抖出，直取秦耐面门，后者在没有贴身朱翠之前，便不得不赶忙退出，饶是这样，链子枪的银色枪头仍擦着他的面门滑了过去，险些在他脸上留下一道血痕。

朱翠一招逼退了秦耐，毫不迟疑地侧身飞腿，直向楚昆心窝上踹去。

“两头蛇”楚昆向左一闪，就地一滚，霍地又腾身跃起，两口牛耳短刀，照着朱翠正面小腹上扎去，招式之猛看起来简直是在玩命。

这时，另一面的秦耐，却连响起了几声呼哨，只见眼前人影闪烁，一连六七条人影快速奔到了眼前，无数道灯光齐向朱翠身上集中。

立刻就有三人抖动兵刃，加入战局。

朱翠虽说艺高胆大，但目下到底情况特殊，第一众寡悬殊，第二是她没有称手兵刃，再加上各种心理原因，一口怒气难平，顿时就被困住，一时抽身不得。

“飞天鹞子”秦耐，眼看着自己方面人多势众，朱翠已被困住，他们几个大内武士，所以被曹羽留下来，自然并非为了保护常威父子，实在是旨在擒获朱翠。原来曹羽不愧老谋深算，他算准了常氏父子出卖朱翠，必不为后者所容，一定会来找他复仇，是以一面传出去自己返京的消息，好令朱翠与其友排除紧张心理，暗中却以保护“镇武将军”常威父子为名，将手下精锐八人留置常威身侧，密切注意朱翠之动态。想不到朱翠鬼使神差真的自行来到。

当然，秦耐等八人既负有擒捉朱翠之任务，显然技不止此。

事实上这么一闹，整个大方禅寺早已震惊。

在另一面负责刺探的潘幼迪一听见乱声，即知道不妙，当下匆匆由侧面暗中赶到。

潘幼迪身方临进，只见前院里一片灯火通明，无数盏孔明灯围成了一个圈子，无数灯光所聚处，只见朱翠以一敌众，正与四五个厉害的敌人战在一处。朱翠手上施展着的链子枪，虽说看起来勇锐异常，奈何对方人物个个凶悍勇猛，其势已是危险万分。她心里一急，顾不得以身犯险，猛可里纵身而

出。

突的，就在这一霎间，脑后唻的想起了一缕尖风。

潘幼迪是何等精细的人物？一听脑后风声，即知有人暗算，身子向前一个抢仆，已闪开了袭来的暗器。

其实那是什么暗器，不过是一片树叶而已。那枚飞来的树叶劲道好猛，只听见“笃”的一声，深深地钉进了对面树杆。

潘幼迪一惊之下，不禁怒火中烧。她原是要抢救朱翠脱险，这么一来便不得不先照顾身后这个暗杀的劲敌。

怒火中，她霍地翻过身来，却只见三数丈外，一个瘦高身材的人影，正以潇洒的身法，拔上了一座亭子。

潘幼迪生平最恨人暗算伤人，对方虽然出手的暗器不过是一片树叶，可是观诸他出手的劲道，一旦中人也是不得了。对方出手之后并不后退，显然故示轻敌，潘幼迪便万难咽下这口气，一声清叱，腾身便起。

她身子快速腾起，手里却是不闲着，弹指间发出了一口柳叶飞刀。

一缕刀光，闪了闪已来至那人面前。瘦高的人影似乎嘴里发出了“呵”的一声轻笑，只见他双手倏地向前一夹，“啪”的一声，竟然以一双肉掌把来犯的飞刀夹于掌心之内。

这一手手夹飞刀，虽是看来极其惊险，其实也的确是危险万分，然而这个夜行人却施展得极其轻松自然，这等手法，确实武林罕见。

潘幼迪自从这人一现身以飞叶出手，就知来人身手不凡，这时见他施展了一手“贴掌”的手法，便知这个人的确高明，只怕今夜遇见了厉害的对头。

潘幼迪外号人，称“燕子飞”，当知其轻功必然有特殊的造诣，这一猛扑上来，恰似燕子凌波，的确是快到了极点，身子向下一落，似乎发觉到对方有一张清癯的瘦脸，双目炯炯有神。

这张脸无疑对潘幼迪来说是陌生的。

随着潘幼迪的进身掌势，这个人已自亭子上倒穿了出去，双足登处，“唻”的一声，真个是疾若箭矢，这一蹿，足足出去有四五丈之远。

武林中尽管不少轻功颇佳之人，然而像眼前这人的轻功身法，还真不多见。

潘幼迪那么轻快，直似燕子的身法，竟然再次扑了一个空，眼看这个人倒穿的身子，已飞向高有两丈的墙头。

紧接着这人似乎向着潘幼迪微微点了一下头，倏地反纵而出。

潘幼迪做梦也想不到敌营之中，竟然会藏有如此厉害的高手，虽然情知朱翠刻下身处险境，却也不得不先照顾了对方这个厉害劲敌为首要之途，眼下便不假思索地紧跟着向外纵身追出。

是对现场确是一片急乱。

朱翠以一当众，确是施出了浑身解数，那杆链子枪舞上盘下，八面威风，已经接连伤了两个人。可是饶是她如此勇猛，却依然难于脱困而出，对方的打法显然是无论你怎么厉害，伤多少人，就是决计不放你脱身，一任她身子转向哪里，俱都被一群顽敌紧紧裹住。

八名大内卫士，虽然伤了三人，剩下的五个却是滑溜得很，而且一番激战之下，打出了经验，五个人以三人近身对敌，两个人却伺机休息，轮番上阵。时间一长，朱翠饶是厉害，却也显出后力不继。

这时，环绕在身外的敌人却是越来越多。

一名身着官衣的武职军官，正在忙里忙外地调度着，在他的指派之下，埋伏了厉害的火枪。

战阵里，朱翠长发披散，汗流满身，身上多处已见了伤，虽然已有些气力不继，却也余勇可贾。

她当然知道这样打法于自己大是不利，只是对方这几个大内武士，确是不易对付，这一套交相替换的打法更是早经预习，时间越长对自己越是不妙，她不得不急谋脱困。

她这里心念才转，一名留着小胡子的卫士已揉身贴近，手中双刀斜刺里直擦着朱翠左腿劈了下来。这一招当真惊险到了极点。

朱翠由不住惊出了一身冷汗，而值此千钧一发的当儿，另一个施镇铁拐黑胖子，亦乘机抢步上前，镇铁拐指中门挂两肩，好不厉害。

这一霎，朱翠稍一失策，便难免受伤，心里一急，一狠心，拼着受正面黑胖子一拐，也得脱身重围。

黑胖子手中镇铁拐虽是劲沉力猛，但是如非直接命中头部要害，其他各处着它一下，显然还要不了命，是以就在胖子拐势之下，朱翠仅仅闪开了头，却拼着受伤，把左面肩头让给了对方。

这群大内卫士虽然出手狠毒，那是因为朱翠太过扎手的缘故，不得不全力以赴，其实他们所负的使命是活捉对方，非万不得已不想伤害对方。

眼前这个黑胖子进招过猛，容到发觉手中镇铁杖已将招呼到对方的刹那之间，心里一阵子发慌。那是因为对方虽然是钦命要犯，到底是贵为千金的公主身分，自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仪，尤其是朱翠紧紧逼视着对方的那双眼睛，十足的有“逼人”之势。

黑胖子的镇铁拐眼看已将落下，忽然为对方那双明亮的眼睛一逼，便不禁陡地自心底生出了一片寒意，空中的镇铁拐顿时为之缓慢了半拍。

须知动手过招，要紧的诀窍乃在乎一个“快”字。

黑胖子这一迟缓，便不啻失了制敌的先机。

朱翠自不会放弃这一刻良机，一声清叱，手中链子枪的尺半铁链已力扫而出。“叭！”一声，正挥中在黑胖子的胖脸上。

显然朱翠对他留了一些厚道，没有用枪尖而用枪链，否则只这一下，黑胖子就休想活命了，虽然这样，对方却也受不住。

这个人嘴里怪叫了一声，随着朱翠的链子挥处，整个身子一溜子踉跄，向左面踅出，脸上鲜血立刻迸出，只疼得他“啊唷唷！”连声怪叫了起来。

把握着这一霎良机，朱翠蓦地腾身而起，纵出三四丈外，落向一条甬道。

是时灯火大作，渲染得这个地方宛若白昼一般，无数官兵捕役一个个持刀仗剑，严阵以待。

朱翠这般忽然自空而降，众人一阵大乱。

两名捕役猛地挥动钢刀就向朱翠身子扑过来，被朱翠挥起链子枪当场扎倒了一人。

这时的朱翠，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脱困的兽，随着那名捕役的跌倒，朱翠已再一次地拔身而起。

就在她身子起自半空的这一霎，一人怒声喝道：“放！”紧接着，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一阵子黄烟起处，爆溅出无数铁砂子儿，直向空中射来。

现场情形相当错综复杂。

按说在这种火器抬枪之下，朱翠万难全身而退，但她还不该死，就在那名抬枪手扬枪待放的一刹那间，猛地斜刺里传出来一股沉厚的掌力，将这名抬枪手身子击得一个踉跄，枪虽然是放了，却是大大失去了准头。

朱翠侥幸没有被火枪打中，却吓了个魂飞魄散。

她原意还想着一不做二不休，闯进后殿搜出常氏父子，当场给他们一个了断，这声枪响算是惊醒了她的如意梦，当下不能再有所逗留，随即一路倏起倏落直向庙外翻出。她虽然逃出庙外，可是身后仍传出大片喊杀声；惊慌中不及回看，也不知到底有多少阴魂不舍的人在后面追赶，只觉得脚步声十分凌乱。

## 二十二

夜色正浓，四野萧然。

朱翠一口气奔出了不知有多远，下意识里仿佛感觉出身后的脚步声不如先前多了，然而并非没有，最起码还有一双脚，似乎就紧紧钉着自己，一点也不肯放松。

这么一来，便迫使朱翠不得不继续跑下去。

心里一急，她干脆施展出轻功提纵之术，当真是施出了全身的劲道。这一阵快速疾纵，少说驰出了五六十里，这么一来，好像已听不见身后的脚步声了。

朱翠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儿。她哮喘着在一树下坐下来，回头看了看，身后黑沉沉一片，不要说追赶的人了，就连住家的灯火也不见一盏，远处山上的野狗与狼的吠嚎一声声传来，听起来倍觉凄惨。

朱翠放下了手上的链子枪，这才觉得身上多处疼痛，敢情很多地方都挂破了，心里又惦念着潘幼迪，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忽然，身侧传出了一声冷笑。

一条纤细的人影，有似幽灵般地自树后传出。

朱翠倏地一怔，不禁喜道：“是迪姐么，把我吓了一跳，你怎么先到这里？”

话声出口，却见那个人影并没有移近，也没有回话，透过并不十分明亮的月光，发觉到这人的轮廓，并不十分像潘幼迪，一惊之下，这才知道自己认错了人。

“你不是……”朱翠后退一步，吃惊地道：“你是谁？”

纤瘦的人影缓缓地道：“我们见过，你再想想看。”声音清脆，毫无疑问的是个女人，一面说肩头轻轻一晃，已飘前丈许。

朱翠本能地往后面退了一些。

她此刻惊魂未定，战志已消，突然间又杀出了一个人来，怎不令她吃惊？

“你真是好忘情，从庙里到现在，我紧紧地追了你一路，难道你不知道？”

朱翠一惊之下，这才知身后那双阴魂不散的脚步，原来是她，自己施出了全身力道，却未能逃开这个人的跟踪，而且人不知鬼不觉地反倒掩藏在自己前面，只是这身杰出的轻功就令朱翠暗中钦佩而自愧弗如。

“原来是你！”朱翠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问得好！”一面说，这个人缓缓移步向前。

忽然间，朱翠看清了她的脸：“啊，原来是你！”

就是刚才在汤圆小店一起吃汤圆的那个女人，后来还看见她骑着小毛驴远远地赶过了自己，想不到却在这里遇见了她。

“你想起来了？我们刚才不是见过面吗？”

“可是我们以前并不认识。”

“那不要紧，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这个女人说话的口音很怪，大概是南方宁绍一带的人，虽然她是北方官话说出，却掩不住那种独特的口音。

一面说，这个瘦削妇人，两只灵活的眼睛已很快地在对方身上转了一转：“你虽然放下了装束，打扮成一个乡下人的样子，可是却瞒不过我的眼睛，我认识你！”

朱翠脚尖一挑，踢起了地上的链子枪，“唰！”一声扬起来，伸手接住。

“哼哼……这么说，你也是曹羽那个老贼一伙的了？”

朱翠经过了这一会的歇息，精神多少恢复了一些，对方既只是单身一人，

正好趁机与她决一胜负，能够除一个劲敌自然是好。

瘦妇人冷笑道：“曹羽是什么东西！谁跟他是一伙的？我老实告诉你吧，你母亲与弟弟很想见你，所以我特别来带你回去。”

朱翠猝然一惊道：“啊，这么说，你是不乐岛上来的了？”

“对了，这一次你猜对了！”

朱翠不容她话声说完，早已忍不住一腔怒火，身子一闪已到了对方面前，链子枪哗啦一响，照着瘦妇人当胸扎了过去。

“且慢！”随着这声“且慢”，对方这个瘦削妇人已轻飘飘地闪身一旁。

朱翠链子枪向回一收，怒视着她道：“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虽不是曹老贼一伙的，行为却是一样，更卑鄙，既然你们已劫持了我的家人，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瘦女人冷森森地道：“小丫头好厉害的嘴，你要跟我动手，我当然奉陪，不过我们话可要先说在前面，我这次来就是要把你带回不乐岛。”

“哼，你休想，”朱翠道：“除非你赢了我，要不然小心着你的命吧！”

瘦女人点点头：“那就这么说了，如果我赢了你，你就得跟我回去。”

朱翠冷笑道：“你要是输了呢？”

瘦女人道：“如果我输了，也就听凭你的处置，你说什么都好！”

朱翠看着她，忽然一惊道：“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瘦女人道：“这么吧，你先别管我是谁了，总之，我要是败在了你的手下，我就把你母亲弟弟所有的人都放回来，要不然你就要乖乖地跟我回去，一切听凭我的发落，你看这样好不好？”

朱翠想了想，颇是有些犹豫，那是因为这个妇人既然胆敢与自己挑战赌输赢，必然是不可能轻视的人物，当然自己未见得就怕了她。转念再想，自己若是赢了，对方即答应把母亲弟弟放回，自是梦寐以求，万一要是自己输了，大不了随她返回不乐岛，仍可与母亲见面，反正自己只答应跟她去不乐岛，至于去了以后再出来，显然是自己的自由了。

瘦女人见她脸上现出了一番沉思，只是默默不语，不由冷冷一笑，道：“我早知道你是不敢，这样吧，你如果自认不是我的对手，脆下来给我叩个头，我也就放你回去，你看好不好？”

朱翠看了她一眼点头道：“用不着激将，好吧，我们现在就动手，只是怎么个比法，你却要划出道儿来！”

瘦女人道：“那很简单，我们以二十招分胜负，谁败了不许赖皮，大家心里有数。”

朱翠点头道：“很好，就这样吧！”一面说，她把手上的链子枪往地上一丢，抬了一下双手道：“请！”

瘦女人很快地围着她身子转了一转，站住点点头道：“好标致的一个姑

娘，怪不得江湖上把你说成了天女下凡，果然不同！”

朱翠嗔道：“废话少说，你倒是发不发招呀？”

瘦女人身子站定道：“我已经准备好了。”

话声才住，朱翠已扑身过来。嘴里叫着“第一招”，两只手“呼呼！”带出两股疾风，向着对方脸上抓去。

瘦女人尖叫一声道：“好招！”

身子一偏，上下两截躯体硬生生地错开了半尺，这种身法果然武林罕见，而且出奇的利落。

瘦女人身子方自错开的一霎，朱翠娇躯忽然一拧，两只抓空的手倏地向后一挫，纤纤十指一齐弯起来，有如十把锐利的铜钩，反向对方瘦女人后腰上力按下来。

虽然是一招，却连带着是连环双式，的确防不胜防。

瘦女人显然是有来头之人，一身功夫堪称出神入化。就在朱翠的双手突然第二次递出的一霎，只见她身子霍地向后一收，看起来只是数寸之间的差异，偏偏朱翠的双手又落了个空。

朱翠发觉到招式落空，慌不迭地向后就撤，进如风，退如云，娇躯闪处，已出了丈许以外。她这里身子还没有站定，空中一片风声，对方瘦削的身子，已如神兵天降般当头罩压了下来。

朱翠慌不迭向左一闪。

对方瘦女人挟着大股风力的衣袖，已向着她脸上卷到，风力之疾劲，显示着此女内力之精湛。

二人这一搭上手，转瞬间已对拆七八招。

忽然两个人的身子猝然接触一团。

瘦女人左手下沉，施展了一招“玉女投梭”，朱翠用“金丝缠腕”的一招，去反拧她的手。

两人招式其实都是虚式，猛然间朱翠往左面翻，瘦女人往右面转。

朱翠冷叱一声，倏地劈出一掌，这一掌聚集了她全身功力，掌势一出，真有力开山河之感。

无如对方这个瘦女人确有神出鬼没的身法，迎着朱翠的掌势，她瘦长的身子宛若无物地狂飘了起来，整个人身看起来就像是一匹缎子般轻飘。

朱翠掌势方出，见状心里暗吃了一惊，慌不迭想把出手的劲力收回，却嫌慢了一步。

身边只听见瘦女人一声冷笑道：“你输了！”

眼前黑影子乍然一闪，朱翠眼前忽然现出了对方那白皙清秀的一张瘦脸，当真是捷如电闪，交晃间已至面前，只觉得一双肩头已给对方尖尖十指抓中，一阵奇痛，仿佛肩骨都将要为对方抓碎，由不住“啊”了一声。

这只是奇快的一刹，紧接着肩上一松，眼看着对方轻快的身子突地已拔上树梢。

“你可认输了？”话声出口，随即轻飘飘地由树梢上飘身下来。

朱翠怔了一下，这才似忽然想到了是怎么回事，只觉得脸上一阵发热，真恨不能有个地缝让自己钻下去。

瘦女人冷笑一声，打量着她道：“看你的样子，好像你还不怎么服气似的！”

朱翠轻轻叹了一声道：“算了，我输了！”

“很好！我们可是有言在先，”瘦女人道：“那就跟我走吧！”

朱翠无可奈何地道：“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当然会跟你去，不过……”

瘦女人一晒道：“你又在想玩什么花样？”

朱翠冷笑道：“你放心，我不会跑的，我只是有一件事急着要办，办完了马上就可跟你回去！”

瘦女人道：“什么事？”

“我要杀人！”

瘦女人立刻就明白了：“我知道了是镇武将军常威？”

朱翠奇怪地道：“你怎么知道？”

瘦女人眼睛微微打量起她来。

“我们早就注意你了，还有什么事情瞒得了我？”她随即点点头道：“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给你两天的时间，事完之后我自会寻你就是。”说完点点头，随即退身而隐，真像是鬼舵一般，瞬息间已失其踪影。

朱翠略一分神，再想到与她说些什么，却已失其踪影。平白无故与人赌约，输了一阵好不懊丧，然而转念一想，若是随她转回不乐岛，正可与家人团聚，共谋对策，倒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心里这么盘算着，随即踏着淡淡月光，往来路上慢慢前进。

走了一阵，也不知前行多远，忽然面前人影一闪，扑向自己而来。

朱翠刻下已是惊弓之鸟，见状吓得忙自后退。

却听得眼前人影一笑道：“别怕，是我！”敢情是潘幼迪，只见她喘息急促，倒像是赶了百十里路似的。

二女见面甚是惊喜。

朱翠道：“我心里正惦着你呢！你可是从庙里刚出来？”

潘幼迪摇摇头道：“早就出来了，你倒是怎么出来的？可受伤了？”

朱翠懒洋洋地摇摇头，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

潘幼迪道：“今天晚上是透着有点邪门儿，咱们边走边谈。”

朱翠自忖着与方才那个瘦女人动手落败，说出来不甚光彩，却先问潘幼

迪道：“你是怎么回事？我在庙里跟他们打得稀里哗啦，差一点把小命都送了，却也没看见你这位女侠客伸一把手帮帮我，你难道不知道？”

潘幼迪白了她一眼道：“还说呢，再没有比今天晚上更窝囊了。”

朱翠奇道：“是怎么回事？”

潘幼迪道：“你在那边闹事，我当然听见了，正想过去帮你一把，可是暗地里却出了一个冒失鬼，死缠着我不放，直到现在才摆脱了他。”

朱翠一愣，心说这可正巧得很，我叫人家欺侮了，你也没有逃过，当下急忙问故。

潘幼迪道：“这个人是我生平所遇见最厉害的一个人，一身武功高不可测。”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轻轻叹息了一声道：“幸亏他看来对我并没有什么敌意，否则真要动起手来，我只怕在他手里讨不了什么好。”

朱翠听她这么说，不免吃惊道：“啊！这个人是谁的？”

“是个男的，”潘幼迪脑子里回忆道：“是个老人，年岁很大的老人。”

看了朱翠一眼，她又接下去道：“我被他引出了庙，还赶了一段路，却是怎么也追不上他，我以为他是故意引我出来，好让你寡不敌众，刚要转回去，他却又回来诱我，就这么打打跑跑，一直歪缠到现在，等到我决计与他一较高低时，他却又跑了。”

朱翠听后闷闷不发一言。

潘幼迪见她不说话，于是问道：“你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好好地会跟他们打起来的？”

朱翠便把方才经过细细说出，至于自己败给那个瘦女人的事也不便藏私，照实说了。

潘幼迪停住脚步道：“这么说这就明白了。”

朱翠看了她一眼，像是在问：你明白什么了？

潘幼迪道：“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朱翠道：“你是说故意把你诱出去的那个老人和这个瘦女人？”

“当然啦！”潘幼迪冷冷一笑：“我真是糊涂，居然会没有想到，原来是他们两个。”

朱翠这时心里也忽然明白了：“你是说，这个瘦女人竟是不乐岛上三位岛主之一的那个风……”她一时忘记了那位姓风的岛主名字。

“风来仪！”潘幼迪为她接下去道：“那个把我诱出来的干瘦老头就是高立，白鹤高立，想不到不乐岛的三位岛主竟然全都来了。”

朱翠呆了一下喃喃道：“怪不得他们本事这么大……”

潘幼迪打量着她道：“你真的要跟风来仪去不乐岛？”

朱翠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也只好这样了，难道这其中有什么不妥么？”

潘幼迪摇摇头道：“这……我还不知道，也许不会，不乐岛上的这三个

老怪物，虽然善恶不分，在江湖上名声并不好，但是他们却一向自负甚高，倒没听说过他们曾经用计谋陷害过谁，而且他们死要面子，尤其是对你一个后生小辈，大概还不至于用什么阴谋，再说你家人还在他们手上。”

朱翠轻轻一叹道：“就算他们安着什么坏心眼，我也顾不得了，哼！我就不相信，难道他们那个不乐岛真是铜墙铁壁，像外面传说的那么可怕，只能进不能出么？”

潘幼迪摇摇头道：“这个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夜深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快回去吧。”

回到客栈里，点上了灯。

潘幼迪皱着眉道：“我活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厉害的人，那个姓风的女人固然我是不知道，如以白鹤高立这个人的身手来说，真是并世无双。”

朱翠听她把对方敌人首领赞誉得如此之高，心里大是不服。当下冷笑一声道：“那也不见得。”

潘幼迪看着她道：“你知道谁的武功又高过他了？”

朱翠冷冷地道：“最起码我就知道一个人的武功不会比他低。”

潘幼迪微笑道：“是谁？”

“海大哥！”脸色微微红了一下，她喃喃地道：“海无颜。”

潘幼迪怔了一下，半天没有吭声。忽然她冷笑一声，站起来走向窗前：“那你可说错了。”

朱翠原本是不好意思在她面前提起海无颜的，但又实在气不过潘幼迪长他人志气，这才把她心目中的第一强人搬了出来。当她说出了这句话，看见潘幼迪的表情沉重，心里颇是后悔，可是这时听见她这么一说，却又不得代海无颜不服。当下不服地道：“我怎么说错了？”

潘幼迪冷冷一笑，道：“你以为你的海大哥真是天下无双么，哼哼！我虽然对这件事知道得不够清楚，可是却知道他曾经去过了一趟不乐岛，而且被高立打伤了，差一点还送了命呢。”

朱翠道：“事情并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

“那又怎么？你说。”

潘幼迪忽然瞪大了眼睛，那样子就像是要立刻与她翻脸的神态。

朱翠竟然未曾留意。当下她侃侃道：“这件事海大哥曾对我说过。”

潘幼迪神色蓦地又为之一变，面色雪白，冷冷哼了一声。

朱翠哪里会想到这几句话竟然会伤了对方，而且伤得那么深，只有在饱受爱恨痛苦折磨之后，才能体会出爱情的尖锐。

朱翠偏偏没有觉察到，继续说下去道：“海大哥告诉我说，当时在不乐岛是三位岛主合战他一人，才不慎受伤逃走。”

“哼哼，真的么？”潘幼迪蛾眉双挑，冷冷地道：“海大哥海大哥叫得可真甜，你这位海大哥倒是对你无话不谈哪！”

朱翠忽然觉出了对方语气不对，抬头望去，正好接触到对方那双锐利的眼睛，那种眼神儿情不自禁地使她打了个寒颤，一时悚然。

潘幼迪冷笑一声：“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你们……”微微一顿，她强压怒容道：“既然你那个海大哥本事这么大，我这个姐姐显然是比他差得太远了，有他来帮着你，可比我强多了。”

朱翠想不到她竟然会对自己说出这种话来，一时大出意外，真不知要怎么回答才好。

潘幼迪看着她冷笑一声，忽然跺了一下脚道：“我走啦！”

朱翠一时大惊，赶上一步，说道：“迪姐。”

无奈潘幼迪性情古怪，说走就走，开门向外步出。

朱翠追上去拉住她道：“你这是干什么！我……又说错了什么？……”

潘幼迪冷笑一声，狠狠甩下了她的手，说了声：“再见！”当真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朱翠一个人愣愣地站在门前，发了好一阵子呆，忽然追出去，早已失去了潘幼迪的踪影。好没来由的一番懊恼。

返回房间以后，朱翠一个人闷闷地喝了一杯茶，和衣躺在床上；却是心绪烦乱，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越想越不是滋味，竟然趴在枕头上痛哭了一场。

几乎天已经亮了，她才矇矇地睡着，没有多久却又被客栈里的嘈杂声惊醒。

朱翠缓缓地拥被坐起，想到了潘幼迪的负气离开，心里颇不是个滋味，忽然心里一动，忖道：“她还有个随身的行囊在这里，昨夜不曾拿走，难道她不要了？”

那个随身的行囊，潘幼迪原来放在床侧，等到朱翠想起来忙去看时，显然已是不见了。

这一惊，使得她仅存的一点睡意顿时为之消失了个干净，这又是怎么回事？

她记得很清楚，昨晚潘幼迪负气离开时，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带走，她的刀连同那个随身草囊，都留在房里，何以一觉醒来，竟然不见了？

“莫非是被贼偷走了？”这个念头不禁使她顿时又为之吃了一惊。

然而转念一想，似乎又不对，如果真有贼人潜入，何以单单只偷走了潘幼迪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却丝毫未缺？

朱翠察看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包括金珠细软一样不少，所遗失的仅仅是潘幼迪的一个草囊。

“我明白了！”朱翠心里忽然想起来：“一定是她又回来过了。”这么想着，连忙趋前去察看窗户，果然窗扇虚掩，分明是有人进来过，再一回头，却见床顶帐帟上别着一张素笺。这便是了。

拿下那张纸来，上面果然是潘幼迪的留字。

翠妹：我之离开实有情非得已之苦，妹自珍重，后会有期！下款署名“迪姐”二字。毫无疑问自然是潘幼迪所留。

朱翠看着留书发了一阵子楞，苦笑一笑，随即把这张信笺叠好收起。

这一霎，她心里倒是出乎寻常的镇定，暗付着她走了也好，我反正也要去不乐岛，自己的事自己了，用不着拖累别人。

当下匆匆穿好了衣裳，暗忖着我这就去大方禅寺找常威那个忘恩负义的老贼去。转念一想，她不禁又犹豫了，盖因为昨夜那一闹，常氏父子必已震惊，防卫定然更为严谨，自己虽有拼死之心，却未见得能见得到他们，还是要定一定，另谋对策的好。心里思忖着，随即来至室外。

客栈正前方是一处茶馆，兼营早点生意，本地人的早餐食物，与川人甚是类似，除了烧饼油条豆浆之外，另有糍饭、米糕、麻花、粽子、豆脑豆花，林林总总，花样繁多，鄂人较诸川人更喜欢所谓的“摆龙门阵”，三五个人凑在一起边吃边谈，真是热闹极了。

朱翠由于已经改了装束，看来不过是一个普通小家姑娘，自不如以前之惹人注目。

茶馆地方够大，却也坐满了，想要找一个单人小座确是不容易的事，好在这种场合也不必过于拘礼，一个小伙计问明了她只有一个人，随即把她带到了一个座位上。

那张桌子上原本有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媳妇儿，还有一个小孩，朱翠与她们凑合着一起坐倒也不算挤。

要了一碗豆腐脑，一团糍饭（糯米饭），刚刚想招呼伙计泡一壶茶，不意眼光扫处，意外地发现了几个人，使得她准备的话忽然吞到了肚子里。

她眼睛这一霎所看见的敢情是一式衣衫的八条汉子，正巧坐在隔壁座上。

八个人虽然每人外面都罩着一袭青布大褂儿，可是大褂的里层，却是不折不扣的衙门官衣，朱翠只消瞥了一眼，便可马上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物。

由于昨天夜里那番惊天动地的厮杀，朱翠实在难望不被对方一眼认出了本来面目，可是事实上对方显然是没有认出来自己。

八个人只是大口吃着烧饼，大声地谈论着什么。

一个操着浓重本地口音的胡子大汉道：“真是她妈的泄气，被两个雏儿吓破了胆！他妈的，老子是没有碰见，要不然非把那两个丫头给留下来不可。”

朱翠心里一动，暗付着：这么说来，很可能昨夜这些人都不在现场了，

这倒是巧得很，自己正愁无处探听常氏父子下落，难得有人送言上耳，这倒要仔细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了。

听了那个胡子大汉话后，他对面一个浓眉瞪目的耸肩瘦削汉子嘻嘻笑道：“营座家里已经有了两个了还嫌少么？”

这句话一出口，引得座上其余各人俱都笑了起来。

朱翠不禁脸上微微一红，狠狠瞪了这个说话缺德的人一眼，即见那个胡子大汉嘿嘿一笑道：“我只怕还没有这个艳福！听说这两个丫头都是一等一的好姿色，只是只能看，却不能吃。”

另一个秃眉汉子喜孜孜地问：“那又为什么？”

“你问这话可就外行了！”胡子大汉道：“人家好不好还是个公主的身分，就是贱卖也轮不到你我的头上。你没听说么，两个雏儿本事大得很呢，要不然咱们主儿会被吓成这个样子？”

秃眉汉子道：“师爷也大胆小了，这一次是藏在庙里，再下一次不知道能躲到哪里？”

朱翠已知道一个大概，对方所谈到的那个“主儿”、“师爷”即是指的“镇武将军”常威，至于这些人的身分，个用说俱都是常威手下的武职人员了，那个胡子大汉被称为是“营座”，很可能是个营级军官。

是时对方座上一个黑脸矮汉子道：“老师听说这次吓坏了，昨天夜里没睡。”

胡子大汉哼了一声道：“他一夜没睡没什么，我们手底下人可他妈的惨了。”

秃眉汉子道：“光沿途放哨，就好几百人，一天两天倒也无所谓，时候长了，真有点吃不消。”

胡子汉子道：“那有鸟的办法，谁叫咱们今天穿着这身号衣，哪天脱下来就轻松了。”

是时伙计又上来了几笼包子，还有小笼的扣肉，一副恭敬巴结的样子，想是对各人身分俱已清楚，才会有这些额外的接待。

朱翠一面吃着豆腐脑，心里想着：原来常老贼每天进出衙门，还有这番声势，这些人敢情是他放出的步哨，旨在暗中保护常威进出平安。这么想着，朱翠暗中向这几个人注意打量了几眼，果然看出他们都暗中带有兵刃。

就在这处茶馆前，是一条黄土驿道，而且是前往汉阳必经之地，朱翠由是联想到常威老贼很可能途经于此，是以他手下的人才会出现在眼前小店。

一念触及，不禁使朱翠顿时为之精神大振，想不到她与潘幼迪甘冒锋镝前往大方禅寺一探的结果，反而还不如目下无意中所得的收获为大，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毫不费工夫”。一想到常威的车驾可能由眼前经过，朱翠简直耐不住心里的激动。

这时就见那个胡子大汉放下手上的筷子，向外面张望了一下道：“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得招呼着差事啦。”

他于是吩咐道：“老李老张你们先走一步。”

即席站起了两个人，匆匆拿起内装兵刃的包袱，马上离开。

朱翠注意到这两个人一出茶馆即顺着黄土大道向南面去，紧接着又有两个人站起来向北面去，两个两个一拨，最后只剩下了胡子大汉与那个秃眉汉子留在座上。

胡子大汉道：“我们这叫做白忙，大白天谁有这个胆子敢拦路行凶，我就不信这两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胆子。”

秃眉汉子道：“你，这可难说，老子不就是叫那个无忧公主给砍掉了一条胳膊吗？营座你可千万不要大意，见着了她千万不要硬上，我们借重神机营的东西来对付，就许能把这两个丫头给拾下来了。”

胡子大汉冷笑道：“包大勇那个家伙一直跟我作对，他那个神机营仗着上面的关照，可比我们神气多了，妈的，我就是不服气他，这一次我们要是能抓着了鄱阳公主，论功行赏，不但常帅那里面上好看，说不定就许换换行头，调到宫里当差去啦，那可是露了大脸了！

兄弟，你说是不是？”

秃眉汉子咧嘴笑道：“秃子跟着月亮走，这可全靠营座你的宏福了，你老要是有肉吃，可别忘了给兄弟们也喝一口汤呀。”

胡子大汉嘿嘿笑道：“那还用说，走吧，咱们这就瞧瞧去吧。”于是吆喝伙计拿手个把儿。

胡子大汉关照那个伙计道：“我们走啦，关照掌柜的晚上给弄两桌饭，我们人多，一切开销写到账上。”

那个小伙计一连串地嘴里称谢，连连鞠躬打揖，才算送走了两位大爷。

他们刚离座，朱翠这里也坐不住了，吩咐伙计算账，顺便问那个伙计道：“你们这里可以赊账吗？”

那个伙计嘻嘻一笑，指着墙上“概不赊欠”几个字道：“对不起大姑娘。”

朱翠作惊奇道：“这就奇怪了，刚才我明明看见这桌上的几位大爷又吃又喝，最后临走却是一毛也没有付，说是写到账上，这又是怎么回事？”

那个伙计一怔道：“这……”上下打量了朱翠几眼，他趋前一步小声说道：“大姑娘，这话你可不能乱嚷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小店的生意就做不成了。”

朱翠冷冷道：“这又为什么呢？本来是你们不公平嘛。”

嘴里虽是与那个小伙计对答，眼角却是一直留意刚出去的那两个人，只见他们二人出店后先是左右张望了一阵，随后才徐徐迈步，沿着道边向前面缓缓踱去。

朱翠自信已把握了这条线索，倒也不过于惊慌，却想听听这个小伙计说些什么。

这个桌子上原先吃饭的老大太和那个年轻的媳妇及小孩都已吃完离开，说话比较方便。

小伙计被朱翠这句话一激，红着脸不自然地笑道：“大姑娘这你就不明白了，你当刚才那几位大爷是普通的老百姓、庄稼汉子吗？”

朱翠佯作不解地道：“怎么，难道他们还是跟皇帝当差的吗？”

“咳！大姑娘你还真猜对了！”小伙计道：“猜得八九不离十儿，他们当中还真有当差的，嘿，派头可大了！我们小百姓哪里招惹得起。”

朱翠假作吃惊地吐了一下舌头，才又道：“原来这样，那他们这些人到这里干什么，难道这个小地方还有什么事要发生吗？”

小伙计一面抹着桌子，大概这一辈子从来还没有跟像朱翠那么漂亮的女人说过话，乐得身子都酥了。

“这你就知道了，大姑娘。”说时他把头凑近了，一张嘴都快挨到了朱翠的脸上。

“是这么回事，大姑娘，我告诉了你，你可不许对外人说，要是有人来问我，我可是不认账。”

朱翠皱眉说道：“快说吧，我可要走了。”

这个伙计才道：“是这么回事，你听说过鄱阳王抄家这件事吧。”

朱翠心里一阵子难过，微微点了一下头。

“这就对了，外面是说鄱阳王虽给抓去砍了头……”

朱翠一瞪眼道：“你胡说！”

小伙计一怔，摸着脖子道：“这……这……大姑娘你可别发火呀，外面人都是这么说的嘛。”

朱翠一阵子心酸，差一点连眼泪都淌了出来。

“咦，大姑娘你怎么啦？”

“没什么！”朱翠说道：“你说下去吧。”

小伙计又是一怔，倒是看不出对方这个一身乡下装束的大姑娘，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说话的语气尤其是不同于一般。

“是是……”伙计还是真听话：“听说鄱阳王人虽然是死了，可是他家里的人皇上也要抓，娘娘、小王爷和公主都失踪了，这些人就是负责跟宫里下来的人联系，要把他们抓回去的。”

朱翠哼了一声道：“凭他们……”

小伙计道：“听说公主又露了面，所以这两天风声很紧。”

朱翠冷冷道：“难道他们知道鄱阳公主是藏在这里？为什么会来这里找呢？”

“这个……”小伙计笑道：“这个我就知道了，不过好像有个什么大官要在附近这里经过，他们防备得很紧。”

朱翠道：“什么大官，怎么会住在这里？”

“这……我就知道了。”小伙计道：“反正每天早晚两拨人，定要到我们这个小茶馆歇脚吃饭……”

说到这里，只听见“笃”的一下，他的后脑袋瓜子上着了一下子，小伙计疼得“啊唷”叫了起来。

一个小老头，拿着手里的旱烟袋杆子，狠狠地敲了他一下，看样子像是这里的掌柜的。

“妈那个巴子的，我敲死你这小子，这么多生意你不照顾，在这里穷蹭个什么劲儿，”小老头圆瞪着两只鸭蛋眼：“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扒你的皮。”

小伙计抱着头，一溜烟似地跑了。

朱翠自觉无味，遂离座步出。

一个驼背的老头在卖伞，天上正好在下着毛毛雨。

朱翠本来已走过去了，临时又走了回来买了一把油纸大花伞，她察看了一下背上的长包袱，一把青铜长剑就藏在里面。

天是灰濛濛的颜色。

忽然，她像是一种预感，觉得今天一定能见着常威父子，这个出卖长官，见利忘义的好官要是被自己找着了，非得亲手杀了他不可。

打开了伞，脑子里尽是父亲临死遇害的种种假想，心里之凄楚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天空中一群乌鸦低飞过去，传出一片“叭叭……”令人沮丧的叫声。

驿道上来往行人，都是庄稼汉子，多半肩上都挑着挑子，两边旱田里难得被雨水浸湿，农户们都赶着牛在忙着耕地翻土。

走着走着，朱翠就看出了一些名堂。路边上似乎每隔不远，就有一两个官样的便衣人物，这些人虽然身上穿着看来与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就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典型，逃不过朱翠的眼睛。

前面是一条岔道，道边生着几棵老榕树，一群人正在树下避雨。

朱翠借着花伞掩饰自己，来到了岔道前面，心里琢磨着：不知常老贼是走哪一条路？

一念方兴，即见四名身佩腰刀的官差一路喝叱而来，一路走过把一些在树下避雨的闲人赶开。

“走走走……不许在这里躲雨。”

“这里开道净街啦。”

一些避雨的人，如何惹得起他们？顿时纷纷走避。

朱翠见官兵把路人逐向正道，心里已猜知常威必将是走这条岔路了。她刚想转向岔路，却被横出来的一名官兵挡住了去路。

“不能走这条路！”这名模样神气的武弁指着另一条路道：“走那边。”

朱翠道：“不行呀，兵大爷行行好，我家在那边呀。”

这名武弁一瞪眼，正要发作，忽然接触到对方的笑脸，脸上立刻现出了微笑。

“大姑娘你可真会找碴，你家在哪儿呀？”

朱翠企起脚尖，用手指着老远的一些房子道：“呸，那不是么，就是那座红瓦房子。”

这个武弁可真是见色心喜，也忘了请示一下，随即自作主张道：“好吧，你就快走吧，可小心误了我的差事。”一面说，伸手就向朱翠脸上摸去，无奈朱翠早已防到了对方有此一手，身子一闪就躲开了，一溜烟地就走了。

这时另一名官差见状由后面赶上来道：“喂……”

先时的那个差官拦住他道：“算了，一个大姑娘人家，叫她走吧。”

朱翠耳中听见了二人的对答，脚下一路快行，生怕对方又改了主意，要自己回来。

快走了一程，忽然发觉到有几个身着蓝布大褂的汉子，正远远在一路岔口上站着。

朱翠顿时站住，心里忖着，自己要是这么走过去，保不住不为这些人刁难，万一出手可就露了痕迹，不如干脆就在这里避上一避。正好身边是一处秋收了之后的旱田，稻草堆一堆堆的比人还高。朱翠身子一转，就藏在了一堆稻草后面。

她心里盘算着，若是常威老贼的车驾由此经过，正好出手行刺，忖思着距离车道不过丈许左右，这个距离纵身可及。

正思忖间，身边上响起了一阵蹄声，两匹快马直由方才自己来处快疾过来。朱翠一望之下，已认出了骑马二人，正是方才在茶馆所遇见的那个胡子大汉与其同伴二人。

两匹马风掣电驰地驰过眼前，一会儿的工夫却又自前路折了回来，一阵风似地疾驰而去。

朱翠心里猜测着，大概常威快要出现了。

眼前这条黄土道虽然是一个岔道，倒也平整，道路两侧生着高高的白杨树，两两对生，看上去十分整齐。朱翠暗中察看了一下地势，选择了一处容易下手的地方，换了一个位置。

她决计要铲除这个出卖自己的好官，心里充满了愤慨，胆力大增，当下把自己收拾得十分利落，一口青铜长剑紧紧握在手上。

她想到了常威必然是乘坐马车由此经过，身侧护卫必多，略一耽搁定会为他逃逝无踪。

心念一动，遂计生出了一个主意，当下查看了一下前后无人在侧，便悄悄趋前，把附近道边的白杨树树身之上用剑砍下一圈深深痕迹。

她胸有成竹，这么做没有留下一些痕迹，就这样她一连在前后十株树干上动了手脚。

正当她完成了这项看似无聊的工作之一霎，远处传过来一阵杂乱蹄声。

朱翠身子一转，快速纵起，起落间已藏身在一排苇草之间。她身子方才藏好，大群马队已驰过眼前。

一列少说也有十名之多的骑马汉子，夹杂着身后的辘辘车声，浩浩荡荡直驰眼前。

朱翠紧握着长剑，仔细地打量着这列人马，只见马上汉子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每人一袭油绸子雨衣，头顶大笠，为首一个昂然汉子高高举着一面旗帜，上书着一个“镰”字。

这套障眼法，自是瞒不过朱翠，只是若非是她事先已知道一些来龙去脉，是否还能看出其中诈情，可就难说了。

十骑人马之后是一辆黑漆四马双桅的宽辕马车，车身漆得油光黑亮，双门紧闭，难望其中坐着的是否常威父子，不过仅仅凭着这番气派，料必无差。

除了车前的十骑人马，车后也有十骑同式衣着的人马，另外在车身左右，紧紧贴着马车前进的另有两个人。

两个人虽然一样的套着一袭油绸子雨衣，可是衣式色泽却与前后人马有着显著的差别，头上大笠呈六瓣形，看来十分威武。

朱翠在这群人马甫一现身当儿，已敏感地察觉到前道那十骑人马当中，随有两杆火枪。

那玩意儿长长的，套在一个黄布袋里，各由一名汉子背着，外行人自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朱翠由于连番遇险，几次三番地都差一点在这玩艺上送了性命，是以一看之下，由不住有些心惊肉跳。

她早先实在没有想到，常威的随行护驾人员竟是这么多，而且防守得如此严谨。

然而眼前朱翠却拼着性命不要，也要决计一试。

放过了前进的十骑快马，朱翠忽然袭身向前，只见她单手用力照着道边的一株白杨树上击去，耳边上“咔嚓！”一声爆响。

一株高有数丈的白杨树，带着大片枝丫，蓦地直向着车前倒了下来。

由于其势突然，倒下的树身，几乎当场压中前行人马，只惊得众马长嘶，尤其是套车的四匹健马纷纷人立前蹄，身后马车一掀丈许，虽未仰翻，却也已大大地为之震动不已，土飞石溅，声势端的惊人已极。

朱翠伎俩又何止如此？

紧接着第一棵树身倒折之后，第二棵三棵……俱为朱翠快速进身的连环掌式劈倒在地，一时间爆响连声，人翻马仰，众声喝叱喧哗不绝于耳。

正在奔驰的黑漆马车，经此一阻，顿时困在中途，前进不得，退亦不能。

朱翠一经出手，中途岂能自止？一声娇叱，奋身而起，有如穿云白鹤，“嗖”的一声，已纵身子对方车棚顶上，长剑挥处，“咔嚓”一声，已经把车门砍开了尺许一角。

就在这时，一个人倏地暴喝一声，自马上纵身而起。

朱翠方自认出来人正是随在马车左右的两名汉子之一，这人手上的一口闪电刀，已是搂头盖顶般直向着朱翠头上招呼下来。

朱翠一经现身出手，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是以手下也就格外的狠辣，毫不留情。

对方闪电刀到，她连躲也不躲，掌中剑迎着对方面门，霍地快劈了下去。

休看这一招无奇，其实却是至为狠毒之极，此乃是她所学剑术中最为厉害的三式救命杀着之一，这一剑名叫作“力劈华山”，其凶狠处，在于全然不顾自身安危，以身喂敌，却在最后的一瞬间，制敌以先机。

那名跃身而上的卫士，其实武功十分精湛，乃是奉令留守生擒无忧公主的八名大内武士之一，按常情而论，自然大有可观，无奈对方朱翠一上来即使出要命的杀着，这一剑“力劈华山”，妙在招式无奇而手法高异。

这名大内武士，只觉得对方剑身之上炫耀出一片异光，剑气所激处，冷森森浸入入肤，一觉出不妙，再想闪躲，哪里还来得及？

说起来，朱翠的剑不过比对方的刀枪快了半步而已，然而这后发居先的剑势端的非比寻常。

随着那名大内武士的一声凄厉惨叫里，左上自肩臂连带着半截胸腔，整个地被朱翠一剑劈了下来，这个人连一声也没有哼，一头便直向着车下栽了下来。

朱翠一剑得手，手下更不少缓须臾，身子向前一探，左足施出全身力道，脚向着车窗踢去，“哗啦！”一声巨响，那扇车窗顿时被她踢了个粉碎。

车座里顿时发出了一片惊呼声。

透过破碎的车窗，朱翠发觉到那个卖主求荣的镇武将军常威，一身官带，赫然在座，他儿子常孟显然就在他的身边。

父子二人显然被眼前这番惊恐吓得面色苍白，尤其是当他们目光接触到朱翠的一霎，更是为之魂飞魄散。

朱翠瞪目怒叱一声道：“你这无耻的奸贼！”

话声出口，抖手一剑，隔着窗口直向常威脸上刺来。

这一剑本是非中不可，可是偏偏就有人忠心耿耿地在一旁护驾。

就在朱翠的剑几乎已经刺在了常威脸上的一瞬间，猛可里，斜刺里忽然劈出一刀，“当啷！”一声，及时震开了朱翠的剑。

敢情在车厢里面另外还藏有两名近身侍卫，想要一举手之间诛除常氏父子还真是不易。

朱翠身形一个倒折翻下车顶，正待施展全力攻开车门，就在这一霎，空中人影交晃间，已有多人拦在她前后左右。

一名身形矮壮的汉子，手里抡着两只银光闪烁的流星锤，大吼一声，飞起一锤，直向着朱翠正面出手掷出。

几乎同时，另一个用镔铁双拐的汉子却由侧面滚身而近，双拐上来着两股疾风，向朱翠侧面攻到。

这双锤双拐一时间带给了朱翠险象万端，无可奈何，只能暂时退开现场。

然而，她实在放不下车厢里面的常氏父子，而在身欲退前，反手发出了两口飞刀。

飞刀出手于俄顷之间，却也有十分的准头，两缕尖风夹带着两线白光，分别向常氏父子脸上射到。

常威惊呼一声，一时来不及闪躲，举手直向来物上抓去，哪里知道刀身的锋利，一抓之下，掌心立时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鲜血立时溢出，常老头虽是武将出身，然久居高位，早已失却了当年冲锋陷阵的胆力，这时手上负伤，几乎当场吓昏过去。

## 二十三

这一面常孟比他父亲也不见得更好，他乍见暗器飞到，慌不迭闪身让开，却失之于动作太慢，“噗！”一声，直被对方那口小小飞刀射中了肩窝，深入没柄，痛得他全身打颤。

朱翠虽然暗器出手，却未能将对方杀死，心里一口怨气出不来，偏偏环身敌人如附骨之蛆，一时想摆脱颇是不易。

现场这么一闹，顿时情势大乱，呐喊声中，二十名马上卫士，顿时跃身下马，蜂拥而至。

朱翠一不做二不休，豁出一死，决计要与对方一拼到底。当下一剑在手，施展出全身功力，左攻右实，招招剑势俱皆凶狠猛厉之极，瞬息之间已为她砍伤了多人。

几名近卫刀剑在手，拱侍在马车四周，保护着车内的常氏父子，更有人叱喝着要用火枪来对付。

常氏父子在两名车内卫士搀扶下匆匆离开了马车，急欲改换骑马离开。

朱翠一眼看见，心里大急，只是身侧敌人却是恋战不舍，虽为她一连杀伤了多人，却是摆脱不易，眼看着仇人父子奔向两匹坐骑，在环身众多侍卫保卫之下，正待认镫跨马。

猛可里，身侧响起了一声清叱。一条人影，像是火星天坠，直由道边上一棵高有数丈的树梢上纵身而下。

这人好快的身法，身形一经扑下，随即腾起如鹰，起落之间已袭向常氏父子身边，陡然伸手抓住了常威身后衣领，反手间已把他掷了出去。

这一手大摔活人当真还不多见！眼看着常威偌大的身体，在这人振臂之间，就像是球也似地被摔了出去。

朱翠虽是与眼前各人纠缠打斗，可是一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辆马车，常氏父子离车待要上马之际，她眼看着不能脱身，内心之焦急可想而知，想不到却在危急一瞬间，半路杀出了这么一个人来成全了自己的心意。

猝然闪出的那个人手法好快，第一把抓住常威摔出，紧接着第二把就抓向常威之子常孟。

通过朱翠眼光所见，看见的只是此人一个背影，唯一可以断定的，对方是个女人。

这个女人显然有惊人的快速身法，出手之招式更是奇怪得很，她想要抓谁好像那个人怎么也逃不开。

眼前她一把抓向常孟，常孟竟然是无法躲开，被她一把抓在了背上，尖尖五指有如五把钢钩深深陷入常孟背心，显然她无意取他性命，否则在进手上只要加些力道或是改抓为击，常孟就得当时毙命，然而她却也饶不过常孟。

随着她抖出的手势，常孟整个身子跟他父亲一样，球也似地抛了出去。

这一先一后两个人似球被摔出来，恰恰好就落在朱翠身边不远。

朱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对方的正面之影，不过对方是站在自己这一方面，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尤其是她明明可以出掌致死常氏父子，何以却仅仅把他们抛开到自己跟前，这又是为了什么？然而这个问题，不过是一刹那间，就使她得到了回答，原来对方敢情知道自己对常氏父子的刻骨仇恨，是以特地把常氏父子抛向自己，要自己亲手予以剪除之。一念触及，朱翠顿时为之热血沸腾。

这可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当下娇叱了一声，身子霍地跃身而起，当真是起飞如鹰，其势之疾猛确是出人意外，起落之间已扑到了常威身后。

常威活该有此一劫，怎么也想不到拐弯抹角仍然是落在这个丫头手上。他随行虽有许多卫士，无奈在此要命的关头，却是一个也来不及救他的命。

朱翠身子一欺，正好来到他身后，掌势一抖，噗一声正击在了他后背上。

由于常威身子方自爬起，正是一个前进的姿式，是以这一掌的力量无形中化解了不少，尽管如此，常威却也大大吃受不起，“哇呀！”一声，一头栽

倒地上，一张脸顿时为地上沙石擦得皮破血流。

他毕竟是习武出身，当此要命关头，也只有拼命自救之一途，腰上既跨有腰刀，当下在地上一个骨碌爬起，蓦地抽刀在手，霍地回身，一刀向朱翠身上劈出。

这一刀他虽是施出了全身功力，在朱翠眼中却是不值一笑，只是一伸手已捏住了他落下的刀锋。

常威一连挣了几下，未能把刀夺下，急得大吼道：“来人……快来人哪……你们这些死人！”

蓦地朱翠把手里的刀一松，常威一个倒栽葱反跌了出去，猛可里，嗖嗖一连纵过来三条人影，呐喊着待向朱翠扑来。

朱翠心里一急，掌中剑脱手而出，这一招显然又是她救命的绝招之一，宝剑一经出手，带出了一道醒目的白光，只听见“噗哧！”一声，正中常威前胸，由于出手劲道极猛，直把他刺了个前后透明窟窿。

这位镇武将军嘴里发出了沙哑的一声嘶叫，身子一个前扑，就倒下来不再动了。

朱翠一连两个快速的扑纵，纵身而前，自常威身上拔下了长剑，待要回头再去追赶常威之子常孟时，身边人影闪动，已有四个人把她团团围住。

只见为首一个黑壮高大的汉子在大声嚷道：“将军被杀了，千万不能放她走了。”四下里传出了一阵子喧哗之声。

镇武将军被刺身死，当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顿时所有各人俱都为之震惊。

常威之子常孟，这时乍听父亲被刺身死，不禁吓得双腿连连打颤，有心返回探看，却被身边两个侍卫拖着匆匆上马，三匹健马方自转身待行，猛可里先时那个云龙一现的女杀手霍地自空而降。

原来刚才这个女人匆匆一现，掷回了常氏父子随即隐身不见，却在常孟上马待逃的一瞬间，又忽地自空而降。树帽子“哗啦！”一响，带着这人纤细瘦削的身影，直直地由空中坠落下来，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了常孟的坐马之前。

由于这个女人突然的来势，三匹坐马为之大受惊吓，长嘶声中，纷纷扬蹄人立而起，马上的三个人一时无备，俱都由马鞍上仰身折翻了下来。

常孟早已是惊弓之鸟，这时惊叫着由地上一个骨碌爬起来，迎面所见的这个女人有着瘦瘦的一张脸，明亮的一双眼睛，一身黑色长衣，并非她所熟悉的无忧公主或潘幼迪二者任何一人，实在陌生得很。

然而这个女人却是他父子不折不扣的勾魂使者、要命煞星。

若非是这个女人方才的现身，常威自是不会死在无忧公主手中，是以常孟乍然见到她现身眼前，早已吓了个魂飞魄散，当下大吼一声道：“救……”

命！”

他身边的两位卫士，乍然见状，俱都奋不顾身地向着对方那个黑衣妇人扑了上去。

二侍卫一人手拿大环刀，一人是虎尾节棍，一声招呼之下同时向着对方偎了上去。

常孟把握着这一霎良机，霍地翻身上马，策缰待逃。

他可真是作梦也想不到，对方这个女人敢情出手之快，较之无忧公主更要快了许多，随着两名侍卫的刀棍双双挥下的一刹那，即见那个女人一双衣袖倏地向外一分一扬，乍开即合，两名持械的卫士，顿时像是被点中了身上的穴道，一动也不动地僵立现场。

瘦女人好快的身手，一式分花拂柳，双双点中了二人的穴道，身子却并不因此而略显缓慢，猛可里拔身而起，霍地向下一落，再一次迎向了常孟的马前。

常孟手上拿着一把剑，一声惊叫，霍地直向着瘦女人头上劈落下来。

这口剑眼看已经劈中对方脸上，忽地那个女人左手倏扬，只一下捏住了这口剑的剑身，略一连劲，“啪！”一声，一折为二。

随着对方的一只白皙瘦手，猛地向前一递，“噗”地一声，已把常孟当胸抓了个结实，紧接着她身形起处，不过是两三个起落，已扑到了朱翠与各侍卫混战现场，只听得她一声冷笑，倏地把手上的常孟用力抛出，扑通一声直落向朱翠面前。

常孟连惊带吓，再加上这一摔，顿时鬼也似地叫了起来，朱翠脚下一个上步，抢到了他身前，宝剑一吐，“噗！”一声，刺中了他的前胸，结束了他的性命。

是时围附在他身边周围的十数名侍卫，纷纷大叫着扑身而上，却被朱翠一连砍翻了两人。

猛可里面前人影一闪，那个黑衣瘦长的女人已来到了。她眼前。

朱翠方自认出来人正是日前邂逅的风来仪，不禁心里一惊，后者已欺身而近，大声道：“还不快走，想死么？”

说话间，风来仪双手同时挥动，一连打倒了两个人，倏地拔身而起，有如一只有冲天而起的巨鸟，起纵之间已拔身在道边大树之巅。朱翠料必她话中有因，不能怠慢，当时聆听之下，紧跟着她身后也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陡然拔身而起，落在了那棵大树上。

她身子方自踏向一根树干，未容站定，风来仪已蓦地附身而近，急唤道：“快！”紧跟着，她身子一个急转，已落向另外一棵大树。

朱翠不顾思索地跟着她腾身就起，她身子方自纵出的一霎，耳边上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大片火光闪处，无数铁砂子儿飞向先前落足的大树，

大片枝叶散飞得满天都是。

敢情是对方已发了火枪。

朱翠惊心之下，亦不禁对于这位不乐岛的女岛主暗存感激，若非她及时接引援手示警，自己即使能够杀了常氏父子，只怕也在敌人火枪之下丧失了性命。

朱翠一念之兴，对于自己侥幸捡得了这条活命，不禁大为庆幸，当下，哪里还敢多作停留。

一时间，只见风来仪在前朱翠在后，两条快速的身影有如星丸跳掷一般，倏起倏落起伏于群树之间。树下火枪更不迭连声发放，烟雾弥漫里，无数铁砂子儿轰向树梢，无奈对方二女的身法实在太快了，树下的火枪总是慢了一步，眼看着二女的背影一路腾纵如飞，倏起倏落消逝于视线之外，转瞬无踪。

在一阵亡命飞驰之后，前行的风来仪忽然立足于一座山神庙之前，略候片刻，朱翠方才来到了近前，却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成一片。

“小女娃子不知天高地厚，哼哼！”风来仪打量着她冷冷地笑道：“要不是我救你，我看你非但报不了仇，恐怕再多两条命也早就完了。”

朱翠原本对她心存感激，打算见面之后对她说上几句感谢的话，这时听她这么一说，激发要强好胜之心，看了她一眼，一言不发。

风来仪说道：“怎么了，你还不服气么？”

“有什么好服的？”朱翠冷笑道：“你虽然帮了我个小忙，目的还不是希望我早一天跟你回不乐岛去！哼，你们不乐岛的伎俩，还当我不明白？”

风来仪倏地一挑长眉道：“好个丫头片子！”话声出口，霍地就像一阵风似地闪在了朱翠身边，蓦地一掌向着朱翠脸上打去。

这一掌劲猛力足，眼看着已将打在朱翠脸上，偏偏朱翠竟是不闪不躲，看看风来仪的手已将触及，忽然她却临时停住。

朱翠脸上含蓄着一片冷笑，分明并不惊怕。

风来仪奇怪地打量着她道：“你为什么不要躲，难道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打你？”

朱翠冷冷地道：“我们已经打过了，不是么？”

风来仪哼了一声道：“你应该记住，从今天起你已是不乐岛的俘虏，可不是不乐岛的客人。”说到这里微微一笑，又接着道：“不乐岛上的规矩很多，这一点等你到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朱翠耸了一下肩膀道：“我就不相信不乐岛有什么了不起，我能进去就能出来，到时候倒要看看谁能阻挡得住！”

忽然风来仪身子一晃，快如闪电般已来到了她面前，朱翠不明她究竟何意，吓得怦然一惊，只觉得双肋上一阵发麻，再看对方时，风来仪却已退出两丈以外。

朱翠只觉得双腿关节处一阵发软，差一点坐了下来，不禁心里吃了一惊。

“你……干什么？”

说时她身子摇晃着，只觉得全身乏力，差一点又要坐下来。

“哼哼！丫头，这是我们不乐岛的规矩！”风来仪接着道：“凡是要去不乐岛的，都免不了的。”

朱翠这时只觉得两腿弯上一阵子发软，由不住膝盖一弯，扑通坐了下来。

风来仪这时候缓缓向朱翠走近，含笑道：“用不着担心，我只不过用一种特殊的手法，点了你的穴道而已，一天半天你就能复原如初，一点关系也没有！”

朱翠咬牙忍着膝间的痠楚，心中燃着怒火，冷笑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风来仪道：“为什么？你很聪明，想一想也就明白了，我走了，晚上再来看你！”说罢身子一晃，已拔上了一棵大树。

朱翠心里一急，再加上填胸的怒火，抖手向着她背影发出了一口飞刀。

这口小小飞刀，一出手即化成了一道白光直袭向风来仪后脑。眼看着即将触及的一刹那，风来仪霍地一个快转，二指轻舒，其势绝快，只一下已将那口柳叶薄刃飞刀拿在了手上，紧接着她身形起落，一路纵跳如飞而逝。

朱翠娇叱一声，霍地跃身而起，想去拦住她，可是身子方自跃起，却觉得腿弯间一酸，情不自禁地又坐了下来，这一次由于力道用得过于猛烈，两腿弯间一时宛若针扎，只痛得连眼泪都落了下来。

一个人坐在野草地上，起亦不能，愈想愈气，拔出宝剑左右乱砍了一阵。忽然一阵心酸，趴在地上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她一直是要强惯了，想不到一连串的不如意事连番地打击着她，满以为此行前往不乐岛能相机救回母亲弟弟及家中各人，却没有想到这个风来仪手段如此毒辣。

看来她似乎已施展了特殊的手法，将自己双腿废了，年纪轻轻落成了残废，自是人生至悲之事！

想到恨处，朱翠真恨不能当时横剑来一个自了。

一个人正自伤心饮泣的当儿，忽然身前微风轻袭，以朱翠的经验，顿时测知有人来到了眼前，陡然吃了一惊，慌不迭地抬起头来，目光所接触处，乃是一袭蓝缎长衣，像是一整匹缎子那么的平整光华。

朱翠心里由不住怦然一动，因为这袭长衣是她所熟悉，她的心跳得那么厉害，紧接着她目光已接触到了那张她所熟悉并深深盼望着的脸。

“噢……你……海……兄……”

由于心里过于激动，太过突然，使得她张口不知所言，这几个字说得声音低到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

站在她面前的人正是海无颜，正用着那双深邃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她。

“噢……海兄，你怎么来了？”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那你……”朱翠抓住了一株小树，想站起来，身子才站起一半，情不自禁地又坐了下来。

“看见没有？”朱翠红着两只眼睛，伤心地道：“我……我的腿……我已经完了！”

“哼！别说这种泄气的话！来，抓着这个！”说时，海无颜递出了手里的剑。那是一口连鞘的剑。

朱翠用力地抓住了剑鞘，只觉得剑身上含蓄着一股吸力，却是她从来也没有体会过的，手上略一用劲，已站了起来。

“腿上发软是不是？”

海无颜声音显得很低沉，但是却掩不住他的关怀情谊。奇怪的是，听见了这个声音，朱翠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温暖，她渴望听见这个声音已经很久了。

“不是软，是酸！”一面说，她试着走了一步，身子一晃，嘴里“哎唷！”一声，差一点又坐了下来，幸亏通过了手里所抓住的剑鞘传过来的力道，总算稳住了她摇摇欲坠的身子。

“不要紧的，你只要紧紧抓住，倒不了的！”海无颜左右打量了一下，眼睛认定了前面不远的那个山神小庙：“走，我们到里面说话去。”

朱翠委屈地点了点头。海无颜一手握剑，用这口剑接引着她，缓缓前行。

朱翠侧过眼睛看了他一眼，喃喃地道：“是风来仪，不乐岛上的那个风来仪，她……”

海无颜点点头道：“我知道，我都看见了。”

“你看见了？”

“嗯！”海无颜似乎已猜到了她心里的疑团，“时候不到，我还不能见她，再说……”

二人目光接触，朱翠不知怎么回事，只感到脸上阵阵发热，心里一个劲儿地发慌，仿佛小说里所形容的那样，揣着一头小鹿似的。这种感觉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过的，她赶忙低下了头。

在海无颜这口剑的接引下，朱翠总算没有跌倒，当下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到山神庙前。山神庙就是土地庙，小得可怜，两扇门半掩着，想是长久没有人来的缘故，其上结满了蛛网。

随着二人足步踏近，两扇虚掩着的庙门自然地敞开来，朱翠情知这是得力于海无颜精湛的气波内功，心里不禁深深为之折服。

庙里就只是一间小小殿房，除去了那尊山神像外，余的空处只是很小的一块地方。

有一方木制的神案，上面堆着稻草，不知何方的乞儿，曾在这里夜宿。

海无颜道：“你先等一下！”随即把供桌上的稻草清理干净，这才扶着朱翠坐下来。

朱翠感激地点点头道：“谢谢你，我中了风来仪的暗算，这双腿可能已经残废了。”

“还不至于吧！你先用不着担心，让我来看看！”

朱翠看着他苦笑了一下。

海无颜道：“我是听说了镇武将军常威父子被刺的消息才匆匆赶来，当时就猜想到可能是你所为，大白天拦路行刺，哼……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一面说时，他两只手已缓缓伸出，贴在了朱翠的两边气海穴道上。

朱翠顿时觉得通过他的双掌，传过来两股温热气机，一经入体，随即蛇也似地顺着大脉向身上各处游去。她轻轻的呻吟了一声，情不自禁地扭了一下身子。

“我现在运施五行真气，试一试你到底伤在哪里。”海无颜微微一顿，随即接下去道：“当时风来仪动手伤你时，我因为距离很远没有看清楚，你告诉我一下当时的情形是怎么回事？”

朱翠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真是奇怪得很，其实她武功比我高得多，随时可以杀了我，又何必出此下策，我只记得她点了我的一双气海穴，腿一麻就走不动了。”说到这里，象是海无颜双掌所运施而出的气机触及了痛处，身子抽动了一下，轻轻哼了一声。

海无颜眉头一皱道：“是这里了！”

朱翠只觉得通过对方双掌所发出来那两股气机，忽然中途打住，那地方显然正是痛楚所在，一时只痛得花容失色，连声呻吟不已。

海无颜冷冷一笑，忽地收回了双掌，只见他双眉微蹙，沉思着什么。

朱翠痛楚稍失，看着他道：“怎么……你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海无颜点点头道：“风来仪用‘太阴罡气’锁了你的下体十二处穴道，手法险毒得很，但是你放心，绝不会有生命危险。”

朱翠心里一惊道：“太阴罡气……”

海无颜道：“只要你运功调息，半日之后，痛楚全失，看来与好人一样。但是这种罡气一日不消除，就一日潜伏在你身体之内作祟，这倒是一件头痛的事情。”

朱翠一惊，低头不语。

海无颜道：“看来这是风来仪迫你就范的一种伎俩，这么一来，你便不得不听她摆布了。哼，今天既然被我撞见，我就偏不让她称心如愿。”

朱翠心里一喜道：“你难道知道解救的方法？”

海无颜看了她一眼道：“这也是机缘凑巧，这几年来，我为了打通身上各处关节，不得不强习‘太阳罡力’，已有七成的火候，正是对方太阴罡力

的唯一克星，这个隐秘，不乐岛上三个老怪物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朱翠听后心里自是高兴，当下连连催海无颜快些施展手法解救。

海无颜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道：“好吧，我到外面去看看，你不妨先运功调息一下等到痛楚稍失之后，我再下手也是不晚。”说罢他站起来，潜身外出。

朱翠只以为他所以避开，是要让自己从容调息，当下宽衣解带，就在这神案上盘膝坐定运功调息起来。

小半盏茶之后，她已全身炙热汗下，这才知海无颜所说果然没错，自己下半身多处穴门俱已被一种无形气机锁住，虽然运功调息，试通关穴，亦无能打开。

这一霎，只觉腹部酸痛，十分内急。

山神庙内自是不便，只得由后门步出，寻一僻静处行一方便。只见排出之物腥红一片，大是骇异。

当她再行返回小庙时，海无颜已然在座。

朱翠脸色微红，生怕他问自己上哪儿去了，这类事女孩儿家自是羞于启齿。

海无颜像是成竹在胸道：“你可觉得好一些了？”

朱翠点点头道：“好多了！”

海无颜道：“你可试过运气调息？”

朱翠点头道：“试过了，你说得不错，确实有很多穴道被锁住了。”

海无颜道：“你可觉得腹痛，想要入厕？”

朱翠瞟了他一眼，奇怪他什么都知道，当下脸色微红地点了一下头。

海无颜道：“这就对了，如果你入厕时注意到排出的秽物如同血块，那便是身中‘太阴罡气’的证明，我才可以放手与你医治。”

朱翠很窘地看了他一眼，索性大方地点头道：“你真料事如神，都说对了！”

海无颜由香案上取下了一束香，打火燃着，插在香炉之中。

朱翠奇怪地道：“干什么？”

海无颜道：“我在施展功力时，除了不得有外力干扰之外，最重要的是不能见风，即使一些微风也要避免，否则对你不利，这束燃香正是要测知风力的流向。”

朱翠注意燃香时，果见香端冉冉升起的白烟偏向一边，海无颜站起来过去关上了窗户，才见那缕白烟一线升天。

海无颜点点头道：“现在可以了。”

朱翠奇怪地道：“你要怎么来治呢？”

海无颜道：“太阳与太阳罡气，都可以透过精神的感应传入对方身上，

你我只要四目相对，专心一致，我即可将功力传入你身体之内帮助你打开穴道，并把留在你身上的大阴罡气驱出体外。”

朱翠听后大感奇怪，她武功涉猎颇广，只是像对方所说仅凭彼此注目，即可将功力传送的神奇方法却是以前闻所未闻，不禁大为骇异。

海无颜这时已在神案另一端盘膝坐着，朱翠与他对面相向，四只眼睛自然而然地对在一块。

立刻，她就感觉到通过海无颜的那双眼睛，传过来两股奇热的劲道。

想到了海无颜刚才的关照，当下她忙即镇定心神，运用本身气机向内收缩。

这么一来，果然大生功效，顿时只觉得通过双瞳传送进来两股热热的气机，就像是小蛇也似地顺体直下，用不了片刻时间，已聚集体内，一时满身生热，顷刻间已贯彻上下，简直按耐不住。

二人这时自是全神贯注，意不旁属。忽然之间，庙外传过来一声阴森的冷笑。

虽然声音不大，只是在眼前这般情况里，听在二人耳鼓之中，却有似黄钟大吕般地给人以震撼之感。尤其是朱翠甫一聆听之下，身子由不住大大地摇动了一下，一时间只觉得遍体上下万针齐扎，痛得她花容失色，几乎失声叫了起来。然而她毕竟知道此举关系着成败至大，虽然在如此情况下，也不敢稍微大意，一时咬紧牙关，不使意念旁驰，却是险状万般。

海无颜目光瞬也不瞬地盯视着朱翠，冷冷地说道：“不要紧，这是找我的，你千万不可分神。”

朱翠心里虽急，无如她知道这一霎对于自己太重要，只得强自镇定。

却听得门外传过来一男一女的口音。

男的说：“海兄弟，有财大家发，干吗一个人吃独食？光棍不挡财路，把我弄走了，自己来个独吞，太不够朋友了。”

女的说：“哼，我们夫妇一直敬重你的为人，这一次你可干得太不漂亮了。”

男的又说：“你杀了那邵一子和瞎子这件事，我们也知道了，哼哼，当真是手段毒辣得很，比我们夫妇高明上百倍不止。”

女的冷笑道：“要我们不说出去也很简单，只要把东西拿出来就行了，只是又要做人又要独吞，那可是休想。”

这一男一女像是说双簧似地一唱一答，却把性命攸关的朱翠吓出了一身冷汗。

蓦地她身边响起了海无颜的声音道：“立刻闭气调息，守住中宫，只要气机不散，便对你无妨。”

朱翠点点头。她立刻抱元守一，改守中宫，果然情绪大为缓和。

耳边上又响起海无颜的声音。

“来人是青砂堡的澜沧居士童玉奇夫妇，武功很高，但我足可应付，此二人诡计多端，不可不防，你只不声不动，一切听我嘱咐行事就好。”朱翠微微又点了一下头。二人虽相对咫尺，海无颜却以“传音入秘”的功力将声音再送过来，显然是预防到为外人听知。

也就在他话声方住的一霎间，耳边上砰然一声大响，掩着的两扇木门霍地大敞开来。门虽敞开，却不见人影进来。

甚久之后，才见人影闪处，门外双双现出了一双白衣男女，男的四十上下，面相斯文，额下留有半尺左右的三络黑须，身侧妇人姿色不恶，只凭外貌，任何人也都会以为他们是士林人物，却万万想不到竟然是杀人不眨眼的黑道人物，当真是“人不可貌相”，来者二人果然是新近败在海无颜手下的澜沧居士童玉奇夫妇。

他夫妇二人，新败之余，再次找上门来，自然显示有几分“有恃无恐”，只是“所恃者何”？却显然又让人有几分费解了。

童氏夫妇乍然现身门口，对于里面的情形也像是全然不明，忽然发觉到“无忧公主”朱翠也在座，倒是吃了一惊。夫妇二人情不自禁地互相对看了一眼。

童妻“芙蓉剑”莫愁花立刻脸上堆满了笑容。

只见她细眉微挑，红唇轻撇，露出了靛犀玉齿，含着微笑道：“唷，啧啧……真想不到，这可真是想不到，好亲热呀！”

童玉奇呵呵一笑道：“海兄弟，敢情外面传说你这‘苍海无情’是假的，但不知这位姑娘是什么人，能够得到一世奇侠海无颜的垂青，可真是不容易呀！”

这番话听在朱翠耳中，顿时大为激动，忍不住目光转移，向着童氏夫妇看去。

耳边上响起海无颜的声音道：“不必理会他们，我已将‘太阳罡气’尽其可能地都传进了你的身体，你只守住中宫，便可无害。”

朱翠原想点头示意她已知道，只是碍着强敌在侧，不便表示出来。

海无颜又传声道：“你原可闭目养神调息，但那么一来，敌人便有所戒备。”

微微一顿，他才又接下去道：“现在你我仍装成原样，敌人只以为我们性命相关之际，不能分神，必会有所蠢动，那时候便可出其不意地伤他们其中之一，这么一来，便容易对付了。”

朱翠又眨了一眼睛，表示会意，立刻目光直视着对方，不再移转。

童氏夫妇现身之初，已看清了眼前情形，心内大为兴奋，只以为对方处

此要命关头，正是自己下手最佳良机。

原来他夫妇二人自从被海无颜逼退，将到手的宝图支出之后，表面上像似惧于海无颜的威势，不再二图，其实心里却是一万个不甘心，退回不久即再潜回。

二人知道海无颜厉害，不敢贸然再次出手，只是在暗中尾随不去，即使在暗中，他们夫妇亦不敢丝毫大意，生恐为海氏发觉，等到侧闻左瞎子与“剑花先生”邵一子先后死亡，才不禁大为吃惊震怒。

童氏夫妇不知下手杀害邵左二人的是不乐岛的白鹤高立，却直觉地认定是海无颜所为，只以为自己夫妇上了对方的大当，心里更生忿怒，无如海无颜实在过于厉害，终究不敢贸然出手。

直到海无颜进入了山神小庙，夫妇二人远远蹑上来略一商量，认为机会不可错过。

原来童氏夫妇所习“澜沧门”之武功、以奇异之阵法见长武林，这时见海无颜入庙，正是下手良机，由是乃在庙外，按照本门最厉害的“九九生死吞合阵法”，在这座山神小庙外布下了厉害的埋伏。

他夫妇用心原以为海无颜过于厉害，如果在庙内动手，即使夫妇联手，只怕恐非其敌，所以才由童玉奇发声冷笑，只把海无颜诱出入阵，那么一来，夫妇二人再联合出手，加以阵势之威力，定可如愿以偿，将宝图逼交出来，无如冷笑之后庙内毫无动静，这才联合现身门端，向内探望。

这一望之下，不禁使得二人心花怒放，戒心大去。童氏夫妇自非泛泛之流，一看之下，即知海无颜正在运用本身纯阳内功，渡入对方那个姑娘身内，他们虽不知对方那个姑娘身罹何疾，但是却可猜知伤势不轻。他夫妻俱是内功高手，自然知道这一霎的性命攸关，这一霎不要说海氏无能向自己夫妇出手攻击，只怕说话声音略大，亦可令他心神失所，一个疏忽，气走玄关，即形成全身瘫痪，便成终身残废。

又他们哪里料到海无颜该是何等精细之人，眼前危机又焉能看得出来，是以海无颜在初闻童氏发声冷笑之际，已测知他夫妇到来，当时却是吃惊不小。

如果童玉奇冷笑之后立刻现身庙内向海无颜动手，后者便万万难与其敌，后果则不堪设想。无如童氏夫妇二人作贼心虚，发声之后等候甚久才入内查看，这么一来，便无形中给了海无颜从容防备的机会，只不过外表上仍然做出难以摆脱的模样，童氏夫妇初探之下，不及多想，自以为大是得计。

他夫妇发话探询，不见回答，更以为所料不差。”

童玉奇仰天一阵朗笑，其声嘹亮，声震屋瓦，这番笑声用意至为明显，自是旨在扰乱对方心神。

海无颜当然明白他的意思，眉头微皱，脸上现出了无限痛苦的模样。

童玉奇细察之下，更是大为得计，笑声一顿，立刻现出了狂傲形态。身形微闪，已来至海无颜与朱翠身边站定：“姓海的，想不到你也有落在我童某人手中的一天，可真是天从人愿。”

海无颜仍然目光瞬也不瞬地向朱翠注视着，一副意不旁属的模样。

童玉奇嘻嘻一笑道：“我们不妨打开窗户说亮话，眼前情形我想你老弟应该比我还要清楚，只要我童某人一伸手，准保就能使你二人死无葬身之地；可是念在你我过去多少还有点情谊的份上，我童玉奇不屑这么做，可是话得说回来，那可就看你干不干脆了。”

海无颜仍然是看也不看他一眼，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眼前人影再闪，童妻“芙蓉剑”莫愁花现身眼前，冷冷地道：“这种人你又何必跟他多说，他怎么由我们手上把东西抢过去，现在要他怎么给吐出来，还有什么好多说的？”

童玉奇哼了一声，点头道：“海无颜，你可听见了，那卷布达拉宫的藏宝图，我们是要定了，你还是乖乖拿出来吧。”

“芙蓉剑”莫愁花一挑眉毛，尖着声音叱喝道：“说，那卷东西你放在哪里了？”

童玉奇嘿嘿一笑道：“只怕他有心回答你的话也是不能了，这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只好由我们自己下手一搜了。”

说时身形轻闪，已欺近海无颜身边，探手摸向海无颜两肩。

海无颜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他此刻原可以猝然出手反击对方，无如心里却想到更为适当的时机，竟然掩忍不发。

童玉奇一双手掌搭在对方肩头上，眼见对方宛若木人，分明无能为力，正是大可畅所欲为，心里好不得意！

冷笑一声，他俯身在海无颜身边道：“对不起，童某放肆了。”一面说时，两只手再也不客气，向着海无颜身上摸索起来。他先摸向海无颜后背，继而两肋，再摸向海无颜身上革囊。

就在这一霎间，猝然感觉到海无颜的坐姿有异，不容他意念多想，海无颜的一只右掌已蓦地翻起，直向他前心兜击了上来。

这一掌至为沉实有力，根本不给童玉奇有想念的机会，给童玉奇的感触，简直有如翻江倒海之势。

一念之兴，童玉奇吓得面色惨变，哪里还顾得出手反击，挺腰顿足，霍地腾身就起。他身子虽说是腾起得快，无如海无颜这一兜心掌起得更快，巨大的掌力发自海无颜反扣的五指，有如一个吸盘，正是武林中难得一见的“乾元问心掌”。

这一掌更是十足劲道地扣在童玉奇前心，一任他铜皮铁骨，也是万万抵受不起，非得当场毙命不可，总算海无颜心存厚道，未曾施尽全力，却也未

便轻饶，这一掌吐出了约有七成劲道、

眼看着童玉奇的身子，就像是一尾跃波的鱼也似地蓦地反弹了起来。这一弹足足弹起了有七八尺高，全身几乎与屋顶横梁相撞。

童玉奇身子一个快转，单手伸出去一捞当空横梁，把身子悬在了空中。悬是悬住了，却无助于他沉重的伤势，“噗”的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

“好，海……”才说了两个字，由不住又喷出了第二口鲜血，霍地身子一个快挺，随着整扇窗户破碎之声，人已箭矢也似地跌了出去。

“芙蓉剑”莫愁花大吃一惊，简直作梦也想不到海无颜竟会在此要命关头出掌伤人。眼看着丈夫在对方贴心掌势之下受了重伤，一时心胆俱寒，尖叫了一声，霍地长剑递出，化为一道长虹，直向着海无颜身上卷了过去。

当然，她并非旨在伤人，剑势一出，身子霍地腾起，夺门而出，眼看着大夫一只手扶着松干，面黄如蜡。

“芙蓉剑”莫愁花顾不得再向敌人出手，慌不迭抢上去扶住了他，倏地眼前人影乍闪，海无颜已欺近身边。

莫愁花一声怒叱，掌中剑施足了力道，照着海无颜当胸就刺。

剑势方出，只觉得手上一震，掌中剑已吃对方两根手指捏住了剑尖。与此同时，眼前寒芒乍吐，海无颜另一只手上的一口剑已比在了童玉奇的喉结上。

这一手双招，确是施展得又快又巧，饶是童氏夫妇心存机警，却也无法避开。

莫愁花用力挣了一下手中长剑，无能脱开，眼看着丈夫遇险，吓得手足失措，一时僵在了当场。

海无颜这时只须剑势向前一推，童玉奇便无活理，也就是这样，把一双夫妇吓得宛若木偶，动弹不得。

海无颜目光炯炯地逼视着面前二人。

“童玉奇，你夫妇俩居心不良，竟然打算乘人于危，这是第二次犯在我手里，”目光一转，视向莫愁花道：“你们是想死想活？”

莫愁花嘴唇动了一下，虽然没有吐出声音，可是脸上神情不啻像是在求饶。

童玉奇终究是条汉子，目睹此情，长叹一声道：“我童某人行遍江湖二十多年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丢过脸，罢了……姓海的……你就……给我个……痛快吧……皱一皱眉，不算是英雄好汉！”他内伤颇重，勉强提着气息说了这几句话，早已喘成了一片。

“芙蓉剑”莫愁花却没有她丈夫那般骨气，聆听之下，打了一个哆嗦，忙道：“不！你不能下毒手！海无颜，这件事怪你不义在先，怪不得我们！”

海无颜冷笑道：“你们莫非真的以为邵一子和左瞎子的死，是我下的毒

手？”

童玉奇道：“是与不是，你心里有数！”

海无颜道：“我心里有数得很，下手杀害他们两个的，当然另有其人，抢走宝图的也是这个人，只怕你们两个都是招惹不起！”

莫愁花冷哼道：“谁？”

“不乐岛的‘白鹤’高立！”

童氏夫妇顿时为之一呆。

童玉奇冷笑道：“这是真的？”

海无颜道：“信不信由你，我这次姑且再饶过你们，要是再撞在了我手上，可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你们请吧！”话声一落，松指抽剑，宛若清风一袭，已飘出丈许以外。

童玉奇呆立少顷，信疑参半地冷冷笑道：“这件事我不会就此干休的，如果你说的是实话，嘿嘿，就算他不乐岛上满了刀山剑树，我夫妇也要去闯上一闯，如果你姓海的玩的是花招，我们还有……见面的时候……告辞了！”转脸向身边的莫愁花道：“我们走！”

莫愁花一听说抢夺宝图的竟是传说中不乐岛上那个最难招惹的魔头“白鹤”高立，顿时心里凉了一半。

当下好不失望，眼前打既不行，丈夫又在重伤之中，面前这个姓海的，更是不易对付，若不见好就收，势将要吃大亏，只得忍气吞声，搀扶着丈夫，缓缓转身而去。

走前了几步，她忽然回过身来道：“这附近我夫妇布有厉害的阵势，说不得要劳你大驾自己动手来解开了。”说罢，搀扶着童玉奇，身子一连晃动了几下，随即消失无踪，海无颜运目四下观看了一阵，果见附近有些云气氤氲，料定莫愁花说的不是假话，他自信此道精通，并非门外汉，倒也不十分介意。

转回山神小庙，朱翠正跏坐案上，只见她脸上汗下，像是方自运功完毕模样。

略一察看，海无颜脸现微笑道：“恭喜姑娘，你脱险了！”

朱翠试一运行，果然气血全通，由于方才自海无颜处贯入的气机与自己本身气机化合，元气大增，只觉得舒泰已极，当下十分高兴地向海无颜道了谢，又问起方才澜沧居士夫妇之事。

海无颜轻轻一叹道：“这件事说来话长，说起来竟然也与不乐岛扯上了关系，看来天下的坏事，到头来似乎都与不乐岛有些关系。”

朱翠好奇问故，海无颜遂将此一段经过详细地说出，直说到“西天盟主”邵一子与左瞎子为“白鹤”高立双双毙命，宝图为之劫走为止。

海无颜叙述完毕，微微苦笑道：“这件事我原是一时路见不平，有心想

助邵前辈一臂之力，却没有料到后来的发展竟会演变至此，更没有想到，邵一子的千斤重担竟然落在了我的肩上。”他轻轻一叹，接下去道：“我生平最重信诺，何况这件事又是邵前辈临终所托，简直推卸无力，也只有勉为其难了！”

朱翠十分气愤地道：“想不到不乐岛上的三个老怪物竟然这么横行，不要说那位邵前辈死前托了你，就是一个陌生路人遇到了这种事，也不能袖手旁观，大哥你莫非后悔管了这件闲事？”

海无颜摇摇头道：“你不要误会，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太重大了，只怕我担当不了！”

“你太客气了！”朱翠含笑道：“如果连你也无能为力，只怕当今天下武林再也没有人能管这件事了！”

海无颜看了她一眼，感谢她的激励与信赖。朱翠在对方的目神注视之下，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片真情。

两性之间的情愫原本就极其微妙，情话款款，两情欢愉，固然得畅情怀，默默互视，心有灵犀，亦未尝不佳，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也。这一霎，二人目光互视，正不知已将无限心声彼此传送，即或刘桢平视，亦难抑无限相思。

渐渐地，朱翠风目含羞，微微垂下头，她虽然没有说一句话，却像是“不胜娇羞”，一霎间，脸上飞起了酡红。

海无颜陡然一惊，像是由梦中惊醒，慌不迭地移开眸子，却不禁暗自诧异：像自己这般定力之人，竟然有时也难免情难自己。

短暂的寂寞之后，海无颜道：“姑娘，你近来可好？”

不知怎么回事，他竟然问了这么一句，自己也发觉到多此一问。

朱翠点点头道：“还好！”

她缓缓抬起了头，看向对方道：“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海大哥，你可知道潘幼迪来了？”

海无颜微微一愣，点点头道：“我猜想她也应该来了，你见着她了？”

朱翠一笑道：“你猜呢？”

海无颜道：“你这么说，自然是见着她了。”

朱翠点头道：“不但是见着她了，而且我们还一路同行同住，结成了异姓的姐妹，你信不信？”

海无颜又是一愕，道：“这倒是我想不到的，她过去的性情不是这样的。”

朱翠白了他二眼，道：“你不信？”一面说一面捋起左袖，现出了紧束在腕子上的玉镯，在海无颜眼前晃了一下道：“喏，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海无颜抓住了她的手，细看了一眼那只玉镯，随即点点头：“这是她的东西……”

朱翠抽回了被对方握住的手、怪难为情地白了他一眼道：“想不到吧……”她接着说：“人家都说她怎么怪，其实一点也不对……”

海无颜微微一笑，脸上不着表情。

朱翠道：“她是我这一生所见过最美的一个女孩子，也是本事最大的一个女孩子。”

海无颜道：“能够被你这么夸赞的人，的确是不容易的了。”

朱翠微笑了一下，喃喃道：“海大哥，你难道不想见见她？我想她一定也想见你呢！”

在她说这些话时，似乎发觉到海无颜有些心不在焉，心里微感奇怪。

果然就在她话声方顿的一霎，耳听得窗外一人冷笑道：“是么？只怕未必吧！”说话人分明是女子口音。

朱翠一听之下，顿时惊喜道：“迪姐，是你！”她功力已恢复，自是不碍行动，双手一按身下供案，全身蓦地拔空直起，箭矢也似地穿窗而出。

其时先她之前，海无颜亦已闪动身形，由正门快速纵出，二人一先一后，身法都称得上极为快速。

只是在朱翠来说，似乎仍然是慢了一步。

## 二十四

庙外一片清静，不要说潘幼迪了，就连海无颜也像是失去了踪影。

朱翠扯着喉咙叫了两声“迪姐”，听不见一些儿回音，正待纵身扑入前面树林，忽然面前人影连番闪动，现出了海无颜左闪右晃的身形。

那样子煞是奇怪，朱翠待要存心细看时，海无颜已满脸愤恚地站在眼前。

朱翠关心地道：“可是迪姐来了？”

海无颜点点头道：“就是她！”

朱翠一呆道：“那……那你们可见着了？”

海无颜怅恨地摇摇头，冷冷地道：“她对我仍然不存谅解，这倒也罢了，只是连你却也不睬，未免太过矫情！”

朱翠苦笑道：“她只是不好意思，你也不要错怪了她。”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也未免有些漠然，遂道：“我这就去找她回来！”说着就要纵出。

海无颜忽然横身拦住他道：“姑娘小心！”

朱翠道：“怎么？”

海无颜指了一下附近道：“刚才童氏夫妇在这附近布置了厉害的阵势，你不可大意，再说，潘幼迪早已潜行无踪，你又怎么能找得到她？”

朱翠想一想也是实情，一时闷闷地不发一言。

海无颜一笑道：“你又何必介意宁她只是对我心存不谅，若非碍于我在这里，早已与你现身见面，她个性外刚内柔，这一点你显然还不十分清楚。”

朱翠苦笑笑了笑，失意地道：“当然喽，谁又有你们之间那么清楚？”说了这句话，她就转身进了小庙。

忽然，一阵说不出的落寞笼罩着她，仿佛万念俱灰，独自个儿倚着神案，只是漠漠地看着小小的土地菩萨发呆。

庙外传过来海无颜的一声叹息，随即归于沉寂。

朱翠独自个儿发了半天呆，想想又觉好无来由，回过身来，向外看了一眼，才发觉到海无颜敢情已不在了。

心里一惊，赶忙纵身出去，果然已失去了海无颜的踪影，叫了两声“海大哥”，也听不见他的回音，心里一赌气，重重地走回小庙。

进了庙门又站住了脚，心想：“我干吗还回到这个地方？难道等着他们回来看我？”

想着想着，心里越觉得怪不是个滋味，仿佛无限委屈，眼圈儿一红，两行珠泪，情不自禁地顺着腮帮子滑落了下来。

忽然，她像是有所警觉，狠了一下心，擦干了脸上的泪，忖道：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爱上了海……这可怎么是好？

一霎间，她脑子里又兴起了潘幼迪的影子。

“不！不！我不能这么做。

这么做大对不起迪姐了，她以姐妹之情对我，我岂能对她……

可是，我怎么能舍下了海……”

一霎间，脑子里就像是置了一团乱丝那般地纠缠不清，从而海无颜与潘幼迪不同的面影相继不停地在眼前打着转儿。

她深深地垂下头，摇着，摇着，摇乱了满头的青丝。

一只蝴蝶嘭嘭用力地拍打着翅膀。

静极的时候，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震荡。

朱翠吓了一大跳，循声看去，一只蝴蝶被蜘蛛网粘住了，夕阳的投影，懒散地在门外摆着姿态。

敢情一天将尽，又是黄昏时候了。

惊觉着时光的消逝，朱翠一个骨碌由地上站起来，虽然是一抹残阳，亦不禁照得她眼前金星乱冒。

记得来时，天上还下着毛毛小雨，曾几何时，雨过天晴，又复日出日落，世事人情，是否也如同天穹这般神奇地变幻不定、虚实莫测呢？思索是移不动地上石头的，有些事多想无益，既不能改变现有的事实，还是待事实来证明一切吧！

朱翠似乎已经想通了这个道理，决定去面对一切。

夕阳残照里，她步出了小庙，一树麻雀在喳喳吵个不休，一弯彩虹斜斜地挂在林梢。

她前行了几步，忽然又站住，心里想：我现在该上哪里去呢？又想：风来仪既已与自己约定去不乐岛，她当然是不会放过自己的。转念再想，既然自己决心去不乐岛拯救母弟，若不主动去找到风来仪，只是又上哪里去找她？

想着，朱翠就移步前进，足下践踏着落叶，一径穿过树林。走了一阵，忽然感觉到眼前景像十分眼熟，再一定神打量，暗吃一惊，才惊觉到显然还是起步时的那片方寸之地。忽然心里一动，想到了方才海无颜所关照的话，敢情这附近布置有阵势，自己一上来未曾料到，胡闯乱行，必然已入了阵门，这便如何是好？

朱翠乃是绝顶聪明之人，加以对各门阵法也曾涉猎研习过，如果一上来加以注意，这阵势多半难她不住，这也正是海无颜对她放心之故。只是却因她一时大意，上来未曾料到，俟到发觉不妙时，显然已深入阵内，此时再想破阵，却免不了更要大费周章了。

朱翠过后觉出不妙时，心里虽是吃惊，却并不害怕，自信精于此道，定能闯出阵外。她随即在这边树上摘下了一片树叶，顺风将树叶掷出，却见那片树叶绕了个圈子，落向一处。

朱翠便向着那片树叶落处纵身而起。

这方法原是一般破阵的不二法门，谓之“风叶术”，对于五行八卦的阵势，一上来即能导入正途，不至迷失了阵脚，无如朱翠上来已先错了一步，这时施展“风叶”之术，便失了效用。

眼看着她纵起的身形，方自向下一落，似有云雾一片随着她落下的身势霍地升起。

朱翠一惊之下，忽然悟出了“正反相克”之理，霍地一个倒拧之势，把身子再次拔起，饶是这样，却依然慢了一步。眼见着面前树木，以一生十，以十生百，陡然间仿佛置身子密莽的丛林之内，这一霎固是黑云蔽空，难辨天日矣。

朱翠一连向前方试图脱困了两次，两次却都被硬硬地逼了回来，心里一急，抖手拔出了长剑，迎面一连砍了几剑，才知竟是些虚幻的倒影。

这阵势乃是澜沧居士夫妇用尽心智的一番布置，十分厉害，一上来如能抓住了窍门，便可无惧，若是一时大意，踏入阵门，像眼前朱翠这样，容得阵势发动之后再行辨认，便十分困难。总算朱翠心有明见，情知阵势既已发动，便万万不可乱了脚步，否则一番阴错阳差，便更是万难出困了。

她因为有这番明见，便强自镇定心神，每一次突击不成之后，便立即转回原处站定，再观后效。这样三数次之后，虽然仍未能看破对方阵势的奥妙，

对方阵势却也一时莫能奈何于她。

双方僵持了一会，朱翠渐感不耐。

她自负极高，却因上来不察，被困阵内，感到奇耻大辱，决计要将此阵破去，出一口心中闷气。

方才之稍事镇定，已使她略微认清了这阵势的虚实生克妙理。

当下她略一顾盼，霍地腾身而起，在空中头下脚上一个倒折，落向正北一角。忽然眼前一暗，随着朱翠的落下之势，眼前树石林木突地来了一个倒转。朱翠胸有成竹，蓦地随着对方倒转之势，就空一个倒折，这样一来，果然稳住了阵脚。

等到她落实之后，不禁暗中欢喜。这一步算是走对了，她却要再定下心来观察下一步该是怎么个走法？

就在这时，耳边上听见一个女子声音笑道：“这就对了。”

朱翠心里一惊，由对方口音里，她已听出是风来仪，不由抬头四下看望了一阵，却是看不见对方的身影。

风来仪道：“你现在当然还看不见我，你刚才所施展的身法很对，记住，这个阵是按小先天易数排的，如果你精通小先天八卦易理，便很容易破阵了。”

朱翠原本心里正在纳闷儿，吃对方这么一点，顿时大悟玄机，即见她身子霍地纵起，在空中一个倒翻斜出之势，紧接着一连几个快速转动之后，眼前天光大现。

耳边上即听得风来仪笑道：“好聪明的丫头片子！”

等到她身子站定时，眼前阵势已破。

却见风来仪正自笑哈哈地看向自己，两手交抱地坐在一堵山石之上。

“我只离开了半日，想不到这里竟然出了怪事，这个阵又是哪个设下来的？”说时，风来仪一面由那堵山石上缓缓站起来，两只瞳子里显示着奇怪。

朱翠若是要说，难免要扯出海无颜来，她当然知道海无颜昔年与不乐岛的旧恨，海无颜本人既不愿让对方知道，自己还是不要多嘴的好。

当下冷冷一笑道：“你倒会装，明明是你怕我逃走而设下来的，却反倒问起我来了！”

风来仪细眉一挑，原思发作，忽然一笑道：“我马上回来！”

话声出口，瘦躯晃处，电闪般地已隐身林内，朱翠自从与她一度交手，并着了她的道儿之后，情知她武技高不可测，这时见她轻功亦是这般了得，心里好生佩服，暗自庆幸自己还没有什么异图，否则，定然逃不过她的手去，反倒受辱，自非聪明。

心里盘算之中，人影再闪，风来仪已回到了面前。

朱翠不知她这一去一来是什么用意，一时只是看着她，暂不说话。

“这里前后并没有外人……奇怪！”说着微微一笑，看向朱翠道：“你以为这阵势是我设下来的，你可是大大的错了。”

朱翠料定澜沧居士夫妇已为海无颜重伤而去，眼前死无对证，风来仪就算再精明，也猜不出来，乐得拿她消遣一番。

朱翠看着她，翻了一下眼睛道：“那么又会是谁呢？”心里却在想：你要是能猜出来这个人才叫怪呢！

风来仪轻轻哼了一声道：“这个人我虽然没有看见，已猜着了八分，看他布阵的手法，多系八卦生克，阴阳互换，除了澜沧一门，外人倒是很少这么施展！”

朱翠心里不得不刷已假作不解地道：“澜沧门？我倒没听过。”

风来仪冷冷地道：“澜沧门原是武林中颇享重望的一派，尤其是他们第八代掌门人‘澜沧龙’丘池掌派以来，武功夫盛，只可惜丘池过世太早，这一门自他死后，近百年以来，就没有听说过再出现什么了不起的人了！”微微顿了一下，她接着又说道：“现在的掌门人澜沧居士童玉奇，倒也不是弱者，只是为人浮华，太重功利，又好意气之争，较之他的那位家师丘池比较起来，可就差得太远了！”

朱翠点点头道：“这么一说，莫非是这个姓童的来了？”

风来仪微微点头道：“看来极像，我只是没有看见他罢了，要不然，非得好好教训他一顿，倒要问问他是什么居心！”说罢看了朱翠一眼道：“你还有什么别的事没有？我们这就走吧！”

朱翠轻轻一叹道：“多谢你助我一臂之力，杀了那卖主求荣的常威父子，中原已无我依恋之处，我这就跟你去不乐岛好了！”

风来仪高兴地道：“好！”她似乎对朱翠猝然间生出了许多好感，一双眸子在她脸上转了转道：“不乐岛不是普通人可以随便去的，你只要不心生逃走之意，我担保不会有任何人亏待你，甚至于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我们也都都会好好看待，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朱翠既已决定随她去不乐岛，索性心情放开朗些，对方既是当今不乐岛上的岛主之一，权柄可想而知，不如乘此一路与她套些交情，将来在岛上也可多得方便。

当时听她说罢，遂笑道：“人家都说你们那个不乐岛是去得回来不得，真是这样么？”

风来仪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原来你也听信这种传说，那只是一般人的说法而已。”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问得好，”风来仪看了她一眼：“因为到今天为止，除了我们本岛的人外，还没有外人去过不乐岛，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朱翠一笑道：“答得好！”看了她一眼道：“等于没有回答一样。”

风来仪一双深邃的眼睛在她脸上一转道：“调皮！”

二人边说边行，眼前已出了这座稀疏的树林，前面是一条迂回于山坡之间的小道。

朱翠站住道：“我们现在去哪里？我一天没吃东西，肚子实在饿了。”

风来仪点点头道：“你不提我倒没有想到，我也有点饿了，我们这就先去吃点东西吧！”

朱翠皱了一下眉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可是一点也不清楚。”

风来仪道：“你用不着清楚，一切只跟着我就是，保管你错不了。”

一面说，脚下加快，径向前面行去。朱翠不甘落后，也加快了脚步，紧跟上去。

风来仪笑道：“好啊，你要跟我比轻功吗，我们就来赛一赛吧！”说罢脚下突地加快，只见她上肩水平不动，仅仅足下迈动，这是轻功中最上乘的气波功夫。

朱翠虽知比不过她，却也不甘示弱，当下提聚真力，施展出师门中绝顶轻功“凌波步”法，全力追赶。

朱翠、风来仪二人一展开绝顶轻功，简直就像是飘忽中的一双鬼影，瞬息间已是百十丈外。

起先朱翠倒也与她并肩而进，十数丈后才拉了下来，容得到达山下。

朱翠奋全身功力冲出面前石障，只见风来仪立在一排竹下，正在纳凉，不觉大为汗颜。

见面后，风来仪微微颌首道：“想不到你的轻功竟到了如此境界，……怪不得江湖上把你说得那么厉害，真不容易，假以时日，前途无可限量。”

“你这是在夸我吗？干脆不如夸你自己好了！”朱翠心里一气，干脆把头扭向一边。

风来仪细眉一挑，冷笑道：“娇宠任性的孩子！你还想胜得过我吗？”

朱翠嗔道：“为什么不能，你也是人呀！”

风来仪倏地睁大了眸子。

说真的，在整下不乐岛来说，谁不知道这位风三岛主最难说话，瞪眼杀人，偏偏她竟然会对于眼前这个年轻的姑娘一容再容，似乎对了脾胃。

“你今年几岁了？”说时，眸子缓缓在朱翠身上转动着，竟然现出了几许慈祥。

朱翠白了她一眼道：“你猜呢？”

风来仪也皱了一下眉：“你一直对人都是这种说话的态度么叶

朱翠点点头道：“当然，难道在你面前我还会变了一个人不成？”

风来仪“哼”了一声：“任性！”

朱翠一笑，向着她道：“一个人自由自在生活在天地之间，原来就该无拘无束地活着，任性有什么不好？难道你就不任性？”

风来仪冷笑了一声，缓缓走向一边，举目向前面看过去。

朱翠心里很高兴，觉得自己跟她说话，居然处处都占了上风，虽然打不过她，口头上逞一时之快倒也不错，这时见她没有说话，心里大力得意。

“喂！我还忘了问你，”朱翠打量着她道：“你今年多大了？”

风来仪微愠道：“对于长辈不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

朱翠冷笑道：“你的话也许有道理，但对行为道德不像长辈的人，我却用不着客气。”

话声方住，蓦地眼前人影一闪，呼地一声，风来仪真像风也似地来到了她面前。

朱翠猝然一惊，霍地向后退了一步，不容她抬起双眼，一双肩头已吃对方尖尖十指紧紧抓住。一阵刺肌的奇痛，使朱翠仿佛感觉到整个肩头都要被她抓碎了。

“你胡说！”风来仪眼睛里充满了忿怒，说了这句话，两手一抡，朱翠只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内力将自己平空提起，霍地向外面抛了出去。这一下要是摔实了非受伤不可。

朱翠总算够机灵，身子骨够灵巧，随着坠下的身子，她本能的一个快翻，仅仅是手掌和右臂在地上沾了一沾，整个身子已旋风似地转了起来。

她侥幸没有摔着，却是吓了一跳。好汉不吃眼前亏，知道再逞口舌之利，更加不妙，当下向着风来仪怒视了一眼，把头偏到一边。

风来仪嘴里“咦”了一声，闪身来到了她面前。

朱翠只以为她要向自己出手，慌不迭比手待迎。

风来仪忽然一笑道：“用不着害怕，我不会打你！”

朱翠嗔道：“我才不怕呢！”

风来仪看着她微微皱了一下眉，摇摇头，似乎拿她没有办法。

“刚才你竟能够化解我的‘浪淘沙’手法，姿势很好，那个身法到底是谁教给你的？”

“谁也没有教过我，是我自己变出来的。”

“真的？”风来仪张大了眼睛道：“你再施展一次给我看看？”

朱翠一笑道：“为什么？”

话声方住，风来仪陡地欺身而上，和先前一样，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朱翠的两只肩头竟然又被紧紧抓住，一股巨大的气波力道，霍地又把她身子抛了起来，情形和先前一般无二。

这么一来，朱翠不得不重施故技，等到身子一经坠地，像刚才一样，一经施展已跃身而起。

风来仪因为这一次注意在先，是以看得很清楚。等到朱翠跃起站定之后，风来仪笑咪咪地连连点头道：“高明，高明，这一招施展得的确太妙了！”

忽然，她向朱翠注视道：“你师父是谁！”

朱翠扬了一下眉毛：“不告诉你！”

风来仪道：“你以为不说，我就猜不出来么，总有一天我会猜出来的。”一面说，她看了一下笑道：“我们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走吧！”

说罢继续前行。朱翠一声不哼地在后面跟着。

“你知道，”走了几步，风来仪忽然定步回头道：“你实在是一块很好的练武料子！”

朱翠想不到她忽然会冒出了这么一句，当时却也不知怎么回答，只是看看她翻了个白眼儿。

风来仪说了这么一句，转过身来又继续前行。

眼前来到了一处江口。

朱翠倒没有想到，这个地方竟然会有这么一条河，河道虽不甚宽，却是流水湍急。

正前方岸上搭有一座芦棚，算是临时的一个渡口，这种小地方，谈不上什么商业贸易，有之则是些鸡鸭菜贩子而已。

这个时候，天近黄昏，更是没有什么人。

二人来到棚下，即见一艘小船远远摆过来，划船的是位堂客（妇人），头上戴着竹笠，远远地张着一张红嘴，笑着招呼道：“要搭船么？今天是顺风，快得很呢！”

风来仪遂招呼她停了下来，问明了这地方敢情叫“仙女山”。二女方才走了半天，便是仙女山的山脚，这条河仍然是“汉水”，风来仪目的是要去汉阳，只要顺路，倒不在乎她在哪里停船。

划船的妇人，出身渔家，丈夫是鱼贩子，她平日在家织网卖钱，偶尔摇船搭客，赚上一点零钱施用，想不到今天碰见了贵客，风来仪一出手就是二两银子，而且说明了只是顺江下去，找一个市城停下，去哪里都无所谓，简直喜从天降。

须知那时太平年月，这二两银子，足可养活一家人一月温饱有余了。

船妇庆幸今日碰见了财神奶奶，哪能不打起精神小心侍候。

小船炉子上，煮的是香喷喷的茶叶蛋和香茗，二女早就饿了，每人吃了两个茶叶蛋，手捧热茶，这一时倒也心旷神怡，自得其乐。

朱翠喝了几口茶，近看江水蔚蓝如碧，来去归舟渔歌互答，帆影片片，倒也自有其趣，默默中她不禁有些自怜起身世来了。

想到自己虽曾贵为公主，食邑万户，无奈一旦遭此变故，顿时家破人亡，萍飘天下，形若丧家之犬，未来情景更是难以判知，自是父亲，幼弟人影，

一个个自眼前掠过。

一番伤感之后，又想到了方才匆匆一见的海无颜，不知怎么回事，自己对他却是一千一万个放不下，正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水花茫茫，舟行如矢，此一刻正所谓“晚来弄水船头湿”，虽不见“笑脱红裙裹鸭儿”的江南娇媚，却也别有一番江上绮丽景致。

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天已黑了，小船撑起了红白两盏灯笼，来去所见，五光十色，水面倒影更增情趣。

然而这一切，都似俱不为朱翠所见。

她的心已为海无颜装满，曾几何时这个人在她脑子里诚如其名地幻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涛涛巨浪一次次无情地拍击着她：“唉唉……沧海……沧海……”她对自己说：“当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么？”

猛可里，一片水花由她身边溅起来，朱翠躲不及被弄得全身透湿，“呀”然一惊。

一艘黑漆快船，巨鲸般地自小船边擦身而过，耳边上立即听到风来仪一声低叱道：“小心！”

似乎船身一震，即与那艘黑色大船快速分了开来，身后的巨浪，把小船高高地涌起来，沉沉地压下去，划船的妇人见状，吓得“啊唷唷！”连声叫了起来。

这一霎忽见风来仪自船上站起，两足分踩前后，颠簸的船身，竟然在她的内力镇压下，渐渐平息了下来。

这番举止看似无奇，其实极为惊人。朱翠若非亲眼看见，简直不敢相信，想不到风来仪内功竟然到达如此境界，心内奸生折服。

果然风来仪在小船平稳下来以后，一声不响地坐下来暗中运功调息。虽然这样，她的一双眼睛仍然没有放过前面的那艘快船，朱翠也注意到了，刚才快速由身边擦过的那艘黑色大船，看来像似一艘官船，船面上除了两名舵手之外，不见外人，她心里难免有些希罕。

“你看见了没有？”风来仪似乎已经平息了下来：“我们被人给缀上了。”

朱翠奇怪地道：“是么？我却看不见一个人影！”

“多半是曹羽那个老畜生手下的鬼爪子，”风来仪慢吞吞他说道：“等着看吧，他们还会再来的！”

朱翠暗暗握了一下剑把，心中想着：那好，这条船真要再敢来这么一次，我可要给它个厉害。心念一动，却又忖道：“我现在既与这个老太婆同行，我的安危自有她来负责，我又何必多事，乐得放松了心情，来个天塌下来也不管，倒要看看她怎么来处理这件事。”

虽然风来仪外表看上去不过三十许人，不过她实在的年岁最少已是六十开外，所以朱翠下意识里仍然是把她当成老太婆看待。这么一想，她那只紧

握住剑把的手不禁已松开了，偶一偏头，接触到风来仪微微含笑的脸，似乎自己的心意已被她看穿了似的。

“看起来他们对你还不死心。”风来仪慢吞吞地道：“你的运气总还算不错，这一次有我同行，他们要想动你，先要看看我答不答应。”

朱翠一笑道：“这么说我便可高枕无忧了！”

风来仪唇角带出了一丝微笑，点点头道：“往下看吧！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身后的船娘忽然道：“太太小姐，前面是二姑屯了，要不要靠岸？”

风来仪看着朱翠含笑道：“听见没有，二姑屯？这名字好像是为我们取的，好地方。”转过脸来关照道：“好，就去二姑屯吧！”

船娘嘴里应了一声，刚刚转过了帆要把小船拢进眼前岔流。

身边忽听见风来仪一声急叱道：“小心！”

船娘心里一惊，再一抬头，不知何时，敢情方才那只黑色快船去而复返，正以无比快速直向着小船迎头撞来。

朱翠正面坐着，对于这番情势看得最清楚。

原来眼前是条水道岔口，一条直放汉阳，一条是岔口，可通二姑屯，却在这岔道正面，耸起数丈高山石壁，形成一面水上石屏。

这艘黑色巨大快船，显然掩于短峰后背，俟到朱翠等所乘坐的小船来到面前，这才忽然闪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向小船迎头撞了过来。

朱翠目睹此情，猝吃一惊，她虽有意作壁上观，当此生命关头，却也不能沉着，心里一急，顺手操起一只木桨，待向眼前快船头上插去，身侧的风来仪却又比她快了一步。

一枝长篙倏地怒蛇般地飞点而出，“笃！”一声正中前面大船船头。

你看这小小一枝竹篙，所加诸其上的力道，何止千钧。大小二舟兑挤之处，眼看着风来仪手中这枝长篙变成了一盏弓的形状，在危机一瞬间，小船总算定住不动。

大黑船由于来势至猛，忽然吃风来仪手上长篙定住，奈何庞然大躯所带来的水势，却是无论如何难以压制得住，状若小山一般的巨大波浪，直把小船高高地打起来，像是要腾空而起。

大船两舷各立着两个身着劲服的汉子，原本打算以大吃小，目睹小船破碎时一场好戏，却万万没有想到一枝竹篙，就把行将相撞的危机轻轻化解，这一惊才知道不是好兆头。

原来船上四人，果然是曹羽手下配属常威之大内卫士，自从常威父子为朱翠刺丧之后，俱感责任重大，非抓住朱翠不足以向曹氏交差，此刻早已是绘影图形，水陆两遣散开了海捕公文，明察暗访，务必要把这个钦命要犯朱翠擒到手中，事情活该凑巧，想不到竟然会在江上遇见。

四卫士心知朱翠厉害，硬打硬拿不是她的对手，乃自想到了硬撞碰这个诡计，想不到这一伎俩临时却被风来仪给搅了局，功败垂成。

四人分别是“夜猫”方天，“没羽神箭”齐天化，“翻江鹞子”鲁平，“大力神”董江元。

没羽神箭齐天化站在最前面，眼睛也最尖，一看风来仪功夫了得，小船转危为安，情急之下，右手翻处“唰！唰！”一连掷出了两支白羽神箭。

他绰号“没羽神箭”，可知其暗器上必有高招。暗器一经出手，分向朱翠风来仪二人面门飞到，黑夜里更见惊险，一闪而至。

风来仪哼了一声，右手轻扬，已把迎面飞来的箭矢夹于二指之间，此同时朱翠亦把迎面箭矢拨打开来。

小船起伏的一霎间，风来仪已如同一只巨大的苍鹰，腾身直起落向对舟之上。

大船上四人乍吃一惊，哪里知道对方这个女人的厉害？

“夜猫”方天霍地拔出身侧“万字夺”，率先扑上，万字夺抖出一朵银光，照着风来仪心窝就扎。

风来仪原是气量狭窄之人，加以素日在江湖行走，黑白两道的人物多是对她望而生畏，日久天长早已养成了她唯我独尊的性情，这一次江上遇险，对方竟然毫不把她看在眼里，更不禁激起了她的无边怒火，决计要给对方一个厉害。

眼前“夜猫”方天这只万字夺分心刺到，她冷笑一声，不退反进，反手向对方兵刃杆上搭了过去。

方天一惊，心想：你这个女人可是来找死！

原来这种兵刃“万字夺”上，藏有两处暗刃，皆在杆柄两侧，施用时只须用力一抖一振，状若双翅的一双飞刃自会弹出，平常对敌对，用来封锁对方的兵刃最是有效，亦可作“方天戟”那般的施用。

眼前风来仪似不知，居然胆敢伸手，直向万字夺的杆子上抓来。

“夜猫”方天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容得风来仪这只手眼看着将抓住了万字夺柄的一瞬间，霍地用力一振夺身，眼前“铮”地一声脆响，突地由万字夺柄两侧跳出两口薄刃。

只听得又是“铮”然一声脆响。

风来仪的手依然抓了上去，只不过在危机一瞬间，改抓为拿，五指收处，紧紧拿住了对方万字夺上闪闪生光的刀锋。

与此同时，她的另一只手却已快速递出，“碰！”一声击中在方天的左胸之上。

这一掌看似无力，其实却极其惊人。显然是风来仪盛怒头上，这一掌暗聚真力，内力吐处，夜猫方天的身子就像球也似地被抛了出去，不容他身子

落下，在空中先已喷出了大口的鲜血，紧接着头下脚上，连同着手里的那根万字夺“扑通”一声，栽到了水里。

风来仪决计要给对方一个厉害，一经出手势若疾风骤雨，脚下划动，一个快速的转移，已来到了“翻江鹞子”鲁平身边。

鲁平的兵刃是一对“分水蛾眉刺”，这时不假思索地照着风来仪两肋上就扎。

其他二人“大力神”董江元和“没羽神箭”齐天化，眼看着上来的这个女人如此厉害，只一招已将夜猫方天毙于掌下，俱都吓寒了胆，却也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呼啸声中，全数向风来仪拥来。

大力神董江元施的是一柄雪花板斧，没羽神箭齐天化施的是蛇骨鞭，再加上鲁平的分水蛾眉刺，三个人自三个方向同时拥过来，声势端的惊人。

风来仪的身势怎么拔起来的，三个人可都没有看清楚，混乱之中，再听得一阵兵刃交击声。蛾眉刺、蛇骨鞭、雪花斧敢情这三样东西迎在了一块，叮当乱响中，击起一片火星。

空中的风来仪起得快落得亦快。

首先遭难的是“大力神”董江元，耳听得背后衣衫响处，却是连头也来不及转，即为风来仪的一双手掌击中在背胯之间。

大力神董江元虽说是自负神力，却难当对方双掌上所加诸的内元真力，脚下一个踉跄，一跤直向眼前摔了出去。

没羽神箭齐天化，翻江鹞子鲁平，一左一右同时快速转过身来，只觉得眼前疾风袭面，情不自禁地脚下踉跄着向后退了一步，却另有一股尖锐的风力混杂其间，二人只觉得身上一凉，顿时就愣在当地，动弹不得，敢情是为对方点了穴了。

这种隔空点穴的手法，当今武林还极其罕见，四个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对手，一举手之间，四名大内高手相继为之制服。

双方动手时，小船已错开一边，两者距离约在两三丈远近。

划船的船娘看着船上的这个女人如此神武，吓了个魂不附体，双手把着橹，只觉得全身上下连连打颤。

“这……这……位……小……小……姐……”她原意是想问朱翠怎么去把风来仪接回来，可是心里太紧张，只觉得两片牙骨上下直打战，说了半天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忽然眼前人影一闪，风来仪去而复还，已好端端地站在了船上。

这个船娘只以为是见到了鬼，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连连地向着风来仪叩头不已……

“大仙……饶命……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朱翠看着不忍，一伸手，把她拉了起来：“别害怕，这里都是人，没有神仙，快划你的船吧！”

划船的船娘惊魂甫定，再看看风来仪这个人确实与自己无异，当下真有点傻了。朱翠又连连催促，她才站起来把着桅舵，把小船驰进了原行的岔流。

好在二姑屯就在前面不远，一拐弯就到了。

风来仪与朱翠下了船，朱翠因见她吓成这个样子，安抚了她几句，又赏了她一锭银子，这个船娘才又转惊为喜，几疑身在梦中，二女上岸走了甚远，她仍然看着她们发呆。

这一天她们来到“肇庆”地面。

时令虽说是已到了初冬，但这里却暖洋洋的，感觉不出一些寒意。

经过了数十日的相处，两个人在行迹上早已不再拘束，看起来俨然就像是一对好朋友。

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看来而已，事实上朱翠在内心里却不能不防范着她，生怕再着了她的什么计谋。

对于朱翠来说，广东这个地方她实在大陌生了，话更是一句也听不懂，所以打从一踏进广东地面，她简直就成了聋子和哑巴，有耳朵听不懂话，有嘴却说不通，实在是苦恼极了。

反之，风来仪却好比回到了家乡一样，哇啦哇啦，广东话说得流利极了。

才来到肇庆的当天，即有一位被称为高先生的老广东亲自来谒，经过风来仪的介绍，朱翠才知道这个高先生敢情是在肇庆开大买卖的，他手下有钱庄、客栈、绸缎生意，然而对风来仪却必恭必敬，像是唯命是从的样子，而风氏对他却是派头十足。

“这……小姐……是？”

高先生有意撇着京腔，一双小黄豆眼骨碌碌直在朱翠身上打着转儿。

风来仪点头道：“这就是鄱阳湖的无忧公主，你见个礼吧！”

高先生像是吃了一惊，嘴里啊了一声，后退了一步，连连向朱翠注目，一面抱拳道：“久仰，久仰，失礼，失礼！”

京腔撇得又不标准，再加上有点大舌头，听在朱翠耳朵里真是浑身都不舒泰。

“这位高先生跟我们颇有渊源，在这里我们就扰他几天。”一面说时，风来仪向着高先生点点头道：“怎么样，房子可准备好了？”

高先生躬身道：“卑职已遵嘱备好了行馆，这一阵子粤江水浅，入冬以来海面上风大，岛主只怕一时半时还不能走！”

风来仪皱了一下眉道：“讨厌，要等多久？”

高先生赔笑躬身道：“等不了多久，最多三五天也就行了，卑职已经派

人观望去了，水位只要一高，马上就能成行，再说……”眼睛向朱翠瞟了一眼，嘻嘻笑了两声，想是碍于她在眼前，说话不大方便。

“我知道了！”风来仪点点头：“有话回去再说，大爷和二爷可回去了？”

高先生摇摇头道：“一大爷往南边去了，二爷说是去广西办点事，大概下个月初才可以回去，倒是吴少爷来这里住了一个月，已经回去了。”

风来仪看了朱翠一眼，点头道：“好吧，回去再说！”

高先生答应着，亲自陪着二人出了客栈，栈外停着一辆黑漆描金纯顶的崭新马车，马车门上漆着一只怪样的鸟，朱翠看了半天才看出来是一只猫头鹰，心里着实奇怪。

因为猫头鹰又名“枭鸟”，是一种不吉祥的禽类，却想不到竟然会被用来作为装饰门面的标志。

高先生亲自敞开车门，欠身说道：“请！”

风来仪点点头随即与朱翠相继登车，车把式向着二人深深一躬，跨上车辕，抖动车辔，马车即开始前行。

朱翠通过悬有薄纱帘的车幔，看见高先生骑着一匹枣骝红，随在车后，那匹马的配件十分鲜明讲究，在在显示着这位高先生是个很有钱的人。

当然，朱翠也曾留意到高先生上马的姿态，一按一旋，身轻如燕，只是这一手轻功，就不在自己之下。

看在眼里，朱翠暗存警惕，心里有了一个概念，不乐帮端的是大不简单，这位高先生明似殷商，谁又知他暗中在为不乐帮干些什么勾当。

车厢里摆饰得极为奢华。紫红丝绒的软垫，轻纱车幔，紫红檀木的活动长几，长度正好与坐椅一般平齐，上面置着精致的两个本朝仿宋青花窑瓷盖碗。

“口渴了，喝杯茶吧！”

风来仪揭开碗盖，散出来阵阵茶香，递与朱翠。

朱翠说：“不客气！”却把自己面前的一杯端起来，喝了一口，道：“好香！”

风来仪道：“这是我们自焙的八珍茶，便是当今的皇帝老子，也只怕享受不到呢！”

朱翠点头说道：“你们真的很会享受。”

风来仪道：“人生苦短，若不好好享受一番，死了又将如何？”

朱翠一笑道：“只是你们一快乐，别人就糟了！”

风来仪道：“这就是我们的宗旨，要别人不快乐。”说到这里微微一顿，道：“你大概注意到代表本帮的一个图案，是吧？”

朱翠想了一想：“你说的是漆在车门上的那个猫头鹰！”

风来仪道：“我们叫它‘宝禽’。”

朱翠道：“事实上它是禽类中一种最无情无义的鸟，宝禽这个名字不知从何说起？”

“这你就知道了！”风来仪缓缓说道：“第一，它是我们岛上的特产，所见尤多；第二因为它的出现，天下武林望风披靡，为本岛带来了无限财富，所以称之为宝禽，应属无愧！”

朱翠道：“原来这样！”她微微一笑道：“至于让别人看了不舒服、不快乐，则更是切合贵帮‘不乐’的宗旨与涵义了！”

“对了！”风来仪嘉许地看了她一眼：“你越来越朗了我們了！”

朱翠暗忖道：“原来不乐岛惯以别人的不乐来取悦自己，我今后倒要注意，切莫着了他们的道儿。”随即又想道：“哼，你们要是让我不快乐，我就偏快乐给你们看，”想到这里，忍不住“哧”地笑了起来。

风来仪道：“笑什么？”

朱翠摇摇头，收敛住笑容道：“没什么，我只是想你们不乐帮这个规矩的确很好玩。”

风来仪白了她一眼，冷冷地道：“你这句话以后千万说不得，要是被大爷听见，你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要遭殃了！”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道：“谁又是大爷？白鹤高立？”

风来仪哼了一声道：“就凭你这四个字，他就饶不过你，以后你要称大爷。”

朱翠摇摇头道：“那可要看我高不高兴了！”

风来仪忽然用力抓住了她：“你是我带来的，一定要听我的话，我可不希望你有什么意外，知道吧！”

朱翠一笑道：“好，看你的面子。”

风来仪一双菁华内蕴的眸子一刹那在她脸上转了几转，缓缓松开了紧抓住她的一只手，那双眸子里显示着一些少见的慈辉。

朱翠已是第三次领受她这样的眼神儿了，心里不禁大为奇怪。

“咦，你为什么用这种眼光看我？”

风来仪微微窘迫地笑了笑：“那是因为……因为……”摇摇头，她把那句话又咽回肚子里。

朱翠一笑道：“你今天好奇怪，说话吞吞吐吐的，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么？”

风来仪脸上红了一下。

朱翠一笑说：“算了，我不问也就是了。”

风来仪道：“告诉你也没什么，我有一个女儿，如果活着，大概也有你这么大了！”

朱翠道：“原来如此，这么说她现在是死了？”

风来仪点点头，慢吞吞地道：“是死了吧……”一瞬间，她脸上刻划出无比的怅惘，像是触及了无边的往事，那是极痛苦的一霎，然而很快地又从她脸上消失。

笑了笑，她打量着朱翠道：“你知道吧，你的眼睛长得特别像她，看见你这双眼睛就使我想到了她！”

朱翠一笑道：“既然这样，你以后就多看看我吧！”

车行至为平稳，车把式称得上赶车的第一流高手，以至于眼前停下来时，也直如未觉。

风来仪看了一下窗外道：“到了，下来吧！”

那位高先生亲自前来开了车门，垂手一边。

朱翠随着风来仪身后下了车，发觉到来至一处深宅大院门前。

巨大的黑漆大门，门前左右各踞着一尊石头狮子，紫色如葡萄串儿的藤萝花，一串串地由巨大的门扇上垂下来、正门前方青色板路，打磨得光净净的，连片落叶都没有。

十名青衣小厮，分列在正门左右站立，虽然另有扇耳门却已启开了。

朱翠暗中赞了一声，这所巨宅虽不若自己鄱阳湖的故居那么排场，可是却也相差不远，再想到这里只不过是乐岛驻在粤省的一处行馆，却已这等可观，那么其本岛的一切当是可想而知了。

当下朱翠随着风来仪身后，一径向正门步入，十名青衣小厮一律躬身为礼。

外面排场如此，里面更不含糊，在一片花树丛里，耸立着五座巨大的楼阁。

是时高先生趋前向风来仪请示道：“三岛主有什么嘱咐没有？大家伙已在候着了！”

风来仪摇摇头道：“没有什么好说的，让他们散了吧！”

高先生躬身道：“是，三岛主的行馆已布置好了，这就请吧！”

风来仪点点头说：“你下去吧，有什么事我自会叫你！”

高先生又答应了一声，向二人分别见礼，随即退下。

朱翠看着风来仪道：“怎么，我们要在这里住很久么？”

风来仪摇摇头道：“不会很久，刚才你不是已经听见了，天旱水浅，再下一场雨也就行了！”说时，忽然闪电一亮，哗啦的响了一个焦雷。

风来仪一笑向天道：“说着说着就来了，要下雨了！”

绕过了一排冬青树，进入到一座朱红小楼，楼前有一池荷叶，枯黄残叶，看在眼里别具肃杀，将一座卧波的弧形小桥，衬托得别有诗情画意。

朱翠忍不住驻足看道：“真美！”

风来仪已走上小桥，用手指了一下眼前红楼道：“楼下房子很多，你自

己挑一间随便住吧。”说罢自去。

朱翠缓缓步上小桥，顺着桥走到另一端，见有一座红柱茅草小亭，不觉住步走过去坐下来。

不意她身子方一坐下，却把一个正在睡觉的人惊醒，蓦地坐了起来。

朱翠事先不知道这里竟然会睡着一个人，顿时吓了一跳。那人忽受惊吓，乍见朱翠似乎吃了一惊，一时还睁着两只眼，直直地向朱翠看着。

饶是朱翠艺高胆大，可是却被这番突然的举止，吓了一跳。敢情是眼前的这个人太可怕了。

旧小说里形容的“头如笆斗，眼似铜铃”，可正应上了眼前这个人，看起来对方正是如此。一头黄发又长又乱，其中一些却已苍白，再衬着这个人满脸的于思，形容“其貌如鬼”都不尽然，因为鬼也不会有这么丑。

这还是其次，最可怕的是暴露在此人灰布短衫下摆的一双足踝，敢情已齐踝断去，剩下的两截小腿光秃秃的，那伤处说红不白，尖尖圆圆，就像是两根舂米的桩子，乍然看上一眼，却会令你情不自禁地为之打了个寒战，实在可怕得很。朱翠简直吓得差一点叫了起来。

“啊，你……是谁？”

那人却似朱翠一般好奇地打量着对方，聆听之下显然吃了一惊，慌不迭单手摇动，蛇也似地溜了下来，紧接着枯草丛里一阵子颤动，再看这个怪人已走在两丈开外。好快的身法：

荒草堆里，掩饰着一个地洞的入口。那人方待一头向地洞扎入，忽然发觉不妥，倏地掉过身来，又向朱翠打量着，脸上表情一片茫然。

朱翠简直傻了。她只是无比惊异地打量着他。

那个人也打量着她。

二人足足对看了好一刻，心情几乎都是一样的。

朱翠之惊吓离奇固不待言，那人之惊奇也似较朱翠并不少让。

## 二十五

一段长时间的对看之后，双方都比较镇定了。

“你……到底是……谁？”说了句话，朱翠倒觉得有些过于冒昧了，因为自己第一天来，分明是客，岂有询问对方的道理，似乎这句话应该由对方来问才有道理。

然而这个人的行为，显然说明了他绝非这里的居停主人，甚至连客卿的地步都谈不上，天下哪有让客人钻地洞的道理？

这个人显然看清了朱翠不是这里的人，胆子才放大了，忽然他身子一收，

朱翠简直都没看清他是怎么个移动的，总之人已经又回到了亭子里了。

“啊！”一惊之下，朱翠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

再看那人敢情已坐在了板凳上。

他上下动作，极为轻灵，宛若蛇鼠，看在朱翠眼中，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岂能练成如此身法？更何况对方尚还是一个残废。

“小姑娘，你是这里的人？”口音太难懂了，分明百粤口音，却似又问杂着一些别地的怪腔，若非是这点怪腔，朱翠简直还听不明白。

“不，我不是！”一面说，朱翠摇了一下头。

怪人听到这里才像是松了一口气，橘皮般的脸上绽开了几道笑纹。

“你……”朱翠咽了一下唾沫喃喃道：“可是你又是谁呢？”

“嘿嘿……问得好……问得好……”怪人跷起了光秃秃的一只断腿：“你先不要问我，我只问你，你可是从不乐岛上来的？”

朱翠摇摇头：“你说错了，我不是从那里来的，而是要往那个地方去！”

“你要去不乐岛？”

朱翠点点头。

“那你是……”说时，他那双铜铃般的眸子现出了一片惊恐。

“你是说我是那不乐帮的朋友？”

“你是么？”

“不不不！你猜错了！”朱翠似乎已经猜透了对方的心意，接着说下去道：“我不是他们的朋友，只是被他们捉住，逼迫前往而已！”

怪人脸上一瞬间转换了几种表情，像是将信又疑。

朱翠现在对他惧心既去，剩下来的只是无比的好奇而已。

“你不必担心我会把你的秘密说出去，我不会这么做的。”

果然这句话立刻像是给怪人吃了定心丸一样，脸上的表情立刻不再是那么疑惑了。

朱翠随即介绍自己说道：“我名叫朱翠……”才说到这里，即见怪人表情有异道，“住声！”

他一面说，一面机警地向着亭外看了一眼，又转向朱翠道：“奇怪，今天园子里不大安静，除了你以外，还有其他的人来么？”

朱翠点点头道：“不乐岛的三岛主，‘妙仙子’风来仪也来了！”

怪人顿时神色大惊，一怔说道：“噢，你应该早告诉我，她也来了？哼哼……”

一面说着，那双铜铃怪眼越加的灵活，不时地四下转动，两只耳朵也更像猫似地耸动不已。

朱翠这才注意到对方穿着一袭灰白色的皮质长衫，多处都已磨破了，上无领下无摆，形式简陋，根本谈不上手工，一望之下即可猜想到是对方自己

拼凑成的。

“既然这样，我走了。”说时，怪人单手接动，肚子微挺，蛇也似地就滑落了下来。

这一次朱翠特别注意他离开的身法，饶是这样，仍然是看不住他动作的关窍所在，只觉得他仿佛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都在动，都是力道的源泉，就好像当一条大蛇在爬行时，你是不能看出来它何处着力的。

不过是眨眼的当儿，这个怪人已经出去数丈以外。像刚才一样，朱翠所能看见的只是草丛中一阵子蠕动，他已又来到了那个地道入口。他回过头来看了朱翠一眼，随即回身扎入，转瞬间已消逝无踪。

天上乌云密布，闪电频频，一个个的焦雷自空中劈落下，却只是不见雨点落下来。

朱翠已被方才那个怪人所带来的一切给弄得有些神不守舍，一个人只是愣愣地发着傻。

忽然背后传来了脚步声。

一个身着杏色长衣的长身少女踏上板桥道：“公主可要休息了？”

朱翠不由一惊道：“噢，我倒是忘了。”

杏衣少女上来向着朱翠行了个万福，站起来道：“婢子青荷，奉了三姑娘的口谕，来侍候公主的！”

“三姑娘？”朱翠听了怦然为之一惊，几疑身在深宫。

“啊！”青荷笑起来，嘴角微牵，倒是蜜甜的：“三姑娘是岛上对三岛主的称呼。”

“哦！原来是这样，青荷姑娘，”朱翠唤着她的名字道：“你以后不要叫我公主了，我已经……”

青荷一笑道：“不可以的，公主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说了，娘娘与小王爷殿下在岛上也过得很好。”

“啊！”朱翠道：“你是说我娘和弟弟？”

“是，”青荷轻移莲步走过来道：“娘娘与小王爷开始不大习惯，可是现在已生活得很好了。”

朱翠喜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在骗我高兴？”

“婢子说的句句实言，过几天公主到了岛上一看也就明白了。”

因为这是马上就可以看到的事实，朱翠极信不会是假的，心里顿时大为轻松，无形中对面前这个叫青荷的姑娘，顿生出无限好感。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朱翠上前一步拉起了她的一只手，略似亲热地道：“你姓什么？”

青荷后退一步，道：“婢子不敢，婢子姓莫。”

“莫青荷，嗯！这名字不坏！”朱翠坐下来，手拍坐处道：“来，坐下来

说话！”

青荷说道：“公主不要回房去歇一下么？”

朱翠一笑说道：“我不累，又不是七老八十，天不黑睡的哪门子觉？我倒宁愿在这亭子里坐坐，跟你聊聊，你看这样可好？”

青荷笑道：“公主说好自然是好的了，这样吧，婢子已为公主备下了晚膳，既然公主喜欢外面，我这就端到外面来了！”

朱翠笑道：“这样最好，”心里一动摇摇头道：“这样也许不好，你需先问过你们三娘娘再说，看看她的意思怎么样？”

青荷道：“公主放心，一切您自可主张，三娘娘早已关照婢子了，就是公主闷着想出去散一散心，也可悉听尊便。三娘娘要婢子侍候公主，若是有不周不敬之处，还要拿婢子是问呢！”

朱翠摇摇头道：“这就不敢当了！”嘴里说着，心里却有些纳闷，她原以为不乐岛擒拿自己一家人，全系为了向朝廷勒索银子，这么看来倒似又另有原因了。她久闻不乐岛之种种非法行为，颇是对他们不耻，自非对方对自己一家之嘉惠，便能改变初衷。好在这件事日后不难明白，眼前倒也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再说对方不过是岛上一个婢子，也不见得就样样知道。

青荷见她不说话，随即福了一下道：“婢子这就张罗着开饭了！”

朱翠道：“慢着，三娘娘呢？”

青荷一笑道：“三娘娘刚二回馆，就被高桐请驾出去了，可能要一两天才能回来呢！”

“啊！原来这样。”朱翠奇怪地道：“可是我没有看见她出去呀！”

青荷一笑道：“公主有所不知，三娘娘行馆共有三道门，可以直通内外各处，所以她进进出出，公主不能尽知。”

“这就难怪了！”

一听说风来仪外出要一两天才回来，她顿时大感轻松，对方青荷口齿伶俐，秀外慧中尤其讨人欢喜。

“那就麻烦你了，”朱翠一笑道：“我肚子倒是有点饿了。”

青荷道：“菜饭都现成，厨房早预备下了，婢子这就张罗去。”说罢衿袂自去。

朱翠这一刻心里十分舒畅，仿佛忽然间又回到了昔日鄱阳宫内。人生苦短，况乎年来受尽内外煎熬，身心俱疲，能有这个地方少舒愁怀，重温旧梦，萍踪略定，岂非一得。这么一想，朱翠也就暂把心事抛开，难得青荷慧心兰质，倒要与她尽一夕之欢了。

那青荷倒也行动快速。”

其实正如她说，饭菜俱已齐备，只见她来至厅内，伸手拉动一根特制的丝练，这根丝练通着户外一根铜丝，铜丝又接向厨房银铃，银铃声响，便是

传膳的信号。须臾间，便有专人打点，专用一个雕笼锦盒，将佳肴细点置于盒内送上。

青荷这才笑咪咪的，提着锦盒送来亭内。

朱翠一见，大为惊奇地说道：“这么快！”

青荷笑道：“东西都是现成的，一传就到，公主您可要点酒？这里有岛上带来的‘二头芬’，味道很好！”

朱翠点点头道：“我只要一杯，为什么叫‘二头芬’？”

青荷一面在石头桌上铺铺摆摆，回头道：“上来第一口香到喉咙，喝完了以后，嘴里还香，所以叫‘二头芬’，公主您一尝就知道了。”

一面说她轻斟玉壶，满了一杯：“公主请！”

经她这么一说，朱翠兴致大增，走过来坐下，石几上四样菜肴：“藕片糟小鱼”、“青笋的百叶”、“扬州狮子头”、“黄闷栗子鸡”，青瓷盖碗里是一盅“雪菜黄鱼羹”，另一碟花卷，一钵香米饭，还有一瓮小米清粥，四样下粥的小菜是“熏鱼”、“笋豆”、“卤虾小黄瓜”、“龙须菜”，满满地摆开了一桌子。

朱翠摇摇头笑道：“太讲究了！”

青荷道：“公主玉食琼浆惯了，吃吃这个倒也新鲜。”一面说，一面请听朱翠用饭还是用粥。

朱翠看上了那四样下粥的小菜，就道：“吃粥吧！”一面拿起一个花卷来撕下一块就口嚼着，侧脸向青荷道：“你来一块吃些！”

青荷道：“婢子早用过了，这里规矩大，婢子也不敢！”

朱翠知道她说的是真的，也就不再勉强。

青荷笑笑说：“婢子回房一趟，这就回来。”

朱翠情知道她是有意回避，好让自己尽兴吃喝，略略点头，青荷即行自去。

吃了一碗粥，两个花卷，又喝了一碗汤，约莫着差不多够了。

她这里斜倚过身子来，将一杯“二头芬”就嘴沾着。

忽然草丛里一物蠕动，现出了先时怪人去而复返的一只大头。

朱翠几乎吓了一跳，道：“呀，是你！”

怪人睁大了眼睛，满脸馋相地道：“好香，好香！”

朱翠回头看了一眼，又察看一下左右，确实无人才道：“你要吃点么？”

怪人连连点头道：“好好！”

朱翠一笑道：“好！”

手筷轻翻，先将一条藕片糟小鱼掷出，随着怪人大嘴张处，正好落入嘴里。

“酒！”怪人说。

朱翠道：“小心了！”

玉腕轻翻，满满一杯“二头芬”形同一团冰珠，落在了怪人大开的嘴里。

怪人一口吞向肚里，咂着嘴道：“好酒！太妙了，太妙了！”

朱翠一连掷出了三杯，杯杯不落空，全进了怪人肚子里。

怪人酒过三杯，频频呼菜，竟将四个盘子吃了一空，又吃了两个花卷儿，才向着朱翠点了点头道：“好姑娘，有人来啦，我走了！”黄草轻翻，人已无踪。

朱翠再回过身来，即见青荷裙带飘飘地由小桥一端移步过来，见面一笑道：“公主吃饱了！”

“啊！”朱翠说：“太饱了！”一眼看见桌上盘干碗净，不觉心里一动。

青荷也似微微吃惊，一笑道：“公主想必是饿了！”

朱翠点点头未待说出，两只哈巴狗，忽然吠着跑来亭内。

青荷一笑道：“我说呢，敢情这两个馋东西在这里，都是三娘娘把它们给宠坏了！”

朱翠只是笑笑未说什么。

青荷一面把碗筷收拾妥当，为朱翠斟上了一杯香茗，再把两只小狗引开，这才笑咪咪地回到亭子里，看了看天道：“看样子今天晚上要下大雨。”

朱翠说：“你坐下来我们聊聊吧！”

青荷道：“是。”

回头看了一眼，才在一边落座。

朱翠道：“这里地方很大，人一定很多吧！”

青荷摇摇头道：“不多，平常只有二三十个人。”

“都是岛上来的？”

“不，只有高桐和婢子我是岛上调来的。”

“高桐？”

青荷点点头：“就是陪公主和三娘娘来的那个高先生，他叫高桐。”

朱翠点头道：“原来是他……”遂道：“这个高先生我看他不但会做生意，而且武功不错吧。”

青荷怔了一下，才缓缓道：“公主眼光真准，他的武功得自大爷亲授，很不错。”

朱翠一笑道：“还有你，一定也不错，谁教你的？”

青荷想是知道瞒她不过，再说也无须隐瞒，遂含笑道：“婢子的武功是三娘娘传授的，只是比起高桐来可差远了。”

“这是说，三娘娘的武功，不及大爷了？”

“那倒也不是，是婢子练功的时候短，也没有高桐那么专心。”

朱翠点点头道：“你可知三娘娘上哪里去？”

青荷道：“婢子不知道，这里的事一切都由高先生负责，婢子只是管里面的家事。”

朱翠点点头，道：“三位岛主都出来了，岛上没有了主人怎么成？”

青荷道：“不，还有刘公刘嫂。”

“谁又是刘公刘嫂？”

“刘公公是岛上的总管，”青荷接下去道：“刘嫂是他太太，也是管事的。”

朱翠点点头道：“这么说起来，这两个人的武功一定也是不错的了。”

青荷点头道：“刘公刘嫂是上一代岛主跟前的人，武功高不可测，但他们对三位岛主却极为忠心。”

朱翠心里一惊，却把她的话记了下来。

话题一转，她又问道：“青荷你来这里有多久了？”

“婢子才来了八个月。”顿了一下道：“是随着三娘娘来的。”

“这么说平常你是专门侍候三娘娘的了？”

“是的。三娘娘顶疼我，到哪里都要我跟着。”

朱翠一笑道：“有几句话我也许不该问，但问问也无妨，你该说就说，不该说就不说，我不怪你就是。”

青荷点点头道：“婢子知无不言，不知道的也就不能说了。”

朱翠道：“这个自然，我问你，你家三娘娘为人怎么样，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青荷微微一笑，喃喃道：“这很难说。”

“不要紧，你说说看。”

“嗯！”青荷咬了一下嘴唇，喃喃地道：“她是个好人，不过你一定要顺着她的性子就是了。”

“你意思是说，她的好坏不定，性子好的时候就好，性子坏的时候就坏？”

“对，她就是这样的人。”

朱翠点点头道：“那她还是个坏人，因为人家并不能顺着她的性子过活。”微微一顿，她接下去道：“我听说她很喜好诗词，常常以此来作为生杀的取舍，可真有这件事？”

青荷一笑道：“怎么没有？光是我知道，就有好几次。”

朱翠微微一笑，暗思她对自己倒还没有这样，倒是未曾想到。

“好吧！”朱翠道：“我们再谈谈大爷这个人吧。”

青荷吐了一下舌头道：“我可不敢说了。”

“这里没有外人，你又怕什么？”

青荷道：“好吧，我说归说，公主千万不要对外人提起，否则我可就惨了。”

朱翠点点头道：“当然。”

青荷咬了一下牙，两弯眉毛挑了一下道：“大家都叫这位大爷是魔王，公主你也就知道这位大爷有多厉害了。”

“大魔王？”

“比魔王还厉害！”青荷像是惊吓地道：“不过，我也弄不清楚他就是了，反正瞪眼杀人，吃人不吐骨头，可怕极了，谁能惹得了他？”

朱翠道：“难道说就没有人能制得了他？”

青荷想了一下，叹了口气道：“现在是一个人也没有了。”

朱翠听出来她话中有病，遂问道：“现在没有，难道说以前有？”

“以前……嗯！”青荷点点头，喃喃道：“我也是听人说的，我可没见过。”

“谁？”朱翠颇为好奇地问道：“你是说，难道还有什么人的武功能够胜过这位高大爷吗？”

“现在是没有了，”青荷冷笑了一声：“以前可就难说，起码我就知道十年前有一个人的本事就比他大得多，而且是他唯一的克星？”

朱翠心里一动，想到了海无颜，想想又似不对，因为十年前的海无颜分明绝非高立的对头，即使十年后的今天，也未见得就能胜过他……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

“这个人……是谁？”朱翠忍不住问道。

青荷站起来，脸上显示着颇为后悔的表情，后悔她的多此一言。可是话既已出，想收口已是不及，再者，对于“白鹤”高立这个人她确实郁集着一种内心潜在的仇恨。当然，要追究这种仇恨的原因，可就把话岔开了。

“他是……”

“唉！”青荷叹了一口气道：“我说出来以后，公主你一定要为我守口，否则大爷一定是不能留我活命，只怕三娘娘想保全我也是不能了。”

“我已经答应你了，难道你要我发誓么？”

“婢子不敢。”青荷上前一步，悄悄道：“婢子实在害怕会被人家听见，这件事，关系太重要了。”

朱翠道：“你是说这附近会有外人？我看不会吧。”

“很难说……”青荷提起内置碗盘的锦盒道：“婢子陪公主进房去如何？”

这么一说，不禁大大引起了朱翠的好奇，倒是非要一听不可了

当下她点点头，二人踏过小桥，即见一叶小舟，方自由竹楼一隅撑过来。

一个白发皤皤的老婆婆坐在船尾，正在采菱角。

撑船的人，是一个白白瘦瘦的汉子，头上戴着竹笠，一眼看见二人，先是一愣，遂笑道：“是荷姑娘么，这是上哪里去啊？”

青荷笑道：“天快下雨了，还不陪你娘回屋里去，小心淋湿了衣裳着了凉。”

白瘦汉子笑道：“放心吧，娘说啦，越是雷雨阴天，那玩艺儿才出来呢。”

青荷一笑道：“敢情你娘又要抓黄鳝了。”

说时已同着朱翠进入竹楼。

朱翠奇道：“这母子又是哪个？”

青荷叹了一口气道：“公主问得好，他们是‘桑氏母子’，公主你可听说过‘南剑’桑太和这个人么？”

朱翠想了想，似乎这个名字很熟，但是却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

青荷道：“你大概想不起来了，这个‘南剑’桑太和，据说当年是大爷很好的朋友，武功也很高，刚才那个老婆婆就是他的妻子，叫什么我可记不起来了，不过却知道她用一把泼风断肠刀，武功很了不起。”

“那个年轻人是她的儿子？”

“嗯！他叫桑平，武功得自他们桑家家传，也很不错。”

朱翠点点头道：“这么说，他们桑家一家人都住在这里了？”

“桑太和已经死了。”青荷微微顿了一下，轻声道：“据说他死得很不明白，有人说是大爷亲自下的手，至于为什么，婢子可就知道了。”

朱翠一惊道：“那么桑太和的妻子怎么会又住在这里？”

“这就是婢子想不明白的地方了，不过，桑老太太自从她丈夫死了以后，好像变得疯疯癫癫。奇怪的是，大爷把她母子送到了这里，他们在后院种菜养鸡，过着与人无争的日子，真是一对奇怪的人，婢子就是想不通他们……”

朱翠心里也很奇怪，想了想笑道：“这也罢了，我们还是谈谈高大爷这个人吧，你刚才说高大爷十年前怕一个人……”

“婢子是听一个人说的，这个人是大爷的贴身跟班，他叫吕昆。”说到这里，她的眼圈忽然微微发红：“就是因为他多嘴，说出了这件隐秘，所以……所以大爷把他的舌头给割了……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哑巴，真比杀了他还厉害。”

朱翠一阵栗然，若非听眼前青荷道及，她真不敢想象天下真有这么狠心的人。

青荷终于淌出了眼泪。

她抽搐了一下道：“公主您也许还不知道，我们在不乐岛干事的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血恨，婢子的爹娘也都是这么死的。”

“怎么死的？”

“被大爷手下人杀的。”

“真有这种事？”朱翠一时怒火中烧：“这又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青荷一面擦着眼泪：“只是岛上的规矩，凡是在岛上工作的人，都不许有家人拖累，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例外，这几个人却也是今生休想踏出不乐岛一步……公主……”

朱翠摇摇头，脸上悚然，道：“太可怕了！”

青荷破涕一笑，轻声地道：“婢子太激动了，其实这些仇恨在婢子来说，应该早已淡然了。”

朱翠摇摇头道：“这是什么话，父母血仇不共戴天，岂能淡然？”

青荷轻叹一声道：“您不是生活在那个天地里的人，您是不能想象的，其实有关我父母被杀之事，也只是婢子引证旁测而悉知，婢子虽可断定为千真万确之事，但是却难能有其真实的凭证，日子久了，也就淡了。”

朱翠点了点头，道：“这也难怪，不过纸是包不住火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了解真相的。”

青荷苦笑着摇了摇头。

朱翠想起来道：“你还没说出大爷所怕的那个人来，他是谁？”

青荷道：“他是大爷的……”

忽然竹楼一隅起了极为轻微的一声轻响，朱翠与青荷都听见了，因而青荷到嘴的话突然止住。

嘴里轻叱一声：“谁？”只见她纤腰轻拧，“嗖！”一声已纵身而出。随着青荷的两只手掌推处，两扇虚掩的门扇蓦地张开来，却在那里直直地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想是正伸手叩门，却不意房门猝然敞开，把他吓了一跳。

朱翠这时也由位子上站起，看见进来的人之后，她才松了一口气。

原米是方才划船采菱的那个桑老太太的儿子。只见他一只手提着两串鲜菱，笑问青荷道：“荷姑娘要出门么？”

青荷又好气又好笑地瞅着他道：“原来是你，把我吓了一跳，干什么来啦？”

桑老太太的儿子提了一下手上的东西：“这是刚摘下来的‘老鸡头’（莲之一种，极鲜美），姑娘有客，所以送来给姑娘与贵客尝尝新。”

青荷接过来笑道：“谢谢你，你也许不知道三娘娘已经回来了，这院里，你们还是少来吧。”

桑老太太的儿子似乎吃了一惊，连连称是，看了朱翠一眼，抱抱拳正要告退。

朱翠忽然将身子一横，拦住了他的去路，笑道：“谢谢足下盛情，还没有请问尊姓大名号？”

桑老太太的儿子顿时显出一副怪模样，连连望向青荷道：“这……这位是……是……”

青荷道：“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无忧公主，还不见过？”

桑老太太的儿子顿时吃了一惊，立刻伏地就拜。

朱翠白了青荷一眼，怪她话说得太直，一面闪身让开，嘴里道：“不敢

当。”

桑老太太的儿子抱拳道：“公主的大名，在下久仰极了，在下桑平，这就不打扰了，告辞。”说完又打了一躬，紧跟着双足顿处，一片彩霞般地飘了起来，极其轻巧地已飘身而出。

朱翠特别留意他的轻功身手，只见他一只脚尖轻轻在一片荷叶上一点，随即弹了起来，轻若无物地落向另一片荷叶，如此闪得儿闪，已隐入湖侧荷丛。

朱翠心里一惊，忍不住赞道：“好身手。”

青荷道：“他的轻功虽好，但是比起他母亲桑老太太来，却是差得远了。”

朱翠心里大为惊诧，她自付观诸方才这个桑平轻功身手，已与自己相去不远，如照青荷说法，那个桑老太太便不知深到何等程度了。

她越来越对不乐岛不敢等闲视之了，桑老太母子、高桐以及隐身荒草的那个大头怪人，这么许多人，各有千秋，身分之玄妙、深奥，真个莫测高深。要想一一了解这些人，可又是煞费周章之事了。脑子里想着这些人，不禁傻傻地望着桑平离去的背影发起愣来。

青荷轻咳一声道：“公主。”

朱翠警觉道：“啊，我是在想桑氏母子……”

青荷一面把剥好的鸡头莲肉，用荷叶托上道：“桑平的一番心意，公主您尝尝新吧。”

朱翠含笑取过一些就口尝着，果然入口甜嫩，昔日鄱阳湖湖鲜所产，总以王邸为先，这类湖产，每年都不曾错过，嘴里吃着脑子里“乱红秋千”憧憬着几许往事，真是别有一番感触了。

青荷一面把廊子里竹帘放下来，湖风穿廊，引得正檐角下那串风铃叮叮作响。

朱翠又似一惊，笑向青荷道：“你说下去吧，这一次大概没有人再打岔了。”

青荷道：“好，我去去就来。”说罢离座上楼，须臾下来，手里拿来一面锦缎长披。

道：“公主披上这，天凉了。”

朱翠一怔，认识这领披风正是自己随身之物，只是连同两具箱笼，都似忘记在旅邸未曾带出，何以会出现在此，心里大是奇怪。

“这……你从哪拿来？”

青荷笑道：“公主的衣物箱笼。高先生已派人取回来，公主人还没到以前，这些东两都已来了。”

“啊……”朱翠喃喃道：“原来是这样。”

心里却在想，所幸自己随身所带并无不可告人的隐秘，否则，岂不尽落

对方眼底、她虽然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却是微微一定，不当回事地向青荷道：“你说下去吧。”

青荷道：“是。”

“据吕昆告诉婢子说，”她声音忽然变了许多道：“当初不乐岛的掌门大弟子，并不是现在的大爷。”

朱翠一怔道：“你是说当年金乌门的门主，除了现在的三位岛主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徒弟？”

青荷点点头道：“不错！那个人姓单，是当年云老祖的掌门弟子，据说这位单大爷一身内外功夫，尽得云中玉老祖宗的传授，武功要较今天的高大爷高多了。”

这倒是朱翠前所未闻的一件新闻，她不但不知道，就连海无须当日与她谈论起不乐岛一段始末事时，也未曾提到过，显然海无颜也不知道。

“他姓单，你可知他的名字？”

“这，婢子不知！”青荷摇摇头道：“除了三位岛主外，只怕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吕昆虽然知道一些，但也并不十分清楚。”

朱翠道：“这位单老爷子如今又在哪里？”

青荷苦笑道：“这正是婢子要告诉公主您的，听说他已经死了。”

“噢！这可真是太不幸。”

“详细情形，婢子不知！”青荷微微停了一下接下去道：“吕昆告诉我说，这位单老爷子出为贪好杯中物，而中了大爷的计，被斩去了手脚，已经秘密处死，详细情形婢子就知道了。”

朱翠皱眉道：“高大爷为什么要这样做？”

“哼！当然有原因啦！”青荷挑动着一双眉毛道：“第一，要是那位单老爷子在，可就轮不着如今的大爷当家了；第二，那位单老爷子有数不清的家财，听说大爷是谋财害命；第三，他们师兄弟一直不和，反正，就是因为这些，大爷就把单老爷子给害死……”

朱翠低头在寻思着什么，忽似有所感触地道：“单老爷子真的已经死了？”

青荷点点头，忽然张大了眼睛道：“啊，对了，不久以前，好像有人传说单老爷子还活着。”

朱翠一怔道：“是么？是谁说的？”

“这个婢子就知道了。”青荷喃喃道：“反正岛上很多人都在暗中这么传说，有人说那位单老爷子被砍了两只脚，有人说被砍了两只手，现在还活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见过他老人家的面，只不过是这么传说罢了。”

朱翠想了想道：“这个人要是活着，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青荷想了想道：“总有七八十了吧，谁也没有见过他老人家。”

朱翠微笑点点头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个隐秘，我倒是希望这位单老爷子如今还活在人世上，如果他没有死，如果真是高大爷谋害了他，这笔血海深仇，他一定会报复的，你等着瞧吧。”

说话之间，廊子外风势大起，黄豆大的雨点子已落下来。

青荷道：“下雨了。”说时她忙站起来，忙着去关窗户。

朱翠心里这一霎似乎想到了很多事，颇不宁静，就站起来道：“我也该回房间休息一会了。”

青荷道：“公主请随代来。”说罢迈出这间廊阁，只见正面一间雅室，湘帘低垂，她撩开帘子道：“请。”

朱翠迈步进入，鼻子里立刻闻见了淡淡的花香，只见正面白石长案上平行着一行石盆，盆子里种植着水仙，都已绽放，衬以室内其他摆设显得极为雅致，床是纯木色的，灯是贝质吊灯，衬以窗外的湖景古柏，真有几分仙气。

青荷点着了吊灯，朱翠才发觉那具别致的吊灯敢情是用二种不同色泽式样的海贝所缀制而成，映以灯光，尤其好看。

朱翠见自己的衣物，连同两只箱笼一样不少地都陈置在室内，这里琴棋书画无所不备，即使长此住下去，亦不会嫌得寂寞。

“看样子三娘娘一两天是不会回来了。”朱翠看向青荷道：“可是？”

青荷一笑道：“公主真聪明，三娘娘确是关照过，说是如果事忙，可能要多耽搁两天才能回来。”

朱翠一笑道：“她必定关照你陪我下棋了？”

青荷点点头一笑道：“婢子棋下得不好。”

朱翠坐下来点点头道：“我已经耽搁了你不少时间，你去休息吧。”

青荷道：“公主有事关照，只需拉一下这根绳子就好了，我就住在后面院子。”

朱翠含笑：“今天，是不会有事了。”

青荷请安告退。

朱翠忽然道：“啊，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

青荷道：“不敢，公主千万不要客气，婢子奉命就是专门侍候您的，您请关照吧。”

朱翠道：“刚才你给我喝的‘二头芬’，味道很不错，如果有得多的话，请拿一瓶来可好？”

青荷应了声：“是！”转身退下。

须臾，她又返回，手中拿着一个白瓷小坛，一面笑道：“公主的酒量好，干脆我就把坛子搬过来，够您吃几大的了。”

朱翠心里暗道：你道是我喝么？傻丫头！

当时笑着道了谢，青荷又留下了一个青瓷小瓶，说是用来盛酒，便于携

带，这才退下。

这时雷声隆隆，闪电频频，雨愈下愈大，隔窗向外看去，整个院落都在狂风暴雨之中。

朱翠和衣坐床，盘膝运了一会儿内功，全身上下十分通畅，再看窗外夜色已浓，只是不复再闻雷雨之声，大概雨已经停了。

她整理了一下身上，觉得有点冷，随即披上披风，信步步出室外。

整个楼阁，想必只有她一个人居住，显得那么静寂，倒是悬挂在客厅内的四盏别致的吊灯，散播出一片青霞流光，美固然美，却别有阴森之感。

她倒是很久没有这么静过了，睡觉又大早，又不便再把青荷找来闲聊，一眼看见一旁大理石案上置放的一樽焦桐，不禁触发了她的雅兴。

朱翠缓缓走过去，随便播弄了几下琴弦，其音郁然，颇有古味，再看那琴式样，竟是一樽古琴，这一来更触发了她必欲一试的兴头。

窗外骤雨初歇，细雨连续，尤其是落在荷叶上的声音，十分凄然，古人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绝句，足见可以激发思古之幽情了。

朱翠大家出身，小小年岁时，已涉猎琴棋书画，那时虽皆通晓，到底造诣不深，真正领会音韵之妙，当在十六岁随师深居高山之年。然而离师后这两年来，整日忙于凡俗，不思此闲情逸致久矣，这时睹物思昔，便感到非弹一曲不足以排遣旅邸寂聊了。

这么想着，便不自觉地坐下来，弹弄起琴弦来了。

窗外细雨声声，她的琴韵不期然地与之凑合，一曲《雨打芭蕉》，简直如应斯景，两者配合恰到好处，弦音飘渺，如缩天音。

一曲方终，朱翠已不能自己，正待一倾余兴再弹上一曲《悲秋》，就在这一霎，她仿佛看见了一条人影由窗前掠过。

朱翠一惊之下，手按石案，蓦地把身子拔了起来，起落之间，翩若惊鸿地已扑出门外。

一条人影，自楼栏间扑向荷池。来人胆敢跃身荷池，足见其轻功造诣极深，朱翠自然不敢等闲视之。她冷笑了一声，足尖飞点之下，疾若箭矢地纵身而起。

她在空中强收真元，提起了一口真气，轻飘飘地落向荷丛。她身子方自落下的一霎，眼中已窥见前面人影极其轻捷地跃上了岸边。

天黑，又下着小雨，朱翠实在看不清对方的身形，只能约略辨别出一个人的影子而已。

并不是一个十分高大的影子，似乎不像是一个男人的背影。

“难道是青荷那个丫头。”心里想着，决计要把这个人给截下来，倒要看看是什么人，对自己究竟又有什么企图。

一驰一追，眨眼间已是百十丈外。

方才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过两丈左右，此刻反倒远了，约在三四丈之间。这还像是对方故意示弱，否则只怕两者距离将要拉得更远。

朱翠这一阵追赶之后，心里大为吃惊，敢情对方这身轻功是自己生平罕见的高，即以所知的海无颜、风来仪二人来论，亦不见得就能胜过对方。

大雨之后，小雨未歇，到处都是水淋淋的，由于出来过于仓促，未能来得及换上雨衣，这时已是全身透湿，行动越嫌不便。

更因为这样，她才决计不肯与对方干休，暗中咬了咬牙，俯展出“凌波虚步”身法，连续几个起落，向前快速欺进。

眼前来到一处僻静的院落。

前面那个人一头扎进了像是开满了藤萝花的花架，脚下早已放慢，正因为这样，才被朱翠自身后霍地欺近上来，这人迎着朱翠猝扑的身子，倏地一个急转，差一点与朱翠撞在了一块。

黑夜里看不清对方那张脸，却可见对方已呈花白的头发，朱翠一愣之下，还不及思索下一步的动作，对方这个人已欺身上步，蓦地抖出右手，一式“二龙抢珠”，直向她两眼上点了过来。

好尖锐的指上风力。

朱翠倒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向自己出手，暗吃一惊，当下右手用“分花拂柳”的一招，霍地去拨对方的那只手，同时身子滴溜溜一个快转，已到了这人左测，清叱一声，击出了一掌。

在内功招式上，这一招叫“吐气开声”。

这一招朱翠为的是测量对方功力深度，倒是用了八成的力道。

那人哑着嗓子一笑道：“丫头。”拧身错步，霍地劈出一掌，招式巧妙，大出常规。

朱翠心里一动，两只手掌已迎在了一块儿。

一股内劲之力，通过对方那只手直传了过来，以朱翠之能，亦不能不腾身化解，当下不假思索，霍地腾身掠起，飘出丈许以外。

身子一经站定，却见对方那个人好端端地站在花架之下，天虽然黑，但朱翠已略能窥清对方面影。

她心里怦然为之一动，真有点令人难以相信，敢情对方那个人竟然会是傍晚时分所见的那个桑老太太，当时她一言不发地在小船上采莲，只当她是寻常妇人，虽然青荷没有对她介绍一番，到底令人费解，这时见她身手才知道果然厉害。只是，彼此并无仇恨，何以她上来即向自己施以重手，却是令人难猜透。

“是桑老太太么？”一面说着，朱翠抱了一下拳道：“失敬了。”

对方愣了一下，哼道：“你怎么知道我姓桑？”

朱翠轻轻闪身，来到了她面前，再次抱拳道：“青荷已告诉了我你的一切，刚才也见到了令郎，贤母子具有如此身手，令人佩服。”

桑老太太翻了一下眸子，嘿嘿冷笑道：“我就知道那个丫头最爱嚼舌，她都对你说什么？”

朱翠道：“也没有什么，只是谈到你丈夫桑太和……”

她本来想说出桑太和被高立所害死事，但到底事属揣测，未便轻易出口，话到唇边，顿了一下又吞回肚里。

桑老太太上前一步：“我丈夫怎地？”

朱翠见她说话口气甚硬，心里未免不悦，只是到底来此是客，不便发作。微笑了一下，她接口说道：“桑大侠武功盖世，我很久就听说过他了。”

桑老太太“哼”了一声，道：“一派胡言，你今年才多大，居然会听过先夫的名字！”

朱翠倒是没想到这一层，被她两句话一抢，一时只有翻白眼的份儿。

桑老太太冷笑一声，踏进一步道：“说，你来这里干什么？”

朱翠见她这般盛气凌人，不禁心里有气，当下冷冷地道：“我的事又何劳你来动问？”

桑老太太碰了个软钉子，越加有气。“嘿嘿！说得是！”桑老太太眸子里闪烁着凶光：“如果在你的鄱阳湖，我是管不着，亏你还是名门望族之后，竟然认贼作父，我倒是看错你了。”

毫无来由的一番臭骂，直把朱翠骂得火冒三丈。

“你胡说！”朱翠一时气得脸色苍白，大声道：“你凭什么开口骂人！哪个又是认贼作父了？”

桑老太太一双三角眼瞪得极大，聆听之下，沉声笑道：“事实俱在，还要狡辩，你以为有了风三婆娘撑腰，别人便不敢奈何你了，今天碰见了，可是你八字排错了，先废了你这个贱人再说。”说时，陡地向前跨出了几步。

像是海无颜那般内功杰出之人一样，立刻就由她身上传出了大股的内力。

这股内力，宛如一面无形的钢箍，倏地紧紧勒住了她的四周。

